義書集成續編

二一六

春秋經傳集解

道光己亥年新鐫

附名號歸一圖

汪氏重刊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九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附考證及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附考證（二）……晉杜　預撰　唐陸德明音義　正誼齋　一

春秋公羊疏殘七卷……後蜀馮繼先撰　三四七

春秋摘微一卷……唐徐　彥撰　續古逸　三九三

春秋會義十二卷……唐盧　仝撰　南菁書院　四〇三

清李邦黻輯

宋杜諤輯　芋園

新文豐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讀見止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郤犫郤克從父兄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不書至是乃得歸郤犫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盟亦書來盟舉重略輕夏季孫行父如晉聲伯之母不聘聲伯聲伯之母叔孫僑如之妻不聘無媒禮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偶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犫婦儷偶也秋郤犫來逆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於河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絷不復爲之婦也傳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犫文子交盟舉晉之君其意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諡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復出所以自絕於王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周爲明年劉公出奔傳鄄周色列反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桑以前晉之好晉卿郤至與周爭鄛田鄛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鄛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行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城父先侯地而後及丁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實所以貳也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糧戒成而使歸復合矣在襄十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于河東史顆秦

卻犨盟秦伯于河西(犨地名)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
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
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寫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見前年)晉侯衛侯子
瑣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
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篤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
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

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
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
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壅塞也)謀其不協而討
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
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鄰往受命)會于
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
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
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相)焉為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郤
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

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寡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貺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
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怡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寡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
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王事問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
共儉(享有禮薦設几而不倚奠盈而不飲有酒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

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
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梁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
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

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報鄢之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三月公如京師仗秦道過京師同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謂錡郤克敖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爲郤錡郤克子故曰郤卿爲十七年晉殺郤錡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命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卿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王季子劉成公公以禮故王重賜之一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下軍相賄儀者獻子相賄之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公二公不書兵不加秦于赴不敬故不書葬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弃其命矣情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曰宣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殤公也梁山所侍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俾十五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貳于韓之師俾十五年秦伐晉濮上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功于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辛行爲跋跨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胄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侯秦也皆以此諫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合諸侯討秦時誓于是乎有殽之師殽之師晉人發命遂墨衰絰墨衰絰變吉從凶

諸侯皆歸順
遂致此意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 無祿文公即世穆
爲不弔 不見弔傷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寡弱也 迭我殽地奸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 伐保城誅之費滑滑
國都於費今緱氏縣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滑晉
同姓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 納文公
未忘君之舊勳 之勳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
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于穆公 晉欲求
解於秦 穆公弗聽而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
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逞快
也 穆襄即世康靈

食禾稼蟲名謂
秦納公子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在文
七年 康猶不悛入
我河曲 悛改
過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涑水出河東閒喜縣
西南至蒲坂縣入河 剪
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在文十
二年 東道之不通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言康公曰絕於
不復東通晉 及君之嗣也 君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望秦撫
恤晉 君亦不
惠稱盟 不肯稱晉
望而共盟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
潞氏時 入我河縣焚
我箕郜芟夷我農功 焚燒
也 虔劉我邊垂 虔劉皆
殺也

以有輔氏之聚 聚衆也在
宣十五年 君亦悔禍之延 延長也 禍
徼福于先君獻穆 晉獻
秦穆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伯事
桓公 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
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令狐
會在十一年申鳥公之命
宣言寡人稱君誤也 君又不祥 祥善
也 背弃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 及與
也 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 秦晉
女公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
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言狄雖應晉秦無信
心實憎秦無信

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
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三公穆康共
三王成穆莊 曰余雖與晉出入 出入猶
往來 余唯利是視不
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
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曄就寡人 疢亦痛也
曄親也 寡人
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
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寧君
以寧靜
諸侯 豈敢徼亂 徼要
也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
不能以諸侯退 冀敦慤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

利之（假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睢於晉（晉辭多評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爲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乘車士）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職敗績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韓厥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有）曹宣公卒子師師還（成公）

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迂晉侯于新楚（迂迎也既戰晉侯北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于晉地）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瑣（瑣鄭地大宮鄉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鼠子印子羽皆穆公子）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皆鄭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庳也）殺子如子駟子孫知子駟子（子如公子班子駟子班鄭孫叔子）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先在晉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喪至乃書）

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

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貪故（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詩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秦伯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卒不書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比年不來）林父辭（辭不見）固請（固請見）乃入（入見）晉侯使郤犨送之（犨晉大夫）與之言衛事（與言衛事）弗應（不應）而出（出見）立於門外（門外待命）三日不得間（間非其時）林父懼（懼不見納）遂奔晉（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

不情徹乃禍之所求　今夫子徹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鄢氏亡）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伐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不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牧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寧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鯆也使主社稷（鯆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寶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脩亂起欲以戚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

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合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而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二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

葉及（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亂起欲以戚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援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合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而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二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

葉及（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亂起欲以戚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援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合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而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二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

葉及（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亂起欲以戚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援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合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而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二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

葉及（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亂起欲以戚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援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合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而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恩之有晉楚罷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懿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樂武子欲報楚韓厥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殺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代華元為司馬蕩澤戴公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朱靈公孫向帶為司馬故殺其枝庶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皆出桓公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還華皆戴族也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國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還

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卻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五世孫戴公晉三卻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弗忌樂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郤害伯宗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厥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初不討桓氏雖亡必偏偏余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歸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雞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還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欒書子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皆盟無貶卒公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子沙敗師故書名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日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橈於執止公至自會無傳

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傳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公會尹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謀救鄭也戚衛邑陳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傳義例從告辭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地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邑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為晉伐宋因滕有喪而伐未故傳皆滕侯卒侯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欌懼敗諸汋陂宋師不儆鄭師也欌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欌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

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也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死也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僞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厎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有故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以故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

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騶亢則憂憂生也盡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促步子何知焉樂書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舊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在陳而卻卻退諱也合

而加卻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憚其所厎舊不相信也楚必三分以擊我中軍王族精銳必基敗之我三軍萬一獲志於二軍吾小敗耳郤至曰不可吾以誠信孚三軍而將之以敬事君而教之以恭勝之以禮不可敵也今我以偏師誘敵偏師一軍也楚必盡銳而來擊我我以全旅當其偏師必敗我君以銳卒待其餘衆必克且楚師輕而不整其帥驕矜其卒以衆凌寡莫爲之用矣吾三軍之銳官也官職也以當其衰官衰少也必大捷之三軍之士皆如餓虎爭食爲主死敵也必莫之禦也楚師其如之何郤至曰善哉吾不及也乃皆左右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伯州犁晉伯宗之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謂楚苗賁皇

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揚）占之曰姬姓（姬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早）必楚
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
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
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詛韋之
跗注君子也（詛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
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
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間猶近也）不敢拜命

丘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敵）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死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茷孫叔敖之子）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且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榼盛酒器）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乏使猶謙辭）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曰不可以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傷之卒）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遶楚囚（遶縱也）王以晉之廣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申勑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皆楚戰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扈

陵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盟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三十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義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笞責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

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以名告傳爲曹伯歸不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奔魯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首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食之而後食言其忘也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頴上戊午鄭子罕

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北與軍相失朱衛不書後也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伯歸于臧自宋還子臧曰晉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死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邱西邑東郡廩邱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于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

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卒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齊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組俱爲美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三十三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祝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燮公無道故賢臣憂慙因時自裁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戚明年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慚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于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鬼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

召鮑國而立之（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宰臣句須吉）十二月（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爲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寵臣）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犨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莖敏其根言鮑莊）

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轅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荼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因公）使（子夜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

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御軍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其）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奉孟張家）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

然郤氏閻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雖（沸雖亦壯士）助之（沸雖與清沸雖訟）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雖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處也）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畏當爲臧）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

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繫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盾亡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尸主也）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肅人以楚師之敗也

故於鄢陵舒
屈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
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
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己故民不與郤氏胥
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不以無罪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
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三郤而三郤死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
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
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爲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
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朾虛朾地闕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
滑弒厲公厲公諡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諸侯卒軍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不以君禮葬悼公
大夫
悼公
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子清原周子曰孤始願
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必

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其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
孝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
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己故民不與郤氏胥
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不以無罪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
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
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
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爲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
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朾虛朾地闕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
滑弒厲公厲公諡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諸侯卒軍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不以君禮葬悼公
大夫
悼公
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子清原周子曰孤始願
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必

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
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二罪使清人殺國
勝勝國佐于前年
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
佐黨慶封爲
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
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爲政施舍已責施思惠舍捨役
止逋責逮鰥寡及喪微振廢滯起衰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
慝薄賦斂宥罪戾有寬也節器用儉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
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絳子魴士會子頡魏順子
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

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爲
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爲宗公大傅右行辛爲司
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同以爲氏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
屬焉弁糾鑾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爲右司
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
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撫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撫御而已祁奚
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羊舌職子也張老爲
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

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
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擧六官則
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失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
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
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
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
門遂會楚子伐彭城朝郯城都幽即宿朱邑納宋魚石向爲人
部取幽即同伐彭城魚石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帥告
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

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凡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
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繼續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
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
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
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
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己事之則以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爲石我爲鄙邑猶恨而用之使佐政以閒
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被猶分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

姦而擅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擅離也吾庸多矣
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爲願有此患難公
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
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
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子晉而請
爲昏爲平公不從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
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
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
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備師與鄭人伐宋子重爲後

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於是欒書中軍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意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長晉強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荀罃亦佐下軍魴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馬裒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子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陸氏釋文音義

成下第十三

經十一年　郤燮尺由反僑如其驕反傳十一年　杜氏　盡十八年

勞力報反狐滶側巾反華元戶化反令狐力丁反吏頼音賴反而背音佩反傳十二年　經十二年　璞澤素果反依字宜作瑣之難乃旦反公子罷音皮好惡並如字又上呼報反下烏路反本又作孽之二反無壅於勇反有渝羊朱反殛本亦作極紀力反誅也注同成好呼報反盡年皆同閒宋閑廁之閒子反相息亮反而縣音玄注同云莫音暮本亦作暮施及以豉反重之直用反加遺唯季反焉用於虔反之治直吏反下注治世同閒於音閑注同享宴許丈反舊又許亮反本亦作饗宴音於見反徐於顯反不倚於綺反則折之設反朝而徐音朝旦之朝以扞戶旦反蔽也赴居勇反一音居醜反扞難乃旦反干城戶旦反本亦作扞又如字令狐力丁反傳十三年　郤錡

搏音博噬之市制反以駿邦角反能爲于僞反又如字以語魚據反矣夫音扶本亦無此字必復扶又反鄧陵謚晚反漢書音義一建反經十三年　郤錡魯錡道過古禾反又古臥反伯盧力吳反本亦作盧傳十三年　郤錡

惰徒臥反先使所史反子從才用反爲介音界輔相息亮反下同之內也盛以音成盡力津忍反下同執膰音煩祭肉也我音代一音大計反相好呼報反下同勠力相承音六猶康力幽反呂靜字韻與戮同字林音遼辟丑亦反麗上音避下力知反畢我必爾反本亦作俾下及注同躬擐音患甲冑直又反蒲胥反皁行也之疆居良反場音亦不詢思遹反謀也擅及市戰反恐懼巨勇反茂死我君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迭我直結反徐音遶殺地戶交反奸絶音干賈古訪反

滑于八反 緩氏古侯反 撓亂乃卯反徐許高反 傾覆孚服反下同 之隕于敏反下同 事見賢遍反 遥志勑景反快也 欲閙其月又徐如字 蝥賊莫侯反商雅蟲食苗根為蝥食節為賊 不悛七全反改也 涑川待古速字林同 伊戾力計反 不復扶又反 惠稱尺證反 反注同 狄難乃旦反 箕音基一音其 鄗古報反 芟所銜反 痍音夷本又作夷傷也 之聚才喻反衆也 傲福古毒反 與女音汝下文皆同 同好呼報反一名如字 復脩音服又扶又反 我寡君讀者亦作寡人 季隗五罪反 膺魚蹔反下同 昊天戶老反 康共音恭 以懲丑乘反 昵就女乙反親也 要也一遙反 欲道音導 將中軍子匹反凡將某軍者放此以意求之 趙旃之然反 欒鍼其廉反 晉帥所類反注同 乘和繩證反注同 隧音遂 成差初佳反徐初宜反 不更

三七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音庚 女父音汝 復不扶又反 侯麗力馳反 徑扶風音經 逕本又作涇五嫁反 子般音班字林作班 自嘗子賜反 大宮音泰下同 子印一切反 子駟武邦反 負芻初俱反 守手又反 欣時如字徐子斯反蔡公羊傳作喜時宜音忻

傳十四年　經十四年

偽反 雖惡烏路反 而宥音又 子相息亮反 叔傲五報反本又作敖音同下同 享食音嗣 兕徐徘如字又音似 觥古橫反 其觩戶快反一音巨秋反 好禮呼報反 所敗必邁反下同 復伐扶又反 疆許居良反同 舍族音捨注同 之稱尺證反 而晦呼內反 婉而變不汙烏卦反也注同 懲惡直升反 子衍徐羊戰反 不內如字徐音納 酌之若反 鴟也徐市纔反一音專 不聳息勇反 舍其

音赦或音捨 盡寘之豉反 經十五年 欲挾音協 士燮息協反 無咎其九反 子鮹音秋 同好呼報反 于葉式涉反 傳十五年 將見賢遍反 應天之應對 不拘九于反 子囊乃浪反 以底必利反又音秘 暴隧音遂 數戰所角反 少司寇詩照反下同 鱗矔音貫本又作貫 尚矇音蒙又作蒙 大宰音泰 戊在音恤 故去起呂反 於雎音雖徐許追反又音荽 得復扶又反 登丘而望之則馳絕句 騁丑郢反 雎漳市制反水名 水涯本又作崖魚佳反一音宜 決壞音怪 登陴毗支反 樂黶於斬反徐於琰反 樂魘於豔反 樂裔以制反 州犁力兮反 而年 雨木冰如字公羊傳云雨而木冰也舊于付反 著樹直略反 傳見賢遍反 經十六

鄢陵謁晚反又於建反 茁丘音條 非使所吏反 刺公子七賜反爾雅云殺也依字作刺 諸沟七豆反徐音鉤 近鄭附近之近 將鉏仕魚反在魚反 傳十六年 一音市藥反 陂彼宜反 夫渠音扶 不儆京領反 覆之徐敷目反一音扶又反芳又反 沟音勾又七豆反一音常豆反 陵音勾又七豆反 爲晉于偽反 居守手又反 句耳古侯反 與往音預注同 非使所吏反 過申古禾反 正邪似嗟反注皆同 下應於證反 孟氏之應對注同 敦厖莫邦反敦厚也厖大也 其好呼報反 瀆齊徐音牋反 話言戶快反 奸時音干本或作干 而罷音皮本亦作疲下注同 所底徐音旨一音之履反 吾不復見子宗扶又反一本無復字 喪息浪反下同 以紓音舒緩也 以遺唯季反下注同 集睦集又作輯音同亦七入反 復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 之亟去吏反數也 亟數所角反 驕亢音浪反 盍釋戶臘反 晨壓

於甲反徐而陳直覲反及注皆同笮其則直反范匄本又作丐古害反行首戶郎反一音如字注同營壘力軌反軫邪反相惡如字又烏路反王卒子忽反下同而踵許勇反徐讀曰嗷五高反注及後同誼況元反本亦作喧譁音華又作嘩巢車士角反注及後同登以望敵也字林同爲櫓音魯大宰音泰官名大者多同以意求之張幕音莫塵上時掌反爲行戶郎反下夾公行同皆乘繩證反下司左將子匠反下去將同帥所類反輕車遺政反下同窕徒了反故憚徒旦反萃於似醉反國蹴子六反射其食亦反注及下射之同中厥丁仲反注同陽長丁丈反激南古狄反有淖乃孝反徐徒教反泥也共王恭音恭夾公古洽反馮得於蹇反冒也莫北反離遠也畢出也火氣也又上近反淵旄烏貫反之黨一本作潘旄之子黨案注云黨潘旄之子也則傳文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皆無子字蹲甲在尊反徐又在損反聚也一音才官反七札側八反徐又側乙反奪王苦瓜反尚知音智詰朝如字注同言女音汝夢射食亦反下至此射呂錡皆同中之丁仲反下及注皆同中項戶講反伏弢他刀反方于反注一本作若祷音故反而屬章玉反猶近如字一本作與音預介者音界爲事于僞反使者所吏反注及下同今揖伊志反揖也字林云手舉首下手也杜洩戶雷反又戶本反弗府勿反翰胡徐音幹諜音牒格之五嫁反之乘繩證反輕兵遺政反又如字不去起呂反於禁戶扇反內旌音精叔山冉如攻又爲國故下爲反乃赴盡殪於計反搏人音博中車丁仲反折之設反而

載音子夏反謂夫音扶之麾許危反日臣人實反乏使所吏反好以呼報反下及注皆同閒暇音閑不使所吏反又如字往飲於鴆反銚檐音遙反造于七報反得犒苦報反從者才用反而復扶又反下及下同展陳如字徇似俊反蒐乘所留反秣馬音末脩陳直親反又如字孱食音潛申重直用反逸縱子用反能見賢遍反天敗楚也夫音扶三日君幼本或作君幼弱之覆芳服反臣之卒從此已前皆子刀反初姑胡反女不可音汝敝備蒲結反設守手又反未弭亡氏反有篡初患反殺晉難乃旦反子鉏士魚反盍圖戶臘反壞隤戶怪反徐音壞下注同反欲去起呂反不復扶又反下及下文復請同以伯如字又音霸申宣反君幼弱之覆芳服反臣之卒音扶三日不食音嗣使者音嗣下文使者及注同而後食一本作聲而後食不飽而後食之介音界下文敝介大國同與音預將主子匠反我斃婢世反廩丘力甚反苟去起呂反下同洩憑吐導反不見賢遍反又如字注同經十七年北宮括古活反柯陵古河反貍力之反賑市珍反貜俱縛反徐且子餘反傳十七年年虛滑起居反斃頑昔門反侯獳乃侯反爲質音致戲童許宜反曲洧于軌反治曲直吏反驕侈尺氏反又尸氏反難將乃旦反下同視我之又反婦人如字徐音房吉反于閼音宏邑門也相冒亡報反請我直革反責也譴責

相靈息亮反下相施氏同處守手又反而索所白反注同頃刖鮑音月又五刮反匡句須其俱反之知音智嚮日許亮反本亦作向危行下孟反涉洹音桓一音恒今土俗音袁林慮力於反長樂音洛下樂平縣同瓊求營反玉也瑰古回反珠也含象戶暗反本亦作唅言之之莫音暮戒數所角反崔杼音貯反以難乃旦反及注同盧降下江反反自鄢一本又作鄢陵盡去起呂反下文同而斃必計反魚矯居表反而梏古毒反械也戶戒反軍帥所類反居守手又反敵使所吏反君盡戶臘反嘗使所吏反又如字覘之敕廉反伺也音司又絲嗣反射而食亦反不偪彼力反以鼓下同易有以豉反信知音智清沸市味反魋徒回反結衽而甚反徐而鴆反坐處昌慮反一朝如字為軌本又作宄音同御姦魚呂反不施如字或式豉反

違去起呂反下同厭少詩照反焉用於虔反道吳音導下及注同伐鴈如字一音加鷹力之反應於證反橐師他洛反經十八年復入扶又反鹿囿音又遣輕遣戍反士魴音房于盧起居反打他丁反傅十八年一乘繩證反注同其少詩照反菽麥音叔易別以豉反下彼列反癡者勅疑反齊為于偽反之難乃旦反王湫子小反徐子鳥反奉萊音來殺絕音試施舍如字一音始豉反止逋布吳反逮鰥古頑反涇愆他得反賦斂力驗反宥音又罪戾力計反下同節省所景反不從子用反本亦作縱魏相息亮反魏頡下結反魏巍顆苦果反孝弟音悌本或作悌渥濁於角反右行戶郎反士蔿于委反辛將子臣反下軍將弁皮彥反本又作卞同糾居黝反校正戶孝反注同共時音恭本亦作供下文同

省卿所景反令軍力呈反鐸待洛反遏於葛反徐音謁訓卒子忽反乘繩證反下及注皆同以復扶又反下及注復入皆同以上六騶側留反之長丁丈反軍帥所類反下之帥為帥皆同以復扶又反下及注復入皆同取朝如字一音直遙反郯古治反城郜古報反三百乘繩證反惡其烏路反曰復扶又反歸音服一音扶又反以惡曰復扶又反酉鉏仕居反徐音魚西鉏吾人名也無狀於鬯反猶憾戶暗反以開如字又開廁之開吾翼許劫反披音彼反注同分也崇長丁丈反忠難乃旦反勞公力報反語之魚據反注同來見賢遍反台谷勅才反一音臺冤季直倆反世適丁歷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終

春秋卷十三考證

十五年傳楚將北師註鄭侵衛○案鄭衛俱在北故註言楚將北師是侵鄭衛原本鄭字訛侵字上依殿本改正

十六年傳蓐食申禱○禱恐禱誤說文禱告事求福也从示壽聲原本从禾無此字

使立于高國之閒○閻本及林氏直解本作高固非案二守國高明是二卿若作高固則閒字無着

十七年傳施氏卜宰註卜立冢宰　案施孝叔魯大夫不得有冢宰冢字當係家字之訛依

本改正

楚公子棄師襲舒庸○棄諸本作棄而音義又俱作他洛反夫他洛則宜棄矣若棄則唐韻古勞反也

十八年傳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註獨書魚石故註言因石爲帥是以來告其餘不告則不書也　殿本閻本作爲師義無所取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黡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背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以待晉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壬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四　襄公　一

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傳元年春已亥圍宋彭城（正月正月無已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邱（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邱晉地河東東緜縣東南有瓠邱五大夫魚石向爲人帶魚府）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光齊靈公太子）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

洧水出新鄭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獻子　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背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晉欒黡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壬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四　襄公　二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未與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葬為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尹子辛救鄭侵宋取犬（犬宋邑）使正輿子駱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人索簡）

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淫亂應共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斂檟梓之屬爲槨與頌琴槨椁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麋姑以成婦德之行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也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違傳且姜氏君之妣也妣匹也言皆適母故稱妣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俱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是不敬祖妣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夫之姊妹人越禮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爲六年城萊傳東陽齊竟上邑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不許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鄭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己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信我言明信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爲政爲政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盟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邑今屬晉知武子曰

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諸侯會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脅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子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言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長樗王本非會與公盟于外公至自晉無傳不以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侯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秋公至自

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蕪湖縣南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共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告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

長樓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爲鄰服故且欲脩吳好鄰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與士匄盟耏水名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紹其職者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郤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羊舌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前婿也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事別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

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奠安邊）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執自犯不武不敬之罪）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命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請歸死於司寇（致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

軍禮也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新軍（舊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倫設禮食張老士魴代絳）士富爲候奄（代張老士富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乎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謂文王）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昭三穆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勤勞也晉以叔孫爲嘉客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四牡君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也晉以叔孫爲嘉客故歌四牡之詩取其君所以勞使臣叔孫來聘故以此勞）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服（殷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奏）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鎛鍾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昭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

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謂文王）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昭三穆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重拜（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故歌鹿鳴之詩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四牡君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也晉以叔孫爲嘉客故歌四牡之詩取其君所以勞使臣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服（殷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奏）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鎛鍾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昭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

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謂文王）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昭三穆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重拜（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故歌鹿鳴之詩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四牡君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也晉以叔孫爲嘉客故歌四牡之詩取其君所以勞使臣叔孫來聘故以此勞）

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爲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問善道）咨親爲詢（問親成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宜）咨事爲諏（問政事）咨難爲謀（問患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爲諮詢度諏謀秋定如本賤既無器備謀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夫匠氏）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

爲己樹六槚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鄭國名季文子於槚欲自爲椁）匠慶請木（爲定如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用蒲圃之槚季孫不御（御止匠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貶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鄫今瑯邪鄫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言官復發之命）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闕不共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助）晉侯許之（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楚人使頓鬭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鬭伺間隙）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絳（魏絳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我欲戎與華同（華諸夏）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勢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叛離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羿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窮石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羿善射（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言入）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愚弄之）而虞羿于田（樂之出游田）樹之詖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將歸自田（羿獵遠）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遒臣羿妻有鬲國名者有鬲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妻）生澆及殪（持其讒慝詐僞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扈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澆于過處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涎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臣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四獵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處德不亂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念獸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貫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常懼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邾臧紇救邾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邾爲魯故救之狐駘地名國都西南有白亭東南有狐駘亭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於狐駘臧紇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臧紇時敗我於狐駘臧紇使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朱儒侏儒短小儒使我敗於邾裏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故曰朱儒敗不言及吳先在善故不言及吳人譏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夔叔孫豹如晉比爲大夫故書名貶之其貧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子會于戚討邾也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吳子壽夢善道地門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會戚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吳人鄫子會于戚討邾也邾人聽命于會故鄫見伐還不復除吳者吳來會于戚各還國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公至自會無傳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鄫聞其見伐還命臧紇出救故傳揔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別卿士也戎陵戎周室故告愬於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

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覿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書曰叔孫豹如晉（豹與巫俱受命如晉故經不書及比之）大夫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衞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衞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雩而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蹈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寫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遠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集致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佚宋封鴈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王夫人年之中數殺三卿祇以焉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已信成然後有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吾有公會不能救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覺）陳也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不能救恐致讎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覺）

於城會）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辛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惡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季文子卒大夫人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爲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文之字）十有一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朝成同盟故赴以名）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梏其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

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文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雖見辱不追使所以得安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故不書救地鄭地鄫子朝所弒以瘖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鄫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鄭地不欲令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陳侯逃歸長逝逃晉而歸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平四年弧駘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特賂而慢告魯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告尋便見滅故晉責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略如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鄛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地鄛鄭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子駟所弒以瘖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於鄛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鄭地不欲令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陳侯逃歸長逝逃晉而歸傳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主役徙昭伯叔仲惠伯之孫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費遺讀遺請城費季氏所以強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郯子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而行懼多露之濕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議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

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正直爲正（正己心）正曲爲直（正人曲）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爲正（德正直三者）參和爲仁（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試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離壇（壇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行林）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圍陳會子鄶以救之（囊陳諸侯）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欲愬諸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

焉（子罕子國子駟鄭穆公子）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妄公弟）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言君爲楚）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叛）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利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子邢邱（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使大夫聚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專）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
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
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
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邱以命朝聘
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
戌衞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
會故親聽命獻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
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滅鄆曾侵
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

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
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逆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
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謀事多則競作羅網之辭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
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
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
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
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五會之信諸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
城棣七年會鄢八年會邢邱今將背之雖楚
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鄆我是欲
楚欲以鄭爲鄆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
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
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
子展名杜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
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
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無適受其咎如匪
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請從楚

駟也受其咎駟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
伯駟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盡也
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盡也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邱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郭外曰郊保守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焉陵我城
郭馬踐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
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民死亡者非其
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

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請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范宣子來代鄭傳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比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選遷無辭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綏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于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

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之以示子孫何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爲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君子以爲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經九年春宋災夫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一月已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已亥經誤戲鄭地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爲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挶具綆缶畚盛土器挶運土器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刑器刑書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亦如之樂遄司寇向戌之後校正主人皆掌官內之事二師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屬令司宮巷伯儆官司宮巷伯寺人皆掌官內之事二師左右師也鄉正敬享二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備甲兵庀武守皇郎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來之遷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

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閼伯帝嚳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大火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伯敬也商人數所更歷禍敗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

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從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艮下震上兌上隨史疑占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象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亦以象爲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无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无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淫而不德）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能謂所舉不失選）官不易方（方猶官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彊（彊其良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上之使佐上軍（黶魴侯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爲十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郔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郎人從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

令於諸侯曰脩器備（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執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閒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子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鄗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鄗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晏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

矣大夫盡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鍾磬爲以奏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侯會于沓（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鍾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舊本或作署）于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卩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正也所臨也）

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于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莊共王）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困乏也）公無禁利（弛兵省）器用不貳（不用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陸氏釋文音義

襄元裏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髀上有徵曰裏

杜氏　盡丸

經元年　晉與音預于鄫才陵反公孫剽匹妙反字林匹召反　傳元年　爲宋于偽反彭城降戶江反注同歸寘之豉反邾瑣反東垣音袁爲質音致其邾芳夫反元帥所類反於洧于軌反焦夷如字

伯瑕古閑反徐又胡忖反　鄫殖市力反　齊姜如字諡法執心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　傳二年　不與音預　鄫縣才河反又子旦反　迂迴音于　繼好呼報反　經二年　卩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正也所臨也）所臨

年　伐萊音來　正與子音餘本亦作與　以索所白反　諸言戶孟反　善也　哲知音智下同　爲不哲矣一本作不爲哲矣　之妣必履反　公適丁歷反本亦作嫡　孟之承反　畀劉反與也注同　以治戶吏反　孔偕音皆　偕徧音遍　越疆居良反　齊竟音境　負擔都暫反　射楚食亦反　非異人任音壬注同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　不爲于偽反　若背音佩　弃力服本作弃功　誰暱本又作昵女乙反徐乃吉反　復憂扶又反下文將復復會同　經三年　長樗敕居反　單子音善　衰僑其驕反　傳三年　鄧廖力彫反　紐甲音直下皆同　被練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及下同　要而於遙反　笞子其九反　憂恚一偽反　子相息亮反注同　介在音界　晉爭爭鬬之爭　爲鄫于偽反　吳好呼報反　不易以豉反注同　多難乃旦反年內同　虞度待洛反　于彤音而　解狐音蟹

爲諂他檢反爲比毗志反能舉善也夫音扶絕句一讀以夫爲下句首頃公音傾亂行戶郎反注同行陳直覺反用反公洮音兆反無重直用反注同禮越音越公洮兆反無重直用反注同禮

食音嗣注同又如字特爲于僞反經四年傳四年爲陳于僞反

鉏陽孟康音紂直九反一音直勇反非有咎其九反下同肆夏戶雅反注及下同奏九夏一日王夏二日肆夏三日訝夏四日納夏五日章夏六日齊夏七日族夏八日陔夏九日驁夏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遂分爲三夏之別名吕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韶夏上招反名遏於驕反名渠昔居反子貞音丁貞反通使所吏反下注及文皆同藉之在夜反舍其音捨而重直用反下皆同敢與音預及與同牧伯目相樂音洛以勞力報反注以此勞同騑芳非反咨諏子須反咨度待洛反下文注同咨詢音荀

咨難乃旦反不過古禾反君長丁丈反注同爲已于僞反下注爲定如爲言下爲執事同蒲圃布古反場音亦不御魯呂反止也注同須句其俱反顓音專臾羊朱反之比必二反蓋相胡臘反朝夕如字下同褊小方淺反不共音恭願借子亦反注同閒陳閒音閑又閑廁之閒同伺音司閒音閑又閑廁之閒又如字其使所吏反夏訓戶雅反下注皆同后羿音詣自鉏住居反大康音泰中康音仲下同子相息亮反及注同熊髡音昆反龍鄭音龍反圉魚呂反寒浞仕角反徐在角反樂之音洛下樂安同詐慝他得反後同不悛七全反改也而亨普彭反熟也以食音嗣注同有扈音戶生浞五弔反及窒許栗反斟之林反灌古亂反于過古禾反及下同于戈古禾反掩縣音奄夜孟康音掩之遠民也少才沼反康音苦回反

家如字或本作攸處不擾如小反亂也冒于莫報反貪也又亡北反其鹿音盧北也牡茂后反

可重直用反下文同猶數所角反不恢苦回反大也以好呼報反下文同不懲直升反

荐居在薦反又才遍反聚也或云草也易土以豉反輕也徐神跋反注同可賈音古不聳息勇反

公說音悅臧紇侯發反狐駘徒來反徐音計本又作蓄應劭音皮狐駘才反嵒縣本又作蓄一音方袁反白褒嵒國記云陳子逸爲魯相著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目台牡才反皆髮側瓜反合髻音計本又作結又作紒音同

朱儒本或作侏亦音朱經五年子巫亡扶反鄫見賢遍反不復扶又反傳五年懟我發路反凌虐白報反奉使所吏反下注同靚之好呼報反將爲于僞反共王音恭嚴斷丁亂反挺挺他頂反正直也扃扃工迥反徐孔穎反明絅也背盟音佩鄫都登反近附近之近下文陳近同曾竟音境

致謹秉戰反故復扶又反所以見賢遍反子囊乃郎反我喪息浪反改行如字徐下孟反民朝如字城棣音逮徒禮反入斂力豔反西鄉許亮反宰庀匹婢反無衣於既反無食如字又音嗣無重如字又直龍反相三息亮反私積子賜反

經六年傳六年少相詩照反狎戶甲反習也長相丁丈反調戲徒亂反桔華古毒反以貫古亂反其憪乃亂反又乃管反射子罕食亦反注同幾日居豈反射女音汝不勝音升見且賢遍反注同復託扶又反堙之音因土山環城戶關反又音悲傅於音附堞音牒謂之俾倪徐養涉反王湫子小反

郯子音談城費音祕事難乃旦反子魯于執反字林凡吹反于鄆七報反又禾南

反字林千消反　所殺音試下同　爲書于僞反　上其名時掌反　傳七年　啓璧直立反　夏正戶雅反　隧正音遂　多難乃旦反　長子丁丈反下師長同　好仁呼報反注及下同　靖共音靜注同　介爾音界下及注同　參和七南反或音三　臣後胡豆反下文不後寡君同　子相息亮反下子駟相同　未嘗後如字徐胡豆反　無悛七全反　委蛇於危反下以支反下同　召南上照反　爲執于僞反　背君音佩　經八年　公子燮悉協反　邢丘徐音刑　悼難乃旦反　傳八年　復脩扶又反　伯棄音霸又本亦作霸　子熙許其反徐音怡　以疆居良反注同　子蟜音矯　先之悉薦反又如字　辟殺婢亦反下注同　屠羈居宜反　人壽音授或如字注同　幾何居豈反　之難乃旦反　以紓音舒　敬共音恭　二子　竟音境注同　而庇必利反又音毗下同　不罷音皮　背之音佩下同　杜莫直亮反下同　完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四　襄公　三十一

守手又反或如字下守官并注同　其先悉薦反下同　無適丁歷反下同　騑也芳非反　伯駢步田反　使所吏反　以見賢遍反或如字　標有徐扶妙反又扶表反　落也　以與音預　今辟音譬本多作僻　譬字後放此　彤弓徒冬反　復受扶又反　城濮音卜　衛雍於用反　孫臧如字徐才浪反　經九年　于戲許宜反　傳九年　奔音本亦作犇　捐九緣反　器也　具綆古杏反汲水索　缶方九反汲水瓦器　簀其位反　籠力東反　上輩音尚　損汲急　索悉各反　盆盎戶暫反　所任音壬　畜勑六反本又作蓄　水潦音老　繕守手又反注守備同　巡行下孟反下同　丈度待洛反下同　之處昌慮反　標表必遙反　隧正音遂　華閱

音悅　官庀芳鄙反具也下同　業遠事反　皇鄫音云本亦作曾音同　校正戶教反注同　出馬　音悅　如字徐戶遂反下同　武守手又反下同　西鉏吾音魚　儆宮音景　四庸本又作墉音同城也　般庚芳耕反亦作賡　以禳如羊反　渥濁於角反　於咮竹又反徐下遘反　以出如字徐尺遂反　內　如字徐音納　鶉火音純　得見如字又賢遍反　閼伯於葛反　相土息亮反注同　契孫　劇之舊許慶反　猶數所主反下同　所更音庚　遇艮古恨反　曰亡如字徐無也讀　者誤音無　元亨許庚反下同　論爻吐亂反　以折之設反　之長丁丈反下同　嘉德易作善　而與音預　而姣戶交反注同徐又如字服氏同楷叔夜音效　少於詩照反下同　中行戶郎反　欒黶於斬反　新軍將子匠反　晉饑音機又音幾　鄢門音專本亦作專　行栗如字行道也栗本亦作遫　于汜音祀　凡同　盛音成　餱糧音侯乾食也

肆音基　悅　官庀芳鄙反具也下同　業遠事反　皇鄫音云本亦作曾音同　校正戶教反注同　出馬　音悅　如字徐尺遂反下同　武守手又反下同　西鉏吾音魚　儆宮音景　四庸本又作墉音同城也　般庚芳耕反亦作賡　以禳如羊反　渥濁於角反　於咮竹又反徐下遘反　以出如字徐尺遂反　內　如字徐音納　鶉火音純　得見如字又賢遍反　閼伯於葛反　相土息亮反注同　契孫　劇之舊許慶反　猶數所主反下同　所更音庚　遇艮古恨反　曰亡如字徐無也讀　者誤音無　元亨許庚反下同　論爻吐亂反　以折之設反　之長丁丈反下同　嘉德易作善　而與音預　而姣戶交反注同徐又如字服氏同楷叔夜音效　少於詩照反下同　中行戶郎反　欒黶於斬反　新軍將子匠反　晉饑音機又音幾　鄢門音專本亦作專　行栗如字行道也栗本亦作遫　于汜音祀　凡同　盛音成　餱糧音侯乾食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四終

襄公元年傳大國聘焉註大字小○字撫字也凡大之于小貴乎撫柔故云字　殿本閣本作大事小則本孟子湯事葛之義亦通

二年傳會于戚謀鄭故也註鄭久叛晉○案鄭自成十五年同盟于戚後遂叛晉即楚至是已六年故註言久　殿本閣本作鄭人叛晉似失杜氏之義

四年傳棄武羅伯因○伯因漢書人物表作柏因史記正義作伯姻

七年鄭伯髡頑如會註故約文上其名于會上○上其名　殿本閣本坊本作書其名案此上字本作書其名也會上之上去聲今諸本音義中時掌反屬諸會上之上矣于義不合況經典釋文時掌反上本有上字訓登謂登記其名也以兩三畫卦之艮重之仍名爲艮則下艮字正與下文艮下兌上之艮字同例　殿本閣本缺之非也

八年傳子孔子嬌子展欲待晉註待晉來救○來字　

他本作求又以待晉爲句求救爲句便費解

九年十有二月已亥註傳言十有二月已亥○案傳文是十一月已亥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已亥十二月乃已未朔其月不當有已亥故杜註引傳以證經文之誤當依傳文作十有一月爲是今據改

傳遇艮之八註艮下艮上艮○案上兩艮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艮字六畫卦之名也以兩三畫卦之艮重之仍名爲艮則下艮字正與下文艮下兌上之艮字同例　殿本閣本缺之非也

春秋經傳集解

襄公二第十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罃士匄以未葬晉侯而（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子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耶人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縣東南蓼城是也言紇多力舉縣門令在內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狄虒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堇父（主人縣布以示勇）帶其斷布（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內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爲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辜餘（無武功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二十六日）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過非本期地）士莊子曰高子（高厚）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十九年晉殺高厚二十一年晉放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

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閒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亨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桑林殷大子之樂名荀偃士匄辭辭讓之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亨而還及著雍疾著雍晉地晉侯疾也卜桑林見崇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弁冕還衰走還宋禮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閒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書示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菟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于桐門

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兆繇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邱蒯孫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晉無所恥辱而不書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竟已甚趨事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十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十年其禍也爲下流殺三大夫傳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將使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

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舊囚停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田洫者時壽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斐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閻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廻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爲門者守門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官子

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子孔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閻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廻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爲門者守門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官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

伐涉鞏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德楚又不能庇鄭鄭
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
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
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懼楚楚
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
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奪晉殺史
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
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家宰臣與伯輿之
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曲王叔之宰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曲
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範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
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
牲共祭祀王特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
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難曰世世無失職若
範門閨竇其能來東厎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
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厎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
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
吾能無範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秋七月己未
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無傳
鄭伯乃會晉荀偃士匄請見公子騑公子發公孫揮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荀偃士匄
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荀偃士匄
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
鄭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
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
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固請之穆子
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大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要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

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公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征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不入者倍征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憂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先至于鄟門于東門傳稱齊大子光所以序晉上也向戌不書朱介在晉故

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記羣記在配具者先王先公先王七姓晉魯衛鄭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郭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二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極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楚子囊乞旅子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害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臩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

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梁爲介故不書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也而歸之納斥候不和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

悝師觸師鐘皆樂師名廣車軥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十五乘甲兵百乘他兵車及廣軥共百乘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鐘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諸和也請與子樂之其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

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猛也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

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鄆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同姓國爲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諸姬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子楊梁取鄆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以報晉之取鄆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謂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禮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寧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子廟禮也書勤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備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凡例釋例詳之分爲三軍三軍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郜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師不滿人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荀罃士魴卒晉侯蒐子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事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伐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請從伯將讓故謂爲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位如故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游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

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矜其能爲役）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蔽恆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是以不德而亡師子鄫（鄫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寵罟之事（寵厚也罟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從先君代爲禰廟）請爲靈若厲（不損曰靈殘殺不率曰厲）大夫擇焉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賻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不弔昊天亂靡有定（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爲吳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爲時）於

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艮宵大辰之閒農事畢禮也）鄭良宵宰石臭猶在楚（執之至今）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謂良宵）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杞老聃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邾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翼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鄫地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
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己未衛侯出
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莒人侵
我東鄙無傳報入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
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

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
楚故也 謀爲吳伐楚故以爲不德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 執莒公子務婁 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
使也 莒亂於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 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
諸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
蓋吾之別名 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 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
不腆之田 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 中分爲剖今諸侯之事

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 職主也與將執女對曰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昔秦人負特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
其大德 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胄後也毋是翦棄 翦割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
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
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不內侵亦不外叛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 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殺之師 在僖二十三年晉梁其上戎亢其下 亢猶當也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掎之 掎其足也與晉踣之 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
政猶殺志也 意常如殺無中二也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
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爲不與於會亦無晉焉 贄幣也賦青蠅而退 青蠅詩小雅取其憯悌君子無信讒言 宣子辭焉 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憯悌也 成憯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

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晉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竝書二卿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二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

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赴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平灶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弃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知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句于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

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法修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殺其君光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法修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殺其君光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採師之子向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亦惰書於伐秦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能自攝整從鄢子蟜俱濟涇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字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

之詩在召南 樂應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應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樂氏張本）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享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共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厲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掌樂大夫）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辭以爲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欲先公作亂）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現立未知當誰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雖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卯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卯宮近戚地）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鄄（鄄衛地）使子行於孫子

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慰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之（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爲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歸自伐秦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周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懿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貝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武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貳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闕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掌書）瞽爲詩（瞽矇掌誦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謀君過則謗誹）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遒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

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皐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卑以能而使之傳稱益舉其終）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東海非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是賴（賴繼也因昏而加褒顯）簒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簒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遂若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問而借觀之）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棄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仰爲萬民所瞻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宋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不期而會）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郛（備奇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郯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荀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傳言欽子友子兄且不隱其實）官師從單靖公（官師非卿也劉夏猶過魯告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皆使上卿逆而公爲子羣師爲右司馬公

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無覬覦以求幸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忘也甸采衞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衞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子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晳司城子罕以司城子罕寘諸其里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皆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能改過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

使玉人爲之攻之琢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賈玉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陸氏釋文音義

襄二第十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十年　于柤莊加反　偪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　妘姓音云　不復不長霸主故敢伐魯　於是乎城邾邾郭也　秋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亦或於晉故　使告子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溴梁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喪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

常尹反一隊徒對反徐又音尹邶風佩及堞音牒徐養陟反隊則直類反而復扶又反注同上時掌反者三息暫反又如字其斷徒亂反以徇似俊反水潦音老女成音汝下及注皆同余贏力果反可重直用反知伯音智以几本又作机同任乎音呼注同帥帥所類反題識申志反又如字下同師帥所類反題識申志反又如字下同其行戶郎反卒見寸忽反去旌戶雅反注同旆音貝及著徐張慮反一音除慮反雍於用反桑林見賢遍反注同祟見息遂反請禱丁老反疾差初賣反夷俘芳扶反令居力呈反下令住勅令同秦丕茲一本作秦不茲于嫉病音疾下音無帥數所角反問鼎子忻反下音無而喪息浪反速去起呂反下同同儕宅皆反孫蒯苦怪反爭競爭鬬之爭下文與之爭同幼少詩照反任其音壬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五 襄公 三十

閒諸侯閒廁之閒故長丁丈反田洫況域反堵氏音者或丁古反皆喪息浪反下同封疆居良反子罕許其反本亦作罼必爾反孫夏戶雅反庇羣匹婢反閉藏才浪反又如字完守手又反七乘繩證反尉翩音扁政辟婢亦反得與音預下魯不與同請篤于偽反至治直吏反城梧音吾鄭復扶又反以見賢遍反下同還鄭本又作環戶關反徐音患注同繞也夾潁音頴能御魚呂反能庇必利反難要乃旦反其處昌慮反不儆音景公伯輿本又作與音同王右音又注同助也史狡古卯反以說音悅注同又如字箠門音必箠門闔音圭本亦作圭寶音豆從王才用反注同又如字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旄音毛主爲于偽反共祭音恭東厎音旨之相息亮反下同以賄呼罪反不勝音升之長丁丈反則何謂正矣

何或作可諒也所右音又下同亦並如字所左音亦並如字其契苦計反注同經十一年復在扶又反于亳蒲各反徐扶各反鄭與音預良霄徐音消傳十一年更帥音庚賦稅舒鋭反將復扶又反僖閎音宏詛諸側慮反五父音甫之衢其俱反相要一遙反其乘繩證反注及下並同壞音怪足成將住反注亦如字不舍音捨國幾音機近也注同徐音畿說之音悅使宛陵於阮反又於元反濟隧子禮反下音遂數伐所角反羅於音皮毋音無下皆同蓋年紆粉反毋雉於勇反留慝他得反下同速去起呂反同好惡並如字或讀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弭王將支反助也閒閒廁之閒茲命本或作滋盟誤大祖音泰先大祖大廟大

言哲故此之比必利反已姓音紀或音杞任姓壬音本又作畀必爾反隊命直類反踣其蒲北反徐又敷豆反斃婢世反大夫詹之廉反不與音預下魯同介音界納斥徐音尺一音昌夜反侵掠音亮叔胖許乙反叔向許丈反以藉在夜反注同鮮不息淺反赦宥音又師悝音回反注同軸車徒溫反淳十述倫反耦也徐又之倫反五乘繩證反下及注同二肆音四縣鍾音之其鎛音博九合諸侯謂五年會伐鄭八年會鄢陵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相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與子樂之音洛一音岳注同殿天都遍反注及下同便蕃音煩注同數也所角反庶長丁丈反下及注同鮑步卯反御之魚呂反後放此于

樸力的反徐夫灼反易羊益以或反翌之入鄆辛運不與音預其許亮反或作向於禰乃禮反魯爲于偽反下皆同爲邢音刑凡蔣將丈反案富辰所稱那在蔣下今傳在凡上末知何者爲是茅亡交反胙才故反祭側戒反徐又如字庶長丁丈反下同敢譽音餘又如字非適丁歷反先守手又反劉夏戶雅反秦嬴音盈經十三年取邾音詩任城音壬亢父苦浪反又音剛下音甫言易以豉反傳同伯游長丁丈反下文無帥同伯如字又音霸侮音晦臧古獲反爲將于僞反軍帥所類反事見賢遍反將佐子臣反難其乃旦反或如字什襲音似入使所吏反下同束音十卒乘子忽反下繩證反爲汰音泰敷世所主反也夫音扶休和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五　襄公　圭

許亂反有好呼報反之治直吏反議慝他得反黜遠于万反又如字不爭爭鬬之爭其技其綺反以馮皮冰反注同少主詩照反而喪息浪反于鄫音繒以歿音沒宅張倫反厚也一音徒門反夕音夜也以其音供下同諸夏戶雅反必易以豉反徐以豉反三帥豉反覆扶又反注同吳天胡老反事閒音閑先征息薦反巡守手又反下同本又作狩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總爲句焉用之於虔反本或作將焉用之其使所吏反注同經十四年其使所吏反雖介音界惰慢徒臥反傳十四年爲吳于僞反注爲吳幸不爲同務婁徐莫侯反下力字婁或音力俱反楚使所吏反迫逐音百瓜州子華反今燬徒門反煌音皇被普皮反苫式占反蓋戶臘反爾雅曰白蓋謂之苫蒙冒莫報反不腆他典反與女音汝下同剖分普口反中分丁仲反又如字漏洩息列反徐以世反詰朝起吉反下如字注同無與音預注及下同使復扶又反齊以制反胄直又反毋是音無狐狸力之反又作貍同貿賤音茂賤才線反鬻粥余六反當也捕鹿音步徐又音賦掎居蟻反豹狼仕皆反所嗥戶羔反有殺尸交反戎亡當也之屨紡北反又敷偃反豆反偃也離湯邊他歷反贊幣音至不與於會音預無瞢莫鵬反徐又武登反悶也一音武忠反青蠅以仍反凱悌開在反下徒禮反下文及注同子介音界其使所吏反注同之長丁丈反季札側八反少弟詩照反適子丁歷反奸君音干相傳直專反于竟音境朝那如字下乃多反如淳朝音株匏有皃則揭起例反子說音悅械林位逼反一云地名所類反下及注皆同多遺唯季反沃奏昌氏反本或作侈又尺氏反而女汝召公上照反

屈公夷許亦反所施如字又始豉反爲之于僞反日旰古旦反而射食亦反下同晏也於鵙之反之麋亡悲反本或作湄無拳音權或作泲拳欲先悉薦反并必政反下同帑音奴子也遽伯玉共居反傾覆芳服反遽瑗于眷反知愈羊朱反差也當差初賣反懼難乃旦反出竟音境下文皆同于蟜居表反近戚附近之近如郵音由絹故爲于僞反下孫氏同公佗徒何反公差初佳反徐初宜反射爲食亦反下及注除禮射一字皆同或一讀射而禮平音食夜反背師音佩大臣音扶之比必二反巾櫛側乙反厚成叔本或作郭音同弔于衛本或作弔

于衛侯侯衍字也使將在乙反發洩息列反大叔音泰之好呼報反又重直用反注及下同語臧徐才用反又如字注同不說音悅注及下同羔裘字林匹召反相之息亮反唁衛侯魚變反徐作殆音晚或推如字又他回反舍新軍音捨下及注同知朔音智之長丁丈反衰求直例反無帥所類反注同未任音壬出其君如字徐出音黜印之音仰本亦作仰雷霆徒丁反又音挺本亦作電置神其位反乏祀本或作之祀誤也弗去起呂反親暱女乙反其難乃旦反瞽爲詩音古盲者莫庚反以風方鳳反箴諫之林反士傳直專反注傳不與音預非謗如字本亦同又甫味反其技其綺反遒人在由反徐又才由反由反木鐸待洛反徇於似俊反鈴也力丁反以從子用反本或作縱爲于僞反囊殿多緘反弗儆音景之陘於懈反要而一遙反險阨於革反右我音又世胖才故反不壞如字本作懷緊烏令反命女音汝環戶關反史佚音逸仲虺許鬼反侮之亡甫反左相息亮反祈羽屋歷反見意賢遍反行歸下孟反注同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五　宋一王裏公

經十五年

傳十五年

令聞音問重勞反徐直用反敢問閭廁之間過魯古禾反公監工銜反罷戎音皮又戶買反蔿于委反子馮皮冰反從子才用反棄師音試公子成音城屈到居勿反簒尹之林反宮厩徐音救無覬羊朱反徐音喻無覬音冀彼之豉反下同周行戶郎反注及下同周徧音遍下同各任音壬曰圻音祈四十乘繩證反下十乘同師莢扶廢反

春秋卷十五考證

十年傳生秦丕茲事仲尼註言二父以力相尚子
事仲尼以德相高○二父　殿本及諸本皆作
董父似屬易解不知二父二字兼指聊人紇與
秦董父也以力相尚卽指挾門登布兩事玩相
字可見

子矯曰諸侯旣有成行○矯應改蟜子蟜卽公孫
蠆名字相配傍應蠆虫且八年傳子孔子蟜于
展欲待晉原本亦作蟜則此乃刋誤無疑

十一年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註諧亦和也○亦
和也下原本接陸氏音義文九合諸侯謂五年
會戚云云一段別以圈隔之閣本混與註連
殿本又移刻在如樂之和句下標以註字皆非
也

九合諸侯音義七年會鄟○案七年乃會鄟非會
鄟也蓋因字形相近而訛今改正

十三年傳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註五年五
卜皆同吉○五卜　殿本閣本作習卜玩傳意
自是每年一卜凡五卜皆吉並非相習且鄭氏
訓習爲因如云五年因卜皆同吉便費解不若
原本明捷

十四年傳左史謂魏莊子註左史晉太史○　殿
本閣本作晉大夫訛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諸侯大夫同盟于鄬（諸大夫本欲盟晉故）戊寅大夫盟（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士匄盟于戚（晉欲伐齊）秋齊侯伐我西鄙（無傳）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悼公子彪）平公即位（悼公薨踰月而葬）三月公會諸侯大夫同盟于鄬（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明至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知上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士匄盟于戚（晉欲伐齊諸侯遂遷許于晉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自曹以下大夫不書）庚午（庚午十七日）荀偃士匄請以其師討不從（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己（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曰（穆叔魯大夫）晉政其卒不克會（卒終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鄭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宴子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己（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曰晉政其卒不克會（卒終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鄭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子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己（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曰晉政其卒不克會（卒終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鄭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子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己（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

從公（從公歸）齊子卬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還許未服）晉侯伐鄫（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隘而還（海隘魯險道）冬穆叔如

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葛祀（葛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比來救）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發）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發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

鳩乎（鳩集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君在十四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弁縣東南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罕宋也（司徒印陳大夫罕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邱（重邱曹邑）毀其瓶重邱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曰親逐而君

爾父爲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

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孫于）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鄆叔紇臧畴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鄆叔紇臧畴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喦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

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喦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壯人故謂之刑臣）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魯政邾助之）宋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閎之弟皐比閎之子弱侯易之）使賊殺其閽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閎之弟皐比閎之子弱侯易之）使賊殺其閽卒華臣入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君在十四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罕宋也（司徒印陳大夫罕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邱（重邱曹邑）毀其瓶重邱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曰親逐而君

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自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挾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閭謂門戶閉塞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

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不緝之也縗在胷前廣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故孫辟略荅家老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辟略荅家老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代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曹伯負芻卒子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門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了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皐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

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璧以沉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恢也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祁午者明上有天子以臨告神曾臣稱臣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泺梁之言同伐齊泺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壍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壍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圖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爲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

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
暱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干乘自其鄉入既
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
公恐晏閒之曰君固無勇而又閒是弗能久
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
司馬斥山澤之險（斥候也）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旆以旌旗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為人形也）
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子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
其檹以爲公琴（莊子魯子速也檹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
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
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子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
不恐）齊侯駕將走鄆（鄆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
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
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
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
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閭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子庚曰國

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孫墨）子孔子展子西守二于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而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

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子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卽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饗）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鍪戰還之賜唯無先軫）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荷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

山之下有漢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漢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

以先今以壁馬爲賜之先荀偃瘴疽生瘍於頭瘴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
曰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
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
含自閉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乃復
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受含綢繆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杜待人晉欒
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
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侯享之范宣子爲政

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愛勞衆國猶召伯
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
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
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
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鎛聲應林鍾因以爲名臧武仲謂
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功諸侯言
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
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僭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
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爲宗

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
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
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酉郭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敦聲姬生光
以爲太子兄子曰姪顏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諸子仲子戎子戎
子嬰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庶女仲子生牙屬諸戒子屬託之戎子請
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
間諸侯難亭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列諸侯之會今無
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
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
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朝
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
不棄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
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己衛
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敬公與己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匄侵齊及穀聞
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

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勤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瀘藍而兼其室（瀘藍齊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蕳子蕩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朱子之子也（子然子蕳父）士子孔圭媽之子也（朱子圭媽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媽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蕳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蕳子蕩出奔楚子蕩爲右尹（子蕩卽鄭丹）鄭人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臨于軍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繕其器爲鐘故懼）齊及晉平（故爲何會以自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胙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石買之子石惡）卒（石買）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蹶猶拔也）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汁此衛地又近臧田）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子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夏盟子澶淵成故也（齊與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

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意）楚人以爲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敎殺無準）公子燮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平伐齊）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之師（邾郡水之田）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求嫁姑姊妻其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魯國中

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絞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采閻邱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樂魔曰幾亡室矣言亂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繼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亡後祁姓而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欲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而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閉地下冰而牀焉重茵衣裘鮮食而寢蔄綠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將則甚矣也而血氣未動喜無疾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魘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魘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逐范鞅使奔秦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亡後祁姓之而討也懇諸宣子幾亡室矣亡也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魘曰吾父死而益富死而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閉地下冰而牀焉重茵衣裘鮮食而寢蔄綠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將則甚矣也而血氣未動喜無疾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魘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魘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亡後祁姓之而討也懇諸宣子幾亡室矣亡也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魘曰吾父死而益富死而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閉地下冰而牀焉重茵衣裘鮮食而寢蔄綠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將則甚矣也而血氣未動喜無疾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魘懷子盈也范鞅

於罪其爲不知乎議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難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詩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答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大原郡宦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曰

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逸書嘗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書曰聖有嘗勳明徵定保有謀鮮過有嘗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赦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曰

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愆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敗族也敗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

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爲郊甸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靡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謂天王若弃書之力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若命焉布四體言無所應王曰而思靡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來見公 會於商任鉏欒氏也禁鉏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興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 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 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侯出奔齊張本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 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能為己用 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郭最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 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 殖綽郭最欲與焉為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議門板數亦在十八年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 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當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子沙隨公至自會無傳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謝不敏故不書 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 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臺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 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襄八年即位之八月 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 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覲覲於楚 覲朝言覲覲飾辭也言欲往覲楚知可去否 晉於是乎有蕭魚

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臭）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所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楚靈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於寵（子南偏寵靈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于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自弃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胘有疾歸邑于公（黑胘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胘子）而使主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臭）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所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楚靈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於寵（子南偏寵靈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于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遽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子本也）有寵於遽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遽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遽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產（觀起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遽子惶懼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加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遽之）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大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彊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恥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陸氏釋文音義

襄三第十六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六年　溴梁（古圓反徐公壁反）軹縣之氏反韋昭音祇　重序（直用反）　戲侵（所角反）圍邸（音成）　傅十六年　彪也（彼虬反）　羊舌肸（許乙反）　叔向（許丈反）　就閒（音閑）　乘馬（繩證反）　丞于（之承反下冬祭也）　警（居領反）　守（手又反）　告壁（徐力私反一音必益反）　比公（音毗注同）　將爲（于僞反下文爲責同）　之使（所吏反）　向戌（舒亮反一音恤）　公孫蠆（勑邁反）　子蟜（居表反）　遂相（息亮反）　從公（才用反又如字注同）　棫林（爲逼反徐于目反）　函氏（音咸）　欒黶（於斬反）　子格（古百反）　湛（市林反徐丈林反一音直斬反）　阪（音扶板反）　復伐（扶又反）　孟孺（本又作猇如住反）　子速（本亦作遬音同）　徵之（古尧反要也）　要也（一遙反）　好勇（呼報反）　海隘（音刑徐古定反）　魯隘（於賣反）　諦祀（大計反）　朝夕（如字一音直遥反）　釋憾（胡暗反本亦作慼）　比執（必利反）　之閒（音閑）　中行（戶郎反）　圻父（其依反下音甫注同）　蓄蓄（五刀反）　劬勞（求于反）　匄在（古害反）　無鳩（居牛反集也）　經十七年　子犂（苦耕反徐戶耕反）　桃虛（起居反）　華臣（戶化反）　傳十七年　莊朝（如字凡人名字皆放此）　司徒卬（五郎反注同）　孫蒯（苦怪反）　曹隧（音遂）　越竟（音境）　遂飲（於鴆反）　重丘（直龍反）　其瓶（步徑反）　而詢（呼豆反罵也）　罵也（馬嫁反）　恕于（悉路反）　臧紇（恨發反）　近防（附近居近澤門同）　鄟叔（側皓反）　復

還守扶又反又音服唁之音彦以朼羊職反扶又反古穴反其傷如字一本作瘍音羊爲齊于僞反皐比音毗侵易以豉反以鼓皮反畀余必利反與也注同必騁勅領反惡之烏路反年未注同瘈狗音秦後放此爲平公于僞反妨於音芳農收如字又手又反謚曰烏侯反澤門如字本或作皐門者誤之晳星歷反徐思益反白也之黔徐音琴一音其廉反黑也執扑普卜反杖也以行下孟反而扶恥乙反吾儕仕皆反有閻戶閭反廬力居反區區匹于反小貌有詛莊慮反有靦之支反分謗補浪反麋本又作糜音同注同衰七雷反本又作縗同注同不緝七入反苴七余反麻經帶直結反以苴有子者也杖竹杖也禮記云苴杖竹也苫古顏反草也屨九具反麻爲絰及帶以草爲屨食嗇之六反一音羊六反謂倚於綺反廬倚東牆而爲之故曰倚廬寢苫朝一溢米暮一溢米

傷廉反編草也枕草之鴆反注同王儉云夏枕凶冬枕草枕草枕凶冬枕草枕草枕凶冬枕草枕草

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兵弁如字又必政反將中軍子匹反後放此召伯上照反下同勞力報反來力代反之長丁丈反之仰如字徐五亮反下同膏雨如字徐古報反常膏古報反又如字輯睦音集本又作集鑄鍾之樹反聲應應對之應則借如字一音子夜反且夫音扶情亦反弊器以之而懲直升反娶子七住反其姪直結反醯聲子公反中子音仲亦作仲下皆放此子嬰必計反屬諸之蜀反注同立適丁歷反本或作嫡閒諸侯閒廁之閒少傅詩照反下注簡公猶少同崔杼直呂反杼豎其庶反刖音月又五刮反不暴蒲卜反於句吉侯反濆音豆瀘藍色買反徐所綺反藍音力甘反之難乃旦反注及下同甲守手又反下問守備同圭嫣居危反亞宋子於嫁反實相息亮反注同號之一音戶刀反將傅音附食高唐音嗣工僂呂侯反夜

卷十六 襄公 三十一

繒直登反醢衛音悔大隧音遂控于苦貢反度齊待洛反共子音恭壓繁汗音紆又近附近之近公子燮悉協反傳二十年莒敷所角反下同和解古買反又戶買反自復扶又反下始復同其好呼報反下皆同背楚音佩之偪彼力反與於音預呼於火故反而去起呂反褚師張呂反段徐徒亂反共公子音恭常棣大計反樂爾音洛妻帑音奴魚麗力馳反樂只之氏反本亦作旨奉使所吏反之策初革反出其君如字徐音黜有餒奴罪反餓也以漆本或作溴音七閻丘力於反商任音壬公姑姊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或曰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爲誤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賂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反來公衡逃歸藏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衷以辱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從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伯姬長稱九年始嫁則爲成公之妹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卽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妻之七計反下同其從才用反下同子盍胡臘反下同詰盜起吉反治也務去起呂反下皆同阜牧在早反凡八等之人謂皁輿隸僚僕臺圉牧也洒西禮反濯直角反軌度待洛反不懲直升反當令力呈反復討扶又反公子鉏仕居反叔孫還音旋殺之申志反又如字閽乃代反幾亡其依反不爲于僞反下文吾爲同彊逐其丈反不相能如字徐乃代反幾亡其依反不爲于僞反下文吾爲同作難乃旦反懷子好呼報反施式豉反城著直據反下張慮反易逐以豉反鄫子音曾下及注同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語唯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采取叔罷彼皮反不知音智下及注同詩小雅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采取弗應應對之應下注同一本作不應皆咎其九反德行下孟反注同較然音角乘駟人實反傳也無疆居良反下注同有鬻莫胡反勳作詢宥之音又反鯀古本音又反殛紀力反大甲音泰而相息亮反右王音又宣子說音悅之乘繩證反入見公賢遇反下女始見并注同言爲國于僞反下已亦爲子皆同妬叔丁故反禍女音汝下同人閒閑閑之閒於難乃旦反掠之音亮守臣手又反注同罪重直用反注同郊甸徒練反伏竄扶富反輔相息亮反保任音壬倣之戶教

反或作攘 轘轅 音袁 鋼藥 音固 齊殺 申志反下同 劑 所賣反 知起 音智 中行 喜 戶郎反 邢 音形 荊 吉經反 先二子 悉薦反 欲與 音預下同 其枝 本亦作板 子爲 于僞反 嘗射 食亦反 經二十二年 寵近 附近之近 傳二十二 年 之守 手又反 爲公 于僞反 雨過 古禾反 御叔 魚呂反又魚據反 焉用 於虔反 多知 音智又如字 而傲 五報反 使人 所吏反注同 不任 音壬 之蠹 丁故反 少正 詩照反注及下少年同 孫僑 其驕反 有戲 許宜反 不共 音恭下共祀同 觀釁 許靳反 差 初宜反又初佳反一音七何反注同 池 徐本作沱直知反一音徒何反注同 重之 直用反 石孟子 音子 石奚 勑略反 公孫夏 戶雅反下同 見於 賢遍反又如字 嘗酎 直又反 與執 音預 燔焉 本又作膰音煩祭肉也 閒二年 閒廟之閒又如字 先漬 秦賜反 罷病 音皮 荐

至 在寘反仍也 不惕 他歷反懼也 洴忍反凡此例可求故特音之 復錮 扶又反注同下復使下注復生不復行皆同 令富 力呈反 君焉 於虔反下焉入同 泄命 息列反漏也 轘觀起 音患車裂也 朝夕 如字 堪任 音壬 黑脇 古弘反 盡歸 扶又反注同下復使下 四竟 音境下同 取殯 必刃反 吾與 音預 殺吾 如字一音試 遂縊 一賜反 公子 五綺反 屈建 居勿反 弗應 應對之應 不敢不見 賢遍反 游取 呼恢反 大叔 音泰 請舍 音捨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六終

十六年會於溴梁○案溴扃閼反音昊水名梁水堤也爾雅云梁莫大於溴梁字當從昊彙纂定本與原本同他本俱作溴乃尺又反玉篇云水氣也義不可通但經史此字從臭者多輾轉傳訛率皆不辨

十七年傳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案築臺在十一月夏十一月周九月時當收斂故曰農收下農功之畢則通指三時而言閻本農收字亦作

功訛

澤門之晳○案說文晳人色白也周禮地官墳衍其民晳而瘠从析从白與此正合彙纂定本杜林合註本作晳乃明辨之義 殿本閻本作晳乃昭融之謂其義各異應從原本

十八年傳左驂迫旋於門中○門字上彙纂定本殿本閻本俱有東字案此承上句門於東閭原本無東字似非脫誤

十九年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

殿本閣本俱無歸字案上言穆叔見叔向賦載馳四章以求助叔向許之此則歸語魯人之言若無歸字則此二句似仍與叔向言矣

二十一年傳書曰聖有謀勳明徵定保註當明信定安之○殿本閣本無信字義雖可通但信字正釋徵字自不可畧

二十一年傳對曰吾不免是懼註言恐與子并罪○案并罪謂與遠子并得罪如下文所云子南觀起是也殿本監本并字作所字義不可曉

鄭游眅將如晉○案眅字彙纂定本與此同說文云春秋傳鄭游眅字子明从日反聲普班切殿本閣本則作眅廣韻集韻普版切人名亦引此傳然廣韻集韻究不如說文之足據耳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七　襄公　盡二十五

襄公四第十七

杜氏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同盟）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其專書故書）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叛他國故不言叛）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帥師

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罪在行掩其不備且襲因伐晉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晉人殺欒盈（欒盈齊侯襲莒（輕行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杞孝公姊妹）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以鄰國責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爲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自楚歸（黃黃弁之族二慶長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知其教叛）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藩軍之有障蔽者使者勝妾在其中也）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于下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于無咎焉（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簡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者胥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于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樂卻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鍼還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

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線冒絰當自殺戰還遂常服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匿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

劉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被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劒左援帶助之命驅之出僕請從子遽執其手賂之以曲沃不與已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踰隱短牆也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之後

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欒氏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實詞爲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線冒絰晉自殺戰還遂常服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匿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劉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被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劒左援帶助之命驅之出僕請從子遽執其手賂之以曲沃不與已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踰隱短牆也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之後

執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用劒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攝整子戎車過欒樂之族曰欒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欒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欒車橫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本而覆欒魴欒車橫槐而覆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欒氏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先驅前鋒軍申鮮虞之傅摯爲右申鮮虞傅摯申鮮虞之子貳廣上之登御邢公虛蒲癸爲右貳廣戎爲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虛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邊疏爲右貳廣屠商子車

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軼御苫恒申驅成軼申驅天前軍傳御苫恒御戎晏父御侯朝桓跳爲右貳日貳副大殷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殷貳副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殷車也傳具載此言其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賴君欲弒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

乎謂君甚而又過之（甚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謂築壘壁焚庭晉地）戍鄆邵（取晉邑守之）封少水（封聲只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衰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救盟主）禮也（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曰彌長而有力於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怕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墨）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既新復絜澡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遍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罷之則可富）奴回不然（回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季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怕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墨）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既新復絜澡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遍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罷之則可富）奴回不然（回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季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怕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墨）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既新復絜澡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遍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辟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隸正）除於東門（郭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鑄國）生賈及爲而死（鑄國）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于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濟北蛇邱縣所治）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七　襄公　七

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愍）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于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己請）遂自爲也（爲自爲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處事淺耳）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七　襄公　八

問盟首焉（惡臣謂外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逢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之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過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狗暖也）齊侯將爲臧紇田（舉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讒）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子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已世爲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三月鄭伯如晉子產相（相助）

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燒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酉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

不稽首（爲明年鄭人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爲晉報侵）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爲下吳召衍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爲下二師傳）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言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事之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畏下之大叔游吉）對曰無乃不可乎（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子外（二子張骼輔躒也）既食而後會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駕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玄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橐而胄

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擒也）弗待而出（射犬也）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冬）召舒鳩人飾楚（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

蘧子曰不可（令尹蘧子馮）彼告不恢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恢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敎雒闕毀王官齊故爲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荀罃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鄭賢大夫）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必速歸何其不在程鄭其有亡費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秋八月巳諸侯同盟于重邱（襄公即位已七月十一日經誤）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懿公滅邢而爲衛邑晉悼衛侯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晉使孟孝伯爲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晉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嚴畏也）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上困）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巽爲長女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姜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自義言業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伺公閒隙夏五月莒爲且子之役故莒子朝子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

問疾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侍人者宣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宴者許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成十六年舞齊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

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爲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醜莊于平陰醜莊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閻嬖而來其人曰死乎曰吾罪也曰行乎曰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諡以公義死亡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弒之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穫者是與有如上帝乃猷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 猷自猷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丘嬰莊公近臣 二子 鮮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匿藏也暱親也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陝道 嬰曰崔慶其追我 鮮虞曰一與一誰

也遂來奔 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翼 喪車之飾諸侯六騑 不踶 踶止行人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 泮畔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故不書 齊人以莊公說 以弑莊公說晉也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慶封嗣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朗之曾孫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 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鍾磬之屬 自六正 三軍之六卿 五吏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 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 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誰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使叔向告於諸侯 嘗齊服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寘諸戚 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帑子 崔杼欲得衛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在前年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突穿也 遂入之陳侯扶其

大子偃師奔墓 欲逃系聞 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 不欲載公以巡城辭 遇賈獲 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 辭曰不祥 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 纍自囚係以待命 子展執縶而見之 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俘而出 子美子產也俘囚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祓除也節

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解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後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禾）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鄢之役楚有建之祖父令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前年舒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

彊息桓子（陳莊公宣公皆屬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吳人居其閒七日（居楚兩軍之閒）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處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鄢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啟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子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除也）且昔天子之地

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

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襄遞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賛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是猶成也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慎辭猶愼所以出令也令不從則廢棄辱之主楚蕩掩爲司馬蕩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也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蕩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埧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皐隰皐水厓下溫爲多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時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

數使器杖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門也我攻巢門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曰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爲掩將伐舒鳩爲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

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愚思後事如農之有畔畔畫分其過鮮矣儀使與甯喜言來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遠書詩

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陸氏釋文音義

襄四第十七

經二十三年　杜氏　盡二十五年

伯匄（古太反）畀我（必利反）復入（扶又反注同）還與君爭（爭鬬之爭）雍榆於用反）朝歌（如字爲之（于僞反）廢長（丁丈反）立少（詩照反）輕行（遣政反）傳二十三年　喪之（如字徐息浪反）徹去（起呂反）

禮爲（于僞反下注爲召下而爲並同）絕期（居其反）慝二（悉路反）使慶樂往（絕句）從陳侯（才用反又如字）板隊（直類反注同）其長（丁丈反）析歸父（星歷反）媵之（以證反又繼證）以藩（方元反注同）有鄆（之亮反又音章）知不（音智又如字）無咎（其九反）所祐音又）而鬳（式羊反）午匿（女力反）而飲（於鴆反）偏拜（音遍）原屏（蒲經反）之難（乃旦反）知悼（音智）子少（詩照反注同）嬖於（必計反）七輿（音餘）王鮒（音附）侍坐（如字一音才臥反）以走（如字一音音奏）民柄（彼命反）可強（其丈反下注強取同）無解（胡賣反）墨線（七錢反本又作衰音同）冒（莫報反）絰（直結反冒絰以絰冒其首也一云絰冒絰三者皆墨之）內應（無對之應）臺觀（官喚反）備守（手又反）既乘（繩證反下驂乘超乘并注同）備隋（徒果反）隊也（直類反）跳上（他彫反）獻子（時掌反）左援（音袁）斐豹（音非一音芳匪反）督戎（丁毒反）閉著（陟略反）

帥卒（子忽反）訟女（音汝注同）射之（食亦反）不中（丁仲反）又注之（注同）屬矢之（音燭反）椸本（音懷）而覆（芳服反注同）轅椸（音歷）斷（音短）肘（張九反）王孫揮詩照反）召揚（上照反）申鮮虞（音仙）之傅（音附）鮮虞之子傅摯（音至本或作帀）晏父戎（音甫）貳廣（古曠反注同）邢公（音刑）牢成（魯刀反本作窂成）襄罷師（音皮徐音彼一音皮買反）侯朝（如字一音遶）桓跳（徒彫反）大狼（音郎）蘧蒢（其居反徐又音詛或起葉反）胠（起居反）夏之（戶雅反）御寇（魯臣反）駟乘（繩證反）閒大國（閒廁之閒又如字）其殿（都練反注同）其難（乃旦反）欲殺（申志反下同）以說（音悅又如字）於背（音佩）二隊徒對反徐徒猥反）登大（音泰）行（徐戶剛反一音如字）隘道（於懈反）焚（戶閒反）廷（音庭本亦作庭）築壘力軌反）辟也（音壁）郢（以整反）少水（詩照反少水地名注溫氏之少立少同）京觀（官喚反）趙勝（尸證反）

音升一音申證反）晏（於諫反徐音偃）無適（丁歷反）公彌長（丁丈反下皆同）公鉏（仕居反）紇（下皆同）慝也（恨駿反）具蔽車（婢世反徐扶滅反）飲我（於鴆反下皆同）吾爲（于僞反下注爲定爲公組同）重席（直用反）新樽（音尊本亦作尊）復絜（扶又反下非復下文復賊同）澡之（音早）愠而（紆運反怨也）位處（昌慮反）朝夕（如字）恪居（苦各反）舍旃（音拾）惡臧（烏路反下之惡孫子之惡）亦君所（一云臧出）駡（側留反）豐點（都濫反徐之廉反）好（呼報反）羯（居謁反）弗應（應對之應）焉在（於虔反）疾疢（恥刃反）之療（力召反）將辟（婢亦反徐音避亦作辟）藉除（徐音借又如字藉亦借也）穿藏（才浪反下文且同）隧正（音遂下文且同）甲從（才用反注同一音如字）娶于（七住反）鑄之椓（丁角反）蛇丘（音遠）其姪（大結反又大一反）大蔡（蔡地名也一云蔡出蔡地因以爲名）宗祧（他彫反）請爲先人（于僞反下爲己請自爲請爲也皆同）知不足（音智）要君（一遙反下同）

毋或音無下同不聽吐定反殺適所厄反蕩覆芳福反盍以戶臘反誰居音基注同猶與音餘且于子餘反杞殖市力反華還胡化反下音旋狹路戶夾反近甚附近之近敝廬力居反得與音預臧孫聞之見賢遍反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年絕句齊音咨侯反知之音智下同經二十四年陳鍼其廉反宜咎其九反惡之烏路反又音棧傳二十四年以上時掌反注同所治直吏反事見賢遍反隱叔徐又反主夏戶雅反注同復爲扶又反下同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大上音泰史佚音逸周任音壬宗祊布彭反注同寓書音遇寄也長國丁丈反之難如字又乃旦反之賄呼罪反沒沒如字一音妹沈溺也將焉於虔反遠聞音問又如字則樂樂則音洛也夫

音扶下也夫同臨女音汝毋寧音無沒我思俊反取也以焚扶云反鞏也服云禁讀曰僨僨僵斃婢世反子說音悅爲重直用反幣子西相息亮反介特音戒因也注及下同是以請請罪焉上請字音情遠啓彊其良反又居良反蒐軍所求反因閱音悅數所主反不戢側立反藏也黶其廉反又其今反如字又音點浡音悖取弁音卞反陬縣側留反又子侯反鄹昭音諏計其音基又如字作斤如浡音悖張骼古百反音古洛反輔躁力狄反徐音洛宛於元反射食亦反徐音石反夫叔音泰畢下必遙反常分扶問反部蒲口反徐扶有反婁本或作樓路口反徐力侯反部婁小阜也在幄於角反帳也而後食音嗣御廣古曠反注同已皆乘乘車下乘字繩證反注及下皆同皆踞俱慮反轉張戀反注及下同衣裝也輜甾反一音張衣裳於既反取胄直救反於纍力軌反入壘力軌反搏八音博

各扶音洛反挾囚音協復扶又反下復詩同曩者奴黨反往也忮也素之吏反憑几扶冰反注同爲楚于僞反下注同荒浦判五反師祈犂力兮反利之反城郕喜洛反公孫且夫音扶知人音智亡鬻許謂反降下戶絳反又如字以語魚據反殿蔑子公反下人戶嫁反言易以豉反重丘直龍反衛衍苦旦反吳子遏於葛反徐音謁爲晉于僞反下爲已娶同孟公綽昌若反徐本作卓音綽使偃取之如字又七住反注同本或作嬖字辯別彼力反坎下苦敢反兌上徒外反巽下音遜中男丁仲反風隕于敏反不可取七住反注同其縣直又反蔡音疾蔡力私反無應應對之應則喪息浪反髡也本又作鬠力之反寡婦也驟如愁又反徐在遇反聞伐開厠之開注開音之難乃旦反重言直用反別下彼力反陪臣干徐云讀曰扞胡旦反注同服音如字揜側留反徐又子儉反一音作侯反說文云揜夜戒守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儉反服本作諏子須反云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揜音行夜也下孟反下同中丁仲反股音古反隊直類反封具求付反鐸父徒洛反墮力佳反埋音因祝佗徒何反不說他活反弁皮彥反申蒯苦怪反監取古銜反以帑音奴殿蔑子公反死難乃旦反下同豈爲于僞反注皆爲及下文同私曜女乙反敢任音壬當也而殺申志反吾焉於虔反下同枕尸之鴆反注同三踊羊隴反叔孫還音旋而相息亮反下同大宮音泰注同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四字者後人妄加乃

獻所洽反又所甲反故復扶又反以帷位悲反縛其亘轉反虞乘繩證反推而又他同反知匿女力反藏也其軀之遘反食馬音嗣痿於僞反埋之無皆反四嬖所甲反不踶音必止行也七乘繩證反注及下七百乘同自泮普半反以莊公說如字又音悅注同關鉏住居反獨使所吏反三十帥所類反注及下注將帥同正長丁丈反注同處守手又反注處守同守國者如字或手又反宛沒於元反陳隧音遂徑也徐又徒猥反下同井堙音因塞也木刊苦于反除也隧徑古定反無別彼列反下文同親御魚呂反侵掠音亮陳侯免音問注同徐又音鳥喪反也擁社於勇反抱也而纍類悲反音呂戴反執縶陟立反而見賢遍反注同數所主反注但數同下芳夫反祝祓芳弗反徐音廢少弭亡氏反道之音導鄀之役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七 襄公 三七

扶必反左廣古曠反遽以證反子捷在接反子駢蒲賢反又蒲丁反子孟音于墊丁念反方言云下也隘於懈反私卒子忽反下同陳以直覲反注同後駐張住反復逐扶又反下復復伐陳同傅諸音附舒鳩遭戶內反虞閼於葛反大姬音泰妃胡公音配本亦作作配之長丁丈反三恪苦洛反五父佗徒何反夏氏戶雅反播蕩補賀反介特音戒以馮皮冰反可億於力反逞物景反億度待洛反其衷音忠開道音導其辟婢亦反注同誅以哀初危反注同差降也數所主反下數甲兵數譴涘各并注同斤音祈城濮音卜能詰起吉反相鄭息亮反以足舊將住反又如字下及注同使厄匹卦反治也度山待洛反注及下注同以共音恭數澤素口反焚燎力召反之虛昌慮反辨別彼列反下同表淳音純鹵音魯淳鹵塉薄之地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塉薄音學疆居良反注同貢其兩反源音老規偃於建反一音如字豬陟魚反尚書傳町原徒鼎反頃苦穎反牧隰州牧之故衍沃以善反貢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量入音良又音亮注同步卒子忽反甲楯食準反又音尹器杖棄而輕遣政反獲射食亦反下同彊其居良反鷹於陵反鵠之然反徐又居蒦反以語魚據反朝夕如字不說音悅注同詩作

春秋卷十七考證

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邾註以取奔亡罪之。案取猶自取杜氏謂紇阿順季氏廢長立少以致出奔實由自取故經書名以罪之　殿本閩本作以罪亡罪之。案作以此奔亡罪之義似少遜

傳鞅用劒以帥卒註用劒短兵接敵。短兵接敵句正解用劒二字　殿本閩本作用短劒兵接敵文義澀滯

有臧武仲之知註謂能辟齊禍。　殿本閩本禍

作過案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田乃以鼠比之齊侯怒而弗與故不及崔杼之難所謂辟齊禍也過字於義未愜

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註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爲范氏。案士會封于范其後方因以爲范氏義本兩層他本脫復爲范三字作食邑于范氏誤

但諸本皆同今仍其舊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且昔　殿本閩本作且夫

案此追原分封之始故言且昔與下文今大國多數圻今字相應當從原本爲善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郠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
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
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衍雖未居位林甫專邑背國猶爲叛也甲午衛侯衍復
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荀偃子公會晉

人鄭良霄宋人曹人子澶澗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貶之若皆稱
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晉人執
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
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朱子朱也當大夫
御御進也言三云向曰秦晉不
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劒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
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也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劒拂衣私欲修則公義廢
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修能無卑乎公義廢則衛獻公
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辭鮮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子鮮之母對

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不獲命於
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在不
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
敬姒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
出敢問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援走從近關出告右
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遂行從近關出
下誰裔之裔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
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爲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
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

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子叔剽無諡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衛入義可以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

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溫溫會）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也）正於伯州犁（正詘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

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憩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雍鉏孫氏臣）獲殖綽（甯喜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復憩于晉（爲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所賜車之揔名路皆王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

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等封戌皆非細人）上（易別識也）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內意）四曰頡遇王子于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辭乃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得堇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漷淵以討衞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尊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衞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共弒君伐孫氏也道北宮括之子文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衞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欲共請之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辱若若之何（詞言若等共執衞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衞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白以教晉戊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載取賈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衞侯叔向曰鄭七穆罕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衞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白以教晉戊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載取賈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衞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親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

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請夫（大子也）人使饗之公曰夫不惡女乎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內（伊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恐內得罪誾）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而聘告公（聘娶也）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

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左師）而聘（聘娶也）則皆曰固聞之公曰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言欲速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曰中不來吾知死矣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曰中不來吾知死矣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言楚亡臣子木曰夫獨無

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諫大子所以無罪而死）鄭伯歸自晉（諸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煩勞也）敢告不敏（謙辭）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大國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使夏謝不敏（謙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大國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爲圖逼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梗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鄭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服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畢用刑愼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飯賜飲饗也飯食賜下無不饗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愼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以歸戎以爲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師輕寠多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聲動遠近令若多兵衆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遁晉侯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

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定其曲直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鄐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一人簡兵蒐乘簡練甲兵蒐閱車乘繕修甲楯備具矛戟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

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鄳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爭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伐在宣若敖亂在宣四年苗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衆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偃在其後偃佐之卻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卻克二穆卻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

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

孫枏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圖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患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子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詩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豬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貪於勇嗇於福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賢勇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貪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師門發獲九人

焉涉汶而歸於汶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晉人從之故不書葬傳言晉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韓宣子聘于周王使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韓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怠緩王聞之曰能如韓起唯韓起不失舊舊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廩邱齊大夫廩邱今廩邱縣東郡廩邱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邱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聚養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襲未聞又取邑子

宋於是范宣子卒寧喜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類宜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遣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八曹八子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弒剽立衍術令睢不以弒討於大義宜逐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綴若免餘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旦是以自從故以達命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既距之釋例論之備矣 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

諸喪邑謂有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 烏餘以其衆出 出受封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 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 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皆獲其徒衆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子封字 季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閭甚爲明年慶封來之車不亦美乎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也 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閭甚爲明年慶封來奔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專慕故言終身公與免及此反 及此國也 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 祇適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公歐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穀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 子鮮曰逐我者出 謂孫林父甯喜 納我者死 謂甯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難以治國 且鱄實使之 使甯喜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尸之 尸諸朝

棄於木門大夫勸之 棄尸木門大夫勸令收之 託於木門齊置 齊置變名木門 不卿衛國而坐 坐罪 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懲乎 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懲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自誓不仕終身 公喪之如初 祝鮀也喪服總裳練冠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懸于聲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專慕故言終身 公與免餘衛大夫 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甯子不及此 及此反 國也 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 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 祇適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公歐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穀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 子鮮曰逐我者出 謂孫林父甯喜 納我者死 謂甯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難以治國 且鱄實使之 使甯喜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尸之

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文子大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復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殘害物之蟲）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也小國之大蓄（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令不可不許）弗也將或弭之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令不可不許）弗許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

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故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宴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故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宴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代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適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至（時令尹子木上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

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上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

及三年求逆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
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其而後身安存信亡何
以及三為明年子本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
何害也匹夫一食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
病不病者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
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
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
敗我則易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稱兵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聚信故其功多季武
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覩
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
專政於國惟君非得有命令若唯以此命告豹豹宿崇大順尸綱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先爭先歃盟
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
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生子務
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其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
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
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歡大夫酒臧統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
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歃公禮也今宋公以近蒙其國故
城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

陳信於鬼神無愧辭說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
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
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
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君覘武亦以覘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

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其收之（逸詩憯憂也收取之）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偃之姜（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无

答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答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傳以無冰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寄書之策書名罪晉侯不書以絕位不爲卿故朝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臺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丑也玄枵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歲星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而淫行失次今已在玄枵

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身善候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蕩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傳以無冰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寄書之策書名罪晉侯不書以絕位不爲卿故朝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臺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丑也玄枵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歲星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而淫行失次今已在玄枵

孫羯如晉言將聘楚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著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故朝楚十有一月甲寅天王崩臺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丑也玄枵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歲星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而淫行失次今已在玄枵

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丙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齊秦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盟在二十五年　重邱盟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忘也子其勸行言當勸慶封行　重邱盟

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故曰禮也　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謂　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道大子班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曰宋之盟君實親辱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寡君應來朝否　子大叔曰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　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賦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震下坤上復　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　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而弃其本不脩德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　吾乃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蔡侯之如晉也鄭

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稗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稗竈鄭大夫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紀之次客在北方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壇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儐閱之（寢戈戟）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後之（迎兵杖）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

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擧）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橫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忘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

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
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字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
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瘖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
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盧
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慶舍女
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

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
舍泣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遂如公主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隻爲上獻上獻者盧蒲
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
氏之圉人爲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
書禮也嫌時已閒裏寫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
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在襄二十一年及慶氏亡皆
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
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都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鄙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成治也崔杼其有乎子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樞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殺崔杼之尸非不如禮故以莊公柏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

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弃乎爲三十年鄭及漢楚康殺事皆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遬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定專位子服子始學者也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定專位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泉讒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鵝公遂行從聃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喪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釋文音義

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此傳本爲後年脩城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冊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城郏吉洽反別二十彼列反

滑胡八音利又音猾伯車音居鉏也蘇廉反傳爲于僞反特跳直彫反傳寫本作轉經二十六年君劉四妙又背國音佩于瀍市延反

以駮邦角反世子痤才禾反惡烏路反其傳二十六年子貞音云不應應對之應暴薄下反徐扶沃反骨蒲卜反徐扶沃反道二國音導能御魯反拂衣芳弗反一鴈裳起虔反本或作鴈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鴈裨也於治直吏反而力爭爭鬪之爭已侈昌氏反又尸氏反子鮮音仙爲復于僞反注同敬姒音似強命其丈反蘧伯玉其居反瑗于眷反徐于方反今殺申志反誰畜許六反注同容也一音勑六反請使所吏反可還音環遂見賢遍反一音如字淹恤於嚴反徐於嚴反久也猶夫人也孫襄居扶又反守手又反復攻扶又反下復期同於竟音境領之本又作領五感反揣頭也易生以豉反大叔音泰朝夕如字負羈屠宣反紲息列反扞戶幹反牧圍魚呂反下同復憩悉路反先軫音路本亦作路先且居戶結反穿封戌音恤以豉反別識彼列反上其手時掌反下注同介弟音界道四音導抽戈勑留反印一刃反堇父音謹以爲請于僞反又如字更不得與音預女齊音汝爲衞侯故遣使所吏反疆戚居良反注同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八 襄公 三十

于僞反下爲臣注爲林父爲臣同嘉樂戶嫁反注同相齊息亮反下同繆蕭音六大平音泰緇衣側其反粲兮七旦反寔遠于方反宗祧他彫反見周書賢遍反將仲子兮將音七羊反注同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子貢公子喜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孔也子然三子孔已亡了羽不爲卿故止七也宋芮如銳反諸侯之侯下皆同惠膚音烏路反而很胡墾反而惡烏路反下皆同不音扶注同惡女音汝敢遠于方反好之呼報反敢近附近之近有共音恭本又作供下同飲用烏貢反盟處扈反而聘勑耕反聒古活反下同讙也呼端反乃亹音彭反使饋其位反先之悉薦反又如字左師令力呈反使者所吏反下使夏戶雅反先下遍音徧子朝如字娶於七住反子牟音侯爲申公如字于僞反爲國于僞反杞梓徐上音起下音子皆木名也不僭于念反下皆同不溢力質反殄徒典反在醉反盡也痺病也怠解佳賣反爲之于僞反下爲之不舉於據反同則飫於據反饗也本亦作厭於豔反下同饌雉暮反朝夕如字救療力召反治也析公星歷反人寘之豉反之殷多辣反注同將遁徒鈍反輕寃徐勑堯反又遍甲反易震以豉反鈞聲音均徐居旬反宵濟戶內反桑隧音遂申麗力馳反復侵扶又反華夏戶雅反之鄫許六反徐又起六反蒐所留反乘繩證反閱也音悅秣馬音末厚食音胡遘降彭城戶江反而雍害於勇反注同之邢音刑鄖縣才多反又子且反或作賁楚罷音皮事見賢遍反伯賁扶云反下同鄢陵音偃晨厩本又作廐於甲反徐於覲反而陳直覲反下成陳并注同精卒子忽反欒范易以豉反注及下易或同賈音亦行戶郎反注及下同下同徇錡徐綺反四萃在醉反師燮子潛反火滅爲燮娶於本又作取七住反女實音汝許于僞反下爲許同聽一聽反焉於虔反以足

子住反又如字子展說音悅下注同不禦魚呂反墮其嬖婢支反縣門音玄于汜音凡徐扶風反廩丘力甚反所治直吏反其寶音保介于音界於比必利反

經二十七年　孔奧烏到反不與音預下同楚先悉薦反又如字晉獻所治反又直吏反弟鱄市轉反又音專復扶又反惠反倚順於綺反傳二十七年

諸喪息浪反注同不稱尺證反爲賦于偽反注同相鼠息亮反注同鄘風音容祇成音支適也注同勿與音預復攻扶又反衣其於既反枕之之鴆反欲斂力驗反內我音納本又作納以沮在呂反止使者所吏反不鄉許亮反本亦作嚮誰恕路反公喪息浪反祝服徐云讀曰總音歲注同總衰也服音吐外反總衰亦作縗一乘繩證反逼稱尺證反少師詩照反欲弭徐武婢反之蠆本又作蠆丁故反大茜音倩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襄公　壹

音奴難之乃旦反下將焉用之焉於虔反下將焉用之焉同難之懼難同我焉用有信焉能害我同爲介音戒後之設反注同徐又音制俎壯吕反使舉是禮也沈云舉謂記錄之也黑肱古弘反更相音庚朝見賢遍反使馹食質反傳也陟縛反子晳星歷反得復扶又反以藩方元反楚氛芳云反徐扶云反衷甲音忠徐丁仲反單音丹盡也注同襲辭世反踣也蒲北反以不信也則夫如字或音扶不與音預先晉悉薦反或如字狎主戶甲反更也猶更庚音更之民反辨具俱遇反一坐才臥反飲大夫於鴆而重直用反下二字同聞於音問又如字事治直吏反無媿九位反以語魚據反下同能歆許金反之好呼報反垂隴力勇反二子石從才用反草蟲直忠反召南上紹反下同則降戶江反又如字鶉之音純反賁賁音奔同忡忡勑忠反既覲古豆反

經二十八年　以應應對之應惡之烏路反發泄息列反下同之宿音秀下同角亢苦浪反稅名呼報反時復扶又反爲宋于偽反傳二十八年梓慎音子玄柝許縛反時簡音閒又音閑之宿音秀下同

北燕烏賢反蔿縣音計不與音預下同後賄呼罪反重上直龍反從子才用反圃布古反石碏七略反日其人實反遏此古末反又古臥反迄于況反徙也後同勞于力報反而倦五報反下同而憍徒吊反君小國事大國古末無上字將爲于偽反還之音環使馹人實反之休許虬反注同乘皮繩證反不易以豉反之難乃旦反曰女音汝何與音預敗涉白末反行爲涉水行爲涉敢憚徒旦反之頤以之反無應應對之應不幾居依反又音新近也不能復扶又反下復歸同禕竈婢支反烏郤

音奴惡之如字言烏路反禍衝尺容反之分扶問反相鄭息亮反下同爲壇徒丹反郊勞力報反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焉遐之焉用盟同宥其音又其酋音秋息解佳賣反共其音恭好田呼報反耆酒市志反數日所主反見封賢遍反之難乃旦反妻之七計反注及下注同辯別彼力反下同可相取七住反本亦作娶斷章音短惡識宗音烏安也注同皆嬖必計反下同欲爲于僞反而先悉薦反後之下豆反親近附近之近兵杖直亮反公膳市戰反公膳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以鶩徐音木鴈也則去起呂反肉汁也說文云藏也字林已在反飧其位反知無音智于萊音來無宇從才用反奉匜方寄反慶嗣繼嗣之嗣本或作慶嗣誤無悛七全反改寤五故反介慶音界絆之音半必瘠在醉反本或作瘁食慶封音嗣氾祭芳劒反于嶽音反以鑑古暫反弗說音悅芽亡交反鴟尺之反刺不敬七賜反吳句餘吉侯反下何濆同而殲子潛反盡也喪羣息浪反故鉏仕居反公子鉏也本或作故公鉏者非句瀆音豆邾張留反殿多鳥反又如字注及下同非惡烏路反且夫音扶有幅音福無黜勑律反放也嫚徐音慢北竟音境亂治也直吏反能令力呈反拱璧居勇反徐音恭其樞甚聚反著崔杼丁略反爲宋于僞反過鄭古禾反汪勞力報反黃崖本又作涯音同濟澤子禮反行潦音老之蘋音頻藻音早寘諸之豉反之爲于僞反下除而爲之備一字並同鴈音加鶩音鴨喪之如字又息浪反之隙去逆反本或作郤廢好呼報反徵過張陵反審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八終

傳會於夷儀之歲○案此傳數語蓋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左氏往往有之如文十年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宣十一年云厲之役鄭伯逃歸是也然皆附在上年之末而不繫次年之首今此傳本應刊在二十五年後而列在二十六年前故杜氏明註云特跳此者傳寫失之跳出乃魏晉間儀注寫表章別起行頭之謂是知杜氏以前本然原本故仍其舊自明永樂中改刻

註疏諸本移置上卷之尾雖傳例畫一然於杜氏註陸氏音義所謂跳出二字義安屬耶

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隆殺以兩○林堯叟曰自上而至于下其隆殺皆以兩爲數此禮之定制也隆與殺有兩義他本隆殺作降殺訛

至則欲用牲音義欲只感反○殷本閣本作古感反非

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乙亥閻本正嘉本作乙卯非玩傳疏及萬斯大學春秋隨筆可見

二十八年傳謂子家速歸註子家慶封子○案名號歸一圖季慶封字子家亦字也原本訛作慶封子依殷本改

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註在襄二十五年○案齊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乃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五年也據本傳改

武王有亂十人○亂字下殷本閣本有臣字據文義當增然彙纂定本亦與此同蓋古本或係誤脫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公在外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舉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

閽弒吳子餘祭

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楚人使公親襚

諸侯有喪使卿襚之禮今楚欲依倣使卿之比

公患之

患楚

子木曰無辱社稷之事使能者終之

子木楚公孫歸生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以自益

使強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棘鄢敖起本

使強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棘鄢敖起本

公冶問

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

致季氏使命

及舍而後聞取卞

發書乃聞之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

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

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子木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矣

家臣

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言公長李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靈王不書僭不會

鄭上卿有事于展印段年少官卑

鄭上卿有事于展印段年少官卑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祭祓除殯之凶穢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北郭城外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

郟敖康王子熊麇也

王子圍爲令尹

圍康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棘鄢敖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以自益

使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早於晉楚）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言以刖近刑人）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爲大夫之無者貸宋

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而不淫（樂音洛）晉平公杞出也故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言公室單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軍）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二耦鄧鼓父黨叔爲二耦（言公室單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二耦鄧鼓父黨叔爲二耦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行東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

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晉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幣）如是可矣何必瘠晉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貢我）杞文公來盟（晉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乎爲晉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晉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陊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識其煩碎知不能久）爲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泱泱弘大之聲（東海之表式）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豳周公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風化）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平易之聲）爲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宋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沂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夫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爲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詩第十三舊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風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有哀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爲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偪（謙退）遠而不

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象箾舞所執南籥以文王之樂）南籥者（籥舞也皆文王之樂）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歎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天平）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勤勞也）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

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盧歇也）

叛(昭高止子)十月庚寅閻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敬仲高侯)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字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禆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禆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禆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殺骨肉)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奔許(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得還無兵)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子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遍嗣君也(郟敖卽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鄭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驕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與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亥爲身如算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畫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氏）召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武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貶爵故）君子是以知鄭伯（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逼焉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謁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失（欲有此制廷之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蔫逐成愆（成愆蔫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

月癸巳尹言多劉敖單蔑甘過殺成愆（五子）佞夫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表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

人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鄭伯有耆酒爲窟室（窟掘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窒谷（窒谷窟室皆）自朝步路而罷（布路徹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爲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義子產）從之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子晳以罕駟帶卒國人以伐之（駟帶子晳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尸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產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爲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復命子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後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星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不及降婁）及其大夫盟子大宮（大宮祖廟）明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

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在玄枵今三十年在邾營是歲星停在玄枵三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大夫羽頡出奔晉爲任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濮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求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開克已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則者同文不書譬大夫諱之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譬大夫以示例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大國偪近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憚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旨事欲使之于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鄭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略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族以待其所歸歸真成也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等

不信之謂也邑詩也言當書情舉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開克已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則者同文不書譬大夫諱之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也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譬大夫以示例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大國偪近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憚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旨事欲使之于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鄭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略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族以待其所歸歸真成也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等

畢各有分部 上下有服 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田有封洫 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 伍謂九夫爲屋合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 大人之忠儉者 謂卿大夫 從而與之 泰侈者 因而斃之 因其有罪而斃踣之 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 亂也 曰唯君用鮮 鮮對獻 衆給而已 衆臣祭以舞黍爲足 子張怒 子張豐卷 退而徵役 召兵欲攻子張 子張奔晉 子張皮止之而逐豐卷 豐卷奔晉 子張請其田里 請於公不沒入 三年而復之 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田里所收入 從政一年 與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 褚畜也奢侈者長法故畜藏 取我田疇而伍之 孰殺子張 子張之黨 吾其與之 誰與 子張吾其與之 誰與爲疇 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 子張之子 使復其位 子張之位 我有田疇 復我田疇 子張之田 子張之子皮 子張之子 其誰能恤之 誰能憂之 我有衣冠 復我衣冠 子張之衣冠 子張之子 其誰能惡之 誰能憎之 子張之子 子張之子 其誰能毒之 誰能治之 子張之子 子張之子 其誰能興之 誰能爲興

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爲人薄之故子孫不得齊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子公子裯（齊諡襄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上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婦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秉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盡以重辱

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扣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促又有籍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以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憂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謝不敏焉辭之緩矣）

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其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晉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晉下密州之號）既立展輿（立以爲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二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亦興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出去也）展輿出也（爲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比事狀列申明君臣之義）書弒今者父子故復書明例）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狐庸屈巫之子也試七年適吳爲行人）遍路也（遍吳晉之路）楚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闔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臧公子）宋之盟故也（脩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曰）文子入聘（棐印段）如聘禮而以勞辭（聘禮賓入門三揖至階三讓公升一揖一讓賓升再拜稽首公拜送賓再拜稽首）子羽爲行人焉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客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辯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辯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惡人於中訪議）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國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懼也）大決所犯（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亦大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年十歲長而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者不吾叛也（愿謹善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政謂治國之事）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厭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而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聽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長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斁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四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四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

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陸氏釋文音義

襄六第十九　杜氏　盡三十一年

經二十九年　侯衍（苦旦反）闇（音晉守門人）殺其子（申志反）餘祭

（側戒反）仲孫羯（屠謁反）杞復（扶又反）使（側人反）札（側八反）北燕（音咽）伯

九年　親禰（音邇說文云衣死人衣）遣使（所吏反下同）賵（芳鳳反）

必利反）祓殯（音拂徐音廢）凶邪（似嗟反）桃荊（音列徐音例）黍稷（如羊反鄭注周禮云荊苕帚）

郯（音談）敖（古交反）熊麋（九倫反）取幷（本又作卞皮彥反書邑）公治（音也）璽書（音徙印也廣雅云印謂之璽說文作壐從土云王者印也籀文從玉）印也（一刃反）致使（所吏反注并下作者音同服云祇適也）強之（其丈反）邾風（音佩）詩寓（音遇）服斂（力驗反）

靡臨（音古堅固也）啓跪（其委反）以藩（芳元反）明近（附近之近）餘國（詩羔反）以貸

他代反下同）施而（始豉反下文同）叔向（許丈反）知悼子（音智）子大叔（音泰下同）而

夏戶雅反注以二反餘也詩傳云斬而復生曰下皆放此）肆（以二反餘也寨書之閎曰肆）協比（毗志反）女齊（音音妝）

相禮息亮反注同司徒侯昌氏反又力弊嫌世反專則人實弊之絕句將及矣本或作後將及矣者非爲杞于偽反下文爲之歌皆同三桓五丸反邵伯上照反鄫鼓父才陵反黨叔徐音掌愠曰紆運反怒也忽也虞虢五百反焦子消反滑乎八反玩好呼報反下好善同瘠魯在亦反毋寧無而焉於虔反說之音悅壽終音洛下注和樂聲下文樂而不荒同邶鄘音容盡被皮義反以思息嗣反下注義思同以爲別彼列反隕滅于敏反有治直吏反決決於貢反又於郎反弘大也春昭於康反大公者泰將復扶又反下不復識同歌豳彼賓反樂而不淫音岳又音洛注同下而又何樂而可以樂故此爲成王于偽反王業如字又于況反刪定所姦反汧隴苦賢反去戎起呂反又如字源源扶元反虜之聲也韋昭音凡夫而婉紆阮反約反

卷十九 襄公

也險而依注音儉易行以豉反注同思深息嗣反注同自鄶古外反至矣哉一本無矣字不侻音偷徭音遙侻傲義反屈桡乃孝反不偪彼力反不厭於豔反不底丁禮反角徵張里反象箾先雕反大平音泰舞韶上昭反本或作招音同淺徒報反也說晏音悅下皆同於難乃旦反下皆同未歇許謁反緝帶古老反徐古到反緝也紵衣直呂反蓬共居反瑗于眷反史鰌音秋之字同猶爭于幕音莫其萃在醉反集也厚施式豉反公孫蠆勑邁反宥之音又好以呼報反爲高氏于偽反下注爲子產同高豎上主反曾孫鄫於陵反高侯音兮城縣音綿而寘之豉反斮之然反于

哲星歷反言女音汝將強其丈反稱尺證反混市林反本亦作諢其與如字或音預幾居豈反屢盟力住反用長丁丈反下同能紓音舒解蟹將焉於虔反下同喪其息浪反驅除音丘具反下直據反經三十年蓮音連罷音皮世子般音班佞夫乃定反以惡王烏路反下惡宋同一音如字共姬音恭注皆同傳亦放此耆酒市志反言復扶又反于瀆市然反字林丈仙反瀆水在宋傳三十年問王子圍之爲政一本無圍字服虔王肅本同與於慶反下音預下將與與於食同匿其女力反相鄰息亮反方爭爭鬬之爭下注鬬亘爭同而愎皮力反很也胡懇反好在呼報反相下遲嫁反食音嗣興人之音餘衆也年長丁丈反夏正戶雅反使走如字遠疾之意也一日走使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歷者于鹹

呼洛反而罷皮買反徐扶彼反雍梁於用反醒而罷皮買反左相息亮反侮之亡侮反汰泰音太侈也毀瘠在亦反之嫡大計反齊歸如字注同弭難彌氏反方爭爭鬬之爭刚著直略反斂伯宥力豔反下同不與音預下文不與同之濆徐音墳師頡戶結反介手音界下同穢之音遂枕之之鴆反股音古閻難乃旦反下如字一音救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句沈珪音鳩又如字公孫肸許乙反非復扶又反子蟜居表反公孫揮許韋反生莠羊九反草也降婁戶江反下及注同奎婁音壁立梁許騎反為任音壬乞氏紙反公孫鉏仕居反芋尹于付反相楚息亮反去身起呂反艾王魚廢反為朱于偽反北宮佗徒何反不信也夫音扶一讀以夫為下句首而偏彼力反逼近附近之近

卷十九　襄公　三十

在治直吏反而要一遙反下注同焉往於虔反必大焉並如字復命扶又反如是三息暫反又如字受策惡其烏路反注同分部芳逼反封洫況域反清也封疆居良反大人之忠儉者本或作大夫者非路汜薄北反豐卷書勉反厚徐居院反芻初俱反豢音患羊曰芻犬豕曰豢而褚張呂反褚裹勅六反又許六反本又作裒同並畔薄奔反殖之時力反徐是吏反此協下韻一音岳又一音五教反經三十二年　所樂音洛殺者申志反傳三十一年　語之魚據反下語音同偷他侯反諄諄徐之閏反或一音之純反盍與戶臘反幅弱乃困反無厭於豔反民生如字注同讒慝他得反以說如字與工儳士咸反幾何居豈反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朝不夕如字注同潤雹所銳反所綺反泊薄各反徐本作岩所幸反一音息井反一音銷孔疏許鬼反之難乃旦反好

患音災反當復扶又反銅鞮丁今反數里所主反迫迮側百反水潦音老賓見賢遍反贏諸侯音盈受也宴好呼報反如是夫音扶下夫爲句首之輯音集又七入反之繹本亦作懌音悅音亦說繹音悅音亦莒犂徐力私反或音力兮反比公毗音去疾起呂反展輿音餘本又作與音同殺之乃立殺音試本或作乃自立者謀買朱鉏仕居反故復扶又反重明直用反屈狐庸居勿反狐音胡巢牏子敢反闇音昏戕奪反餘祭側界反傳國直專反相衛息亮反過鄭古禾反迂于況反勞于力報反及注同使道音率注同棄林芳尾反本又作斐數世所主反以濯直角反以上時掌反能斷丁亂反下同稗婢支反諶市林反乘以証反鮮有息淺反鄉校戶孝反下同學也鄭國間學爲校謗議布浪反夫人音扶下并注同朝夕直遙反舊如字所惡烏路反又如字不遽其據反

長而丁丈反曰少詩照反注同曰愿音願謹善也知治直吏反下注之治同能操七刀反其傷多一本作其傷實多棟崩所追反棟也將厭本又作壓於甲反徐於輒反下同學製音制所庇必利反又音祕貫則古患反習也注同厭覆於豔反慢易以鼓反鮮息淺反克儉反令聞音問本亦作問衛詩此邶風刺衛頃公故曰衛詩棣棣本又作逮直計反可選息絹反注同選數所主反下同斟酌之林反而降戶江反注同而復扶又反之行下孟反下同可樂音洛又音岳

三十九年傳楚人使公親襚註今楚欲依遣使之比○案雜記曰弔者含襚賵臨是諸侯之臣使鄰國禮也楚欲輕辱使公下同使臣之禮故註言依遣使之比　殿本閻本無依字義似未晰

鄭敖卽位註鄭敖康王子熊麇也○麇　殿本閻本本作麇案楚世家作員司馬貞索隱引此作麇諸書互異然麇字居筠切又衡雲切與員麇較近若麇則武悲切相去遠甚

自鄫以下無議焉註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議論之○案二國謂鄫曹也閻本監本作三國訛

三十年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案二月　殿本閻本作三月是也以長歷推之癸未乃三月之二十三日若作二月則下文四月不當有已亥

亥有二首六身註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三六各本俱作三人案人字有似算之六則作三人爲家立馬一縱爲六故云如算

身于義較得今仍原本而附識之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六千　殿本作二千非是蓋甲子一周乃六十日總四百四十五甲子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季之甲子今日方是癸未甫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與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正合況叟趙以亥字三人爲三六之義則此安得云二千乎

衞北宮佗註佗北宮括之子○括　殿本閣本作結案括卽北宮懿子也結則經傳未聞其人

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註請于公不沒入○案豐卷奔晉子產請命鄭伯不使豐卷田里沒入于官註言子產請于公不沒入○案他本作請于公不役人謬矣

三十一年傳過鄭音義過五禾反○案此是經過之過音歌不當用五禾反恐五字係工字之訛雖諸本皆然而音切不合當改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

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

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蔑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當

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貶武亡信故尚之也衛在東楚上先至於會

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六月丁巳邾子華

卒（無傳三同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秋莒去

疾自齊入于莒（因逆而立之曰入）莒展輿出奔吳（弒君貶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無傳）冬十有一

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詐疾赴故不書弒）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

公孫之父）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

伍舉爲介（伍舉叔壄介副也）將入館（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

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賓禮）令尹命人宰伯州

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

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　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　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勞（誰讙也）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

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吾）　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

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　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

是穮（耨耘也壅苗爲蓑）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　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自恐未能信也）

必獲豐年之收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賊害人也）　能爲人

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朝從斯義故不敢議公子圍）　退會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子反謂之美故曰婉）　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保）　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　皆保世之主

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開憂兆也）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書身名無患）　季武子伐莒取郠（兵未加莒而郠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

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雖指求貨故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殘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爲國衛如牆爲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甚爲惡之罪）雖怨季孫魯國何罪之伐（言怨季孫而伐魯）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遏此數無所怨也）然鮒也賄

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逮）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高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國何罪）謀不貳貞不棄忠（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勤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污謂不治）出不逃難（不逃難也）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逃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請其能從之（安靖賢能則聚附從）魯叔

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親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爲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虞舜竄三苗驩兜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郯淮夷）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狎習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故更）

主盟（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大謂簒弒滅亡之謂）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治小事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罪也）苟之彊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

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言不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以不義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爲十三年楚靈王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龍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免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冢宰子皮請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備禮）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也）曰小國爲大國之采蘩（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弃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庶幾免於戾矣（戾罪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兒鼎曰小國賴子知免矣（兒鼎所以記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戾）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此樂）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維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維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維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篡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弃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

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起本趙孟卒叔孫歸犹會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假季孫代莒使已幾被戮曾天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立楚戮是忍其外曰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嘻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遠鬻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鴽也納宋用鴽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幣帛子晳公孫黑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晳伯也罪失教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備九獻之侯始禮白謝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八百乘歸取酬幣

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下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欲於所赴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事多故出奔 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 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

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 鮮不五稔鮮少也 稔年多則不奢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翫惕皆貪也 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鄭爲游楚亂故游楚子南 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產數子皙罪稱薰隧本誤作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 子產弗討子皙強討之恐亂國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 無終山戎 崇卒也崇聚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前 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令去車故爲必克 請皆卒去車爲步卒 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 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 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 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莒展與奔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子曠林（曠林地名）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於辰星）遷實沈于大夏（大夏今晉陽）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帝遠也玄冥官名昧主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宣汾洮障大澤（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以處大原（陂障之）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有水旱之災則榮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榮祭為營惑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修令（脩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羣）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遠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

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叔向曰善哉吩未之聞也此哉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

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害救君過故將死而不
獘矣所貽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
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
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
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
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迭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自喜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
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
非以慆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
雨晦明也降生五
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

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商整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淫味聲色所
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
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過則
冷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
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冥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
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晝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
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
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閻
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
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
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也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溺沈沒於晴欲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蠱害者為蠱蠱敗久積則變為
蠱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
弟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
二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之蠱晦晴之體楚公子圍使
楚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棫林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也犨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
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
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遂殺
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子干出奔晉子干王
子比廢尹子皙出奔鄭而去因築城殺大宰伯州犁子郟葬
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麋使赴子鄭伍舉問應為
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

之子圍爲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喪廢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饔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闇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後先唯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爲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爲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謀以自別楚靈王卽位益驕汰而愎諫楚人患之王弗知也靈王公子圍也卽位易名能度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干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爲四年會申傳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祖父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烝之甲辰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廟家廟也晉烝常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之誤庚戌卒十二月十日終而歸之劉定公烝后子之言鄭伯如晉甲及雍乃復甲趙氏蓋趙氏醉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黑隱盟子產不討遂以爲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禮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卽位故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以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遍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綠衣之卒章綠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綠致興盛以喻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賜以兄弟之義謂以兄弟之義綢繆猶補合也武子賦蓼蕭之卒章蓼蕭詩小雅卒章取式歌且舞言蓄萬邦以言將德可以蓄萬邦既享宴子季氏之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季武子拜曰敢拜賜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其兄弟昏姻無有遠近相親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賜有嘉樹焉宣子與之好也武子賦甘棠之卒章甘棠詩召南召伯巡行南國述其遺愛思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子旗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憲臣不

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年齊樂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

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畏大國之威不敢寧處使臣三年聘禮賓至近郊辭郊勞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爲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敬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之謂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大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止敬之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縗服公以末秋行始冬還還乃著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焉彼無字君子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使吏數之責數其大國命不服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夫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

爲褚師印子智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縗服公以末秋行始冬還乃著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焉彼無字君子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而代其位游氏夫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

以爲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字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胙季之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印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

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年再相朝所以明王之制歲聘閒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而嗣卿共其喪事大夫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同盟於襄公同盟之國皆會葬故曰共其喪事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葬時俗過制故文襄既葬除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閒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閒無加命矣命有常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卑位即面令數如守適夫人然則唯懼不給以共其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今嬖寵之丧不敢不共適夫人之丧弔送之禮過文襄之制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過文襄之制

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舉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繀絰之中是以未敢請葬記君臣乃釋制夫人之服則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

季之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民不仁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其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出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盡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賣鬻之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大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入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怕懼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早起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賢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

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辱之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眾也不敢勞眾為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箋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寢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議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

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
宝皆如其舊（本壞里宝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宝）且
諺曰非宅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
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卽奢爲非禮）小人不
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
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夏四
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
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舊勳

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
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一介（介大也）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
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
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豹欒盈黨）及欒氏亡范宣子
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卻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
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

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言義于也）違義禍
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
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
伯石之獲州（獲州伯石爲主人）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
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五月叔弓如滕葬成公子服椒爲介
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
辟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
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

（聲公孫）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
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
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謂子尾）秋七月鄭
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
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
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
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
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
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

寡君猶焉猶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者心君至楚可不須告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將以待事焉糞除猶掃治也敝廬舍也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也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往乎而猶往也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往乎而猶往也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超吉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不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卑之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睥焉一睥調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齋棄疾盧蒲嬰見公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豈能爲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公曰諾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長也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北燕伯款出奔齊北燕悼其復作亂燕簡公多嬖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

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睥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齋棄疾盧蒲嬰見公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豈能爲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公曰諾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長也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北燕伯款出奔齊北燕悼其復作亂燕簡公多嬖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

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既享子產乃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與鄭伯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孫蠆卒齊公孫蠆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嫣將始昌嫣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強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陸氏釋文音義

昭元昭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第二

十

杜氏盡二年

經元年公子招常遙反子虢古百反當先黨反取鄆音運不稱將子匠反下同帥所類反言易以豉反弟鍼其廉反大鹵大如字徐音泰下音魯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表狄曰大鹵莒去疾起呂反莒展出奔吳一本作莒展與疆鄆居良反子糜九倫反以瘧音虐書弒申志反或作殺音同子雅音義同娶七住反爲介音界注同人惡烏路反褊小必淺反下同從者才用反請壥音善除地也厚貺音況布几木亦作机筵音延莊共音恭草草恭不憾戶暗反所雍於勇反本又作壅注及下注同之祧他彫反遠祖廟也垂櫜古刀反弓衣也先祖所洽反復得扶又反下雖復同而鴞如字又音加注及下同裹甲音忠楚重直用反子相息亮反東夏戶雅反淳于音純不罷音皮誘譎音獨誹也

方長反 行慴子念反下同 是穢依字作薉音同 衰古本反 耘也音云除草也 饑饉其斬反 耕鉏仕居反 之收手又反又如字 鮮不息淺反 是難乃旦反注並同 特緝七入反 欲背音佩注同 誕也但旦反 便篇初患反 二子樂音洛注及下樂愛而樂同 小國共音恭注及下同 樂王鮒音附 小昊亡皓反 馮河皮冰反 絞古卯反切也 而婉紆阮反注同 臧否悲鄙反舊方九反 持之如字本或作恃誤 當身丁浪反 瀆齊徒渡反 其使所吏反下注其使出使下召使者同 相趙息亮反注同 而爲于僞反下注爲諸侯同 梁其踁戶定反 以藩方元反 之隙去逆反 之啓其九反注同 也賄呼罪反 思難乃旦反 辟汚音烏注及下同 疆居良反注及下同 場音亦注同 表旗音其 饕吐刀反 餮丁結反 夏有戶雅反 觀音館舊音官 扈音戶 鄠縣音戶 姚西燕反又悲鳥反 邳皮悲反 去煩起呂反 宿善音夙 小宛紆阮反 可復扶又反 褒姒音似 滅之如字詩作威音呼悅反 少懦乃亂反 嬴姓音盈 狸主戶甲反 故更音庚 又焉於虔反注同 吳濮音卜 有釁許靳反 勿與音預 無亢苦浪反徐又音剛 禦也 夏有戶雅反 觀音館舊音官 扈音戶 鄠縣音戶 姚西燕反又悲鳥反 邳皮悲反 去煩起呂反 宿善音夙 小宛紆阮反 可復扶又反 褒姒音似 滅之如字詩作威音呼悅反 少懦乃亂反 嬴姓音盈 狸主戶甲反 故更音庚 又焉於虔反注同 吳濮音卜 有釁許靳反 勿與音預 無亢苦浪反徐又音剛 禦也 夏有戶雅反 觀音館舊音官 扈音戶 鄠縣音戶 姚西燕反又悲鳥反 邳皮悲反 去煩起呂反 宿善音夙 小宛紆阮反 可復扶又反 褒姒音似 滅之如字詩作威音呼悅反 少懦乃亂反 過鄭古禾反 瓠葉戶故反 猶與賓客享之許丈反又普庚反 夫人音扶注同 於幕武博反 折俎之設反 采蘩音煩 省穡所景反徐所幸反注同 死麇九倫反 脫脫吐外反 我帨始銳反 使尨武江反 也吠狀廢反 常棣直計反 兄弟比毗志反下注德比同 兕徐履反 於屐力計反 飲酒樂音洛注同 不復此扶又反注及下不復同 勞趙孟力報反下以勞之同 於潁營井反 於維洧如鋭反 劉夏戶雅反 弁端委本亦作弁 子盍戶臘反 何不也 亦遠績功本或作亦遠緝

禹功 大庇必利反又音祕 焉能於虔反下焉用焉能同 孫據將知音智 而老真報反 不敖許金反 皐扶九反 數月所主反注同 賈而音古 欲贏音盈注同利也 而惡烏路反注及下同 卹乎許勿反徐五高反注同 惡讙呼端反或作譁 指楹音盈柱也 可去起呂反 使強其丈良反 贊幣音至 超乘繩證反 纂甲古刀反本或作衷丁隆反 及衝尺容反交道也 我好如字 一音呼報反 直鈞音均絕句 女皆音汝下皆同 奸之音干犯也 其長丁丈反下同 養其親如字下同 女壻必計反 弗下戶嫁反 兵其從兄如字又才用反 無重直用反又直勇反 能亢苦浪反 私難乃旦反 而蔡蔡叔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檕音同字從殺下米云檕檕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 夫豈音扶 懼選息轉反徐素短反注及下同數也 選數所主反注及下文數世同 干乘繩證反下及注同 爲晉侯于僞反 造舟七報反注同造舟爲梁也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舩而度也郭云舟相次 自雍於用反 自齎子兮反又作賫同 而還音環 不徑古定反 得見賢遍反 已坐才臥反 女叔齊音汝 未艾魚廢反注同 其幾何居豈反下同 鮮不息淺反注同 五稔而甚反 不善始戰反 視陰於金反本亦作陰 朝夕如字注同 日景如字又於領反 翫歲五喚反說文云習慣也又作忨云忘貝也 而愒苦蓋反貪也 其與如字又音預 鄭爲于僞反 閨門音圭 實薰許云反 隧音遂 數子晉色主反又色具反 強與其丈良反下音預 大原音泰 崇卒子忽反及注皆同 又阨本又作隘於賣反 便婢面反 以什音十 共車音恭 今去起呂反下皆同 爲行戶剛反 步陳直覲反 又下文五陳末陳同 五乘繩證反注五乘同 以徇似遵反 前拒九甫反 疆鄙居良反注同

務婁並如字務又音謀一音無詐胥胡徐音恕反一音謀大厖武江反也夫音扶臺駘他才反爲祟息遂反閟伯於虐反帝嚳苦毒反相能如字又奴代反相土息亮反大夏戶雅反注及下同主參所林反注及下同方震本又作娠之愼反又音申懷妊也大叔音秦懷胎他來反屬諸之玉反而蕃音煩叔虞封唐是爲晉侯案史記叔虞封唐侯叔虞之子燮父改爲晉侯有裔以制反遠也曰昧音妹爲玄冥師師長也少皞詩照反下官之長丁丈反下殖長同蓐收音辱戶老反之長丁丈反下殖長同蓐收音辱戶老反洮他刀反障大澤之向反又音章注同陂障彼皮反顓頊音專下許玉反沈音審姒音似音嗣又音怡徐音以癘音厲疫役反滎之音營又音營檻子管反哀樂音洛朝以如字所壅於勇反湫子小反集也徐音秋又在酒反服云著也底丁禮反滯也露羸劣危反下同嬪春秋經傳集解昭公三十二卷

御婢人反以惡如字又烏路反取同七住反辨別彼列反有省所景反徐所幸反去起呂反其與如字又音預幾何豈反而好呼報反怙富音戶近女附近之近下同如盡音古以喪息浪反不祔音又以降音絳下及注同罷也或音戶江反容彈徒丹反又徒旦反慠吐刀反下同墮音恨乃舍音捨注同發見賢遍反赤聲徵張里反爲菑音災下同喘渭昌兗反洩注息列反下如字思慮息慮反主相悉亮反改行下孟反其咎其九反能御魚呂反本亦作禦注溺乃狄反者欲時志反皿蟲命梁反說文讀若猛字林音猛弭下遍同艮上古恨反長女丁丈反下同心男詩照反下同而敗於所具反徐所主反守適丁歷反注同本或作嫡下同而令力呈反復薦而說音悅城僤尺州反櫟音歷徐郎古洛反爲介音界出竟音境縊失灼反又音益有知音智朝夕如字奉賢徐扶又反下不出者皆同貢徐之二反多難乃旦反又音如字不貳徐音二靦他典反屈紹興本反又音耀羊照反服云明也耀羊照反之好呼報反徵福

袁羲反大公音泰要也一遙反敢譽音餘董振之刃反一音真注同嬪膚本又作嬙在良反獨任音壬在亦反衰七雷反本亦作縗絰直耀反其貶音況吾弗知絕句四量音亮下及注同豆區烏侯反注及下皆同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舊本如此直加豆高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豆豆爲區五區爲釜者謂加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量貸音亮下同蜃食軫反蛤古荅反賈如音嫁民參七南反又音三賦斂力驗反公聚徐在喻反一音在主反朽蠹丁故反三老杜云八十以上上中下壽也凍丁貢反餒奴罪反上壽音授下同以上時掌反下同饘之然反賤昨線反服云工老商老農老也刖者音月又五刮反而或燠於喻反徐音奧又於到反一音於六反九真踊貴音勇刖足者之硯也則反

休之虛喻反徐許謂反燠休痛念之聲也賈云燠厚也休美也將焉於虔反伯戲許宜反其相之沈音審之荏反

息亮反服如字大姬音泰軍行戶郎反公乘繩證反卒列于忽反注同無長丁丈反注同罷敝音皮滋侈尺氏反又昌氏反道殣音覲餓死爲殣說又云道中死者人所覆也毛詩作堇耳反

墐傳云墐路冢也音覲阜才早反隸力計反不悛七全反改也以樂音洛又音岳

慆憂吐刀反藏也讒鼎仕咸反鼎名也服云疾讒之鼎也昧旦音妹冥顯音悲息解佳賣反況曰人實反此雖乃旦反胖普半反又普絆反問音問之反近市附近之注同近下同泚子小反徐音秋又在酒反下同隘於賣反下同隘小也曬所賣反曬聲也塵許驕反一音五高反曬聲也塵土也爽塏苦待反爽明也塏燥也燥也素早反朝夕如字下謙反朝夕同有鬻羊六反賣也令不與力呈反爲是于僞反省於所景反下同如祉音恥本壞音怪故復音服下卒復同段相息暇反筴初革反賜女音汝以胙才路反欲復還其音環諺曰音彦

之汰音泰駟也猶荷戶可反任也又音可自郤稱尺證反以別絕句三傳矣直專反乃舍音赦又音捨下同又焉於虔反爲之詞之于僞反下爲其爲之辟仇爲平公逆皆同爲介音界辟仇音避公孫蠆勅邁反而遠于萬反猶焉七才反疑也糞除甫問反實不忘我好呼報反下同絕句一讀以好字向下東竟音境下同虛蒲撲普結反又匹舌反見賢遍反種種徐本作董董音章勇反短也欲去起呂反大夫比毗志反注同衛衍音延反子產相息亮反而嫣九虔反一个古賀反之潸如字徐莫公反注同又喪

春秋卷二十考證

昭公音義在位二十五年孫子齊在外八年凡二十二年○案二十五加八乃三十三也依經典釋文改正

元年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公子上　殿本無楚字　閩本無楚字

傳疆場之邑一彼一此○場諸本並作場案从易音常从易音亦據音義中明言音亦則从易者訛

鄭徐吾犯之妹美註犯鄭大夫○閩本作鄭夫人誤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也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鄧徐淮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寫齊討慶封故捕齊遂滅賴九月取鄫鄫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三君欲借君之威驩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弃不以爲君吾又誰與爭曰晉有多篡弒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鄭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

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
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祉稷之事
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實有之何
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
昏蓋楚子遣椒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
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
安於少小不能遠圖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
安不在諸侯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
宋盟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
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

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
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
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遠於人不可
遠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爲下會申傳大雨雹季武子
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
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畢星出而用冰春分之中星
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遠達其氣使不爲災
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

祭於是乎用之言不周其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
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
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
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
冰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
公始用之公先用餕餘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
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
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與人納之隸人藏之與隸皆賤官夫冰
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

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温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
春無凄風凄寒也秋無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也雷出不震震霆也無
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爲夭死爲札今藏川
池之冰弃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弃之風不越而
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
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
疾如字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

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偃師亳或言亳者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猶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二十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明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

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講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享以訓共儉（享所以訓諸侯共儉）宴以合好（宴所以合歡好）好以合禮（好所以合禮）禮以順德（禮所以順德）德以處事（德所以處事）事以生利（事所以生利）利以平民（利所以平民）民之主也（民之所主）是以有享宴有好有禮有德有事有利有民（言皆所以有之）君之所謂好禮者謂其共儉以守其業也（謂其共儉以守其業）非謂其貪冒以忘其勞也（貪冒忘勞）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于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求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于鍾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言爲宗爾田職）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厲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爾田職）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恨其後至故言將固諸侯會布幣乃知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曰其後亡國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爲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復恨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興爲十三年楚獻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

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

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尉遲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伐吳以尉荅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

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闢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著邱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濟散而來將帥微也重黎例者以通叛而自來）鄫子來朝（鄫子來朝魯）邾子來朝（邾子來朝魯）秋葬晉昭公（并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如晉將有事於河）

於路（謂子圍爲尉氏所殺）己爲蘧尾（謂子產亦賦蘧尾茅百束）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四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滕偏宋）鄭先衛亡偏而無法（偏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議之正道）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南以絕其後）箴尹宣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薳啓彊城巢毀丹城州來

（毀丹鄧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楚大夫罷歸邑師宗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

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謚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已

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始見經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 問其姓問有子否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來必吉 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 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歸未逆國子孟 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丙仲壬 田於邱蒲邱蒲地名 遂遷疾爲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 叔孫爲孟鐘曰爾未

際際接也孟來與卿 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 既具饗禮具 使諸大夫相接見 豎牛請曰請辭曰 入弗謁謁白也 出命之曰 詐命曰 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 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丙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七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 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

叔孫見仲而何何如也 何謂牛言 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己自往見公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在公侑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

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意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 人使竇饋于个而退竇置也个東西廂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不若叔孫己食命去之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氣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帶也昭子叔孫婼南遺季氏家臣 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惱洩不與己同志 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家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 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 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棄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 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 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 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以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
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
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舉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大夫發毀置之議勅二家會諸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逆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葬畢也能辨禍仲至自齊同喪而來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
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舉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大夫發毀置之議勅二家會諸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逆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葬畢也能辨禍仲至自齊同喪而來

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葬畢也能辨禍仲至自齊同喪而來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
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舉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大夫發毀置之議勅二家會諸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逆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

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葬畢也能辨禍仲至自齊同喪而來

日昳爲臺陽中日出陽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日爲二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明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上文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筮爲卿日之謙當鳥故曰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爲未融鳥飛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爲鳥飛行故曰于飛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辭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爲言艮爲口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有所往往而見燒

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讒艮爲離所焚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爲牛故言純離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山則離勝擊世亂則讒勝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牛故不吉垂不峻翼不廣不遠翔故不能廣遠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故不吉故曰其爲子後乎卯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申貳楚生惡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氾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邱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傳言楚強諸侯長敬其使公

如晉卽位而往見白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白郊勞至子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若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謀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謂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

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慮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譏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滎陽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

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爲信）享獻有璋（享饗也獻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言敬）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陪貳（飧謂飲食）謂之備（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惡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皆如是（君臣和也）是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

娶於子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莒人懼于晉懼晉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閻也而以師討焉開啟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

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頃頃楚地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從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鵲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寡君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龜兆告吉曰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也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備其可以息師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萊山蔆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蔆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泰后子復歸子泰元年奔晉于雩婁禮也善有備泰后子復歸子泰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朱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取奔亡書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蔆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十弔大夫送葬之禮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猶也糾舉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也其末也故詢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

使之以和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斷之以剛義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竝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蓄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印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政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士文伯曰火戒爲惠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享宴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辱君子曰寡君以爲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當此加也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寶好之貨也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

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爲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華亥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夫也必亡（去謂華亥）女喪（言人亦不能愛人）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良（詩小雅言宗子之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良）

（詩小雅言宗子之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良）
（言人亦不能愛人）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良）
（詩大雅言宗子之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良）
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良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晉）癸巳齊侯次于虢（燕地虢亭）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言）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罄玉瑞之屬）公孫敖反葬（公孫敖奔莒）皆曰受服而退侯讓而動可也（言大夫二月戊午盟三月癸巳齊侯嫁女與燕侯）略以瑤罄玉瑞（瀦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罄玉瑞（瑤玉也罄玉磬）賁玉瑱（賁飾也瑱充耳）不克而還（還歸也）楚子之爲令尹無宇斷之曰一國三公（昭公）

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田謂旌游至於畋）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三公（昭公）

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焉（有罪亡入）無宇之閽入（章華宮）無宇執之（章華南鄉華容縣）

實之（章華宮）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無宇執之（章華宮）

有司弗與（有司主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無字也）王將飲酒（還其敝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

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率循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皁）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士臣皁皁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官將

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寬也有七人當大寬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文王受命作僕區之法）作僕區之法（僕區善行）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文王受命作僕區之法）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封諸侯）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逃亡以紂爲淵藪天下逋逃）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

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爲盜王所寵不敢誅）遂赦之（赦無字）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郊嘉惠未至唯襄公之
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
在哀喪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
步玉趾辱見寡君寡君趾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
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
不敢望如蜀復有憤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
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
于蜀以請先君之賜請命也公將往夢襄公祖韓宣子祖道神梓慎
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

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
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
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鄒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羯及楚不能荅郊
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
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凶惡其
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之始乃息故禍
實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災發於衛而
在衛大在魯小公曰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入月衛侯卒十
受之魯受其餘禍

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
臧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
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
已一日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
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前文叔侯不治杞田楚晉人恨故今公適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
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
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瓶汲者喻小知為
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
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僖公間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
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
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
乃遷于桃遷憖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楚子享公于
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先夸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
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
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慎守寶矣敢

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終鄭子產聘子晉晉信所以不終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當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朝帶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設而後信之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武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陽神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精氣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橫死身況良霄

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喻薪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薪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將以鄰取晉邑後代宣子者將以鄰取晉邑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鄭罪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傳言子產而不諒宣子受之以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

我先君穆公之胄子罕之孫子耳之子僖子肸之
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朖（朖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
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罕虎罷虎所憑者貴重）而強死能爲鬼
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因以酒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
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虎（朔可使在何位）子
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

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
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
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
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使降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
曰衛事晉爲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
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小雅鴟鴞鵜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

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
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
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
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
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
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爲殷
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禮
其爲己病）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
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
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
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父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
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
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器）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其於偃僂其於傴）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
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粥餬厲言至儉）其共也
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

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爲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弃親用羈（單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羈子頃公之孫羈寄容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縶鉏也元孟縶弟夢）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縶鉏也元孟縶弟夢）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陸氏釋文音義

昭二第二十一　杜氏

經四年　大雨（丁付反傳大雨電同）雹（蒲角反）沈子（音審）爲齊于僞取

鄆才凌反傳四年　復田扶又反注同與焉（音預）不易以豉反注同

盡七年

有難乃旦反下及注同結驩喚端反又請開徐音開一虞度待洛反方修昌氏反又音如字欲逞勑景反所相息亮反助尺氏反不殆直改反多簒初患反殺申志反何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如字在荊州恒如字本或作常在冀州案作恆者是也北岳本名恒山洨爲文帝諱改作常耳三塗山名服云大行轅轅也陸渾戶昏反又音泰下文大室同大室即中岳嵩高山也在豫州泠鄉音零亦地名在雍州衡也陸渾戶昏反又音泰下文大室同大室即中岳嵩高山也在豫州泠鄉音零亦地名在雍州衡也其疆量反以喪息浪反下同許楚使所吏反叔向許丈反時見賢遍反下注同少安如字將焉於虔反偏徒力反可禦魚呂反止也下謂夏戶雅反西陸朝如字注同里革音謹衛邢音刑紓作直魚反以隕于敏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三　昭公　三十四

音胡以橈加孝反以襄如字反囚邪似嗟反皆與音預喪浴音欲祭寒而藏道導音導獨共音恭黑牡牡黑牲也秬黍音巨黑音亦玄冥亡丁反桃弧音胡弧本或作祭韭音九傳之直專反與人音餘風壯側亮反也徧音遍無愆起虔反霖雨音林震霆音亭又音廷俟反無之本或作祭韭音九傳之直專反與人音餘風壯側亮反也徧音遍無愆起虔反霖雨音林震霆音亭又音廷俟反無

司寒者非祭韭也七酉反寒也

蓄音勑下同癘疾音例夭札側八反一音截夭死曰札字林作㾗別反云夭死也而殺如字又色界反

沖沖惠心反凌陰陵證反一音陵其蚤音早以雜徐伯色反圃風彼貧反鑿在洛反沖沖惠心反凌陰陵證反一音陵其蚤音早以雜徐伯色反圃風彼貧反鑿在洛反

乃旦反夏啓戶雅反注放此啓臺夏后子均臺陂彼宜反景亳於丙反輩縣九勇反鈞臺音均臺陂彼宜反景亳於丙反輩縣九勇反

召陵上照反向戌舒亮反盟津音孟岐陽其宜反

寘之豉反置也 于𠀋古賀反謂廂屋 廁也本又作箠息羊反 令空力呈反 而相 鬻叔孫婼敕略反 牛賂音路 使更所更反 惡烏路反 葬焉於虔反下將焉用同 介卿音界 次也左乎如字注同不便婢面反便也舊音佗 舍路式夜反置也注同或音捨 而復賜扶又反 以媚眉冀反 經五年 舍中軍音捨 牟夷亡侯反 姑幕亡博反 蚡泉扶粉反 傳五年 臧氏子郎反 復以扶又反 取二分扶運反 反或如字 於殯必刃反 之樞其俱反 擯地 鼻赤音仙徐息淺反不以壽終爲鮮注同 葬鮮 反 不以壽 音授 勿與 之虛起居反 射之食亦反 中目丁仲反 使亂大從如字杜云使從於亂也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也 殺 適丁歷反本又作嫡 又披普彼反析也 析也墨反 其見賢遍反 塞關悉代反 死

語魚據反 周任音壬 德行下孟反注同 良坤上音門反 艮下古恨反 以餒奴罪反 氏大胡反 子產相息亮反 其使所吏反 往見賢遍反 贈賄呼罪反 女叔齊音由 牝牛頻忍反舊扶死反 過鄭古禾反 勞子蕩力報反後皆同 于汜徐扶履反 莫 音汝 焉於虔反 知 子家羈居宜反 奸大國音干 取鄆音運 之難乃旦反下及注並同 思莫徐息吏反鄙鄙臣 無爲于偽反 屑屑先結反 以亟紀力反 易以豉反 豈爲于偽反 以禦魚呂反 一否悲矣反舊方有反 棄山音來 觀兵 反念也 以此諷方鳳反本亦作風音同 爲介音界 子大叔音泰 索氏悉落反 焉 能於虔反 道之音導 其好呼報反 度 之待洛反注同 吾仇音求 爲閽音昏

刖足音月又五刮反 羊舌肸許乙反 享覲他甸反徐又他彫反 有璋音章 享饗 並許丈反鄭服 覲見賢遍反 臣爲于偽反 君使所吏反 述職述其所 皆以享爲獻耳下同 治國之功職 也 巡功巡所守 之功績 巡守手又反 設机音几 不倚於綺反 有好呼報反注及下同 殘有音存 黍食陪鼎薄回反徐扶坯反加也 城濮音卜 於鄍戶郎反 於鄴於晚反 重之以睡直用反 姻親音因 而廩力稔反 反羣也注同 中行吳戶郎反 范 鞅於良反 知盈音智 之將子匠反 張趯他歷反又其郢反 張骼古百反或音各 輔櫜力狄反又 力各反本又作臯同 苗賁皇扶云反 之選息戀反 而使所吏反注同 任出音壬及下注同 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英襄都韓宣子八人韓氏族韓須叔禦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八人一邑 百乘 繩證反下皆同 羊舌四族見注不錄 銅鞮丁奚反 芒喪息浪反 楊肸叔向本羊舌氏食采

於楊故又號楊肸也 食我音嗣 長轂古木反 往遺唯季反 王欲敖五報反 叔向 以其所不知絕句多知如字一音智 不敢見賢遍反 娶於七住反 自爲于偽反 驟見仕救反 愬于露反 誘也音酉 情徒臥反 閒而音閑注同又如字 有攸如字注同 未陳直覲反 故重直用反 遠射食夜反又食亦反 常壽過古禾反 於瑣素果反 遽不其據反 鵲岸五旦反 以駔子朗反 傳也中戀反 蹶由居衛反 犒師苦報反 以覺許覲反 女叔齊 以守手又反下同 余亟紀力反 好逆呼報反 使臣 所吏反下並同 休解佳賣反 馮怒皮冰反盛也又敷冰反注同 雖羸力追反 脩完音九 難易以豉反 豈爲于偽反 以禦魚呂反 一否悲矣反舊方有反 萊山音來 觀兵 舊音官注云示也讀爾雅者皆官喚反注同 圻笇直衷反 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 婁力侯反徐力俱

反如淳音樓反五稔而葬經六年華戶化反合比如字又毗志反遠罷音皮傳六年鑄刑之辯反下皆同有爭爭鬬之爭注及下皆同使詒以之反遺唯季反虞度待洛反刑辟婢亦反同禁御魚呂反嚴斷丁亂反下及注同詐之息亮反以行下孟反說以音悅莅之音利又音類之長丁丈反而傲本又作遨古老反其巧如字又苦孝反夏有戶雅反注同相鄭息亮反封洫況域反立誘布浪反參辟七南反一音三日靖音靜錐刀音追盡爭此一字如字數所角反見鉏之林反火見賢遍反注同求貶音窆爲驩音歡好貨呼報反注同寺人本又作侍柳展久反寺人名惡之烏路反盟處昌慮反下同乃與寺人柳音汝下并注同夫音方于反注同比毗志反見於賢遍反又如字女夫音音方于反注同不敢見賢遍反下見如見鄭伯同側加反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句本或作丐音蓋乞也說文作句音劬云乞也遲安說七人爲句廢黜勿律反不恩言困反患也晉竟音境下注同楚僻匹亦反注及下同我哀音忠僻邪似嗟反效僻戶孝反下同焉用於虔反侯說音悅遠也泄息列反乾谿苦兮反城父音甫反士匄古害反本或作丐相息亮反

反爲介音界士弁於丈反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弁古本士匄或作王正也注同士弁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卽士弁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案士文伯是士弁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卽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解見前卷襄三十一年爲介音界左右詔勑驗反詢

羊朱反徐又音祥經七年暨齊其器反傳同于皮傳六年鑄刑之樹反下同刑辟婢亦反下皆同有爭爭鬬之爭注同使詒以之反遺唯季反虞度待洛反舊好呼報反傳七年于虢古百反燕竟音境瑤音遙璧烏迭反徐音壁於容反玉櫝徒木反公孫皙星歷反徐音悉益反俟釁許覲反濡土徐音須說文女子反一音而又而于二反鄭縣音莫本又作莫賢耳古雅反一音嫁玉曾也證記夏曰酸殷曰斗周曰爵說文曰匳也其俓反匳干旌音精析羽星歷反游至音留於軫之忍反竽于付反斷之音短封疆居良反下同定分扶問反溥天音普毛傳云廣也今之左傳閥本或作閱之濱音賓濱涯五佳反所以共音恭有圉魚呂反養馬者也女胡反將焉於虔反荒閱音悅閱蒐所求反僕區烏侯反徐又如字僕區匿也區匿也爲匿藏匿七人之法也數紂色具反或色主反逋逃布吳反萃在醉反藪素口反故夫音扶又方于反注同

音扶又方于反之好呼報反以輯音集又七入反失隕于敏反宗祧他彫反共王音恭傳序直專反鄅敖古治反復有扶又反質子音致又如字音至徐又扶又反又如字而見賢遍反以道之音導下同勞于力報反注同爲介音界相息亮反儀魚宜反仲孫貜俱縛反又俱碧反惡之如字或烏路反非也降婁戶江反下同大咎其九反取適直革反謚也遠戰反故復扶又反下復伐同爲孟于僞反注及下爲祀取成同孫守手又反下守臣同挈苦結反餅蒲丁反之知音智注小知同汲者音急以借子夜反喪邑息浪反有猜七才反閒晉如字注同桃虛起居反萊音來柞子洛反又音昨長鬣力輒反者相息亮反鬚音須先奏苦華反好以呼報反注同大屈居勿反大屈弓名服同又云大曲也賈云寶金可以爲劒出大屈地見公賢遍反公語魚據反無適

丁歷反而傳直專反耐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無撓奴教反留黃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亦作熊音雄獸名能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能屬足似鹿然則能既能屬又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能白又鼈爲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堯殛紀力反誅也本又作極音義同鯀古本反禹父也夏郊戶雅反注及下同差也初賣反爲豐于僞反下爲初言同以夫音扶能任音壬下同析薪星歷反負荷本亦作何河可反又音河擔也丁甘反若屬音燭有疆音界公孫泄息列反復立扶又反說也如字下及注同徐始銳反治政直吏反說而後信音悅曰魄普白反强死其丈反注及下同馮依皮冰反注同之胄直救反從政三世矣子良公子去疾生子耳公孫軋軋生伯有良霄三世爲鄭卿無朕他典反蕞爾在最反小貌政柄彼命反公孫鉏仕居反馬師頡戶結反

罕雖徒回反所寘之豉反爲子產于僞反注同從辟要必計反反庇其必利反又音毗轅生伯有良霄三世爲鄭卿鵂本又作鵴音休精亦反鴟本又作鴞音遙又力丁反急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行則搖音遙又以照反宣子說音悅還衛音環陟恪苦各反高圉魚呂反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相儀息亮反郊勞力報反適嗣丁歷反而僂力主反而傴紆甫反敢侮古慕反以餬音胡云淖糜也以餬口也必屬音燭說單獻音善裹頃音傾或憔在遙反詩作顦悴在醉反多語魚據反娖音周又直周反始烏老反孟縶張立反烝鉏之承反使羸倫悲反相之息亮反下同史朝如字又音潮跋也波我反遇屯張倫反之比毗志反注同元亨皆同非長丁丈反注同康叔名之如字徐武政反其繇直又反嗣吉何建本或作可建又焉於虔反

春秋卷二十一考證

四年傳晉君少安註安于小小○案小小閣本作少小于義爲安今據改

箴尹宜咎城鍾離○案箴尹官名義取箴石箴紉之意應从竹與鍼通觀後文又作鍼尹可見从艸者爾雅一名馬藍一名寒漿山海經有葴山皆與箴尹不類又宣四年箴尹克黃原本亦从竹故知此爲刊誤

入弗謁註謁白也○案下告上曰稟白後漢鍾皓傳鍾瑾常以李膺言白皓唐宣宗時名閹兒曰私白取其有事進白也卽此白字意　殿本閣本

本因上有使監牛請曰因改白爲曰殊失註義

五年傳利人之難註謂往年莒亂而取鄆○取鄆殿本閣本作取鄆非案去年莒亂著臣公不

撫鄆鄙叛而來魯取之是取鄆而非取鄆也

七年傳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註共康邺敖及靈

主○主係王字之譌依　殿本改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案能行則非不良矣或以

易跛能履爲言不知易乃取象謂六三陰柔才德本無足取邪乃自用自專如跛本不能履而自謂能履非眞能行也當依彙纂定本改弱行爲妄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註令著辭○令字卽惠伯令竈之令閻本作今譌

昭公三第二十二　盡十二年

杜氏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譙縣西有紅亭遠疑）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旱而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葬之魯往會故書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謬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子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謂十年晉侯虐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之于越（無傳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寵于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留奔鄭書曰（以招過殺偃師告懼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楚人執而殺之（疑爲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葬陳哀公（書葬成也）游吉如晉賀虒祁也（賀嘉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

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瑕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襲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子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遂子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墟也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皆子工子車氏之宰子車子尾之子高彊也其臣曰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旗爲子良立宰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故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子名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使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勉勉於不勉者故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隊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

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寫誤書十一月誤興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興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玉馬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使穿封戌爲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謹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冀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陰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之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虞後言陳氏興盛於齊非平兆己見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子陳以事往非
遷故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陳災 許遷于夷許邑鄭欲
所害故以所在爲名 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郠圓

傳九年春叔弓如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
尹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稱書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
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取州來淮
北之田以益之 蓋許田 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
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 以夾田在漢水西書與城父人 遷方城外
人於許 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遷王使民不安 周甘人與

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 晉梁丙張趯率陰
陰伐潁 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整坡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
奄吾東土也 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巴濮楚鄧吾南土也 巴濮楚鄧在江南
滑檜北三千餘里 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 吾何遷封之有 遷近也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
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 豈如弃髦而因以敝之 髦子垂髮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故言弃髦因以敝之弃亦冠也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
言檮杌凶惡之人故四裔之 魑魅山澤之神 而楚所相也 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今火出而火陳
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
與三苗俱放三危 者瓜州今敦煌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僖十五年晉惠
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
取之 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咎在晉 后稷
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 伯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也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
人 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賣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
豈能改物 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
纻侄也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 宗周天下以宣示
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
宣子說王有姻喪 外親之喪 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
與禮 禮送死衣 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
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賓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
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滅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 火水妃也 火畏水故爲之妃
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而楚所相也 今火出而火陳

火心星也大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 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而楚衰故曰逐 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興陳興則楚而建陳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 還六月辛亥朔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 公使尊人執尊 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順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歡樂爲之 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 勤勞也 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酌酒請爲之佐 酌酒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工樂師師曠也 師曠侍 將司聰也 樂所以聰耳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言痛疾過於忌日 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 不聞是義而作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都大夫之嬖 將司明也 職在外故主視 服以旌禮也 旌表也 禮者將司事有其物 物類也 物有其容 容貌也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歌曾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氣和則志充 志以定言 在心爲志發口爲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 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順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歡樂爲之 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 勤勞也 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 戊子晉侯彪卒 五同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三月而葬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婺女星也不書非孛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 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姜齊姓任薛姓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邑姜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 居其維首之維首邑姜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謂歸邑姜 邑姜之子孫必蕃大 姜之子孫謂齊侯 姜晉之出也天以七紀 二十八宿而七 戊子逢公以登星於是乎出 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 吾以是知之 爲晉侯彪卒傳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 欒高二族皆出惠公

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彄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夏有告
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
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遂見
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
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像言者）閒我授甲則必逐我及
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
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
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
（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

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
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
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
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
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
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
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不可強取）思義
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
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
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
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戴里亭）子商亦如
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
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
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
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爲之請高唐
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秋七月平于伐莒取鄆

百乘百丙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餌之曰大夫之事畢矣禮送葬而又命孤孤蘄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忠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己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違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宴以屬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為昭子語諸大夫曰為昭子貴子不可不慎也哉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寢疾薨而歸君親擯之擯其前後其子不能位其猶及之難不慎也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位其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障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雕空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偶然

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惡無常經干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弒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罪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子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子被祚貜祚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慼厥地闕九月己亥葬

我小君齊歸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兹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裏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歲及大年

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

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惡則必復故知楚凶

楚千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

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朕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

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壞則弃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不可復振）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邱魯

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鄫女爲僖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蘧氏之簒（簒副倅也蘧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子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叔仮雙生）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事也）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子厥慙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

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用必（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子楚弗許（狐父晉大夫）單子會韓宣子子戚（單戚邑）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裨帶有結（裨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子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裨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廢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

於會觀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
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卒起本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
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
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北蒲有三
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哀也
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

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隱大子子岡山蔡侯盧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
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為暴虐十
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
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
屬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達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亡烏氏丹烏氏亦有五又以五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謂立官之本也求世職事施職足以官無

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居朝廷親不在外嬖
盛過制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求不可居朝廷君其少
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丹奔楚
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曼伯祭伯也屬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邱實殺
無知在莊九年渠邱今齊國西安縣也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殖邑成孫林父邑出獻公
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二年陳蔡作亂傳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子陽三年燕伯出奔
齊高偃高侯玄孫齊大夫陽鄙唐謚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子燕未得國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秋
七月冬十月公子慾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亂辭
師告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
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
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
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
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敬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鄰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迁直也司墓之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塌 增下加 弗毀則日中而塌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不欲久留賓 于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卽位 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今是以爲譽處今樂與華定燕語也 宣兄宜弟令德壽岢言寡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寵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吉徵與有同福祿也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懷思也 寵光之不宣 宣揚也 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爲二十年華定出齊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 亦徵朝嗣君 至河乃復取鄆之役 在十年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悲遂如晉 恐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 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 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穆子荀吳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淮水名坻山名 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如淵有肉如陵 淵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 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也 代更 亦中之伯瑕謂穆子 伯瑕士文伯 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也 言投壺中不足爲僞巽 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兢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言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 公孫傻趨進曰旺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使齊大夫傻 言吾之妻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 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圍棫作亂今楚子信讒而託討若敖之餘 或譖成虎於楚子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

寵也 解經所以書名 六月葬鄭簡公 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巢平沽縣東有昔陽城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綏皐歸 綏皐白狄也綏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梁城爲下昔伐鮮虞起 周原伯絞虐其與臣使曹逃 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 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絞而立公子跪 跪絞弟 絞奔郊 郊周地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 甘簡公周卿士 過將去成景之族 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 成景之族賂劉獻公 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 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 悼公卽過鰌平公 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

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傳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慶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遬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爲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復書亦以例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怨）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大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孳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

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遍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恩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哉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惠伯叔孫昭子之子）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共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六中德）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爲共（率循行也）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還適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於圃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己乎己乎言自遂不改）平子欲使

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聘傳）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遷以翠羽飾衣也翠被飾）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

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會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剉圭以爲鍼柲（鍼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譏其順王心其欒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殺）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辭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咸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肥役在此年也

陸氏釋文音義

昭三第二十二　杜氏　盡十二年

經八年　招常遥反侯溺乃歷反于徵師古丹反蒐所求反于紅戶東反于乘繩證反沛國音貝子過古禾反不薄將子匠反帥所類反復稱扶又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二　昭公　壹

孔奐呼亂反雙人必計反傳八年　魏榆地名服云魏邑也榆州里名或馮皮水反注同聽濫力暫反巨之反一音巨支反臨汾扶云反怨遠于萬反注同怨諧徒本反崇侈昌氏反又尺氏反虎音斯本又作牖同邴皮命反出如字又尺遂反是痒在醉反詩傳云可也甲胄必爾反本又作冑詐蚩反又音莊美也適夫人丁歷反又作嫡公子勝升證反又音升屬諸音燭廢疾肩脽反哀公縊一音憂悲一音疑爲于僞反下爲于僞反注幸爲之立幸同故重直用反相鄭息亮反下而相同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千乘繩證反注同數軍色主反西竟音境且見賢遍反頃公音傾下文並同鑄也之樹反捷也在接反孺子而樹反本亦作豎長矣丁丈反則數人色主反下同去戎起呂反著常張略反子盍胡臘反下同請從才用反稽顙音啓下素禮反請寘之豉反於幄於角反加經直絞反使穿川封戊音恒城麇九倫反不詔劉檢反皇頡戶結反女知音汝下同頡音專頊許玉反鶉火音春析木星歷反將復扶又反一音服素口舜重直用反曰嫣九危反已見賢遍反俱縛反徐又居碧反郈固音又苑也於郈地築苑也舊于目反傅九年音附於葉始涉反其處昌慮反閻嘉以廉反張趯他歷反詹桓之廉反自夏戶雅反注嗣駒宇應作郰芮如銳反岐其宜反之長丁丈反下注同蒲姑如字又他來反又音來一音力之反本或作蘆商奄於檢反樂安音洛巴必加反燕於賢反亳步各反以蕃方元反屏周必并反廢隊直類反注同是爲于僞反注同如郊甸徒遍反戎焉於虔反又如字之咎其九反封殖時力反封疆居良反以畜許又反一音丑六反牧音目又音六文之伯如字又音霸子說音悅與禮音遂贈死衣服穎仔芳夫反賓滑呼八反又于八反以說如字又音悅將復扶又反下注復封皆同水妃也方非反一日配注同所相息亮反注同治也妃以五成如字又音配注並同飲酒樂音洛屠音徒雒記作杜潮直驕反請佐公使尊使音如字亦所吏反以飲於鴆反下又音欽同女爲音僞下皆同甲胄袋悉浪反人舍音捨爲疾于僞反下爲是同公說音悅知氏音智下同俊先全反荀躒本又作栒力反徐音洛舊好呼報反勿亟紀力反

勸樂 加字又五故反一音洛 焉用 於虔反 以勦 初爻反又子小反勞也 經十年

耆酒 市志反 傳同 好內 呼報反 侯彪 彼虐反 宋公成 音城何休音恤 傳十

年 娶女 武付反 非孝 蒲對反 裨竈 婢支反 之虛 起魚反注同 玄枵 許驕反

任氏 音壬注同 大公 音泰 之妣 必履反 二十八宿 音秀 說婦人 音悅

而惡 烏路反注同 而騁 勑領反 傳言者 直傳反 先伐諸 一本無伐字 焉往

於虔反下焉歸同 不差 初賣反 靈姑鉏 扶居反又音牙 率吉 所律反徐所類反 請斷 丁管反注同

于稷 社云祀后稷之處起一云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 之虛 昌慮反 有爭 爭鬬之爭 可強 其丈反注及下同 常處 昌慮反

同 蘊利 紆粉反 生蔑 魚列反 蘊畜 勑六反 滋長 丁丈反 具幄 於角反 幕 音莫

從者 才用反 衣屨 九具反 誡周 誡戒也鄭云始也 能施 始豉反下注同 周徧

音遍 爲之 于偽反 取鄆 古苔反 獻俘 芳夫反 亳社 步落反 視民 如字詩作示字 不

同 自勝 音升 語諸 魚據反 親推 如字又他回反注同 能任 音壬下同 喪夫人 息浪反夫

音扶注同 惡寺人 柳 烏路反又作侍 炭 吐旦反 則去 起呂反 其處 昌慮反

比葬 必利反 元公好 呼報反 惡 烏路反 經十一年 子虔 其連反

侯般 音班 雖殺 申志反 傳放此 比蒲 音毗徐扶夷反 祥 于鴆反徐又七林反 北宮他

徒河反 厥 魚斬反徐五忠反一音牛劇反 齊歸 如字 傳十一年 葬弘 直亮反

歲復在 扶又反下歲役在同 然壅 於勇反注及後同 以勦 初爻反又子小反勞也 經十年

嬖世反 有繒 武中反 以喪 息浪反下且喪君同 而隕 于敏反 侯彪 彼虐反 宋公成 音城何休音恤 傳十

反下同 非胙 本又作祚路反 無拯 拯濟之拯救也注同 汲振 之忍反 弃捐 以專反 拯助 音救

本亦作救 不可 復振 扶又反本亦無此字 修好 呼報反 夢以帷 位悲反一本作夢以其帷 幕孟

音莫 其僚 力彫反 遠氏 爲彼反本又作蔿 之遴 本又作遴悋也說文遴從艸 副倅 七對反

令副 力呈反 雙生 如字或一音所敬反 卿四月 本又作鄉亦作向同許亮反 將焉 於虔反

矣 息淺反 復在 扶又反本或作復於 狐父 音胡 有著 張慮反注及下同 常處 昌慮反

有檜 古外反領會也說文云帶所結也 所以道 音導下同 以語 魚據反 歸祊 音又 岡山

音剛 侯廬 力吳反 相爲 于偽反或如字 不羙 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叟字 城櫟 力狄反 而

寘之 音致反下同 檀伯 徒丹反 之長 丁丈反 不勝 音升 曼伯 音萬 實出 如字又音

黜 不掉 徒弔反 經十二年 高傒 音奚 成熊 音雄 公子

憖 魚覲反一讀爲整正領反 不書將 子匠反 帥所類反 傳 于偽反 過女 音汝 迂直 音于一音於 則朝 如字下同 而塌 北鄧反徐南瞻反下棺也禮家作窆

彼驗反 豈憚 待旦反 爲賦 于偽反 蓼蕭 音六壽樂 音洛 相鄭伯 息亮 義同 有酒如淮 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當爲濰濰齊地水名下稍漏亦是齊國水也案濰

反下同 是齊水齊侯瑚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 如坻 音疑反徐丑夷反杜云山

水中高地也 中此 丁仲下及注同 如罷 音蜚繩 入時水 如字本或作澌音同 代更 音庚

君弱吾君 輕吾君以爲弱也 軍帥 所類反 強禦 魚呂反 卒子忽反 乘 繩證反 公孫

傻素口反徐又所流反曰旰古亘反別種章勇反沾縣張廉反韋昭音拈字林他兼反縣皐古刀反肥累劣彼反又力轉反伯綏古卵反跪尋求委反又音詭弟過古禾反下庚反之子過同將去起呂反孫縮音蹙南蒯苦怪反費邑音祕子更音庚注同蒯語魚據反殺逃介音界注同副使所吏反涕乎子小反徐又在酒反一音秋適丁歷反無頗普河反偏也攸乎如字徐以蒂反懋危音玄本又作鄴深思息嗣反注同枚筮武回反汎卜芳劒反遇坤苦門反之比毗志反注同之長丁丈反外內倡昌亮反和戶臥反供養九用反下餘亮反弗當如字注同或于浪反且夫音扶注同欲令力呈反參成七南反反又音三飲鄉人於鴆反有圃布古反園也之杞音起枸杞音苟本又作狗通稱尺證反倍其音佩爲季于偽反下同守于本亦作狩同于又反注同潘子普干反司馬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二　昭公

車轍直列反祭公側界反祈招常遥反又音昭祈父音甫獲玟音汲祇宮音之又音祁箕初忠反殺申志反其焉能於虔反憶憶一心反徐於林反安和貌金冶音也去其起呂反饋不食其位反數日所主反於難乃旦反克勝升證反又音升

春秋卷二十二考證

八年傳吾又寵秩之註謂爲之立宰○謂　殿本閻本作請案上云立子良氏之宰明是已立非尚待爲之請也當依原本爲是

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註弁亦冠也○殿本閻本杜林合註本無此四字

十年傳天以七紀註二十八宿面七○而七杜林合註本永懷堂本作四七案面七猶云每面各七天極在中宮蒼龍元武白虎朱鳥各七宿分布四面是即四七之義改面作四於義轉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殿本閻本無滕人二字恐係脫簡

十一年傳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三月　殿本閻本作五月案殺蔡侯在四月丁巳則此方因饗而執之安得先云五月

美惡周必復註後三年十三歲星周○案昭元年歲星在大梁十三歲一周是再復大梁當在昭十三年也今是十一年則後二年即歲星周

春秋卷二十二　考證　一

矣原本作後三年訛今改正

十有二年傳公饗之爲賦蓼蕭○蓼　纂定本　殿本閻本杜林合註本俱無公字案上文未有公字此處似不應省

將適費飲鄉人酒註南蒯自其家還適費○還　殿本閻本作遷訛蒯乃費邑宰或以事返其家今自其家復至費故言還非還也

次於頰尾註頰尾之尾在下蔡西○　殿本閻本無西字案頰尾頰水入淮處漢志頰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西入淮即其地西字似不可省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比去晉而不親南氏將焉入矣比去晉而不送書歸比雖猶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故書弒其君靈王無道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起之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雖爲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弒殺不稱人罪棄疾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書同齊服故公不與盟譏不堪晉求讒愿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譏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以歸諸侯納之曰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侯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辟公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夫師焉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費人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卽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許大夫蔡在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死焉蔡公弃疾在國王故死申之會越大夫戮申會在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犨犨音丑立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薳成然故事蔡公

也故猶舊也韋龜以弃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侯消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消仕楚其父死於楚滅蔡之年消有寵於王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消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行至乾谿令尹子文孫申會在四年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殺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其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竝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己

徇於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子干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己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于干子皙）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弃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

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蔓氏許圉蔡消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嬖也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叛鼻）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子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之所與（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子革弃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歸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

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于干皆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弃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

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丙辰弃疾殺囚衣之至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子旗薳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舍舟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貨賂舉職舉職官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致弃疾弃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大閽兆使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讎楹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讎楹降服如今解免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幾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徵兒璧紐以爲審識圍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弃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弃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爲羣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涉五難以

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于子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之先神謂掌望國民信之也獲神一也當屋拜有民二也民信也令德三也無昏德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弃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弃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無寵

晉文不亦是乎言賢公子當賢而亡國民有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民高民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謙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魏犨武子也衛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敘蓋叔向所賢有

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崔以女宋婿以馬楚王尊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歎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疾所以得國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貳其心也取鄆故取鄆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爲取鄆故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益徵會告于吳秋晉

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棄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以四十匹馬反之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匱之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政請之之請止叔向受

美反錦受賕示不遜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儇貨無厭也亦將及矣將及猶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蘧蒢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心故昔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在前者敬閒也行道也焉用文辭莅之以武師雖齊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莅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

君欲伐晉討齊弗利寧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尋申也用命以相救也不用命以相及也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之諸侯畏之鄰人莒人懟子晉曰魯軍將戰則施故怨懟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若皆用命何盟之尋以相及也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告神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蒇聘以志業志識也蒇聘以修其職業閒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

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閒隙也不可以不示衆人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施故曳施以恐之邾人莒人懟子晉曰魯壬申復旆其旆猶游也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無故怨懟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請君無勤託讒辭以絕魯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瘠作債也死亡也南澗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弃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

鄫之怒（四國近魯敬以小事相益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壇盟會）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幕）子大叔（張幟）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幟）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使待明日及夕（已滿也傳言于）子產聞其未張（已滿也傳言于）也使速張幕（事續於大叔）及盟（承貢獻之）子產爭承（承貢獻之）任乃無所張矣（地已滿無事續於大叔）大叔曰（大）昔天子班貢（列位）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據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結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告之曰諸侯若討其不貢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可遺乎（遺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貳不暇（貳不豈偷苟且）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公不與盟（信鄫莒之訴欲討爲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羣也）使狄人守之（狄人夷也）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

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匍匐往飲季孫冰簡簡盛可以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爲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

獲而歸（歸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荊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卽防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大子偃師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惠公）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吳陳蔡事傳皆言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吳王弗許曰吾未撫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

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
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
晉（攀援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
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
吉月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

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
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
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
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魚（鮒叔魚）也能乃使
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
於魯君（蓋歷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樂氏黨并得罪）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
若之何且泣以信其言（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書得免）三月曹伯滕卒
無傳四同盟）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
（未同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亂亂告不必繫於爲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禮脩己而不責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瘠使請於南蒯曰臣
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閒差也）
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
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將不能畏

子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
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張大也）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
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費）齊
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
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
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宥寬赦也）赦

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禮新敘舊（新舊族也）祿勳合親（勳功也親九族）任貢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彊（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郊公著丘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共公）庚與順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亦惡郊公惡公子意恢（有在立之）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

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在立之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郟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郟公辛）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

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晉那侯與雍子爭鄐田（那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合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那侯（蔽訐也）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那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逆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那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罔己所荅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贓也（謂言貪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己）猶義也

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己）猶義也夫三罪唯荅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嘗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僖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梓慎曰禘

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其在泜事乎（泜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泜事簡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

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前知也）言其多權謀言吳在蔡必能使使蔡速强而背楚不欲敝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翦也）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大子壽之母也傳爲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晉荀吳帥師伐戊寅王穆后崩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鼓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來吾獨何好焉喬嘗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以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鼓鞮歸（鼓鞮鼓君名）冬公如晉平丘（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文伯荀躒也魯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

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室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爲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鍚鈘鉞秬鬯鍚金鉞也鉞斧也秬黑黍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而董狐其後晉典因爲董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寘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鼓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鼓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忘經而我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鄆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丕取慮縣東有蒲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會齊侯盟子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歲小國君齊君之無道也與

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禦無伯
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
知我肆詩小雅肆勞也言周舊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其是
之謂乎傳言晉之衰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
產戒日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
於客閒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
適縣閒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
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言獻見笑則必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三 昭公 三十一
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
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旅
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
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
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
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
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
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賦百乘有所
受賑歸賑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祉之故祭也其祭在廟已有

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
之其祭在廟調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
罰也言爲過濫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
在鄭商玉兩穿同工共朴曰其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其閒鬼神
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
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
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三 昭公 三十二
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
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
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
以斥之何屢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獨非罪乎不復成國若
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將焉用
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
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猶小也韓子買諸賈人

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徙弓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吾子以好來辱命之不時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鄙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羽賦野有蔓草（子羽公孫揮子皮之子羔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夫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君子相願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之司直（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鄭風言鄭大夫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權拜以荅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鄭大夫風雨詩刺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蔔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蔔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賀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公至自晉（晉趙武公薨）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秋八月晉昭公卒（爲下平子如晉葬起）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

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藝山林也藝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任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郑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敗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有異志亦甚君矣安君之志故曰秋郑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郑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縮雲氏黃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謂故三辰皆爲災故曰有災物生物紊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舉奏鼓用幣於社於是事百官降物君服舍正殿也奏鼓擊鼓責陰之類也用幣禮神祇也故曰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辰謂日月所會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騶庶人走庶人賤官馳走趨疾以救日食備也瓜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其六月當孟夏之四月孟子夏之孟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其六月當孟夏之四月孟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亦甚君矣安君之志故曰有異志秋郑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郑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謂故三辰皆爲災故曰有災物生物紊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舉奏鼓用幣於社於是事百官降物君服舍正殿也奏鼓擊鼓責陰之類也用幣禮神祇也故曰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辰謂日月所會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騶庶人走庶人賤官馳走趨疾以救日食備也瓜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其六月當孟夏之四月孟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亦甚君矣安君之志故曰有異志秋郑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郑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謂故三辰皆爲災故曰有災物生物紊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舉奏鼓用幣於社於是事百官降物君服舍正殿也奏鼓擊鼓責陰之類也用幣禮神祇也故曰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辰謂日月所會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騶庶人走庶人賤官馳走趨疾以救日食備也瓜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其六月當孟夏之四月孟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亦甚君矣安君之志故曰有異志秋郑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郑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鶪鶪鵙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

也（祝鳩鶻鳩也鶻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鳲鳩氏司馬也（鳲鳩王鳲也鷽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鶻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鷫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雉中央曰鸐雉）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鳩鶻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穀扈唼唼桑扈竊脂老扈鶻鶻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而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其與不然乎（言必爲也）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爲也）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皡之虛也（大皡太昊帝包犧氏之火正居鎮）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鄭祝融之虛也（大皡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鎮）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學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欲以祼火）于是乎有災（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傳）吳伐楚陽匄爲令尹

卜戰不吉（陽何穆王會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魚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勿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墊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光諸樊子）圍麇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三呼皆迭對（迭更立）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陸氏釋文音義

昭四第二十三

經十三年　圍費（音祕）乾谿（苦分反）長垣（音袁）不與（音預注同）讒慝他得反）侯麇（音慶力居反）使衣之（於既反）食之（音嗣）而共（音恭）若憚（待旦反）爲之聚也（于僞反）將焉（於虔反）其效（戶孝反）遽（于委反）掩（於檢反）而質（音致）蔡洧（上音也區音烏侯反一音羊于反）郊竟（音境）蔓成然（音萬）羣（巳州反）使與（音預）於守（手又反）中犨（于軌反）

十三年　四俘（芳夫反）冶區夫（區音烏侯反一音羊于反）

杜氏　盡十七年

喪（息浪反）常壽過（古禾反）其子從（如字朝吳子哲（呈歷反）強與（其丈反）己徇（音紀下似俊反）能爲（于僞反）黑肱（古弘反）不義（音儀）郎許葉（始涉反）築壁（力軌反）辟（音壁本亦作壁）請藩（方元反注同藩離也）離也（依字應作籬今作離假借也力知反）須務牟（亡侯反）史猶（皮佳反徐扶蟹反又扶移反又或扶瞻反本或作猶音同）罷敵（音皮徐甫綺反一音蒲買反）魚陂（彼宜反）後者劓（魚器反截鼻之刑）訾梁（子斯反注同）而潰（戶內反）知罃（子耕反隊也說文云排也）溝壑（許各反）隊也（直類反）祇取（音支）王沿（以全反順流也）夏戶雅反漢水也）入鄢（於建反一音於晚反入本或作至）芋尹（于付反徐又音羽）再奸（音干）謂斷（丁管反）棘闈（音革棘里名闈門也孔晁云棘楚邑闈巷門）王縊（一豉反）殉而似俊反）觀從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干）見舟（賢遍又）淮汭（如銳反）羣賂（音路）宥罪（音又）爲君（于僞反）讎欒（力狄反）自說（音悅）不復（扶又反下將復使同）毋勤（音無）王柩（其久反）詬天（本又作詢呼豆反徐許后反）而呼（火故反又）余羿（必利反徐甫主反與也）無厭（於豔反）共王（音恭）冢適（丁歷反下無適同）乃徧（音遍）見於（賢遍反下注微見同）巴姬（必加反）密埋（亡皆反）大室（音泰）五人齊（側皆反本又作齋）而長（丁丈反注及下同）跨之（苦化反）肘加（中九反）皆遠（于萬反）脤於甲反徐又於豔反）紐（女九反）審識（申志反又如字）璧紐也）惡（並如字又上呼報反下烏路反下皆放此）爲應（應對之應）無釁（許新反）苛（音何本或作荷音同下同）慝（他得反）芊姓（徧連反）以去（起呂反）數其（所主反）又遠（于萬反）其貴亡矣（亡音無又音如字）

下善遐嫁反齊肅側皆反注同臧賄呼罪反不從千用反不厭於豔反好學呼報反趙衰初危反頗頡戶結反從出才用反賈佗徒河反齊妻七計反欒魯直反郤去逆反穀戶木反方相息亮反下同共有音恭異主烏報反無施式豉反厖莫江反新音斯爲取于偽反鄭故亡杏反下邳皮悲反四千乘繩證反下及注皆同羊舌音折附幄幕於角反下音莫四合象宮室曰幄在上曰幕軍旅之帳也淫舜初俱反說文云刈草也毚如遙反飼牲曰毚草曰蕘屠伯音徒饋叔其位反簀苦協反瀆貨徒木反無厭於豔反數也音朔爲此役也如字或于僞反以底音旨傾覆考服反閻朝閻周之閭長幼丁丈反巡守手又反方嶽音岳於好呼報反下注同不治直吏反舊如字齊犖許宜反不施步貞反復施之扶又反以恐北勇反下同懲于音素朝夕如字注同

幾亡音祈不共音恭下注同雖瘠在亦反債於方問反仆也音付一音蒲北反仆也音付一音蒲北反杞鄫才陵反近魯附近之近數以音朔敢與音預下文不與同造于七報反爲壑音善本或作壑會處吕虞反先盟悉薦反好以呼報反使人所吏反告之其九反潰易以豉反競爭爭鬬之爭下爭競同蒙裹音果司鐸射徒洛反下食亦反奉壺芳勇反以蒲本又作匍同扶又音扶本亦作扶伏北反又音服守者手又反御又如字子服湫子小反徐音秋又子鳥反案子服湫又作子服反往飲於鴆反箭筍音童又音勇之反舊好呼報反守備手又反若耎而兗反才喻反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或並依字讀下並注皆同不警音景齊戒側皆反有咎其九反將祚大計反齊戒側皆反蓋見賢遍反莅事音利去樂起呂反注及下同長丁丈反必及於難乃旦反故寘之豉反女何音汝而背音佩鼓聚才喻反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或並依字讀下並注皆同不徇起虔反過也復加扶又反以庇必利反又音祕所喪息浪反而繕市戰反守備手又反詰降戶江反民見賢遍反將焉於虔反卿稱尺證反坐叔才臥反使近附近之近經十四年去疾起呂反意恢苦回反惡之烏路反傳十四年以舍音捨司徒老祁巨夷反字林上巳反閒差初賣反遂劫居業反畏子以及今絕句能復扶又反子韓反假好呼報反分貧如字徐甫問反長孤幼丁丈反收介特音界又古賀反注同單身音丹宥孤音又賦稅始銳反罪戾力計反詰姦起吉反下同惡他得反屈罷音皮召陵上照反好於呼報反注同邊疆居良反著丁直據反庚與音餘本亦作輿共公恭音恭惡公子下同烏路反公子鍾待洛反氏比毗志反無厭於豔反數公子鍾仕居反鄫許六反又起六反命斷丁亂反注同居郎音云公子鉏丁如字或于僞反無厭於豔反本又作饜下注同敝罪必世反斷也注同徐扶世反于補弟反鬻獄羊六反賣也掠美音亮取也敗官必邁反又如字之稱尺證反皐陶音遙乃施如字或以豉反注同

苦回反惡之烏路反傳十四年以舍音捨司徒老祁巨夷反字林上巳反閒差初賣反遂劫居業反畏子以及今絕句能復扶又反子韓反假好呼報反分貧如字徐甫問反長孤幼丁丈反收介特音界又古賀反注同單身音丹宥孤音又賦稅始銳反罪戾力計反詰姦起吉反下同惡他得反屈罷音皮召陵上照反好於呼報反注同與音餘本亦作輿共公恭音恭惡公子下同烏路反公子鍾待洛反氏比毗志反無厭於豔反數公子鍾仕居反鄫許六反又起六反命斷丁亂反注同居郎音云公子鉏丁如字或于僞反無厭於豔反本又作饜下注同敝罪必世反斷也注同徐扶世反于補弟反鬻獄羊六反賣也掠美音亮取也敗官必邁反又如字之稱尺證反皐陶音遙乃施如字或以豉反注同

介音界　樽以本或作尊又作傳並同分器扶問反年內同彝器以之反常也而遠于萬反又如字故數音朔大蒐所求反姑姓其吉反又其乙反闕鞏九勇反出鎧開代反處昌呂反參所金反注同鍼音咸鉞音越秬音巨鬯音暢彤弓徒冬反虎賁音奔東夏戶雅反翩祚之不登叔父絕句焉在於虔反下將焉用之同孫伯黶於琰反女司典音汝數典色主反所樂音洛下文注皆同絕期居其反下同靜黓亡北反本或作嘿同經十六年誘音酉零音于傳十六年無質之實反信也或音致既而復扶又反如淳取音陂誓之陂彼皮反鄭人音誅甲父音甫之亢苦浪反也夫音扶我肆以制反勞也徐又以自反注同恭恪艺各反禦之魚呂反止也適縣音玄皮承命以使所吏反下奉命以使同百乘繩證反受賕市彰反數世色主反焉得於虔反下將焉用之同僻匹亦反邪似嗟反共朴普角反守手又反無幾居豈反可偷他侯反若屬音燭盍求戶臘反之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一共音恭下而共無亟同何厭於豔反不復扶又反下弗故復并注同賈罪音古下我無强賈同銳乎悅歲反細小也成賈音嫁本或作價請夫音扶重求直用反比耦毗志反更相庚音及注及下同匄奪古害反舊又下同匄音無

月音政慝未他得反於夏戶雅反下文當夏四月注當夏家同是宿音秀謭音古嶪年菁菁子丁反者戟五河反樂且音洛餽仕眷反禦之魚呂反止也正夫音色少皞詩皓反下胡老反己姓音紀又音起師長丁丈反大皞音泰下同少皞詩皓反下至燕也於見反鶡音寒鳥本亦作鶡於謁反鷙雉本又作鵻音至鳩音佳本又作佳本或作必滅反爲蜃市軫反鶴鳩音佳本又作佳本或作鶴鳩子遙反或子堯反鴝鵒音求又音其俱反有別彼列反鵙鳩本亦作鶪八反又音吉鵙居六反爽鳩所丈反鶻鵃陟交反又陟留反又音彫五種章勇反曰鶻音存又音遵下同曰鶻本或作鵻鶻雉側其反曰翟音狄又音濁曰希如字一音丁里反本又作鵗曰鸐詩辜反度量音亮九扈音戶鳩扶云反又如字鶻勃倫反嗜嗜側百反又子夜反又助額反噴噴音責又音蹟顓頊許玉反屠蒯音導下戶雅反下文同星

見賢遍反賁所以似銳息遂二反嚮伏許亮反又作向火出而見賢遍反下及注皆同其與如字又音預之虛起居反下同之分扶問反濮陽音卜之牡茂后反相搏音博本又作薄音同當復扶又反稗盧婢支反璧古亂反罕古雅反玉瓚才旦反勺也上若反以釀本亦作攘如羊反下同陽匄古害反飽也音房易用以豉反乘舟加字又繩證反下同環而如字又音患塹之七豔反其隧音遂炭吐旦反闔廬戶臘反下力居反喪先王息浪反長鬣力輒反髭子斯反鬚音須我呼呼路反又如字下同皆迭待結反又音弟更也迭更音庚

春秋卷二十三考證

十三年傳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註言樂與君子爲治○　殿本閣本依詩作樂只而註中與字亦作只玩疏意似是但案原本凡傳所引詩樂只俱作樂旨或古本本然至樂與君子爲治意較明順今並仍原本

十五年傳吾見赤黑之祲音義祲子鳩反○案鳩當是鴆字之譌若閣本作子鳩反則爲淑字音非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三　考證　十

王雖弗遂註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慝而便宴樂又失禮也○　殿本閣本能遂作遂能而便作可便案遂服謂遂竟其服非遂能之謂二字不可倒至可便宴樂尤與上下文語氣不合

十六年傳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註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心　殿本監本作必案必字較心字爲妥今據改

十七年傳必火入而伏註隨火沒也○沒字正釋伏字言必當火入之時與火俱沒他本沒作行

失伏字之義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四

昭公二十二年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稟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天火曰災六月邾人入鄫鄫國今琅邪開陽縣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代居其位甚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詠而毛得以濟見晁

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三月曹平公卒爲下會葬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玉禳火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不可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不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天火曰災六月邾人入鄫鄫國今琅邪開陽縣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災及也何以禦之子產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之所知也詩曰敬天之渝無自廣災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己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

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蕃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祏廟主石函周廟藏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告子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藏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燬燬炎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玄冥水神祓除火神祈子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

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六月鄫人藉稻（鄫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人之盡俘以歸鄫子曰余雖不能於邾邾莊公反鄫夫人而舍其女（爲明年宋伐邾起）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濫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傚苟且也）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祓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弃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時畢）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除

者南毀子產及衛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亳亡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撋然授兵登陴（撋然勤忽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

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鄫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

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自羽改爲析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爲鄫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已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楚子之在蔡也

蓋爲大夫時在聘楚郟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郟陽襄邑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無寵焉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以自安守也

爲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娶之故稱夫人至爲下拜夫人起鄫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鄫俘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舍之也

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說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鄒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伐邾終宋公伐邾事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蠻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大子焉城城父今襄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爲明年譖大子張本改以爲夫人遣謝秦秦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蘭陵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己爲蒼婦蒼婦爲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縋繩登城登者六十八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恰子瑕且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故中立駟氏聳

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昏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剿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鄶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遣人報晉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二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戊莊王會孫葉公諸梁文也）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言不所以能霸）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

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洧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尹子瑕言曠由於楚子（曠由吳王弟五年蠻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蠻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曠曠由（言楚子能歸曠由）用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傳）

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鄭曹伯）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

庚辰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愼望氣）

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梓愼望氛（氛氣也時當侯

蔡有大喪（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桓族華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費無極言於

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

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

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

於讒王執伍奢（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免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奮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貴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爲勇）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愈差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卷子）

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報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讒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爲二十七年吳弒僚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云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爲此冬華向出奔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執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貴子）公子朝通子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魯達也）爲驂乘焉（爲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

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子廉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竈寘戈於車薪以當門寘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閎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宮鴻駟騅駒乘子公鴻駟騅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子馬路之衛遂從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閎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閎空也以蓋當待從空閎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之孫青頃公之孫既出閭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賣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己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爲乘馬謹已故費賓將擖擖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其物故不敢辭賓曰寡君之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收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閻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子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與公子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閏月戊辰殺宣姜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

衛侯告寧子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
偏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
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
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羣臣臣敢貪君
賜以干先生(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
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
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爲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
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

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孫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子鬼閻(八子之徒衆也)
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敗子城子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華
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
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
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
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
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

據與齊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
賓(欲殺囂冏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日在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
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
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成景)公曰據與款謂

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
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事上下無怨動無
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
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
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
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
忘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懌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

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
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
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
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
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
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
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
既入賦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在暴奢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
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
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於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
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
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通已責
言疾急行偏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
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
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
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者之常也非物不進官者之制也君子韙之是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
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
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調於大羹）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

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邶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末之開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弟曰古之遺愛也（子產兄愛仁古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卽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爲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改還傳二十一年春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良子司馬子調華登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四 昭公 九

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橾橾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橾則不容心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橾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飲張匄尤之華貙臣尤怪賜之厚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司馬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懼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故爲鮑國七年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良子調華登死如亡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

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鄭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登（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奉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鄟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鄟故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輒哭曰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前年奔齊）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烏枝鳴戍宋（烏枝鳴宋大夫）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攻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子鴻口（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雉（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吳餘祭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

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公自揚門（揚門見國人皆揚徽非揚正東門名）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北敗走）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日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子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如華氏族而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忿）十一月癸未

擊之折軫（折車軫）又射之死（匈死）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昏（當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迮不幸而後亡（迮迫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迫華登）食於唯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子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

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之（子謂朱也）靈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平侯與楚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子昌閒傳無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卽位）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鄩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卽位故不言崩）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敗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諸齊師子壽餘（莒地）齊侯伐莒（怒敗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子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
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
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
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
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
出之宋人從之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
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以下五人不書非卿）宋公使公
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會孫代華定）樂祁
爲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犁）仲幾爲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爲
右師（代華亥）樂轅爲大司寇（轅子罕孫）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弘）王
子朝爲大子　劉獻公之庶子伯盭
說之欲立之（盭立子朝爲大子）孟卽起也王語賈孟
事單穆公（穆公劉摯伯盭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
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盭惡之）賓
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
犧也（畏其爲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
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
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設使龍人如龍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已）

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北山洛北若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
四月十九日河南滎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無子單子立劉
盭（盭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黨于朝故）盟
羣王子子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
（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
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廮平以北）使師偽糴者負甲以
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
歸（鼓子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
猛（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盭）壬
戌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
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
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奚（子朝黨也）曰不
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
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
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

歸殺羣荒以說（說於荒）劉子如劉（劉蔣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還姑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于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羣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羣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羣臣還王室）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閔馬父（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子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肸伐皇（鄩肸子朝黨）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爲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圍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爲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爲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

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蓋未即位周人諱日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　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督賈辛所軍）帥師軍于陰（籍談荀躒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鉏泉（賈辛所軍鉏泉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氾（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箕遺樂徵晉大夫）詭濟師（詭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子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陸氏釋文音義

昭五第二十四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八年　入鄩（音禹許慎郭璞皆音矩國名）取大訓（項邪音鄩本或作鄩自葉始涉反）傳十八年　毛伯過（古禾反）甚（本或作火甚）其處（昌慮反下同）故（昌氏反尸氏反）夏伯（戶雅反）昏見（賢遍反）壬午大甚（本或作火甚）其處（昌慮反下同）故登以望氣（本或作以望氛氣）數日（所主反）禳火（如羊反）今復（扶又反下同）國幾（音祈又音機下同）禳焉（於虔反）有中（丁仲反）里析（星歷反）將有大祥（本或作火祥非也）身泯（面忍反）將先（悉薦反）以知（音智）使傳（與音餘）其樞（巨久反）爲其于僞反）欲令力呈反）巡行（下孟反下文行火下注履行同）主祏（音石）石函（音咸）易救以豉反）各儆（音景）寘諸之豉反）所燬（許鞏反炙也）玄冥（亡丁反）四鄘（音庸城也）賦

稅始銳反妘姓音云盡俘芳扶反從邾音奴不說學音悅歸以遺于僞反注同上替他計反殖也時力反生長丁丈反爲火故于僞反下將爲莬同祓禳芳反佛反徐扶反育戮莒場直良反處小昌慮反過女音汝注同而鄉許亮反本亦作向注同及衡呂忲反使從才用反登陴婢支反忘守手又反一音如字擱然遐板反勁忿古政反恐懼匹勇反讒慝他得反之閒如字下之閒同荐爲在遍反重也荐重直用反下文同他竟音境注同楚喪息浪反君盍戶臘反許先悉薦反而復扶又反下同障章亮反不可易以豉反注同子說音悅於析星歷反經十九年爲鄆于僞反加殺音試不舍音捨傅十九年城郛古洽反其僅音覲以持如字本或作恃恃之恃非也鄆陽古閑反伍員音云少師詩照反王爲之于僞反

于僞反注同與逆音預嬴氏音盈向戌傷亮反下音恤圍蠆直忠反悼公瘧魚略反病也舍藥音捨注及下舍子同鄆人五令反伐濮音卜之伯音霸又如字諸侯音浦而寘之豉反王說音悅紀鄣音章鄣而城父音甫

古弄反如淳音榆耿弇反下音俞薳婦方服反紡焉方往反以度待洛反注同去之起呂反藏也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案今關中猶有此音紡纏力吳反麻縷也夜縋直僞反鼓譟素報反上之人亦譟一本作城上共公音恭幼少詩照反馹氏音預又如字

聳息勇反懼也札側八反一音莊林作殀壯列反云天死也瘥才河反小疫如字未名而死曰瘥小疫音役又喪息浪反懼隊古類反立長丁丈反注同實剥邦角反

諺曰音彥無過古禾反下同又一音古臥反猶憚待旦反其使所吏反注同沈尹戌音恤葉公始涉反子旗音其以挑徒了反民樂音洛勞罷音皮本或作疲九衞反自鄭莫公反一音亡增反字林音夢棄夢字字林亡忠反侯盧力烏反本又作廬傅二十年望氛芳云反氣也幾亡音祈又音機後弭力於反注同沃侈音泰奮揚方問反大子冤於元反遣令力呈反使而所吏反又如字棠君尚君或作尹弟員音云之員代一音度功待洛反擇任音壬注同

音皮本或作疲九衞反自鄭莫公反一音亡增反字林音夢棄夢字字林亡忠反侯盧力烏反本又作廬傅二十年望氛芳云反氣也幾亡音祈又音機後弭力於反注同沃侈音泰奮揚方問反大子冤於元反遣令力呈反使而所吏反又如字棠君尚君或作尹弟員音云之員代一音度功待洛反擇任音壬注同

戌音恤葉公始涉反子旗音其以挑徒了反民樂音洛勞罷音皮本或作疲九衞反自鄭莫公反一音亡增反字林音夢棄夢字字林亡忠反侯盧力烏反本又作廬傅二十年望氛芳云反氣也幾亡音祈又音機後弭力於反注同沃侈音泰奮揚方問反大子冤於元反遣令力呈反使而所吏反又如字棠君尚君或作尹弟員音云之員代一音度功待洛反擇任音壬注同

遂從才用反及下注同內祖徒旱反氏爭爭鬬之爭之處昌慮反射公食亦反欲令力呈反從公才用反又如字下從公同析朱星歷反鉏仕居反賈出音豆頃公音傾在境音景草莽莫蕩反之好呼報反宗祧他彫反以其良馬見賢遍反下注客同乘馬繩證反又如字將撫側九反又祖侯反行夜也夜下孟反從者才用反牧圉魚呂反扞外戶旦反執鐸待洛反終夕與音預下不與聞謀與於燎力召反又力弔反一本作終夕與於燎偏賜音遍苑何忌於元反名牢古之賢同疚於居又反女何音汝不爲于偽反疚下同病也回邪似嗟反下同知難乃旦反必盟古經反而食音嗣下食公子同所質音致下同鬼閻似廉反以再反費遂扶味反求去起呂反滋長丁丈反注及下同其詢許侯反恥也少司詩照反

侯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疾說文云病日一發之瘧也疥又音皆後學之徒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疾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疥乎遂疥失廉反瘧疾同期而音基不瘳勿留反喬款以制反齊斐必計反君盍戶臘反史鼂魚巾反公說音悅屈建居勿反事治直吏反不媿九位反本又作愧無猜七才反建以語魚據反與焉音預注同下祇史與焉亦同以蕃音煩又如字無援于元反外內頗普何反邪以嗟反辟違匹亦反從欲子用反下淫從同或音如字獻私於豈反注同撞鍾直江反斬艾本又作刈魚廢反輸掠音尺亮其聚才住反又如字謗譀徒本反無悛七全反數美所主反矯誣居表反求媚眉記反其言僭子念反下僭令同嫚武諫反崔蒲音丸舟鮫音交數之素口反

薪蒸之丞反蠭曰薪細曰蒸鹽音市掺反八從其政如字一音征偏介彼力反下音界迫近附近之近強易其丈豉反則應應對之應注同簒長丁丈反皆詛側加反祝有益之又反下同去禁起呂反下以去其否同薄敛力驗反己責本或作債音同除逋布胡反丁沛音貝旆以之然反韙之于鬼反式遏於葛反慘不七感反不曾也是道在由反又子由反聚也

十一年　頃公音傾披其音彼反

鑄之樹反無射音亦注同律中丁仲反泠州鳩力丁反字或作伶樂官也或作泠字非不寧他彫反不樂戶化反心億於力反安也則樂音洛不咸如字本或作感戶暗反適子丁歷反以長丁丈反不解佳賣反攸墜許器反息也欲惡烏路反歸費音祕注同故爲于偽反人恐丘勇反下注同華貙勃俱反少司詩照反相惡如字又烏路反亟言紀力反飲之於鴆反下同及從才用反張匄古會反本亦作丐而訊音信問也又重直用反將見賢遍反不勝音升曰任音任鄭翮音篇豐愆起虔反本或作衍雎陽音容本或作雎厨人直誅反濮音卜先人悉薦反後人戶豆反盍及音雚二帥色類反注同苦雉古含反偃州員音云又音圓死難乃旦反而不又音何翟僕徼古堯反去備起呂反裹首音果而荷何又反翟僕徼古堯反去備起呂反裹首音果而荷何又反翟僕徼古堯反去備起呂反裹首音果而荷何又反

十八年傳夫學殖也註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案日新日益猶疏言日長日進也　殿本閻本
作日新月益亦通
十九年傳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註陰縣今屬南
鄉郡○案晉書地理志南鄉郡所屬有陰縣
殿本閻本南鄉郡作南鄉縣誤
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註爲明年語太子張
本改以爲夫人遣謝秦○案爲明年句是結太
子建居城父以上一段改以爲夫人句方釋令
尹子瑕二句須分看始得前聘秦贏本以妻建
今楚子自取之故云改以爲夫人後人不察改
字之義易以故字則文義似承爲明年句直下
失之遠甚
二十年傳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註胥從公故○案
胥當係宵訛前文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
是也今改正
邾甲○　殿本閻本作邾申而後文季公鳥娶妻
於齊生申傳又作生甲前後互異惟秉纂定本
及杜林合註諸本均與原本同
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註濟益也洩減也○諸本作
齊益也洩減也案上文齊之以味齊字疏謂使
酸鹹適中則此益也句自釋濟字蓋不及則須
益而過則當減洩者乃減汰之非減去之也觀
疏濟益其所不足泄減其味太過二語則知諸
本濟固誤齊而原本減亦誤減確無疑義
二十二年傳邊卬爲大司徒○卬　殿本閻本作
卭案音義五郎反則當從卭若卭乃邛字之譌
音渠容反蜀郡臨卭是也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此句下唐石經有子朝奔
邻四字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癸丑叔鞅卒無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稱行人我晉執使人晉人圍郠討子朝也郠周邑閻郠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逸曰獲夏齧徽舒玄孫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從立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郠二師王師晉師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從立

癸卯郠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郠中郠郠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閒子朝故庚戌還郠人城翼郠邑還將自離姑離郠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郠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面山險也三子郠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可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郠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郠師獲鉏弱地取郠師不書非公命郠人懼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嫌內外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郠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郠又夷也郠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郠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郠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譬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郠郠君亡國將焉歸時郠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郠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祇相執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郠館以如吏欲使郠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郠子士伯曰以夥敖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丑弱茅地三子郠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可以兵塞其前遂自離姑道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

別四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爲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皆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蚡族敬王黨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入戊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晉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焚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子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譜周地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鄙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苕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烏存大夫以逐之烏存昔庚輿將出閭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殳長丈二而無刃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嘗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郟公郟公著丑公之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子瑕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幼而狂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令不壹帥賤薳越非正卿也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七月二十九日戊辰晦戰于雞父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四徒不習戰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王示不整吳子之罪人或奔或止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

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四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雖與陳倒相涉故重發之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而死甚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夤也先君謂夤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反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大子建之母在郟郟郟陽也平王娶秦女爲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謂樊入郟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設伏復敗爲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簉薳澁簉遂地公爲叔孫故如晉謝之楚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邾人執叔孫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冬吳滅巢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四鄰鄰國爲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竟自完慎其四竟諸侯損政卑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爲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

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順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千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竟境也無亦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爲安也

經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無傳孟僖子也諾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冬吳滅巢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囂以
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囂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
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
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言紂衆億兆雖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
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緱氏西南有鄔聚言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逆叔
孫于箕（將禮而跡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踁叔孫家臣）曰
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誤稱之）右顧而笑乃止叔

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
子（久執子以稽郤）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
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貶婼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已）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
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子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
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
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六月壬
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
于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
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蔑
不恤其緯（蔑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衣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
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
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餅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王室
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
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傳）秋八月大雩旱

也（終前旱之不言冬冬十月癸酉王于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温人南
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
爲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訾得玉故與之邑訾縣西南訾城是也）楚
子爲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
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
踵楚跡（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
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
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三
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雅麾蓋階至今爲梗詩大雅言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孫婼如宋公會晉趙鞅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會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秋七月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亥公孫于
齊次于陽州韓奔故曰孫若自孫據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齊侯唁公于

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逆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
卒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畢朱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畢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
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故尚禮今夫子畢其大夫
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
亡爲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
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
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
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
可樂而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
魄去之何以能久爲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爲小邾
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入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
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
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憂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
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爲下公孫傳夏會于黃父
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
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
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子大叔見趙
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
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

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 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 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 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 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 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 五牲麋鹿麕狼兔 以制六志爲體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之聲 樂有歌舞之容 喜有施舍 怒有戰鬬 生於惡 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子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器 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 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 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 士伯告簡于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爲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 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 鸜鵒之羽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 徵

二十年 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 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 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 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大心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以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以制六志爲體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之聲 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

以驕（禍父昭公死外故喪勞未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秋書再（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秋書再

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卽公若也異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姒與媵八檀（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媵八食官）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曰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若怨平子季鄙之雞鬬（季平子鄙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季氏介其雞（擠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鄙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己）益官於鄙氏（侵鄙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鄙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爲子）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且與之出公若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責（果責侍公爲弟）公果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果公責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相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鄙孫鄙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公居於長府（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爲之

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冀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蕴蕴積也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墮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槢丸蓋或云槢丸是筍笛其蓄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使孟氏使登西北

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于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貿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忒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謀所奔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自答本不寘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勑有司遠諸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答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昔疆以來

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寘人將帥徹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寘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爲齊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繼絕從公無通外內繼絕不離散以公命示子家于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

不佞不能與二三于同心而以爲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繼絕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守公昭子自閼歸見平子平于稽首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于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于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于從公于齊與公言于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

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以公歸）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平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褊榟所以藉幹者（褊榟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爺旨）仲幾對曰君欲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貶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爲明年梁丘據張本）十二月庚戌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入自鄆人自服不成圍）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者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邾邾鼷假使爲賈正焉（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訐於季氏（送訐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邘人焉（還復邘人於州屈）城丘皇（還皆人焉移皆人於丘皇）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巢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爲明年楚子居卒傳）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闕）公至自會居于鄆

無傳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召伯嚭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師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入千斛高齮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貿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眉甚口平子曰謂之君子何敢忘取其耳何雍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

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御子犖其足）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一玉足令）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弃）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蚡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偪師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于崔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崔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于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讐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丑

在郊（郊子朝邑）遂次子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遣鞏伯之師）召伯盈逐王于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爲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局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于澤次于隄上（圃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子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子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閒得與治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殺幽王后申姜及大子宜臼乃立伯服）

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氾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襄八年曰周其有顓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開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閔王位謂子朝也今于朝以爲王猶受亂災謂楚也今于朝以爲晉至于靈王生而有顓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盆也壹專也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賛攝持也賛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也彼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勠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

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于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之制閒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違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至亂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

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遏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視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

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隋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斂公

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與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陸氏釋文音義

昭公六第二十五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三年　叔孫婼敕略反執使所吏反庚輿音餘雞父音甫胡子髡苦門反沈子逞敕并反夏齧戶雅反下五結反大倉音泰傳二十三年　郯音尋潰戶內反告閒音閑道徑音經公孫鉏仕居反將鄫魚呂反欲過古禾反下遂過反茅地亡交反斷其丁管反弗殊下同　如字流文云死也一曰斷也而屨其月反又音厭又居衛反人憖息路反言使所吏反重發直用反下重發同命介音界注同去衆起呂反士彌亡支反牟亡侯反將焉於虔反下同分別彼列反從者才用反下同以芻初俱反薨而昭反期焉本又作棊同居其反從旦玉篇作棊基模法也毀壞音怪取訾子斯反尹圉魚呂反劉佗徒河反阪道音扶板反近東附近之近音鄆音運攻剨苦怪反而好呼報反苟鑄之樹反執殳音殊著丑公直除反又直慮反師熠子潛反字林子兼反無復扶又反下注往復修同而狂求匡反其胡反字從木不解音蟹爲叔孫于僞反告女音汝吠狗扶廢反必葺七人反補帥賤所類反注及下帥賤同去備起呂反敦陳直覲反下未陳并注同師諜素報反所厭於琰反下帥賤同在郢古圓反吳大子諸樊案吳子遏號諸樊王僚是遏之子乃取遏號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以傲古堯反要其一遙反乃縱一腸反遠潁市制反公爲于僞反注及下注鄭國爲之守相爲同囊瓦乃郎反城郢以井反又音守在手又反下文除守其交禮並同四竟音境下及注同四援于眷反民狎戶甲反國焉於虔反其疆居良反場音亦

之壘力軌反辟也音壁不儐子念反不懦乃亂反又乃卧反弱也不耆巨之反強也耆扶粉反舀莫報反一圻音祈土數所主反　經二十四年

仲孫獲俱縛反徐俱碧反郁於六反藤本又作薾之反又音來　傳二十四年

南宮囂魚巾反見王賢遍反疫義待洛反注同糾有直九反億兆於力反有

治直吏反于鄆烏戶古侯反又苦侯反鄆聚才住反梁其踁戶定反而叔

不賜他典反從者才用反莅問音利乾祭音干下側界反介衆音界注同大也

其使所吏反猥出烏罪反陽不克莫絕句攻瑕戶加反及杏戶猛反皆

瀆戶內反大叔相息亮反釐不本又作僖力之反其緯有貴反之隕于敏反蠢蠢

昌允反動擾而小反本又作動擾狀吾儕仕皆反瓶之本又作餅步丁反惟罌音鶯器也黃父

音甫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本或作沈子河沈音直林反又如字拘得音俱王定

躡楚女輒反本或作王定之疆場音亦胥狂五旦反勞王力報反之汭如銳反歸王如字又其

媿反遺也乘舟繩證反又如字歸遺唯季反壽夢莫公反閩陽魚呂反之帥所類反注同

幾如是居豈反又音機爲梗更猛反病也　經二十五年　叔詣

五計反鸜其俱反葛盧音權本又作鴝音劬公羊傳作鸜鵒云鸜鵒穴鵒也徇音欲重上事直龍反又

直用反公孫音遜本又作遜注及傳同魯竟音境下同唁公音彥弔失國曰言不與音預小斂

力驗反取鄆音運　傳二十五年　車轄本又作轇胡瞎反將爲丁僞反

酒樂音洛下哀樂同相近附近之近禮坐如字又才卧反樂哀音洛注及下同皆喪息浪反

季姒音似人檀直丹反人名也或市戰反扶已勃乙反秦遄市專反又懇音素又作訢

展與夜姑並如字公思展及申夜姑也與及也讀或作餘音者非也將要一遙反下同將爲于僞反

季郈音后字林下遘反相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介其又作犴音界不下遝嫁反從弟才用反後

從者皆同將蒲大計反謀去起呂反公賁音奔又扶云反又彼義反侍人本亦作寺人僚相

側加反數所主反下數世同不見賢遍反臧孫以難如字注同郈孫以可絕句

勸勸公逐季氏也儆幸古堯反舍民音捨臣與音預若泄息列反又以制反注同漏泄也

如闕口暫反於沂魚依反五乘繩證反愚作他得反亦惡也日冥亡定反可畜

勃六反本亦作蕪作蓄下皆同將蓋本亦作蘊紆粉反醯戶子公反下力計反陷西陷之陷北隅本或作

而睹音據債九音獨又音胡官反箭箇音動一音勇爲近于僞反自咎其九反下同

令魯力呈反下之選嫁反莒彊居良反若胙才路反勞力音六又力彫反繩音遣絕起阮反繩絕不離散也好亡呼報反而惡烏路反焉可於虔反於難乃旦反不與音預稽音啓敢顙息黨反幄內於角反自鑄之樹反復納扶又反齊於側皆反本又作齋乘馬如字騎馬也俱輕遣政反將爲于偽反而相息亮反以殺音沒楯步口反又音附以藉在夜反岑牛力丁反骸骨戶皆反昵宴女乙反失隊直類反祇辱音支儀力主反又力具反句與居具反與偕子念反注同鮒假音房賈正音嫁注同計簿步戶反戈楯食進反又音尺州屈居勿反一音其勿反茆人音加熊相息亮反祿音梅郭卷音權或眷勉反爲巢于偽反鄆陵音運又市轉反一音徒九反召伯依注當言召氏傳二十六年魯昭公經二十六年帥踐所類反

竟音境女賈音汝縛直轉反卷也如璜他廣反易懷以豉反高齮魚綺反五字彗息列反射之食亦反下及注皆同中丁仲反下音出其俱反本又作鞫同車軨於革反軨車轅也汏他達反過也朝涉留反車轅也七入必履反矢鏃也車軨於革反

公孫朝如字納質音致信女音汝欲降戶江反下同之飲於鴆反下文爲魯君同其說如字始銳反公子鉏仕居反于庾羊主反十六斗曰庾能爲于僞反下文爲魯君同

淄側其反以厭於冉反又於葉反注同入汶音問不勝音升注同又始證反炊鼻昌垂反泄息列反

矢激古狄反矢鏃子木反或七木反斬鞅於丈反殪於計反死也叱之昌實反將亢苦浪反下同復叱扶又反下復欲同而罵馬嫁反臼皆星歷反舅之忍反黑也須眉本又作鬚音恭下同而箴之林反

字林丑貞反呼曰火故反林雍乘繩證反褚氏張呂反一音勑呂反蕞谷音九又古亂反知音智下音歷女寬音汝本亦作汝閼塞素代反之長丁丈反下文同非適丁歷反而好呼報反則治直吏反下同瀆嫚武諫反賂吾音路于滑于八反重見直用反下賢遍反爲後還于僞反下且爲同圉澤魚呂反隄上音低或音啼藩方元反亦作蕃傾覆芳服反而溺乃歷反于難乃旦反王愆起虔反惡疾也于毚直制反以閒閑厠之閒注同猶與也一音如字與音預下同效官戶教反尚少詩照反下文同而長丁丈反下文同攜王戶圭反奸命音干下同替之他計反鄍古洽反鄍音扉扈與鄫才陵反于戲許宜反生頹徒回反施于以豉反避難乃旦反處昌慮反氾音凡黜去起呂反下同爲王于僞反降妖本又作訞於驕反說文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頹王子斯反共字林丌字林七外反攸居表反震盪本又作蕩徒黨反竄在七亂反字林七外反攸古卯反滑又作猾于八反毋速音無其難乃旦反無適丁歷反遠晉于萬反彗星似歲反又息遂反分野扶問反使禳如羊反祗取音支不語本又作悟魚呂反疑也聿懷戶橘反夏后戶雅反注同公說音悅下注喜說同有施式豉反下不出者皆同豆區烏侯反公量音亮下同其施之如字又始豉反厚斂力驗反與女音汝少惰徒臥反本又作憜同工賈音古本亦作商賈不滔吐刀反慢也慢也武諫反本又作漫武半反臣其音恭下同而箴之林反蜿於阮反

春秋卷二十五考證

二十三年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註從旦至旦爲期

○殷本閻本作從旦至莫非案音義云期本

又作朞則與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朞字同解尙

書疏云匝時而朞朞卽匝也集韻廣韻訓復其

時如自寅至寅是也若從旦至莫安得謂復其

時耶

戊辰晦戰于雞父註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

案晦月終陰之盡兵家所忌吳故違之是楚所

不意也違字與郤至曰陳不違晦之違字同解

殷本閻本杜林合註本改違作遣而以遣兵

忌晦絕句戰字絕句文法支離殊失其義

二十五年傳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閻本諸

坊本俱作文武之世案文武距昭尙遠烏得便

有此謠況賈逵曰文成魯文公成公也賈乃左

傳註釋家之一其說確有根據史記魯世家漢

書五行志引此俱作文成益信原本精密可訂

俗本之訛

公執戈以懼之○執戈　殷本閻本作使戈訛

二十六年傳使女寬守關塞○關塞　殷本閻本

作閟塞案春秋地名攻畧河　府城南三十里

有閟塞山一名伊闕其地兩山對峙石壁峭立

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因之得名陸機曰洛有

四闕此其一也據此當從闕字

昭公七第二十六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閒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楚殺其大夫邳宛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于鄆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卿也故書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在外邑故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強聘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觀諸侯觀強聘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在都邑之上有復除者王馬之屬以濟師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強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我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于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爲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鈹長矛解劍友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子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已素伴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全魚炙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像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鄢氏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子酒於郤宛）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焉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無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燔之（燔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燔令曰不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稾也）國人投之遂弗燔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句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實亂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

令尹以自利也（蒙取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爲下殺無極張本）秋會子厲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淮夷魯東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圉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言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脅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君弃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禍也不亦難乎猶有鬼

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郟地也楚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左尹邻宛也中廄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

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郟氏陽氏伍氏也二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吾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子國誘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

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敢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慜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而葬緩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于寧卒無傳而赴以名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矢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子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

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將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羅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助叔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慾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慾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子伯石也食我叔向子伯石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妻勝而庶子鮮少

嫁母氏性不嬈臣也時巫臣已死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將必以是大有敗一子夏徵舒公子也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慾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也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爲黰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長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夏后者且三

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讒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母也姑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大原鄔縣司馬鄔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徐吾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爲盂大夫大原盂縣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爲平陽大夫平陽楊陽縣僚安爲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來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鱄音大夫吾與戊也縣

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子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天下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

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矣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唯順故天下偏服）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各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收人應斂祖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之曰必殷明也（素聞其賢故問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

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文王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子（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嬖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善問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飽（詒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也）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不得見言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

（乾侯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子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服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墨蔡大夫）曰董氏其後有飛龍乎（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服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墨蔡大夫）曰董氏其後有飛龍乎（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服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墨蔡大夫）曰董氏其後有飛龍乎（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

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

（乾侯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子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服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墨蔡大夫）曰董氏其後有飛龍乎（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

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敬服（敬服馬名）斲而死（隋斲死也）公將爲之槨（爲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禮曰敝帷不弃爲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墨蔡大夫）曰董氏其後有飛龍乎（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爲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

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尊遷魯縣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至商而滅也）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醢肉醬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於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若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修則龍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爵上公）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祀食於五行之

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祀食於五行之

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犁爲火正）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方苔社稷故明言爲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自夏以上祀之（祀社）周弃亦爲稷（弃周之始祖既脩夏廢柱而以弃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弃廢也）不然周易

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鐘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 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

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信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能修德可以免時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以免禍爲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冬十有二月公在乾侯徐子章禹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公在鄆二十八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弃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異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之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其底其情底致也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卿少年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不也舊有豐則寡君豈何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
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
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
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城養取於城父（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
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
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讐謂二公子）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

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
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儿諸華）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
國而封大吳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
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
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
以水之（防遏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
自刑示儆）擒其夫人以逆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遍
臣從之遂奔楚（遍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

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
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
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
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肆猶
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
道敝（罷敝於道）亟肆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
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
病（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秋葬薛獻公
無傳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十有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
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
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
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
無咎（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

曰寡君使躁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躁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躁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

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躁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躁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

荀躁掩耳而走怪公所言誓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聞命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魯侯之罪今君不納君之罪不知何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圖之難言悉獲不納而不入

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以者脅公以者脅公以

貪冒之民將冀力焉盡力爲之不顧於民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轉也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調各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越之先用兵故反受其殃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及四十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子周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

郟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之憂閔閔焉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籽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禍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蕃賊遠屏晉之力也蕃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

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云欲龍戍而城）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正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上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爲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天之道也乾上故曰雷乘乾）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德公）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

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

廢舊續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夫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陸氏釋文音義

昭七第二十六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七年　居于鄆（音運）吳弒（申志反注同）君僚（力彫反）亟殺（始察反）郤（去逆反）宛於阮反又於元反）信近（附近之近）郈犂（力今反又力之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六　昭公　壹

傳二十七年　掩餘（於檢反）後復（扶又反）秀尹（由九反）工尹麇（九倫反）沈尹戌（音恤）有復（音福）

傳二十八年　其造（七報反）一个（古賀反注同）單使（所吏反）逆著（中略反一音直略反）郈勝（巨之反字林云大原縣上尸反）鄆滅（舊烏戶反又音烏路反）

偃案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鄔留是也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獻于鄢陵是也在楚者音於建反又音偃昭十三年王泓夏將入鄢是也在晉者音於庶反字林乙祛反鄔縣三倉解詁音瘞於庶反闕駰音厭伏之伏重言之大原有鄔縣唯言於者從烏餘皆從焉字林亦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六　昭公　壹

作隱音同傳云分郈氏之田以為七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即大原縣也鄔滅宜以邑為氏音於庶反舊音誤）惡直（如字又烏路反）實蕃（音煩）多僻（本又作辟匹亦反）立辟（蒲亦反）無與（音預）為之（于偽反）慝使（魚覲反發語音也）楊食我（音嗣）叔向（許丈反）欲娶（七住反）夏姬（戶雅反下皆同）庶鮮（息淺反少也注同）吾懲（直升反）妾媵（繩證反又時證反）少妃（詩照反）子貉（七白反）黶黑之忍反美髮也說文作參又作鬒云黑髮也）以鑑（古暫反鏡也）后羿（求龜反）取之（如字又七住反）君長（丁丈反）貪惏（力耽反方言云楚人謂貪為惏）無饜（本亦作厭於豔反）忿類（本又作頪反戾也服作類）后羿（音恭本或作姮音同國語云桀伐有鬲氏以末喜女焉韋昭注諸）篡夏（初患反）共子（亦作恭）末喜（施有施氏以末喜女焉韋昭注漢書云姐己丁達反下音几國語云有蘇氏之女也韋昭云己姓也）妲己（式占反李巡云編蓍茅以覆屋曰苫）把（必馬反）苫也或古旦反）裹姒（音似龍蒸所生裹人所養者也毛詩云姒姓也鄭玄云姒字也）嬖姬（本又作嬖亦作孼同力知反獻公伐驪戎所得而以為夫人穀梁傳云滅號所得莊子云艾封人之子）

女何音汝不敢取七注反又如字強使其丈反叔向嫂素早反兄妻也依字宜如此長叔丁丈反是豺本又作豸同仕皆反莫喪息浪反梗陽古杏反孟音于下文同鍼鞅丁今反魏戊音茂知徐音智榆次羊利反又如字樂霄音消趙朝如字僚安力彫反見於賢遍反注及下見魏子並同成鱄音鄭又市轉反又音附不倨彼力反淫行下孟反唯此文王詩作唯此王季帝度待洛反下及注同莫其詩音亡白反又如字爾雅云貌莫安定也克長丁丈反下注同王此于況反注同帝祉音恥施于以豉反注同應和應對之應下如字又胡卧反偏服音遍注同悔吝力刃反近文附近之近殽及下注同勤施式豉反注同以上時掌反下并注同娶妻七注反爲妻子僞反射雉食亦反女遂音汝下同夫音扶不踖餘常反吾幾音鉅邱毋噩音無下許規反揆也不能斷丁亂反闇沒以占反問於如字又音問饋入求位反比置必利反令坐力呈反自咎其九反食之音嗣軍帥所類反本又作率同屬之玉反注同厭於豔反又於豔反注同經二十九

年 來唁音彦復不扶又反鄆潰戶對反傳二十九年君祗音支故復扶又反召伯上照反不說音悅數日所主反于鄆列勉反買馬音古買也注同具從才用反下同衣屨九具反乘馬如字又繩證反壓而七豔反隋蹶徒火反將爲如字一音于僞反之櫝徒本反棺也爲作于僞反下同以食音嗣帷裏古火反龍見賢遍反下見龍朝夕見同莫知音智下謂之知實知注無知同參音惠養也屨力遙反注同有裔以制反國名甚好呼報反耆時志反以飲於鴆反下同食之飢食能飲食之食夏后同乃擾而小反順也酸川子工反有夏戶雅反下皆同少康詩照反下少皓同

乘龍繩證反河漢各二杜云合爲四也服云河漢各二乘所治直吏反以更音庚注同代也乃復扶又反潛醢音海不知音智朝夕如字旦夕見同若涘彌忍反滅也祇承旨夷反鬱堙音因塞也君長丁丈反下皆同句芒古侯反注及下皆同祀重直龍反下皆同祇犁力兮反蓐收音辱本又作辱推祖回反玄冥古熒反中霤力救反在乾其連反本亦作軋之姤古豆反巽下音遜爻辭戶交反兌上徒外反亢龍苦浪反其爪本又作坤空門反之剝邦角反艮上古恨反少皞戶老反曰重直龍反該古咳反顓專頊許玉反共工音恭大皞音泰烈山如字又作厲山以上時掌反注同汝濱音賓中行戶郎反以鑄之樹反計今力呈反破廬皮義反下力居反文公捜本又作蒐所求反中軍帥所類反擅作市戰反今復扶又反其咎其九反與共使所吏反在共音恭下及注同備御魚呂反及辨皮莧反嘉好呼報反之間音閑下同執紼音弗索也輓索本又作挽音晚下悉各同明底音旨印段一切反少卿詩照反注同女盍音汝下胡臘反下同有省所景反下同尹音誘吾好呼報反一本作若好吾邊疆居良反以重直用反大王泰音太反注同翦喪息浪反以祚才故反姑億於力反安也防壅於勇反以灌古亂反斷其丁緩反注同適丁歷反任患音壬以肄本又作肆以制反下同罷敝音皮下文同亟去冀反頃公音傾

反注同　數也　所角反　經三十一年　荀躒力狄反　遹歷丁歷反　重直龍反　以濫力甘反或力暫反　昌慮音閭又如字　傳三十一年　無如字又勅律反　跣行素典反　于費音祕　採言其九反下注放此　爲子于僞反　出君勅如字又一音　知伯音智　之好呼報反　施及以豉反　宗祧他彫反　夫人音扶下及注同　敢其九反下注放此　與音預　之難乃旦反　敢復扶又反　乘繩證反　衆從才用反　馬禓音啟又古兮反　不爲利回于僞反下不爲同　義疚久又反病也　懲不義直升反下同　而去起呂反下攻難乃旦反同　以徼古堯反　貪冒亡北反又亡報反　將寘之豉反　數惡所主反注同　之稱尺證反　婉而於阮反　旨別彼列反　贏而本又作裸力果反　入郢以井反又羊政反　之應應對之應　有譴直革反　經三十二年　取闞口暫反　國參七南反　於貢反　狹小音冶　俾我本又作畀必爾反注同　蔑賤亡結反　微文古堯反下同　無徵張升反召也　榮施式豉反　勿與音預　以紓音舒　又焉於虔反　衰序初危反注同　衛彪彼虬反　傒音兮　大咎其九反　之渝羊朱反　譴怒弃戰反　揣高丁果反度高曰揣又初委反　度高待洛反下文及注同　仞溝本又作刃而慎反　洫況域反　相也息亮反下同　幾時居豈反下皆同　知費芳味反　書糧音侯本又作餱良反　屬役之欲反　授帥所類反注同　而效戶孝反致也　徧賜音遍　從公才用反下同　雙琥音虎　陪貳蒲回反　有妃音配　世從子用反本亦作嫡　始震如字一音身　嘉聞音問　遂以名之如字又武政反　受賚音祕　殺

春秋卷二十六考證

二十八年傳今女有力于王室○力　殿本閣本作功此據註中功字也不知傳上文己有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句則力字似更有據彙纂定本杜林合註本與此同

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註以乾侯致○案致謂致告于廟也玩疏自明諸本並改作至非

傳及有夏孔甲註孔甲少康之後○案註申字刊誤今改正

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禹字傳文及公羊經杜林合註本永懷堂本與此同　殿本閣本諸坊本皆作羽經傳異文

傳今吾子無貳註弔葬其使○案弔葬兩事卽上文云鄭游吉弔且送葬是也　殿本閣本作弔喪則漏却一事矣

三十二年傳邾庶其註在襄二十一年○案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正襄二十一年事也　殿本閣本作二十二年訛

敷亞惡無禮其善志也註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不志　殿本閣本作不忘非

定公上第二十七　盡七年

杜氏註

經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九月大雩無傳過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爲政衛彪傒曰晉其亡乎棄其度矣度制也衛大夫周制天子城方千里諸侯方百里以爲衛扞今魏子合諸侯而城成周是棄制度也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西貢大陸在鉅鹿北嬀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棄之地火田并見燒平曰陸還卒於寤寤今脩武縣近吳澤范獻子去其柏椁以也爾雅廣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椁示貶之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栽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爲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侮受侵侮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甚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甚叔寬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甚弘欲還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衆之所爲不可奸也爲哀三年周人殺蔑夏叔孫成子卜六年高張來奔起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于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爲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訊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羈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貳怨寇而出者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行可也與季氏爲冤讎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白壞隤反出而殯殯則嗣子卽位癸亥弁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卽位季孫闕曾聲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

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鵝鴈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及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謚爲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貳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煬公昭公廟也禱於煬公昭故立其宮周尸遠人異族也周卿士遠人見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簡公周卿士遠人見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爲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災無傳雉門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弃新用疎所以敗也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見舒鳩楚舒鳩吳誘楚使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救國以取桐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擾之秋楚囊瓦伐吳師子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

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頭也爲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拔（拔地闕）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鉼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脅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棄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也）

房蓋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爲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鄟（鄟鄭地）脩邾好也（公即位故脩好）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蔡侯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謂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爲明年會召陵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召陵會劉子諸侯據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無傳即劉盆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代鮮虞（無傳孔圉孔文子孫士鞅即范鞅）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

侯以吳子及楚人戰子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敗曰敗績吳爲蔡討楚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
畧文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中山鼷鼠之爲取怨而失中山不如

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裏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旌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旒日旆合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鄙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而有宜嘖至也煩言莫之治也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職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

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祓除釁血塗鼓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而後以之也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則否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侯使祝佗先衛祓欲令蔡侯先衛歃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爲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者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誅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

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
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
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爲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啓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明其分唐叔之祖以大路密須
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

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因夏風俗因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寡不與中國同故
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
也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惎毒也閒迫絕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
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冊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
十七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
以爲己卿士爲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其命書
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荊蔡仲名若之何其

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
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五叔管叔
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
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尙之是反
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
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其
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
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茲丕公也夏后之末諸侯多叛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畧道也而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
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
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特寵無違
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
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
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
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奔
伯州黎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

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困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江北地名漢東漢上下遮使勿渡）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險道）三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地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揔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事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敗）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雎水出新城昌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七 定公 十

不在戰數）（襄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奔吳師（燒火燧擊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入其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而去之夫槩王入之而欲攻之懼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

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子以背受之中肩
以背受戈故當時閟絕
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闢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
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
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
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禦矜弱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
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
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

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
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
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于在公宮之
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兄子期公子結也逃王而已
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
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
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

乃退鳩安集也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
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
人要言無以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
爲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王割子
期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
員隨人盟
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
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
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
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世世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
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
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歸粟于
蔡秦爲定所圍飢乞救而賜之粟於越入吳於發聲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子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憂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富去璵璠定公立復臣位或君步則來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但季氏臣貴宰予渡也爲君不欲使慢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卯季孫斯及費子洩爲費宰子洩怒謂陽虎子行輕慢子洩子行之乎陽虎囚桓子起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覆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楚地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薳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皇氏云槩王號夫槩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子瓦濫秦師

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闔廬與罷闔廬與罷請先遂逃歸罷疲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之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藐孫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卽文伯也秦遄亦子姑姃也傳言季氏之亂楚子入于鄀吳師已歸初闔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謚也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

孫圍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大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莫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紕厥平王役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襲

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荀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荀憂之將以爲質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寵於麇復命子西問高厚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

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不免簡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荀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荀憂之將以爲質爲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舊德棄猶也無乃不可乎大姒文王妃之于大姒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强使孟懿子在報夫人之幣虎欲因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强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

冬城中城無傳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罰文子鄆屬於齊故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

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

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不免簡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荀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荀憂之將以爲質爲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舊德棄猶也無乃不可乎大姒文王妃之于大姒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强使孟懿子在報夫人之幣虎欲因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强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

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羞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實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陽虎欲入晉令晉素知之）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兵將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師）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輔子西以安定公）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儋翩子朝之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晉伐鄭取佳前於此見者爲戍周甚於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爲下天王出（胥靡旋復也）居狄猶（狄猶周地）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涸樂祁子也（涸樂祁於君立以爲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

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公其爲（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若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經爲八年陽虎作亂起）冬周人子亳社詛子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經爲八年陽虎作亂起）冬十二月天王處子姑蔑（姑蔑周地）辟儋翩之亂也（爲明年單劉逆王起）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衛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子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關皆魯邑中以叛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

夏四月單武公（武公單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叛黨）

秋晉魏舒（舒魏曼多也）趙鞅（鞅趙簡子）荀寅（寅荀躒子）士吉射（吉射士鞅子）帥師城汝滎（汝滎鄭也）

叔孫州仇（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城啓陽（啓陽魯邑）

冬十月衛侯欲叛晉（晉魏舒城汝滎）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

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卽沙也爲明年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子慶氏守姑猶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子莊宮莊王廟也

杜氏 盡七年

經元年 仲幾音機大雩音于傳元年 涖政音利又音類 妍義音五 大音泰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第二十

陸氏釋文音義

定公上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四年 國夏戶雅反

朝夕如字 羈未居宜反字家子名 得見賢遍反下同 而從君才用反注義從同又如字下從同 君從公放此 守龜手又反 壞隤徐音懷又戶怪反下徒回反 駕鷺音加下五何反 自旌音精 惡之如字又烏路反 好呼報反 經二年 兩觀古亂反及下同 傳二年 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 見舟賢遍反 夷射姑音亦一音暮守門人也 以敵苦夷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敵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此敵云橫擿也又或作擊或作搞口交反 將焉於虔反 輦簡九勇反 而好呼報反 經三年 子穿音川 子拔皮八反 傳三年 臨廷音庭下同 斫之灼反本又作斮 鑪力吳反 炭他旦反 隋也徒火反 先葬悉薦反 五乘繩證反 殉音旬 水步丁反又作瓶 經四年 國夏戶雅反

音出竟音境下同祓社音卷用反鼛鼓訓斬反鼓鞞步西反本又作鼙以從如字又才用反嘉好呼報反將長丁丈反欲令力呈反先衛悉薦反下文先衛同獻也所治反又所甲反以薦方見反相王悉亮反分魯公扶問反下並同大輅音路本亦作路大輅金路也下皆同大旂其依反交龍爲旂旂諸侯所建錫星歷反同姓也夏后戶雅反下皆同之璜音黃玉名封父音甫下同繁弱扶元反繁洛反繁音蒲下武父同封父國名繁弱弱弓名索下同長勺市灼反下同輯其音集又七入反共魯音恭下文以共王職同倍敦本亦作陪或作蒔皆初革反夔器羊之反典冊悉嫂反注及下之虛起居反注下胡老反逆敫彼訪反皆令徐力呈反少皞詩照反同下胡老反之虛起居反注及下皆同繕七戰反箴氏步河反錡氏魚綺反封畛之忍反一音之刃反苘氏徒刀反又音吠旃旌音然反陶氏徒下反又音吠甸田布五反本亦作畋音經鄭薄素口反蓋近附近之近下近戎同相息亮反東鄙所求反巡守手又反聃甘耽反之長丁丈反下文反乃長衛同之乘繩證反改行下孟反見諸賢遍反名沽洗鍾名上音孤下音息典反蔡蔡叔土素達反放也注同下蔡叔如字音導鄭捷在接反齊潘普安反宋王臣昭上饒反說文作佋伯甸徒練反晉重直龍反鄭弘說音悅爲之于僞反下爲之同臨力鴆反如字本或作莅非王如林反玆丕普悲反可覆芳服反黃父音甫語我魚據反無怙音戶無赦五報反無復怒扶又反重也注同伍員音云州犁力兮反囓普部反子乾其連反爲質音致舍舟音赦置也又音捨舍弃也注同淮汭人銳反爽漢古拾反泜漢悦全反上下時掌反遮使正奢反大注同隧音遂丁丁反本或作薆之戮反胚於鄙反本或作醅音同惡子烏路反而陳

甘疆以居良反注同鬨鞏九勇反下及下同鞏甲反之子于僞反下孟反下本又作嬰同行東野下孟反下本又作珩同珩音頑又方頑反敏力軫反當去起呂反不狃女九反彼爲于僞反注同子洩息列反使僭子念反逆勞力報反下同時從才用反下同之于僞反同仇音求經五年傳五年周亟紀力反注同行下孟反下同

直襄反下文及注同江夏戶雅反難而乃旦反其卒子忽反下同其乘繩證反廣死古曠反雍澨市銳反季羋面俾反楚姓畀我必利反世族譜季羋畀我皆羋姓王女也服云畀我季羋之字涉音如字將殺加字又申志反下我殺同蔓成音萬不茹音汝矜寡古頑反非知音智殺女汝音其衷音忠又竄七亂反施及式豉反之辟匹亦反若難乃旦反楚竟音境鐘金音鍾氏名本又作鍾使見賢遍反下注敬見同以約如字又於妙反申包必交反以荇在薦反薦數也所角反草茅舊作芧下文反今本多作莽莫蕩反下同以妻七細反脾

洩婢支反下息列反脾洩地名徂而音但經六年祁犁力令反又力之反公爲于僞反圍鄆音運傳六年爲晉于僞反注同僖副丁廿反下音鑑豚澤杜預反嬖大夫必計反之難乃旦反盤鑑盤又作鞶步丹反又蒲官反下古暫反爲質音致注同大姒音泰下音似鄭伊芳夫反强使其丈反注同下放此不復扶又反其孀許斬反爲之于僞反欲令力呈反終纍力追反又力軌反夫差音扶下初佳反小惟子位悲反本又作雖亦如字之帥所類反大惕他歷反於郡音若此見賢遍反下文見圃并注同爲戎于僞反下同今使所吏反其慽戶暗反說子音悅有難乃旦反下文同見涸侯溫反又侯國反飲之於鴆反楊楯食允反又音允賈禍音古爲國于僞反下同趙疆戴志反亳社步各反詛于側慮反五父音甫之衍字也

傳不侮矜寡音義矜古頑反○案古頑反乃音鰥義亦同他本作古頊反則成梗字音失之甚遠

鍾巒祁宦於子期氏曰宦殷本閣本作官七年冬十月壹字殷本閣本脫嘉萬本俱同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無傳

二月公至自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卒無禮於其大夫四年

盟皐鼬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帥師侵鄆遂侵衛兩事故曰遂葬曹靖公無傳三月

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四年盟皐鼬晉士鞅帥師侵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祀先公也

葬曹靖公

春秋經傳集解　會于人　定公　一

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祀先公也

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竊寶玉大弓

大弓封父之繁弱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揚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國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強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偃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

日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儀勗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北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趙鞅言於晉侯

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趙鞅言於晉侯

日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

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土鞅曰三年止之無

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子梁

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于姑使溷

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

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

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

州晉地爲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

衝衝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

奔攻郛人少故遁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

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丘人虎曰

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苦越生于將待事而名之苦越苦夷陽

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僞如夏齊國夏高張

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己去未入竟公

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

執膺魯於是始尙羔(麻子士執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躒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晉不敢以公卿之貴屈公史畧之)晉師將盟衛侯子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捶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摘也捥手腕也)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衛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使改卜他公子以屬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寡人(定公)

之罪也且曰寡人辱社稷(謙)大夫問故(問不人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謙)大夫曰苟有益也(於晉)大夫之子爲質(爲質)焉(於晉)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覆其宗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屬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焉(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在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朝者順祀之義當退備公襲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子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曰有期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猶可以(猶可以激怒國人)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圍外晉爲周報之)遂侵鄭圍蟲牢(鄭地蟲)衛人侵晉故也(晉爲晉討衛)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孫桓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子)己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朝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襲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子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壬辰夜以都車攻二家(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

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以伐孟氏公之子州仇也）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子棘下（城名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巢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梱門右師（巢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刑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也弃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靜女三章之詩雖說女子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諫之所執）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卒荒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愚之不伐其樹茨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無以勸大叔爲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而葬遂無傳不書葬非盟主以大告）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大告）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業大心盟于晉且逆子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門族）子明謂梱門右師出（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門）公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念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巢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梱門右師（巢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刑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也弃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靜女三章之詩雖說女子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諫之所執）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卒荒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愚之不伐其樹茨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無以勸大叔爲

政（獻駟乞子予然也爲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而葬遂無傳不書葬非盟主以大告）秦伯

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六月葬鄭獻公

其勇所以武備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藏之爲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日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詞用器物以有獲若獲田獲俘爲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秋齊侯伐晉書曰乃夫乎也吾賤千賤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取婦之女取婦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霤屋簷下也書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相之女還取婦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誦以讓之下入城也書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己先登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襲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卻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今炎陽有中牟縣過還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將往助之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之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忿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荅謝衛意乃伐齊師敗之三邑皆齊西介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狸製晳白也幘帩上下相值裘表也書曰乃夫乎也吾賤千賤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取婦之女取婦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霤屋簷下也書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

也齊侯請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晉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褫之（褫衣也比懷三加慙深體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猶車蓋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侯喪以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會齊侯子夾谷（平故）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鞅帥師帥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鄆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帥圍邸（邸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帥圍邸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宋公子地出奔陳（會于皐鳥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叔孫州仇如齊（齊侯懷其惠）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帥圍邸（邸叔孫氏邑

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植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按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叔之圍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固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劒向己遂呵之譬諸殺吳王亦用劒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圍告郈故書圍）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稽首拜

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易）日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言并徒得民又利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譬也）辈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違叔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籍也爲下武叔如齊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

以其五與之（與當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雙何應應欲之（向應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當也）地怒亦有顏焉子爲君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逞吾兄也（逞快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齊（聘致問也經書辰者從告）齊侯享之日子叔孫若使郈

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穆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爲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騁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請宋邑稱弟例在前年）曹人子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二年使鄭取成之怨）叔還如鄭涖盟（還叔詣自保）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有白馬四公雙何應應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當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故曰姊）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獄也而獨畀魋應亦有顏焉子爲君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逞孟僖子擊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師隳費秋大雩（無傳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圍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克其郊（郊曹邑）還滑羅殿（羅衛大夫）末出不退於列（末出言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敵之）仲由爲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爲国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側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將

（衛司馬池）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書叛臣）遂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佯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夏築蛇淵囿（無傳書不時也）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可知）冬晉荀寅（寅趙鞅同族）吉射（吉射士鞅子）晉趙鞅歸于晉（歸晉國）

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強猶列國

薛弒其君比（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郠氏（垂葭改名郠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郠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郠意茲（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士夫之軒唯郠意茲乘軒（以異言齊）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晏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巳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巳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晉趙鞅謂郠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郠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郠鄲常爲是故與郠鄲親）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郠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子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衛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衛入欲謀叛）乃使告郠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郠鄲故使郠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

午趙稷涉賓以郠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郠郠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甥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郠郠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請以我說趙孟不傷害民）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而欲爲亂於范氏

（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

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亂）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見鰌史魚）史鰌曰子必祸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戌也驕其亡乎（戌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于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與猶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憩之曰戌將爲亂（爲明年戌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鞅黨）書名者親爲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戌皆惡之）五月於越敗吳子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宋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吳子光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發陽縣東北有牽城）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會地）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驅出奔鄭（驅名與蒯聵同惡）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大蒐于比蒲邴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聘故）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趙陽趙鞅黨）宋戌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

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子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子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頃子將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衛北宮結來奔公

叔戌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尤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使死士再禽焉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辱之）不動（使欲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吳不動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軍旅（治軍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屬之目而辭曰二君有治軍旅）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靈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兵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卽上梁）謀救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亦晉卿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前聘獻孟子齊過宋野（聘衛靈公大子孟邑名也就會獻于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也（雙義可信不必信言）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

路葬緡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
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畢
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
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不果救故書次
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
庚辰朔日有食之無
已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
丁
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
葬非禮也
冬城漆書不
時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
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
丘罕達子書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
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
蓮擊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
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
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葬定公雨不克
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
葬非禮也丁
公未葬而夫人薨烦於喪禮不赴不祔故
喪也不稱小君臣子忘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冬城漆書不
時告也書以秋城冬乃告廟僖知其不
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陸氏釋文音義

定下第二十八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八年　皐鼬由又反　圉夏戶雅反年注同　于死顏真反　柳力九反本或作抑　曲濮音卜　不見賢遍反之璜音黃　封父音甫　傳八年　六鈞音均三十斤爲鈞　古稱尺證反　異強其丈反　而傳直專反　與一人俱羿揮世反仆也顏高與人俱爲子鉏所擊而仆　仆也音赴又芳遇反　且如字　射食亦反下同　子鉏中丁仲反下同　頰古協反　瘡於訝反雖爲子鉏所擊傷仆　偃於討反死也言顏高且射子鉏中頰而死言其善射也一讀且音子餘反云偃且人姓名也檢世族譜無此人一讀者非也　乃呼火故反注同　徂

殷丁電反注同單子音善僖刚丁甘反下音篇伐盂音于好逆呼報反其使所吏反使涸侯溫反又候困反大行音泰下戶郎反一音衡廩丘力甚反昌容反戰車也說文作轏云陷陳車也或濡人于馬禍戶臥反馬衣也必復扶又反盡客苦定反苫越式占反僑如其驕反入竟音境中行戶郎反鄖澤音專又市轉反本亦作潭音同涉佗徒何反焉得於虔反將獻所治反拔衛子對反擢也及腕烏貫反拔擿他歷反也語之魚據反爲質音致注及下同羈紲居宜反也子計反一音子禮反說文云拼也晉詬呼豆反恥也以從才用反下注從弟下從者同有難乃旦反監帥古銜反爲周息列反以激古狄反報于僞反下同季寤五故反不狃女九反欲去起呂反更季氏音庚代也舊古孟反下皆同弄馬盧貢反與也仲梁懷稱子于僞反不中丁仲反閽門戶臈反劫公居業反州仇音求說甲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得脫徒活反或他括反曰嘻許其反懼聲辨舍上音遍注徧同下加字于讙音歡馴歌市專反鄧析星歷反向巢舒亮反衰經七雷反下田緦反下同舍鍾音捨其邪似嗟反注同彤管徒冬反邶風音佩雖說音悅竿旄音干下音毛分器扶問反傳九年向已許亮反亦作嚮逆呵呼多反刺之七亦反并注同劒鋒芳逢反向已許亮反亦作嚮逆呵呼多反刺之七亦反并注同劒鋒芳逢反郿風音微敝芳味反敝小貌召伯音邵下同所茇畔末反草舍也而祇音支若蘀音託女車也爲衛于僞反下同必娶七住反卿相息亮反於震力刃反下同蘀丁洛反又音託女車也爲衛于僞反下同必娶七住反卿相息亮反於震力刃反下同蘀丁洛反又音託

息亮反注同兵劫居業反合好呼報反下同裔以制反之仔芳夫反謀夏戶雅反之孚芳夫反謀夏戶雅反三百乘繩證反盟詛側據反茲無還音旋以共音恭注同要明遙反犧象許宜反又息河反秕音鄙敝不成者也字林音匕又作枇又必賄反稗皮賣反莫子盍戶臘反下似製者齊爲衛于僞反邯音寒鄲午音丹城其西北而守之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宵熸子消反涉佗徒河反如植市力反立也一音直不遄市專反若蘀音託又音亦小射之食亦反下并注同劒鋒芳逢反向已許亮反亦作嚮逆呵呼多反刺之七亦反在揚水卒章木或作揚之末卒章齊使所吏反注同復圖扶又反爲之于僞反注爲齊同衆兇音凶一音凶勇反得紓音舒偪魯彼力反必倍步內反走呼火故反介侯

犯音界犯殷丁見反物識申志反又如字與之數色主反注同名簿步古反嬰必計反蘧其居反富獵力輒反尾鬚九勿反馬鬣也鬣音子工反扶鼈勃乙反盡疐音境辰爲子僞反注同猶爲同迂吾求往反又古況反欺也脩師張吕反屬與音燭封疆居良反所惡烏路反十一年傳注同一音如字經十一年叔還音旋叔詣曾孫也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叔詣誤也傳十二年墮郈許規反毀也注及下傳同毀壞音悔又戶怪反公孟彄苦侯反孟縶陟立反墮費音祕大雩音于傳十二年滑于八反羅殷丁見反下同曹竟音境下同在行戶郎反申句須音勾樂頊音所保障之尚反又音章子爲不知並如字一本爲作僞陽不知也陽本亦作佯音同

經十三年垂葭音加圃音又大蒐所求反比蒲音毗士傳十三年鄟氏古闕反邢意反吉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朝歌如字傳必張戀反又直專反注同數所主反言嘗丁浪反衛侯乘繩證反比君必利反乃介音界侯犯音范又音丙弦彼命反又音玄反下同乘廣古暗反其從才用反說劒他活反注同不與于僞反注同一音如字而實之豉反好呼報反是以爲于僞反注同

十四年惡烏路反知音智盡津忍反以戶臘反將焉於虔反莫吳音虞乃繇一音如字背楚音佩陳好呼報反句踐音鉤盛以音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比蒲音毗士傳

春秋卷二十八考證

十年傳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吾子孔子稱梁邱據也閻本作君于非

且犧象不出門音義犧許宜反又息河反○息河殷本閻本作息倚非案犧有兩音一音嚱者是也鄭司農衆說酒尊名飾以翡翠今犧象俱許宜反是也說文宗廟之牲一音娑者息河反是尊名當音娑故云又息河反若作息倚則爲細字恐倚乃何字之譌也

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註稱弟例在前年○案去冬辰出奔陳註云稱弟示首惡也兹不重敘故云例在前年　殷本閻本弟作地夫地豈得云首惡若云公子地之地則又不當專舉一人矣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閻本無秋字傳文于垂葭實郠氏○案郠古覓切說文从邑从邑郠亭今屬山東濟寧州他本或作郠或作郠或作郠

吾舍諸晉陽註今欲徙著晉陽○案吳越春秋徙陰收著望陽田雖註著置也前漢食貨志墨子之著面訓附也卽此著字義　殷本閻本徙著作徙置則音義中著丁略反無所屬

十四年傳公會齊侯衛侯于牽上梁之間註牽上梁間非案路史梁間卽牽梁非兩地名故上字不可少

十五年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註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案註因傳以雨不襄事爲禮故申言雨而成事則似急于欲葬　殷本閻本而字作不字于文義恐背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傳無

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板築爲圍

蔡墨周市去墨厚一丈高二丈城一里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墨未

成故令人在墨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墨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驅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詭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

吳王夫差敗越子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都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姦寵讐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討月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衆附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洫吳言宝屋壞當爲汙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夏四月齊侯

衛侯救邶鄘圍五鹿（遣侯以邶鄘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在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觀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

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也）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師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彫鏤（彫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闕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偏也）其所嘗者（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弃）之所以敢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通再宿曰次）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親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己安能敗

我爲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癸巳

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子州來（畏楚而遷故書名）

以自遷爲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壞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

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襄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嗣職爵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

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夏

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

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

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

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

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

使大子縗（縗者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欲爲衛人逆故

衰絰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

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蒯弘）士吉射逆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施與罕

之會（會合之處）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

詢可也（詢合詢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

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對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

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

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

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

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所役）

志父無罪君實圄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己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

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崩隕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我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新鑄）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蠆旗（蠆名鄭師雖北猶襲大子）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蘧温大夫趙羅（羅偪勇故曰可矣趙孟簡子子前怯今更勇）傅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傻簡子嬖人為雖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孟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蠆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善有善射者）既殲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

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騑以說（殺騑以說吳言不時還騑之為）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罷齊使為兵首戚不得衛非叛人）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啟陽令瑕邪開陽縣）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猶于吳（無傳公子歸之黨）冬十月癸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邾名未同盟）叔孫州仇帥師圍成（邾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罷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官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與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家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備有人使四四相從為駟之易）

恐有費難故慎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蒙葦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命校人駕乘車乘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周遷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曰不備而責辦不可得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至曰無備而官辦於是乎去表之棄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棄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而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劉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萇弘事劉文公爲之屬大夫氏范氏世爲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劉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寶臣使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遂以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者討殺召正常正常不反言季氏家事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郛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吉懿基故言歸城西郭無傳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盟於皐鼬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是以緩葬滕頃公無傳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言賊其君賤盜也蔡公孫辰出奔吳賊君賊之黨故書名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若聾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

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緡關（負函緡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爲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取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蒍和（蒍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以甲戌己丑（二日）死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以聽命然將通於少習以輸（輸墮也）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爲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弦施子弦施）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五鹿晉邑）弦多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十二月弦施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邯鄲降荀寅奔

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刑任欒鄗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壺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會鮮虞納荀寅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冬叔還如齊閭子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合也）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無備晉也）納荀寅於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公家之事也）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子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敢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晉職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奉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

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于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嘗之乎師衆也所以之任也稱諡蓋葬後而爲此歌哀公子失所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壓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壓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服也言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晉趙鞅帥師伐鮮虞鮮虞姬姓在鴈門北屬縣東有鮮虞城廣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柤無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赤同盟而赴以名齊陽生入子齊爲陳乞所逆故書入齊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懼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救乃救陳師子城父陳盟在鄢十三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高張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驕敖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盡去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吾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秉如公昭子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轅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魯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圍吳之子圍施不書非卿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石退還亦是敗弃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于閶退曰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子城父陳盟在鄢十三年齊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曰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滅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己則禍亦在己)八月齊陬氏之宰公孫有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下記事之次今在八月)陽生雞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良在家人閒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闔止知之先待諸外(闔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任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陳氏得衆)僖子使于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于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子鮑子遂誣于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誣子牛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桑孝之荼頓也故折其齒)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妾號也)去之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恐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慶

于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誣子牛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桑孝之荼頓也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而不可不必亡一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慶封子孫也慶氏亡奔吳)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妾號也)去齊姒(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四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

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
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
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
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
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駒不
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駒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駒齊邑
殳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
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鄫今琅琊鄫縣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
邾子益來他國言歸其罪言來外內之辭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
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
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子鄫吳欲能中國吳來
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
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
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
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
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弃

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弃
日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
矣弃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放弃山澤來伐擊我
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
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
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長大國不敢虐國奉行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
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
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逃荊蠻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弃禮如鄫其不能
霸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
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
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
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對曰禹合
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帛塗山在壽春東北

人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已衆以然知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非所解且丁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恣答大夫今魯侯無以勝邾但欲揚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侯盧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禦寇大夫諫不聽茅成于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析聞於邾言以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歸師遂入邾處其公官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公也夜掠備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亭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曰魯弱晉而涼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匿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卽鄫也鄫不書吳行夷禮僭不與卑所以特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謂副也以八百乘之副貢於吳言其屬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屬以私奉

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伐我傳為明年吳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譏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主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閭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鹿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

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丑揖正大城鍾邦為明年入曹傳也鍾邑下邑縣西南有黍正亭鄆不書伐兵未加而書與之邑鄆在東平剛縣北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赴告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聞之不行聞警備未來行戰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

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奔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與無立（緩則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與猶而四）夫魯齊晉之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從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吳界）拘鄫人之漚者（鄫人亦僑吳滋漚也）及吳師至拘者以告曰吳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鄫人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

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四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竟）公賓庚公甲叔子（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張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

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魯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敝而有城下之盟是奔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了欲因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所止）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

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
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
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
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
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因諸樓臺柞之以棘（柞斬也）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爲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
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閻丘明來
涖盟（明閻丘嬰之子也且逆季姬以歸讎）季姬所通者鮑
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
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公子懿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
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
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
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束縛）冬十二月齊人歸讙
及闡季姬讎故也
秋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
取鄆師于雍丘（書取襲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
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

子曰昔歲寡人間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
受命於君（伐齊傳）鄭武子勝之（武子之賜）辟牢達也）
以與之（他國也）故圍宋雍丘（雍丘縣轄）
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勝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
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郟之
有龍者）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秋吳
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晉趙
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
史）

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
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
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
位敵不可干也（水俱盛故不可干）炎帝爲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
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
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竭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
可救也（鄭以雙寵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
敵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乾下坤上泰）之需三三（乾下坎上需泰六五爻）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爲

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 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 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封故以爲宋吉 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書會從不與謀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以疾赴故不書葬 夏宋人伐鄭 無傳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 無傳 葬齊悼公 無傳書葬以齊納之 薛伯夷卒 無傳赴以名故書 冬十有一月葬齊悼公 無傳書葬以齊納之 薛伯夷卒 無傳赴以名故書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季子

秋葬薛惠公 無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鄎齊地邾邑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以說吳 吳子三日哭子軍事不再令

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承吳大夫 夏趙鞅帥師伐齊 經書侵以侵告 大夫請卜之 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乃起兵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 趙孟曰吾卜於此乎 再令猶也 卜不襲吉 襲重也 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 犂一名照淸南有陽陰縣

祝阿縣西有轅城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侵師 伐齊未得志故爲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 吳楚 諸侯民何罪焉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 吳楚 諸侯民何罪焉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吳延州來季子 吳封 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 陳卽 吳救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 吳楚 諸侯民何罪焉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吳延州來季子 吳封 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 陳卽 吳救 吳延州來季子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及吳戰 國書高無平帥師伐 書名 貪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與伐而不與 書名 罪主帥 高無平 無傳 陵齊地 秋七月辛 無傳 葬齊悼公 無傳赴以名故書 冬十有一月葬齊悼公 無傳赴以名故書 冬十有一月葬齊悼公 無傳赴以名故書

衛世叔齊出奔宋 書名 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 鄎在前年 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淸 淸齊地淸北縣東有淸卒 季孫謂其宰冉求 冉求魯人 孔子弟子 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 求曰居疆之間 封疆竟內近郊之地 季孫告二子 二子叔孫孟孫也 二子不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屬臣屬也言不歐爲不臣 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 羣室都邑居家 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

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侯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欲戰故不對非己不）退而蒐乘（蒐閱）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彊）顏羽御邴洩爲右（二子孟氏臣）遲爲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用勇

卷二十九　襄公　三七

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再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官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爲保（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繕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右師入齊軍冉求之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者）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歎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賢皆無戰志）言止戰無憑足爲徐步而死

（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孟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師其帥）宵謀曰齊人遁（謀閒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敏也）洩曰驅之（言驅馬使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曰不欲）皆殯（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書敗勝負不殊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夏頵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已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脯焉（糗乾飯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糗糧）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懼言不從先見逐）爲郊戰故公會吳于伐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博魯邑也二縣皆屬泰山）壬申至于嬴（嬴齊邑）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

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
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屬也
相勸屬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
亦勸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
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
尋約吳髮短約束也髮短欲以纏也八尺爲尋吳俗纏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
於此三矣三戰夾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
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
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懼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

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
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
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賜進賜子弟子也曰州仇奉甲從君
叔孫未能對衛賜孔子弟子也曰州仇奉甲從君
而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
之新篋褽之以玄纁褽篋也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吳將伐

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
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豬牛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
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
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
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起
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備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卽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
爲大夫其婢孌婢所娶女之婢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
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婢寘於犂衛邑而
爲之一宦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

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蔡邑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魋魋爲宋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則雖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公會吳于橐皐橐皐在淮南逾遞縣東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叅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叅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小君反哭故不反哭不言葬小君反哭之曰嗚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將赴故不稱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不綏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綏冕冠也孔子以小君體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重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約束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

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初衛大夫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爲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毙無不摽也（摽擊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子郢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長吳稱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饔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饔相）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子因也）辭讓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賄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

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歸故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宋鄭之閒有隙地焉（隙地閑田）曰彌作頃丘玉暢邑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弃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邑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書取復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無傳）螽（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東壁皆汉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十有二月（無傳前年季孫疑問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曲師）鄭子臧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子朱（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夏公會單平公（平公周卿士也不書諸侯尊之不與會）六月丙子越大夫（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隧（隧道也）疇無餘謵陽自南方（二子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敵邑將改職貢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加邾以事晉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自泚上觀之（觀越師泚水名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讐而弗殺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曰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恥之故不錄）吳人盟不書諸侯

屬徒五千（屬合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謵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子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黑色下

今吳王有黑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恥之故不錄）吳人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敵邑將改職貢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加邾以事晉加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以二乘與六人從（景伯名）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祀）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盟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

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舊相識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纍然服飾備也已絕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覩之一盛一器也覩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王欲伐朱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朱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陸氏釋文音義

哀公上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敬王二十八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第二千九

杜氏 盡十三年

經元年 得見賢遍反下同此復扶又反一處昌慮反傳元年

而栽才代反又音再注同說文云築牆長版圍圍力軌反周帀子合反廣丈古曠反高陪並如字高又古報反注同厚一戶豆反夫屯徒門反夫兵也屯守也故令力呈反以辨扶免反又方免反別也別也彼列反下同係纍力追反出降戶江反使疆居良反夫椒音扶又作棷子消反檇李音醉大湖音泰甲楯食允反又音允會稽古外反下古兮反會稽山名上會稽時掌反大夫種章勇反大宰音泰嚭普鄙反伍員音云去疾起呂反本又作去惡有過古禾反國名注及下同澆五叫反一音五報反下同殺斟之林古亂反灌古玩反斟鄩反夏后相息亮反注及下注同復爲扶又反后尋音寒浞仕捉反下同夏同姓戶雅反下注皆同

緡古巾反。舊有音忘方娠音震又音身愼妊也自竇音豆丁丈反下丁丈反同甚澆音堯毒也疱正步交反要之七計反注同二姚姓也虞思也虞仲之後仍舊居虞有扈音戶草之燼祥忍反又祥刃反秦刃反女艾上如字又音汝下五蓋反謀澆音牒季杼直呂反誘羅許器反過戈並古禾反之綪一本作迹吳難乃旦反務施始豉反下同而長丁丈反下同可埃本又作俟音仕待也介在音界求伯如字又音霸生聚才喻反又如字爲于僞反沼之兆反池也汙池音烏故復扶又反邯鄲音寒下音丹逢滑子八反士芥古邁反草也不艾魚廢反暴骨步卜反如莽亡黨反孔圉魚呂反烝鉏之汲反下仕居反不重直龍反崇壇徒丹反不彫丹漆也鏤魯豆反刻也不觀古亂反注同臺音胎樹音謝取貲芳味反天有菑音災本或作灾無菑滅非疾疫音役而共音恭自敗也己夫音扶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經二年取瀙火虺反又音郭及沂魚依反易也以豉反句繹古侯反下音亦以要一遙反于鐵天結反皆陳直覩反傳二年伐絞古卯反郢也以井反立女音汝三揖一入反三揖卿大夫士也祇辱音支立適丁歷反下適孫同大子絻音問喪冠也衰絰七雷反下田結反子般音班先陳直覩反下注同爰契音計反又苦結反謀協以故兆絶句詢可也思遵反斬艾魚廢反欲擅市戰而滅其君滅或作戕音殘除訴呂反又作雒音洛千里百縣縣方百里縣有四郡郡方五十里斯役如字又

作厮音同何休注公羊云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蘇林注漢書云厮取薪者皇侃云析薪曰厮改名也胤云荊鞭入晉陽以畔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貌趙鉄絞縊一賜反以戮音六桐棺三寸禮記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業禮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雜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不設屬音燭大夫棺也注同辟步歷反注同親身棺也禮大夫無辟之重直龍反下同王棺四重禮記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杝棺辟也梓棺二屬與大棺也被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君謂侯伯子男侯伯以下無革棺屬與辟爲一重大棺爲再重大棺爲三重大夫一重大夫唯屬與大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時僭耳非正禮也僕馬音卜反載柩其又反爲衆于僞反鄫無恤音尤其怯去業反百乘繩證反贓下羊九反糜之江陰反糜東縛也注同吏詰起言反

卷二十九　襄公　三七

疥作詩占反癘疾也癘疾魚略反壽曰丁老反一音丁報反在難乃旦反下注爲難同自佚音逸武江反始鉏反爲范于僞反下文爲其主同幕下音莫姚般子姚反子般林厥丁見反伏弢吐刀反弓衣也暱血本又作嗜烏卩反吐也吐也他露反雨鼎以邪反洩庸息列反一音作息引反未詳中悔丁仲反經三年曼姑音萬爲子于僞反樂髡苦孫反傅三年司鐸待洛反南宮閱音悅曰庀匹婢反女音汝命不共音恭校人戶教反注及下同秉馬繩證反注及下同脤戶閉反又大加反雖戶臂反本又作臂同爲于僞反之易以豉反雙難乃旦反濟子禮反又子細反注同惟

幕位悲反下音莫鬱攸音由鬱攸火氣也蒙葺七入反一音丁入反以悛七全反悛大也縣教音玄下音奠鄫音懷官辦辦具之辦注同猶拾音十滑也尺審反汁也北土呼汁爲滑富父音甫槨音懷去表起呂反注同之棄古老反注同所鄉許亮反鄉音恭其郛芳夫反郛城也惡范氏烏路反注同經四年盜殺申志反蔡侯申今本皆如此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公孫姓音生本又作甥音德直步洛反頃公傾傳四年也承音升反公孫翩音篇而射食亦反下同文之鍇音楷又音皆又苦駭反中肘丁仲反下竹九反公孫肝況于反販音反字林匹萬反粟公音谷負函音咸綃關才陵反泝江音素人鄢以羿反又以蔽反單浮餘音善氏瀆戶內反豐析星歷反注同菟和音徒監尹古衍反少習詩照反又如字少習即試閱也之難乃旦反將爲于僞反下注同以畀必利反與也楚復扶又反甯跪其委反邯鄲音寒下同郭洛反郭璞三蒼解詁音雁字林火刑反任音壬欒力官反鄲呼洛反郭璞三蒼解詁音雁字林火沃反韋昭呼告反音止孟音于經五年城祁祁夷反杵臼昌呂反下求又反傅五年惡張烏路反下同柳朔良久反夫非音扶好不呼報反不去起呂反以楷子念反稜同爲吉射于僞反燕姬於賢反未冠古喚反鬻姒音育下音似于予念之聞音閑又音閒扁之閒又如字疾疾物歷反本或作蒺乃結反讒棄音洛寘鄴之豉反又作鄴同於萊音來公子黑臀巨廉反又音琳

公子鉏仕居反不與音預下同埋亡皆反佳賈反佞乃定反諂他簟反息廉反而修昌氏反又尺氏反惡烏路反不解息漬反弗扶又反不濫力暫反遁逃音逸經六年邾莊音諏遲任城音壬九父音甫剛下音甫于相莊加反楚子軫之忍反史記作珍殺茶音試下皆同傳六年復修扶又反城父音甫駿乘繩證反優寔紀曉反騎敖五報反必偪音逼盍戶臘反下同去諸起呂反下同需音須疑也一音懦懦弱持疑也多難乃旦反餒牧州牧之牧乘如繩證反晏圉魚呂反五酘本又作斟說文斟不受也受辛宜斟之酘猶文大冥亡丁反含其音捨夾曰古洽反大史音泰下同若禜音瑩詠雩祭如字又于付反而寘之豕反又焉於虔反爲祟息遂反竟內音境睢七餘反漳音章楚昭王

知大道矣本或作天道非夏書尸雅反下注同此語在尚書五子之歌書無師彼天常一句下亦數異其行如字又下孟反尚書作厥道乃滅而亡尚書作乃厥滅亡且子子餘反王秉繩證反闕止苦奮反壬也而林反洩言息列反又以製反欲令力呈反下同與饑其位反差初賣反所宜鮑黠之廉反又如字女亡忘音妄而折之舌反又市列反注同而背音佩後年皆同故要一遙反去羣起呂反拘音俱江說音悅句賓音鉤下音豆不匱其位反多難乃旦反少君詩燕反長君丁丈反夫鴣子音扶瑕或作瑞同於駘他來反又徒哀反經七年皇稷音牲純駐於中住反經七年百牢力刀反吳過宋古禾反以于眷才睡反本又作鄄傳七年

後如字又戶豆反土物如字一音時掌反注同道長丁丈反注及下注同既共音恭大伯音泰注同

斷髮丁管反羸以本又作倮力果反故效戶孝反又將焉於虔反惡烏路反不解息漬反不樂音岳一音洛不儀魚呂反擊析音託以雨木相擊以行夜也子又作柝同聞於音問又如字晝掄中救反下音亮于繹音亦鄒縣側留反庚水反辟匹亦反注同振鐸待洛反注同公孫彊其良反好田呼報反弋以職反繳射也田弋之說如字又音悅下大說同彊言霸說如字一音始銳反而奸音干揖工音集一音於入反鍾邘音于經八年禘師中吕反之詬呼豆反取謹音歡及闉尺善反伯過古禾反官使所吏反傳八年

肥殷丁練反下注同誄之本又作詢呼豆反誄雷旱也誓辱力智反吳爲于僞反下注則爲之同不狃女九反死其難乃旦反曾所在增反且夫音扶之行下孟反又如字

所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之好呼報反下文好焉同欲覆芳服反子泄息列反又作洩吳黶烏結反子洩率音律句故道險絕句吳竟音境偪田其逼反拘鄙音俱下同之滬烏豆反菅古顏反水泲音子本亦作茲子緇反濁也字林云黑也道之音導潘裔待甘反內應應對之應析朱錫星歷反注及下同泗上音四私屬音燭於幕庭亡博反設格更百反令士力呈反試躍羊灼反與焉音預注同任行音壬三遷息暫反析薪皮本又作斮而爨七亂反及虧去危反吳輕遣政反負載如字一音才再反下同載音戴造於七到反萊門音來爲質音致下同復求扶又反妻之七計反勤侯音房前爲于僞反荐之本又作薦在薦反荐雍也於勇反使女音汝下同子乘繩證反注及下同故諷方鳳反憩之音起素於路音洛廩之力錦反注同乘繩證反生男曰弄弄瓦習其善也生女曰瓦習其事也

經九年雍丘

爲之（于僞反）今倒（丁老反）爲別（如字又彼列反）經十三年　男成（音城本或作戊）近濟（附近之近）自去（起呂反）其僭（子念反）星孛（步內反）乃見（賢遍反）陳（戶雅反）區夫（烏侯反）故復（扶又反）傳十三年　使徇（似俊反）成（古報反或爲虛）並如字或音墟非）單平公（音善）不與（音預）二（古壽反）郜延（烏侯反）自泓（烏宏反）姑蔑（亡結反）之旗（音其）大末（音泰孟康音闥）屬徒（音燭注同）地守（手又反下注同）復戰（扶又反）王惡（烏路反注同）自剄（古熒反）爭歃（所洽反又所甲反）爲長（丁丈反下注同）大伯（音泰）日旰（古旦反）德輕（遣政反）見音侯（如字又賢遍反）對使（所吏反）以見（賢遍反）於吳有豐（芳中反）八百秉（補丙反）悖惑（補內反）

而祇（音支）縈兮（而誰反又而水反注同）與禍（戶臥反）之父（如字又音甫）睨之（五計反）麗則（本或作麗禮也）以呼（火故反）殺其丈夫（直兩反本或作大夫誤）

哀公元年傳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十月葉纂定本　殷本閣本俱作十一月與此異

六年傳再敗楚師註前已敗於柏舉○柏舉　殷本閣本作柏人案柏人晉邑名前年晉緡荀寅於此定四年入鄆之役楚乃敗於柏舉非柏人原本是也

入年齊人取讙及闡註闡在東平剛縣北○剛殷本閣本作劉非案水經註汶水西南逕剛縣北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晉曰剛平寰宇記云剛故城在寧陽縣今寧陽東北三十五里有故剛城皆剛字確證

十一年傳公叔務人○　殷本及正嘉本作公孫務人案十三經義疑謂北監本則然識之以備參考閣本作公務務人非

賦封田以嫁公女註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悉猶概也概稅封內之田以嫁公女　殷本閣本悉

作急于義未協

梁楩殷脯焉○服應改殷案郊特牲釋文加薑桂

日殷修公羊傳註殷修者脯也並丁亂反从肉

从段不从叚从叚者乃古鴈切集韻所謂腸疾

者是

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註廣陵海陵縣東

南有發繇口○發繇口　殿本閻本杜林合註

本作發繇亭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註故史承而書

之○史　殿本閻本作使非此史字指諸侯之

史觀疏云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可見且列

國之史豈吳所能使之各不有○案六邑即彌

傳以六邑爲虛註空虛之各不有○案六邑即彌

作頃丘玉暢品戈錫也空虛之者仍置爲閒田

也各不有者宋鄭各不有也諸本作空虛之名

不有于義未協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狩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所修之經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　陳宗豎出奔楚無傳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也　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無傳　六月宋向魋入于陳以討桓氏桓氏宋大族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　陳轅買出奔楚無傳　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無傳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子狂卒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　陳轅買出奔楚無傳　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書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書獲麟得書所以取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也濟成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王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　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　弗聽子我夕子我陳氏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　遂執以入執逆置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　使公孫言己言已介逢之　己既丞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僕僕侍也　望視目掌陽　事君子必得志得君丁意　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恐多詐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逢不從也　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

鬷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悼簡子奚穆子安陳亚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共二乘）子我在幄（幄帳也嘉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子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成公除害）成子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出逆之遂入閉門（嘉所在）乃益奉七邑而請享公焉（享飲欲因請討之）公曰不可薄宗（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請以辇易薄（辇向魋邑薄公邑欲因）子安陳亚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處）公與婦人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麋一頭志言）君盍試也）君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遊觀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鷃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逢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遠疑非今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卽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

以告殺諸郭門（齊閭門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彫衆逆（彫衆大門公門也）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卽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

賈卽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特寵魋）公使夫人

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遣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遣入國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魋同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丄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丄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懿賢者失所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丄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

寡君使羞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弃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積殆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巳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傳言芊尹蓋知禮）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曰二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貢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弃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積殆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巳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傳言芊尹蓋知禮）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其使我人獲國而歸成（猶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高唐（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謹與闞（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大子萠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姬（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人獲國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猶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高唐（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謹與闞（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大子萠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姬（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人獲國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使良夫為大子請（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也）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也）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豎從之介被甲冑豎欲以盾
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
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

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難解
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為難或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二子副曠黨
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莊公誅故政卿之臣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well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瞞成
夏四月己丑孔圉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鄄武子告子周武子衛大夫鄄子周大夫肹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通寘子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寡諸河上河上厥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

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懸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爲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爲反（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爲）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

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讐）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虎

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闖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以卵喻楚國第用士之大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面誰勝之（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拔劒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詔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楚秘兵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葉公之（葉公子高）孰掩面而死（葉公）子西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幼其多力 豫章大木）石乞曰
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
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
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
蔡（蔡遷州來 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
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 所求無饜
則不安嘗如物偏重則 管修楚
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 賢大夫）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故齊管仲之後聞 （子閒平王子
其教賢知其可討 啟五辭王者）子閒
不可遂劫以兵子閒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
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
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
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
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
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
焉（歲年 取也）曰以幾（冀君 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 也）民知
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 也）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徵二
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弃德從賊其可保
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徵之（徵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
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
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弃疾奔頯黃氏（燕勝弟頯黃吳地）沈
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閭也）
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襲言之）衛侯占夢（占夢雙人以能
見爰）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
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
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
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
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若大子
將密謀（將密謀昇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
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與豭從已劫公而强盟之（盟求必立已）
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

後有罪殺之公曰諸侯其誰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爲今名）良夫乘（良夫賤）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敢）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

（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逐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四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長子玉）楚白公之亂陳人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貴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賤官）子穀曰觀丁父帥師乃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可知也（言不可知）詔也（詔疑）令尹有滅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盡舍焉（舍右領左史）臣懼右領

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鄒禪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貢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貢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子西字）衛侯夢于北官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瓞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己自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譟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三卑殺之故自謂無辜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下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其鍼曰如魚竊尾衛流方羊不能自安喬之吉凶夢趙言衛侯將若此魚勞則尾赤也而方羊喬焉橫流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閻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鍼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門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嗣也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邑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弟青疾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

已氏莊公夫人髮髢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於公孫般師而立之般師出奔齊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欽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大國滅之將亡閻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鄭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誰也羔也則大國執發陽之役衛武伯名也鄫衍石魋之子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宋皇瑗之子鏖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于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鏖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鏖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鏖也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鏖則不可知公執之執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巴人伐楚圍鄖鄖楚邑初右司馬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嚭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

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文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遣囿敗巴師于鄢故封
子囿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
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
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鞫自齊復
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遹皆魋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爲備夏楚公
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楚沈

敎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其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
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
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晉公終叔向言
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子
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
以得爲君子晉史黶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黶也進不見
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黶何
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道使適魯秋
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簡子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子囿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不疑故不卜也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使陳黃池之役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筒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
以得爲君子晉史黶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黶也進不見
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黶何
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道使適魯秋

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僕人之未次乎（次舍也）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

四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吳子胥之言也）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逐也）

人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墨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焉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犁丘齊邑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使越也越請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乞師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執事君乃縱越人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臧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鄆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以不得也還餘臧石牛（生曰餘）大夫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

趨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荈弟）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寵子將以爲大夫使宗人（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教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諾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衞侯出奔宋（衞侯轅也）衞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褚師氏聲子名）讌而登席（古者見君解讌）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殺之（殺嘔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讌）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戲其手（抶徒手屈肘如戲形）曰必斷乃登遂自我始乃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不足與請適城鉏彌曰衞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衞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衞盜請速行己爲先發而同載寶歸衞也）公爲支離之（支離病名）因祝史揮以侵衞（揮衞祝史）衞人病之乾子公文要子之車於池（乾子公文要公有忿

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衞人薄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衞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比連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夫車皆）司寇亥（奪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官（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于疾之官謀以攻公郢子士請禦之（郢子士衞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謂昭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之君將殺之（殺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戲其手（抶徒手屈肘如戲形）曰必斷乃登遂自我始乃適城鉏彌曰衞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衞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衞盜請速行己爲先發而同載寶歸衞也）公爲支離之（支離病名）因祝史揮以侵衞（揮衞祝史）衞人病之乾子公文要子之車於池（乾子公文要公有忿

知擲爲內開見子之年文子也子之公孫彌
曰彼好專利而妄若見君有入勢必追助之法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若知其爲君問不審
察私其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
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五日乃館諸
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
自越前年冇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
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郭重魯人其貌
惡故勿官女令若田期姊司徒期也令苟有慾於夫人者報之
夫人期姊也慾期而不得加
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禱酒惡郭重曰何肥也重肥

季孫曰請飲乘也飲酌之以魯國之富適仇讐臣是
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腫君遠行動勞不宜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譏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
稱肥
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弗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
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非我從昆弟
靈不緩爲左司不緩子靈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舉如后庸越
鉏爲大司寇宋鉏樂朝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
欲納之懿子曰君悔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懷
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
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
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
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
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
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謚順德弟公子黔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
入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慾於夫人者報之
夫人期姊也慾期而不得加
殺故勿官女令若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攻而奪
之帑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
期之甥之爲大子者慾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於越
終言之也終次爲哀二年越殺大子傳
畜諸公官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敬得弟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懷
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
靈不緩爲左司不緩子靈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舉如后庸越
鉏爲大司寇宋鉏樂朝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
欲納之懿子曰君悔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懷爲也
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
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

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基本敗也）能無敝乎（言必敝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僖名）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同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諸二三子盟乃明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門外失國也）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書六子在唐孟（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季孫肥文子孟孫茂伯皆從后庸盟）康于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于讓（思子讓）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讓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已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矣）晉荀瑤帥

師伐鄭次于桐丘鄭弘請救于齊弘齊師將
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
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
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
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
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
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
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成參）
子友製杖戈（製削友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
謂成子曰大夫陳子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
未至鄭翳弘曰知伯愼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
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
門子桔柣之門鄭人俘鄶魁壘（鄶魁壘鄭大夫）賂之以知
政（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
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
以爲子（惡貌醜也備子產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

於侵（侵掠）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
未至鄭翳弘曰知伯愼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
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
門子桔柣之門鄭人俘鄶魁壘（鄶魁壘鄭大夫）賂之以知
政（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
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
以爲子（惡貌醜也備子產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
伯（恭事也）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

公之四年僖桓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陸氏釋文音義

哀公下第三十

杜氏　盡二十七年

經十四年　西狩

手又反　獲麟呂辛反又力珍反冬獵反　瑞獸也解見詩音嘉瑞

傳十四年　鉏商

仕居反　要我於妙反又一遙反注同　千乘

繩證反　闕止苦暫反　惲之大旦反　驟顧仕救反　數顧所角反　而遺唯季反

年內同

傳十五年　桐汭

如銳反　既斂

高無平

普耕反

經十五年

傳十五年　相

息亮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孛

步內反

大雩

音于　公孟彄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公孟彄

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經十五年　高無平

普耕反

傳十五年　桐汭

如銳反　既斂

傳十四年　鉏商

仕居反　要我於妙反又一遙反注同　千乘

繩證反　闕止苦暫反　惲之大旦反　驟顧仕救反　數顧所角反　而遺唯季反

年內同

孛

步內反

大雩

音于　公孟彄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宗豎

上主反　朱向舒亮反　雕徒回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經十四年　西狩

手又反　獲麟呂辛反又力珍反　冬獵反　瑞獸也解見詩音　嘉瑞

常恚反　無應應對之應　中興丁仲反　小邾射音亦　句繹古侯反下音亦　寘于之豉反

宗豎

上主反　朱向舒亮反　雕徒回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經十四年　西狩

手又反　獲麟呂辛反又力珍反　冬獵反　瑞獸也解見詩音　嘉瑞

常恚反　無應應對之應　中興丁仲反　小邾射音亦　句繹古侯反下音亦　寘于之豉反

傳十四年　鉏商

仕居反　要我於妙反又一遙反注同　千乘

繩證反　闕止苦暫反　惲之大旦反　驟顧仕救反　數顧所角反　而遺唯季反

年內同

孛

步內反

大雩

音于　公孟彄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公孟彄

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經十五年　高無平

普耕反

傳十五年　桐汭

如銳反　既斂

宗豎

上主反　朱向舒亮反　雕徒回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經十四年　西狩

手又反　獲麟呂辛反又力珍反　冬獵反　瑞獸也解見詩音　嘉瑞

常恚反　無應應對之應　中興丁仲反　小邾射音亦　句繹古侯反下音亦　寘于之豉反

宗豎

上主反　朱向舒亮反　雕徒回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之潘

芳袁反注皆同　沐音木　米汁之十反　介達音界媒介也亦因也　長而如字又丁丈反

上僂

力主反　與之言政說音悅　立女音汝　我遠如字又于萬反　數人

所圭

所佳反　廩丘力甚反　子芒盈音亡　在幄於角反帳也　之處昌慮反　御之魚呂反本

攻閽

音韋　弇中於檢反又音淹　狹路音洽　及彫音而　撟命本又作矯居表反　出

雍

於用反　務施式豉反　數請所角反　以輦音安　余長丁丈反注同　少長詩照反

所惡

烏路反　迮人子赤反　有介音界大也　麋九倫反麕也本又作麋亡悲反　難以乃旦反下文及注同

子頎

音祈　騁而勅領反　祇取音支　欲質音致注及下同　乃舍音赦又音捨注同　夏

后之

戶雅反　璜音黃　惡之烏路反　阬氏苦庚反或音剛　丘輿音餘　三日齊

子洩

息列反　將圉魚呂反　爲成于偽反　從者

不得入

才用反　有司使所吏反注同　恨恚一瑞反　弗内如字又音納　祖音但

側皆反本又作齋　伐齊三如字又息暫反　子洩息列反　將圉魚呂反　爲成于偽反　從者

不得入

才用反　有司使所吏反注同　恨恚一瑞反　弗内如字又音納　祖音但

陸氏釋文音義

哀公下第三十

杜氏　盡二十七年

經十四年　西狩

手又反　獲麟呂辛反又力珍反　冬獵反　瑞獸也解見詩音　嘉瑞

傳十四年　鉏商

仕居反　要我於妙反又一遙反注同　千乘

繩證反　闕止苦暫反　惲之大旦反　驟顧仕救反　數顧所角反　而遺唯季反

年內同

孛

步內反

大雩

音于　公孟彄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公孟彄

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經十五年　高無平

普耕反

傳十五年　桐汭

如銳反　既斂

宗豎

上主反　朱向舒亮反　雕徒回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經十四年　西狩

手又反　獲麟呂辛反又力珍反　冬獵反　瑞獸也解見詩音　嘉瑞

常恚反　無應應對之應　中興丁仲反　小邾射音亦　句繹古侯反下音亦　寘于之豉反

宗豎

上主反　朱向舒亮反　雕徒回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傳十四年　鉏商

仕居反　要我於妙反又一遙反注同　千乘

繩證反　闕止苦暫反　惲之大旦反　驟顧仕救反　數顧所角反　而遺唯季反

年內同

孛

步內反

大雩

音于　公孟彄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公孟彄

苦侯反　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　鄫勞力報反　水潦音老　廩

經十五年　高無平

普耕反

傳十五年　桐汭

如銳反　既斂

宗豎

上主反　朱向舒亮反　雕徒回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經十四年　西狩

手又反　獲麟呂辛反又力珍反　冬獵反　瑞獸也解見詩音　嘉瑞

常恚反　無應應對之應　中興丁仲反　小邾射音亦　句繹古侯反下音亦　寘于之豉反

宗豎

上主反　朱向舒亮反　雕徒回反　子狂其廷反　趙鞅於丈反　復入扶又反　星

之潘

芳袁反注皆同　沐音木　米汁之十反　介達音界媒介也亦因也　長而如字又丁丈反

上僂

力主反　與之言政說音悅　立女音汝　我遠如字又于萬反　數人

所圭

所佳反　廩丘力甚反　子芒盈音亡　在幄於角反帳也　之處昌慮反　御之魚呂反本

攻閽

音韋　弇中於檢反又音淹　狹路音洽　及彫音而　撟命本又作矯居表反　出

雍

於用反　務施式豉反　數請所角反　以輦音安　余長丁丈反注同　少長詩照反

所惡

烏路反　迮人子赤反　有介音界大也　麋九倫反麕也本又作麋亡悲反　難以乃旦反下文及注同

子頎

音祈　騁而勅領反　祇取音支　欲質音致注及下同　乃舍音赦又音捨注同　夏

后之

戶雅反　璜音黃　惡之烏路反　阬氏苦庚反或音剛　丘輿音餘　三日齊

子洩

息列反　將圉魚呂反　爲成于偽反　從者

不得入

才用反　有司使所吏反注同　恨恚一瑞反　弗内如字又音納　祖音但

側皆反本又作齋　伐齊三如字又息暫反　子洩息列反　將圉魚呂反　爲成于偽反　從者

不得入

才用反　有司使所吏反注同　恨恚一瑞反　弗内如字又音納　祖音但

經十六年　子還

音旋

成

音誠　諸師中呂反

經十六年

已丑

成

莫干反　諸師中呂反　經十六年　子還音旋

已丑

孔丘

卒

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

十三也本或作僖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二則與史記孔子世家異此本非也傳十六年鄢武子於晚反脤也許乙反遍布吳反窴七訓反寘諸之誼反其衷音忠單平公音善余嘉乃成世絶句之休許虯反注及下同美也公誄力軌反誄文云誼也旻天亡巾反不弔如字又音的至也不憖魚覲反且也俾屏必領反下必郢反僚勞弔反在疚久又反病也尼父音甫言喪息浪反則愆起虔反飲孔悝於鴈反令人力呈反反祏音石藏主石函西圃布五反咸許公爲如字人姓名返祏音反本亦作反人爭爭訟之爭先射食亦反下同三發如字一音撥皆遣于萬反之殪於計反車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於棄音忌城父音甫華氏戶化反使謀徒吏反葉公始涉反邊竟音境下同衛蒲方元反注同好復言呼報反告女音汝如葉公孫朝如字字龜火音純枚卜七灰反之觀工喚反注同之虛

書

去魚反下文同濮陽音卜被髮皮義反之瓜古華反并數所主反懼雖乃且反下文而難同其繇直又反作同衛流音黃反又如字方羊音祥注同膏以制反鬨門戶孔反塞賓音豆復伐扶又反叔向許丈反怙亂音戶般師音班下同自鄄音絹從子才用反而隊直類反折之設反朘音古已氏音紀髡之苦存反呂姜姓大計反又庭祀反髡也髡也皮義反與女音汝下同其焉於虔反諸潞音路平公敖如字一本作警五報反又五刀反東莞音官武伯相息亮反鄫衍以善反石魋徒回反郎地音云曼姑音萬冦也直侯反皇瑗于眷反子糜九倫反鄒般佐咸反惶而紆問反不遑也不遑丁丈反將亨普庚反王孫燕烏賢反又烏練反頵匹賓反弗去起呂反嬰人必計反大叔音泰人比毗志反婦求龜反於蒉始遂反

音憂將卜師所類反燧象音遂皆爲于偽反遣固于委反於析星歷反能蔽志必世反注同斷也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昆命于巂本或作尚書作昆命于元龜蔽斷丁亂反下同傳十九年王冥亡丁反于敖五刀反三稱尺證反敬王崩故也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三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則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二十年也案傳二十年虜力甚反鄭于偽反下爲于僞反說不同未詳其正也傳二十一年于艾五蓋反以說如字又音悅親昵女乙反有質如字信也先造七報反犯爲陘同在難乃旦反簞音丹笥緇簡也反問遺唯季反之閒閒廁之閒諸夏戶雅反不共音恭恭亦作共

何踐古侯反滑人乃黠反史黶于減反誘言博浪反傳二十一年

音角又古孝反高蹈徒報反令齊力呈反先期悉薦反傳二十二年

淳音揖昭亦音絢洲也音州水中可居曰洲焉能於虔反乃繼一賜反傳二十三年

與有音預執紼音弗與人余洙反也不臣他典反旌繁步干反注同知伯音智御之魚呂反及壘力軌反以守手又反宗祧他彫反犁丑力兮反滑傳二十四年汝陽也音智本又作陽涿聚丁角反始使所吏反

音問欲令力呈反而易以豉反問也閒廁之閒下注皆同傳二十五年

適泠力丁反城鉏仕居反以鉤古侯反本或作拘同注同之卒子忽反陳名直覲反揮音輝彼好呼報反先道音導注同共評音平又音病難面乃旦反弗內如字又音納之上時掌反下音援又音爰惡烏路反郭烏路反訾毀紫請飲於鴆反注同獲從才用反又如字劬勞其俱反以激古歷反之數所角反不樂音洛公孫音遜本又作遜樂茂君悔皮逼反很也胡懇反掘豬其勿反又其月反本或作猪胡忽反國幾音祈守陴毗支反申重直龍反下同設守手又反恐公丑勇反公子默起庶反相之息亮反令荀力呈反注同爲悼公于偽反遂復扶又反從昆才用反樂

洞戶門反又戶困反朱鉏仕居反樂轅音晚惡之烏路反下注惡其同欲去起呂反連中如字一音輦與空澤如字或作輿非沃宮烏酷反六子畫音獲劫之居業反少寢詩照反注下同大官音泰惑蠱音古又匿女力反所弒申志反北首手又反注同陳加張又反鳥口復盟扶又反唐孟音于子潞音路使徇似俊反無別彼列反注同於使所吏反孫於陳音遜本亦作遁下及注除孫莊子皆同甯武乃定反宛濮於阮反下音卜傳二十七年馹上他來反又音臺封竟音境三子皆從如字注同或才用反非也此夫音扶臨難乃旦反多忘忘亮反本又作妄下文放駟歂市專反屬孫子音燭注同乘車繩證反注及下皆同涿聚中角反隱之役音制而反下同成子衣於既反製音衣也杖戈直亮反又音丈於阪音反一音扶版反衷焉音忠善也中行戶郎反輕車遣政反以厭於甲反又於瞻反有爲于僞反下爲鄰反三思息暫反又如字之侈昌氏反又尺氏反去之起呂反下而去同之衝其俱反有陘音刑因孫音遜下同而好呼報反甲下之戶嫁反一本甲作早桔戶結反柣大結反俘芳夫反鄒戶圭反魋苦回反壘力軌反適子丁歷反不悛七全反悲知伯其冀反遂喪息浪反下同後序申杼時汝反又直呂反科斗苦禾反科斗蟲名形似科斗豕象吐亂反繫辭戶計反殤叔音傷大歲音泰周赧王汝版反齊湣王亡謹反一音亡巾反足見賢遍反儀父音甫守于手又反本亦作狩數條所主反洞澤大弄反一音童爲洞古榮反又音迥熒澤音螢之廮

魚羣反又音言一音彦仲壬而林反居亳步博反大甲音泰中分並如字又丁仲反而相息亮反下同老叟素口反昏忘亮反爲其于僞反粗有才故反又音麤

十四年傳而遺之潘沐註米汁可以沐頭○沐頭坊本作浴頭案說文沐濯髮也浴澮身也天官疏沐用潘浴用湯則沐浴字不可誤用

十六年傳方天之休註言天方受爾以休○受林氏直解作授于文義爲順今據改

十七年傳志父之爲也註恐君謂志父教使不來○殿本閻本謂作爲來作一義不可解

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案吉謂所枚卜之兆也訓然以疏考之原作順

過于其志謂爵位過其所望閻本坊本吉作言則解似大言不漸之意誤甚

二十七年傳言及子蘧註思子蘧○殿本閻本無此三字

發陽之役註發陽鄖也○案此鄖乃吳地二年公會宋皇瑗于鄖即此故註云鄖也殿本閻本作鄖地則嫌于楚附庸之鄖不可不辨

而奪其兄鄫般邑○案說文鄫宋地从鬯邑聲他本从刀作鄫非

二十一年傳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註魯據周禮○案周禮即韓宣子所見易象與春秋齊人不知日爲儒書註推言其意謂齊笑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以致二國遠涉閻本坊本周禮作用禮非

二十六年傳爲夷儀之盟而君入註在僖二十六年○案衛侯衎歸衛乃襄二十六年非僖也今改正

四方其順之○順殿本閻本作訓案今詩本作訓然以疏考之原作順

二十七年傳言及子蘧註思子蘧○殿本閻本惡而無勇何以爲子註簡于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廢嫡閻本作奔猷殿本監本作舍嫡俱無伯魯二字案史記趙世家襄子名毋恤于鼎見毋恤曰眞將軍簡子不之信也他日以責符之說試諸子知毋恤果賢廢伯魯而立之蓋原本根據史遷足訂諸本訛脫

春秋名號歸一圖卷上

周　魯　齊　晉

周　姬姓黃帝苗裔后稷之後也武王伐紂而有天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殺謂之西周平王東遷洛邑謂之東周即春秋之始也今據經傳有異呼者合而錄之

文王　王季之子也見序　文王昌　僖十九年註　周文王　文王並同　皇祖文王　哀二

周桓公　周公黑肩　隱六桓五　桓十八

王子克　莊王弟　子儀　並同桓十八

平王　見序隱三年同　宜臼　昭二十六年王名也

召康公　僖四　召公奭　爲周太保　召伯　定廿九年傳引甘棠之詩

召穆公　僖二十四　召公虎　同上年註召公周之卿士　召穆

石速　莊十九年王之元士也　膳夫　同上年即石速也

蘇忿生　隱十一　司寇蘇公　武王時爲司寇同上年註

王子帶　僖十一惠王之子襄王母弟也　叔帶　僖二十四　僖二十四食邑於甘謚昭　太叔帶　僖二十六　甘昭公　七

周公閱　文十四　宰孔　僖五年註　宰周公　僖九年經五年周公同

王子虎　僖二十八王之卿士　王叔　同上年文三　王叔文公　文三王卿士也虎名叔族文謚

叔興　僖十六周丙叟也　叔興父　後爲大夫僖二十八年

春秋名號歸一圖　卷上　二

蔿國　莊十六周大夫　子國　同上年字也

陳嬀　陳國嬀姓之女　王后　惠后　並同莊十八年襄王子帶之母

王世子　僖五年經　王太子鄭　同上年傳　襄王　僖二十四經云天王同

虢仲　桓八年王之卿士也　虢公林父　同上年

王季子　宣十年天王母弟季子成公元年同　劉康公　同上年食采於劉十五年同

樊皮　莊二十九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樊仲皮　莊公三十年

王札子　王子札　上註云王札子即王子札也　王子捷　並同宣十五年

王叔陳生　襄十年王之卿士也　王叔　同上年下云王叔氏

單公子愆期　成愆　襄公三十年蔿邑大夫按釋例即一人也

芮伯　文公元年周大夫　芮良夫　同上年

毛伯　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也文元　毛伯衛　衛伯字也同上年

尹子　成十六年經王卿士者也文元　尹武公　經傳異文

劉夏　襄十五天子官師卿士者也文元非卿也下云劉子　劉定公　昭元

原伯　昭十二年周大夫　原公　同上年

周甘人　昭九周大夫襄也

祈招　昭十二周大夫爲司馬掌丘甲之職招名也　圻父　同襄十六年

甘簡公之弟過　昭十二名過周之卿士　甘悼公　同上年悼公即過　甘過　襄三十年

單子　單襄公　並同成元年十六年經傳異文

毛伯過 昭十八 周大夫

毛得 同昭十八 過之族 毛伯得 昭二十六

景王 昭十一

王猛 昭二十二 王子猛 同上年王 景王子也 悼王 並同上年未 卽位追謚

劉獻公 昭十三年定公之子王子名猛 劉摯 昭二十二註 劉子摯 同上年

原伯魯 昭十八 周大夫 原伯魯之子 昭二十九 卽伯魯也 伯魯子 上年註

伯盆 昭二十二劉 獻公之庶子 劉狄 昭二十六 劉盆也 劉文公 昭二十三年 劉卷 杜云劉卷卽劉

定四

單子 昭二十六 單穆公 昭二十二單旗 單旗 昭二十二年下云單子同 或云單氏謂單子之家也

春秋名號歸一圖 卷上 三

單子 昭十一年 成公 同上年單子爲王官伯

賓起 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之傅也 賓孟 同上年賓起也

樊頃子 昭二十二 樊齊 名也同上年

王子朝 昭二十二景王長庶子 西王 昭二十三年故謂西王

王子匄 昭二十二子猛之母弟 東王 昭二十三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敬王 昭二十二年冬卽位 定五年殺王子朝于楚

召莊公 昭二十二 召伯奐 昭二十 召莊公

召簡公 昭二十四 莊公子 召伯盈 同上年註簡公

甘平公 昭二十 周卿士

甘桓公 昭二十四 甘氏 下云甘氏又往矣卽桓公也 尹固 昭二十六王子朝之黨 尹圉 昭二十三尹文公也與尹固同是子朝之黨疑是一人

夷王 昭二十六 厲王父

宣王 厲王子

幽王 宣王子

伯服 幽王少子 褒姒所生 攜王 伯服

惠王 平王六世孫

定王 簡王孫

頃王 靈王 定王孫 同上年

春秋名號歸一圖 卷上 四

魯 姬姓侯爵文王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稱天子輔相成王成王封其子伯禽爲魯侯至隱公十三君春秋之始也今據經傳有異文呼者合而言之

魯公 文十二 禽父 昭十 伯禽 定四周公之子始封之君

魯武公 哀二十四 武公敖 相六註哀

仲子 惠公夫人桓公之母宋武公之女隱元傳 惠公仲子 隱元年經傳 子氏 同上年傳仲子也 夫人子氏 隱二

聲子 惠公元妃姪娣隱公之母也隱元 君氏 隱公攝位不敢從正君之禮尊其母避正夫人故書曰君氏卒隱二

公子益師 隱元年經 衆父 益師字也 同上年公子

公子彄 隱五年經 臧僖伯 同上年公子 彄也 諡僖

臧孫達 桓二年傳 臧哀伯 同上年 哀伯之子也 臧孫達

臧孫辰 莊二十八年魯大夫 臧文仲 莊十一年

臧孫許 宣十八文仲之父成二年臧孫同 臧宣叔 宣十八

臧武仲 成十八魯大夫文仲之孫宣叔之子 臧紇 襄四年臧紇也 武仲也 臧孫 襄十四臧紇也下云臧氏並同

臧昭伯 昭二十五臧 爲之子也 臧孫 同上 臧氏同呼族

公子展 展氏 祖 夷伯 僖十五年展氏之祖父夷 諡伯字經震夷伯之廟

無駭 隱二年經魯羽 未賜族者也 司空無駭 同上年傳 展氏 隱八年無駭卒公賜族曰展氏賜族之始

展禽 魯大夫僖二十六 柳下惠 並同上年名獲字禽柳下食邑諡惠按血脈圖盜跖之兄也按莊子即柳下季也

公子翬 隱四年十年魯大夫 羽父 同上年 夫貶去族下皆同 字也

子同 桓六年桓公子 莊公 春秋十二公唯莊 莊公文姜所生 僖昭完名諡見傳

夫人姜氏 桓三桓六夫人齊女也 文姜 桓六

公子慶父 莊二年三十二年慶父同 仲慶父 莊八 共仲 閔二

公孫敖 僖十五慶父之子也魯大夫 孟穆伯 文元年下 云穆伯同

文伯 文十四穆伯之子穀也 穀 文元文十四

公子遂 僖二十六魯卿莊公之子公孫敖從父昆弟 襄仲 文七 東門襄仲 襄仲居東門 僖二十六作 遂宣八經

故曰東門襄仲 東門氏 同上年 仲 文十八年傳仲即襄仲也 仲遂宣八經

公孫歸父 宣十襄仲之子也 子家 同上年字也 東門氏 襄仲之族也宣十八東門氏即歸父也

仲嬰齊 成十五年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又使嬰齊繼其後曰仲氏

公子牙 莊三十二 叔牙 僖 叔孫氏 莫同 同母弟 上年

公孫茲 僖四經叔牙子也 叔孫 戴 同上年 戴氏也

叔孫得臣 文元叔牙之孫 莊叔 文三昭五

叔彭生 文十一經註叔仲惠伯叔牙孫 叔仲惠伯 同上年傳文十八註文七文十四

叔孫舒 哀二十六武叔之子 文子 同上年

公子友 莊二十五魯上 季子 公子友 莊三 成季友 昭三

鄆莊公之母弟 字閔元 十二

季文子 文十八季友之孫魯之宗卿 季孫行父 上年同經下傳云行父

季孫行父也下云文子同

季孫宿 襄六行父之子 季武子 同上年

魯之正卿也

公彌 襄二十三季武子 公鉏 上註

長庶子也公鉏

悼子 襄二十三季武子 悼子紇 註 季悼子 昭十二

庶子紇平子父也

季孫平子 昭九年季孫意如 昭十三 平子 昭二十六

孫意如

季孫斯 定五年平子意如子桓子 季桓子 桓子 同上年

南孺子 哀三季桓子之妻 南氏 同上年

季康子 哀八桓子之子肥 肥 哀三

公父歜 定五年季桓子從父昆弟父文伯 公父文伯 同上年

公山不狃 定五年季氏臣費宰子洩也 費宰子洩 同上年洩亦作泄
鍼巫 莊三十二魯大夫傳云鍼巫氏端其家也 鍼季 並同 公子魚 閔二奚斯也 奚斯 同上年
夫人風氏 文四莊公妃僖公之母 成風 文五 公子買 僖二十八經魯大夫 子叢 傳異文
婦姜 文四年有姑之稱 夫人姜氏 文十八惡視之母出姜也 出姜 上年同註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子 子在喪之稱也文公子 惡 傳云殺惡註惡惡文十八年經書子卒 大子 上年同
夫人姜氏 莊二十四 哀姜 上年同傳 夫人氏 僖元年經不言姜闕文
公子慶父 莊三十二慶父莊公庶兄也 成風 文五 公子牙 莊三十二 公子友 莊元
公子魚 閔二奚斯也 奚斯 同上年 公子慶父 莊三十二 公子牙 莊三十二
公子友 莊元 公孫敖 莊三十二敖慶父之弟 共仲 莊三十二 叔牙 莊三十二
季友 莊元 慶父 莊三十二 叔孫得臣 莊三十二 叔孫僑如 成十六 叔孫豹 襄四
叔孫婼 昭四 叔孫舍 哀十四 叔孫州仇 哀十一註州仇也 叔孫不敢 定元年武叔之父下云不敢同 叔孫成子 定十年下云成子同
叔孫氏 定八 武叔 上年註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同上後註 叔孫武叔州仇 哀十一註 叔孫武叔 同上年
叔孫武叔 哀十一註 叔孫 同上年 武叔懿子 定十 子叔孫 文十五
叔孫輒 定十二年叔孫氏族惡叔孫不禮叔而出奔 子張 字也哀八年奔在吳 公若藐 定十叔孫氏之族歸宰 公若 同上年
伯姬 成九年穆姜之女成公之姊妹 共姬 襄三十年在魯曰伯姬嫁爲宋共公夫人故曰共姬從夫之謚也 公若 同上年
聊人紇 襄十年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 叔梁紇 註 聊叔紇 襄十七
厚成叔 襄十四年後改爲歸氏名掇 厚孫 同上年稱其族也 掇 同上年
公子稠 襄三十一敬歸之婿齊歸之子昭公名 稠父 昭二十五 魯昭公 註上
孟莊子 襄十六獻子之子子魯公族大夫 孟孺子速 同上年 莊子速 同上年 仲孫速 襄十六孟氏本出北仲故族稱仲孫亦曰孟孫

昭子 昭四昭十叔孫諾同上年註昭二十五叔孫昭子同上年叔孫昭二十四叔孫氏昭二十五

孔子 序素王今古皆云見序仲尼 散在諸卷孔丘 序定十哀十六尼父 哀十六

孟椒 襄二十三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 子服惠伯 同上年子服椒 昭三十三惠伯 同上年

子服泯 昭十三泯子服惠伯 子服子 襄二十八子服氏 昭十六族也

閔子馬 襄二十三魯大夫閔馬父 同上年註昭十八二十六

叔仲帶 襄三十一叔仲公之父也叔仲父 襄二十八叔仲昭伯 襄七叔仲惠伯之孫叔仲

昭子 昭四叔仲帶也

榮駕鵝 定元年魯大夫榮成伯 同上年

孟丙 昭四年叔孫豹之子孟同上年下皆呼孟

仲壬 孟丙之弟同昭四年仲亦同上年下云仲者皆仲壬也

孟僖子 昭七仲孫貜也仲孫貜 昭九

孟懿子 昭二十五孟僖之子仲孫何忌 同上年何忌 昭七孟孫 定元

仲孫閱 襄三年僖子之子南宮敬叔 昭十一哀三孔子弟子南宮敬叔

孟孺子 哀十孟懿子之子孟孺子洩 同上年下云右師同右師孟武伯 哀十一孟孫 同上年

子家懿伯 昭二十五年註云家懿伯莊公玄孫子家羈 昭公十五二莊公玄孫下註云羈也自稱子家

子 並同上年子家氏 定元

齊歸 襄三十一昭公之母胡女也書以證歸姓夫人歸氏 昭十一經小君齊歸 昭十

叔仲小 昭十二叔仲帶之子叔仲子 當世所呼叔仲穆子 同上年

南蒯 昭十二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氏 昭十三

琴張 琴牢 子開 並同昭二十年孔子弟子也

叔輒 昭二十一叔弓之子伯張伯張 子叔 並同上年

公子宋 定元昭公弟定公 上年同宋父 昭二十五

季公若 昭二十五下云公若季公亥 公亥即公若也同上年

秦遄之妻 昭二十五秦姬 昭二十五年

邱昭伯 昭二十五年邱孫 同上年下云邱氏同

洩聲子 昭二十六魯大夫下云聲子同野洩 同上年字亦作泄同

苫蓋 定七季氏家臣苫越 定八

公敛處父 定七孟氏家臣成宰公敛陽 上註

季孫寤 季孫寤季桓子之弟子言 字也並同定八年

定姒 定十五定公夫人姒氏 同上年

子服何 哀三十二子服景伯子服景伯 同上年景伯 哀十

顏羽 哀十一孟氏臣字子羽子羽 同上年

樊遲 哀十一孔子弟子樊須字子遲 上註下云須也同

冉求 哀十一三十三求名 冉有 字子有孔子弟子

孟之側 哀十一年 子反 哀十一或云孝反 孟氏族 何論云孟之反

子貢 定十五衛人姓端 木名賜孔子弟子 衛賜 端木賜 見上

公孫成 哀十五公孫氏爲孟氏 成邑宰下大成皆同 公孫宿 宿卽名也 哀十四

公子寧 哀二年哀十七公子也 悼公 同上年 高氏 同上年

公子有山 哀二十四年 季孫之黨 公孫有山氏 哀二十七公自其家出避子邾故呼其家

齊姜姓侯爵太公望之後也其先四岳佐禹有功遂封於呂故太公曰呂望也太公殷亡周室成王封其子呂伋爲齊侯僖公九年卽隱之元年也今據經傳有異呼者合而言之

呂伋 昭十二太公望之子 齊丁公 丁伋謚也 襄二十五

齊侯承父 桓十四 齊僖公 桓十五經 齊侯小白 僖十七 齊桓公 莊九或云齊桓

弟年 隱 季仲年 同上年傳 齊仲年 桓三

諸兒 莊八經 齊襄公 莊九經

公子小白 莊八 齊小白 莊九 齊侯小白 僖十九

王姬 莊十一冬嫁爲齊桓夫人魯主婚也見經 共姬 莊十一此與齊姜並不從夫人之謚

鮑叔牙 莊八年傳小白正卿也 鮑叔 莊九年

鮑牽 成十七鮑叔牙曾孫 鮑莊子 同上年

鮑國 成十七牽之弟齊人於魯曾召而立之定九年鮑子九十餘 鮑文子 同上年註

管仲 莊八年管仲卒 夷吾 同上年 管敬仲 閔元年

齊無知 莊八年經 公孫無知 同上年傳 無知仲孫湫同呼族也

高傒 莊二十二齊卿惠公族 高子 閔二 敬仲 襄二十九

高固 宣五齊大夫下云高子同 高宣子 宣十四年

高止 襄二十九高厚之子 高子容 同上年 高氏 同上年

公孫蠆 襄二十九蠆子尾齊大夫 子尾 襄二十八高子尾 子尾氏

高彊 昭八昭十子尾之子 子良孺子 同昭八謂其幼也 子良氏 昭八呼其家也

高張 昭二十九高偃子 高昭子 哀五年

公子完 莊二十二陳公子完 敬仲 上年同自陳奔齊國

仲孫 齊大夫閔元年適魯還齊使齊桓務寧魯難桓公善其言魯人嘉之不名仲孫湫 同上年湫卽名也

公子昭 僖十七桓公子也 齊孝公 僖二十二年

公子潘 僖十七桓公子 齊侯潘 文十四 齊昭公 桓三

公子無虧 桓公子也閔二 武孟 閔二年

雍巫 雍人名巫 易牙 同上年字也 僖十七

國歸父 僖二十九年 國莊子 僖三十三下云國子族也

國佐 齊上卿宣十、 國子 成十七 國武子 並同上年 賓媚人 成二年國佐也

國弱 成十八佐之孫 國景子 襄二十八 國子 同上

國夏 哀三 國惠子 哀五 惠子 哀六

國姜昭四國氏姜姓魯大夫叔孫豹之妻國氏北婦人並同上年齊在傳之北故豎牛云公子商人僖公十齊懿公文十八商人同上年公子元僖十七齊侯元宣十齊惠公文十四十八年惠公同子叔姬文十四魯女齊侯舍之母叔姬傳昭夫人從夫之諡豎貂僖三年寺人貂同上年十七年同晏弱宣十五桓子晏嬰父也世呼晏子晏桓子宣十四晏嬰襄二十五晏弱之子大夫晏子嬰襄十七世呼晏子晏平仲襄三十三齊侯無野成九年經頃公成二年傳齊侯環襄十九齊侯環襄十八靈公名靈公同註太子光靈公襄元子世子光襄二齊莊公襄十陳文子襄二十三二十八陳無須襄二十七陳桓子襄二十八年陳無宇襄六二十四文子之子孫書昭十九陳無宇之子子占同上年書哀十一陳僖子謂其弟書陳武子昭二十六年子彊字也並同上年陳乞哀四下云陳子皆同陳僖子同上年六年同陳恒哀十四陳常兄弟八人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孟子來穆子安懷丘子意茲子芒盈惠子得陳成子同上年陳常子孫也哀二十年大夫陳子哀十七陳逆哀十四子行同上年陳氏宗也子行同上年

陳瓘哀十五大夫陳恒之兄子玉同上年析文子齊十八齊大夫子家子家同上年崔杼襄元諸卷皆云崔子崔子崔武子諡也襄二十二年華還襄二十三年齊大夫華周同上年華還也杞殖襄二十三年齊大夫杞梁同上年杞殖也棠姜襄二十五下云姜氏同東郭姜同上年慶封襄二十五崔杼黨慶季襄二十八季字也子家亦字也慶氏並同上年北郭佐襄二十八冬齊大夫北郭子車同上年下云子車皆同慶舍慶封子也代父專政子之字也並同襄二十八年慶嗣襄二十八慶封之族子息同上年慶虎襄二十八慶嗣慶繩同上年慶寅襄二十八慶虎公孫竈襄二十九子雅子雅惠公族子雅襄二十八棄疾昭十年正卿也八年欒施昭十年大夫子雅之子子旗昭八年字也公孫明昭四年齊大夫子明字也北婦人之客謂子明也並同上年公子周昭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也子成同上年子工昭八子成之弟鑄也同上年子車昭八頃公之孫捷也公孫捷昭二十子淵捷下云淵捷同公孫青昭二十頃公之孫子石同上年

梁丘據 昭二十 嬖大夫 子猶 同上年二十六年字也
子襄帶 昭二十二公齊大夫襄帶 同上年註
齊侯杵臼 襄二十五立哀五年卒在位五十九年 齊景公 魯叔孫僑如奔納女於襄公生景公
鬻姒之子荼 哀五年下云荼皆同 君荼 哀六年陳乞弒其君荼 孺子 六年註云孺子同 安 哀八年壯云安號也
公子陽生 哀五年六年 齊陽生 哀六年經 陽生 同上年傳 悼公 同上年 齊侯陽
生 哀十討 齊悼公 哀八
弦施 哀四至六年奔魯 弦多 哀十一年
公子鉏 昭二十六哀五 南郭且子 且于即鉏也哀五年奔魯居於南郭故曰南郭且于哀六
閻止 哀六陽生家臣于我也簡公寵之 子我 哀六年以國政致陳恒弒並在十四年 十四年
壬 哀六悼公之子簡公 齊簡公 哀十四 君壬 陳恒弒其君壬並同哀十四
齊侯敬 哀十七年註簡公弟 齊侯 同上年
宗樓 哀十一 宗子陽 同上年 子陽 註
大陸子方 哀十四子我臣 東郭賈 即子方也
顏庚 哀二十三齊大夫顏涿聚 顏涿聚 同上年注 哀二十七
晉 姬姓侯爵武王之子唐叔虞所封之國也成王封母弟虞於唐夔父改唐爲晉昭侯封恒叔於曲沃相襲至武公遂并宗國爲晉侯今合而錄之
唐叔 昭十五始封之君 唐叔虞 桓六昭元 叔虞 虞成王之母弟太叔 太

叔 晉侯 同上年註
僖侯 桓六 司徒 同上年名也晉嫌司徒之官爲改中軍避僖侯之諱也
子襄帶 昭二十二公齊大夫襄帶 同上年註
齊侯杵臼 襄二十五立哀五年卒在位五十九年 齊景公 魯叔孫僑如奔納女於襄公生景公
鬻姒之子荼 哀五年下云荼皆同 君荼 哀六年陳乞弒其君荼 孺子 六年註云孺子同 安 哀八年壯云安故封桓叔爲曲沃伯
曲沃莊伯 桓二桓叔子桓叔卒立莊伯襲父之爵亦爲曲沃伯
曲沃伯 莊十六年武公襲父之爵亦爲曲沃伯 曲沃武公 桓三莊伯之子莊十六年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使虢公以君命命爲晉侯即獻公之父文公重耳之祖也 晉侯 同上年
晉獻公 僖九年武公之子也 晉侯佹諸 名也同上年
太子申生 僖五年傳 世子申生 僖五年經 太子 僖四僖十 共太子 僖十

桓 叔 晉侯 同上年註
僖侯 桓六 司徒 同上年名也晉嫌司徒之官爲改中軍避僖侯之諱也
太子仇 桓二穆侯之太子文侯也 文侯 同上年 文侯仇 昭二十三注
成師 桓二 桓叔 同上年 曲沃伯 同上年晉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 危不自安故封桓叔爲曲沃伯
曲沃莊伯 桓二桓叔子桓叔卒立莊伯襲父之爵亦爲曲沃伯
曲沃伯 莊十六年武公襲父之爵亦爲曲沃伯 曲沃武公 桓三莊伯之子莊十六年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使虢公以君命命爲晉侯即獻公之父文公重耳之祖也 晉侯 同上年
晉獻公 僖九年武公之子也 晉侯佹諸 名也同上年
太子申生 僖五年傳 世子申生 僖五年經 太子 僖四僖十 共太子 僖十
荀息 僖二晉大夫 荀叔 僖九年
驪姬 莊二十八僖九娶姬之姊生卓子 公卓子 僖九
卓子 莊二十八僖九娶姬之姊生卓子 公卓子 僖九
夷吾 莊二十八獻公子小戎子生夷吾僖九 晉侯夷吾 僖二十四經 晉惠公 僖九二十三 惠公 僖十五 晉侯晉君 同上年
懷嬴 僖二十二秦女先妻子圉子圉謚懷公故曰懷嬴 嬴女 同上年 辰嬴 後妻文公生公子樂謚曰辰嬴文六
太子圉 僖十七惠公太子懷公 子圉 圉 同上年 懷公 僖十五年註二十四 孺子

公子重耳 莊二十八獻公子大戎晉公子 僖二十三晉重耳 定四 晉文公 同上年 文公 僖三十八

韓簡 僖十五韓萬之孫 定伯 國語謚也

寺人披 僖五年 寺人勃鞮 僖十五

司空季子 僖二十三胥臣曰季也 胥臣 僖二十三胥臣名也同上年 曰季 僖三十三食采於臼

瑕呂飴甥 僖十五卽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呂甥子金 同上年 瑕甥 僖二十四陰

飴甥 僖十五食采於陰

趙衰 僖二十三正卿也趙盾之父 子餘 僖二十四子餘四字也 趙成子 文五謚也 成季 文六 孟子

餘 昭元年 原大夫 僖二十五

原同 僖二十四季隗生原邑也 原叔 宣十五 趙同 宣十二

屏括 僖二十四季隗生同之弟屏邑 屏季 宣二 公族大夫 同上年

樓嬰 僖二十四括之弟樓邑 趙嬰 成四 趙嬰齊 宣十二

頭須 僖二十四一曰皇須 里皇 須同上年註 里皇 須同上年註

趙盾 文六傳宣二經叔隗生 盾 僖二十三 趙宣子 宣二 宣子 同上年 宣孟 成八

趙武 襄二十八正卿也朔之子盾之孫莊姬所生也 趙文子 襄二十五二十六 趙孟 襄二十一

趙朔 宣十二盾之子 趙莊子 並同上年

趙成 昭五昭七 趙景子 昭七

趙鞅 昭二十五執政上卿 志父 哀二簡子之一名也定公十三年避范中行氏出奔晉侯召歸復位改名志父 趙簡子 呼哀二十年謚

子 昭二十五年 先主 哀二十年無恤呼簡子

無恤 哀二十襄子之弟簡子廢襄子而立襄子 襄子 哀二十七 趙孟 哀二十年嘗世所呼

趙姬 僖二十四文公女成公之姊趙衰妻也宣二 君姬氏 同上年

趙莊姬 成四成八晉成公女趙朔妻 姬氏 同上年 孟姬 成十七

趙旃 享二 趙傁 同上年老稱

邯鄲午 定十三 趙午 國語十五註

狐突 閔二年晉大夫文公外祖狐毛狐偃之父也 伯行 同上年

狐偃 僖二十三狐突之子 子犯 同上年字也 舅氏 僖二十四子犯重耳舅也 舅犯 國語十

狐射姑 文六年狐偃之子 賈季 同上年食采於賈字季

介推 僖二十四 介之推 同上年

先軫 僖二十八三十二 原軫 同上年食采於原

先蔑 文六士伯也 士伯 文七

先且居 先軫之子僖三十三 霍伯 文五年先軫之子食采於霍

先穀 宣十二年中軍佐也 原穀 同上年 彘季 與士穀同字 彘子 並同上年

欒枝 僖二十七二十八 欒貞子 僖二十七註文五

欒書 宣十二年盾之子厲之父 欒伯 同上年當世所呼 欒武子 並同上年襄十四年武子同

弁糾 成十八年 欒糾 同上年

欒黶 成十七年書之子 欒桓子 襄二十十二年 欒伯 襄二十四 桓主 襄二十卿士曰主

欒盈 襄十八年之子也 欒懷子 襄二十十一 陪臣盈 襄二十一自稱 欒黨子 襄二十二下欒氏同

魏犨 僖二十七年 魏武子 僖二十七年

犨萬之子也

陽處父 僖三十二年 晉虞大夫 文二太傅陽子 文六下云陽子同

郤缺 僖三十三年 郤萬之子 冀缺 同上年 郤成子 文十三

郤克 宣十七下云郤子同 郤子 郤獻子 同上年成二 郤伯 成二 駒伯 宣十二與郤錡同

郤犨 成十一年 郤克兄從父兄弟 苦成叔 成十四年 晉卿士也 苦成 同上年

郤錡 成十三郤克子也下云郤子同 駒伯 與郤克同 成十七

郤至 成二年 郤皆正卿 溫季 成十六年 新軍佐 季子 字也成十七年

郤毅 成十三郤至弟 步毅 成十六

韓武子 唐宰相世系韓厥之父也 子輿 成二字也

韓厥 宣十二韓萬玄孫 韓獻子 同上年

韓無忌 成十八韓厥子襄七 公族穆子 襄七年爲公族大夫下云穆子同

韓起 襄七無忌弟宣子 士起 襄二十六大夫入天子之國則稱士 韓宣子 同上年

韓不信 昭三十二年韓起之孫 伯音 字也同上年 韓簡子 同上年定元年

士會 文六士蒍之孫將中軍加太傅 士季 文七 隨季 文六於隨字季 隨會 文十一季氏

宣十六年呼其字氏 隨武子 僖二十八宣十二武子也 范武子 成十八初封隨後改封范故互而言之或曰隨

武子或曰范武子其後有范文子士燮范宣子士匄范獻子士鞅皆爲執政上卿襄十七

士貞 士渥濁宣十二 士伯 宣十五 士貞伯 成五 士渥濁 成十八

范文子 成二 士燮 同上 范叔 同上 燮 宣十七 文子 襄一十六

范匄 成十六年自稱匄也同 士匄 成十七 范宣子 成十八年 文子之子

士魴 成十八 士丐 同上年與先穀同字

士弱 襄九士渥濁之子莊子或云士弱氏 士莊子 同上年 士莊伯 襄公二十五與已前輩期同篇 士

鞅 襄十四士匄之子上卿也同 范鞅 襄十八昭五 范叔 襄二十九 范獻子 同上代魏舒將

中軍

士文伯 襄三十士弱子 伯瑕 同上年昭十二

士景伯 昭十三士文伯之子彌牟 士伯 昭二十三字與士貞子同 彌牟 昭十三 士彌牟 昭二十三 司

馬彌牟 鄔大夫 昭二十八年

范吉射 定十三士鞅子下云范氏 士吉射 同上年 范昭子 同上年哀五昭子同

范皐夷 定十三范氏側室子也 士皐夷 哀三年

荀林父 僖二十七中行氏之祖也 荀伯 文七 伯氏 宣十五伯字也 桓子 同上年 中

行桓子 宣六桓子始將中軍自此以爲族世稱中行 中行伯 宣十五成二年皆同 中行伯 宣十五成二年皆門中行者皆曰中行伯伯爵也與字義非 伯自後子孫襲將中

荀首 宣十二林父弟趙同趙嬰兒知氏之先與中行同祖自此分族稱知氏 知莊子 知季 同上年
荀罃 成三荀首之子 知武子 襄十四 知伯 成十八 襄十三
荀庚 成三林父之子 中行伯 同上年 將中行氏 襄十三
荀偃 成十六荀庚子中軍帥 中行偃 成十七 官臣偃 襄十八 自誓 中行伯 襄十四 伯游 襄十三字也 中行獻子 襄十八 獻子中行氏 襄二十三族也
荀盈 襄二十七知罃之子晉上卿也 知盈 昭五 知氏 昭九 伯夙 襄二十七 知悼子 襄二十三
荀吳 襄二十六林父之孫偃之子 中行伯 昭國語十五自林父至吳三世襲將中行故族稱中行氏 中行吳 同上年襄
荀寅 定十三昭二十九中行吳子 中行寅 昭二十九 中行文子 定十三
荀瑤 哀二十三荀躒之子知伯襄子 知伯 豫讓事也 知伯襄子 並同上年
箕鄭 文九註 箕鄭父 文八 文九
胥甲 文公十二胥臣之子 胥甲父 宣元
晉靈公 宣二 夷皐 同上年經云弒其君夷皐
公子黑臀 宣二年文公之子也 成公 同上 晉侯黑臀 宣九
平鄭 僖十一釋 平鄭父 僖十三年傳曰子黑背細 晉侯驩 文六 晉襄公 文二子 僖謂襄公也公未葬故曰子
魏錡 宣十二年魏犨之子 厨武子 宣十二 呂錡 成十六酖魏錡也呂相父

呂相 成十三魏錡之子 魏相 成十八
魏絳 襄三魏莊子之父也 魏莊子 襄四 獻子之父也
魏舒 魏絳之子執政大夫昭二十八 魏獻子 同上年下云魏子同
魏曼多 定十三 魏襄子 同上年
詹嘉 文十三 瑕嘉 成二年詹嘉處瑕故曰瑕嘉
解張 成二年 張侯 同上年
晉景公 成十八 晉侯獳 同上年
晉侯 成十年經太子也景公在州蒲生代父稱爵失人子之禮也 太子州蒲 傳 晉厲公 成十三
君州蒲 十八年經弒其君州蒲
孫周 成十七晉襄公曾孫悼公 周子 十八 晉侯周 襄十五 悼公 成十八 晉悼公 襄十八註 曾臣彪 襄十八傳 晉侯彪 昭十

申公巫臣 宣十二本楚大夫出奔晉以爲邢邑大夫下晉臣同 屈巫 成子靈 昭二十八

樂王鮒 襄二十一同上 辟大夫也 王鮒 昭元年 鮒 昭元年 樂桓子 同上三

祁奚 襄三晉大夫 祁大夫 國語

女齊 襄二十司馬侯下云齊也襄二十九 司馬侯 襄二十六昭元 女叔齊 昭五 叔齊 昭元

女叔侯 襄二十八 叔侯 同上年

女寬 昭二十六大夫 女叔寬 定元年

師曠 襄十八昭八 子野 字也昭八 工 昭九傳曰酌以飲工工謂樂師曠也

叔孫 昭九 外叔 外都大夫公之嬖者傳曰公欲廢邾氏而立其外嬖請記謂之李謂是也

羣朔 羣伯 士莊伯 並同成二年下 與士弱同證

楊石 昭五叔向子食我 楊食我 同上年

張趯 昭三大夫也 孟 同上年

少姜 昭二晉平公之愛妾齊之女也 少齊 昭三謂之少齊言異衆妾也

大戎狐姬 莊二十八年文公之母 狐季姬 昭公十三

籍黶 昭十五註晉卿籍談九世祖也司晉典籍故曰籍氏 孫伯黶 昭十五

籍談 昭十五 叔氏 同上呼其族也 籍父 敬而不名

晉頃公 昭十三 晉侯去疾 同上年

晉昭公 昭十六 晉侯夷 同上年

史墨 昭三十二晉太史也 蔡墨 昭二十九即史墨也 蔡史墨 同上年

晉定公 哀二年 晉午 同上年

鄆無恤 哀二年王貢也 王貢 鄆 哀二十年 子貢 並同上年

楚隆 雜襄子家臣 陪臣隆 哀二十年自稱也

春秋名號歸一圖卷上考證

尹子註成十六年經王卿士者也文元○案成十
六年公會尹子伐鄭傳稱尹武公是也前此文
公元年經傳俱無其人原本文元二字疑衍
展禽註魯大夫二十六○案展禽係僖二十六年
見左傳原本脫僖字今增
夫人風氏註莊公屬○案屬字恐嬰氏之誤集韻
嬰與妃同總要云古嬪御之貴次於后曰妃屬
氏爲莊公之妾故以稱之今改妃
訾

邾人統註仲尼父叔梁邑也○案聊乃陬邑梁統
其名也原本邑字疑統字之誤
定伯註國語謚也○案此即晉語云韓景之孫韓
簡謚定伯是也通志堂本無謚字義不可解
叔甥註僖四十二○案僖在位止三十三年叔甥
年事原本二十二誤今改正
見傳在僖二十四年今云四十三盍傳寫訛倒
也
原同註季隗生○案傳趙衰從晉文公出亡奔狄
狄以叔隗妻之生盾又云文公妻趙衰生原同

楚 鄭 衛 秦 宋

陳 蔡 曹 吳 邾

杞 莒 滕 薛 許

雜小國

旁引王者附

楚羋姓子爵顓頊之後也鬻熊成王封
熊繹於楚至熊通乃僭號稱王
熊通 史記楚世家武王名 楚武王 莊四年傳註楚自鬻熊之世始僭稱王
屈瑕 桓十一 莫敖 同上年莫敖楚官也莊四年屈重亦襲此官

春秋名號歸一圖卷下 一

屈禦寇 僖二十五年 息公子邊 同上
屈建 襄二十五年 子木 襄二十八年為令尹
公子元 莊三十 令尹子文 莊二十八年子元同
鬬廉 桓九年 放子也 鬬射 莊三十
鬬穀於菟 闘伯比之子莊三十僖二十四 令尹子文 同上年下 子文同
鬬克 僖二十五 子儀 文十四 申公子儀 同上年
得臣 僖二十三 成得臣 僖二十三 令尹 同上年 子玉 僖二十七
鬬椒 宣二宣四司馬名時子良之子 子越椒 下云椒也越椒向 子越 司馬 令尹
伯棼 同上年亦作賁襄二十六若放謂伯賁也

鬬勃 僖二十八年楚大夫 子上 同上年 令尹子上 僖三十三年為令尹
子上 同上年
成大心 文五令尹得臣之子也 大心 僖二十八 孫伯 同上年 大孫伯 僖三十三
成嘉 文十二若敖曾孫 子孔 同上年
鬬宜申 僖二十六年 宜申 僖二十八年 子西 同上年
鬬般 宣四子文之子子揚亦作班 子揚 同上年 申公鬬班 莊三十 司馬子西 僖二十八
註

箴尹克黃 宣四子揚之子子文之孫箴尹楚官 箴尹 鬬 楚王改其名曰生
鬬成然 昭十三韋鬼之尹子旗子旗 同上年 定五
成然 昭十四成子鬬辛之父 郟公辛 定四年楚滅鄢為邑辛為邑大夫
鬬辛 昭十四成然之子 郟公辛 定四年同上
鬬懷 定四年鬬辛之弟 懷 上年同下云懷也
仲歸 文五文十子家 同上年
息嬀 莊十四嬀姓之女息侯之妻 文夫人 莊二十八文王滅息以息嬀為夫人
申公叔侯 僖二十六年 申叔 僖二十八年
蔿賈 僖二十七伯嬴孫叔敖之父 伯嬴 同上字也 宣四年
孫叔敖 宣十一註蔿賈之子 令尹孫叔敖 宣十二年 孫叔 同上年 蔿敖 同上年 蔿
艾獵 宣十一

楚子顓 文元年經 祉其君顓楚成王同上年
榮黃 僖二十八年 榮季 同上年
太子商臣 僖三十三年 世子商臣 文元 穆王 文元 文十
息公子朱 文九年 子朱 息公也 子朱息公 同上年
文之無畏 文十年左司馬也下云無畏 子舟 字也同上年 申舟 宣十四年楚僭稱王使申舟聘齊
公子燮 文十四 王子燮 同上年楚僭稱王故公子亦呼王子
公子嬰齊 宣十一年註莊王之弟楚之正卿成二宣十二子重字也 令尹子重 成二年 子重 同上年
公子側 宣十二註正卿成十六經 子反 宣十二註字也宣十五成七成十五成十六 司馬 成十六 大

司馬側 成四子反名成九成十六
潘尪 宣十二年 師叔 同上年
潘黨 宣十二尪之子 潘尪之黨 同上年 潘尪之黨 成十六
楚子旅 宣十八經 楚莊王 文十四年傳
公子貞 襄七經莊王之子 子囊 同上年 子囊 同上年襄十三五襄十三
公子壬夫 襄十一 令尹子辛 同上年 右尹子辛 成十六
公子辰 成九年 子商 楚太宰也見成十年
公子穀臣 成三 王子 郟鄢下句與成二年王子即穀臣也 王子午 襄十五令尹公子午皆同
司馬子庚 襄十二莊王子午也 公子午 襄十五令尹公子午皆同

申叔豫 襄三十一申叔時之孫申叔跪之子 申叔 下並云申叔夫子大夫之美稱
伍舉 襄二十六年 椒舉 同上年
伍奢 昭二十子胥之父 連尹奢 昭二十七
棠君尚 昭二十年 伍尚 昭二十子員之兄
伍員 昭二十下云員同伍舉之孫伍奢之子 子胥 同上年昭三十一
申無宇 昭十一 芊尹無宇 昭七年 芊尹無宇 昭十三
楚子昭 襄二十八年 楚康王 同上年
郟敖 襄二十九年 熊麇 同上年 楚子麇 昭元經
公子圍 昭元年王弟 楚令尹 襄二十一令尹子南同 令尹子南 襄二十一 令尹圍 昭元年 大夫圍 昭公元年 王子

圍襄二十九楚公子圍昭元能虔昭元楚子一昭十其君虔昭十三楚靈王昭元麇王子棄疾十
觀從昭十三觀起之子其子從
公子黑肱昭元官廄尹子皙同上年子皙昭十三
王子比昭元公子比昭十二子干昭元右尹子干昭元楚公子弃疾昭十二蔡公昭十三
昭元年與公子圍皆曰楚公子二月晉楚會明年圍言楚公子者皆公子圍也冬秦后子與子干俱奔在晉后子謂楚人皆謂之敎
君子干昭十三嘗敎昭十三不成君者楚人皆謂子干也楚
居昭二十六年王昭十三年後二十六年楚平王同
君司馬昭十三熊居同上年立後名居楚子
陽匄昭十七穆王育孫令尹子瑕同上年
陽令終昭二十七陽匄子中廄尹同上年
右尹子革昭十二鄭丹昭十三然丹昭十三
公子魚同昭十七年下云子魚者皆同
太子建昭十九卽陽封人之女生楚太子建哀十六王子建昭二十六子木哀六
勝哀十六子白公同上年下云王子木之子
囊瓦定二年子囊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令尹子常昭二十六定四子常
同上年
邵宛昭二十七子惡左尹並同上年

沈尹氏葉公子高之父也昭三十一下云戌也白稱左司馬戌昭三十一註定四
葉公定五年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宰邑皆僭稱公諸梁定五諸梁卽名也下葉公諸梁同子高哀十六
爲沈尹戌子高以父之邑爲氏改封葉故互言之
伯州犁晉大夫伯宗之子下云太宰州犁同昭元太宰同上年呼其官
王孫由子定四下同寢尹哀十八吳由于同上年
季芈芈楚女昭王妹平王之定五季芈畀我服虔云畀我師季芈字也定四
太子壬昭二十平王太子楚子軫立後改名楚昭王同上年
越女之子章哀六年昭王妾章惠王楚惠王同上年
公子結定四年昭王兄子期定四哀十六
公孫寧哀十八子西之子下云寧同令尹哀十六子國十七下十七右司馬皆同
公孫寬哀十九子司馬哀十六期之子
公子申昭王兄定四哀六年十三年舉咸六年公子申同名相去八十年非一人也子西哀十六舉楚王之世國宅申門
公孫朝哀十七武成尹同上年令尹之子同上年
公子欵哀六昭王兄也王被陳在外將卒欲立子西子期皆辭之子閭同上年與公子申公子結皆平王之子也
鄭姬姓伯爵西周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桓公友所封之國也
莊公寤生隱元鄭伯寤生桓十一經鄭莊公隱十一桓十一
公子呂隱元鄭大夫子封同上年

共叔段 隱元 共叔 莊十六 京城太叔 隱元 太叔同 太叔段 隱元

祭仲 隱元 祭氏仲名初爲祭封人掌封疆者後以爲氏 祭足 桓五 字也 祭仲足 桓五 祭封人

仲足 桓十一年

公孫閼 隱十一 鄭大夫 子都 同上 年 公子閼 莊十六 與隱十一年相去三十四年不合別有公子同名世族

未遂蓋一人也子當爲孫

曼伯 桓五 昭十一 檀伯 守櫟大夫也櫟鄭邑名 桓十五年

鄭太子忽 桓元 世子忽 桓五經 公子忽 隱三 桓十 鄭忽 桓六 鄭昭公

昭公 桓十一

公子突 隱九 突 桓十一 鄭伯突 桓十五 五經 鄭伯 桓十五 厲公 桓十一 十五 莊四

洩伯 隱七年字亦作泄 洩駕 隱五 宣三

洩堵俞彌 僖二十四註云堵俞彌 子俞彌 文公娶于蘇所生宣三年傳下云俞彌

高渠彌 鄭卿 桓十七八 高伯 桓十七

鄭子 昭公弟子儀桓十八莊十四在位十四年遭弒傳復云鄭子蓋其微弱臣子不以君禮赴於諸侯 子儀 莊十四 鄭

伯 莊三傳莊四經

鄭伯捷 文公也僖三十二年 鄭文公 僖二十四三十三年 鄭捷 定四 鄭伯 僖二十四十三十三

公子蘭 文公子燕姑生僖三十宣三 鄭伯蘭 宣三 鄭穆公 三年冬

子良 穆公庶子宣四成三 去疾 宣四 公子去疾 成二

公孫輒 襄九伯有之父 子耳 襄八襄九註襄十

行人良霄 襄十一 公孫輒之子 伯有 襄十五 伯有氏 襄三十九 良氏 襄三十

公子宋 宣四 子公 同上年

公子歸生 宣四 子家 同上年執政大夫仁而不武懼譖從逆春秋書爲首惡陷弒君之名

公子堅 宣四 襄公堅 同上年 鄭伯堅 成四經 鄭襄公 同上年

太子夷 文十七 君之嫡夷 同上年 鄭靈公 宣四 其君夷 宣四經 夭子 成二 子貉 昭二十八

世子華 僖七經 太子華 僖七傳 子華 同上年

公子魚臣 宣十二 僕叔 同上年

石制 宣十二 子服 同上年

公孫申 成四九 叔申 成十十四

公子班 成十 子如 同上年

鄭伯費 成六 鄭悼公 同上年

鄭伯睆 襄二 鄭成公 同上年

鄫成十成公太子 太子鼬頑 成十七 鄭伯鼬頑 襄七 鄭僖公 同上年

鄭子罕 成十六穆公之子執政上卿襄二 公子喜 成十六子罕之子子上卿也 舍之 名也同上八年 公孫舍之 襄九 罕氏 襄二十九穆例證桓子

子展 襄八子罕之子 子皮 襄二十九子展之子子代父爲上卿 罕虎 襄三十王父字爲罕氏昭三同

嬰齊 昭十六子皮之子 子蟜 同上年 孺子 同上年

罕達 哀二 哀十二 子姚 哀九 武子賸 哀九 鄭子賸 哀十三

罕朔 昭七 馬師氏 同上年馬師職也

公子偃 成三穆公子也 子游 成六

公孫蠆 襄九 襄十四 襄十九公子偃之子 子蟜 襄八

游眅 襄二十一公孫蠆之子太叔之兄 子明 同上年

子太叔 襄二十四正卿 太叔 襄二十二昭元 游吉 襄二十八公子偃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昭子

公子發 襄五經穆公之子子產父 子國 成五 襄二 釋例論惠子

子產 襄十五公子發之子執政上卿昭二十 子羽 襄二十一 公孫僑 襄二十二昭元穆公之孫 鄭僑 襄二十四

國參 哀五子產之子 子思 桓子思 哀七桓諡也

公子駟 襄九穆公之子執政上云駟也同 子駟 成十 襄八

公孫黑 襄十五 子晳 襄三十昭元 駟氏 同上年

公孫夏 襄十子駟之子大卿也 子西 同上年

駟帶 襄三十子西之子 子上 同上昭十年

駟偃 昭十九駟帶之子 子游 偃同上年駟公子同名同字

駟乞 昭十九子游叔父 子瑕 同上年

駟歂 定八駟乞之子 子然 襄元定八註

駟弘 哀二十七駟歂之子 子般 哀二

公子嘉 襄九穆公之子 子孔 襄八 司徒孔 襄十九傳以襄十年嘗爲司徒之官故云

公孫楚 昭元穆公孫太叔之叔父斐大夫 游楚 游氏 子南子南氏 同上年

子張 宣十四穆公孫 公孫黑肱 襄二十二 伯張 同上年

子革 襄十九穆公子孫子然之子 然丹 子革名昭九昭十六 鄭丹 昭十二註仕楚爲右尹楚人謂之鄭丹

然明 襄二十四鄭大夫 殽蔑 蔑名殽也 殽明 並昭二十八

印段 襄二十七 印氏 同上年 子石 襄三十

印癸 昭十六印段之子 子柳 同上年

公孫段 襄二十七 子石 同上年 伯石 亦字伯石 襄三十 公孫段氏 昭元

豐施 昭七公孫段之子也 豐氏 同上年昭元 子旗 昭十六

豐卷 襄三十 子張 同上年

公孫揮 襄二十四 子羽 同上年二十九行人子羽同 行人揮 昭元

馬師頵 襄三十子羽孫馬師官也 羽頵 同上年以王父字爲氏

渾罕 昭四年鄭太夫 子寬 同上年

宛射犬 襄三十四 鄭公孫 同上年下云公孫同

鄭伯嘉 昭十二經 鄭簡公 同上年下云簡公同

鄭伯寧 昭二十八經 鄭定公 同上年

鄭伯蠆 定九經 鄭獻 同上年

鄭勝 哀二 鄭聲公 同上年

衛桓 莊廿二 衛桓公 閔五年

公子晉 隱五 衛侯晉 桓十一

石碏 隱四 衛大夫 石子 同隱四年 其氏也

石厚 成二年下云石子同石碏四世孫 石成子 同上年

石買 襄十七 石共子 襄十九

悼子 襄十九 石惡 襄二十七 二十八

石盂 襄二十二 石稷 同上年

從子圃 襄二十八年 石圃 哀十七年

壽子 桓十六 壽 同上年

公子朔 桓十六 衛侯朔 同上年 惠公 同上年

昭伯 閔二證也惠公庶兄宣公子也 公子頑 同上年

戴公 閔二宣養生立共年卒 申 同上年註名也

甯速 閔二註 甯莊子 同上年

甯俞 僖二十八註下甯子同 甯武子 同上年

甯殖 襄元經二十傳 甯惠子 襄二十或云甯子貞子也 甯喜 襄二十六甯惠子下云甯子甯氏 悼子 襄二十四

子路 杜序孔子弟子孔悝邑宰也定十二定十四同 仲由 同上年下由也同

衛侯燬 僖二十五經八傳 衛文公 閔二

衛子 僖二十五經 衛侯鄭 宣九 衛成公 僖三十一

叔武 僖二十八成公弟 衛子 僖二十八經 夷叔 同上夷諡也 衛武 定四

公子瑕 僖二十八 子適 僖二十

衛侯速 成二 衛穆公 同上年

孫良夫 宣七經林父之父成十四 孫桓子 同上年傳成三年孫子同

孫林父 襄七傳下云孫子孫氏同 孫文子 成十四

孫襄 襄二十六林父之子 伯國 同上年

衛侯臧 成十四經 衛定公 成十四傳 定公 同上年

衛侯弟黑背 成十經 子叔黑背 同上年傳

衛獻公 襄十四 衛侯衍 襄二十六

公孫剽 襄元子叔黑背子 衛侯剽 襄二十四 六註 弒其君剽 同上年 子叔 同上年

北宮括 成十七 北宮懿子 襄十四下云懿子同

北宮佗 襄三十 北宮文子 襄三十一

北宮喜 昭十下云北宮子北宮氏皆同 貞子 昭二十與析成子皆生陽瑩

蘧伯玉 襄十四 蘧瑗 襄二十九

庾公差 襄十四 子魚 同上年

母弟鱄襄十四 衛侯之弟鱄襄二十七子鮮同上

太叔文子襄二十五下云文子 太叔儀襄二十七 世叔儀昭三十二經註

世叔齊哀十一經太叔懿子之子 太叔遺哀十六太叔疾上年傳云卽世叔齊也下云疾同 太叔惠子同上年

史狗襄二十九史朝之子 衛文子同上年

史鰌襄二十九年 史魚同上年

公叔文子定六下云文子同 公叔發襄二十九

孔成子昭七衛卿孔達之子 孔烝鉏同上年

孔文子哀十一執政上卿悝之父 羈之孫圉昭七 孔圉哀十五 烝鉏之曾孫

圉同昭七年烝鉏焉之父也

孔姬哀十五蒯聵之姊孔圉之妻悝之母也伯姬姬氏同 孔伯姬哀十七 伯姬同上年

孔悝哀十五孔文子圉之子 孔叔同上年

王孫牟昭十二康叔之子 康伯同上年

衛侯兄繫昭二十七靈公兄 孟繫昭二十公孟繫同上年

析朱鉏昭二十 成子同上年貞子皆生賜謚 析成子同上

齊豹昭二十下云齊氏同 齊氏子同上其家也 衛司寇昭三十一年

公子朝襄二十九 南楚昭二十 公南楚同上年

祝佗定四祝史名佗 太祝子魚同上云子魚后

衛侯元哀三 衛靈公同上年

蒯聵定十四 世子蒯聵定十四經 太子蒯聵定十四傳 曾孫蒯聵哀二 莊公哀十五

亡人之子輒哀二 衛侯輒哀十五 出公輒哀二 衛出公哀十六

公子郢哀二公孫彌牟之父 子南同上年

公孫彌牟哀二十五彌牟子南之子 南氏以父字爲族 文子子之並同上年

高柴哀十七衛大夫孔子弟子也 柴哀十五 子羔同上年 季羔哀七

褚師比哀十六哀二十五 褚師聲子同上年

司徒瞞成哀十七 瞞成哀十六 子還成哀十六經

公子起哀十七靈公子 其君起哀十八

公文要哀二十五 公文懿子同上年

彌子瑕定六嬖大夫 彭封彌子哀二十五下云彌子

夫人之弟期哀二十五 司徒期同上年下云期

王孫齊哀二十六衛大夫夫王孫賈之子 昭子同上年

衛大夫胖哀十六註下 臣胖哀十六 鄢武同上年

子伯哀十六註 子伯季子同上年

許公爲哀十六 許爲同上年

公子黙哀二十六同上年　悼公　同上年

秦嬴姓伯爵自伯益佐堯舜有功舜乃賜姓封邑至周穆之世造父與秦仲有功遂爲列國穆公始見春秋

秦穆公　秦穆　秦伯任好穆公名文六年卒

公孫枝僖九秦大夫僖十五　子桑文三

孟明僖二十二下云孟子　孟明視文二　百里孟明視僖三十二

西乞僖三十二　西乞術同上年

白乙僖三十二　白乙丙僖三十三

太子罃僖十五　秦伯罃文十八　秦康公僖十五文七

秦伯之弟鍼昭元經下云鍼同　后子同上年自秦奔晉　景公母弟鍼註

秦穆夫人穆公夫人　伯姬僖十五歸姓之女嫁於秦也在晉曰伯姬伯謂齊歸是也其有叔姬者各據本國長幼次序

秦穆姬僖十五下穆姬同　秦穆夫人穆公夫人　伯姬僖十五歸姓之女嫁於秦也在晉曰伯姬伯謂齊歸是也其有叔姬者各據本國長幼次序

長女也在秦曰穆姬從夫之謚也嫁於小國則不從夫之謚紀伯姬鄫伯姬滑伯姬是也女國亦不從夫之謚自有謚者文姜聲姜出姜君姜

秦鍼傳註　秦公子　昭元　秦伯車弟鍼　公子鍼並釋例

宋子姓公爵其先契之後也武王伐紂封微子啓爲宋公以續殷之祀也

宋穆公隱三　宋公和同上年經

宋殤公隱三四年殤公同　與夷隱三

孔父桓二大司馬孔父　孔父嘉桓二大司馬隱三

宋武公　司空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之官改爲司城避其諱也桓六　司馬桓二呼其官也

華父督桓元宋督　桓二督　大宰同上年

司馬華孫文十五貴而不名　華耦同上年　華督孫　司馬子伯文十八

華定襄二十九宋司徒同上年　華費遂昭二十大司馬　司馬同上年

華貙昭二十一年大司馬華費遂之子爲少司馬　子皮字也同上年

少司寇牼昭二十華牼同上年　華牼同上年

其君捷莊十二經　閔公同上年

公子御說莊十一宋莊公子　宋公御說僖九宋桓公同上年

公子馮隱四年三年馮也亦同　宋公馮莊二年經　宋莊公莊二經

太子茲父僖八宋子九年經　宋公茲父僖二十三宋襄公同上年

公王臣文七宋王臣定四　宋成公文七

大司馬固僖二十二莊公孫　公孫固僖二十七

目夷僖八下九年公子目夷同　子魚僖十九下云司馬子魚同　司馬子魚　司馬子伯文十八

司徒皇父文十一下云皇父戴公子　皇父充石同上年

宋昭公文十六下昭公同　杵臼同上年昭公名

公子鮑文十七十六　宋公鮑成二　宋文公同上年

高哀文十四　子哀同上年

王姬文十六下云夫人王姬同　襄夫人同上年　君祖母同上

公子圍龜成五年　子靈同上年

靈不緩哀二十六公子圍爵之後左師同上年
羊斟宣二年御士叔牂同上年
蕩澤成十五公孫壽之孫大夫山子山並同上年
宋共公成十五年同上宋公固同上年
子罕襄六下云司城子罕同司城子梁定八昭二十二子樂祁犁定六經
樂轡襄六子蕩同上年樂喜襄九
祠門右師定九樂大心同上年
子梁定八司城子梁昭二十二子樂祁犁定六經
樂溷定八樂子明定九
樂茷哀二十六子潞司城茷並同上年
樂得哀二十六門尹得同上年
褚師段襄二十段子石同上年
宋伯姬襄二十六三十共姬同上年從夫之謚
合左師襄十七合向戌邑也下云左師皆謂官也宋左師向戌並同上年
向雖哀十三桓雖同上年下云司馬桓雖雖也皆同桓司馬哀十八司馬同上年此亦與子仕
左師向巢官也哀十四向戌入謂向雖也同十四年傳云司馬
向宜即二十一年向戌子子祿同上年
皇野哀十四司馬子仲同哀十四年末子仲同司馬哀十四年傳上云司馬曰司馬請謂子仲也下云司馬欲入謂向雖也
公子朝宋公子名朝出奔仕衛濮亂自晉歸宋救華氏之亂其年傳以仕衛之故謂之衛公子朝宋子朝哀十一年經註也歸宋後至定十四年衛靈公為南子召之朝復適衛宋公子朝定四哀下云子朝並同宋朝
世子成成十五宋公成昭十年宋平公昭公父也
世子痤襄二十六年經太子痤同上年經傳異文
世子佐昭四太子佐同上年宋公佐昭十一元
公子城昭二十年下云城也詩勞子城字也同上年
太子欒元公太子也昭二十二十五宋景公哀二十六公同
杞姒之子非我哀十七皇非我哀二十五司馬同上年
公之弟辰定十年註云景公弟辰傳云辰同毋弟辰並同昭二十定十一
公孫周哀二十六元公孫子高同上年
周之子得哀二十六公孫周之子昭公同上年
陳侯林莊元年陳莊公莊二年
陳媯姓舜之後也周武王封遏父之子滿於陳陽姓媯氏號胡公即始封之祖也
五父隱六年賊公之弟也陳公子佗同上年
陳公子佗賊六年文公子佗桓五

一五父隱七年 五父佗襄二十五年註 陳侯躍威十二年 厲公同上年 公子完莊二十二年 敬仲同上年 陳子僖二十八年經先君未葬故曰子 陳侯朔文十三年 陳共公文元年 轅濤塗陳大夫下云濤塗僖四 轅宣仲僖五年 陳侯杵臼僖十二 陳宣公十三年 陳侯平國宣十 陳靈公宣九 靈侯成二年 少西氏同上年皆譜 夏南子夏之後 夏徵舒宣十一年大夫也下云徵舒字子南 夏氏同十一年 少西氏 同上年皆譜徵舒之家 夏南子夏之後 徵舒玄孫 陳大夫齧同上年 陳夏齧同上 成公午宣十一 陳午午襄四 陳侯之弟黃襄二十 公子 亂年 鍼子隱八年陳大夫 陳鍼子同上年 陳鍼宜咎陳大夫襄二十四 陳鍼同上 鍼宜咎同上年詳宜咎 宜咎昭四年陳大夫奔楚爲蔵尹 公子招昭元年八年 子招並同上 陳侯之弟招昭八年經 司徒招八年傳 太子偃師襄二十五 世子偃師昭八年經悼太子偃師同上年傳

蔡吳昭八年太子悼太子之子 吳昭十三 陳侯四 陳惠公同上年 陳侯溺昭八年 陳哀公同上年 陳子先君未葬定四年會諸侯稱子 陳侯柳定八 陳懷公同上年至滑 蔡姬姓侯爲武王封弟叔度爲蔡侯叔度作亂見誅其子蔡仲名胡成王復封之於蔡也 蔡叔定四年始封之君 蔡叔度蔡世家叔度之名也得罪放驩兜之義見而宥之放之於遠也 蔡仲定四年蔡叔之子周公舉而命之 蔡侯同上年註周公以王命命之爲蔡侯胡尚書云小子胡 蔡侯考父隱八年 蔡宣公同上年 蔡侯封人桓十七年 蔡威侯同上年 蔡季桓十七年 蔡侯獻舞莊十年 蔡哀侯莊十四年 蔡甲午定四 莊侯註 蔡侯甲午蔡世家 蔡莊公襄八註 蔡侯申宣十七 蔡文公同上年 蔡文侯襄二十 公子燮襄八年 司馬燮同上年 蔡司馬襄二十 聲子蔡大夫也與楚大夫 歸生名也並同襄二十六年 蔡侯成二年 蔡景公同上年襄三十年 其君固襄三十年 世子般襄三十 太子般同上年 蔡侯昭十一年 蔡靈侯昭十三年楚平自蔡得國復封遂圍蔡滅之 蔡靈公昭十三年楚平自蔡得國復封滅之其孫盧爲蔡侯遂得成禮葬之 世子有昭十一年隱太子 同上年蔡平公之父 太子蔡平公之子 蔡侯盧昭十三隱太子之子盧楚靈滅蔡爲己便公子棄疾爲蔡公疾即位是爲平王乃封盧而復之 蔡平公昭十一

年平侯同上年

太子朱昭二十一年傳蔡侯朱昭二十一年經平侯之子

蔡侯　蔡君並定三年蔡侯申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謚曰文侯今哀侯是立孫不合與高祖同名春秋之譏也

哀四

蔡昭侯哀四年爲大夫公孫翩所弒　蔡昭公同上年經

公孫霍哀四年經公孫盱同上年傳註云盱即霍也弒君之黨

曹姬姓伯爵文王之子振鐸之後也弒君之黨

武王封弟振鐸於陶丘即其國也

曹伯終生桓十年　曹桓公同上年

曹太子桓九年　世子射姑同上年　曹伯射姑莊二十三　曹莊公莊二十四　曹

赤莊二十四年自外歸于曹曹僖公同上年註

曹伯班僖七年　曹昭公同上年

曹伯襄僖二十八經　曹共公僖二十三

曹伯壽宣十四年　曹文公同上年

曹伯盧成十三年　曹宣公同上年

公子負芻成十三年　曹伯負芻襄十七　曹成公成十五

子臧成十五子臧棄爵位以守節讓公子之賢無以加也君抱清慎之故能全身公子之賢無以加也　公子欣時成十三傳欣時即子臧名也

曹伯滕昭十四年　曹武公同上年

曹伯須昭十八年　曹平公同上年

曹伯午昭二十七年　曹悼公昭二十八

曹伯露定公八年　曹靖公同上年

公孫彊哀七年爲大夫執政喪國　司城彊哀八年

吳姬姓子爵同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也武王封周章爲吳子至壽夢而僭號稱王始通中國

吳子壽夢襄二　吳子乘名也同上年

吳子諸樊襄之長子也襄十四　吳子遏名也襄二十五

吳子句餘襄二十八　吳子夷末同上年註昭十五

吳子餘祭襄二十九　戴吳史記即餘祭也

吳公子札襄二十九壽夢之子　季子襄二十一註昭二十七至哀公十年九十餘歲　札襄二十九經　季札襄二十一年註延州來季子邑也禮記謂之延陵季子

吳子僚昭二十年註　其君僚昭二十七經　州于昭二十七經

鱄設諸昭二十七年　鱄諸定十年註

吳公子光諸樊子也昭十七　吳光十七年註昭三十二年闔廬同　吳子光定十四　吳子闔廬號也昭二十七年

吳太宰嚭哀八年　太宰伯宗會孫伯州犁之孫吳大夫哀元年七年大宰同　子餘字也　太宰子餘哀八年　公子姑曹哀十七　王子姑曹哀八年

邾曹姓子爵顓頊之後有陸終氏生子曰邾安周武王封其曲裔邾俠居邾十二世至儀父字也桓十七邾子克名也隱元莊十六年同邾儀父文十四下定公同獲且文十四下莊元年邾子蘧蒢文十三邾文公文十四邾子華昭元年邾悼公同上年邾子穿定三年經邾莊公同上年邾子益定十五註哀七邾隱公同上年下云隱元莊公始見春秋邾子克殷求禹後邾子革哀八年二十四年並同邾桓公

茅夷鴻哀七年茅成子邾大夫也下云成子同上年茅成子公同上年傳杞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始見春秋自桓以來二年本皆矦爵莊二十七年武王克殷求禹後杞子僖二十七年桓以矦爵朝王猶有夷禮故亦書子杞伯姑容襄六杞桓公同上年杞子僖二十三年經杞入春秋自桓公始見春秋杞伯成定四年杞伯過哀八年杞僖公哀九年杞伯匄襄二十三杞孝公同上年杞伯郁釐昭二十四年杞平公同上年

杞子襄二十九年文公來聘復用夷禮春秋賤之故貶書子杞伯益姑昭六年卒經復稱伯杞文公同昭六年杞伯姑容昭六年卒經復稱伯杞悼公同上年杞伯過哀八年杞僖公哀九年杞伯成定四年杞悼公同上年

杞伯匄襄二十三杞孝公同上年杞子僖二十七年桓公初舉猶有夷禮故亦書子杞桓公同上年杞子革哀八年二十四年並同杞孝公

杞子穿定三年經邾莊公同上年邾子益定十五註哀七邾隱公同上年下云隱元莊公始見春秋邾子華昭元年邾悼公同上年邾子蘧蒢文十三邾文公文十四邾定公文十四下定公同獲且文十四下莊元年邾子牼襄十七邾宣公成十八邾儀父字也桓十七邾子克名也隱元莊十六年同邾莊公

杞伯郁釐昭二十四年杞平公同上年杞子襄二十九年文公來聘復用夷禮春秋賤之故貶書子杞伯益姑昭六年卒經復稱伯杞文公同昭六年杞伯姑容襄六杞桓公同上年杞伯匄襄二十三杞孝公同上年杞伯成定四年杞悼公同上年杞伯過哀八年杞僖公哀九年杞伯匄襄二十三杞孝公同上年杞子僖二十七年桓公初舉猶有夷禮故亦書子杞桓公同上年杞子革哀八年二十四年並同杞孝公

杞子穿定三年經邾莊公同上年邾子益定十五註哀七邾隱公同上年下云隱元莊公始見春秋邾子華昭元年邾悼公同上年邾子蘧蒢文十三邾文公文十四邾定公文十四下定公同獲且文十四下莊元年邾子牼襄十七邾宣公成十八邾儀父字也桓十七邾子克名也隱元莊十六年同邾莊公

莒紀公文十八庶其同上年經莒子文十八莒僕同上年犁比公號也襄二十一密州名也襄三十一賈朱鉏同上年密州之字也乃經傳互文鉏著丘公昭四年十四年莒子朱成十四公弟庚輿昭十四莒子庚輿昭二十三經莒共公昭十九此一君有二名莒夷無謚以號為稱此云莒夷無謚此即不言莒期僖二十六年莒子僖二十六莒茲平公同上年傳註莒夷無謚以號為稱此即時君之號也其後各以遷都為號莒茲大夫昭十四蒲餘侯同上年蒲與侯茲夫此在下文

滕子嬰齊僖十九滕宣公同上年滕宣九年卒經不書名滕昭公同上年傳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始見春秋

滕子 成十六年文公卒經不書名 滕文公 同上年傳 滕侯 並同上年滕本侯爵自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其後不復本爵今文公傳註復云侯者是杜呼其舊爵 滕子原 昭三年 滕成公 襄六 滕子寧 昭二十八 同上年 滕悼公 同上年 滕子結 哀四 同上年 滕頃公 同上年 滕子虞母 哀十一 滕隱公 同上年 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武王復其封爲薛侯齊桓會之爲伯 薛伯穀 昭三十一年 薛獻公 同上年 薛伯定 定十二 薛襄公 同上年

薛伯夷 哀十年經 薛惠公 同上年經 許男新臣 僖四 許穆公 同上年 許男錫我 宣十七 許昭公 同上年 許男甯 襄二十八 許靈公 同上年 許男業 文五年 許僖公 六年 許男成 哀十三年 許元公 同上年

其君買 昭十九年許悼公藉飲太子止之藥卒孔子以君父有疾藥弗嘗書法 由醫太子可以視膳問安不宜獨進藥物責止失於慎慮致害君親故加弒逆之名亦以教誡 許悼公 同上年 許男成 哀十三年 許元公 同上年

雜小國 凡見經傳小國才旁引者附

越子 定十四 勾踐 同上年九常子也下云越子勾踐 越大夫 常壽過 昭十三 越大夫 紀裂繻 紀國大夫隱二年 紀子帛 字也 邾太子朱儒 文十十一年 邾伯 同上年 有窮后羿 襄四下云后羿 夷羿 同上年夷氏也下云羿同 鉏羿 註 戎子駒支 駒支名也 姜戎氏 同上襄十四 韓服 桓九年巴大夫 巴行人 巴客 同上年行人與客雖非名字譏號考其傳義亦宜錄之 北燕伯 昭十二 北燕伯款 昭三 燕簡公 同上昭六年簡公同 邾公 州國名公爵 淳于公 淳于州國所都同桓五年 唐侯 定三年 唐成公 同上年 南燕伯 莊二十 燕伯父 同上年 虢公 莊二十年周惠王爲子頹之亂失國二十一年虢公與鄭厲公共討子頹以安王室 虢叔 莊二十一 虢公醜 僖五醜即名也莊二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至僖五年爲晉獻所滅 十招父 僖十七 招 傳云招曰然

皐陶 堯舜臣也 庭堅 皐陶字也 文五年 文十八年

高陽氏 顓頊 文十八年

高辛氏 帝嚳 文十八年

伯虎 文十八年 朱虎 同上年

仲熊 文十八年 熊羆 同上年

渾敦 文十八年 驩兜 同上年

窮奇 文十八年 共工 同上年

檮杌 文十八年饕餮傳無異名三苗也 夏鯀 註云鯀夏禹父也同上

伯封 昭二十年 封豕 同上年其三凶封豕所有異呼四年不應有公子與之同名故直斷曰一人也皆天下之民各據其惡曰之也

芊尹。案芊當作芈鄭樵通志氏族畧芈尹申無字之後原本及 殷本諸坊本俱作他本作二八則與上文詞意不合

芈而陸氏音義直音子付反讀如芋蹲鴟也之芈字蓋因陳有芈尹以鳥名官讀者不辨陳楚之分以致芈芋相混今仍其舊而謹識子此

公子閼註世族未遠蓋一人也。此因隱公十一年有公孫閼而莊十六又有公子閼相去三十四年不應有公子與之同名故直斷曰一人也

鄭僑。註十四上原本空兩字案傳鄭伯姊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云僑也或之產裏二十四年則所闕兩字乃裏二兩字也今補

號公醜註有神降于莘。案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原本莘字係莘之訛

招註傳云昭曰然。案傳所云招即卜招父也此註昭字應改招

宋公羔春正疏秋

續古逸叢書 十之四

上海涵芬樓景印
南海潘氏藏宋本

起序盡元年正月

漢司空掾　解云漢者巳漢之間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降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其年二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分天下爲十八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王三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羽垓下羽自殺五年正月乃稱皇帝遂長漢爲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名也隱者即其下屬官也掾者官名也隱公二年公羊傳云仲子爲桓公作宮桓公從而成之三年公羊傳云仲子爲人質朴詘口而雅有心參政事何名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休序　解云休城樊何休庶孟孫之後也任城樊者郡名樊者本據亂而作　解云孔子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謂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之書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解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也舊云傳春秋公羊解詁

序也　昔者孔子王魯注云昔古也據下也然則若對後言之即言前若對今言之即言古也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解云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治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治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志在而已孝經者尊卑愛親勸事父勸臣事君理閨貴賤之事父勸臣事君理閨貴賤之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也　解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者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　治世之要務也　解云凡諸經皆是治世之要務也言治世之精粗要視情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務也若急務矣統云凡公羊之通義若也若大通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脩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

考諸舊本皆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然若有作世字者俗誤已行傳春秋者非一　解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滅故脩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故大夫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董生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蓋以王道多闕上疏陳天人相與之際甚美上嘉之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弟子贏公贏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　本據亂而作　解云孔子謚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之書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解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也舊云傳春秋公羊解詁

序也　昔者孔子王魯注云昔古也據下也然則若對後言之即言前若對今言之即言古也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解云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治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治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志在而已孝經者尊卑愛親勸事父勸臣事君理閨貴賤之事父勸臣事君理閨貴賤之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也　解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者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　治世之要務也　解云凡諸經皆是治世之要務也言治世之精粗要視情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務也若急務矣統云凡公羊之通義若也若大通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脩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

[illegible]是也以經言之則日食之適不適朔與二日即官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須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及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　解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頗若之徒議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及傳違戾是以何氏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維誤爲雖耳　是以謂師之徒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猶有不解矣　時加釀嘲辭　解云頗安樂等解而不解者故曰猶有不解矣　時加釀嘲辭　解云頗安樂等解一尚取頃曹一話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明事其乖戾臣助君虐之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解云傳之理不同多矣君舉經之義隨其形勢故曰其勢雖復不得不廣也維誤爲雖耳　是以謂師之徒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猶有不解矣　時加釀嘲辭　解云此師謂胡毋之前公羊家也言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公羊何氏則左春秋者一部解左案舊題左春秋隱公經傳解詁者何所自目之總名隱公者魚肖侯之謚號經傳者雜綴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言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十二門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又云何休學今學傳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荅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言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是其義也　問曰左氏以魯哀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獲麟之後乃作春秋平　荅曰公羊以為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端門之命乃作春秋而止筆削具有其文

左氏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仲尼沒後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有所饒益分別其事以失其真故因經文而立傳也公羊以為子夏傳與其門人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故有公羊高穀梁赤之名二家各有所長公羊善於譏穀梁善於經何以言之公羊善於譏則多張三科九旨之義穀梁善於經則少微言大義是其所長也

左氏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仲尼沒後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有所饒益分別其事以失其真故因經文而立傳也公羊以為子夏傳與其門人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故有公羊高穀梁赤之名二家各有所長公羊善於譏穀梁善於經何以言之公羊善於譏則多張三科九旨之義穀梁善於經則少微言大義是其所長也

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之時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路慍見曰不仁者使人有求子曰由未之思也子曰以貴下人何往而不遂以此觀之則孔子未修春秋之時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之後也故家語云晉文之有霸心起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起于會稽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庸知非激憤厲志始於此乎

荅曰孔子厄陳蔡之時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是其有意矣　問曰若左氏以為夫子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修春秋哀公十四年獲麟絕筆於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為周亡之異漢興之瑞故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又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故史記云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以此言之則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道絕又見麟獲劉氏方興故順天命以制春秋以授漢者案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五合而演其文演而出其

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在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受命示象使
陳叙圖録又云在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受命示象使
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城火起薪
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　問紫莊七年星霣如
雨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
二年齊高傒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
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孟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
詭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　荅曰孝經說云孔子
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于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
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

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
二百矣孔子卒後三百歲何不令身之有又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
明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
則天之數不審孔子何以正于獲麟止筆乎　問曰何氏注春秋始乎隱公
三春秋何以始乎隱注云據得麟乃作祖之所建聞也注云託記高祖
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夜注云據哀公末終近
曰備矣彼注云人道浹主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
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大平以
瑞應爲効也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

漢也是也　問曰既言始於隱公則天之數復言三世故據爲公三年爲祖
占曰若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緯情制服宜爲三世故據爲公三年爲祖
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城火起薪
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　問紫莊七年星霣如
雨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
何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亂制治亂之法書大夫之卒文有詳略
故日月備于隱如是有罪之見錄不日卒子得目明有過以見罪益師
不日著恩遠之辭　問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者陽數之極
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
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三年又爲一世自襄十四年
又爲一世所以不悉八十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又韻安樂必襄
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頗鄭之說實亦有途而何氏見何文
句要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爲
傳聞之世乎　荅曰顏氏以爲襄公二十三年卒子得目明有過以見罪益師
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三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
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三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

又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也如顏氏之意盡於
矣何氏所以不從之者以爲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
爲見孔子始生未能識別寧得謂之所見乎故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所
聞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已後明爲一世矣邾婁快來奔傳
近書之傳一自是治近升平書實不相干涉而漫
指此文乎鄭氏駁孝經說文取襄二十一年之後爲所見之世爲時孔
子未生焉得謂之所見乎故不從之　問曰孝經說文實有九八十
一爲限之言公羊信緯可得不從乎　荅曰援神契者自是孝經
緯橫說義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依春秋說爲
正解明矣　問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題云左氏傳者丘明親自執筆爲之以
故不題曰卜氏傳乎　荅曰左氏傳者丘明親自執筆爲之以
訟經意其後學者題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
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題親
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
梁也　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

答曰何氏之意以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百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內有此九種之意故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古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三科六旨也又云所傳聞異辭三科九旨也　問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說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卿不相干何故然乎　答曰春秋之內具斯二種理故宋氏又有此說賢者擇之　問曰文謚例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然則三科九旨義已蒙前說未審五始六輔二類七等之義如何　答曰案文謚例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又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即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問曰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之義如何　答曰七缺者憲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為君之缺也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裏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是為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為子之道缺也

相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十郊不從刀免牲猶三望郊祀不脩周公之禮缺是為七缺也矣　元年春王正月　解云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實隱公諸侯曾得稱元年者故得稱元年矣　元年者何　答曰以隱公為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今隱公雖自稱侯而反稱元年故執不如此即或言曷為或言何以或單言何即下傳云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云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據文公言即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云據刺欲救紀而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為與何皆有所據故何氏云諸據疑者皆無之始年　注君魯侯隱公也　解云案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迓順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白明白于德子者孚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禮法統理一國脩身絜行矣公此侯為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稱故言君侯隱公也　問曰五等之爵既如前釋何名附庸乎　答曰春秋說下文云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名通若畢星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矣注變一為元　解云以下有二年三年知元是云一年而不言一年變言元年故決之　春王正月　注元者至始也　解云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為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小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眾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然則有形與無形皆生乎元氣而來故言元者造起天地之始也　注故上至繫之　解云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為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春在王上矣注不言至王者　解云凡天子諸侯同得稱君但天子不得稱公故喪服云君斬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是也今據魯而言不言公之始年而言君之始年者見諸侯不得稱元年者見得稱元故傳言君之始年微欲通魯于王故也　注獨在至知問　解云春秋說云春夏秋冬皆是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歲之始也　問曰春宇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　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道略於人事故也　注春者至開辟之端　解云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大極大極分

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言天地解分
為四時春先為端始也　注養生之首　解云乾鑿度云震生万物
物於東方出萬物始生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施生爰利之道故
以通之於後王後王謂漢帝也　注人道之始也　解云何氏以見文
下始尊重天道皆傳自有始文故須注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王之
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　注王者至於人
云王者受命必從居處者則春正陽萬物蒲坂文王受命作邑
於豐之屬是也其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者禮記大傳文
鄭注云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
然則改正朔者即正朔三而改下注云是也易服色者即明堂位云
夏后氏之路也大路即路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即路車
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
號者即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
也其變犧牲者即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之屬
也其異器械者器即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
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注云泰用互著著地無足夏后氏

云時王即當時平王也若是當時平王應如字文秋七月天王使宰咺
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今無此事直言王故疑非是當時之王
人注欲言先王又無證者正以死證周道故也　注必繫王於春知
為文王也　解云春者端始文王者周之始受命制法之王理宜相繫
以見其繫春知是文王非周之餘王也
所以通天三統是以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者以見孔子作新王之法
而傳重云文王不取三代何　荅曰大勢春秋之道實兼三王是以
元命包上文總而疑之而此傳專云謂文王者以見孔子作新王之法
當周之世理應權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矣故彼宋氏注云雖大略
以三代其要主於文王者是也　注文王周始受命之王　解云即我
王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王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
萌人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殷以日至百日為正是也　注天之至天端
之人禮說云文王得白馬朱鬣大貝玄龜是也　注天之至天端
解云天端即春也故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
政是也　注方陳至王法　解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為法其實漢矣
故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為法其實漢矣

孚色乎荅曰凡正朔之法不得相因湏三反本禮則然矣但見其受命將王者應以十一月爲正則命之以赤瑞應以十二月爲正則命之以黑瑞是以禮說有此言豈道不復以白瑞應以十三月爲正即命之以黑瑞是以禮說有此言豈道不復法其孚色乎　注據定公有王無正月

宋仲幾然京師是有王無正月凡十二公即位皆在正月是以不問事無事皆書王正月所以重人君即位之年非即位之年正月無事之時或有二月王或有三月王矣但定公即位在六月正月復無事故書三月王也其正月時不得書王矣解云所以書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皆奉之以爲始故言大一統也　注摠繫之辭

解云凡前代既終後主更起立其正朔之初布象魏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皐蟲莫不繫於正月而得其所故曰摠繫之辭　注故云政教始云亦以傳不言始故足之　注據文公言即公即位是也　解云文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傳所以不從始而遠據即位是也　問曰桓公元年春亦書即位何　荅曰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

位文公前猶不據之　注即位者一國之始　解云亦以傳無始文故此也　注故莫大於正始　解云爲下作文勢也言凡欲正物之法莫大其始時是以春秋作五始令之相正也

元年春者天之本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之本故曰天人之大本也言萬物之所繫者春秋以之爲始今萬物繫之故不可不察其義

注以不至公意　解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然則正月者是公隱象魏出教令之月今公既有讓故從二年已後終隱之篇常去正月以見之故曰不有正月者是公意讓之然則公意讓而行即位之禮而孔子去即位加公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是矣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

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即位之禮故見之然則公意讓而行即位注云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爲民臣之心故也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加公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是矣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

注天子之元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解云此亦記文鄭注郊特牲云備猶具也引之者見隱雖侯伯之子時年已二十宜從士禮明矣　注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并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三後二年管叔流言公乃東辟之三年而歸迎成王時成王年十四言并明亦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雖然事大非小若早分別亦應知悉故注言惠公不早分別是其義我也　注禮男至如之　解云莊五年冬公次于郎傳曰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然則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今隱公有讓心

古者一娶九女一嫡二媵分爲左右尊卑權寵均然則朝廷之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雖然事大非小若早分別亦應知悉故注言惠公不早分別是其義我也　注禮男至如之　解云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若仍無世子其王夫人必無有生世子之理故命貴公子以爲世子也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何者

者立而復黜是乃亂道故也然則言閉房者行房之事閉也知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者家語云男女不六十不閒居閒居不禁閉房明矣言將葬亦如之者謂未葬六十者將葬之時亦令貴公子與注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　解云公子翬公子貜且公子以起見之今此諸大夫敗桓立隱亦是不正何不依文貶之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注不戒視成謂之暴　解云此堯見文何氏以不先告戒比視之而責其成功為暴矣　注是時公子非一　解云隱公桓不知得立以否故知公子非一　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　解云已若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得立以否是其一慮也假令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其二慮也　注據賢繆公與大夫　解云文十二年經書秦伯使遂來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以為能變也注云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變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此言隱能讓何故不與使得立乎故難之　注讓且長以得立　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傳曰虽貴則皆貴矣雖然讓且長也

注以讓且長故傳與邾婁人立之今此隱亦長何故不宜立乎故云然則傳言長據讓且傳言賢據繆公而何氏先解繆公者以其在前故注夫人成風　解云即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十二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是也

起三月　盡二年

及者何　解云欲言汲汲公仍在喪欲言非汲汲及是欲文故執不知
問公爲或言會者即下六年公會晉侯齊侯盟于艾之後是也云或言
會者即昭七年春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
陳是也　注猶至也　解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據內言之
故言我謂魯也　注欲之者善重惡深　解云善重者即此文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故曰善重也惡深者
即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以其汲汲於惡事故曰
惡深也　注不得已者善輕惡淺　解云善輕則暨齊平
是也惡淺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是也　儀父者何
注不可造次貶於不義　解云桓十五年夏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朝相惡人而貶稱人夷狄之也者是其造次貶於不義故執不知問
眛者何　解云春秋之始弟子未解地期之義故執不知問
注凡書盟者惡之　解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褒言善其盟乎
慕新王之義而得褒言善其盟乎　注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
乎云即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
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
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　解至言內若與大夫盟皆諱不
及惡其不信也即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
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　注故爲小信辭
爲婁儀父歸于新王而見褒賞不爲大信者以下七年秋公
婁豈定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善故爲小信辭也
信者時柯之盟是也　解云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是也
著乎天下者皆稱公　解云謂首戴侯鄭伯之屬是也其葬者悉皆稱公即
桓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僖四年秋葬許繆公之屬是也若然桓十
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不稱公者彼注云稱侯者亦奪臣子辭
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亡獻舞國幾非於變荊故賢季
詢桓稱侯所以起其事是也　注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
謂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與作盟會者加于即莊十八年夏五
月盟于趡是也　注以地定事者不加于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　解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即莊二十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
下同盟于鄫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之屬是也　注傳不足至據眾也　解云欲言其始與公盟之時義勢即袁
僑盟之屬是也　克之者何　解云欲言非
道理不得復言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舉乎此但上傳既無明文
之文而得褒賞猶自可怪故更探衆難之云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
命之王但欲託之以爲始也　注漸者至之辭
猶言物事之首也言先見之辭者見讀如見其二子焉之見也
嘽　闕然之類也云去惡就善曰進者言能去惡就善即是其二子焉之見也
注不可造次貶於不義　解云桓十五年夏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朝相惡人而貶稱人夷狄之也者是其造次貶於不義故執不知問
眛者何　解云春秋之始弟子未解地期之義故執不知問
注凡書盟者惡之　解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褒言善其盟乎
慕新王之義而得褒言善其盟乎　注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
乎云即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
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
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　解至言內若與大夫盟皆諱不
及惡其不信也即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
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　注故爲小信辭
爲婁儀父歸于新王而見褒賞不爲大信者以下七年秋公
婁豈定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善故爲小信辭也
信者時柯之盟是也　解云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是也
著乎天下者皆稱公　解云謂首戴侯鄭伯之屬是也其葬者悉皆稱公即
桓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僖四年秋葬許繆公之屬是也若然桓十
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不稱公者彼注云稱侯者亦奪臣子辭
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亡獻舞國幾非於變荊故賢季
詢桓稱侯所以起其事是也　注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
謂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與作盟會者加于即莊十八年夏五
月盟于趡是也　注以地定事者不加于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　解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即莊二十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
下同盟于鄫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之屬是也　注傳不足至據衆也　解云欲言其始與公盟之時義勢即袁
解云傳若鄰者足其文句云道爲其始與公盟之時義勢即袁

於克者大惡之文故執不知問　注加之至之為
解云訓詁者即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
非直問其憂殺為克并欲問其施于鄭之所為矣而不荅于鄭之
意者欲下乃解為當國故此處未勞解之弟子以其不荅于鄭之
言是以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　注以弗克納大邴釈之善
解云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云其言弗克納何
大其弗克納也是也　注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者
在僖五年春　注明鄭至誅之　解
解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
大夫之事　注據公至哭之　解云至哭之
罪狀成有司讁之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
彼注云讁之言白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注云對荅也先者君每言宥則荅之將更宥
三罪完不復荅走出之為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
對曰無及也注云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

乃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云素服於凶
言於言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
即衰十二年左傳曰同於於禰廟是也舊說云禰字示傍爾言
入廟是神示猶自寢近子己故曰禰　仲子者何
解云正以上不見仲子卒文而得歸賵故執不知問　注以無謚也
解云凡春秋之義妾子為君者其母得稱謚即文公九年冬十月秦人
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今桓未為君故其母不得稱謚也是以見
其不稱謚即知桓之母也　注仲字至同姓　解云字者本國所加
故稱字見其不忘本國也所以稱姓者示不適同姓矣
即王稱母死稱姓者即下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是也
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卒俱在春秋前何故
此傳惠公言隱之考舉死名仲子言桓之母舉生名乎
荅曰仲子已葬託之後實合舉死稱但禮家本意母死稱妣
之義也故鄭彼云妣之言姚姚于考也但仲子是妾桓未為君其母不
得為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　注此難生時之稱也
解云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舉風之謚案經成風生時傳

補夫人何者禮妾賤不得有謚故也仲子不舉謚下與成風同明生時不得稱夫人可知故傳家通難之

子未聞賵義故執不知問　注此道周制也　解云知者上以馬者上云以馬與士既夕禮同下言乘馬與士異明知周之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注以馬者謂七不備四也　解云以下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以通四方也　解云案宋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書傳云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倚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禮車兩馬庶人駕馬木車是也　問曰若然與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　荅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即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以合之鄭駁云易經時發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駁為禮制王度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為異乎經無以言之若是也然則彼公羊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傳亦無正文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注

注天子駕白龍高七尺以上　解云月令天子駕倉龍是其尺者漢制也其六尺五尺亦然　注諸侯駕黑　解云月令天子駕倉龍是其也　注卿大夫士曰駒云云

凡云魯頌曰商侯是也　注來帛謂玄三纁二

解云詩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是也　注玄三云云

解云雜記上云魯公之贈三玄二纁是也

解云文數不但三地數不但二而取三者是春秋注此者春秋制也　解云上陳周制此下乃言賵之內辜故云此者春秋制也　注知生者賵知死者賵從之

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賵知生者賵生者因取足以共事故也

故何休注知生知死皆言賵矣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

問曰何知賵生死兩施乎　荅曰案既夕禮專施于生者何　荅曰賵專施于生從專施于死贈密貶生死兩施

解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救是也

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詩其屨也賵奠於死生兩施又云所知則賵而不奠鄭注云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於死者為多故不奠以此言之明賵與奠皆生死兩施也言奠於死者為多故知賵生

死等矣　注據非禮　解云桓公未為君之為非禮　注故傳但言諸侯　解云知者上以士云以天子猶來何況諸侯乎故傳舉以言焉　注據歸含至言來

解云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　注比於至云爾

注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　解云案宋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書傳云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倚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禮車兩馬庶人駕馬木車是也　問曰若然與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　荅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即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以合之鄭駁云易經時發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駁為禮制王度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為異乎經無以言之若是也然則彼公羊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傳亦無正文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注

是以惠公仲子之葬悉在春秋前至此乃來歸賵及事則言來是以惠公仲子之葬悉在春秋前至此乃來歸賵曰甘公言來何不及事也又注云比於去來為不及事時以葬事不及事則言來是以惠公仲子之葬悉在春秋前至此乃來歸賵曰甘公言來何不及事也又注云比於去來為不及事時以葬事

解云月令天子駕倉龍是其　注諸侯曰駉云云

解云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是不及事言來也何氏不注

凡云魯頌曰商侯是也　注來帛謂玄三纁二

解云詩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是也　注玄三云云

解云雜記上云魯公之贈三玄二纁是也

解云文數不但三地數不但二而取三者是春秋注此者春秋制也　解云上陳周制此下乃言賵之內辜故云此者春秋制也　注知生者賵知死者賵從之

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賵知生者賵生者因取足以共事故也

故何休注知生知死皆言賵矣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

問曰何知賵生死兩施乎　荅曰案既夕禮專施于生者何　荅曰賵專施于生從專施于死贈密貶生死兩施

解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救是也

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詩其屨也賵奠於死生兩施又云所知則賵而不奠鄭注云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於死者為多故不奠以此言之明賵與奠皆生死兩施也言奠於死者為多故知賵生

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其
諸侯使人來會葬不月者春秋之內偶爾無之其實三十一年冬十月
伯子來會葬非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非使人仍自非妨也以此義勢言之則鄉解士與諸侯者皆是
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年月者為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
說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為下葬定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
注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　解云若正之當直言王今不正之而亦
言天者所以廣見是非故也何者若單言王是其正册今非亦言天
見其非正矣　注稱使者王尊敵諸侯之意也
解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是觀之則天子與諸侯
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己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
臣之義故尊敵之而使歸賵故曰尊敵諸侯之意也
有不純臣之義　解云喪服斬衰章云臣為君諸侯為天子既言
為君而別言諸侯為天子明其與純臣者異其異者即不居殯宮
故異姓謂之伯父叔舅同姓謂之伯舅又親禮

注言歸者至之辭也　解云春秋大例先是己物乃言歸即
此賵之屬是也今此賵之車馬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親
之辭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　解云春秋之義所傳
聞之世外小惡皆不書今此緩賵是外之小惡當所傳聞之世未合書見
而書之者由接內故也　注微者謂士也　解云正以公羊之例大夫來
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見名氏故知士也
解云理是則主人先榮理非則主人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親
注微者至故錄也　解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
不信日見其責也若其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書時來作信文以略之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
義如注釋　祭伯者何　解云欲言不朝欲言失地之君復不言奔故執不知問
也　解云外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即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
來聘之屬是也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元年冬齊仲孫來之屬是
若外諸侯之臣來奔當繫國言來奔即文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襄

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此言之則似月爲上事其二處出奔仍不蒙月是以襄三十年五月甲午之下往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昭二十六年冬十月之下往云月者爲天下甚録王者反正位是其月爲上事之明文不妨出奔仍自時也故此乃往云月者爲下卒奔例時也舊云春秋生魯是以王臣來奔同書時矣若王臣奔作圖者時故異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書時矣若王臣奔作圖者悉皆書月見別于諸侯之臣矣是以王子瑕毛召之徒悉皆書月

問曰若然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亦是出奔何故不月

荅曰王臣之例實不言出亦不書時但周公自其私出奔故自從小國例言出書時矣凡諸侯出奔大國例月小國時　注據滅孫辰書月解云即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者也　問曰下五年冬十二月辛巳公子彄卒亦書日所以不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之篇何

下五年何氏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日痛之是也不據之所聞之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據辰者

諸侯之卒不書日此其例也

諸録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録是也　注内離會書外離會書是也　解云内離會者即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相元年春公會宋公陳侯鄭伯如紀傳云會外小國不書此何以書雖不言會書也何氏云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

此即下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侯氏者升進也稍稍上進而至於大平

主録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侯氏稍稍上進而至於大平

公羊傳聞之世見治升平之時内諸夏而外夷狄著治太平

公羊傳聞之始故也　注所見之世録親仕之定哀故以先定哀爲己時定哀既當於己明知昭公

父時事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閔僖爲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　注時恩衰義缺　解云當時子弑父父殺子爲恩衰也臣弑君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　注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　解云孔子見時如此遂制春秋理人倫者斷理君臣之倫次令得所也亭人類者類謂父子亭父子之恩使之厚也因以制治亂之軌式矣

解云隱如遂君而書日即定五年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若非罪書日即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而此注不言之者從省文也　注於所至日録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無罪而書日者録之故也若然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敖實有罪而書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爲後齊翳歸其喪有恥故爲内諱使若尚爲大夫是也　注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何氏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解云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何氏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而不言明當誅是有罪而不日者略之故也

注於所至卒是也　解云公子益師無罪而不日即此是也無駭卒是也若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並是所傳聞之世而得書日皆録季子之過惡也其季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弑君書日皆録季子之下何氏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也　注録大略小者

友之下何氏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比日也其公孫

書是也　解云内離會者即下一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淮是也　注内離會書外離會

會外小國不書此何以書雖不言會書也何氏云時

此即下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侯氏者升進也稍稍上進而至於大平

公羊傳聞之世見治升平者升進也稍稍上進而至於大平

主録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侯氏稍稍上進而至於大平

公羊傳聞之始故也　注所見之世録親仕之定哀故以先定哀爲己時定哀既當於己明知昭公

父時事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閔僖爲

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　注時恩衰義缺　解云當時子弑父父殺子爲恩衰也臣弑君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　注將以理人倫

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　解云孔子見時如此遂制春秋理人倫者斷理君臣之倫次令得所也亭人類者類謂父子亭父子之恩使之厚也因以制治亂之軌式矣

解云隱如遂君而書日即定五年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若非罪書日即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而此注不言之者從省文也　注於所至日録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無罪而書日者録之故也若然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敖實有罪而書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爲後齊翳歸其喪有恥故爲内諱使若尚爲大夫是也　注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何氏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解云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何氏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而不言明當誅是有罪而不日者略之故也

注於所至卒是也　解云公子益師無罪而不日即此是也無駭卒是也若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並是所傳聞之世而得書日皆録季子之過惡也其季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弑君書日皆録季子之下何氏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也　注録大略小者

友之下何氏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比日也其公孫

諸録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録是也　注内離會書外離會

書是也　解云内離會者即下一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淮是也　注内離會書外離會

會外小國不書此何以書雖不言會書也何氏云時

此何以書雖不言會書也何氏云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

有二名故識之此春秋之制也　注所以三世者禮緦父毋三年者毋雖子斬衰哀痛與斬同故連言之不言高祖父毋者文不備　注為曾祖父毋齊衰三月者愛自親始教人順也鄭注云親長父兄也莊厚也　注故春秋據哀録隱上治祖禰者即大傳云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夫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之昭穆別之以仁義人道也鄭注云治猶正也謂恵也　注敎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者治法式也若作戒字言敎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公子公孫之子稱公孫者出妻服傳也　注內務治外好也者以其非自求多福之義故也

解云案曲禮下公諸侯相見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之則會合於禮會為惡之非朝時不得踰竟者會非為天子而出故得然解　注王者不治夷狄

解云言當治者謂之世王者草創夷狄有罪則往治之若鄭詩譜云然則詩云荒服者王之類是也而此經録戎者戎狄疾始滅也故不上大夫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此入為滅公羊二

是之而已不應經上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　注謂侵伐之屬是也

解云相二年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亦是入例時傷害多日月　注據公子遂帥師入杞而書日入滑是也若然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丁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者彼注云日者杞屬附禮諸侯賢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録責之者是其不引者以此求之

知問　注據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者欲決隱八年庚寅我入邾非月兵終其身不氏卫疾始滅　解云即下八年無駭卒不氏疾始滅也故不上大夫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此入為滅

入滑是也若然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丁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附禮諸侯賢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録責之者是其不引者以此求之

知問　注據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者欲決隱八年庚寅我入邾非月兵終其身不氏卫疾始滅　解云即下八年無駭卒不氏疾始滅也故不上大夫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此入為滅

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部鼎何器從名彼注云從本主名之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部鼎是也然則宋滅部在春秋前故如此解注據戰伐不言託始　解云隱二年鄭人伐衛取廩延是也鄭玄箴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故難之而已故意又則言不為次第矣

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者言春秋之內凡書兵事者皆欲言正之道其理不合然　注諸侯至是也

解云保依違帥者即禮記王制云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兵征伐之道者謂禮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

是也　注常事不例當書有此注而復言之者正以彼月爲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
書月今此夏五月二事皆書參之嫌其異故重發之
注後不相犯日者云云　解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云後不相犯
日者言爲後指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者即桓二年秋九
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言背隱者桓是弑君之賊而與桓盟是背
隱之義矣言善桓能自復者戎與桓同好相隨繼其所能故
善其得國矣昔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案此經傳及注似非
一物而舊解曰以爲戎能自復者非也　紀履綸者何
云不書爵又不言使君臣不明故執不知問
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　解云正以桓三年秋公子暈如齊逆
婦皆是大夫爲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履綸逆女不言
是大夫也或者使爲爵字誤也　注据宋公使公孫壽來
者在成八年夏　主爲養廉遠恥也者謂養成其廉
解云弟子未解辭窮之義故執不
也　解詁首何　主
公羊二

注母母當命兄師友者即昏禮記云宗子無父
注稱諸父以行者謂使者稱之而文不言使
文　注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廟之堂周人逆於堂周人逆於
戶者即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者是也
注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　注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者即
禮故知往前宜有不親迎之事矣　注据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
記云親皆沒已躬命之是也
成九年春　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者出昏
君故也　注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者即
注內逆女常書者即桓三年公子暈如齊逆女是也
孫僑如之屬是也　女謂爲或稱女者即此經是也或稱婦者莊
十九年陳人之婦是也　注在途見夫服從之辭
辭云案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何有姑之辭也者
兼二義故也何者在途稱婦者服從夫辭其至國猶稱婦者

故黜之然則其毋之貴正由其子爲君卽元年傳云毋以子貴是也
若子本爲君之時義與未踰年之君相似莊三十二年傳云未踰
年之君也有子則廟無子不廟義亦通於此
云獻羽是常而反言初故執不知問　初者何　解云謂
侯仍用四此反言六羽故執不知問　六羽者何　解云謂
不但言何以書嫌復問上文始與舞故復舉句而問之不注之者
與三年求賻同故省文　諸公者何　解云漫言諸侯明是五等摠名
故執不知問　諸侯者何　解云漫言諸侯明是五等摠名
文次公下復疑偏指七命故執不知問所以不待荅訖而連句問之
者正以上文井解諸公六諸侯四故也　注大國謂百里也
解云公侯方百里王制文也侯雖六公等者據有功者言之矣小
國稱伯子男者正以上已有侯故不復言之其實凡平之侯正與
伯等　注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王制文彼注云此
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
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
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
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作樂成武王之意公地方五百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
不入者皆於畿內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寸而國小爵卑而國
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　天子三公者何　解云正以春秋上
下無三公之文故執不知問　注據經但有祭公周公　解云即
祭公是也經但有二公而傳言三公者何天子之
公故難之　注司馬主兵云云　解云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之
相天子之相則何以三云云不道二王之後者何二王之後何以二也者
正以天子三公主紬陟故偏取言之是以注者解其意
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　注云其託始者即上二年傳云無駭者
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防於此乎前此
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本
傳亦宜云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春秋之
始也而言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　解不得託始意也

前惛八佾於惠公廟者謂自此以前不必要拍春秋前也而言惠公廟者欲道於周公廟時不為僭故也　注本所至傳上也

解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　注羽旄至化疾　解云知鴻羽者時王之禮且以舉則冲天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故也詩云右手秉翟者其兼用之乎注夫樂本起於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者樂記文也　注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云云　解云溫雅而廣大者土之性也方正而好義者金之性也恻隱而好仁者木之性也整齊而好禮者火之性也樂養而好施者水之性也　注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者樂記文樂內中出和在心是也禮自外作敬在貌是也此泛皆出樂記　注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者謂同其文質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功成治定同時爾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故明堂位曰周公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注失禮鬼神例日云云　解云失禮鬼神例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

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自考宮以非禮書而已故從下事言初物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亦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是非禮者正以初從獻羽文矣　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解云伐宋而言主會者謂相共伐宋時邾為首故也　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欲對異為先事而至故也　注先是隱公云云　解云苛令急法者即三年春王三月己巳日有食之注云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異是也　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忌禮於大者正以所聞之世例不合日故也　注益師始見法　解云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是所傳聞之世初始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書日也　注無駭有罪者即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云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身不氏是也　注侠又未命也者即九年三月侠卒傳云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注據伐於餘丘不言餘丘是也　注侠亦有爭色之際故書曰矣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者據與四年秋伐邾婁向　七年　注叔姬者云云　解云知如此者正見上二年冬

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明知是其媵矣　注婦人云云者書傳文注媵賤云云　解云春秋之內刻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者以其後爲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爲嫡者正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爲嫡明矣而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書二國媵者彼傳云錄伯姬是也　注紀侯爲齊所滅者即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是也　注紀季以酅入于齊者在莊三年　注叔姬歸之云云　解云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傳云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是也注據察侯考父名者在下八年夏　注據大至子男者上五年傳文案彼大國非直侯而　注特言大國稱侯者案彼傳之成文故也　注下常稱子　解云桓二年滕子來朝因並已下常稱子矣　注齊亦稱侯　解云不云晉者晉爵未大故　注微者亦稱人者隱元年九月及宋人問于宿之屬是也　注皆有起文　解云隱元年九月及宋人問于宿之屬是也　注皆有起文　解云隱元年不名下怕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怕以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共國辭起其賤之故曰皆有起文也　注貴賤不嫌同號是也者不論貴賤不嫌者通其同號稱由是之故春秋同其號也　注繼弒君亦稱即位者相宣是也　注繼體君亦稱即位者文成之屬是也　注皆有起文　解云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即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即位者非是繼體之君也　注美惡不嫌同辭是也謂美惡不嫌者通其同辭由是之故春秋同其辭矣　注滕子先朝隱公云云者在十一年即此君之子也滕子薛侯俱朝隱公滕幷褒其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褒之文　中丘者何　解云楚丘同皆直云城文無別故執不知問　注城邑例時者即下九年夏城郚十三年冬城防之屬是也　毋兄稱兄者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是也　注上言聘此言伐者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　注據出聘云解云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初傳云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言其侵圍今此聘大夫不應得言伐故難之先言郊者文便言之故不次也　注問伐加之者云云　解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之故知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　注據執云云　解云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　注據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　注紀侯爲齊所滅者即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是也　注紀季以酅入于齊者在莊三年　注莊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是也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注順上云云　解云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丘傳云餘丘者何邾婁之邑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者是　八年　注宋公序上者云云何氏以爲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經云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　注置上云云　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則嫌桓王亦與之遇故言則嫌爲事出事謂遇事也或者嫌爲遇事之故出此王故云則嫌爲遇事出也　注置下云云者天法即春是也　宛者何　解云欲言大夫經不言氏欲言微者書名見經故執不知問　邴者何　解云欲言魯物先無取文欲言鄭邑於魯言歸故執不知問　注歸邴云云者正決哀八年齊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　注錄使者云云　解云正以將所人歸謹及僕之屬不錄使故也　注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者書傳文　注五年覩自巡守者竟典文　注尚書云云　解云惟是字注者言之以上皆竟典文也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伯宗者東徼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徼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慶十又一年冬城防之矣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礼改之爲鏁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鴈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

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
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遂中禮畢乃反歸矣每歸
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
文相遠故也　注入者非以至之文者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
之辭也　注據取邑不日者即隱四年春王二月以人伐杞取牟
婁之屬也　注據取邑不日者亦欲得之　注時
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　解云此者欲伐
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魯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郎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
中丘之屬是也　注據取邑不日者即上七年春滕侯卒不書
月及宋人盟于宿是也　注為小云云者即上七年春滕侯卒不書
其葬傳云何以不名微國也者是　注發傳云　解云言從正者
謂卒日葬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
書日即失其正也其衛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則見弒于州吁
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　注據與云云　解云
注據內言如者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
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
注言言云云　解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
不肖者不似是也　注狐壤之戰者在上六年春　注令羣云云者
皆以其行微不肖卒無廉恥故也　注又見獲云云　解云見獲諱
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邴是也何者書
曰入者見其重難言我者見其非獨我故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
著其不肖起其事實甚惡矣　注有狐壤之戰也者在六年
注中丘之役者在上七年　此展無駭也　注據公子彄卒者在五年
展無駭故此弟子因難之　注道春秋云云　解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
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　俠者何
大夫經不書氏欲言微者而記其卒故執不知問
解云無氏降於大夫書卒隆於微者故知其來命耳　十年
注犯而不校者謂校接之交不謂為報也　此公子翬
以上四年師解云言公子翬故此弟子因以難之
解云成二年公及楚人已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來
稱人何得書貶焉盟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
也　注嫌上云云　解云上一貶謂四年時也　注據取云云　解云
也者即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闞是也　注據取
哀二年春王三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
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　注據國言滅者僖五年滅弦之屬是也
注又徐人取舒不言伐者在僖三年夏　注不月云云者正以滅國
例月故也　注日者云云者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
解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為再入者也　十一年
注據內言如者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
者解內外也者謂內鄉外不言來外鄉內乃言來今言諸侯來
曰朝大夫來曰聘者據外鄉內言之故云解內外也
同義者即上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
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是也
注據鄫云云　解云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是也　注日者云云　解云上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彼注云
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決之　注諂臣進謀者上四年
傳云百姓安于諸侯說子是也　注據莊公書葬者即閔元年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是也　注據桓公書葬解云桓
十八年冬十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桓亦被弒而書葬故難
之　注道春秋云云　解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
犯寧有臣子弒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義春秋據
亂而作時則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異　注沈子稱云云
解云知子沈子為己師者正以下文宣五年傳云子公羊子同故
也　注不但云云者即昭十二年傳云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

匡不忍云云　解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殺謂被殺之處爲僭尤之處讀如齊人彊之禮非彊弱之彊　注嫌上諸成公意云云者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歸賵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

春秋公羊疏卷第三

起元年　盡六年

元年　繼弒君不言即位　解云莊六年傳云繼弒君子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見若無臣子之道不能其君父故也雖子知不討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上係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係是閔兄而言子故知相公若有臣人之道言子矣　注據莊公不言即位是也　注若而不即位莊元年傳曰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即位是也　注若而不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驟讀而不盈　解云繼弒君者無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是為史讀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弒不盈者有之義隱直是為史讀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弒故曰直而不盈滿其讀文故曰讀而不盈也　注相弒但不顯道其弒故曰直而不盈者有之義隱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云皆時王之禮也　解云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南齊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時動則托有取非以不復見其危矣　注不致至文也　解云即下二年　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矣

謀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謀文也　注據即京八年春劉公昨讓友傳之屬是　注故即位至小聘　解云此孝經說文聘義亦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也是典此合　注五年一朝　解云虞傳文　注尚書曰云云　解云此逸書也言君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數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備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　注宿者先誡之辭　解云宿可以轉訓為肅也是以祭統云宿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鄭注云宮宰宿官也宿讀為肅肅戒也戒輕肅重是也　諱取周田也　解云謂魯人諱取周公之邑而專用之近許也　解云魯昌濮云居常與許復圍公之守以此言之似魯國界內舊自有許何言近許而繫之許也彼注云常許魯南鄙西鄙此在王折

之內則非此許也　田多云云　解云田多少稱田者謂邑外之田多邑內家數少如此之時則稱田即此是也言邑多邑內家數多而邑外之田頃畝少如此之時則稱邑者謂邑內家數多而邑外之田頃畝少如此之時則稱邑即此是也言邑多田少稱田者謂邑外之田多邑內家數少如此之時則稱田即此是也言邑多邑內家數多而邑外之田頃畝少如此之時則稱邑即此是也　注分別之者云云　解云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　夏四月云云　解云知古有分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　注據莊公不言即位是也　注若而不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是為史讀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弒不盈者有之義隱直是為史讀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弒故曰直而不盈滿其讀文故曰讀而不盈也　注相弒但不顯道其弒故曰直而不盈者有之義隱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云皆時王之禮也　解云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南齊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時動則托有取非以不復見其危矣　注不致至文也　解云即下二年　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矣

謀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謀文也　注據即京八年春劉公昨讓友傳之屬是　注故即位至小聘　解云此孝經說文聘義亦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也是典此合　注五年一朝　解云虞傳文　注尚書曰云云　解云此逸書也言君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數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備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　注宿者先誡之辭　解云宿可以轉訓為肅也是以祭統云宿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鄭注云宿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官也宿讀為肅肅戒也戒輕肅重是也　諱取周田也　解云謂魯人諱取周公之邑而專用之近許也　解云魯昌濮云居常與許復圍公之守以此言之似魯國界內舊自有許何言近許而繫之許也彼注云常許魯南鄙西鄙此在王折

之內則非此許也　田多云云　解云田多少稱田者謂邑外之田多邑內家數少如此之時則稱田即此是也言邑多邑內家數多而邑外之田頃畝少如此之時則稱邑即此是也　注分別之者云云　解云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　夏四月云云　解云知古有分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　注據莊公不言即位是也　注若而不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是為史讀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弒不盈者有之義隱直是為史讀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弒故曰直而不盈滿其讀文故曰讀而不盈也　注相弒但不顯道其弒故曰直而不盈者有之義隱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云皆時王之禮也　解云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南齊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時動則托有取非以不復見其危矣　注不致至文也　解云即下二年　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矣

謀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謀文也　注據即京八年春劉公昨讓友傳之屬是　注故即位至小聘　解云此孝經說文聘義亦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也是典此合　注五年一朝　解云虞傳文　注尚書曰云云　解云此逸書也言君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數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備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　注宿者先誡之辭　解云宿可以轉訓為肅也是以祭統云宿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鄭注云宿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官也宿讀為肅肅戒也戒輕肅重是也　諱取周田也　解云謂魯人諱取周公之邑而專用之近許也　解云魯昌濮云居常與許復圍公之守以此言之似魯國界內舊自有許何言近許而繫之許也彼注云常許魯南鄙西鄙此在王折

之則叔仲惠伯不可與謀而見殺非衛君而死春秋不賢之是以不書故此注云叔仲惠伯不賢也　孔父云云　解云孔父事君之正義形見於顏色矣　注大夫稱家者即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　穀梁傳文　注禮臣云云　解云臣死君不名之稱謚若字也者出士游文　注設使云云　解云莊公二十二年傳云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焉將焉故乎魯國云云是也　注故常用不免者謂宋殤公不免死魯莊公不免亂　注督不氏云云　解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卯之屬是也今宋督實賊公之孫而不言公孫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故也　注不得爲讓者云云　解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者是　注據觀魚譯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終公之傳不言讓國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　注所以復發傳者　解云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之下已有傳故言復矣　注益師云云　解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薄厚故曰以臣見恩也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厚薄故曰以君見恩也

注故多微辭　解云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拠言多是其定公有王無正月得爲微辭者即定公元年傳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彼注云雖書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者是也其不務公室者即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者是也其喪國寶得爲微辭者宗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彼注云不言璋者璋玉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是也其黃池之會得爲微辭者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largeは則天下諸侯莫肯與之盟也其獲麟得爲微辭使若天下書要會之而魯侯莫肯與之盟也其獲麟得爲微辭者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不言爲漢之將興不言爲周之將亡故得爲微辭也　注所聞至武宮曰是也　解云子赤卒不日者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云所聞甚于殷卒自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卒自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者是　注據觀魚譯　解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終公之傳不言讓國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　注所以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耳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爭異故譯使若以遠觀爲譏者是也　注古者諸侯至有伯也者王制及春秋說文

注加以云云　解云下十四年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成宋亂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辭上成爾也　注據昔吾云云　解云隱四年昔吾之伐把取之者謂滅邾邑之也　注昔者諸侯至有伯也者王制及春秋說文　注據觀魚譯　解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注不得爲讓者云云　解云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者是

爲取之義矣　注經不云云　解云地不得爲今主之有而經不書
本國以正之者從可知省文　注納者入辭也即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
歸也是也　注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者孝經文　注嘗禘之
至所嗜者皆祭義文也彼注云所欲飲食是也　注祭之
日至自己之謂者亦祭義文彼注云周還出尸謂虞設時也舞者闔
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也　注質家至尊尊而春秋說文
祭義俗刪末云建國之神位文家右社稷而左宗廟所謂一隅也
注稱侯者云云　解云知天子將娶於紀者正以下八年冬遂逆王
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之文也知其元非大國者正以隱二年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子並稱侯故非本爵也知非暫得褒賞
而已而知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恒稱侯故也即下六年夏公會紀
侯于成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　注月者云云　解云
凡朝例時以其尊尊而不臣故書月今與朝異　注蓋以云云　解云
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是以不取于大夫以下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
齊略之也彼注云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是也　注據齊云云

解云五年齊侯鄭伯如紀當時紀不與會是以齊侯鄭伯爲離會也
但離不言會月故變言如矣　注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者洪範
文　注故與隱相違也　解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不
書致是也　注明前云云　解云隱公之盟書月故言危也不書
致故言猶可安　注今相云云　解云不自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
三年　注三年云云　解云即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是也　注十年冉王者數之終也者即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生
卒是　注十八年有王者相之終也者即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
黃是也　注不就云云　解云元年春王正月初即位之時自知已罪戮
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須史之後漸復
爲惡擅易天子之田俄然無慚故至二年正月然無王者即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
二月無王者即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云云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
賢命宰咺　解云春秋上下更無聘賢命之文故執不知問　注時盟
云云　解云亦相近言耳但不歃血而已故謂之盟也　注近正也　解云

古者不盟而言近正雖不歃血相誓　注經不云云　解云地不得爲今主之有而經不書
本國以正之者從可知省文　注納者入辭也即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
歸也是也　注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者孝經文　注嘗禘之
至所嗜者皆祭義文也彼注云所欲飲食是也　注祭之
日至自己之謂者亦祭義文彼注云周還出尸謂虞設時也舞者闔
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也　注質家至尊尊而春秋說文
祭義俗刪末云建國之神位文家右社稷而左宗廟所謂一隅也
注稱侯者云云　解云知天子將娶於紀者正以下八年冬遂逆王
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之文也知其元非大國者正以隱二年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子並稱侯故非本爵也即下六年夏公會紀
侯于成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　注月者云云　解云
凡朝例時以其尊尊而不臣故書月今與朝異　注蓋以云云　解云
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是以不取于大夫以下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
齊略之也彼注云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是也　注據齊云云
解云五年齊侯鄭伯如紀當時紀不與會是以齊侯鄭伯爲離會也
但離不言會月故變言如矣　注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者洪範
文　注故與隱相違也　解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不
書致是也　注明前云云　解云隱公之盟書月故言危也不書
致故言猶可安　注今相云云　解云不自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
三年　注三年云云　解云即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是也　注十年冉王者數之終也者即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生
卒是　注十八年有王者相之終也者即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
黃是也　注不就云云　解云元年春王正月初即位之時自知已罪戮
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須史之後漸復
爲惡擅易天子之田俄然無慚故至二年正月然無王者即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
二月無王者即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云云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
賢命宰咺　解云春秋上下更無聘賢命之文故執不知問　注時盟
云云　解云亦相近言耳但不歃血而已故謂之盟也　注近正也　解云
古者不盟而言近正雖不歃血相誓　注經不云云　解云地不得爲今主之有而經不書
本國以正之者從可知省文　注納者入辭也即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
歸也是也　注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者孝經文　注嘗禘之
至所嗜者皆祭義文也彼注云所欲飲食是也　注祭之
日至自己之謂者亦祭義文彼注云周還出尸謂虞設時也舞者闔
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也　注質家至尊尊而春秋說文
祭義俗刪末云建國之神位文家右社稷而左宗廟所謂一隅也
注稱侯者云云　解云知天子將娶於紀者正以下八年冬遂逆王
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之文也知其元非大國者正以隱二年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子並稱侯故非本爵也即下六年夏公會紀
侯于成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　注月者云云　解云
凡朝例時以其尊尊而不臣故書月今與朝異　注蓋以云云　解云
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是以不取于大夫以下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
齊略之也彼注云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是也　注據齊云云
解云五年齊侯鄭伯如紀當時紀不與會是以齊侯鄭伯爲離會也
但離不言會月故變言如矣　注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者洪範
文　注故與隱相違也　解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不
書致是也　注明前云云　解云隱公之盟書月故言危也不書
致故言猶可安　注今相云云　解云不自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
三年　注三年云云　解云即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是也　注十年冉王者數之終也者即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生
卒是　注十八年有王者相之終也者即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
黃是也　注不就云云　解云元年春王正月初即位之時自知已罪戮
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須史之後漸復
爲惡擅易天子之田俄然無慚故至二年正月然無王者即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
二月無王者即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云云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
賢命宰咺　解云春秋上下更無聘賢命之文故執不知問　注時盟
云云　解云亦相近言耳但不歃血而已故謂之盟也　注近正也　解云

在郊內之誼也則此言狩于郎者郎外屬也言之故言遠是以此
云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下五年大雩之下注云去國遠狩
是也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郎非也 注據有圃也 解云
即戊十八年築鹿囿之扈鄭是也 注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云者
時王之禮古制無文 注天子云云者自下大夫以上禮器文也其士
三者何氏差之案聘禮致饔于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房西則如
此皆堂上豆數也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則食下大夫之禮而豆六則知食卿上大夫亦八明矣周禮公之豆四侯
伯之豆三子男之豆二下有四者蓋普言之 二日賓客
解云言以為賓俎實為猶作也 注附例時者即莊四年冬公及
齊人狩于郜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注此月者云云
解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為田狩之月 宰渠伯糾者
何 解云欲言微者而經稱伯故言尊卿連名言之故執不知問
注據劉云云者在定四年也劉是其采卷是名也 注天子云云
解云言繫官以為氏渠是名糾是且字也 注是以云云

解云祭示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割
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鄭注云割牲制俎實也冕而
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以事親是也樂記亦有此
文 注先王至子弟也者皆祭義文也 注禮君至伯糾是也者僖
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 注諸父云云 解云宜十五年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云天子之庶兄札者
冠乱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 注大夫云云
解云隱元年祭伯來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 注盛德云
云 解云宣十七年公羊叔肸卒彼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
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恥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
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 注君
臣云云 解云渠是其名而言不名者謂計其官爵之時實尊卿
名而且字但以其年老故兼稱伯不名之義也故知之矣
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 注君子云云 解云正以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為為春秋故也
注若子云云 解云正以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為為春秋故也 注
據蔡至言如也者在昭二十三年夏此年許男甯卒 注

之屬　注婦謁盛衣者謂阿諸亂國　注苞苴行潰者謂受人之賕賂以賄成　注譏夫婦謁盛衣者謂若魯任鄭瀆語云注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事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于經非正事也凡脩事者皆為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　注不地者常地也者謂在魯城南沂水上　莊二十五年經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旦早直言大雩故據難之　注與大水同禮云云者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即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　注去國遠狩者即四年春公狩于郎是也　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　注大城祝丘者在今年夏正以大崩壞敗然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異公直　注爾公云云　解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異公直

今過省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不知本國是何諸家之意左氏已具也　六年　宴來者何　解云不書其公而經言宴來故執不知問　注捷葵云云　解云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傳云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霸而矜之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葬即桓十八年公薨我君桓公是也正以道公最非已子則是其長子同族繫諸侯者九國霸之者何猶曰撥撥然注云亡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云色自美大之貌然則桓公撥矜慢人而書日危之本魯慢州公非敬逆之道是以據而難之　注行過曰云　解云今州公過魯而慢之傳言化我故知化我是行過無禮之言是以哀六年傳云陳乞弑其公而經言宴來故執不知問　注捷葵云云　解云僖九年傳云陳乞日常以大斗貸出小斗收入以此小惠取悅齊民以此大斗收入故知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是行過無禮之事　注月者云云　解云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月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正之人不可備責故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正之人不可備責故不書日閱者何　解云歎言習兵而不言狩後言他事云經書大閱故執不知問何以云云　解云大閱之禮三年一為拒公欲忘武備過於三年是以書之　注孔子曰云云者何氏之意與鄭別　注三年簡車謂之大閱者此文是也八年秋蒐于紅之屬是也　注三年大蒐于比蒲之屬是也知其注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者即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之屬是也知其年數者淡禮猶然　注不地者常地也者蓋在郊內而西異　注經云簡閱

焦之者何　解云咸亡是邑而及於之者何故言之也　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祭義文也彼鄭注云享猶祭也故將祭至百官者皆出祭義何氏差約言之也　咸亡者何　解云雖言焚言燋仍是國亡無所繫故執不知問　注據邢鄧鄧繫紀者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邢鄧哥是其亡意也定其志意者謂齊之日不御不樂不吊是也　注散齊七日者即祭統云故散齊七日以定之注云定者定此事也　注致齊三日即祭統云致齊三日以齊之是致齊者即祭義何氏差約言之也　注致齊三日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妻之戮是也故決之　注據滕薛不名也者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　失地　注無後云云　解云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失地名是　君也者即曲禮下云諸侯失地名是　注無後云云　解云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失地名是　注無後云云　解云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失地名是　注無後云云　解云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

下大夫稱氏名且字即宰渠伯糾是也十一名八通石尚以卑次士以官録即宰咺是下士略稱人公會王人子洮是也其劉子單子之屬不稱字而稱子者謂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設文非王臣之常稱若然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俱九年夏公會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故加宰仍非常稱也

注據宰周公稱使者即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而稱

[illegible]者義與九年同　注據待君云云　解云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傳云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歸至後卒之者是也　注不言云云　解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録言如紀即外相故曰辟有外文也　女在其國稱女者即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九年京師者何　解云欲言天子之居而文不言王欲言凡國而爲王居所歸故執不知問　京者云云　注不言王欲言凡國而京師者然也　諸侯來曰朝也　注周城子雉者解在定十二年秋一會爲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解云隱十一年師解云爾故此弟子執而難之注據臣云云者僖元年傳文　注在齊云云即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已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小邾婁子伐鄭十一年公會晉侯已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伐鄭是也　注時曾云云者正以十年春今又世子代其朝故知其疾也　注僖見云云者即十年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

注故序云云　解云世子代朝明亦合謁而傳云未知在齊曹者正以其卒葬許録故依違之云信耳　十年　注小國云云

録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如言之其書者卒日葬月者正以記

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者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記

基重恩故也云云之說當文皆自有解

既書會作聚集之名豈言弗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　解云欲言是邑戰於其內欲言非邑經有戚郎之郎者何　解云欲言是邑戰於其內欲言非邑經有戚郎之

又故執不知問　注以言來也　解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辭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完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　注據齊云云者在莊十年　會者何　解云經

解云言實有賢才已計不行雖外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難
賢功力猶愈於閑之亡也　注古人至之道者此書序長義云
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自之道以共危濟弱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何并寧不執
其疑乎是其義也　權者何　解云欲言正逐君者無
故言不正公子言權故執不知問　注甘所云者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
死辟亡皆為忽故也注宋不云云者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
歸于京師稱爵也即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
人而執者非伯討是也　注祭仲不稱行人者云云決定六年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之屬稱行人也　注執例時者即
祁犁言秋是其也而僖十九年六月丙申鄭伯嬰卒宋子未戰于宋是
書日者彼注云日者危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
禍而自責之然則凡執例時而在日月下者皆當文有解
注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者即十
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注欲明祭仲至使與外納同也

解云言與外納同者即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以僖二十五
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
之屬是也　注據小白言入者即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
也　注順其云云　解云僖九年三月宋公齊侯
卒夏公會宰　周公齊侯宋子已下盟于葵丘是也若然案
彼經文宋公御說三月卒夏則公會宋子于葵丘討應未
葬故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居尸柩前故
不名也此云宋子既葬稱子者謂以其非居尸柩之前故時
既葬稱之稱而單言子況此鄭忽之父父已葬訖而反名故難之
注夷狄云云　解云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哀十三年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屬是也　注名者云云
解云言君薨稱子者正以既葬稍報故不得
名也然則初薨所以名者降於既葬也今鄭忽書名者緣君
薨而名之義也　注天道本下親親而賢者已下至反

解云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藩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
注績功云云　解云凡書兵者正得奉王命伐無道
乃有戰事故言非義不戰
致死而定天下之類　注燕戰云云　解云蓋師不盡戰故
言戰少敗時悉走故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
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即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
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
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齊見直文也者是　注背殽用兵云
云　解云隱三年傳云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不日危不得葬
也然則衛宣公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年三月正當五月之際而又背
殽用兵宜書日以見危而不日者正以量力不責故也　十四年
夏五者何　解云正以文異常例故執不知問　注莊盟云云
解云其莊盟書時者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莊盟定十一年
冬叔孫州仇如鄭莊盟之屬是也而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
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其來盟書時者宜七年春衛侯

盟書月彼注云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掩于三世之黨
二亂結盟故不與信辭是也然則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言
夏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解　御廩者何
解云欲言宮室而文言御廩欲言倉庫令被災之於義不強
故執不知問　注廩者釋治穀名者謂廩之言藁之義故
也　注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云皆出祭義之文御廩
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築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
注火自出燒之曰災　解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
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
注知不云云　解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
時言之　以者何　解云正以宋非強國而以齊衛故執
不知問　注宋前納突求賂者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
出奔宋是也　解云正以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
出奔宋求賂者上十一年及鄭師伐宋丁
卯子同生據此宋者上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
亥尹氏卒是也　何以書云云　解云隱三年武
氏子來求賻之下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恐此言時

忽出奔衛是也　注欲言云云　解云莊九年夏齊小白
入于齊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注以效祭仲之權
者即上十一年傳云而忽可故反是也　曷爲或言歸或言入
傳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　曷爲爲或言歸者
經是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者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
入于晉之屬是也　入者出入惡者下文許叔入于許
伯突入于櫟之屬是也　注稱叔至字例　解云正以莊
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　注不書出時者略
小國者正以上文忽與突出入並書故　注據言朝也者正
以隱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　櫟者何　解云上云祭仲
國都不言鄭欲言入于鄭復言櫟邑故執
注據齊云者在哀六年彼傳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迎
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踊嘗
君之爾然則陽生實入于陳乞家而言入于
櫟而不言于鄭故難之　注皆所云云　解云上云祭仲

亡則亡矣者所以故十一年君必死國必亡之文今此傳云言祭仲為君之微也已下若可以存易亡之文故言皆所以終祭仲之言也十一年雖不出祭仲之言但傳家為祭仲而為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　注解不云云

仲比來欲為君有國非徒然也但國內凡人嫌其虛設故作經傳以解之故曰解不虛設危險之辭　注月者云云　解云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則言征伐例時而此書月故決之

十六年　注致者云云　解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　注致例時者即上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　衛侯朔何以名　解云以名復連句問之　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者在僖二十八年

注明天子云云　解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　注天子至貢薪者皆漢禮之名豫詁為樂諸侯言貢茲者謂貢事繁多故致疾大夫言犬馬者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生稱貢薪者薪若薪柴之薪

疾　十七年　注本失云云者正以隱元年得褒乃書字故也　注中朝云云者即上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是　注蓋以云云者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　注宥誅云云　解云宥有誅者十五年稱人是責之無絕者今說其字無絕其功故也

解云莊元年傳云公曰同非吾子是然則夫人姜氏三年至魯六年九月莊公乃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譖之也以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　注魯季云云者即閔元年季子來歸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是也　注唯卒云云　解云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　注稱侯云云　解云正以諸侯之葬皆稱公故決之

注去日者云云　解云非以隱三年傳言之即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有食之者謂食在晦也今此言朔而不書日故此解之十八年

起元年　盡六年

元年　公何以不言即位　解云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注解是以此處不復注言即位注云據文公言即位然則彼已注解是以此處不復注之　春秋云云　解云而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目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目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卑宣公非子亦之子故不言子既踰年即位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若表目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乃稱公耳

孫者何　解云欲言出實先在齊欲言非物出而與公孫文同故執不知問　孫猶云云　解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於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而注云孫猶遁也者欲解彼此之孫皆爲孫遁自去之義故曰遁也　內諱云云　解云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爲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矣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於母也注云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者是　注言于云云　解云凡言于其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文同者盈其諱文耳　注據公云云　解云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言未有來文者欲決文九年春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耳若然案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若然則何氏指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解　注禮練云云　解云存君者即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目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然則今此練祭者亦是目子閔君父往年此日沒今年復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矣言夫人當爲首而營其祭事也言時莊公練祭者謂桓公去年四月薨今年三月方爲練祭而欲迎母非謂此時已爲練矣

注據天人姜氏孫于邾婁考閎二年經文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者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　注禮飲酒不過三爵者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注云洒如肅敬貌也三爵而油油注云油油悅敬貌以退注云禮飲酒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也者是也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者與下句絕讀　於其乘焉揣幹而殺之者二句連讀之　主扶上車以手揣折其幹音如字　注據貶必於其重者即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重乎盟公而立釐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云曼姑受命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目也拒之者上爲盟公命下爲釐故者是也　注脅盟云云　解云凡言于者皆是尊行於卑上行於下之義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始如齊之再不敬意也言又欲以孫爲內見義者正言道魯目子不合詛夫人之意

非實云云　解云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要使注云凡公夫人奔例曰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書月者正是其例而言月者起練祭在左右者謂此夫人非孫今乃書孫書三月起其練祭在左右故也若直言春無以起其練祭矣

卑伯者何　解云若言內臣文無王使故知問　命者何　解云正以生時有功而受褒賜之文異故執不乃賜命故執不知問　注禮有至不能　解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脩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强毅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元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如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

注禮白里不過九命云云者案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者是也　注據錫云云者即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不言錫是也　注內女云云　解云如此注者欲決文元年稱天王也　注天子至之禮　解云知著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稱是也然則此事亦在月下而言不月者彼則魯不酌故如此解而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而不書月者彼則魯主婚自著天子有恩于王姬故也　遷之者何　實遷不言處所欲言取之而經書遷故執不知問　解云欲言是國天下未聞欲言是邑而不繫國故執不知問　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者即隱四年經文　二年　於餘丘者何　解云於餘丘者邑名也　注禮齊云云　解云義取穀梁之文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喪疢非所以接幷冕之言也所以然者正由吉凶不相干矣今莊公主婚于齊幷冕而行是以春秋主書惡矣子再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者正以經言于外以為非禮則知內是禮明矣　注文關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者云關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取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取邾婁下傳文為義　注據諸侯宮非一者即工云路寢小寢

濫為哭是　注慶父云　解云正以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則
莊公年十五矣慶父之年宜十二三故云幼少將兵矣所以不書
月以譏之者正以不言弟意亦起之何者文元年注云不稱季子
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
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乃録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
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然則魯不言在位之弟者則
其專貴親親而早任以權今慶父實是公之母弟若於凡平
諸侯之國則合言弟但是魯公之弟故于例不得言之既不言弟
刺其專貴親親早任以權則於幼少將兵之義亦自見矣故
云從不言弟意亦起之也杜氏云慶父者莊公異母兄何氏知
其幼者正見稱仲非兄明矣　注內女云云　解云即僖十
六年四月丙申鄫季姬卒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
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也而莊四年三月紀
伯姬卒莊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之屬皆不日莊四年下
文注云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録文於葬是也

故不書劉立劉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言靈
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文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
也既以計除則逌然無罪故得書葬何則晉侯重耳亦篡不
明而僖公三十三年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也
此未有言崩者　解云桓十五年經書三月己未天王崩何
言未有言崩者正以此年事不相接故也　蓋改葬也
解云案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經即書其改卜牛若改
葬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啓知
何勞書改乎其改卜牛須書改者直言卜牛嫌卜前口
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傳必知改葬者正見春秋該云桓崩
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覩之文故也
注改葬云云　解云言改葬服輕者即喪服云改葬緦是
也言不當月月者欲決明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事
即下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

之文也言時無非常變者即史禮有非常之變
故之時改葬也言榮奢改葬者即春秋說云伯姬
人榮奢改葬桓王家死尸復擾終不覺之文也若然案春秋說
改葬在恒星不見之後即宜在七年之末而在三年者宋氏云
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恒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今日禁奢改葬
故也云故惡録之者謂由此之故惡而深録之也　注書者云云
解云丈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注
云重録失時我有往者則書注云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
故書葬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非彼之類而得書者
欲見諸侯當有恩禮故也　紀季者何　解云欲言其君
經不書爵欲言大夫又不言氏故執不知問　魯子曰云云
解云傳所以記經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
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
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季爲附庸而得有五
廟者舊說云比諸侯之禮故也直言以存姑姊妹不言兄弟
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
所歸趣而已　注故以至於齊　解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
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也先祖有罪於齊者即四年
傳云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是也　注言入者云云
解云正以襄二十六年二月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
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也
注男謂女先生爲姊云云皆釋親文
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之文故也
注國内云云　解云公敛處父帥師
案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定十二年冬公圍成之屬
是也　注諸侯云云　解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
襄復讎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
道所以抑強消亂是以刺不相救也而善齊襄復讎者所
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爲義豈相妨奪乎　注次例時
解云即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正正月

師次于郎云云書月者自爲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
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書月者
自爲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　四年　注書者與
會郤同義者則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郪是也
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今此亦然故云同義
注牛酒曰犒加飯菜曰饗者時王之禮也　注書者云云
解云案上二年經云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郪一出
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
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鮑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言三
出不月者即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
注禮天子諸侯絶期者正見不杖期章無天子諸侯服故也
注大夫絶緦者正見緦麻章無大去者何
解云欲言其滅又無大故執不知問
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者言所以爲襄公諱者正
由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注據楚莊王亦賢其滅蕭不書
諱者即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庚寅楚子滅蕭彼注云貴
蕭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若然莊十年冬師師
滅譚莊十三年齊人滅遂之屬不爲賢者諱滅而不據
之者滅遂之下注云不諱者相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
又功未足以除惡然則相公是時賢德未著不爲諱適是其
宜實得據之乎楚莊是時已有王言賢德已著宜爲之諱
而書其滅故據之也　哀公亨乎周云云即鄭氏云謚始
受諸而亨齊哀公是也周語亦有其事盡者何
解云以襄公涅洟行同鳥獸而言盡者明襄公之辭
問　卜之曰師喪分焉若卜之者謂襄公之
注龜曰卜瑩曰筮者曲禮文　言易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者
皆齊侯之諱故注云若卜者之辭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
頑鄙以死敗爲榮故也　注百世云云
解云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於彼則無罪施之於己則無義
故謂之大言耳　古者云云
解云從康王已下歷宣

王之世而言無明天子者蓋以宣王之德猶而不純故也
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者正以號辭必稱先君之故是以齊紀
不得並立于天下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正是以上文云古
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　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
也者若不去紀則有紀侯故也　襄公得為若行乎者行讀
如有子行之之行　注猶易曰闔其無人者也豆上六文辭無道
也　緣恩疾者可也　解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
緣其有恩痛於先禰者可以許其復讎矣故曰緣恩疾者可
也　注賢襄至之惡　解云檀滅同姓合書而絕之今不書
者以復讎除罪故也　注不當取而有之　但當推逐而已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然則襄公
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故計功除過是以偉
為文實者皆物以常事為罪非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是以偉
元年經云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云曷為先言宋
次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
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是文實之義耳今此
若作文實經宜言齊師滅紀或言齊人滅紀傳曰凡滅
之稟公滅之曷為不言稟公滅之不與諸侯檀滅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
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檀滅諸侯之義
不得檀滅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
可若其如此即經不免貶惡稟公若貶惡稟公則不合為上
諱是以不得作文實之義矣而後相公得作文實者知公非
滅人其罪惡輕也　注據鄫季姬卒卒無葬文是
鄫季姬卒卒無葬文是
徒詰為空　注卒不云云　解云卒不日者即上經書三月
紀伯姬卒是也春秋之義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知
此脫其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日者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者援如
葬也者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之例故此文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

解云欲言微者書其美字欲言其貴連人言之故執不知問
子突者何　解云稱字尊平未分故執不知問
注別何云云　解云所以不言二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
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傷八年公會王人以下干洮單稱王人不
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之然則言嫌二人
者猶言疑二人矣　注據王子瑕不稱人者即襄三十
年夏王子瑕奔晉是也
是王之親親所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　注據不以微及大
者即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
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是也然則
彼不以微及大而此以子突繫諸人故難之耳
解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矣　注刺王至可誅者即桓十
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
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
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
使衛小衆越在竟陰齊曷為為朔貨茲舍不即罪罰者是其朔
在竟陰齊時之事也言當爾之時微弱至甚一使可擒取一
夫可就誅故曰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耳　注而緩至自納者
即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者是其交通
五國之兵矣言代天子所立者在上三年耳彼　注云天子新
立衛公子留是也
解云王遣貴子突者此文是也卒不能救　注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
也　注因為內殺惡者謂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
惡深故也　注救例時者即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
八年夏師救齊之屬是
者在襄二十五年秋
解云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而言不復
言入者謂彼經直連圍陳而言納不復別書入也今此衛朔
之事去年已書代衛訖今復別言入故如此注　注上帥王
不得言納者即七年傳云此伐衛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
侯朔辟王也者是　注故從篡辭書入也者正以公羊之

例立納入皆為篡辭故也　注不直至本也　解云
欲道春秋上下所以不直言衛晉篡齊小白篡衛世子蕢
而書其立入納者事各有本拠也　注殺而至言之
解云即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
所以然者正以其弒君取國不嫌非篡故也　注非殺至
言之　解云衛晉言立剽耶言納小白言入是也所以
然者以其非殺而立恐不成篡故也　注國人立之曰
立者即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　注他國立之曰納者
即哀二年夏晉趙鞅納衛世子于戚是也　注從外曰
入者即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注諸侯有屬
託力加自文也者即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
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屬是也　注因為天子
諱微弱者公子留本天子所立故也其立公子留之事說在
上三年也　曷為至致會　解云即襄十一年公
至自會是也　注所伐至之時　解云即襄十一年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以下伐鄭
至自會是也　注所伐至從來　解云即襄十一年秋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已下伐鄭秋七月已
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是也又僖四年春公會齊侯
宋公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
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
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十一月公
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
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時鄭人始叛晉帥諸侯伐
而討之當是時寔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也其十七年夏公
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為文
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以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寔

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若然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戊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之後鄭不背叛何故不致會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二者桓弑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日子辭成詠文然則桓是惡人本不合致而桓十六年注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者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意正欲助忽以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愛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

出用兵得意不致者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婁疒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婁哀七年秋公伐邾婁疒三十三年夏用兵不得意致伐者即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是也其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即下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是也其公與一國用兵得意不致春秋之內偶爾無之春秋既無而知然者正以用兵

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乎不致會者離不成會故也其不得意不致會者即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

解云其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者注公與二國云云　解云其得意兵不復用重録兵所從來故也

即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即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其注公與一國云云

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録兵所從來故也

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者

解云其得意兵不復用重録兵所從來故也

注公與一國云云

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

齊侯之讓是以不言衛人而稱人共國辭

注故善起其事者言春秋善

注不為大惡者云云　解云注言此者欲決三十一年齊侯今此書見故知不為大惡矣

猶言王物之抱名耳定八年傳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之

注寶者王物之凡名者

貿鼄書王物之純是也

注寶者何璋判白弓繡

春秋公羊疏卷第六

起七年　盡十三年

七年　恒星者何　解云欲道星稱宿無恒星欲言非星而連宿故經謂之恒星矣言以時列見于天故傳謂之列星矣

星言之故執不知問　注恒常也云云　解云恒者常也天之常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者謂無所准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者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　如雨者何　解云欲言是雨不應言如其實非雨而文言雨故執不知問注不脩春秋　解云據此傳及注言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脩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云云之分野矣說在首卷　注分守度者守三十度為一次矣言諸侯之象　解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諸侯之國有大小耳　注昏參伐狼注為西南之維候故也　注參伐主斬艾立義者以其在西方金主斷割之義故也　注狼注主持衡平也者正以其在南方南方主禮

故也　注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解云火見於周為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　注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者即上備云房為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為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為明堂心為天王實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注其後至王事者房心見也　災不書者解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　災不書者一穀之災不書于經也　注明君子不以過責人者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　注水旱至穀名　解云大水傷二穀書於經者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螽書者即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螽之類是也注至麥至最重　解云災傷麥苗常首即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皆是也麥禾比於餘穀最重故言民食最重矣　注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者即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秋公至自伐衛是也　注夫人數出

淫泆書即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之屬故言數出耳　八年

注據次于陘云云　解云即僖四年經云遂伐楚次于陘傳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是也然則彼但錄其次而不書俟與此異故據之　注陳蔡屬與魯伐衛者即其經云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　注同心又國遠者欲對齊宋耳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　注所以辟下言及也者即經下云夏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辭若此時已出師其間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是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　注加以者辟實侯　解云若其實侯宜但云師次于郎侯陳人蔡人而已何須言以乎今言以侯陳人蔡人明更有由以乃始侯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侯也　祠兵者何　解云凡出師之禮皆有祠兵之事而此特書故執不知問出曰祠兵　解云何氏之意以為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　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必祠荼近

郊者時王之禮也　注五百人曰旅者大司馬敘官文　注據不書解云今此書之而言據不書者正謂他處皆不書即例不書矣而此書之者是以致難　注為久稽留之辭矣　注據取長葛久之　解云隱五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然則彼所以書者譏其久今以祠兵者為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注因見至邑也　解云出曰祠兵即爾雅出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是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　成者何　解云成為內邑孟氏所有而與齊圍之故執不知問　注以上至來奔　解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是也　注因魯有云云　解云桓上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者是魯有成邑之文　注據戰至歸鄭　解云桓上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畀字者誤也　注言及者至滅之　解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　注不月者順諱文　解云凡滅例月即莊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此亦
滅而不書月者順譚文使若不滅矣　注不書至書葬之　解云如此注者
正欲決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子奔莒之例故今宜但去國言公子糾見弑
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者深
譚故也　還者何　解云欲言其惡還是善辭故言以善寧其滅同
姓故執不知問　注明君之使在君者所以慰勞師之罷病者明
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君也　注因解非師自滅者正以
及北杏級汶之辭故也　九年　注據與至言公　解云莊二十一年秋七
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書
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是　注不月云解與
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
謂月非信辭也　注不致者皆地也者正決相　二年秋公及戎盟于
唐冬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一年十有二月公至自圍成然則
成是內邑而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
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基危

若從他國來故危録之是也　注子糾至録之　解云如此注者正決相
十年鄭忽出奔衛書之故也子糾出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
據齊言亦無傷矣　夏公伐齊納糾　解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
納者何　解云欲言得國下有齊人取殺之文欲言不得國納者入辭
故執不知問　其言伐之何　解云案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
歸傳云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
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痛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
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侵伐戰圍入
滅戮者棍對是其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接苗不言伐而已實
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　注據晉至言伐者即文十四年經晉
人執莒子邾婁子邾婁是也　解云下十年傳云牽者曰侵
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
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然則彼文師有成解故此弟
見不能納矣糾者何　解云欲言已臣納於他國欲言齊臣文不繼齊
故執不知問　注據下至子糾　解云下經云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
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

戰云狗復讎乎紀上之曰師喪分焉爲不吉也者見
爲齊侯復讎以死敗爲榮之事矣注賢仇牧是也者即下十一
年秋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奈何云云萬怒搏閔公絕
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辟擿仇牧碎其
首瘞著乎門閾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是賢仇牧復讎以死
敗爲榮之義 注即大夫當有名氏者公羊之義以大夫得見名
氏謂古爲微故言此 注据譏與讎狩 解云即上四年冬公及齊
人狩郎傳云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譏與
讎狩也然則公與讎人狩則以爲不善而譏之今乃復讎于齊貶以爲
善而反不與故難之 注書敗者起託義 解云春秋之例內不言
戰言戰乃敗今乃經上文云戰于乾時即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
敗績者起託以敗爲榮故也 注戰不至知例 解云六年不得
意致伐之下注云公與二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
此亦不得意合致伐而不致伐者既有我師敗績之文不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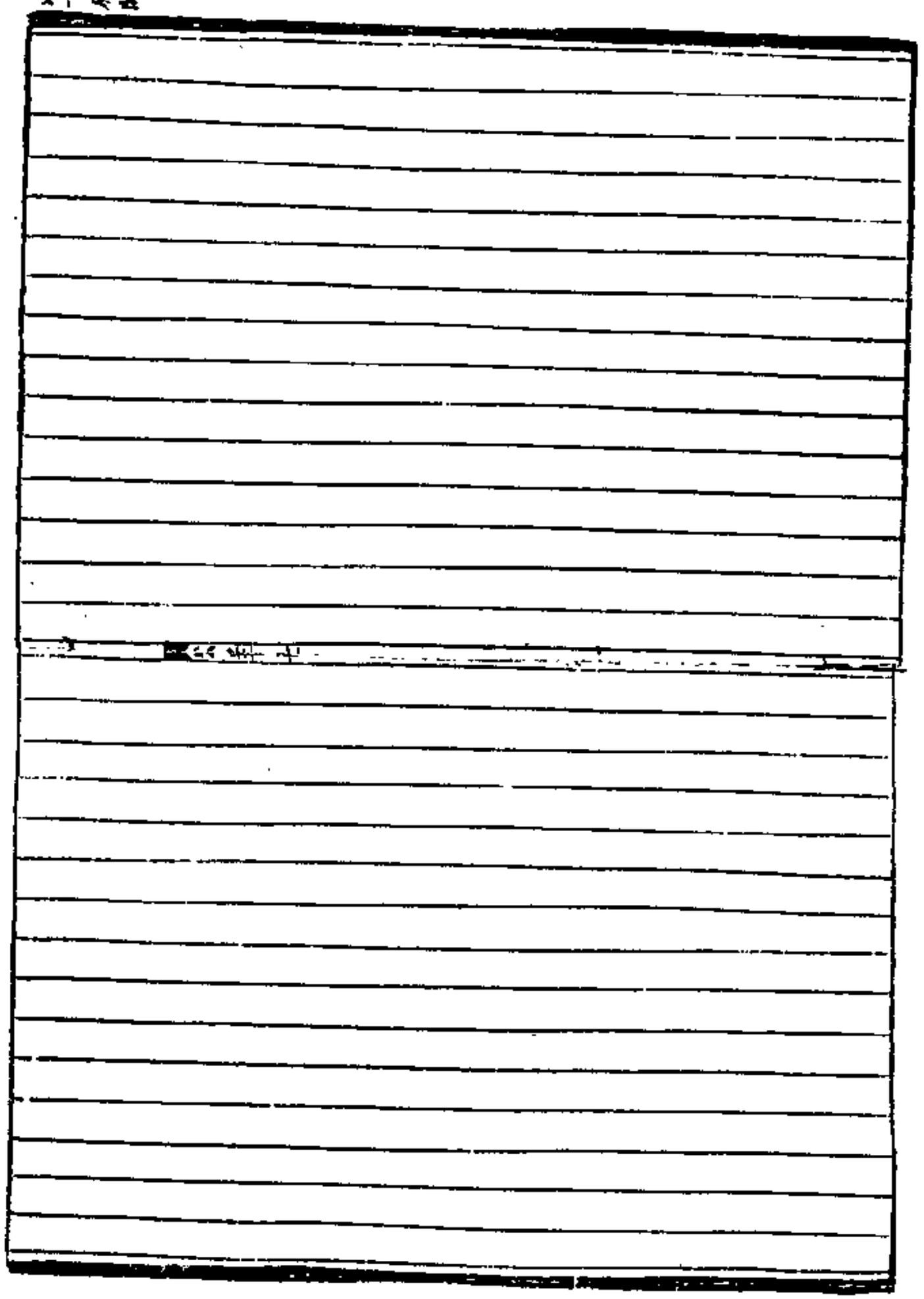
明矣故言可知例 注据楚至言取者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
殺陳夏徵舒是也 注執齊至執也者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之
蔡侯陳侯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 注以稱至殺之
解云謂不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二國共有一人之號既二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明矣是
以注者約之 注時小白得國云云已下皆世家及齊語之事
注据不正也者正以下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云君存稱世
子君薨稱子某然則子糾者嗣君之稱今竟不立得言子糾故
難之 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取三十二年傳文 注明魯墓
弒君 解云魯所以當坐弒君即穀梁傳云十室之邑可以逃難
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病矣是
注因解至嫌疑 解云此經若不言子糾上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
人疑其篡奪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經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
此故言所以理嫌疑也 注月者從未踰年君例 解云隱公罪
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云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然則

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
取主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即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
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若然案僖元年夏六月邢遷茅陳儀
邢是小國而書月者彼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
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是也　注主書者從宋也者言主書
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遷取主封但因見宿君不死社稷之惡耳
注據齊至言次者即哀十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注敗言
乘丘者正以敗言乘丘反次在郎於義似乖故難之　齊與伐而
不與戰故言伐也　解云若齊本與宋共伐而但不與戰故直書
其伐耳　注折衝當遠者謂折服衝禦之心當遠也　注至於近
邑者即十年傳云郎者何吾近邑是也　注且明至其惡者
孝經及襄十四年左氏傳文也言為臣子之法宜行君父之義順君
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之惡當正而救之
即上注云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荊者何　解云欲言是
國由來未有欲言非國而敗蔡師故執不知問　注州謂至聚
　解云案禹貢冀州既載鄭注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
也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濟河惟
兗州鄭注云兗州之界在此兩河閒海岱惟青州鄭注云今青州界
自海至岱東岳曰岱山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注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淮
海惟揚州鄭注云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荊及衡陽惟荊
州鄭注云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荊河惟豫州鄭注云豫州界
自荊山而北至河華陽黑水惟梁州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
至于黑水也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注云雍州界至黑水而東至西河
然則何氏此注九州之名及次第皆依禹貢之州界不敢依職方與
雅何者正以禹貢為正盡爾故也案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李
巡云兩河間其氣性相近故曰冀州舍人孫氏郭氏皆同
皆云自東河至西河之南曰豫州孫氏郭氏皆同李巡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故曰豫豫舒也河西曰雍州李巡曰雍州其氣恭勁厥性狷急故曰雍狷急也
則李氏在南其氣恭勁厥性狷揚故郭氏曰自江至
南海也濟河間曰兗州李氏云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
濟曰幽州李氏云燕其意氣惡厥性傷疾故曰幽幽惡也孫
氏郭氏曰自易水至北狄也濟曰營州李氏曰齊其氣清好厥性平
均故曰營營平也今為青州孫氏郭氏曰自岱東至海舍人曰東北曰徐
州李氏曰濟東至海其氣寬舒直柔性安徐徐舒也孫氏郭氏曰濟
東至海也然則爾雅九州有幽營無梁青蓋是殷制故與禹
貢不同案今禹貢則有梁青無幽營蓋是夏之法矣其舜改九
州而置十二者則幽并及益是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
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
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然則周禮有青幽并也若對爾雅
則長青并無徐營若對禹貢則長幽并無徐梁矣但職方
周法何氏不取故此注不依之耳　州不若國者言荊不如言楚
國不若氏者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　氏不若人者言潞氏不如言
楚人　人不若名者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者言
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　注皆取精詳錄也者正以貴重為
詳錄輕賤為略之也　字不若于者言邾婁儀父不如言莒子
莒子　注春秋至王法者即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
行事是也　注善善至其罪　解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
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
偏以其罪言之若其備文宜云不可正言其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
科者即隱元年注邾婁儀父云稱字所以得為褒者春秋前失
爵在名例之屬是也　注故加州父云云　解云所以必備七等之法
者正以北斗七星主賞罰示法春秋者賞罰之書故則之故說題
辭曰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運斗樞曰春秋設七
等之文以聚紀錄行應斗屈伸是也　注主人至為爾定元年傳
文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
詁則未知已之有罪於是是也　注據獲晉侯晉侯是也　絕　解云禮諸侯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不與至中國也
著名者絕之不以為諸侯也　不與至中國也　解云秦亦夷狄
雖屢侵中國其義惡深故不名以貶之是以爵得稱伯居舊土耳　注魯凡

伯同義者即隱七年注云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未
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絶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
尊天子爲順辭然則此亦獲者治文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
義故絶不言獲正之所以降夷狄尊中國爲順辭矣故云與凡伯
同義然則彼已有傳此復發之者彼是天子大夫此則諸侯嫌
其異故同之夷狄至極始也　解云注言此者欲道楚是屬荆州吳
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恐爲中
國之害故欲進之以漸先從卑稱進之若先得貴名而後退之
則恐害於諸夏故也運斗樞曰抑楚言荆不使夷狄主中國
者義亦通於此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合吳揚異訓故不得
州名也者與何氏異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
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與此異不得
合也　注據衛侯出奔也者即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
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是也注者欲據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十年
注據鄭移不書也者即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鄭水傳云其言
自鄭水何以鄭爲竟也何言乎以鄭爲竟鄭移也注云魯本與
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者是也
注時魯亦有水災云云　解云案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外災不
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此言大水水者泳通
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矣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
書見明爲王者之後記災故也若然襄九年傳云鄭移也亦是水
災何不書邾婁大水以見及內者彼直移入邾婁竟內故魯隨
而侵之實不及魯寧得類此　注先是三國比興兵相敗者即上
所云敗宋師于鄢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　注在塗不
稱婦者云云者正以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
稱夫人今此在塗而不稱婦故如此注也云王者無外者相八年傳云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是也十二年
注據國滅來歸不書者即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
是也不書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宗且
非歸是也然則紀國之滅在莊四年至此乃歸鄣者江熙云叔姬

守節積有年矣季雖有鄣入于齊不敢據可聞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
女得申其志也　注鄣非紀國而言歸者謂非紀國不至廟存也　解云
如此注者意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　注婦人謂夫之弟爲叔者
爾雅文即曲禮上篇云嫂叔不通問是也　注鄣不至廟存也　解云
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
矣　注月者恩録之　解云即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
聖人採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歸皆書月者悉爲
恩録故也是以此注云月者恩録之　宋萬弑其君接者正本皆作
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是也　及者何　解云尊卑灼然而
言及以殊之故執不知問　孔父荀息皆累也　解云孔父之累在
桓二年荀息之累在僖十年　曰有者欲指文公十八年叔仲惠伯被
殺之事　注復反至之善也者謂桓二年已有此傳矣　注孔子曰云云
者樂皆是發心之樂唯有禮下一樂是禮樂之樂耳言樂節禮
樂者言樂得禮樂之節言樂道人之善者謂口道之道言樂

佚遊者樂欲遊從言樂宴樂者樂欲安樂而好內矣　注據與
孔父同也者案桓二年傳云何賢乎孔父彼注云據叔仲惠伯不賢
今此傳云何賢乎仇牧者亦與孔父同據故言據與孔父同　注以
下至月也者即下文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云月者使與大國君
奔同例明彊禦也是　注戰者乘丘時者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
乘丘是也　注獲不書者士也者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　歸反爲
大夫於宋者歸而反國乃爲大夫於宋矣搬注云據與
也者言仇牧知力不敵而有討心亦有精誠之至也似若莊十九年
不憚猛虎伏難愛子投命敵狸之類故比之　注爭搏弒君云云
解云當國者即言宋萬是也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傳云
舉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　注萬弒君所以復見者云欲道春
秋上下但是弒君之賊皆不重見即宋督鄭
生齊崔杼之屬是
生而宋萬稍有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
云云　解云春秋之例云大國君奔皆悉書月即桓十六年十有一
月衛侯朔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大夫而書月者明彊禦之甚故



391

春秋摘微

序

向讀昌黎寄盧仝詩曰春秋五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輒心儀玉川子不置後觀晁公武讀書志及馬端臨通考皆有盧氏所著春秋摘微四卷中興書目作一卷云凡十二公七十六事今並不傳乙亥之秋先師鍾氏命復按穀梁補注偶假得杜氏謂春秋會義鈔本其閒蒐采頗說凡六十二事誠如許顗所云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爲多也此本爲楊檢庵昌霖從永樂大典編輯而孔渠谷錄副者　四庫總目尤收恐當世無第二本爰於侍坐之暇摘取盧說裒輯成書雖中興目所載已十得七八矣會義於僖襄二公事多所闕佚摘微所遺之十四事或即在其中抑獻可氏所采與中興目本不相符與要之盧氏此書在宋時早已殘闕雖經祖無擇得於金陵旋即亡佚甚矣傳書之難也今幸復見於世殆長恩阿護之靈雖千載下不得而泯滅耶光緒戊子孟夏上海李郛敘

上海李邦黻輯

春秋摘微

唐盧仝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隱越次而立久不歸位外示攝而中實篡之故不書卽位明春秋之所由作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首僭爲罪始故不書爵名以罪之聖人貴始而抑末舉此則大意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書克絕鄭兄弟之親且罪鄭伯貪利相假易故鄭重其辭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天子卿非魯可制故書來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會以婉其罪也故秋復與戎盟則謹日月以示過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之變陰陽常數末代多事符驗相仍聖人謹之以戒懼人君覩災能改則聖人之意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不會葬天王以致求賻臣子大惡無甚於是

初獻六羽　五年

始踰常禮濫用樂故書初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七年

周室東徙政教大壞朝聘會同上下之禮無別故春秋所書聘朝之文天子與諸侯同深責臣下之甚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庚寅我入邴　八年

歸邴又書入又婉其文爲璧假許田聖人責其廢祖宗之祭以貪利相假易故鄭重其辭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來聘春接天子之事故不王者史例非貶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春秋書王以尊周桓罪惡之人弒兄而立不以正始卽位平亂而受賂又與戎盟若無上然故桓不書王其首末之年復書王者明末子之正朔非臣下之可專故聖人但存首末而已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二年
取鼎已甚又納讒廟取賂器以黷神罪莫大也
公會齊侯于讙三年
齊侯送女非正公又會之皆失禮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三年
王姬適齊魯實主婚魯雖惡齊不可拒王命館之外失事上禮
且所以惡齊
紀侯大去其國四年
紀無罪齊雖滅之民無所貳故但言去國春秋時國君玩兵賊
蔡衛陳稱人不能盡力天子以致敗北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以亂而來公不能存恤棄亡故但云來
癸巳葬蔡桓侯十有七年
春秋五等諸侯葬皆稱公爲臣子所追稱則邾莒子爵宋公爵
追稱彼何僭此何知也 疑誤 短字 周禮諸侯卒請謚于天子當春秋
時紀綱壞無復請謚之禮故五等無上下之次死咸稱公舉是
則春秋稱公者皆貴其罔上也桓侯得請謚之禮又且明臣子
無追稱之僭故書侯見褒晉文侯輔平王定周室死稱文侯舍
是無追稱足見也若謂不然宋當死稱王耳聖人之於春秋振
頹綱拯沈壞故因桓侯以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之僭越
如此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桓薨乎他國莊公不稱即位權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適齊魯實主婚魯雖惡齊不可拒王命館之外失事上禮
且所以惡齊
紀侯大去其國四年
紀無罪齊雖滅之民無所貳故但言去國春秋時國君玩兵賊
民者比比皆是以之滅亡社稷又承民固國之本紀侯撫及民
之惡齊人興會冒之師國雖不支民且不從故書大去復存國
以哀之斯又顯春秋之賞罰教令非天子出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聖人存亡繼絕故復見伯姬如紀之不失國又且著齊罪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六年
齊人歸俘于我我不當受齊不當歸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七年
恒星不見星墜如雨恒星列星也所見者夜中隕星亂墜如雨
三傳釋雨言既星隕而雨甚乘聖人之旨古今星隕如雨者非
一聖人立言不使後世爲惑故先言恒星不見知天理之變既

成夜中星隕事又尤大故書其始末災異之占荀若此春秋大法之言固當詳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郕降齊師秋書師還為公諱伐同姓故以降齊為文終書師還則知其非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十有八年

春秋尊中夏不使戎狄侵擾故但書追不言戎來侵伐之也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十有九年

結本為媵使遂專會盟利國家衛社稷考臣不得以專之故書

首末具明

冒殺其大夫二十有六年

稱國以殺又不名其惡可知

臧孫辰告糴于齊二十有八年

臧孫辰告糴于齊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備蓄以擬凶災疑辭禦侮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秏又明人君之譏

當謹積貯省財用以備凶年也

齊人伐山戎三十年

三十年冬齊伐山戎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禮諸侯有四夷之功獻之天子齊為伯主反獻捷於魯故謹始末以罪之也

又責齊桓無戴天子之意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承子般之弒國內亂無即位之禮故不書

冬齊高子來盟二年

慶父弒君齊伯主不能討故後之來立僖公若高子自來以存魯不言齊齊下疑奪侯使二字責不討賊深哉聖人之意斯又明惡不可

稔慶父弒君而奔又不加討致閔又弒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鄭棄其師

鄭不能正刑以罪高克克不能退避其位故書棄以婉其責明君臣之閒不可苟且耳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閏連弒二君內亂不書即位禮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哀姜之惡天地所不容故去氏貶之至自齊又責齊桓之縱賊
也夫人死於夷不言夷而言至自齊夷雖齊地（雖字疑誤）因以譏也
賊誅慶父慶父與哀姜志同故
庚師晉師滅下陽 二年
晉主兵而書上庚者庚預謀受賂以啟晉師實滅虢而言下陽
若虢存焉且責虞之召寇敗隣之甚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四年
先書完盟于師知桓公以正義伐楚楚來乞盟于師也又書盟
召陵知桓之見楚服罪退師以盟禮也聖人之意一善則褒纖

悉無舍況於楚乎
杞伯姬來朝其子 五年
朝非婦人之禮況又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此春秋尊周之微
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目盟也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敗敵晉又貪耦人以執公交譏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
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先諸侯尊王命也九年宰周公同九國諸侯盟葵丘上會
尊王下諸侯自盟與首止之義同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九年
見上盟洮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不稱世子及君而稱君之子知晉之不
君奚齊也案十四年秋八月以下盡
三十三年鈔本會義元缺
文公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八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本會尊命而行因己事而回輕君命
之甚事疑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並稱官而不名者罪宋失御下之道司馬司城宋之政臣安危
繫之故明其位又以絕宋君臣然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五年
十五年冬及十七年夏並書諸侯會盟不書公為譏諱不得盟
也

宣公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元年

晉兼逐其臣不以罪故書曰放賣晉甚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以賂齊故以齊自取爲文爲魯諱也齊不當受故正名焉

齊崔氏出奔衛十年

稱氏絕之於齊卑族外奔故曰氏且賣崔也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元年

王者無敵于天下故以自敗爲文又且明四夷交侵王綱不振

戎之眾攻天子之師聖人於春秋也不得其罪

取鄆六年

不具師名及日貶魯重明鄆無罪魯貪而滅之故不言滅變言取以示義

三月公如京師十有三年

十三年公如京師五月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公因會晉而朝周非尊上意故下文言自京師遂會師云云此重序之且明公本意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如晉君返臣往嫌冀大矣且賤季孫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十有六年

公會諸侯于沙隨不見公公不得會爲魯諱變言不見譏公失勢於諸侯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秋公會尹子晉侯伐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十二月行父及邾肅盟于虢公至自會深諱人於魯也其諱避之微盡此字盡疑誤行父魯卿晉人執之辱又甚矣又盟邾肅方書至自會晉之辱甚魯之弱可知故不言至自伐鄭而云至自會於以見譏且明公不能事大以禮臣辱國恥者出也

襄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十有六年

諸侯之大夫自盟君各在會臣盟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案十六年夏五月以下盡三十一年鈔本會義元缺

昭公

又明昭之不君卒見逐又見季孫之惡始大故直言以表罪

夏四月陳災 九年

聖人傷中國日削禮義堕喪不有救焉吾其喪矣故罪楚存陳以扶顛壞權衡之設其此之謂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十有一年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已滅陳又殺蔡侯書誘罪之若盜賊焉故名僭兩備以正名也冬又滅之用其世子虔之暴可知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十有三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滅為上版今得復國故稱以言中國之有上不言自楚歸楚不以正公避父惡父武之之深時吳楚夷狄交亂中國王室亂二十有二年

書王室亂大矣夫子之旨非潛維之深周之列國滅亡不暇且王扇朝廷紲幾絕齊晉魯衛但外事夷狄王室頻危無憂恤勤王之事周天子之所繫而內外若是故書王室亂以罪諸侯又且明時無伯主無人乎定王室致使然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徐二十有三年

吳以夷狄敢中國之師又殺其君故書滅以存中國若自滅非預終於吳也

定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有二年

郈費二邑也固已屬魯今帥師伐而取之則郈費其叛也諱魯之內叛失民故直墮以曲其辭書帥師師以明其實微哉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盜殺蔡侯申稱盜非君罪不言其以盜者之其惡可知

蚡冒

李憲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諱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惠公仲子曰聖解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佚云案會義未采此三字或以其孤文而遺之

玉川子詩曰脅秋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案上六十三事中未著此義

春秋穀梁傳

杜諤春秋會義楊檢應庶常昌霖自永樂大典輯出者
丙惟儁公襄公大典有缺餘俱完善中爲謄錄鈔脫三
十餘條未補余借鈔錄副宋史藝志載春秋會議二十
六卷文獻通考同冕公武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
繁露規過齋盲先儒同異篇指掌碎五折衷指掌議纂
例辯疑徵盲摘徵通例胡氏論筌義總論尊王發徵本
盲辯要盲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
後仍斷以已意今其引書有五十餘家而其注曰各見
前則永樂大典已載其全書故不復出非杜本書也乾

隆丙寅冬十二月三十日丁卯孔繼涵記

春秋會義卷一

宋鄉貢進士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隱公

史記世家孝公二十五年幽王遇禍此年平王東遷二十七年孝公卒子惠公立四十六年長子息姑爲君是爲隱公隱公之母繼室聲子也宋仲子者生桓公惠公以爲太子是以隱公既立欲授桓公之位卒以見弒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聖人作春秋之始也

公羊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據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聞問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

杜元凱序曰周平王東遷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繫于二雅而降于國風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且平自東遷至崩王道絕者五十年矣春秋不始于孝惠而始于隱公者孔子不忍遽絕之者猶有所待焉爾是故歷孝惠冀其能以王道奮起興復文武之業垂之無窮嗟乎平王庸暗莫能中興播蕩陵遲遂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則何所爲哉孔子于是乎絕之

摘微後祖擇之曰易始于乾坤天地之極也詩始于關雎夫婦人倫之本也書始于堯舜善其禪也春秋始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

春秋宗指議曰夫子之志冀行其道以拯生靈也乃脩春秋以爲後王法始於隱公者以爲幽厲雖衰雅未爲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爲始所以救薄俗勉善行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

總論曰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非爲隱公而作也春秋之始於隱公者以平王之所終也昔者幽王遇禍平王東遷平既不王周道絕矣云云故黍離之詩不繫于二雅而降于國風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且平自東遷至崩王道絕者五十年矣春秋不始于孝惠而始于隱公者孔子不忍遽絕之者猶有所待焉爾是故歷孝惠冀其能以王道奮起興復文武之業垂之無窮嗟乎平王庸暗莫能中興播蕩陵遲遂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則何所爲哉孔子于是乎絕之

摘微後祖擇之曰易始于乾坤天地之極也詩始于關雎夫婦人倫之本也書始于堯舜善其禪也春秋始于

誅其篡也（愚案詠其篡上當脫隱公二字）

本旨曰仲尼約魯史脩春秋以寄王道其端非獨發
于平王之失政也故經不始乎惠而始隱焉隱實長
賢宜立而讓君子大居正故弗之與不書卽位明其
失也書曰公正其名也已正其名所以成隱而本其
失道之自因以爲始焉爾
集傳序曰語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
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十世謂隱桓
也五世謂宣成也故斷自隱公下至宣成定哀之時
託魯事而著王文夫王文者謂取王者之制以創一

代繼周之法也
辨要曰春秋于周何始于平乎禮樂征代之柄自平
而失也於魯何始于平乎禮樂征代之柄始隱而損
也自平而失者孰質諸質諸詩焉黍離降國風遂與
諸侯夷矣始隱而擅者孰質諸質諸論語焉孔子曰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由隱桓莊閔
僖文宣成襄昭凡十世而昭公死乾侯孝惠不預焉
質諸行事則經書盟會及考宮獻羽者則禮樂之柄
始而擅也經書帥師伐者及書入者則征伐之柄始

而擅也以所言所刪之書求其所脩之旨復質諸行
事庸有不合乎
經社曰當周之衰也王夷而侯雅降而風失之甚矣
聖人起而治之終于平之終明王之不足以王也始
乎隱之始明正之不足以正也王不王正不正而天
下不至于微滅者未之有也
誥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安國釋之云希少也平
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于隱
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然此必以隱公爲十世

始者謂夫子之言乃作春秋之本意也然而平王東
遷之後周既微弱孝惠之世豈有禮樂征伐不自諸
侯出乎噫此當求于夫子希不失之言也蓋夫平王
之初周室雖微而列國之失尙罕至其末年凌替已
久諸侯專恣頗多而隱公爲失尤甚故春秋所以作
矣何以言之蒙于春秋見王道之正自魯隱而壞也
且隱之繼惠炅子代立之正也隱公旣立而內有挾
桓之心以啟其篡使天子繼世立諸侯之禮由之而

其本已壞則是隱公之于魯所謂爵不失焉亦孟子所云世衰道微之漸春秋始之託王文以載行事則其端非獨發於平王也

元年春王正月

杜元凱序曰所書之王即平王也隱之始年月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

月

春秋宗旨議曰古人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通例曰凡公即位書元年春言體元以奉時也王正月言奉王以居正也

折衷論曰敬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也又隱非始封之公焉得而書始命之王

隱之讓非徒爲桓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

摘微曰隱越次而立久不歸位外示攝而中實奪之

故不書即位明春秋之所由作也

總論曰春者春秋編年必具四時故書年則書春秋之年其書王者何也曰王者天下之本也號令賞罰之所由出也且自隱至哀天下無王者二百年矣夫號令賞罰者天子之事也孔子不敢私之此春秋之年所以書王也其二百四十二年書王者一百三十且如公羊曰謂文王也然夫子酌列聖大中之道作春秋爲萬世法豈止取於一文王而已哉何休稱託新王受命於魯此又妄謬之甚也杜預言即平王

者是不知王道自平而絕也 王者班正朔于諸侯必自元年孟春之月始諸侯奉而行之十二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先儒說春秋者稱黃帝受圖預爲春秋立五始之事哉 隱不書即位者首惡也非以賢非以讓也蓋貶之也所以防僭亂而杜簒奪也

惠旣無嫡已當立而讓桓以取弒逆之道邪也不書即位貶也

辨要曰元者善之長也春秋變一爲元者何所以善

其始始善則終無不善矣然則元者號令之本也天子之事也噫文王有位而諡之曰文文乎實者也仲尼無位而曰文不在茲乎文乎文者也夫諸侯爲天子守土安得有元乎蓋仲尼之筆春秋之稱樹王法也遠近之不分內外之不別王法何以明哉仲尼於是移元於魯託焉爲內主也後儒雖見移元於魯而不知所取者文也乃實其言曰黜周王魯嗚呼苟如斯言是教人叛周也安得爲聖人之舊也仲尼之新意

春秋者明王法之書也王法之王爾何哉帝而上近於簡霸而下濱於亂法無備於王王法者萬世大中之道也書於月之上必書王者非史之舊也仲尼皆裁損之以示譏故穀梁曰隱者明善惡非奮其臆見皆質諸王法以追治之而正誅賞之文噫君天下者能憲乎春秋則三王之典可復矣　一月而謂之正者所以正其始也其始既正則終無有不正矣王室下衰不能班正朔於諸侯久矣然仲尼修春秋奚用於周正乎歸正於周也蓋是周家天命未改揭其實以明天下之正統也隱其正者譏失正而階禍

經社曰春秋書元與正而王立乎二者之間元者天下之大生也君之所奉也正者天下之大正也君之所施也元與正天下之大本也王立乎中然後正不正存焉是故春秋論十二公之事布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合乎元與正者褒之不合乎元與正者貶之明有所奉而有所施也　人君即位必具五始之法意乎天子必上奉天之歲時以正天下諸侯必上奉天子之政教以正一國故當體元居正然而反是者非所以奉之也

箋義曰隱當立而攝非正也春秋時諸侯多恣意行事失禮而違正仲尼皆裁損之以示譏故穀梁曰隱十年不正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集義曰諸侯之娶九女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謂之繼室經典之文諸侯無重娶之禮傳有衛莊再娶於陳之說蓋世衰禮壞而然按惠公元妃無嗣隱為次正矣惠公再娶於宋非禮也是則隱桓皆庶爾隱之失者但以仲子有魯夫人之文而惠公納之故追父意而讓之桓殊不知命不可易君不可二本致釁

有反譖之釁魯有弒君之恥穀梁謂之探先君之邪志者不其然乎五年考仲子之宮所以著其不正也歐陽氏曰孔子何爲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則辨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與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爲不正其名爾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彼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

乎孔子書曰公則隱決非攝雖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爲假立以待桓也

新義曰湯武身行孔子文爲以王爲文以魯爲主元年春王正月者天下之事文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實也所以聖人不主於周而主於魯者空文也以文王爲空文之法以魯隱爲空文之主春秋之元非一國之元天下之元也春秋之正非一國之正天下之正也公卽位一國之始正也公卽位非天子之事也公穀二家之說不其然乎五年考仲子之宮所以著其不正也歐陽氏曰孔子何爲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則辨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與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爲不正其名爾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彼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

以尊周室元年書正示周家天命未改旨要曰人君立政以謹其始故稱元年也王命奉天時而立政故王次於春王改正月朔以正其統故月次於王也

謂曰易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則天地之大資元以爲妙本矣且元之所書爲元者仲舒所謂視太始而欲正本也春秋變一示人君之有所奉也王者奉順於上則天下之大本立而無所不舉爾然則春秋之作約魯之史而必以

元加之者此聖人所以立一王之法也何休見書王而曰託受命於魯是不原春秋樹王法之本意也仲尼以王道著於魯史將深探其本而繫之萬事焉故稱元以統其始

漢史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下承王者之所爲此即仲舒論春秋之義也唐史載春秋以元加歲以春加王明王者奉若天道以謹其始者此劉賁釋聖人筆之之法也而儒之言春雖具四時之首而仲尼所繫之旨亦有與桓之心而隱代以

廣矣

禮記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氏釋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制春秋而斷之以文武之法度此聖人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春秋以俟後聖者也由此言之王公羊何杜之說皆其偏意蓋夫子以祖述憲章之道追治於魯史不與天下之無王也是則春秋之王著一王之法所由出爾萬世而下其王道之權衡歟范甯所論書王必上承春而下屬於月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而元年書王正月者何休所謂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正也何氏又有五者同日並見之說而春秋緯以爲黃帝受圖而立之據總論而審之則黃帝於孔子年代曠遠豈知復有孔子之脩春秋乎是則自出於一家之談以成春秋之義而無害爲筆削爾 春秋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是以十二公之元年王正月之下書曰公即位者明諸侯當稟王命之正也今隱公之於惠炅子繼立也而春秋又錄其即位者授受之不正也且古

者繼世立諸侯以象賢俾其世世稟天子禮樂正朔而不失其正矣惠公傳嗣乃有與桓之心而隱代以立是授之不正也隱公繼之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是由受之不正也且即位一國之始而授受之不正故聖人闕之以起王文因以見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氏曰見前陸淳辨疑 啖氏曰見前集傳微旨 左氏何休見前註 趙匡見前何休註 春秋緯 繁露 尊王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摘微曰儀父首僭爲罪始故不書爵名以罪之聖人

貴始而抑末舉此則大意也

箋義曰仲尼託諸侯之事而著誅賞之文亦猶文王爲西伯而行天子之政斯實聖人創立一代繼周之法以示後之聖王耳不曰何休以爲小信辭

經社曰古之制也諸侯非命事不越境況又專會盟侵伐之舉乎然春秋之世禮去其籍而上下易位眾矣而聖人於春秋間不以能行其禮一皆著之者志專且以戒亂也雖春秋之法固然而書或會或及此所以別內外志之異也

新義曰隱公據大國爲君不能行仁布義撫甯民俗汲汲及盟於小國終忘信約此著儀父之是而見隱公之非也邱明所謂貴之者非褒也貴者憫怒之辭也憫儀父而甚隱公速暴不常之過也

諤曰周禮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約此蓋天子與諸侯會盟之禮也是則諸侯不得而專之矣周衰會同禮廢列國擅相盟會而不務以信今儀父盟於魯而春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傳諸儒以爲褒之美之斯未盡聖人之本意也夫春秋所書皆疾諸侯之自恣而錄之以盟豈可謂褒而貴之乎發微所云字以別附庸近之矣蓋附庸之君不當名之故稱儀父以別其文也然則春秋藉朝聘會盟以正禮樂之失今起以筆削之義於元年之三月書儀父之盟者所以譏禮樂自諸侯出其他可知矣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摘微曰書克絕鄭兄弟之親且罪鄭伯凡以爲得儔之本旨曰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且發凡以爲得儔之辭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此有一克字安所用例乎穀梁以克爲能殺益成謬亂克非所以訓殺也今案段無國不可曰伐言圍則鄭伯之志豈止於圍又實出奔非殺故正其名曰克克詁爲勝段不復能爲國患是莊公全其勝矣春秋之義君親無將今段欲爲篡原其姦凶誠國巨逆故黜其弟之貴號以彰元惡亦猶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明討之實討賊也賊不可稱弟宜去之以示法稱鄭伯則段爲母弟甚明存之斯不宜去之乃其理公羊云當國也斯言甚

近但辭愧明白

辨要曰國君討其大夫或書殺或書刺或書放惟此特書克者何繻鄭莊之不孝也春秋之筆專以明微也克之爲言勝也共叔不悌鄭莊不孝以王法追治之其罪皆當誅焉鄭莊偶以力彊勝之而已始入春秋而鄭莊以不孝受誅其名教之蘊哉

新義曰書克不言伐一家之事也子母兄弟之情人難言也

誥曰周禮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此蓋天子討諸侯之違王命者也是則諸侯亦不得而專之矣周衰征伐不稟天子之命列國專相戰伐而不率以德今鄭伯伐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三傳及諸儒以爲貶之絕之是將互求以聖人之微旨也春秋所書皆疾諸侯之暴橫而稱之曰克豈不謂甚而譏之乎本旨又云段爲元惡詳之矣蓋鄭伯於親不能制之故目鄭伯以譏其失也然則春秋書侵圍戰克以懲征伐之失今起以筆削之義於元年之可知矣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見前陸淳辨疑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總論曰此不稱夫人而曰仲子者惠公之妾也天王賵惠公則可兼仲子則不可也按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與此不稱夫人義同譏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貶也公羊得之左氏失之甚也穀梁亦無取焉殊不知仲子與經稱夫人子氏薨者異

集義曰此年書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書夫人子氏薨三年左氏經書君氏卒釋之爲聲子公穀皆云尹氏釋之爲天子大夫三傳言之不同者蓋君氏尹氏之由也左氏以外大夫不卒於經故以君氏爲隱母按經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定四年書劉卷卒此皆天子之卿也傳雖所釋不同然其卒見於經明矣是則尹氏之不宜爲君氏也又明之矣尹氏既不爲君氏則夫人子氏薨必隱母也稱之夫人夫子所以正隱之宜立矣此書仲子之賵而繫之惠公猶曰惠公之仲子爾所以譏征伐自諸侯出其他歸賵而不書其卒所

以不正桓之宜立也左氏意謂仲子未卒此人情之所未聞也設謂二年夫人子氏爲桓母則正桓母爲夫人也小君宮廟不著於經果見其爲夫人五年不應考仲子之宮矣桓之名者非贈死弔生之不及也其諸以賵人之妾累之乎

旨要曰仲子卽桓公之母也惠公薨之明年而卒天王聞告使歸賵非禮故名之然則歸賵之命專自天王以天子之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其非宰桓者周宰夫之職周禮宰夫凡邦國之弔事掌其戒令

誥曰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憫周道之不復興而春秋所以作也然則春秋既爲憫周而作至若周家凌替之事不得不詳錄之以起聖筆之本意故因其歸賵而託文以示義焉且仲子者公羊所謂桓母也穀梁以爲惠公之母是不明聖人立文弗以子先母也今以集義論之則正君氏卒爲尹氏夫人子氏薨爲聲子此春秋不與隱授桓之志也夫以仲子非正爲妾明矣春秋不以卒見於經而書歸賵者譏在天王也且

左氏公羊穀梁曰並見前篇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經社曰春秋之法及云者重其志也及辭同而發之者三有以微而及之有以公及之而諱有以公及之而諱孰乎上視其及與所及而爲之輕重也不可一而言之春秋微者事非有所諱非有所挈而爲之辭則曰及以盟于宿是也

新義曰及者汲汲也內爲志也公卽位求盟於宋以釋於黃之戰當昭明信約相濟鄰國恤社稷之難也十年之伐經書帥師者參譏也此書及宋人盟者人公也

誥曰孔子曰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此夫子傷周道之衰而歷觀杞宋之文獻杞宋亦不足徵之而返徵作春秋所謂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也今書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而傳皆曰內外之微者以經不出公而宋稱人故也然於此宿之盟

起文而獨出宋人者豈非託其不足徵之之義乎自
入春秋之經而書盟蔑克段之事以志禮樂征伐之
失又書歸賵以傷周道之替今復出宋人之盟以見
宋不足徵之本意矣宋不足徵則杞與諸國可知矣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趙子曰見
前陸淹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通例曰自外適我曰來

折衷論曰凡諸侯之大夫有書曰來奔來朝來盟來
聘其第書來者不曰非王命蓋聖人特有其旨余文

從公羊義

摘微曰祭天子卿非魯可朝故書來

集義曰禮內諸侯祿也外諸侯世也外有守土之重
朝聘會盟得而專之寰畿內諸侯雖曾祿所視過於
列國其職蓋天子之卿大夫爾朝聘會盟非君命而
不行若南季家父宰周公之徒皆稱王使此禮之常
也然則雖有侯伯之秩固不容通好於外此言來而
不書朝蓋不正其外交爾莊二十二年祭叔來聘以
爲王命則無王使之文以例求之祭伯之弟也亦不
正其外奔蓋非通論

謂曰春秋立一王之大法凡天子諸侯大夫之事必
有以詳而正之且祭伯天子之大夫而私來於魯不
言王使則非王命可知矣若以爲來奔則成十三年
周公出奔楚襄三十年子瑕奔晉如此之類皆明書
之則祭伯不可謂之奔矣若以爲來朝則於義豈有
天子大夫下朝於列國乎此蓋周衰君臣之禮廢壞
祭伯擅以私事來魯春秋闕其事者不與祭伯之來
公子益師卒

纂例趙子曰外大夫卒春秋不書書內大夫吾史也
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不書葬降於君也

折衷曰公羊謂去孔子遠故不日則隱五年公子彄
卒何以書曰聖人脩春秋約史記之舊文筆則筆削
則削爾苟有舊文何遠之有穀梁謂惡卒故不書日
則公子牙公子敖得不惡卒乎

總論曰春秋內大夫卒則書之外大夫卒則畧之豈

徒紀其歲時著其名氏而已蓋古者諸侯歲貢士於
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卿大夫故周禮公之
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
士亦如之若魯慶仲叔牙季友之子孫終於哀定之
世並世執其政不復命於天子矣孔子雖稱公子公
孫與氏而無以大夫目之者也此譏世祿之深旨且
如左氏則莊二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莊既
有疾矣豈君與小歛而書日哉

發微同總論

本旨曰春秋記事之體或書時或書月或書日所以
別重輕明詳畧蓋亦不得不爾焉若朝聘會同侵伐
之類常事也志之輕故例時有所見而後月諸侯葬
及公卽位之類巨典也以錄之謹故例月有所見而
後日至若君夫人薨葬及大夫卒火災日食之類變
既元重非日則爲脫畧大故故詳著也而杜元凱云
春秋不以日月爲例雖陸文通趙氏啖氏亦同其說
稽古疎謬無甚於此
旨要曰日卒之例但繫恩之厚薄不必須公與歛也

總論又謂作傳者互以日月爲例多所不通大夫曰
卒穀梁得之然不辨譏世祿之旨
誥曰王制大國之卿三命於天子次國再命之小國
一命之禮所云卿者春秋謂之大夫則是諸侯之國
當有天子之命大夫也春秋內魯而錄大夫之卒然
必曰公子公孫者總論所謂譏世祿也穀梁又以爲
不日卒惡也今不見益師之惡而不日者豈非因史
之舊以闕之歟且春秋之元年列國及天王之事皆
詳錄之以託傷悼之意而祭伯天子之大夫也益師

諸侯之大夫也亦書之者言天子諸侯之事既詳而
明之則其臣不可畧之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摘微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會以婉其罪也故
秋復與戎盟則謹日月以示過
旨要曰春會秋盟戎之好亦迫矣危公之論誠有旨
乎
誥曰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會者預謀閒地克期
而往朝於天子也是則諸侯非朝天子豈可擅越於

封境哉春秋之世諸侯自相爲會多矣今隱公不循
其禮出會戎狄聖筆不得不譏之蓋由周衰夷狄錯
居中夏無賢方伯以爲之攘正隱公不能攘之反與
之會非禮可知矣何休釋之以爲來者勿拒去者勿
追此止明王者不治夷狄之權而未盡隱公不可爲
會之義也且列國擅相出會猶曰不可況會戎乎左氏
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發微
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五月莒人入向

指掌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

五百人爲旅重其舉大事動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
則不書輕其旅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君自將者言君
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
大夫將者滿則稱師不滿則稱人

通例曰克內曰入

箋義曰莒人莒子也稱人惡其以向姜入其國也
旨要曰入謂勝其國邑而不有其地是也故莒人之
入向也由於向姜不安於莒自歸其國故莒國興師
伐向不有其地但取向姜也

諺曰春秋諸侯用兵稱人者所謂善盟會而惡征伐
也莒人者據左氏之實則是莒子入向而以姜氏還
故箋義以爲莒子明矣若以莒人爲卿大夫則又不
明春秋諸侯用兵稱人之義也然則春秋諸侯用兵
稱人而元年鄭伯克段不人之者傳例謂殺世子母
弟目君也由此言之莒人當爲莒子可知書入者譏
其以兵入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趙子曰見前
陸淳纂例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無駭帥師入極

左氏前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費伯魯大夫郎魯地至是司空

無駭帥師入極費序次勝之
繁露滅國上篇曰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
師滅極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也
折衷曰几戰伐之例與滅國之例異戰伐十有五云
云此書入極其以附庸之國言之如桓二年入杞僖
二十七年復入杞豈可謂入杞而杞滅與隱十一年
齊人入郕莊八年齊師圍郕豈謂滅歟襄十二年季
孫帥師入鄆昭元年取鄆斯書入不爲滅駭未暘族
從左氏

箋義曰無駭爲魯司空而與庾交連年興師而入小國又當春秋託王之始固宜貶黜從公子羣去族之例時雖未賜族然當與有族例同貶故書曰無駭帥師惡其勞眾而入人之國也公羊以爲疾滅非也集義曰春秋稱族舍族皆繫褒貶公子公孫族之例也若其聘會盟伐挈而名之者不得謂之非例若隱之世再書暈帥師襄二十七年書豹及諸侯大夫盟于宋蓋嫉君在而大夫擅之之惡也蓋削之所宜誅也彼以去氏爲貶則九年書柤莊十一年書柔莊

二年書溺此年書無駭帥師八年書無駭卒豈可謂之無罪乎二傳文雖不同於貶爲近杜預見八年有羽父請謚之說因而爲未賜族是執於傳而不究於經公穀柔挾之經亦以爲未命大夫且禮經之制微者不書於策若大夫無爵命則士也又何見於經乎是以聖人撥亂反正而爲之筆削雖夷狄之事必詳錄之明春秋所以治中國也今隱公會戎而聖筆既以譏之至此復錄其盟者此聖人有傷悼之心而不略其文將託之以示義爾左傳何注范註箋查纂例發微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繁露玉英篇曰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焉如平性安心
者經禮也有至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其道道無以
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姻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
稱稱主人變禮也
旨要曰紀賈小國其大夫卽卿裂繻不稱使婚禮不
稱主人以敦廉恥故不使如自來之文爾爲自來之
文則嫌於自逆故稱其國則知爲君逆也
集義曰見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論
謂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魯哀疑冕

而親迎禮數大重而仲尼明其當爾春秋錄娶女諸
侯不自逆而使大夫則書也今紀裂繻逆之爲君逆
也聖人書之其以不親迎而起文乎公羊又謂不稱
使而以宋公使公孫壽言之是不知納幣爲大夫之
事而逆女非大夫所專也此紀侯不得親迎之正故
名裂繻以貶之復又月以危之左傳公羊穀梁傳註
各見前辯疑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啖子曰見前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孫復尊王發微
通例曰女嫁曰歸

經社曰夫以承先君之祀爲宗廟社稷之主禮固重
矣親迎之可也使大夫不可也將以承先君之祀同
爲宗廟社稷主固不敢以其配卑於其臣也是故春
秋之文以大夫逆之者志之
謂曰春秋內女嫁爲夫人則書之所以明婚姻人倫
之大本也春秋之際禮去其籍聖人謹而錄之且以
志婚姻之爲重治古所行凡婦嫁之義必詳而正之
矣杜註見前杜預註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趙子
曰見前陸淳纂例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纂例曰闕文也非兩會也
折衷曰春秋凡書盟會朝聘諸侯與大夫其文皆異
書諸侯苟合曲禮則稱爵小有失則降爵大有失則
去爵或嘉則稱字書大夫苟合曲禮則稱名小有失
則降人大有失則去族或嘉則稱字黜諸侯如邾黎
來也黜大夫如陽處父也嘉大夫如齊仲孫也未有
爵同年同而兼曰子伯也必子而不伯伯而不子矣
所以書紀子帛者是裂繻之字始莒魯有怨紀子既

婚於我又使大夫如莒涖盟以和解之則裂繻於我有解忿釋怨繼好息民之功矣故書字以貴之所以貴之所以居莒之上者以密之盟是紀爲之主故左得其旨

旨要曰紀侯既婚於魯又使裂繻盟於鄰國繼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裂繻使能承命故字以貴之然大夫而序莒子上者盟好之謀始於紀故主之也公穀皆以爲紀子伯謂二盟而紀子自爲伯也二盟無伯二傳之非

譏曰春秋之文謹嚴而三傳載之或異者蓋傳授之不同也今密之盟左氏經書紀子帛而穀爲子伯解之固以異矣夫欲擬議而來之則子帛爲裂繻之字文體相近公穀之經似誤爾若以伯爲闕文則紀是侯爵亦不當稱子也學者所以不從左氏而從闕文之義者蓋謂大夫不可主會也然據傳例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且隱公爲十世之始而有大夫主盟是亦禮樂自大夫出也其孰謂哉亦當求於希不失之言矣是時大夫之主盟會專之尚鮮至文公之後晉趙盾盟於扈而春秋書曰晉大夫此專之甚而希有不失之也今子帛雖專主盟而未當乎希不失之世矣春秋所以去氏者其以大夫專其禮而貶之乎此亦可原於論語之說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折衷曰凡外國君外夫人書卒內國君內夫人書薨以別內外薨當書夫人某氏薨葬則曰葬我小君某氏備禮之書也不正爲夫人則不書卒不書葬苟書卒書葬則不書薨

者聖必特異其文且隱合爲君仲尼成其志故母曰君氏桓實嗣君而未立貴其母曰子氏薨

總論曰杜預專守左氏惑而不開故有是說按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氏者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是時哀既立矣而未踰年及母之卒也猶不稱夫人況隱方稱讓桓以爲太子豈可踰於已立之君而其母得稱夫人哉此妾可知矣噫孔子揭王法以正夫人羣妾之位其書之也由乎聖筆不由乎赴與不赴於諸侯也預其不思之甚矣公羊稱隱公之母

斯爲得之夫隱之母宋女故曰夫人子氏子宋姓也
若果以夫人子氏爲桓之母則隱既讓桓爲太子故
以其母之喪赴於諸侯何以不書葬也則知仲子非
夫人子氏也夫人子氏非桓之母也隱之母章章矣
箋義曰不應稱夫人而稱之是議其不正也故不書
葬
譏曰春秋外國君書卒內國君及夫人書薨別內外
也聖人有以加筆削之旨而正不正在其中矣且隱
公之於惠繼世之正也而隱不即正之春秋託文以

追其事必與其所以立也至於夫人所書亦從而爲
之辭今直書曰夫人子氏薨而作傳者釋之不同也
據經而求之則元年書歸仲子之賵則仲子已卒聖
人以其不正故不見於經經又無聲子卒葬之文此
爲聲子宜矣元凱緣左氏君氏之說而以此爲仲子
是不知彼自爲尹氏也若以桓母稱夫人則五年考
宮不應稱仲子爾然則此爲隱母可知而不書葬者
著隱不自正不成其爲夫人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
羊穀梁曰各見前辨

鄭人伐衛
經社曰天子有天下京師以持四方以庭負固不服
者征之變禮易樂者伐之援是而加之指令閒使之
舉奉上禮樂之教而不知祇金革之患者無他此道
所措順也惜哉季末大失其柄而貽之强暴爲操玩
之器侵伐之所出非天子之命好惡之所專皆諸侯
之有故聖人惻之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矣此黍離之不足雅而春秋之所以志王法也
然所書之實輕重之辭也侵淺事也伐重事也

譏曰春秋書侵伐多矣三傳之例左氏則曰凡師有
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謂粗曰侵精曰伐穀梁云包
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總論所謂若
如三家之言不惟異端滋甚則是諸侯得以擅相專
之矣然考之聖人所書之意蓋以疾諸侯之專侵淺
事則伐爲深也稱人以譏之以至於圍戰取滅皆其
所以謹而書之所以託追正之義左氏曰見前胡安
註見前何休註范註見前范甯註纂例發微曰見前陸淳辨疑纂例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年春王二月

胡氏諭曰既稱周正焉取夏商雖重三微不必二代質文有變損益可知夫子之脩春秋也正月有事則云王正月二月有事則言王二月三月有事則書王三月一時無事惟紀首月有王無王由班歷也

箋義曰凡春之三月更書王者出於夫子新意非魯史之舊文也春爲發生萬物之端王者體之以布德政故書王正月者董生所謂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己之所爲是也書之二月及三月者愚以爲天數生於一而成於三蓋春秋戒人君每歲行其政令當取法於明王在乎春之一時爾胡氏以爲既稱周正焉取夏商以明何氏之曲說則然矣然謂有王無王由班歷者非矣

諱曰春秋之年事在時則例時事在月則例月此書王二月蓋聖人記事所在之月也何休不達之而曰尊先聖通三統且夫子大祖述憲章之道垂百王之法以示萬世豈止二代質文有變哉是爲載行事之例明矣何休曰見前何休註發微

己巳日有食之

劉歆曰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脩政恭儉厥罰則禍消而福至不能則災起而禍生故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

摘微曰日月之變陰陽常數末代多事符驗相仍聖人謹之以戒懼人君覩災能改則聖人之意也

總論曰按昏義曰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子之男教男教不脩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治天下之陰事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凡日食人君當戒懼內脩其德外明其政則側身御下以消其咎也蓋日者君象食者陰侵陽臣侵君也孰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

索隱論曰聖王在上三綱正五常脩百治舉而休祥至聖王不作三綱不正五常不脩百治不舉而災異之變出焉然則日食者謫天子之治不脩而君人者之所以爲戒也至矣平王東遷周室微甚百治不講

綱維不張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秋皆詳書之所以哀王政之敗壞志宗周之衰且亂也何休氏左丘明氏又從而妄爲之說或以爲先事而食或以爲應一國一臣之事叛經害教之失莫此爲甚也愚謂王政失於下而後天變於上使自省而止其亂云耳董仲舒謂國家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異以譴告之是也未聞人事未失且敗而日前數年而食以應之也未聞日爲一臣一女一國而屢食也誠如是則災異之見煩而不節非天人之所以相與而垂敎戒也

諸曰洪範九疇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五曰建用皇極言聖王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敘於下日月理於上也春秋之世皇極大中之道不行五事不正是以災異屢出日爲之變三十有六仲尼詳而錄之所以傷周道之衰微而謹人君之戒也公穀之傳言以日朔之失斯未盡聖人所書之意耳且如杜註以正陽爲忌則總論之所不取也故京房劉歆皆以人君脩飾而論之如是則夫子之志皆有所憚而託文也其意必曰有能觀天變而省懼脩德則王道將復興而天下安以治矣京房易傳見前范甯註穀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傳穀梁傳日及注見前

三月庚戌天王崩

總論曰或曰天王見於經者十不見於經者三平惠定靈書崩而不書葬者何也貶之也夫周之興也王業肇於后稷著於太王王季而成於文武積功累行其所由來者遠矣平王庸暗東遷之後一旦絕之播蕩凌遲至於靈景無有能以王道興起之者此孔子之所深痛也是故生則夷之於列國崩則不書葬以貶之桓襄匡簡景之書葬者蓋有所見也孔子不書平惠定靈之葬天王庸暗不能興之罪已明故復書桓襄匡簡景之葬以著諸驕蹇不奔喪葬之罪新義曰崩薨非臣子之所忍聞臣子之心常倚君父如山岳也所以春秋書之者追戮亂臣賊子未萌未漸之惡也左氏曰公羊穀梁各見前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折衷曰凡外大夫未有卒而書者雖天子之大夫春秋亦謂之外蓋別其內也余從左氏

集義曰子虎劉卷皆名而此稱氏者春秋尊王貶罪惡焉知其不以世卿著之亦猶經書崔氏出奔後有崔氏之弒君也書尹氏後有尹氏立王子朝也可以見筆削之深意是則尹氏之不宜爲君氏也又明矣

餘義見元年

謂曰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爲周之氐秉國之鈞此幽王之時尹氏執政而詩人刺之也至此平王之末而春秋卒之於經則是尹氏專政可知矣漢史劉向上封事而云尹氏世卿而專恣是亦本此而言

也春秋之末又有尹氏立王子朝是則尹氏世爲大夫於周爾春秋錄其卒而左氏解爲聲子蓋由傳授之文誤爲君氏故也左氏於歸仲子賵及夫人子氏之經所解其失由此矣今考之詩雅以聖人之經質諸儒之論則此不得不謂天子大夫也蓋春秋於元年書公子益師卒以譏侯國之世祿至此書尹氏卒而載行事靡不加筆削而示義焉今不書其葬而書求賵此聖人憫周之大意矣三傳及諸儒但以武氏子爲解而不盡仲尼所書之本意蓋聖人傷悼之義在乎書求賵而不書葬爾且必錄其求賵者上以

秋武氏子來求賵

摘微曰公不會葬天王以致求賵臣子大惡無甚於是

箋義曰王在喪而使宰咺大夫求賵罪在家宰

經社曰春秋之法爲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失上者卑之求是也爲下者無見求失下也失下者諂之來求是也卑之者正其上不與有求也諂之者正其下不與見求也然則何以見曰賵與金固喪而有求者也車無事而有求者也喪事有贈無求求之非禮也

而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爲亟也車服上所以賜下非下之所奉也而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爲失制矣

謂曰黍離降於國風天下不復有雅矣且周平之詩既降而春秋不得不貶之然入春秋之經而出之曰天王者蓋存其位號而不與諸侯之僭橫也至於託文而載行事靡不加筆削而示義焉今不書其葬而書求賵此聖人憫周之大意矣三傳及諸儒但以武氏子爲解而不盡仲尼所書之本意蓋聖人傷悼之義在乎書求賵而不書葬爾且必錄其求賵者上以

傳註各見前纂例趙子曰見前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辨疑趙羊穀梁孫復尊王發微

志衰周之凌弱下以譏侯國慢上之惡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及
註各見前纂例啖子曰見前陸淳
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經社曰天子天下之尊也諸侯一國之尊也尊其所
可尊正也不名著尊尊也諸侯生不名死則名別後
嗣而降天子也

旨要曰春秋魯則書薨外國君書卒貴內以略外也
卒則實書其爵命葬則各隨本國之尊雖子男之國
皆稱公從彼國爲辭也

誥曰禮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蓋以別尊卑之理也
何則春秋於魯書公薨而他國皆言卒者得無旨哉
若以春秋爲尊魯則聖人筆削之例舉天下一斷之
於公豈可私魯而示其隘乎然禮亦云壽考曰卒也
且聖人以周之禮籍衰缺諸侯之專恣與周無異其
實憫之矣周既憫而夷之諸侯不可不別而正之也
何休以王魯言之是豈盡聖人尊周之意歟然春秋
於魯獨稱薨者非聖人私魯而立文也蓋仲尼從赴
告而書卒於列國若於魯亦一槩而言之則後世無
以見臣子之稱君父也因主魯史而載行事復出其
義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分以大
次小之國焉至周官又掌之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
命子男五命其禮儀亦從而爲之節是諸侯之爵不
可得而踰也春秋之世上凌下替諸侯之國皆以強
弱爲判禮去其籍聖人因其朝聘會同之事必別而
之其有不合者變文以示義左氏曰見前范甯注

敘之以明禮之正也今二國爲盟而齊序其上王爵
之所然也自此之後凡朝聘會盟皆敘正其爵以書
癸未葬宋穆公

折衷曰凡嗣子正也弟不正也適正也庶不正也長
正也次不正也宋宣公傳其弟義則義矣正乎不正
矣致數世之亂由不正也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得其
旨

集義曰外諸侯書卒史記別內之辭也葬稱謚據外
告而書卒於列國若於魯亦一槩而言之則後世無

之臣子之辭也春秋卒而不葬者多矣左氏以爲魯不會葬則不書公羊何休之言或謂之篡或謂之諱或謂之殺大夫穀梁或謂之失德或謂之滅國或謂之失民傳之於經雖時有合然其間不葬之君理無所貶者有矣且經之書葬異於書卒之文卒稱某侯某是據外之赴而尊內也葬稱某公是据內之往而尊外也然則見於經者非但錄其葬與不葬也由我與事而書爾

胡氏曰天子七月而葬過之則緩不及七月則速五月則偪諸侯三月則偪大夫逾月則偪士諸侯五月而葬過之則緩七月則僭天子不及五月則速三月則偪大夫逾月則偪士

譏曰書諸侯之葬所以謹其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今春秋之世列國葬有緩速而僭且偪聖筆不得不謹而書之此始錄葬宋穆公而公穀但明日葬之危不解所書之意杜氏又謂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先儒雖或從之然若魯實使大夫往則春秋當明書之如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是也則此不謂魯會而書矣發微又以不請謚而譏之此止明稱謚之文也且葬者誠謂謹其僭偪而書之矣惠案原鈔本舊闕一行係脫某書見前夾注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規過曰杜云書取言易也今此上言伐下言取非易也

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左氏曰凡言書取易也穀梁亦曰取易辭也按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取者或以師威偪或招收而得之

經社曰春秋強者侮弱大者加小率然不顧時王之命聖人著文以示之其不與臣之專君也雖然其惡之大固不可一槩而視之必爲之辭而輕重焉然春秋之常伐國不書圍邑取邑不言圍舉其重者志之謹而書之此始錄葬宋穆公而公穀但明日葬之危然也而間有以志之者兩重其罪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志襲者一侵者六十六取者二十一滅者三十一皆所以示輕重而爲後世正其法也

譏曰春秋書取者二十一取邑此其始矣且古者胙

土以封諸侯疆域有限而城郭有量也天子所封之地諸侯豈可以擅取哉今莒興師徒以伐人之國又取其邑春秋詳而書之者必有以甚而譏之也且列國用兵專伐尚曰不可況取邑以自廣乎范甯所謂兩書之以彰其惡矣況杞夏之後也莒一小國爾而欲伐之取之蓋由杞之微弱春秋志之以起其凌替之事將伸其不足成之意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傳例曰見前范甯注

纂例曰見前汪克寬纂疏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纂例陸淳曰凡魯君及大夫見殺但書薨卒不可斥言也他國公子纂大夫弑必書名志罪也稱國以弑目大臣也不書大夫言舉國也

謂曰易坤之初六履霜堅氷至而夫子文言謂臣子之惡其所由來者漸矣此聖人悼周之衰列國不稟天子之令其政衰替其臣暴橫以致君弑臣殺之事益王法不能正而辯之不早春秋之作不得不詳而貶之是以或稱人或稱名或稱國皆輕重其罪而追治之爾今州吁之弑而公穀止明其國氏之義發微因論其君爾左氏曰見前程伊川傳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纂例啖子曰古者有遇禮本制此禮恐忽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禮相見者亦書曰遇趙子曰簡禮而會曰遇穀梁云遇者志相得也按文直以所行之定名爾何用相得爲義乎公羊又云一君邀之假如實然忽以會禮相見豈得書遇哉

經社曰遇簡之也簡之何也古者天子立於上其臣莫敢不朝不聘退而修已之同好以是爲盡君臣之恩也周道衰禮典廢缺交爲盟會又簡其禮易其事若匹夫之道路相逢遇然曰遇簡之也是故春秋之所志者七內與外皆志之甚其法之不守而禍之所生也傳曰遇者何不期也夫簡其禮易其事遇之所志也非不期也又曰遇志相得也夫遇逢遇之稱聖人順辭而書之非爲相得不相得法也既曰不期又曰志相得自異也何休曰古者有遇禮夫上而君下而臣朝焉可也未有以簡略而爲之禮也

誥曰春秋書遇者七此爲之始按曲禮未及期相見曰遇此蓋諸侯因朝天子而有此不期相遇之禮也春秋之時法度之喪諸侯擅相會遇多矣然夫子所以詳而錄之者謂其非禮典之實而廢朝天子之正也是以何休言古以明所書之義而又諸儒皆以簡略言之然遇之事諸侯專之不可也今二國之君擅越境土而爲之是以自恣之端誠可謂甚其法之不可守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徹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伐鄭

折衷曰春秋內不討賊多矣苟有討者必諱之不討者而不書弒殺公子暈矣然聖人存魯諱如是曷以爲之貶歟既曰貶之而桓三年復書公子暈如齊逆女非以弒君貶不疑矣吁罪不罪於臣惡莫惡於弒君苟國能討則討之苟不能則諱之奚可以貶耶斯與莊三年溺會齊侯伐衛旨俱疾其專命而去氏明矣左氏得旨

集義曰見二年無駭師入極僖十年殺里克二論誥曰三傳之於經固非欲自相矛楯其說也將以釋聖人而顯暢其義後之人雖學博而傳之於經有未安者不可不討繹而詳之今暈帥師而左氏之傳有固請之文因解爲疾之也公穀又以與弒爲貶則折衷及啖趙不攻亦破矣至於後儒之說雖知以暈爲貶而未求之於論語之說此暈去氏蓋於二年無駭同而蔡衛稱人之義從此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並見前陸淳辯疑徹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徹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纂例陸淳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明無所累也公穀之云是也

誥曰論語季子然問仲尼曰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仲尼曰具臣矣又問曰然則從之者歟仲尼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言具臣雖從其主亦不與其大逆也是時季氏專政勢凌於君故夫子因其所問而疾言之其實皆悼末世之爲弒逆也春秋之時弒逆者衆

仲尼於魯論斥言而不與之在春秋之經豈得不加誅罪之義邪蓋深欲疾而討正之也故春秋討賊之事皆稱人而殺之言衆之所欲討聖筆之貶莫甚於此矣今州吁春弑至此殺之聖人之心其以爲緩也歟書月而言地所以謹臣子之慢穀梁詳之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繁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辯要詰忠篇曰外立君不書於春秋獨書衛人立晉者詰石碏之非也主書者詰石碏之非也主書者詰石碏也立君者由碏也夫

忠也何者專衛國之政者石碏也立君者由碏也夫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定社稷安國家當廢立之際聖人甚其筆焉非大純於忠者皆罪人也石碏殺州吁誠得討罪之義苟立其當立者則純於忠焉今立其不當立之君情可詰矣若曰立其當立者理之適然則恩之不我歸權之不我固也乃立其不當立者以賣君焉仲尼原其情而書之曰衛人立晉云則其罪著矣噫以此防民後世猶有貪立幼君以竊弄權柄者故曰詰石碏之非忠也啖氏以爲當時实當立者不賢石碏不得已而立晉以安社稷且衛宣禽獸之行烝於夷姜納伋之妻左氏載之詩人刺之賢者而若此乎晉悼公賢而兄無慧亦不得已而立者也經何不書晉人立周乎

索隱論曰立者見其不正不當立也曰人者言衛之人衆逆而立之非晉自纂而立也不曰入異乎齊小白之入也不曰某人立異乎尹氏立王子朝也蓋罪衛之臣子且見晉之不正也愚謂聖人制禮章章然著明嫡庶長幼之分者無他弭後世爭之之亂也孟子曰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蓋發明聖制禮防亂之心也使晉賢而石碏立之春秋猶當不與況晉淫亂之甚者乎如啖氏之論則石碏舍當立之君立不正始瀆典禮卒危宗社乃春秋之世亂臣之大者安得謂之忠義哉聖人不應不誅而書之也

新義曰立者歸入納之通義也

謂曰春秋諸侯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復歸者有稱之曰立矣且歸與入善惡之辭也皆其心自欲爲君非專在國人所逆爾今公子晉衛人逆之於邢

春秋不謂之歸與入而變文言立者不可以善惡之辭稱之也若以晉爲善則非晉之心實欲歸也若以晉爲惡則亦非晉之心欲入也無他焉立之在乎石碏矣故書之以譏專恣之甚且專執國政猶不可況專弒君立君乎然所以稱人立之者不與石碏之專也穀梁以晉爲賢而啖氏以碏爲忠辯要索隱所以論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微旨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通例曰陳列曰矢

旨要曰君行師從舉事必書以師旅之勤奉兒戲之樂故直書公矢魚以譏貶也矢者蓋陳其漁具公臨觀其取獲史文簡質之辭非陳衆魚以觀也公羊曰百金之魚公張之是以言其張網罟也

謂曰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如是則諸侯非民事不舉豈可以非常之事而親之哉今隱公不循出入之度而有觀魚之往左氏載僖伯之諫云山林川澤之實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隱公不能從之非禮可知矣夫以國君之大出入當有常式不可遍於其褻也隱公爲一國之主而

觀卑者之事聖筆所以詳而正之且春秋之時禮或少廢尙錄以示譏況非諸侯之事而往之者乎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繁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葬衛桓公

春秋書諸侯之葬將謹其僭偪之禮今衛桓十四月而葬不得五月之正也春秋謹其緩之之義推此可知

秋衛師入郕

公羊曰曷爲或言率師至書其重者也

箋義曰公羊雖有此言蓋魯史之舊例也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兵擅相攻伐師出無名伐不以罪則皆貶絕之雖秦吳之君不得稱師而比之夷狄是也雖晉楚之大夫不得稱其某帥師而稱人比之微者是也又所傳聞之世諸侯自將則書爵或貶稱人或稱師大夫則皆稱人言征伐自諸侯不自大夫故也唯內大夫書名何休所謂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

治外者也至文三年陽處父帥師伐楚始出主名譏自此政在大夫爾

譏曰春秋用兵君將不言帥師此傳例之可從也至於將尊師少將卑師衆之例亦不可用之以陰聖人之經矣今自入春秋用兵稱人至此稱某國師者其大夫帥其國之師歟且文公之前政不在大夫是故外大夫未有言某帥師見於經者惟魯不可言魯師故有無駭帥師之類然亦有去氏以示義矣且大夫帥之而必曰師者蓋稟其君之命非大夫固欲尊之

傳例謂將卑師衆之說是未原於五世之前大夫非實尊之故特言曰師猶曰某國之師爾所以征伐專出於諸侯非貶在於大夫也 說梁曰見前纂例 見前隱滔纂例

九月考仲子之宮

折衷曰凡諸侯之夫人薨寢殯廟赴同祔姑然後致新主於太廟斯周公之規制也惠公元妃孟子春秋前薨已致於廟仲子不得復致之隱公以手文之故成先君之意乃一以夫人禮備之第不致廟別致仲子之宮而公羊解之曰始祭仲子說梁又曰成之爲夫人也以是言而較之諸儒則仲子當爲桓公之母子之宮祭之苟惠公之母必致於廟安得謂之仲子焉且仲子亦破矣且仲子之

於惠公非夫人也故春秋不曰夫人而稱之仲子爾
隱公不當別立廟故因此考宮而書之以譏在隱公
也且聖人重嫡庶長幼之分不得不謹而錄之隱公
既立於此見其有授桓之心故爲其母立宮而考之
是不知長幼之分而啟篡亂之端矣故書以譏之

初獻六羽

摘微曰始踰常禮濫用樂故書初

箋義曰考宮獻羽本皆不書以仲子非夫人而立宮
故譏之雖立宮非正然公從衆仲之言不用八而用
六故言初獻六羽善其復正也

六故言初獻六羽善其復正也
辯要曰何以初爲譏也隱公既君矣桓公尚幼矣而
仲子桓之母也且未君者之母而考其宮以獻六佾
焉則啟桓之心知己之母貴矣知己之躬當世其位
矣是禍之微已芽於此及歷年滋久而隱不歸其政
然後讒人得以乘間而搆逆焉故仲尼於獻六羽變
文言初志禍之始也

本旨曰初獻六羽能復舊制故遂紀其事

集義曰明堂位曰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又曰命

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祭統曰賜之以重器朱
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先
儒又言魯以周公得祖文王以爲之廟然則魯之禮
樂得異於列國者止於二廟以周衰禮壞諸侯僭制
舞之佾列混而爲常此獻六羽而書者善隱之復正
也言初者猶曰往失之今乃復之爾二傳言僭諸公
恐非其旨左氏尸子之言於經爲近春秋存內諱之
體隱既復之後人雖亂之亦不應見於經也杜預見
後經無用八之文而魯有季氏八佾僭君之說因以
今隱公以衆仲之對乃用諸侯之禮而獻六羽亦嘉
其得禮制也而公穀皆謂譏僭其傳曰天子用八諸
公六而諸侯四按禮六廟唯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別
而其間不分公侯也廟數在禮不分羽數豈當獨異
二傳之失於是見矣然則杜注佾數亦失之矣八佾
六佾雖有等差而每八人不當降殺士既有廟下舞
登歌不可以二二四人分別兩列安禮治民逸者舞

行級短士有宗廟必有田邑治民之事以二人而爲
行級於義不足則士之二佾當用十六人是舞行之
次爾
新義曰隱立桓爲太子帥國人而奉之而桓齒尙稚
幼無有家國之心意未分兄弟之庶適至是考宮獻
羽是啟桓弒之漸也凡書初者盡一事之本末也
譏曰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馬融釋之曰天子八佾魯以周公故受王者
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僭於家廟而孔子譏之明堂
位又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樂則是魯於周公廟得
用八佾之舞矣然魯於周公之廟用之可也用於諸
公之廟不可也周衰禮壞而或僭用之今隱公始復
六羽而公穀又以爲僭是不知諸侯六佾之舞爲正
也左氏及諸儒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皆謂春秋所
書善隱公之復舊制矣而又不明六佾用於羣公則
可不可以用於仲子之宮也豈可謂善其復正而書
之乎譏有以啟桓也杜注見前杜預註左氏公羊穀
梁曰各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
例尸子曰見前穀梁傳

邾人鄭人伐宋
用兵之道古者不得已而用之春秋之世諸侯專之
不問乎得已不得已也聖人書之所以疾而惡之爾
今邾小而序於鄭上三傳皆以主兵而言之然聖人
必序主兵之國於先者亦有所示義也蓋主其用兵
者而譏之以首專伐之罪左氏見前何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
發
微

螟
劉歆曰倉諒貪利以生倮蟲之孽

諤曰穀民之司命也聖人重民之命將使無失其所
是以春秋之災異雖螟之爲害必詳而錄之此亦重
民命之至也俾人君能自警飭則物不爲災民得其
所矣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及注各見前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指掌碎玉曰僖伯名彄字子臧魯孝公之子也諸侯
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子之子不得祖
諸侯
箋義曰思禮謂葬加一等故曰之以志公善

總論曰若公羊必以不日爲遠日之爲近所傳聞異辭此皆傳聞之世何以日也則知公羊何休之說不足以爲例也又明矣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

譏曰春秋之時卿大夫世而專權怙政夫子書公子公孫以譏之也故益師之卒不日而穀梁以爲惡者以其非大夫之正命歟至此公子彊卒而書日以存正例者蓋大夫之卒有正有不正聖人起其義以施筆削之意不得不詳之以日爾何休所謂傳聞之世恩淺則於此不攻而自破也穀梁以爲隱不爲命大

夫則春秋之內大夫凡錄其事豈由爵命與不爵命乎左氏曰見前註見前杜預注公羊注見前何休註穀梁曰見前注見前范甯注

宋人伐鄭圍長葛

纂例啖子曰凡圍他國之邑皆斃其國

趙子曰伐國而圍邑皆書之不可偏遺也言其事輕重等故不偏舉之也公羊曰强也夫一邑之强亦何能爲而特書乎且圍長葛明年又書取若長葛能强何見取乎穀梁曰久也據春秋書伐國而言圍邑者凡四無有久師之義蓋見圍長葛明年書取以爲經年不解故云爾殊不知今年自圍明年自取耳

經社曰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志圍者四十三圍守而取之譏其有以盡民也然春秋之常伐國不言圍而問有以志之者兩重其罪也

譏曰春秋書圍者四十三伐國而言圍邑者四此爲其始且書之之法侵伐圍取皆有以輕重之者也伐國不言圍今兩書之惡之也如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之義而宋於此年圍之六年取之亦甚矣左氏公谷見前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新義曰春秋之際能存亡繼絕救災恤鄰諸侯之霸者隱公速暴不數渝盟約書鄭人來輸平者厚鄭之見幾而甚魯之亡信也

旨要曰渝變也變更前惡復爲和好者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是也公爲公子戰於狐壤爲鄭所執既而逃歸有怨於鄭會鄭伐宋公不果救而忿宋復善於鄭鄭來變惡修此平也

譏曰春秋內魯而立文以其假魯史而載行事矣至

若平之義自內曰及如定十年及齊平之類也自外曰來此年鄭人是也然輸平之文左氏經書曰渝蓋傳授不同而文或誤爾先儒謂之絕其成者以釋渝爲變故也公穀雖以爲輸而又以墮成言之斯亦未達其義且春秋諸侯或渝變不睦則必起侵伐以爻忿豈繫得使人絕哉然則輸者屈已之辭也今質以上下之經而詳之則五年有鄫會四國伐鄭之怨八年有歸祊易田之事是則此年鄭欲輸已爲平所以釋前怨而起易田之好明矣故發微謂之輸誠也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微旨陸淳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復尊王發微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諸侯擅相爲盟元年書邾儀父始公出會義見二年左氏曰及注並見前范註見前范甯注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纂例曰去年云伐鄭圍長葛故此不重言鄭從省文也

規過曰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今長葛不繫鄭則爲大都也

箋義曰書取言易也今圍長葛更年乃得之非易也然以易辭稱之者惡宋既伐鄭又圍其邑更年而取之疾其不仁之甚矣

經社曰取者二十一不正其特已之暴易取人之有而爲已之有也

本旨曰用兵而有之在國曰滅在邑曰取乃記事之宜爾安有易不易乎

諤曰天子析土以封諸侯諸侯不可得以相與況以兵取之者乎今宋既伐鄭而圍之今又取其邑暴師勞民其惡可知矣春秋書之亦以誌其甚焉傳例以取爲易辭則此於前年伐之今冬而後獲取之亦不可以爲易也是則言取者通例所謂非義之取爾注見前社預注公羊穀梁傳註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之言不徒然而發也蓋以憫周衰而賢女之行無復見矣是故春

秋之文詳錄內女所以明夫婦之大人倫之本也不
可不謹而書之以爲後世之懲戒也然春秋內女嫁
爲夫人則書之今叔姬滕也春秋之法賤卑賤不書
此書之者聖人以叔姬歸鄫爲不正故於此起其文
爾左氏注見前杜預註公羊註見何休註穀
梁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滕侯卒

折衷曰諸侯生而不名重其爵也死而名之紀其終
也春秋之常也其有死而不名者聖人特有其旨禮
經曰同盟則稱名薨則赴以名不然則否未同盟不

名之如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有同盟而不赴以名亦
不名之如隱八年宿男卒未同盟而赴以名亦名之
如陳侯鮑卒苟微國不名則邾子許男何以名苟曰
狄道則吳子楚子何以名斯左氏得其旨

劉絢曰凡土功皆當以農隙之時若有難亦有
非時城者非得已也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說
非凡城國之急也但問時否不應一切是譏又曰凡
興作必書上民力也觀其時而是非昭矣

折衷曰凡土功人事之大者也得其時則書以正之
不則刺之改作則書以戒之奢大則書以懲之斯城
中丘非改作也明奢大也斯夏而書之不時明矣且
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蓋秋務畢冬可用也是以
春新廐夏城郎書不時也冬城防城鄆書時也斯夏

書不時左得其旨

總論曰左氏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謂功興作也十二月爲正過與不及皆爲不時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何哉設若昏君驕主不愛民力窮極土木內崇宮室外廣城邑謂之得時此其可乎若如左氏之說則是孔子止以其興作不時而書之爾聖人揭王法誅僭亂之旨從何而出哉然而所書土功惟十二月者爲得其時而皆不務其德傷財害民莫逃聖筆之所誅也況

過與不及其時者乎僭侈非制者乎

譏曰孟子曰佚道使民民勞而無怨春秋之世征伐四出民苦不暇至於工築之事亦靡有息大子書之者其愛民之深旨乎若夫不脩德而務興作傷財害民之本也今隱公城中邑而左氏謂之不時則聖人所譏之旨隘矣且末世勞民之甚豈問乎時與不時哉春秋書城及築凡二十九是皆不重民力而務興作也詳而錄之皆所以謹戒而過僭忒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指掌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纂例啖子曰聘者致君命也主人受之於廟重禮也趙子曰禮以通好曰聘公羊曰大夫來曰聘按大夫以他事來者多矣不可悉云聘也

旨要曰此經左氏無明解而公羊謂稱弟母弟也穀梁云貴而稱母弟以異於凡庶二傳足以明之

譏曰周禮之制諸侯歲有一見者或有至三歲五歲而見者此朝天子之正也不朝之歲則使其臣執圭而聘焉春秋之時諸侯聘天子之禮壞而不脩大小

之國相聘而已是以外大夫來聘於魯者二十有五凡書之皆譏也所以稱其君之使者著諸侯之擅相行聘也至於稱弟亦譏之也是時諸侯恣橫聘問不一或使大夫或使其弟不循禮之所在故明書以示譏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指掌曰見前正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公伐邾

箋義曰邾爲宋伐鄭鄭爲邾伐宋宋來告命公距之鄭人又來告絕今宋復與鄭盟故公懼而伐邾欲以求宋然公懼宋而伐邾不正故書以示譏

譏曰春秋書公伐之事於此始見於經且諸侯擅相征伐譏之可知也於此又見盟之不足相信矣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盟之無益適足以長亂也誠哉是言按公於元年爲菟之盟至此而不顧其信以兵伐人之國不待貶而貶自著也左氏曰及注見前辯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纂例啖子曰周禮云天子時聘結諸侯之好人君亦有聘士之禮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當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折衷曰凡貶諸侯上降稱人紬其爵而已春秋記事之書在諸國名之以爲記事之綱領苟易衞曰戎則何以別眞戎以楚丘衞地因謂貶而戎何也且鄭伯怨王而執伯服齊侯怒而執單伯春秋又不戎之也苟謂大執而言伐且凡書執或因盟會如齊人執鄭詹或因誘致如宋執祭仲或因朝聘如晉人執季孫行父也未有攻伐於路而言執也左氏爲得繁露王道云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也

規過曰以歸者執也杜何云以歸非執也

譏曰周禮間問以諗諸侯之志謂天子間歲一問存省之屬此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東遷之後禮籍虧廢諸侯不朝於天子天子下聘之事亦從而不講是

指掌釋曰杜言以歸以彼隨己而已非因執之辭也穀梁云以歸猶愈於執明直言以歸者皆非執也劉云以歸者皆執非也

箋義曰楚丘衛地不繫之衛者戎伐天子之使衛不赴難故沒之以示責之深耳

旨要曰春秋有文同事異義例不明者後人參於三傳而隨文解之耳今戎伐凡伯以歸杜云非執也且伐而以歸庸非執乎然則諸言執者或因會盟誘致用機特執之也伐而以歸何必言執乎而穀梁謂以伐天子之使者斯侵伐曰起未嘗驅正戎狄而使有伐天子之使之存焉故同邦國之例凡伯之使雖卿行旅從故未可與國同文也其爲大天子之使明矣諸侯執諸侯伯討不正者猶不免於譏貶言伐言以歸示見其惡之甚也穀梁見地稱楚丘而有戎衛之說此於左氏書齊豹爲盜之傳則近矣且豹之殺縶以爲求名衛非求名以伐天子之使也伐而不言衛不亦爲掩衛之大惡乎聖人褒貶必不然矣

諤曰戎狄有王者則後至中國衰則先叛蓋不知禮法而與禽獸別者無幾也是以王者不治之而春秋外之東遷之後錯居中國方伯連率之職不修而攘正之功未見也故春秋以諸侯無王而追治之於此又見諸侯尊周室之心蔑云耳且范甯之說天子之使過於諸侯禮之猶懼不恭今凡伯聘魯至楚丘而戎伐之此夫子之心亦有以憫之也是時諸侯用兵侵伐日起未嘗驅正戎狄而使有伐天子之使者斯而不知責在當時之諸侯也且書楚丘者譏衛明矣先儒又以衛不赴難言之且凡伯過衛之境衛不嘗使及於難豈僕其難而後赴耶況又不赴矣夫子詳而錄之譏在諸侯而貶甚於衛也穀梁又以戎爲衛折衷攻之焉言以歸則甚矣杜注見前杜預註何註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辯疑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春秋書遇內與外皆書之四年書公及宋公遇于清

所以起內之爲遇也此年書宋衛亦以見外之所遇矣諸侯尊忘上無尊王之心不循禮法之正凡書皆譏之也餘義見四年 左氏穀梁見前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纂例趙子曰歸者來致之辭田邑先祖所命於天子者也而以子人之者也而以與人其罪著矣又曰我入祊義與歸入之入不同

入同言不當入也與用兵之入不同

微旨趙氏云邑者先祖所命於天子者也而以子人之其罪著矣

摘微曰歸祊又書入又婉其文爲璧假許田聖人責其廢祖宗之祭以貪利相假易故鄭重其辭也

箋義曰鄭伯使宛歸祊亦猶楚子使椒秦伯使術吳子使札來聘之類蓋惡鄭伯不當以祊易許田故去其卿之族使若許夷狄不一而足者辭同而異義

旨要曰春秋之旨刺譏微婉同歸大義者也易祊主於鄭伯故不可不貶其使若貶之則不得云鄭伯使人亦不得云鄭人今去其族亦同內卿之貶乎春秋內卿貶則去族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春秋於此起諸侯正卒之文書卒義見三年 杜預曰見前 預註穀梁曰見前

辛亥宿男卒

見七年滕侯卒義 左氏註見前杜預註公羊註見前何休註穀梁曰見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春秋書三國爲盟此爲之始是以穀梁謂書日而謹之也自此之後諸侯互相專盟益甚夫子詳而錄之將撥亂而反之正矣且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正也周衰諸侯不明王爵之大小而以强弱爲先後聖人於是序而正之若如元凱之說則是不明春秋所書出於聖人之筆所以序而正也實非當時諸侯之所尊爾是以范甯云宋序齊上王爵也左氏穀梁傳注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葬蔡宣公

春秋書諸侯之葬將謹其僭偪之禮今蔡宣三月而葬亦不得五月之正也春秋謹其偪之之義推此可知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經冠曰春秋微國大夫不名浮來之盟稱莒人莒之大夫也不名稱人是其常非貶也且卿不得會公侯如會則當貶爾今莒卿既小直是公於盟於褒貶無所嫌也

譏曰甚哉禮籍壞而不行也久矣周衰而諸侯專盟此爲之始是以穀梁謂書日而謹之也自此之後諸侯互相專盟益甚夫子詳而錄之將撥亂而反之正矣且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正也周衰諸侯不明王爵之大小而以强弱爲先後聖人於是序而正之若如元凱之說則是不明春秋所書出於聖人之筆所以序而正也實非當時諸侯之所尊爾是以范甯云宋序齊上王爵也左氏穀梁傳注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曰見前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集義見二年入極下

譏曰古者諸侯之國卿大夫必有由天子之命而命之者也周衰列國大夫不復命於天子公孫且讒魯國之公子公孫世世爲卿大夫矣然而卿大夫之中有以氏而稱之者臧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季氏也晉有狐趙荀卻欒范之氏齊有國氏高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諸侯專命之氏矣春秋

於文公之前諸侯之大夫未有書其氏於經者以政
不在大夫而自諸侯出也故內大夫聘會及卒可以
書公子公孫未可以氏稱之者不與諸侯專命之事
也此展無駭據傳而貶之則公子展之孫而謂之展
氏也卒而春秋不錄其專命之氏因之以示義焉然
自文公之後內外大夫會盟及內大夫卒皆以氏稱
之者以政在大夫故也無駭之去氏於此詳而錄之
因以見聖人筆削之義明年挾卒亦其類也左氏公
傳曰各見前發微曰
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摘微曰南季來聘春接天子之事故不書王者史例
非貶
謝曰入春秋之經未嘗有諸侯朝天子者而天王於
七年使凡伯聘魯今又復使南季之來是皆非周禮
天子使臣於諸侯之實也書之以志周室微弱諸侯
不朝而天子反下聘之爾穀梁又謂聘諸侯非正者
斯不明諸侯聘天子天子聘諸侯皆有常制而周衰
失其正也摘微以書王言之是又不以例時爲義耳

穀梁傳註
並見前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劉歆曰大雨震電三月癸酉春分後一日是震電時
大雨雪常寒之罰也
謝曰春秋之書災異由皇不極而大中之道不行矣
是時禮廢政壞君臣上下綱紀紊失災異之所以出
者陰陽不調四時錯謬之所致也今雨電既不當作
又雨雪亦不可復降皆爲異可知爾三傳惟穀梁詳

公羊穀梁左氏傳注各見前
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挾卒
纂例義同
無駭
折衷曰凡爵未至大夫則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
列則大夫矣其有褒者則書字以嘉之如閔元年季
子來歸有貶則去氏以罪之如隱四年翬帥師己賜
族如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未賜族如隱八年無駭
卒書挾卒與無駭同也皆未賜族矣苟曰未命又曰
不爵當隱之世書隱之事曰未命則皆不爲

大夫既未爲則謂之微者曷列於春秋而卒也斯左氏得其旨同無駭義見上左氏傳注各見前

夏城郎

書城邑二十四隱公七年城中丘爲之始左氏曰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纂例趙子曰凡相見於外曰會凡會遇諸侯之事也

春秋之代多自相會

謂曰會者會於外而不盟爾春秋書隱公出會者四

詳內以見諸侯之擅也書會義見二年左氏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辯疑曰見前

陸淳辯疑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春秋書征伐會盟皆以時而例之其有不正者則變文以示義且隱公出會皆以正例書時而此月者何氏解爲危公而未盡所危之旨取范說以釋之謂隱公不悟天譴故危之耳左氏傳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簽義曰王命鄭伯伐宋鄭盟齊魯以爲師期既而暈先帥師會二國之君專進無君故貶之去氏齊侯鄭伯本與魯侯盟而伐宋今暈先來不當與會故貶稱人爾左氏明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而杜氏曲說使微者非也

旨要曰公子暈字羽父今去族而名之貶也公子非族去其公子例與去族同也

謂曰春秋諸侯侵伐稱人以惡之此又起其交也暈以大夫專伐而去氏上所明矣左氏之傳前年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於防春又會於中丘爲師之期則暈必得公之命而率師矣安可謂專進而疾之耶蓋暈雖有公命而大夫專伐之罪不可不貶也公羊及范注又以爲隱之罪人且聖人原情定罪豈將貶於未弒之前乎亦不然矣至於稱人之義杜氏以微者解之斯不明此諸侯用兵稱人之例也左氏公羊傳各見前范注見前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折衷曰十年書公會齊侯於防以伐宋復會於中丘

蓋尋九年之會謀伐宋至是敗宋師齊鄭後公獨敗之鄭伯後至取二邑以其乘公之勝不爲已功乃歸於我聖人嘉鄭推功但書魯取以成鄭志春秋取邑不書日此書日者蓋聯上之壬戌上既書日下苟曰取郜則是壬戌取之何以別也凡取邑苟不合義雖十年一取亦不可苟合義一日取十邑誰曰不然豈有一取再取之甚也

箋義曰鄭入郜防歸之於魯而經書魯取者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故以自取爲文所以惡魯

集義曰左氏見此年春有中丘之會夏有鼜會齊鄭之交此獨言公敗宋師故於取郜取防之傳皆以鄭師入而歸於我以會於經且夫子作經非意後之有傳也文雖微隱必開義例使人以意而求之經之外事不書其主者惟伯者之事或有之餘則皆繫乎國也設謂宋之二邑自鄭取之而歸我宜若宛來歸祊齊來歸讁之文也經書辛未辛巳者非二傳所謂日月爲例也欲見其主戊敗之辛未辛巳又取之是譏內之未逾月而三加兵於宋也公穀之說似爲得旨

纂例凡魯勝則曰敗某師

謂曰春秋書敗某師自內勝之也書取邑惡之也今魯於夏鼜師師會二國伐宋公又以兵敗之不可也復取其二邑甚之矣是以聖人詳錄而謹之以日也左氏又生經外之文以爲鄭取是則聖人之經苟以鄭取爲魯取則何以正筆削之實而定取邑之譏耶故發微論之而集義取公穀之說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曰

見前孫復

尊王發微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箋義曰三國稱人蓋亦貶之爾

集義曰經上書宋人衛人入鄭次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是宋衛之師既結怨于鄭而後加兵於戴也蔡雖不與於入鄭其從宋衛亦宋衛之同惡也戴雖不親於鄭其皆見伐亦鄭之同於所嫉也然則其下書鄭伯伐取之者其不謂報役於三國之師而反謂之伐戴耶公穀失之矣鄭稱伯君將也言伐聲其罪之辭也伐而言取之其以宋蔡衛之恃其衆而無成乎

譏曰春秋書人書爵其有以正筆削而輕重之也且
春秋諸侯用兵稱人今此宋衛蔡稱人而鄭稱爵誠
可疑也公穀又以謂鄭伯因三國之力而取戴矣諸
儒雖或從之而左氏之文載之又異且左傳謂鄭師
在郊而宋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是三國之兵同伐
戴也又曰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是三國之兵在
戴而鄭伯伐取之也又云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
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此左氏明鄭取三師之所
由也以此言之鄭伯稱爵者蓋加貶於三國而出鄭
伯也三國以兵入人之國而又貪暴以伐戴其惡甚
矣鄭伯乘其不和而伐取之故出其爵而著三國之
貶甚也辯疑乃以鄭之兵力不能悉取而不從左氏
之事蓋傳之矛楯於經者多矣故集義引經而破二

傳之說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趙子曰見前
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箋義曰鄭討宋雖以王命然會齊魯起兵踰年既敗
宋師取其二邑可復命天子矣復遷戮不已率齊入
邾故人之以示貶穀梁以爲惡入得其旨

譏曰左氏雖曰討違王命而齊鄭以兵入人之國亦
不可也故從書人之貶左氏穀梁傳各見前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通例曰禮見於庭曰朝若不能行朝禮則但書來世
子而用朝禮則書以示譏
纂例啖子曰人君相見曰朝使使致問曰聘此皆受
之於廟以重禮也他國來魯朝聘皆書云朝以朝禮
相見也聘問也魯君及卿往他國則曰如如往也
趙子曰朝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埸之禮故王者不

絕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於黨仇矣皆國之大事故
君子志之其邪正則存乎其文
又曰按春秋諸侯不事天子自以彊弱相制豈有考
禮修德之事也
譏曰周禮諸侯歲相問也世相朝也此言父子繼立
然後有相朝之事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春秋之世朝聘之禮去其籍而不得其正凡列國相
朝相聘但以彊弱而爲之豈考禮修德爲恩好之實
耶凡書之皆譏也公穀之解以相朝爲正而不知其

壞禮之不正矣何氏又以託隱公受命而言之噫春秋假魯史而作舉天下一斷之於公豈特以受命言之指掌碎玉曰見前孔穎達正義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箋義曰公羊穀梁皆書月左氏經時而不月按隱行有危當月故從二家之文不同者皆倣此

經社曰隱之出十皆不至隱志讓於桓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謂曰隱公之會自十年之後而書月范氏所謂危之

也然而出會之事皆不書至者以其有授桓之心非繼世嗣位之道舉失其政故略其所以告廟左氏傳注並見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春秋諸侯侵伐稱人而此稱爵者左氏但解伐許之由而不明所書之旨且公及齊鄭以兵入人之國又使大夫守之其惡可知矣然而目其爵者豈無旨哉且春秋書公及者自內主之也今公夏先與鄭伯爲會而此以兵及之是公主欲伐許也故不可不出公

而主譏之既出而齊鄭稱人則後世學春秋者必以公及大夫與微者也故夫子不得不變文以目其爵所以鉤其譏之之義然則譏之之意在乎書入而不在乎稱爵也穀梁所謂日入惡入也左氏以鄭爲有禮而趙子攻之亦破矣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折衷曰凡十一公薨三子卒唯隱閔與三子不書葬夫國君始有卽位終有葬是吉凶之大典桓雖篡弑不與赤皆以先君未葬而遇其弑不可備成君之禮故不書葬也桓拉於齊魯人以賊在齊襄我力不能以致討請除彭生則書葬之者賊討也隱閔以賊不討故不書葬也公穀得其旨

集義取陳岳論

本旨曰公薨而不曰於寫氏夫子問匿其僵尸見殺之處以爲異於平常疾卒焉耳若書曰公薨於寫氏桓罪之罪非徒不討後世亦無由識之矣

謂曰春秋自隱至定皆書公薨所以志其始終也然書其地以詳其事錄其葬以謹臣子之道今隱公不地亦不書葬公穀及諸儒解之見隱不自正以取篡試之禍也葬不書者以懲臣子之惡且以譏侯國紀壞廢如此之甚

春秋會義卷一終

春秋會義卷二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桓公

桓公惠公娶於宋女所生之子也史記世家母仲子者惠公生隱公而登之爲夫人生桓公以爲太子及惠公卒隱公立十一年而公子翬諂隱公請弒子允公不從翬遂弒之而立子允是爲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折衷曰凡書王皆周之班歷或失不班歷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歷而書王并正去之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歷而

書王雖無事亦空書正月以紀之謂王既書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下謂桓簒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

摘微曰春秋書王以尊周桓罪惡之人弒兄而立不以正始卽位乎亂而受賂又與戎盟若無上然故桓不書王其首末之年復書王者明天子之正朔非臣下之可專故聖人但存首末而已

箋義曰春秋以天子不能誅桓故元年書王以王法治之爾若桓公之惡斯又無王之甚者故再以王法治之爾若桓公之惡上有明天子豈容十年稽其誅乎又以天下之大不可十年曠而無王故於彼書王以示義十八年則范甯言之審矣

總論曰春秋之法唯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所以端本也

集義曰十二公不書卽位者有四隱以讓莊閔僖以繼故也桓宣亦繼故而言卽位公羊謂之如其意穀梁謂之與聞乎弒筆削之旨盡於是矣杜預又但以

桓公篡立用常禮而卽位而史亦書之意其以春秋爲簿錄乎且夫禮莫大於正君臣刑莫先於誅亂賊夫子雖用策書以作經然事繫升繼而史用常文者必改作舊義例使桓宣不行卽位之禮而史不書之以正始卽位乎亂而受賂又與戎盟若無上然故桓夫子亦從而不加之則其與莊閔僖不忍言乎卽位者無以爲異復何褒貶之有焉

經社曰繼弒而卽位之是正之變也

本旨曰夫爲天下國家所以建極立本者亦何事哉仁與義而已矣仁者愛物親親爲大義者成物尊君治之二年有王者弒君之後易枋田成宋氓取邾鼎

爲大故孟子稱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夫不忍卽位乃情痛於中而禮絕於外也聖人志在
張爲後世法故每逢繼弒而立皆特書曰王正月而
下無事所以明其本意篤名教焉惟桓宣二君同規
逆臣盜據南面躬行卽位之禮利在君親之滅春秋
因錄其實以昭姦亂善惡懲勸皎然殊塗惠案在張下有脫字
新義曰董狐南史直書趙盾崔杼之惡孔子以爲良
史春秋錄已往之事假空文以爲萬世王道權衡於
魯獨有隱諱之說其間不書卽位各隨事義以爲法

此乃仲尼新意聖筆獨斷不可與舊史義例同
謂曰夫子作春秋十二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
書王凡書王必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此春秋之正文
也然而元年必書王者春秋以王道託於魯史舉天
下而追治之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穀梁之傳以書
王爲治桓是不明聖人元年書王之大旨也且桓
公之篡立夫子譏之不在元年書王之文而在三年不
書王而書月爾是則書王之義元年不可不書之書
之不爲治桓明矣是以總論詳明之
春秋五始之義起於元年而隱桓卽位之文固有削
筆也夫隱之於惠父子也而隱不卽正之桓之於隱
兄弟也而欲與繼之夫子所以不書隱之卽位而錄
桓之卽位此聖人悼之之意也且隱桓之亂雖然惠
公之邪志矣若隱公者已旣立而有授桓之心適足
以啓之也桓公者已則不正而與弒隱之惡實所以
篡之也此卽位之文所以錄與不錄爾不書之所以
見隱授之爲非書之所以譏桓篡之爲惡是皆以不
正之辭加之也穀梁傳注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纂
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出會之事春秋詳錄多矣然例皆以時今桓書月者
取何范之注
繁露王道篇云鄭魯易地諱易言假
胡氏論曰夫鄭之歸祊不記泰山於文猶順魯之易
許不記周公於文爲逆逆順之間文義必變故祊入
魯面言歸許歸鄭而言假因魯鄭會垂之禮就玉帛
交贊之儀假玉以易田飾辭以藉口謂若璧假改逆

從順也璧非鄭獻許實祊易魯國之史也以璧假田
去逆故順孔子之經也傳當云鄭人請復周公之祀
易祊田三月鄭伯取我許田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
爲周公祊故也如此則易祊爲魯事取許爲鄭文璧
假許田聖人之旨也而左氏以經爲傳傳有失實之
言杜預以魯爲文文有誣告之咎垂之後世豈不妄
哉

箋義曰魯祀周公稱太廟後世立別廟於許田非正
也許田去魯甚遠每歲公不可親往當使大夫祀之

失禮尤甚夫子書祊許之事正以擅易天子之地而
且譏其朝祭並廢也然國惡當諱故於祊稱歸而許
田稱假也左氏以爲周公祊故非也

春書其會此復錄其盟者以志諸侯專恣之甚也且
弟於鄭故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今鄭欲以二國各
會以易天子之田矣而盟以結成之其惡可知矣左
從所近乃以祊邑來易許田使魯廢其先祀鄭棄其
王命臣子之道各違名教故史諱國惡謂之璧假若

穀梁曰各見前箋義
日見前注克寬纂疏

秋大水

不允有其地然諸侯相見有執圭璧將命之理故以
繁露精華篇云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
之所起也故怒焉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

尊也日蝕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

仲舒曰桓殺兄民臣痛隱而賤桓之應

劉向曰庶徵恒雨之應

謚曰春秋書大水者九蓋水五行之本也羣人飭正其道則水得其性今既爲災由五行錯繆而皇不極故發微論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

何休曰二年有王見始也不就元年見始者末無王也不言即位故有無王之論

也正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云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

總論曰穀梁果以二年書王爲正與夷之卒則莊僖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此正何人之卒也休但見年之不書王稱元年見始通三統之說非也而不解經之書月之義且二年未見其罪者以宋督弑君而魯受其賂折衷曰春秋書宋萬里克宋督及其大夫其文同其旨異公穀釋謂及爲累謂先君後臣爲書尊及卑斯

年正曹伯十八年終治桓也是穀梁與先儒之說皆然也

箋義見元年

謚曰先儒以桓公不奉王法而卽位故有無王之論蓋聖人異其文在書月而不書王也夫子不於此年託文而復書王正月者蓋以宋督弑君而魯受其賂弑逆之人比周爲惡不可不存王以誅之此穀梁之說近之也何休又以爲見始則其言通三統不可從也若以爲未見其罪則成宋亂取鄧鼎非其罪耶若謂再以王法治桓則夫子貶桓不在此年書王而在二年之書月爾今所疑者夫子不於此年託文也然穀梁之說雖近而又不明者此年書王謂存王法以待天下之有誅桓也故不託文於此

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折衷曰春秋書宋萬里克宋督及其大夫其文同其旨異公穀釋謂及爲累謂先君後臣爲書尊及卑斯於宋萬里克傳釋之則得其實於宋督傳未見其旨彼二人志本弑君既弑而及其臣也此督因目逆

孔父之室而殺孔父本無弒君之意洎公怒督懼而弒之聖人以其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君後書殺孔父斯及則并也非累之及也斯左氏得其旨

指掌正義曰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則可也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爲文也傳謂督有無君之心先書弒君者君人執柄人臣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於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不論今按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見其先有輕君之心著不義之極故也

在心人矣非爲公怒始興毒害先書弒君後書孔父

規過曰公羊穀梁及先儒皆善孔父而書字則父是字非名也杜何以言父是名非字也

索隱論曰春秋之法兩下相殺者不書又賊弒其君從而殺其卿大夫者不可勝道未有變文書之曰及其大夫某者惟是三人忠而被難毅然得爲臣之節故聖人賢而書之也曰然則字孔父名牧息何也曰深哉聖人之心人臣進退之極致春秋取舍之精義於此焉盡之矣若孔父者立殤公之朝君無大惡義不可去正色捍患從君而死爲君之大節事君之至忠盡於是矣書而字之所以勸萬世之爲人臣者也

本旨曰春秋殉君難死而名著於經三人而已左氏見孔父仇牧荀息各書名意以爲貶遂委曲尋其罪狀云孔父爲司馬令宋殤公立十年而十一戰又失檢御於其閨門荀息許獻公竭股肱之力不濟則繼之以死爲斯言之玷至仇牧別無瑕隙可議亦闕而不論今按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若齊高子來盟季子來歸變文以發之也若以國皆臣子而獨死君難復安疑其不合乎故但書名從可知爾

集義曰仇牧荀息皆無罪而名也又昭二十年書盜殺衛侯之兄縶殺若稱盜則縶非有罪而名也三傳言孔父之死文皆不同此固不得而諱也而公穀以孔父爲字杜預以孔父爲名者亦非褒貶例也且國君見弒與卒尚書其名以正其終蓋禮經之常也此上書與夷不爲惡其可謂孔父之名爲貶乎杜氏所

釋不足取穀梁謂之祖諱不亦遠乎

旨要曰今據左氏稱宋督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弒君以及孔父意以孔父無罪從君爲例也若孔父有罪則當書宋督殺其大夫孔父遂弒其君爾然人名不當獨稱曰父若林父行父之類是也公穀以父爲字近之爾又按莊十一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無德可稱故名之孔父以寃見誣故字之其不宜名也

譏曰春秋詳錄弒君及其大夫者三孔父仇牧荀息

也且及之之義穀梁以爲及卑而公羊以爲累也左氏各傳其事而獨於此釋宋督爲無君皆其義矣公羊又以孔父仇牧荀息爲賢則彼雖無過亦不可謂有罪賢也杜注謂書名罪之則此二人者亦不可謂有罪矣若此之言蓋拘以此孔父爲名爲字之說也然則春秋所譏在乎書及其大夫而穀梁解書字之意也此言及者懲弒者之惡而孔父先君而殺爾左氏公日各見前纂例陸淳辯疑見前胡氏日見前胡安國傳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滕子來朝

滕侯爵也今稱子者從發微之論杜注見前杜預注疑胡氏日見前胡安國傳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纂例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也以病內也

折衷曰春秋之旨外國君大夫升納文多曲意存內諱也凡盟會之例書公會某侯則公不與謀也書及某侯則公與謀也斯會雖不與謀亦同成宋亂也所以書成宋亂者見諸侯之本志也諸侯本志帥師豈曰成其亂必欲平其亂矣是以聖人書諸侯之本志

旣爲賂立華氏不能討弒君之賊而平其亂公復納其大鼎聖人內諱不能直致其文乃聯書曰取郜大鼎納于太廟則聖人曲合其意而譏之左氏得其旨胡氏曰孔父者仲尼之祖也華督者殺祖之賊也魯桓者弒兄之人也春秋者撥亂之書也魯合三國欲討于宋先會于稷不能致討是成亂也成者讀如三年有成之成成就也凡會不書而此書者盡而不汙也

譏曰春秋之書盟會雖有以正王爵而錄之者也其

實譏末世諸侯不以禮之正而專恣乎所爲矣至若會而書其事者其以甚之哉今宋督弑與夷同惡也桓公以三國會之卒取其賂蓋已不正而親比人之不正也穆之會其貶固已甚矣公羊又以爲諱惡異辭則聖人於春秋苟實諱而私之則不足以公萬世矣儻以成爲平則桓公以惡治惡耳且宋督之罪大而四國不能討之會以取賂聖人出其文而曰成宋亂此穀梁所謂以不成事之辭加之猶曰三國戍就之成爾左公穀江熙徐邈辯疑攷旨發微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甲納于太廟

纂例曰非禮也三傳同

摘微曰取鼎已甚又納諸廟取賂器以黷神罪莫大也

通例曰非義曰取

本旨曰桓篡兄而立罪逆暴揚持此賣人動成倒置宋督弑君專國理宜見討然用蹻誅跖乾云其稱卒於穆之會成亂受賂汙及夷等故書云云明同惡相得有靦面目受賊重器薦於鬼神非諱可蓋也

誖曰禮魯世世祀周公以魯之立太廟故也周公之於魯祭之以禮也桓公周公之後而篡立非所以嗣先祖之道也今會穆之後取賂以納之周公廟其不愧於先祖乎噫使桓公有愧先祖之心則不篡隱矣既篡而立以納鼎爲事神之道適足以瀆之也夫以弑逆而受弑逆之賂不可也況受而納之廟乎且桓公以爲無周公則可若以爲有周公而納之則庸暗之不若爾左公穀發微

秋七月杞侯來朝

箋義曰月者惡杞侯之不敬也

誖曰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蓋夫子以二國之君文章賢才雖王者之後而不可徵之故自入春秋之經書宋國之事齒同於列國不以二王之後待之者其文獻之不足也杞之一國未嘗載其所以行事而隱公四年書其來朝降其爵且杞公爵而謂之侯者先儒雖以朝弑逆爲貶而未盡聖人不足徵之本意也公穀以杞爲紀蓋誤文左氏公羊穀梁

日各見前發微曰見
前孫復尊王發微
蔡侯鄭伯會于鄧
春秋外相會亦書之者末世諸侯爲會擴禮之正是
以雖在外亦詳而錄之左氏公羊
曰各見前
九月入杞
春秋之法原於人而加之筆削也是必求之於可以
然之域與不可以然之域也桓公篡立諸侯莫有討
之者杞卽朝之雖或不恭而桓公豈可以不正之已
而責於人乎今桓公以兵入杞甚不可與也且已不

爲人所討而反以兵入人之國是在不可以然之域
矣春秋削不言公以著貶不與公之入杞左氏穀梁
發微曰見前孫
復尊王發微
公及戎盟于唐
譏曰傳例公盟例曰此不曰者何休釋之而意有未
盡蓋桓內簒而立外盟于戎其惡已甚何信之有故
弑賊也不君之於桓可也於萬世之主不可也故擇

其甚危者而至之伸臣子之禮也此言公至自唐重
其以中國之君而與夷狄相好危之也
譏曰春秋公行書至者凡八十二且會盟之出數自
曾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春秋公行一百七十有六
書之者八十二爾穀梁謂惡事不致則無用見公之
惡者誠然矣公羊以經有致會致伐之異故有得意
不得意之說經之會盟與師役皆以會致多矣其間
以伐致者或上無公會之文但以事實而書之如僖
二十六年公至自伐齊是也或克勝彊國大于會但
舉其重而書之如僖四年公至自伐楚是也至於二
十八年踐土之會公一會諸侯再朝王所卒以圍許
致者蓋公出疆彌年非禮之制故順內諱以近事言

相擅隱既以讓不正而畧其至桓篡立而反至之者
爲之甚也元年二年與諸侯會猶可不至今交與戎
狄不可也故臣子殆其往而喜其反左氏曰見前何休曰見前何休
詳公羊穀梁曰各見前釋例見前杜預釋例辯
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年春正月
規過曰杜謂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
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
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杜安知不書王
無闕文

指掌釋曰經不書王若是闕文不應公之內十四並
闕也
箋義曰隱莊而下十一公之年事有例時者凡九十
五年獨書春而不書正月然未有月承於春而不書
王者唯桓之十八年內一年書春四年書王正月然
有起文其餘十三年書春正月春二月春三月而不
書王焉故穀梁子暨何休之徒謂桓無王者以此也
杜氏不達此旨而謂王不班歷故不書王若如杜言
何十一公之世王皆班歷而桓十三年輒不班之耶
按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至兩閏又
亥十二年十二月鉞杜云季孫未卽改正如杜所注
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斯亦足見書王非由
班歷之一端也
總論曰王者班正朔則諸侯奉而行之故春秋之年
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也春秋之年書月則
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者明此正朔王之所班非諸
侯可得自出也桓公之年書月而不書王者十三其
何也曰桓之年書月而不書王者以著桓弑隱自立
之罪也諸侯無自立之道必受國于天子桓弑隱自
立不由天子之命故書月而不書王也書月而不書
王者明此正朔桓之自出非王所班也二年未見其
罪者以宋督弑其君非桓之事故三年因其出會齊
始見其罪焉
辯要曰桓無王雖書王者四王法所不容也明王在
上安有弑其君者三年不誅也故元年二年書王以
王法追正其罪也三年而後不書王者王法所不容也
十八年書王者於其死而以王法誅之也抑譬乎與

眾棄之然十年書王者即盈數而存中國乎

胡氏曰春者天時也月者王正也天統王故春在王上王統月故月在王下有月則可以繫王無月則不可言春王云云

集義曰春秋之法書正以次王書王以次春所以律天時而正王道也雖無事必紀其首月具四時然則言春而不紀其王者桓之篇又何獨異於十一公穀梁謂桓無王似得其旨

謂曰春秋之年事在時則例時事在月則例月凡書月必書王者明正朔天王之所頒非諸侯所自出也今桓公篡立不由王命故夫子變文以示義猶曰正朔桓之自出爾范甯云惟桓有王失不須慼劉氏所以規之矣然夫子必於此年託文者蓋元年書王以端其本二年再書王以待天下之誅桓公至是三年而天子諸侯不能討之然後去王以示義又曰先儒所解桓公之會皆月以惡之且春秋正月有事則書王正月而此月去王者桓不王

故也是則會必書月以危其出會月不書王以著其自立兩見其罪矣杜氏曰見前杜預注何氏曰見前何休注左氏曰見前

公會齊侯于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所書皆變禮違正也夫子錄之必加之筆削者將以垂法于萬世之下明其懲勸之道也然而聖人之志頗多微旨雖古今諸儒之學在有異同蓋非欲相爲矛楯其將以求聖人之旨也若其胥命之說左氏止云不盟而二傳以爲近正近古是其然乎公穀之言深欲求聖人懲勸之意也何以言之春秋之時征伐四出上下乖離信道將絕歃血屢盟不可勝數而此齊衛之君獨相命以爲信雖不能近正近古其與屢盟以長亂者亦不可同日而語夫子因而錄之特起胥命之文也二傳之意其在茲歟然而考之禮經其實不合於正也故陸子微旨以趙氏言之謂其非人君之禮發微又以踰境論之也是則二傳廣懲勸之旨後儒明法度之正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微旨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集傳微旨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

左氏曰公會杞侯于郚杞求成也
杜預注曰三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桓公之會月以危之也於此見杞之不足成矣前年
不顧桓之篡而朝之桓又以兵入其國今復與之會
何其凌弱之甚耶蓋世衰國削文獻之不足故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魯宋殺君魯又成宋亂易許
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鄭拒王師射桓王之應
劉歆以爲六月今四月日必參畢趙

參晉分也

謂曰桓公篡立是時天子諸侯未有討之者也天之
意固不容之矣今日食爲異春秋因而錄之以示譴
告所謂既者食之甚也義見隱三年 左氏注見前杜
傳注各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子翬如齊逆女

發微曰公子翬氏者桓公命也餘見下
經社曰夫人之禮重矣以承先君之祀以爲宗廟社
稷主公之逆禮也臣之逆非禮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陸淳纂例

謂曰婚禮之義冕而親迎也未聞以諸侯而送女踰
境也且婚姻之分于人莫不爲重自古諸侯未嘗聞
其禮之所然也今魯逆之爲失之輕而齊送之爲失
之過其貶固夠者也翬不奪公子而齊侯錄其爵者
斥言其人所以見其人之不正矣

公會齊侯于讙

摘微曰齊侯送女非正公又會之皆失禮也
謂曰公之會讙因以受姜氏也書九月齊侯送之而

復言公會則公之出亦危乎再言謹者所以甚之也
爲公者儻親迎之則齊侯之送謹之會不復有之矣
公不親迎以至動涉非禮故詳錄以示譏左氏公羊
各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淯纂例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纂例
夫人姜氏至自齊
本旨曰春秋取女公不行使大夫逆而至則皆書月
以危之然則諸侯無故不自逆夫人非制也
謂曰夫人者所以承先君之祀而爲宗廟社稷之主
詳錄其至者謹其事以志之也且彊逆之而不言彊

以之至者志公所以受之而不言自謹之公親受之而不言自
謹者以謹之受非禮之正也春秋所書皆以禮去取
其文而示筆削之大義爾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
見前陸淯纂例發微曰
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謂曰春秋所書不言非常則不書之也今桓公於此
書有年其以爲非常哉然則是爲五穀皆熟之稱爾
春秋常事不書而此錄之者斯亦幸之辭歟且桓
篡而立元年而大水三年而日食天地之爲譴異在
桓公固可矣人民浸桓公之不德日以備災爲憂今
獲有年之慶春秋志之以其在桓爲非常乎公羊穀
見前纂例見前陸淯纂例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指掌義曰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
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于其封內
擇隙地而爲之如鄭之有原圃秦之有具囿是其諸
國各有常狩之處也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

以譏之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耳言諸
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亦以是譏其失常
地也
總論曰按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云云無事
而不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
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周禮四
時之田非止爲乎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又因四時之
田習武事而教民戰也周室既微其禮遂壞云云同
發微
經社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田焉田者用民以訓軍

旅者也取物以祭宗廟者也然而用民不以制則民傷乎農取物不以禮則物害乎性固在田之以時也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秋教大閱遂以狩所謂四時之田不傷民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周室既微斯禮不講既不以時又不以禮其傷民害物莫此為甚故春秋于魯五書其蒐三書其狩皆以譏不時不禮也

自要曰春秋當成文以見義特書狩而不地則不成文狩既得時何奪農務故狩地但成文足義杜之此說何以曲生例乎

集義見六年大閱

謂曰春秋之作深欲揆之以禮經之正也且禮國家之大本而春秋所以謹之者朝聘會盟征伐蒐狩喪祭之大者也聖人以周衰僭禮之不綱不紀于後世也于是詳筆削于春秋則正不正在其中矣至如蒐狩事王制及周官戴記有制而春秋所書皆以不禮不時也是以諸儒詳論之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徵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經社曰三公之下執政而有為於時者六卿存焉六卿之總曰冢宰是故其公卿大夫有兼是職必加之曰宰明太宰之職統乎政事而得以統命于四海也

春秋宰渠伯糾宰周公其義也春秋之志王臣者三十其處可責可喜之地者有二焉宰渠伯糾之志名王人子突之志字其義也

謂曰春秋書天王來聘者八而桓公之年來聘者三且天子聘諸侯之正隱公七年凡伯之聘已詳其義今桓公篡立天子不即討之亦當命諸侯征之伐之反屢聘之聖人所以甚其凌弱也

秋冬不書惠案此應附入諸條謝義內不應別標大題以非經文故也後七年同

經社曰春秋雖無事必書其首時是所以見聖人之蘊也聖人之道與天同焉天道之大莫大于元元者氣之始也無形也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成冬而斂皆元也若春夏秋冬固元之為也然元不得春夏秋冬則無以見元矣聖人之道亦然道聖人之蘊也無迹也禮而節樂而和刑而成政而平皆道也若禮樂刑

政固道之爲也然道不得禮樂刑政則無以見道矣
春秋之書本元而作由道而成書春夏秋冬所以存
元也元存則道舉道舉則禮樂刑政從而著焉此春
秋之所以具四時也其所不具者闕文耳
集義曰夫子律天時而作經非徒弊時以爲記事之
書也故隱六年無事而書秋七月公羊釋之云首時
過則書四時具然後爲年然則史之所失皆復正於
春秋矣而經有時之不備者蓋筆削之後簡編脫誤
或傳寫者見下無其事不知聖師所存之意而畧之
爾杜氏意以爲舊史之闕不亦異乎何休以是爲貶
桓尤失之矣若以桓弑爲貶則元年無事不應書冬
十月也若以爲王聘不正則七年之闕秋冬又不可
通於此例也左氏公羊曰穀梁傳注各見前辯疑趙
尊王發微杜元凱曰見前陸淳辯疑啖助曰見
前杜預注何休注見前

五年春正月甲戌
謂曰春秋筆削必有以謹嚴其所書也今書春正月
甲戌而通已丑之文左氏緣之以爲再赴且春秋出
於聖人之筆奚用史之赴告哉公穀皆謂之疑辭則
春秋以大中之法垂之萬世亦不可載疑辭矣今擬
議其文甲戌之日當有別事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
書簡編傳授不能無遺脫之一故桓公之經凡二年
無秋冬此年再書日六年書窆來凡此必所書之編
有所脫誤爾後之學春秋者以孔子筆削之經不敢
增正之
己丑陳侯鮑卒
折衷曰凡史策雖內事亦所司告而後書矧外事乎
春秋不告亦不書聖人筆削之際雖欲書之亦不及
已斯陳侯卒從赴也雨書日考陳亂再赴明矣舊事
難研故雨存之聖人苟非升細之事疑而不正闕而
不補是其志也公穀之說穿鑿經文甚非所取也
謂曰此諸侯日卒正也名之以紀其終也三傳但執
以甲戌之文而釋經儻如其言則夫子豈不詳定而
志其實哉故離其文以見其義
夏齊侯鄭伯如紀
通例曰自此適彼曰如

梁曰及注各見前辯疑日見前陸淳辯疑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左氏公羊穀

箋義曰外相如不書此書者紀侯賢而齊欲滅之故與鄭伯往行朝禮而反欲襲之君子惡齊侯之陰險且志紀侯被滅之由故書之

譏曰周禮之制諸侯世相朝也春秋之世諸侯不由其禮仲尼以其託文魯史也內則詳之外則略之詳之所以謹其專恣者也略之所以志其甚者而書之也故春秋書外相如者二此年齊鄭如紀及州公如曹也且二國之君如紀不正也況有襲人之謀乎錄之者志紀滅之所由而甚齊鄭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葬陳桓公

書葬義見隱三年此不月爾何休曰見前何休注

城祝丘

春秋城及築二十九而邑有二十四內城凡二十三辯疑曰見前陸淳辯疑

而桓公之城有二餘義見隱七年杜注見前杜預注范注見前范甯注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摘微曰蔡衛陳稱人不能盡力天子以致敗北也

胡氏論曰桓王伐鄭鄭伯與戰戰而不書是王者無敵天下非所得與戰也戰而大敗當書曰王師敗績于鄭茅戎之例也然則茅戎爲書敗夷狄非有禮義王者不畜也王師者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於文不嫌矣伐鄭則王親兵戰則王敗身傷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孔子之於春秋也尊周王魯而後王道行焉是以言伐而不言敗與君而不與臣以此防民猶有陵上脅君不從命者況得開其路者哉杜預以爲不書敗者不以告誤矣

箋義曰三國之君從天子伐叛不能勝敵而致師敗王傷爲辱甚矣夫君辱則臣死故敗稱人

集義曰天子至尊親將兵於列國非正也傳例將卑師少稱人諸侯從王不應使卑者春秋之義尊其所尊於周或有譏刺必微其文陳蔡衛之稱人者以其卑公也公羊之傳議王乎亦猶傳曰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公羊之傳文雖簡略而以從王爲正者意以臣之從君爲正而伐鄭不正也何休之注詳矣左氏不言其歸可謂記

繁而理寡

新義曰王伐鄭君討臣也三國諸侯從天子而不書爵從君臣之文也從者隨也但諸侯隨天子而不保成功敗績也

謂曰古者苗民弗服舜命禹征之蓋用兵之事天子不親爲之以其至尊而不可屈也鄭雖不朝天子命諸侯伐之可也桓王以三國之兵伐鄭失正也聖人首三國而以從王爲文不與鄭之敵王也鄭不朝而三國從王伐之又何以稱人乎公羊雖曰從王爲正

而又未盡聖人所書之旨也且三國不即以兵討鄭待王伐而後從之此春秋所以稱人以示之義也伐鄭之事不當親於周桓故去天字以明其失正矣然所以不言戰者夫子亦有以大之示天子無敵於天下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陸淳曰並見前

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大雩

穎子嚴引月令云仲夏大雩帝用樂以爲龍見五月之時也

總論曰雩者求雨之祭也建巳之月常祀也常祀不書故二百四十二年無書四月而大雩者建午建申之月旱祭則書故二百四十二年書大雩者二十也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非禮也大雩之爲非禮何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上公之神魯諸侯也雩于上公之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是故月令曰命有司爲民祈福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然自伯禽以來僭用天子之禮羣公因之旱則雩于上帝也噫子之雩也苟如左氏之說則豈聖人教人君憂民重穀救旱恤災之深意哉按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是不止乎建巳之月也噫若三家之說者各得其一端爾左氏稱龍見而雩者是得建巳之月雩之常也而不知旱而又雩也公穀稱大雩者旱祭也云云是謂建午建申之月旱而又雩也而不知建巳之月雩之常也至于孔子譏魯僭天子之惡稱大之義則俱無一言以辯之且雩者旱而求雨之祭天

子諸侯皆得用之若不謂之大則魯僭天子之惡無以見矣

謂曰大雩之說左氏論建巳之月爲正而公穀以爲旱而言雩此總論所以各取其一而又明其所謂大也左氏公羊傳注各見前傳例曰見前范甯注繁露繁例見前陸淳纂例見前杜預釋例

劉歆曰貪虐取民則介蟲之孽興也

謂曰人君者不可不以謹飭爲戒也春秋雖蟲之小異亦書之十二公之年皆詳錄矣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指掌碎玉曰見前孔穎達正義

春秋會義卷二　三三

冬州公如曹

此州公之如亦非禮之正義同上如紀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

六年春正月寔來

折衷曰凡左氏有先經而始事爲明年之張本經無此例唯前年冬書州公如曹傳謂淳于公度其國危遂不復至此年來朝上間無異事文從省故書曰寔來是也自曹是來而謂寔者豈非恐沈於虛故正之曰是欲速也文疑耶斯州公自曹而來非涉虛何以書寔之義也考諸經籍上名其人下不復名之之類多矣公穀得其旨

盧氏摘微曰州公以亂而來公不能存恤奔亡故但云來

謂曰寔來之文三傳及諸儒皆以爲州公也惟發微曰義皆未安其間脫文者其亦然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繁露繁例見前董仲舒繁露繁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二　三四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郚

會以月危之同上義左氏曰見前

秋八月壬午大閱

折衷曰凡國之常事春秋不書書必有旨夫講車馬皆於農隙而八月書之則非時矣雖曰非時不直譏非時是備鄰國之患記其實也故曰苟爲民事有兵革則非時而舉之魯近齊齊大魯小又豐隙魯必警備此年山戎伐齊鄭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使魯爲班後鄭忽怒故大閱備齊

徵會又慮鄭與兵果有郎之師左氏得其旨
指掌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祲書公大蒐大閱不書
公者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爲遊戲如此
之類例不書也大閱之禮在于仲冬今農時閱兵必
有所爲
總論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王執路
鼓諸侯執賁鼓天子諸侯之田其禮異矣嗟乎周室
既微諸侯不道多僭天子之田故書大閱大蒐皆譏
其僭天子之田也故謂之大焉舉于魯則諸侯之僭

可知矣而左氏公羊穀梁或則稱其非禮或則稱其
罕書或則稱其非正稱大閱大蒐之義則無一言以
解之孔子不敢斥言之故止或因其田之非時而書
之或因其田之非地而書之以見其僭天子之惡也
集義曰古者因蒐狩以習武事故周禮司馬之職中
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
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春秋有蒐狩
大閱之文而無田與苗獮之事又春與秋冬皆謂之
狩按經之書狩者有四蒐之見于經者有五其書大
閱者一則此經是也考經傳之義似春秋之世狩不
與蒐閱同云蒐者若因田以講武事云閱者若無事
而講車徒狩則君之盤遊爾故書之必繫於公猶曰
公自爲之也而又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止書二狩而
皆著其地蓋以非其地而錄之是則狩在其地則爲
常事而不書也大蒐之閱不與狩同例矣今經有五
蒐而昭之事書其三定之世書其二則他公之不書
者不爲也爲之而書之非徒實錄也且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正也周禮說者雖通於諸侯然經之作蓋天

子之制也衰周之末天子不能行之而諸侯反爲之
夫子書之所以著諸侯之僭也
謂曰春秋獨於此書大閱所以甚桓公之僭也三傳
但明簡車徒之義而總論集義廣其說故不復云左氏
日查見前北戎伐齊傳公羊穀梁曰及
注各見前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蔡人殺陳佗
史記曰桓公之子林怨佗殺其兄乃令蔡人誘佗殺
之
謂曰左傳于五年載陳侯之亂經雖無所見而事亦

可據今名佗而稱人以殺之亦討賊之文以其殺太子故也討賊義見隱四年左氏汪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微旨發微曰見孫復尊王發微辨疑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陸淳纂例及陸淳曰並見前陸淳集辯疑

九月丁卯子同生

折衷曰春秋十二公唯莊公是文姜之子長而嫡故得備太子之禮時史書之聖人因而從之得其實矣謂莊母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而書按桓三年文姜大歸于魯六年子同生至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自斯方書姦穀梁注之見何鄙之甚也杜公得其旨

索隱曰惠公不預明嫡庶之禮舉之此夫人長子皆無一言以正其本豈聖人垂教萬世之心乎孔子書子同生所以哀隱桓之禍而防微于後俾後世知嫡庶之不可不早辯也

集義曰適子之生以太子之禮附于傳又述其名之之義皆不明聖人所書之旨也以公羊之義伸之則春秋所錄誠有以病桓也何則十二公之年獨書子同之生者蓋以桓公篡立負之此內則禮記之正也今桓以不正而立子同生而春秋書之左氏以聖人筆之於經而遂

以朝于桓矣今紀之來而復存其正爵者其在於仁義之間乎按左傳五年齊鄭如紀而欲襲之至此年春紀于魯會于郚以謀之則紀深懼於齊難也齊欲滅紀而魯爲之鄰國雖與其所以親之然義不可以朝桓聖人因而斥言之以示訓耳左氏曰及注並見前何休曰見前何休注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指掌碎玉云咸丘魯地火田非蒐狩故不書唯言焚也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獵則作羅縛細密之網

此時蟄蟲已畢可以羅網取禽火田直焚一叢一聚非焚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豈容焚一澤也今譏盡物故書之

謂曰禮記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周禮又掌以焚萊之事此焚咸丘者其焚萊之類歟杜注以爲譏盡物則此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亦不可謂之盡物也公穀謂之火攻則用兵攻戰之事軍旅有法未見其以火攻之也學者其詳之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折衷曰凡書來朝之君與失國之君異有備其禮者則稱爵以正之如滕侯來朝是也有異其禮者則降爵以責之如杞之來朝是也有不能具禮者則不爵不朝以懲之如介葛盧來是也有不足具禮者則書名以貶之如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是也斯附庸之君來朝之例也失國之君則必不曰來朝苟有出者則書奔如衛朔奔齊譚子奔莒也苟有來者如郚伯來奔州公寔來斯失國而書來奔之例也是知二附庸者僻陋小國禮不足明矣斯左氏得其旨

經社曰諸侯生不名然而間有生而名之者義不足以尊尊稱也用夷禮則生名重其以中國之貴而行夷狄之賤義不足以尊尊稱也穀之綏鄧之吾離是也

謂曰春秋書朝三十六公朝于王者二來朝于魯者三十四書名者惟此穀鄧與曹世子射姑也禮諸侯不生名今穀伯鄧侯朝而名之者左氏曰賤之而公穀以爲失國也然考之經傳不見失地之所由折衷所以不取也先儒以爲用夷禮則名之之義亦爲未

安是以發微曰桓大逆之人穀鄧不能致討反交賛而來故生而名之蒙聞之師亦有取于此也然則二年滕子杞侯先來朝而曷爲不名之蓋彼不同時而來故但降其尊也今穀鄧二國朝不合其禮同時而至故名以加貶所謂義不足以尊尊稱也

附秋冬不書

譏曰見上四年義左傳注穀傳注纂例陸辯疑正義發微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得其時則國之常禮故不

書於策也夫所書者或志過時或刺失禮且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周以建子夏以建寅爲歲首閉蟄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正用建子正月烝則是閉蟄也而烝得其時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一則失其時二則黷其禮故先書其正以譏其復不正也杜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

旨要曰周之孟春夏之仲冬烝祭可也五月復祭仍曰烝者眾名也春祠夏礿皆薄薦時物加牲而已至于冬烝四時之物皆備故魯夏祭過奢禮如合烝書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天子使大夫聘桓公非正也義見四年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夏五月丁丑烝

義同上正月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同前程伊川傳

秋伐邾

春秋以桓爲大惡之人也且桓公之立王法所宜正之諸侯所宜討之而桓獲安其位蓋末世交亂不以其罪罪之也聖人豈從而與之乎故春秋之於桓公也加筆削以見其罪凡所貶哉此直曰伐邾而削至於用兵之事得不甚其所貶哉此直曰伐邾而削言公者蓋桓不爲人所討而反以兵伐人之國聖人所以不與其伐也通例曰見敬鉉備志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雨雪

義見隱九年公羊傳注見前杜注見前杜預注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于天子天子命之逆然後逆之而祭公不復命于天子遂如紀逆之可以謂之禮乎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者蓋譏之也

經社曰天子之於天下其尊無與較焉而以親逆之禮畢之是不知尊尊之體也祭公逆之禮也而來於魯使魯主之其曰遂專之也來魯而遂行祭公之罪也

本旨曰王者通四海之重內奉郊社外當朝貢又雖勞舅與國實皆我臣躬行御輪之儀申鴈婚姻之好非徒無暇亦勢不宜矣

新義曰萬乘之君反使簉弒之人主婚行禮可乎此言來王命也不當來也不言使逆主婚在魯也遂者參譏也

謂曰春秋書祭公逆王后諸儒緣之而有天子親迎與不親迎之說且以爲天子親迎者謂繼先聖之後爲宗廟社稷之主非不重故也以天子爲不親迎者指掌釋曰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總論曰王后之見于經者二孔子所書之旨一謂天子娶后于諸侯命同姓諸侯主之魯既受命主之則此年是也左氏謂之禮然祭公來既謀之則當復命于天子天子命之逆然後逆之而祭公不復命于天子遂如紀逆之可以謂之禮乎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者蓋譏之也

謂天子之立君尊莫與並不可以屈禮于臣故也且后雖爲宗廟社稷之主然人主之尊天下皆臣妾矣豈可得而屈乎或謂詩載文王親迎于渭及孔子對哀公謂親迎爲天地社稷之主是皆親迎爲重也烏見其至尊而不親之乎噫詩之所言西伯之事也孔子之對由天子而下何休云夏商周之逆后乃逆之於廟則天子之於下國不親迎明也故曰天于娶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以其禮之敵也且后之於天子匹也天子既不親迎之則公逆之可也使微者

則不可矣以是論之則此祭公所當逆爾且春秋常事不書而書此祭公之逆蓋聖人所書不在乎祭公之逆而在乎來與遂之文也爲祭公者既來謀于魯則當復命于天子而後逆之可也不復命而遂逆之春秋所以譏之矣左傳以爲禮是不明聖人之文止以譏祭公之專也公羊雖曰大夫無遂事而又不明所譏之義在乎來與遂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篡例鄭君釋曰見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見前陸淳纂例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孫復尊王發微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指掌碎玉云季姜桓王后也不言后而言季姜者杜云申父母之尊也公羊同

總論曰若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則襄十有五年二月劉夏逆王后于齊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者此其齊侯之女不行哉

經社曰其曰歸以魯之主不可以不歸也其不可以不歸何也用見王命之非而魯受之失也

謂曰春秋書逆王后者二而此獨出季姜之歸者不與祭公之專逆也必曰紀季姜者明季姜雖尊爲王后而于父母不敢自尊也公羊所謂猶曰吾季姜矣其曰歸于京師者謂嫁于天子以眾大之辭言之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趙子曰陸淳釋曰並見前陸淳纂例啖子曰見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

秋七月

二時無事書首月

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折衷曰曹與魯國則同姓君非附庸其來者諸侯五

歲再相朝講勤王修職貢或老或疾不能躬行朝禮
使太子不猶愈于來耶曹伯來則公之與亢太子來
則卿之敵固無羞失聖人所以不譏者亘由是也杜
得其旨
膏肓曰左氏以爲人子安處父位猶非衰世救失之
宜于義左氏爲短
鄭康成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與
王事也
蘇氏曰誓于天子下君一等未誓則繼子男會曹世

子未誓繼子男則是降下其君寧是安處父位
謂曰周禮與命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攝其君以
皮弁繼子男此諸侯朝會天子之時所行之禮鄭康
成又以此爲注蓋未明春秋之義也今曹伯不朝則
可使世子來朝非正也春秋以諸侯相朝禮失其正
凡書譏之也況使世子行之甚之矣爲曹世子者當
已其父命而不行可也今之來魯是陷父爲非禮故
名以貶之左氏公羊之解未盡聖人之意耳故纂例
取穀梁而以爲譏之也左氏公羊穀梁俞見前纂例
見孫復尊
王發微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總論曰穀梁果以二年弒與夷此年曹伯終生卒
不明故書以正之則五年春正月陳侯鮑卒鮑之卒
去與夷之弒又近何以五年不書王以正之至此始
正終生之卒哉何休稱十年以數之終而書王者復
無謂之甚也果以十年爲數之終而書王宣十年成
十年襄十年俱不書王者此其何也然王無十年不
書者焉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

箋義見元年義
謂曰春秋譏桓公在乎書月而不書王爾故自三年
託文之後月不復書王以譏之至此十年而復出王
正月者聖人必有以示義也穀梁以爲正終生之卒
則聖人亦豈以數終而立文乎箋義又謂桓公豈容
十年稽其誅則春秋誅正於桓不止此王之一字矣
且春秋之法王法也若人臚絕而不見子經則將以
何道治于春秋乎故于其中復出王文以明春秋之
王不可人絕也然而必于此年書之者謂冬有三國

來戰之事聖人之意與其所以伐桓也故因之存王
以示義　此諸侯曰卒正也穀梁以書王解之則王
之爲義豈于春秋之旨而不繫終生也 穀梁曰及注
曰見前汪克寬纂疏　各見前何休
杜注見前杜預注

夏五月葬曹桓公

此桓公之葬得五月之正也而春秋亦書之者蓋書
其正所以謹其不正也義見隱三年 何注見前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何休注

纂例趙子曰書不遇者見諸侯之無信

經赴曰弗遇何也重內之微而志外之失信也衛侯
期桓于桃邱及往而勿得遇又從齊鄭而謀伐于已
以內外爲皆失之矣曰弗遇重之也

譏曰春秋不與桓公之出會也雖弗遇亦志之矣且
以明公出不以其禮而至于桃邱也然而會皆月以
危之此不月者以衛侯之弗遇故也衛侯不當遇之
而今不遇桃邱所以存正例也 左氏注見前杜預注
見前發微曰見前
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二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纂例曰不書及罪專于外也

折衷曰凡戰苟敗辱甚則諱輕則否如升陘之戰邾
人獲公冑縣之魚門辱之甚故不書敗績乾時之戰
公喪戎輅乘傳而歸之經故書敗績第曰戰者多矣
皆曰公及某師戰于某未有曰來者斯曰來者得非
聖人之異旨歟蓋魯以周班後鄭故來伐終以後鄭
爲是故尤三國魯無罪名善魯有辭不曰敗績者交
綏而退也公穀謂內戰則諱敗俱誤

指掌義曰春秋善魯不使三國伐之言若三國自來

戰而魯人不與戰也

集義曰春秋之戰必有主客之文外不言伐內不言
及獨書稱齊鄭衛之來戰者得非直內而曲外乎亦
猶十三年及鄭師伐宋下書于未戰于宋以獨戰爲
文者蓋尤宋之無信也謂內不言戰則言戰者多矣
如十七年戰于奚之類是也謂言戰乃敗則經書敗
績者有之如莊九年乾時之役是也夫子作經非徒
實錄事有褒于褒貶必變文以示法左氏謂之我有
辭得其旨矣杜預以交綏言之甚非經傳之義

新義曰春秋之際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公如意卽位邾無羞愧雖據有邦國民人無與同也今三國之君皆爵兵出當名義也直言來戰無貶君臣也

譏曰春秋諸侯征伐稱人其或稱爵者蓋變文以示之義也桓公不奉王法而立于今十年矣諸侯未見其有以討之者也今齊衛鄭伐之而書其爵者斯聖人罪桓之本意歟以桓之罪所當誅而三國討之可也左氏不原所書之旨而以我有辭言之經無其事則不可據以釋經也噫諸侯雖非討桓之實而聖人之心疾桓已久其欲諸侯所以伐之也豈謂魯直而諸侯曲哉然春秋書戰必有主客之文而此獨出三國者與其人之伐桓也公穀雖以內不言戰論之又不盡所書之大旨也且來者自外來討之文也不曰來伐而謂之來戰者聖人以三國不卽討而歸之京師徒戰而已亦不以志之也左氏公羊穀梁曰見前趙子辯疑曰見前陸淳

辯疑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不卽討桓而誅正之雖盟謂何故人以略之也蓋聖人始與其伐而不正其徒戰而已因其盟以譏之亦以見其非討正之實也何注見前何休注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諸侯曰卒正也無他義杜注見前杜預注曰同盟于元年赴以名

秋七月葬鄭莊公

胡氏以爲逼大夫

譏曰此三月而葬亦以僅謹其偪之之義而何范又解失德不葬之說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曰見前何休注范曰見前范甯注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繁露竹林篇云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尹氏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春秋以爲知權而簡之其俱往俱正以存君相似

范甯序曰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人主可得而脅也

折衷曰鄭莊公卒忽正也太子也兄也突公子也弟也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顚則扶之危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

爲宋所誘而往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免節與宋人盟歸立厲公苟不能免節僞而從之歸而反之乃謂之權歟乃謂反經而合道歟左氏謂逐君罪之斯得其正

經社曰春秋之時上失正顧非有天子之命第恃以彊大而凌人之君刑人之臣求其協不協法不法固蔑如也是故春秋之於其執也有以其罪有不以其罪一而志之所以戮專且示有罪無罪也然則曷謂或稱侯以執或稱人以執曰孫明復所謂稱侯而執志專也稱人而執志惡也

譏曰春秋書外執大夫者十有四皆聖人有以示義也春秋之世諸侯僭橫不由天子之命是以侵伐之事必詳而譏之況以私相執乎今宋公不知法之所在執他國之大夫以亂嫡庶之道其惡尤甚故稱人以貶之祭仲者鄭之臣也既不當往宋又不可聽其迫脅而從之非人臣之所以爲心也公羊以行權而言之且權者反經合道之稱而祭仲廢其正以從不正豈謂權哉諸儒不取其說者多矣然則經直曰祭仲而不曰鄭大夫者惡其有無鄭之心而不以鄭大夫目之也祭仲苟一身之存而廢一國之正矣左氏日見前辯疑啖子前鄭忽奔衛下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辯疑例日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日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日見前陸淳辯疑纂例日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日見

突歸于鄭

折衷曰凡書名書歸皆有例所異者不曰鄭不曰公子也名者凡公子不繫美惡苟出奔入國皆書名或可嘉則書字設不名不字謂之人哉且爲諸侯所納曰歸如蔡季歸于蔡爲人所逆曰入如齊小白入于

齊忽已立而突歸篡國聖人筆削得不留意于斯也設謂文連祭仲不言鄭則下連鄭忽何以稱鄭歟若然則突不稱鄭不得謂無意不稱公子不得謂從告蓋賤之而不備書斯穀梁得其旨

胡氏論曰突公子不當立若也忽世子當立者也不當立而當國故不得稱公子而不以國氏者明其不當立也劉敞以突爲宋所當立者也赤國于曹亦是也有當立而未踰年不得稱鄭伯又不得稱世子而以國氏者明其當立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王城亦是也杜預以突爲宋所

納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莊公既葬忽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也此二注皆非也

本旨曰挾內外之援取嗣世之重進退平易無他爭關而實不宜立則直書名而曰歸提其名以譏其姦謂之歸則以其易故也突歸于鄭赤歸于曹之類是也

總論曰歸者善也復歸者不善也入者惡也復入者惡甚也是故復入重于入入重于復復歸復歸不若歸之善也此乃原情定罪重輕之差爾左氏稱諸侯納

之曰歸非也唯穀梁言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此僅得之

經社曰春秋之志同異輕重所宜有也其曰歸曰復歸曰入曰復入皆所以重重而輕輕同而異異也曰歸易辭也曰復歸重于歸也難易之間也指其反之難易而善惡之理可見矣故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歸者十有三有可歸而歸之者有不可歸而歸者明不可一槩求也以歸爲善則楚比鄭突果善乎以入爲惡則許叔稱字果惡乎

謂曰春秋書歸者十有三先儒釋之以爲善也今突由祭仲納之而亦曰歸者如突之意也突非嫡嗣而以篡昭公之心啟于宋宋以雍氏之故而彊脅祭仲仲又專權而突得如其意故書曰歸猶曰不可歸而歸也然不言公子者以突無公子之心而篡其兄矣又不以鄭突稱之則聖人之心不與突得有鄭也杜預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及注各見前

鄭忽出奔衛

折衷曰春秋書國君出奔多矣升絀之旨不在乎名

但出奔則罪之蓋聖人不繫升絀而從舊史之文明矣是知罪之在出奔絀之不在稱爵而已斯二君皆爲國所賤不以爵赴忽以不能結援大國而致篡亂故賤之羈以懲弱不能自保而失宗社故賤之聖人因絀微之以懲其罪斯左氏得其旨謂曰春秋書未踰年君出奔鄭忽之類是也忽不稱爵者聖人其有以悼之也且立嫡以長世子亦不稱爵者聖人於嫡庶長幼之分靡不重之諸侯之所繼世也聖人於嫡庶長幼之分靡不重之將以垂萬世之教矣今鄭忽之於莊公正也祭仲之

於忽臣也忽不能當國之政使怒 仲得以專之是忽之罪尤甚矣公羊謂之無貶則忽不能嗣繼先祖安可謂貶乎元凱又解以名赴而折衷從之是不知春秋之文由乎聖筆不在乎赴告與嘗史也故穀梁以爲失國矣蓋由鄭忽不能制其弟突又不能禦其臣祭仲使弟篡立而臣專易其君以致失國亂政此聖人所以取世子而奪其爵也惠案安可謂貶乎貶上脫無字

柔會宋公蔡叔盟于折

胡氏曰春秋之例卿書名氏大夫稱人又諸侯大夫

不以國爲氏名不見經是知蔡叔非大夫也其蔡侯之弟乎列諸侯之會合四國之眾於文不得言蔡侯之弟與諸侯會盟安國家定社稷得以書字猶許叔紀季之類也陳公子招哀公之弟也昭元年會于虢不稱陳叔者會諸侯之大夫不與諸侯之齊盟盟大會小故蔡叔不稱公子

譏曰春秋內大夫之去氏蓋有其旨隱公之年書無駭及翬帥師此年書柔出會傳雖所釋不同而聖人書之之義固一也且無駭及翬以大夫而專帥師也柔亦以大夫而專出盟也是皆征伐禮樂之事而大夫專之雖未及乎希不失之世聖人不得不譏之也

趙子雖謂大夫盟公侯而猶未求於論語之說餘義可謂貶乎元凱又解以名赴而折衷從之是不知春

見隱二年紀子帛盟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曰見前篡例趙子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會宋公于夫鐘

此會不月者蒙上九月也

冬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公數與宋會故詳錄之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公盟例曰左氏曰十二年春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杜預注曰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注並見前卷之四十三十第一頁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之會燕稱人者貶之左氏傳注並見戰于宋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春秋諸侯不書葬據傳例君弒賊不討與失德也此陳侯躍卒　也又不見失德之所由今不葬者

以范注論之躍陳佗之子也佗篡太子而立蔡人殺之而躍繼其位是篡不明歟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公會宋公于虛

此亦不月者蒙上月也左氏見伐宋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寧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諸侯日卒正也上以公盟故日之此復出日者明衛侯之正卒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纂例曰上已言會鄭伯及敵戰故須言敵國敗績也

通例曰成功曰績師崩曰敗敗績者言敗其成績也

折衷曰凡戰皆書地斯不地得無旨歟二傳以兵至城下恥而不書苟然則伐魯之師安得書公會紀鄭也凡書伐魯必曰某師伐我如齊人陳人伐我西鄙之類是也未有伐我而曰公會也稽之則宋鄭百踰公欲平之宋多責賂于鄭而辭平鄭不堪命故以紀魯之師與波四國戰不書地公後期不及戰明矣若盟會後至不書其國避不敏之例也斯左例得其旨

篹義曰鄭忽有功于齊而爲突篡出奔于衛齊人固欲伐突而納忽會鄭宋爲戰故率燕衛以助宋魯以助郎之戰怨齊紀亦怨之聞齊人助宋故亦帥師以助鄭然鄭宋主兵而首齊紀者春秋原情以定罪惡不再貶丁未之戰已譏魯鄭宋矣今齊紀助成兵勢爲後日公後傷七國之師故惡之以爲兵首然則舅爲後日公後會而及其戰戰當日故書于會下

新義曰春秋惟盟用兵有稱會稱及之文此記起意之人使主其惡龍門之戰會七國之師殘民傷衆不書侵伐曲直無名也雖書齊紀首兵本因宋鄭相怨會稱公戰稱及本末譏公也不書地諱曰桓公入杞伐邾伐宋皆不言公者春秋不正桓之伐人也今七國興師而云公會者蓋先會而後戰也公先與紀鄭會而戰自當已巳之日矣春秋簡直之文既言公會紀鄭而遂起日以綵其戰也然則春

秋諸侯用兵稱人而此稱爵者謂公與紀侯鄭伯旣以會而稱爵至已巳之日而戰省文以言及則齊宋衛與紀鄭鈞耳亦不可異文也故亦存其爵所以見七國交戰興師勞民之甚百姓何罪故斥言以示貶然而燕稱人畧之故也不地者削言之以志其甚矣

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淹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葬衛宣公

繁露玉英篇曰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不受之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爲大安也

謂曰諸侯月葬者也無他義而繁露又加以立晉爲

何注見前
解何休注

夏大水

穀梁元年何休注曰爲龍鬥之戰死傷者多民悲哀之所致經文下

秋七月

冬十月

二時無事書首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周禮有淩人掌冰而夏頒之蓋天子諸侯皆有藏冰用冰之事矣人君德修政感陰陽和四時調而冬之序應則陰凝固結成冰矣然後得而藏之今春秋書無冰蓋由陰陽不和而四時不正也則是不可得而藏之將何以爲暑之備乎春秋書之以爲咎應故穀梁謂之時燠而范注以五行傳言之

公羊穀梁曰及前胡安國傳注各見前餘同

夏五

夏五之文闕而穀梁以爲傳疑也且聖人垂不刊之法但以筆削爲準豈在於疑與信耶此五月之下當有別事故發微謂之脫漏爾

公羊穀梁曰並見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注下杜注見前杜預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啖子曰左氏諸言尋盟者申明前約而畧用其舊辭也

通例曰來而後盟曰來盟

謂曰春秋書來盟者五來者由外適我之稱趙子所

謂彼欲之者也書其弟者以志諸侯之使非正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纂例趙子曰見前隱諡纂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纂例趙子曰譏不時又不改卜也

折衷曰凡書災不書孫禮也然或有可譏或有示法則書如桓八年書復烝譏其不正也謂示法杜得其旨噫災由天嘗由人天之有災蓋以警乎人欲國君修德正禮應天之警懼天之戒勿嘗奚爲斯公穀之短也

集議從折衷論

旨要曰有虞太學爲米廩以其藏祭祀之穀也月令曰藏帝藉於神倉而魯曰御廩左氏謂災不害國乙亥日嘗則壬申爲致齋之初日既戒日致齋雖災不害穀則嘗爲禮公羊以爲譏天災警懼勿嘗可也然則廟祀其可闕乎

新義曰內災嘗祭例不書也此書者譏公連年無名筆之意不無微旨桓公繼立不明思所以越恭於先祖雖將覆其不正然不知所以至於瀆慢矣八年書再烝見其所以瀆也此年書御廩災乙亥嘗見其所以慢也瀆與慢非所以事神之道春秋不得不譏之於此又見桓之不德矣且天數出譴異以警懼其不正今御廩之災甚矣桓不知警雖嘗何爲聖人所以志之而穀梁近其義杜注見前杜預注左氏公羊穀梁傳注並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諸侯日卒正也無他義元凱多以同盟來赴爲解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纂例趙子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蔡齊等兵而不自交鋒也左氏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且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言以穀梁之說則諸處用兵悉不死乎范甯注云本非所制而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鄫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制之哉

箋義曰宋率四國之兵能入鄭取邑非君自將則帥師者必卿也今皆書曰人皆貶之耳蓋宋公執祭仲廢適立庶亂人之國旣而求賂無厭更相討伐今齊蔡陳衞復起兵助宋入人之國毀人之宗廟斯不道之甚者故春秋皆惡而貶之入而書伐者言鄭亦有罪致其伐耳諸侯已貶稱人故不復書入左氏汎稱諸侯而不出師之名及齊宋衞燕戰不書所戰之地非爲經作傳之體也

謂曰宋與鄭戰自十二年至此凡三興師以殘民矣原宋公之情蓋由責賂于鄭也已以不正立突反求其賂突雖背之又伐之以交怨不待貶而惡甚矣今又以三國之眾陵之而三國以兵助之是皆不正已故詳以譏之以者不宜以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並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

尊王發微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通例曰祈請曰求

辯要曰春秋書求者三隱三年書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書毛伯來求金皆不言王命以二臣私求爲文其謂之求無害也此言天王者所謂桓無王者豈獨桓受其貶乎有王而曰無焉則周之惡亦大也匪惟不誅之而已而又命大夫有求於彼爲斯君不君臣不臣明矣故直書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示不以君臣之義責之也

旨要曰不名者家父受遣不敢廢命旣直書求車之非禮不可復貶之

經社曰春秋之志以爲天下無易法法無易位而天子之有求也其遂易之與曰非易之也法所以一之

也不以天下易吾法也侯吾爵也國吾土也土地之所生吾奉也尺地一物莫非吾之有也然而爲人上者求於下則侯非其爵國非其土尺地非其奉也

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是以王者之祭則四海九州之美味可以盡之無他焉天子以天下爲家矣諸侯國之所有則靡不貢之以爲土實此古之制也

周衰禮廢法壞諸侯不修奉上之職而天子有求於下春秋以是爲失制不得不詳而錄之今桓公不奉王法而立天子未嘗討之反屢聘之今又有車服之

求此聖人所以甚之也故出天王之號與武氏子毛伯所求之文不同者蓋斥言天王以示王而桓不能奉之左氏公羊穀梁日名見前纂例陸淳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經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固

折衷曰突之入春秋賤其纂鄭去公子書出奔罪其

奪正故聯書鄭太子忽復歸於鄭亦明突爲公子宣罪其纂也杜謂權不足以自固罪之小公穀以其奪正之罪大得其旨

經社曰春秋之常失地則生名重其棄先君之守而爲匹夫義不足以尊稱也

謚曰禮國君死於社稷大夫死宗廟此義之所以宜也未世大者併强者暴號令無常是以諸侯及其大夫或不自安其位上暴於下者有之臣逐其君者有之以致出奔失地之事春秋必名而錄之者以其守社稷宗廟故也然必有以不奪其爵者蓋存其正而加貶於其人矣且鄭突之纂春秋之所不與也今祭仲逐之亦其失地故名之也突立爲君以卑奪正卒爲臣所逐書其出奔誠得纂例所謂非可復爲諸侯也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纂例陸淳曰見前微旨陸淳曰見前釋例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通例曰歸入以惡皆曰復凡歸者言國人所逆而歸其所也復歸者雖有國逆而其事不善也

折衷曰忽辭齊婚不能結援大國突入忽出是罪之也故桓十一年爵今突奔忽歸故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斯公穀得旨

集義曰春秋君之失位皆奔而名之所以責守土之任也忽之於鄭世子也十一年書突之歸繫祭仲而不言鄭者所以惡仲而絕突也絕突所以明忽之正也忽正而不能自固棄社稷也忽自出奔既葬而不書其爵良有以也突與忽兄弟也莊公既卒忽且先突爲君矣此年突奔稱鄭伯忽歸言世子者以見忽之以致出奔失地之事春秋必名而錄之者以其守

之宜立而不立也豈非疾其守介節而亂鄭乎

總論曰諸侯大夫出奔與執其反國也或書復歸或書入或書復入者左氏稱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歸以惡曰復入自相矛盾多所不顧公羊亦不取焉惟穀梁言以惡曰入僅得之然未辯其復歸不善與復入甚惡之旨也餘義見突歸

謂曰春秋書復歸者五先儒釋之之義歸者善也復歸者以爲不善也且鄭忽立未踰年而祭仲逐之今之

祭仲歸之則忽歸爲正是亦所當歸也然而有不善之辭加之者疾其爲嫡嗣當立而不固守其位故又以名稱之也且以歸爲善則突不正而反善之以復歸爲不善則忽當立而反惡之何說也是蓋突之曰入歸如其意而書之所以疾其不可歸而歸也忽之曰復歸謂其立不可廢而反有出入之亂雖曰宜立之君而其事不善也祭仲廢君易君之罪於此見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許叔入于許

規過曰許叔書入是國逆例也杜何以云非國逆例乎

平

纂例陸淳曰凡去其國者通諸侯臣及父子母弟國逆而立之本無入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衛侯鄭是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孫林父蔡季是也自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

經社曰入難辭也曰復入重於入也其難之甚也是故復歸重於歸入重於復歸復入重於入四者志其反國之難易也雖然其易非皆善也以爲內外援之而歸之易也其難非皆惡也以爲內外患之而入之難也難與易其必有異辭云者著歸者之殊者也

諤曰春秋書入者十有六左氏謂國逆而立之曰入公羊則曰入者出入惡又云纂辭也穀梁則曰以惡曰入又云內弗受也陸淳釋之以爲本無則稱入矣諸儒之論入者惡也又謂之難辭也以是言之入之之義可入不可與入皆惡而難之者也且許叔弟之稱也據左傳于隱公十一年鄭伐之而出居東偏今歸國而以入稱之者其就謂哉范注所謂進無王命

退非父受非所惡之也然而以字稱之者啖氏所謂
無傷義之責也左氏說休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注見前何
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穀梁曰及注見前微旨啖氏曰
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會齊侯于艾
蒙上月無他義左氏曰見前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
所謂入者惡也今突篡立不已入鄭之邑志在淩逼
鄭故名以罪之然猶以爵稱之者所以疾忽之微而
王發微

不能制其弟突也左氏公羊曰及注各見前穀梁注
見前范甯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
袁義曰先書會袁而後言伐鄭者惡公以禮會諸侯
而反謀助篡伐正故月以危之
諱曰春秋于桓公之用兵皆沒言之不正其所以有
爲也今會宋衛陳伐鄭復出公而目諸侯者以其先
會而後伐也然必言地以離其文者蓋聖人明公與
諸侯之交不由伐鄭而出之矣于此見春秋省文然

亦有筆削以離其義且先會而後伐中必言地者聖
人之旨所在也左氏穀梁曰各見前公羊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桓公會皆月無他義左氏曰見前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秋之志同異輕重皆出于聖人之筆故有錄之從
輕者與之甚之辭也錄之從重者貶之疾之辭
也以是言之春秋諸侯書爵雖所以與之亦有以甚
之也所謂甚者不得已而出之之辭也于此公會四
國伐鄭見之矣且諸侯之侵伐皆以人稱之桓公之
用兵皆沒言之蓋錄之所以從重者也今此伐鄭納
突非正也春秋所以出公而書四國之爵者得非甚
之之辭歟然亦有以危之者下書秋七月公至之文
也且桓公用兵未嘗至之以其不言公之伐故也其
所以至之者二年會戎此年伐鄭蓋求所以甚而危
之也是則出公而書諸侯之爵求之于書至之文則
見于其甚矣杜注見前杜預注發微
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經社曰重其兩伐正而納篡危之也

謂曰義見上

左氏曰見前左氏傳公羊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及注並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城向

胡氏曰周之十月十一月乃夏之八月九月十月也八月則妨乎田事九月則奪彼農收十月則依于詩禮合于傳例乃知十二月而城者當時也十月十一月不得謂其時矣

謂曰城義見隱七年左氏曰見前辯疑陸淹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

王發微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繁露執贄篇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

折衷曰凡曰出奔責之輕去爵責之重總而言之其不能立其德正其行和其臣有其國而自奔也朔所以出奔者以搆殺伋子國人惡之洩職立公子黔牟而逐之聖人責其不能正其行讒搆取國不言洩職之逐以自奔爲文杜得其旨公穀穿鑿

謂曰據左氏之實衛侯不能內正其宗族以至出奔失守社稷故從失地之貶左公穀辯疑發微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公盟例曰無他義左氏曰注見前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儀父與蔑盟同義而此書日者惡桓而謹之故也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箋義曰不言及者主名疆吏得公命與之戰微者故不書

謂曰春秋不與桓之用兵于此復起其文所以言及不言公也穀梁以爲內諱敗則春秋之法將公于萬世者也安有苟私于魯乎此聖人不與桓公之辭也既不言公則齊亦從而謂之師矣亦不可謂其微者也且公春與齊爲盟而夏及其戰斯亦不信之甚左穀梁曰各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氏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諸侯曰卒無他義

秋八月葬季自陳歸于蔡

纂例見十六年許叔下

總論見突歸下

索隱論曰凡書曰歸者罪輕於復歸也穀梁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如突歸于鄭趙鞅歸于晉耶蓋不然矣又曰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反之難易而善惡之理可見矣

八此於經爲近

經社曰是可歸而歸也可歸而歸則歸者善也指其

謂曰春秋所書聖人亦有以原其情而輕重之也今蔡季既當立而歸此所謂善辭者宜也特曰自陳者外欲納而內欲君之也春秋與蔡季之歸而善之亦所以懲簒奪者之爲心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微旨啖氏云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癸巳葬蔡桓侯

摘微曰春秋五等諸侯葬皆稱公謂臣子所追稱則責其罔上也桓侯得請謚之禮又且明臣子無追稱之僭故書侯見褒旨文侯輔平王定周室死稱文侯舍是無追稱足見也若謂不然宋當死稱王耳聖人之于春秋振頹綱拯沉壞故因桓侯以明二百四十二年諸侯之僭越如此

箋義曰隱八年經蔡侯考父卒葬稱宣公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葬稱文公其後書葬皆稱公者若葬景公靈公平公昭公唯封八卒葬稱桓侯者譏其失禮自桓始也徐

諤曰春秋書諸侯之葬皆曰公而此稱侯者傳無其解而徐氏以爲臣子失禮猶未見其義也取盧啖之說而詳之則春秋之世諸侯不請謚明矣至于所謂蔡季請謚于王者也然春秋之世禮廢法壞安有請謚于周者乎蓋聖人以諸侯之國廢其請謚之事無大小皆曰公由臣子之追稱而春秋從而錄之也今

蔡又以侯而諡之其實不請之也然亦從臣子之辭
而錄之者且以誌諸侯之不由王命其正不正皆臣
子自爲之也杜注見前杜預注何休曰見前何休注
集傳徵旨發徵曰見
前孫復尊王發徵
及宋人衛人伐邾
箋義曰魯嘗趣盟故諱不出主名若微者宋衛稱人
亦惡之耳
謂曰春秋于桓公之用兵皆諱言之而諸侯侵伐稱
人也箋義釋之又不以此爲解且公春與邾盟而此

及宋衛伐之亦不信之甚左氏傳注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折衷曰凡日食三十六無朔有日者二無朔無日者
二有朔無日者唯是而已他皆備書何休謂公行惡
懼見殺故去日苟曰行惡則桓三年之食易以書日
苟曰懼見殺不如勿書去日矣益又莊十八年十五
年俱無朔日則何行惡懼殺之有穀梁謂食既朔故
去日設如是則桓三年宣八年易以別書日有食之
既稽聖人之旨皆有朔有日朔者日月之會日者甲
乙之記不可不存其諸闕文日官失之不繫升細從
舊史闕也
謂曰據左氏之說則孔子之經豈由日官之爲乎趙
氏所以不取也公穀之義則以折衷論之左氏公羊穀梁傳注
各見前陸
淳辯疑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何休曰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
公無之爾
總論曰孔子作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也豈止孜孜

於一桓公而已哉若果以此年書王爲終始治桓之
事則閔二年僖三十二年文十八年襄三十二年昭
三十二年定十五年書王此終治何人之事哉安用
傳爲
謂曰桓公不奉王法而立春秋譏之在書月而不書
王也然桓公之年書王者四先儒釋之亦各不同此
十八年之義范甯以爲終治桓而箋義從之總論又
謂末年書王以終其義也然春秋雖曰于此末年不
可不書王以終之蓋聖人亦有所示義爾夫子以桓

終于此年可卽以王法追治之范注所以近也范甯日見前范甯注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辯要曰不言及者何以與爲義也文姜私于齊侯桓既知而謫之矣今乃不能正其室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蹈禍之機也故不書夫人姜氏而變文曰與與之爲言辭也公許其然自貽弒逆之殃爾志禍之始也新義曰不言及夫人而言與者何曰與者許也公許與夫人適齊遂如齊

諤曰桓公會終其年皆書月聖人危之甚矣　又曰桓公以篡立而以亂終先儒論之多矣春秋所以貶甚之者以桓公之行不足道也且仁與禮于桓公蔑云爾夫仁者爲之所本而三綱五常所由出也禮者人倫之大本而君臣上下所由正也隱將授之而桓無恩非人也適隣國而以夫人行非禮也始以不仁而立終以無禮而喪桓公之禍亦以爲甚惡也此雖可以懲夫人之過而桓公之爲君其本壞廢而春秋自基之矣范注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范甯注並見前徽旨陸淳集傳徽旨發徽曰見前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經社曰重其以一國之尊見殺于外危之也

諤曰桓公內不能正夫人之位以取禍于齊春秋恥之故不言弒而書薨也志其地以明其在外爾又曰春秋危于桓公甚矣是以雖喪至亦志之實所以惡之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並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杜預何休注並見前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新義曰公死之由夫人通齊侯譖夫致殺是姜氏爲賊根不可責莊公爲父討毋也春秋原微于人子毋之情可隱而隱也

諤曰春秋十一公書葬者九此桓公書之者先儒釋之傳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而桓公薨姜氏爲之莊公書葬而不責臣子者桓公之時其實姜氏爲之莊公以父之讐在毋而子不可得而討也故聖人推其

母而討之以存乎道此所以書其葬矣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趙子陸淹曰並見前陸淳纂例駁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二終

春秋會義卷三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莊公

莊公左氏傳及史記世家言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以淫故公怒齊襄公醉使公子彭生搚其脅于車魯人告于齊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折衷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卽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讓桓居攝莊以父弒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卽位故不書蓋備禮則書明矣左得其旨

摘微曰桓薨乎他國莊公不稱卽位禮也

本旨曰君親一旦橫尸不終其壽人情必將大駭而傷其酷烈親則子弟哉匡明不達斯理曲爲解釋拔文姜出在三月莊公何得預不卽位而待之乎

經社曰莊公雖踰年卽位而承衰亂之後父弒母出終以受辱乎先祖是後君不得正其始也故聖人去其卽位隱之若曰不忍卽弒位而云耳

謂曰春秋不書卽位者四且隱公失讓夫子所以裁損之明其不當有授桓之心而啟篡也莊公當立耳然亦不書之者蓋公如齊見弒雖賊在異國然人之心亦所不忍故從繼弒之例而爲文左氏公羊穀梁義例見前陸淳纂例見前

三月夫人孫于齊

折衷曰魯公夫人惟文姜哀姜行惡二罪等而書不同得非有旨乎公穀不稱姜貶也則姜氏如齊如莒皆書姦曷不爲貶吁聖人惡淫嫉惡非不欲貶但存內諱爾所書雖不顯亦言議在中矣究其文姜齊女宜絕於齊故書去姜氏哀姜亦齊女孫邾故不去氏左得其旨

箋義曰文姜罪當誅絕至是稱夫人者適於練時出奔而存子恩母故始以人道錄之夫人隨喪歸不書不告廟

辨要曰易以咸恆始人事詩以關雎首國風書以嬪虞觀舜德得非齊內而及外者也故曰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是以春秋之文雖夫人之善惡各異其文
以示義焉故莊元年有書夫人孫于齊者弒夫而貶
也
新義曰孫者巽也巽之言羞也入也序卦曰旅而無
所容故受之以巽文姜爲魯夫人一國母儀之責也
今於桓義絶於莊恩義俱絶是魯無所容其身志窮
也悔羞巽而入齊也
集義曰姜氏齊姓也夫人凶淫於兄致禍於國此不
言姜氏者猶曰非齊人之女也左氏謂絶不爲親文
之皆所以垂教後世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疑微曰見

雖近義而不甚著然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釋曰
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此爲杜之所得而有證於是
矣二傳雖以爲貶不言其歸皆失之且公行反國猶
有不致況失禮之夫人乎文姜之身七如齊二如莒
皆以淫行見於經其不宜告廟可知也公穀見經無
反致之文故有念母接練之說恐非其實下如齊復
書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通例內外俱絶之則
姓氏皆去
譏曰易咸卦述天地陰陽之本所以明人倫之備然

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單伯送王姬
通例曰天子諸侯之女嫁則書送
折衷曰諸侯之大夫受命于天子雖管鮑狐趙二霸
之佐春秋亦名之有功稱字如閔元年季子來歸有
罪去氏如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唯天子之卿大夫
苟無極貶非爵之則字之無名雖非禮而來亦不名
蓋遵王道也無名來祭伯是也非禮而來毛伯是也
唯書宰咺歸賵非禮之大故貶而名之斯單伯送天

子女嫁于齊所書者魯爲主也爲命大夫之有杜得其旨矣

指掌碎玉曰公羊謂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王之尊卑不敵也嫁於二王之後雖賓客亦使諸侯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故呼公主也

集義曰左氏以單伯爲天子卿公穀以爲內大夫然周之單伯見於經者多矣內之大夫未有稱單伯者左氏謂之送王姬則伯爲王臣無疑矣二傳之誤者其由以送爲逆而失之

諺曰春秋王朝之臣有書單伯者有獨出單伯之文者是以元凱以爲天子之卿而二傳皆曰命大夫是由三傳之經稱逆與送文之不同故也且天子嫁女諸侯三代皆同而至漢以三公主之然則魯雖於周爲同姓矣今齊殺桓公則齊於莊公乃父之仇也周王不當命使主婚莊公雖以天子之命於義當辭之況當時之諸侯同姓者多矣而莊公不能固辭之非禮尤甚發微所謂交譏之也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通例曰用功小曰築

折衷曰魯與齊有不同天之讎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强以王之尊大義難拒乃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義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穀得旨

摘微曰王姬適齊魯實主婚魯雖惡齊不可拒王命館之外失事上禮且所以罪齊

箋義曰經書夏單伯送王姬秋始築館于外蓋王姬初至館於國中春秋以前魯主王姬不一國中當有

舊館今聞齊侯將親迎公不可以禮接之故築舍于外書之者譏魯於仇主婚雖築於外亦非也

諺曰夫義之所以存者宜也禮之所以云者正也若夫義非所以宜而禮非所以正此聖人之所不與也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是亦有不與之意耶莊公不當與齊主婚而莊公不顧父之讎此義之所不宜也且天子之命不若以父讎而辭之而莊公不能固辭又築館于外此禮之所不正也禮與義人倫之大本而莊公失之夫子所以特起其文也三傳雖以內

外爲論而未盡所議之旨左氏公羊穀梁同各見前
旨日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辯疑日見前陸淳辯疑徵
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折衷曰春秋十二公唯桓之罪大始以篡立終以不
修德而薨又非功可褒而春秋書王錫命且生而錫
之唯文成二公死而錫之唯桓而已苟曰加貶則不
宜備禮而書稱之諸侯强王室弱生死之錫皆非有
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杜預謂褒德未盡

其旨公謂加服遠矣穀謂無來錫命近之
辨要曰魯桓罪惡不當策命之經書王去天以示譏
也

新義曰春秋之時周室本無王但天命未改矣至於
時王即假天以係之若桓弑君既不能誅至死仍錫
謚命王而去天與吳楚同文也

譙曰詩降黍離之風而天下不復有雅書訖文侯之
命而天下不復有誥命此周衰政教號令不行之致
矣是知春秋之世禮廢法壞不可勝紀然夫子特書

王錫桓公命者蓋亦有所悼爾且魯君之惡若甚于
桓公周王不能討之於五年七年使人聘之是由周
室之微不顧桓之篡逆而反待之以禮適足以爲非
禮也生而聘之春秋皆錄之以示貶況死而錫命得
無譏乎故去天字以示義左氏公羊穀梁傳及注各
見前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啖氏趙氏曰並見前
陸淳集傳微旨纂義曰見洪瀚紀訴發微曰見前孫
復尊王發微

王姬歸于齊

孔子刪詩以關雎爲始者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是故春秋雖王后與王姬亦有以書之者蓋亦返之
於禮之正也此王姬所書將以譏於魯也若如公穀
之說則春秋常事不書爾且十二公之年不見外女
之歸見于經而莊公之年再書王姬之歸者不使得
主之也然必出王姬之文者蓋以主之者不正累之
歟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齊師遷紀郱鄑郚

箋義曰齊侯殺魯侯魯人不能復仇又遷紀之三邑
卒滅之故稱師言恃兵衆而數行不義者也下文稱

師義同此又紀與齊同姓齊侯欲滅之故詳錄其遷邑以示惡耳

謂曰先儒論春秋遷之之義有二或人强遷之或自欲遷之若齊遷紀邑事雖不同其近於人强遷之義歟且春秋所惡者强者侵凌而弱者不能自保也今齊欲滅紀乃先遷其邑紀不能固守而眥從之同時遷其三邑然必詳錄之所以見强弱之判如此不道之甚也若如公羊之說則春秋之法將以萬世安可謂之諱乎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例見前陸淳纂例辯疑見前陸淳辨疑

疑發微曰見前
孫復尊王發微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箋義曰慶父公之庶兄不復齊難而勞衆伐邾之邑故書曰慶父帥師刺之也

謂曰論語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先儒釋之謂宣成也然隱桓之世亦有大夫而帥師者然必去氏以示義若無駭之類也此莊公之時公子慶父帥師未逮乎宣成之世而不復去氏者此聖人之新意也

公子慶父大夫而帥師固可譏矣然其義不可不加察而推之以道也三傳唯穀梁云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然未盡乎所病之理儻莊公用兵於是時也宜乎復齊之難雪魯之恥然又不能行之反加伐於他國是在不可以然之域也何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交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難目之以示義猶曰爲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讎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並見前發微啖子曰見前陸淳辯疑

秋七月齊王姬卒

此書王姬之卒所以起十一年再書王姬歸齊之文無他義安可謂記是以著非乎左氏公羊穀梁曰並見前纂例例啖子及趙子曰並見前陸淳纂例辯疑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聖人傷周道之衰而不正閨閫之行不復見矣今春秋書夫人而曰出會所以志其不正之甚也莊公雖不制之以春秋之法不可不追治之耳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趙子曰見前胡安國辯疑啖子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乙酉宋公馮卒

諸侯日卒無他義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春秋用兵雖出于自專然而書之必加之察者將以原實而為之筆削爾且如二年書公子慶父此年書溺其實皆譏也然氏有存去而文不一類是加之察而輕重于其事焉且莊公不能為桓公復讎而反欲去兵故二年出公子慶父而地於餘丘以志其為公之子不能于齊也聖人之意將深測之今溺又不顧

齊之怨而反以兵會之不待貶而惡自見也故溺復去氏者且從大夫專伐之貶明貶甚于慶父穀梁詳之左公穀俞通范注發微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折衷曰平王太子泄父早卒立其子林為桓王王立二十三年桓十五年崩至此年方葬諸侯會葬故書葬是時周室至微齊桓未霸諸侯無復勤王故葬緩且桓十五年後來未見書葬豈非桓王也苟改葬復何以明之斯公穀之短左氏梁以日卒無他義諸侯日卒立其子林為桓王王立之附齊也此書紀季蓋母弟之稱也以者不宜以也謂其不能受天子之土以之入于大國不可矣左氏穀梁解之未盡注釋者又取公羊賢之之意以言之使陸子從而謂之仁人之行也且如繁露之說雖學公羊而明紀季之犯有二則見紀季所以不宜以也

入者惡稱也孰謂賢哉左公穀無辨疑微旨發微

冬公次于滑

古者用師將以伐有罪也春秋諸侯雖自專之聖人必求之于可名之問以施筆削此莊公之于齊父之仇也春秋于二年書公子慶父師師病其爲公子慶父師師則悼之又甚而不能用兵于齊也三年書溺會齊師遷紀三邑强暴之心甚從去氏之貶且是時也齊師而欲會鄭謀紀聖人之不可與莊公惕然于此出師而欲會鄭謀紀聖人之意與其可以爲也莊公儻必行之則復讎救弱之義書之曰次不亦宜乎左公穀范注趙子纂例辨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兩存而不爲人所恥然又不能力舉其兵有畏而止夫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天子諸侯之大禮也孔子曰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此聖人言禮之所以重也今夫人姜氏會非其正又從而享之王法所不容而春秋錄以懲之杜注何休注辨疑啖子纂例陸氏微旨發微

三月紀伯姬卒

春秋之法不徒作也將以謹內外之教是以詳錄夫人內女之事蓋欲正天下之婦道也若夫伯姬之歸紀而不能以賢行輔佐其君國危而卒書其不正以疾其無夫人之德而身沒于危國所謂書其不正以勸其有正矣杜注何注穀范注纂例啖子發微陸氏微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諸侯外之爲遇義見隱八年范甯注曰傳例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紀侯大去其國

折衷曰春秋正褒貶爲不朽之文肯屑屑曲意爲諸

侯諱也唯習文尊周之業大故聖人以功覆過非諱也正王道也十二公之間不同天之讐者不能報刜九世之讐乎不爲襄公諱明矣春秋書滅國多豈皆不賢而書滅耶豈皆賢而不言滅耶不曰滅者存其社稷故也言大去者以邑先遷季以附今方大去其國者悉去之辭非討伐也

摘微曰紀無罪齊雖滅之民無所貳故但言去國春秋時國君玩兵賊民者比比皆是以之滅亡社稷又衆民固國之本紀侯無及民之惡齊人興負冒之師

國雖不支民且不怨故書大去復存魯以哀之斯又顯春秋之賞罰教令非天子出
箋義曰昔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不可乃屬其耆老而告之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今齊侯之欲滅紀也自桓五年與鄭伯襲之如歸市今齊侯之欲滅紀也自桓五年與鄭伯以謀其難來朝以求齊侯懼然會魯以謀其難來朝以求齊成薦女以結王援然齊侯利紀之心殊未息也既遷邦鄑鄑三邑復以鄑爲附庸恃其兵力有餘志欲并吞其國故紀侯慨然有古公去豳避狄之思焉紀侯非以善齊也亦惡其滅而專之爾十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鄑二十九年書紀叔姬卒三十年書葬紀叔姬蓋憫紀之亡而錄之也憫紀之亡則齊之不德可知矣

仁君也齊侯暴王也齊侯欲滅紀紀侯意若曰吾不以吾地戰吾民故委其國而去之斯所謂不以其所養害之者也春秋貴之既以紀侯視古公則惡齊侯狄人之不若矣

本旨曰先書齊師遷紀鄑鄑又錄紀季以鄑入于齊顧下紀無滅文宜發端于此以明實齊滅之耳書云大去其國蓋飾賢君之迹焉紀侯死社稷者若滅去果別居何地哉且夫人何以不同行而伯姬葬於魯後卒歸鄑齊叔姬還於魯後卒歸鄑

集義曰春秋臣竊邑而逃則書名書叛以罪之君失地而出則書名書奔以絕之此紀季叛也而言以鄑入於齊猶曰畏齊之强順而從之求以苟免於滅也紀侯奔也而言大去其國猶曰畏齊之强棄而違之求以苟免於死也季雖不言叛亦見其謀國之非也侯雖不言奔亦見其守土之失也主書者蓋嫉齊之貪故變文而著其義也元年書遷邾鄑鄑三年書鄑入王是而去其君皆甚齊之旨下書齊侯葬紀伯姬非以善齊也亦惡其滅而專之爾十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鄑二十九年書葬紀叔姬蓋憫紀之亡而錄之也憫紀之亡則齊之不德可知矣

新義曰凡諸侯國滅例名紀侯書爵者甚齊襄之惡也國滅而云大去者遁去也捨棄土地人民骨肉妻子孑然而去也雖然異古公之去豳於權義之不全也

譏曰春秋之文善其善惡其惡也然有輕輕而重重者必爲之變以通之且歷考春秋之法凡國滅則書

某人滅之君失地則書某侯出奔今齊滅紀而特起文爲大去者左氏傳之未盡而元凱釋爲不返之辭也公羊則賢于齊穀梁則賢于紀二傳異文而生後世諸儒之論諸儒但見經書紀侯之爵而交有護紀之說且紀侯庸暗爲齊所脅去其國家何足美哉然而稱爵者盧氏所謂哀之也不書滅者趙子所謂不絶其祀也至若云大去者本旨謂以其死社稷而云耳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見前陸淳辯疑見前陸淳集傳微旨見前陸淳纂例見前董仲舒繁露陸淳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折衷曰紀李入齊爲附庸齊嘉禮歸祔故備紀國夫人禮葬錄其實也苟痛之傷之則當於伯姬卒及大去其國之時書以文之豈更書葬焉杜得其旨

摘微曰聖人存亡繼絶故復見伯姬如紀之不失國又且聲齊罪也

辨要曰編謂仲尼之旨非譏齊也文見於彼而起義在此矣蓋責親親之仁於魯也何哉乃使齊襄豺狼之豺狼之不若也

春秋會義卷三　八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纂例見前陸淳辯疑見前陸淳集傳微旨見前陸淳纂例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折衷曰凡戰伐盟會君臣不敵則恥之其雖有不敵于境內齊侯召之因而同狩必不肯與齊之微者狩亦不得已而爲之狩者可不在我而已稽之必自狩也苟實與之則必爲魯諱書及齊人狩于禚旌不曰公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讐之行著然猶不忍其暴露閔而葬諸則魯定坐而觀

狩斯下謂怨刺近之左公俱誤
旨要曰此經無傳杜元凱意不從公穀之說故時爲
意今按公穀謂齊與魯讐而公釋怨同狩既刺公與
讐爲好且諱公之惡故卑齊侯以爲人卑公之敵而
刺諱之理著矣故公羊以爲諱與讐狩穀梁以爲卑
齊所以卑公義近之矣
謂曰春秋之譏有以變文而釋義今禘之狩二傳反
後儒之解則皆曰人齊侯以明魯不可與齊侯狩是
則聖人之意雖人於齊侯其旨不在於貶齊而譏甚

於莊公也爲人之子與父之讐行狩非禮可知矣左
氏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各見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聖人之經垂法將來而夫人之惡亦詳錄者將以伸
勸戒之旨於萬世也且兵師之中可謂衆矣而婦人
如之非禮莫甚於此穀梁曰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
微
秋郕犂來來朝
郕犂未以名通無爵可稱來朝義見隱十二年左氏
穀梁傳注公羊
各見前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春秋之辭簡直而互文以見義當求之於然與不然
則筆削之旨明矣且衛朔之出奔失國可罪也天子
所不欲立也公會四國之君反欲納之是皆逆天子

之命而納可罪之君則不當遂之耳今公與四國卒
以兵遂其事伐衛而納之故書人而王以公此互文
以交譏之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春秋之法使君臣上下得其正也尊莫尊乎天王也
命焉而爲天下諸侯當稟而從之可也況有違之者
乎春秋之所不與焉前年書公會四國伐衛今春書
王人子突救之則是天子之命本不立朔而諸侯專
立之也若此則諸侯之伐違王命而子突之救善也
然子突不能克勝五國之兵卒使朔得衛故書之曰
救者不能救也夫以周室之衰枝跡於幹尾大不掉
則子突固不能矣而諸侯又恃其强以專納之使天

子之威命度聞焉故諸侯書伐而子突書救且以誌
上之周室微弱下之侯國盜橫矣左氏汪見前杜預
見前發微曰見前
孫復尊王發微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本旨曰朔讒伋壽盜其位王者所宜討故於其被逐
出奔書名以絕之方是時諸侯能執朔歸之京師使
天子得以裁其罪乃義之隆者也齊襄反連五國兵
議納非正書曰衛侯朔入于衛存中國大體使若非
諸侯敢拒王誅登叛人朔自以惡入爲愈也朔入而

后公至曰伐衛所以見其實耳明年齊人來歸衛寶
亦知倡惡者齊故朔專致賂魯與二國但爲黨逆非
首也
謂曰入者以惡入也衛侯不能保有其國出由見逐
一也入又不由國逆二也諸侯以師伐其國而强納
之三也天子救衛而不欲使得立四也犯此數者豈
非惡乎故名而以入書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微曰見前孫
復尊王發微
秋公至自伐衛
經社曰莊之出十有九其致之者五危之也不致之
者十有四以齊桓安之也
謂曰春秋會盟征伐皆失其制然有致之者其所以致者危之甚也今公伐衛踰年而返穀
梁所謂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矣莊公拒天子之命
會仇讎以伐衛聖筆之所不與也故危而致之左氏
穀梁傳注谷見前發微
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齊人來歸衛俘
折衷曰杜預謂文姜淫於齊侯求寶歸欲說魯以謝

慙以是謂俘爲寶二傳亦曰寶唯左氏經書俘吁史
策所書非國之重寶曷肯記與如寶玉大弓則我之
重器也鄑之大鼎則宋之重器也既非重器則貨賂
易足以書之而曰求之以謝慙其理益鄙予以爲公
與齊共伐衛齊得其俘以讓於我如隱十年宋人歸
鄧歸防之例也戰伐歸邑歸俘則我事也焉有二國
共伐同姓而曰歸其寶賂耶三家俱失折衷得之
摘微曰齊人歸俘于我我不當受齊不當歸
旨要曰三傳皆言衛寶杜遂疑經文有誤今按左氏

曰文姜請之也公羊謂齊侯讓我以爲魯侯之力故歸之杜因曲從左說左理甚迂蓋經言俘而傳言寶者俘必有實於義相足耳若尚書稱俘厥寶玉是也

集義曰此歸衛寶與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同皆所以譏內也故謂不能平宋亂而取賂於惡差輕故言取也此爲違王命以伐衛於罪爲重故言齊人來歸以齊首惡者亦內之諱惡之旨也貶於伐衛昭昭矣

謂曰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以人子之心故也今莊公於齊國父讎矣三年使溺會之伐衛五年又親會之踰年而返與讎人比周違命以納可罪之君公之惡可知也據諸儒之論則齊魯之惡鈞矣且會齊非莊公可爲也伐衛又不正爾而乃歸俘以爲能何足榮哉又解恥之甚也若如傳意以俘爲寶而文姜請之則抑又不可道焉益見莊公之暗懦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啖子及陸子曰兼見前陸淳辯疑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折衷曰春秋書日食以陰侵陽繫於君其諸星變大者書之小者忽之故二百四十二年間書彗星三及斯得不以至異而書歟所先書恆星不見謂無雲雨而恆見之星不見故謂之異苟有雲雨則晦冥易以辨其星歟雨歟是狀如雨非雨明矣左穀之短公得其旨

摘微曰恆星不見星墜如雨恆星列星也所見者夜中隕星亂墜如雨三傳釋雨言既星隕而雨甚乖聖人之旨古今星隕如雨者非一聖人立言不使後世爲惑故先言恆星不見知天理之變既成夜中星隕事又尤大故書其始末災異之占苟若此春秋大法之言固當詳正也

集義曰公羊言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是言星之若雨也穀梁之意與公羊同傳曰其隕也如雨是釋經之星隕如雨也下曰是夜中歟是設問釋經之夜中也范甯以爲星既隕而復雨又曰雨必晦冥皆失本傳之旨且傳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隕豈雨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是不從雨星之說而取星隕之文也三傳義同

而穀梁尤詳左氏謂之與雨偕迂亦甚矣

謂曰春秋之世皇極大中之道不修而五事不正是以三辰乖錯衆異並臻必詳錄之者以誌衰世之變垂後世之戒也若此星隕如雨則災異之一爾三傳及諸儒之論皆互以如雨之言爲矛楯是則經外曲生繁意此蓋星墮似雨而爲異亦無他焉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繁露纂例及辯疑並見前陸淳辯疑並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大水無麥苗

義見桓元年　洪範農用八政食爲之先也蓋以國家之大重於務農而民天其食矣古之聖人奉順天時必使年豐穀登而民不至於凍餒且一穀不登禮謂之歉蓋憂民之至也春秋雖無麥苗亦書之者重民命以垂勸也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因而錄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爲心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辯疑見前董仲舒繁露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春秋會義卷三　壹

齊爲文終書師還則知其非也

箋義曰公圍郕而稱師者刺之也　春次于郎夏又圍郕逾時用師爲強警伐同姓蓋危國敗衆之道也凡師還不書今書之喜其脫難而返也猶桓會不致而致會戎于唐之義

集義曰魯不應與齊伐同姓之國言郕降于齊使若齊不加兵而郕自降也上云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託不得已之辭諱之也下變例而言師還若師不臨于郕而還也蓋史存內諱夫子因而從之公羊變

盛之說甚非義例

索隱曰三時暴兵于外不修民政而奪其農時聖人因而書之以志莊公不臣之罪而爲後世黷武之戒

謂曰爲國者必有以豫備不虞也莫越於完城郭善守備而已故曰出則以戰入則以守舍此非用兵之道也今魯國無寇而出師久駐于郎地雖曰以侯陳蔡亦不可也趙子所謂無寇而次是欲自爲寇也

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古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雖治平之世不忘乎武備貴在于無患也王制周禮皆有四時田獵之事自天子諸侯皆得習武事以爲國之備也春秋所書皆非度而失制矣至若莊公此年書治兵又與蒐狩之例別也今春出師于郎陳蔡不至而遂整治之將以圍邾焉左氏謂治之于廟趙子所以不取也穀梁詳其事以明之然必書之者所以見出師勞民之甚其往也又將會強讐而圍同姓故書曰以謹之　古者師出不踰時懼其勞民而暴露于外也今魯兵出無名止爲強齊圍邾不顧其恥伐已同姓固可譏之是以夫子實而書曰邾降于齊師

不使魯得勝之也且以見齊之暴橫魯畏而強會之故沒公而示貶也　春秋之法有常矣其或變文起因而書之以志莊公不臣之罪而爲後世黷武之戒

謂曰爲國者必有以豫備不虞也莫越於完城郭善守備而已故曰出則以戰入則以守舍此非用兵之意則必原其實而加之餅焉此言師還與言至之義僅同是皆危之矣左氏公羊以爲善辯疑之所破也且魯畏強齊勞師于外無功而還自春及秋斯亦疲困之甚矣其往而錄其返故謹而書曰師還左傳在公傳在

穀傳在繁露陸辯疑纂例發微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見隱四年義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新議曰及大夫盟者非齊亂無君也惡莊公忘父之讐而以公萬世讐而以公萬世讐而以公萬世

為雖不當卽留之旣而又自下與大夫盟而欲納之
春秋之所不與也雖盟又不克納是則始不顧其恥
終不量其力違禮尤甚故斥譏之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折衷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
以惡入曰復入斯禮經也逆立則許叔入于許復位
則曹伯襄復歸于曹納之則忽復歸於鄭惡入則晉
欒盈復入于晉斯四者春秋之紀綱也齊殺無知小
白自莒先入始無過而出洎無君而入爲謂惡入歟

義矣今公之伐齊是可以與其伐讎國也故特出公
伐齊之文然莊公伐之事不在乎復讎而在乎納子
糾也聖人之意又不與之故復出其所納以譏之若
其所納者宜立之君也卒不克納之是力不能勝人
故明書以示訓　先儒論春秋之作皆曰反正之經
也仁義之法也諸侯之國得失功過皆公之於筆削
矣按春秋之法入者以惡入也而齊小白乃桓公爾
孰謂惡入之蓋齊襄公之後子糾當立而小白先入
是不明長幼之道雖然小白入於齊而特起伯功聖

人之意猶不與之者謂其非世嫡之正不可以其爲
伯之功而掩其不正之過也故不以公子稱之而書
之曰入以明筆削之旨公且正而義不可不貶也左
氏
公羊穀梁曰並見前辯疑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八月丁酉葬齊襄公
傳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今無知旣殺是賊討矣故
書其葬亦所以謹其緩也杜注見前杜預注范甯曰見前范甯注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折衷曰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

子糾遣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三年無駭帥師入極與諸侯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於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也本旨曰春秋之例魯與他國戰而克則曰敗某師若他國勝則但言戰而不明乾時之役書我師敗績與

例違反都無諱義公羊云桓爲齊所弒今雖緣納糾興師因託大義以復讎爲名故戰敗不諱明復讎而敗則榮也然吾必疑是說何則莊公非復讎者且桓之死至此凡幾歲莊豈嘗特興師至齊地問父所以不返之意哉然則我師敗績四字衍字也寫書者見簡牘中有公喪戎輅傳乘而歸之事因誤著說公羊者遂稱著齊用師不正之罪穿鑿也夫違例反常使後世難以尋究修經之旨將不其然

經社曰乾時之戰書敗亞內也納讙之師書敗貶也

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纂例曰譏不能免之也

折衷曰春秋凡書取國取邑取地皆言易也有用兵而書取如伐莒取牟婁伐鄭取長葛不用兵而取者如取濟西田取汶陽田斯取子糾奔我其爲國難出奔者皆欲資其力而復其國也齊殺無知之後齊無君矣我能復之則我有恩於齊保之則我有義

於糾既能復之復縱齊殺之恩義俱不立故聖人書
取而譏之言易之甚也斯殺得其旨杜謂詐取管仲
且齊得之不見於經雖曰極言易以及取
胡氏曰桓公請魯殺之而云齊取之者魯殺子糾則
是殺齊當立之君於文不順齊來逼魯魯人殺之則
是齊人取而殺之於其事正也
集義取折衷陳岳論
誘曰先儒以論語言之則子糾爲桓公所殺明矣今
左氏公羊則云使魯殺之穀梁則謂猶曰殺之云耳

得不謂經簡直而待釋之過實乎然此必曰取者穀
梁以爲易辭也今莊公納子糾而使之見殺則是齊
之得子糾誠爲不難若自殺之也故書曰齊人取子
糾所以見公之盟既伐齊無功而徒然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
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陸淳纂例曰見前纂例
微旨陸淳曰見前陸淳纂例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尊王
發微
冬浚洙
天子封諸侯城郭溝池無國不有也繕完其城浚深
其溝國之常耳而莊公特書其浚洙者豈無旨哉蓋
由莊公之立常抱畏齊之心是以修其城池深其溝
洫所謂蓄力不足也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
各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誠有以內魯而立文也事有詳畧而志有輕重
爾若其書曰公及某師戰于某地某師敗績則是錄
之詳也如曰公敗某師于某地則是記之畧也然皆

託微旨以示義且齊伐魯而公出戰夫子書曰敗齊
師雖然內魯之辭也然所以記之畧者蓋亦有所示
義而爲文也莊公之於齊師雖曰敗之然不以復讎
而止報乾時之戰不足爲美是以畧之此蓋天子命諸侯
見纂例啖子曰見前陸淳辯疑陸淳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月公侵宋
周禮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諸侯
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戰圍侵伐者甚
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今魯莊終以畏齊而恥敗其衆

故春秋以曹劌之詐幸得敗齊之師亦未可釋前之恥而又恃其勝以侵宋斯不量力之甚也穀梁所謂深怨于齊而衆其敵不亦然乎 左氏公羊曰并注各見前穀梁曰見前殺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宋人遷宿

纂例論遷有二義此實強遷之類是也春秋之世諸侯恣橫不顧土疆之限務廣土地至有強遷于人者今宋之貪暴遷取王封不道之甚雖曰徙而臣之與其滅之不遠也 左氏注見前杜預注曰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曰見前陸淳纂例

曰見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曰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新義曰次者兵出無所加之意也二國之師同次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爲齊不救宋也

郎乘丘獨敗爲文齊又侵宋

謂曰公不能復讎而反納子糾以敗齊之寇又侵宋以衆其地敵二國同時次兵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爲美故畧文以示貶之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折衷曰斯楚而曰荆荀曰荆州名楚國名漸進之義則秦當先書曰雍吳當先書曰揚何以書秦吳也荀曰荆者狄也秦吳亦其類也故何不狄之而獨曰狄楚乎舜荆乃禹貢九州之名也奚謂狄乎春秋亦狄吳楚矣不聞改國第絀爵以狄之聖人之旨也杜得其旨荆者本號後稱楚者易名

新義曰不稱將帥者不與夷狄征伐之法也

謂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聖人賤夷狄之本意是以入春秋而夷狄見于經者楚與吳耳夫子錄其事降而以州稱之雖大稱之不過子也今荆夷狄之國而敗中國之師甚不可與又以蔡侯獻舞歸是則夷狄侵暴由此見也亦存其爵者以然而蔡侯名者不可逃失地之貶也亦存其爵者以起其爲中國之君而爲夷狄所獲趙子所謂以歸蓋重責之矣此將惡蔡而罪荆也罪荆所以待天下諸侯有能誅之攘之則可 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聖人與人不求備觀其人于進退之間也故曰吾見

其進也齊小白之入納管仲之佐詳其滅譚之意有心乎伯也吁春秋之時諸侯交亂至于此年有夷狄而敗中國者夫子誠悼其淩替矣齊桓將復太公之業始興師不能以荆楚爲慮樹正中國反以不禮之小忿滅人之國甚不可也然而稱齊師者欲與其行伯之心故也譚子不名之亦以起譚無罪而見滅則齊侯不當用師于譚爾故書曰譚子奔莒者蓋不與譚之滅而譏齊桓用師之不當也左氏公羊傳注各范甯注穀梁傳注見前董仲舒繁露見前劉敞孫復尊王發微見前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規過曰沈氏云臣明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非周公之舊凡也

總論曰若如左氏之說不惟異端滋甚則是諸侯得以自相侵伐圍戰取滅矣

謂曰聖人之經例生於作傳作傳者務探聖人之旨故推之以義例焉若此書公敗宋師傳或云內不言戰或云未陣曰敗某師是則春秋之義惟一而傳散爲三家之說也大概春秋所書出於一時之事斯不在後儒之例且二傳謂偏戰例日今公敗宋師而左氏謂宋未陣而薄之則與夫疑戰不日之例相反者此三傳矛楯之一耳蓋聖人之旨不可專據乎傳例當求之於可以然之域也公前年敗齊今復敗宋眾其所敵斯亦危國之道此所以日之也左氏穀梁傳注各見前劉敞孫復尊王發微

秋宋大水

折衷曰中國及我且宋魯道里源流既異雖大水安得相及苟及魯魯當自書肯書宋耶不謂王者後則三恪之外諸姬國皆王者之後何不書之又莊二十年書齊大災齊豈王者之後也又曰志其甚也雨螽鷁退石隕突甚于此不聞書之凡春秋不書外災尋經見宋陳鄭衛皆書之必此五國鄰也鄰有災告之則書使弔亦書杜得其旨

謂曰末世災異之降多突蓋由聖王不作五事悖棄倫敦而咎徵之應著焉自隱至哀不可悉紀是以內則詳而錄之外則畧之今書宋大水而三傳所解不

同折衷止破公穀而又存左氏往弔之說蒙以先儒之論昭九年書陳災而于時陳已爲楚所滅則魯何所弔而書之乎蓋聖人于災或書其一或書其二或以鄰國錄之則列國從可知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淯辯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王姬歸于齊

箋義曰魯主昏故書其歸不書齊侯逆自爲王姬而來既書王姬爲重則來逆可知且常事不書也用見元年書逆女築館皆非禮

誖曰元年書王姬之歸不與魯得主之也而二年書其卒至此年又起王姬歸齊之文諸儒雖取魯不當主婚之義而釋之然亦以志齊國之强再娶王女未世禮廢法壞婚姻失正故詳錄之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陸淯辯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折衷曰伯姬隱元年歸于紀叔姬待七年方歸國爲齊所滅伯姬已卒叔姬反歸于鄫以主祭祀三家所異者謂非嫁而書歸聖人以紀侯已死叔姬能全節行而歸鄫以主祭祀卒非嫡不書而叔姬皆書之亦以賢錄也文姜行惡春秋惡之叔姬全節春秋美之斯杜得其旨

新義曰國滅夫死託身讎國書歸不當歸也

誖曰春秋詳錄其始所以起其終也夫子於隱七年書叔姬歸于紀明其爲紀侯之媵也至莊二年書紀季以鄰入齊則又明紀季爲紀侯之弟而以鄰入齊爲附庸也紀侯去國既死則叔姬歸父母之國可矣今歸于鄫是從紀季也此禮教之所爲嫌耳故春秋

明書之三傳釋之未盡而杜元凱及江熙又有全守節義之說以致諸儒緣之以爲論然則叔姬之義惟公羊僅明之而發微抑又詳矣左氏注見前杜預注纂例日見前陸淯纂例料疑日見前陸淯辨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折衷曰名之非以賢而錄以罪而書蓋因弒君而及其臣以君非罪皆書之以懲弒者之惡杜謂無善可褒近之穀得其實公羊誤矣同桓二年義左氏日見前十一年

乘丘之後傳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義見桓十五年大夫出奔說左氏日見前何氏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折衷曰凡盟會君臣不敵盟主必責之春秋必非之

我公必諱之齊侯昌以當諸侯之微者蓋桓公方脩伯業以會諸侯不獲已而會之斯諸侯未信於齊桓也且使微者會之以觀桓之德業桓之意不以已欲

上之而先下之洎柯之會不欺曹子方信重於諸侯至幽之會而諸侯莫不至矣聖人書之以見小白成伯業之漸

箋義曰桓公用管仲之謀不以兵車而以禮會諸侯將平宋亂是周衰之後首以公義倡天下者也故春秋貴之然所以皆稱人而獨書齊侯者尊桓公之始

行義

總論曰按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天子所命非命伯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也曰若大彰承韋昆吾此亂世之事非盛王之憲也

諤曰按總論東遷之後天下無王已久微二伯則周室絕矣中國夷狄矣齊桓既入得管仲之佐將以誅叛討逆以尊王室於此首圖大舉出會諸侯以圖功然而夫子特起文書齊侯之爵而四國稱人者以齊桓雖非命伯之實而有尊周之心故也何休見經書

人以為諸侯未信使微者往諸儒或緣之以為論穀梁又曰疑之是亦欲明聖人與齊桓之意不正在乎書會而在於四國稱人也發微云責之深者必先待之重蒙又聞之四國本無尊周之心但畏桓兵刀而來會故稱人而獨書桓公之爵將以觀諸侯也此聖人與桓公之意然爾左氏穀梁曰及注各見前公羊復尊王發微辨要曰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見前注克寬纂疏

夏六月齊人滅遂

箋義曰桓公圖伯未為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來

之而乃伐魯滅譚今又滅遂數逞強力以報私憾故
伐魯滅譚稱師者事始襲襄未之責也滅遂稱人者
當國三年既合諸侯行義矣乃責之
新義曰新國用輕典亂用重典齊桓當衰亂至極之
世恃兵國强富把天子之令以威諸侯何暇尚文德
而崇禮義滅遂稱人衆辭也
譏曰聖人之於春秋不私乎筆削也桓公之立三年
見於經而始稱齊師次稱齊侯此稱齊人者蓋以桓
公初立方將圖伯故先稱師以觀之至北杏之會合
諸侯而有尊周之心夫子與之而獨書其爵也冀其
力輔王室以救中國何其恃尊周之名滅人以廣土
也雖曰示威諸侯誠不可矣故從書人之貶左氏曰
羊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公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折衷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災異則繫日蝕嘗
雩望則繫月蒐狩土功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
則不書日柯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羊謂齊桓信
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
九年葵丘之盟皆方霸之際何書日既卒後僖二十
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
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義例定矣左得其
旨也
譏曰齊桓之入莊公以納子糾之故數與交戰至此
公知齊桓為霸懼其見討始與之平故盟于柯且公
盟例日此不日者齊桓盟之故也齊桓之盟所以不
日者夫子與其圖霸不可不與其為信也公羊引曹
劌之事而言之蓋經外之文亦未足可據折衷執元
凱而為說是不知聖人之文不由乎赴告也此不日
者穀梁所謂信齊侯也聖人信之將責其所以為伯
之事是亦謂責之深者必先待之厚也左氏公羊穀
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胡氏曰天子之大夫而會諸侯大夫非禮也貶以齊
率陳曹先會伐宋兵衆已往單伯後至不云為會而
謂將兵故也

箋義曰滅遂之後諸侯用師皆稱人單伯獨書爵何也春秋本爲征伐不自天子而作今單伯奉王命會齊乃征伐自天子而出正也王命無所不通故王人子突亦見經

譏曰春秋之法不使卑淩尊賤踰貴所以正君臣上下之分也齊桓圖霸宜乎上尊周室翼戴天子以伸其臣事之心於此可爲也今據左氏之傳請師于周欲假王命以託尊周之名以伐宋是以單伯會之何則以諸侯而致天子大夫非正也桓公不修德而伐

宋又未嘗朝正于周而遽致其大夫是以夫子離其文而特曰單伯會伐宋蓋殊其會以不與桓公之致也先儒又以單伯爲吾大夫此蓋出於元年單伯逆王姬之文故有以爲魯大夫竊嘗考之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伐鄭襄三年公會單子同盟雜澤則是天子大夫見于經者有以單爲氏者明矣然則魯大夫安有稱伯者歟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荆入蔡

所謂入者以兵入者也書之者不與夷狄之入中國也且十年書荆敗蔡師以譏中國諸侯之不能救蔡也春秋本爲征伐不自天子而作今單伯奉王命會齊乃征伐自天子而出正也王命無所不通故王人子突亦見經

譏曰春秋之法不使卑淩尊賤踰貴所以正君臣上下之分也齊桓圖霸宜乎上尊周室翼戴天子以伸其臣事之心於此可爲也今據左氏之傳請師于周欲假王命以託尊周之名以伐宋是以單伯會之何則以諸侯而致天子大夫非正也桓公不修德而伐

伐宋冬書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集義曰北杏之會齊稱爵他國稱人此桓修伯業之漸也伯者之事尊王爲先此年春伐宋夏書單伯會齊侯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伐宋冬書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會鄄稱爵則此伐宋皆諸侯也鄄之會以單伯主之此諸侯尊王之義也其以爵書者庸非善之乎且宋之背會諸侯討之宜矣其稱人者非貶之也且諸侯之貶例不稱人此經以鄄會爲尊王則上不稱人無以見下書爵之善也經之筆削良有其旨

譏曰北杏之會齊侯書爵而諸侯稱人者以見齊桓欲有尊周之心而諸侯未盡從之將待其所同心而翼戴天子也今宋服而鄭衛共欲推桓爲伯故並書

爵以稱之以起其共尊周室中國其少息肩焉左氏穀梁
曰各見前發微曰見
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總論曰桓率諸侯尊王室其實率諸侯以尊己也率
諸侯以尊己者假其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納之以
會邀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也

謂曰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此古者天子命侯
之爲伯也先儒論齊桓晉文非命伯者也雖然左氏
所紀齊桓有召伯廖之賜命晉文有踐土享醴之事

然而孔子皆不錄之子經則安可謂之命伯哉孟子
因而謂之三王之罪人也然春秋之際微齊桓晉文
則喪壞益甚列國其何以率正乎是以聖人以譎正
之言論之則是仲尼之門雖羞稱之而於春秋之經
不得不與其所爲以伸筆削之義是以此年會鄄而
始錄齊侯於宋公之上者志諸侯所以同事推之亦
以與其圖伯之心而將責之以爲伯之道左氏穀梁
左氏曰復會
瑪齊始霸也
日各見前孫
復尊王發微

夏夫人姜氏如齊

仁者忍也義者宜也且魯夫人之不正文姜哀姜也
文姜莊公之母通於齊襄而哀姜閔公之母通於慶
父春秋錄之則書曰孫于邾此起其所以不
正也今此齊侯既沒桓公與伯而聖人復出姜氏如
齊之文者譏齊桓之不能正之也且齊桓於哀姜則
殺之於文姜則反不討之者此亦推而遠之以存乎
道也若夫齊桓之殺哀姜義之所以宜也文姜僭將
討之則爲彰兄之惡耳是故不加討於文姜仁之所
以忍也杜云見前杜預注穀梁曰見前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齊桓雖非命伯人春秋之經夫子待之以爲伯之道
益將責之以不能之事而齊桓內不能率諸侯以朝
天子外不能攘夷狄以救中國反爲宋討一附庸以
求其服從之心斯德之小乎宋人邾人推桓爲伯又
不圖安于中國之大正欲伐已之屬亦德之小也故
主宋而交譏之皆稱人爾左氏曰見前及鄭人侵宋
微曰見前孫
復尊王發微

鄭人侵宋

箋義曰諸侯已服齊而鄭猶侵宋惡之故亦稱人

譏曰春秋自隱之後諸侯之國無大小皆專其侵伐也至此桓公雖伯諸侯專恣之心尚未之改是以宋伐鄆鄭間而侵之是亦桓公爲宋伐鄆不正之故也鄭既從會于鄄今反侵同會之國誠不可也故書譏之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箋義曰晉文受天子策命爲侯伯故世主盟會征伐齊桓雖伯諸侯推之耳未有王命故伐鄆伐鄭伐徐猶序在宋下以主兵爲先如邾人鄭人伐宋之類者言其爲伯之道未至故不與之耳

譏曰前年鄭雖侵宋齊桓儻欲討之則當讓之讓而伐之可也今直以二國之不從然後請天子之命而伐之非方伯之正也故復主宋而譏之 左氏傳見前發微曰

秋荆伐鄭

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箋義曰桓十七年鄭人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明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昭公弟子儀于陳而立之卽莊四年會諸侯之鄭伯也十四年爲傅瑕所殺厲公入鄭至此桓公雖伯諸侯專恣之心尚未之改是以宋伐鄆鄭間而侵之是亦桓公爲宋伐鄆不正之故也鄭既從會于鄄今反侵同會之國誠不可也故書譏之

譏曰荆爲中國之患三矣敗蔡之師入蔡之國今復伐鄭齊桓未嘗致討而用兵于諸侯以求服從聖筆之所不與也前年爲宋伐鄆使鄭間而侵宋是年又爲宋伐鄭使荆得乘釁而伐中國此亦齊桓起荆之患于鄭國也故明書以誌其過 左氏曰見前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折衷曰斯幽之盟是大會諸侯諸侯皆自會所以書同盟者以齊桓霸業已成中國無異而不服故也稽諸公會不會之例書公及某侯會皆公自會也書及某會則微者也苟空書某侯不謂微者如翟泉之盟空書會王人晉人是公自會故也益公諱與王人及諸侯之大夫盟故不書公第曰會也斯幽之空書會諸侯正與書翟泉之義同苟亦曰諱書公則諸侯皆序矣所諱也是公自會非微者盟明矣所以不書公

者史闕文公羊得其實穀近之

箋義曰柯盟不諱者會鄰國會盟之禮耳今與諸侯共推爲伯斯恥之大者也故爲公一諱若使微者會之所以督名教

集義曰魯與齊自桓襄而來讐國也莊公九年納子糾不克十三年不預北杏之會疑可知也柯之盟公從曹子之言要而取地非魯恥也此會不書公豈非經之微旨公羊之文誤矣

新義曰天下無王八諸侯不臣亦八齊桓修伯請王命率列國以歸周室故書曰同盟于幽謂前此之盟無有同爲文者諸侯必同歸于天子也會不書公者是九國之君相同而獨公不同謂曰春秋隨其人而加筆削齊桓爲會至此而公始與諸國齒會同推事之然春秋之所以沒公而書曰會者傳不具解而穀梁曰疑之也先儒又以史闕文而言之則聖人之旨何所託矣若以爲諱則筆削之法安可曲爲魯諱乎蓋聖人有以恥之也且魯于齊讐雖易世矣而桓公讐人之子推之亦可惡也八子之心安所忍耶然而親仁之道亦不可舍況又爲伯而諸侯同推事之魯若不往則必見討矣故公不得已十三年盟于柯以平之春秋主之于桓而不日之耳故沒言公以恥之若夫柯之盟雖曰不可尚且二矣今復會諸國同欲推桓爲伯則魯將有尊事之心國敵禮故猶出于公今將有推事之意大爲不可故削言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

邾子克卒

諸侯曰卒正也此邾小國故略之而不日左氏注見公羊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折衷曰齊桓自柯之盟後信著於諸侯自茲好會十一未嘗歃血兵車會四未嘗大戰有以見兵威震於天下信義服於諸侯苟非爲諸侯之事詘肯執諸侯之大夫是因鄭伐宋又不朝齊執行人明矣春秋凡執行人無罪則稱行人有罪則但稱名氏故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之類是其罪也襄十一年楚人執

鄭行人良霄之類斯非行人之罪也凡執大夫皆稱人以不敵君故也杜得其旨

箋義曰公羊傳例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齊桓爲諸侯所推方謀伯業鄭不朝信未洽爾當脩德以來之今執其大臣故稱人以執言非伯討也詹不書氏蓋以不奉盟主有違眾之罪貶之

譏曰三家之說鄭詹或云大臣或云微者至於解其所執之由則左氏謂不朝而公穀以爲佞人也然考之經傳不見鄭詹之所由又不載其罪故纂例所謂

不知以何罪而執之也且齊侯執人不由王命故稱人以譏之箋義以爲非伯討而發微謂之惡桓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齊人殲于遂

折衷曰莊十七年齊桓方伯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滅而成之成人輕遂無備遂人強族飲之醉而盡之爲文如書梁亡鄭棄其師之例梁非自亡鄭棄而罪不召其師也齊非異罪其不設備也鄭非自棄而罪其不設備也皆以自盡爲文而罪之也

譏曰三傳載其事而諸儒解爲齊人自殲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旨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春秋之法莫先於謹災異之戒也是故麋爲山澤常有之物雖多亦書之者志其異以垂戒也元凱又以爲害五稼則聖人重民之命安得不錄之以示訓乎

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日食義見隱公三年杜注見前杜預注何休注穀梁曰見前

夏公追戎于濟西

折衷曰諸侯用夷禮於中國中國純之夷伐中國中國之有既曰追則是戎入疆之後公禦之戎退而追至于濟西明矣左得其

旨穀近之
摘微曰春秋尊中夏不使戎狄侵擾故但書追不言
戎來侵伐之也
集義見僖二十六年
謂曰春秋之時戎狄雜擾不一也今公追之而書曰
公追戎于濟西者其略之辭歟春秋之例伐戎狄
不言戰因錄內以見義猶曰中國之諸侯驅之逐之
見夷狄可卻而中國勢伸矣今未有言伐而言追者
豈非託文以大之耶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
見前董仲舒繁例見前陸

消纂例辨疑見前陸淳辨疑
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有蜮
旨要曰此經文誤而杜終解也按爾雅蜮短狐也含
沙射人影蓋出炎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春秋災異
螟螽蟊之類有害嘉穀則書之此知經文誤者于文非
蜮乃蚩字也皆由隸簡相傳象隸之變所以謬耳爾
雅食苗心蜮食葉蚼食節賊食根蟊皆記所害之由
是以有蚩有蚩或蟲或螟則書之故傳曰秋有蜮為
災也蓋秋苗將成而蚩食其葉使不茂是為災故
書之也求于螟螣蟊蟘之類豈可
謂曰春秋詳記災異雖物之為害亦書之今蜮者傳
及諸儒皆以為傷人之異而旨要又謂蜮為蚩是以
惑甘傷五穀而書之蓋亦重民命之一端耳左氏公
曰各見前指掌曰
同前孔穎達正義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摘微曰結本為媵使遂專會盟利國家衛社稷者臣
不得以專之故書首末具明
指掌義曰穀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也然則
為媵人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鄄是衛
之東地也至鄄停女會盟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
至鄄也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
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於己無嘉善之文也
發微曰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書者為遂事起結嫡命

專盟故曰遂以惡之

新義曰稱公子者始受君命辭遂而加及者何累言也何言乎累冬三國之師伐我西鄙由此盟也索隱曰春秋書內大夫遂事者何也誅其專而不忠不臣者也凡內之大夫因君命以出而自專自肆遂生他事者皆書曰遂若公子結之類是也大夫竊諸侯之命而專之者蓋非一國不可得以備書舉內之大夫則天下之大夫可知矣其曰遂者疾其不稟君命而遂以生事也所以哀君道之微弱誅亂臣之矯亢而專命不忠以壞法亂紀云耳諸儒不本經不迹實故曰許其專之也

諱曰春秋所書揆之以禮經之正也亦有以起文而見其義也今書媵陳人之婦益起公子結遂事之文矣且公子結送女當至其所媵之國以致其君之命也何以及鄧而與齊宋爲盟非禮可知也公羊又以爲專之則可者然豈有臣廢君命而專遂其所爲哉觀結雖及二國盟而魯於秋見伐亦無益耳夫諸侯專相爲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

夫人姜氏如莒

禮家正則國治此男怡國以家道爲先也魯莊之立不能規制其母使數如齊國如會如師不足道也今又如莒甚矣魯之不正可知而春秋詳錄者俾後世知婦道之不可不謹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之霸莊公于十六年會之於幽諸侯共推事之齊豈而齊豈可卽會宋陳而伐之乎於此見公子結之盟無用而齊之興伐非方伯之正也故主齊以示貶

其可以同心戮力而翼戴天子也今魯雖不當納鄭

杜注見前杜預注何休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穀梁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聖人筆削不私善惡之記也終身不正者文姜也凡所以如往之事春秋詳錄之所以謹後世之戒爾氏何曰見前何休注范氏曰見前范甯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齊大災

齊與魯鄰國耳災異亦有從而錄之者春秋之世皇不極而災異屢見齊侯圖伯專務侵伐而方伯之道失其實災之所致不亦宜乎穀梁所謂志已甚也凡外災書其一二則列國可知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曰見前睦淳辨疑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厲王之暴宣王興起之六月之詩宣王所以攘夷狄也平惠以降政教陵替四夷乘之復橫中國周衰不

能攘正而卻之儻諸侯有能驅之伐之懲之艾之則中國少安宋齊桓圖伯夫子之心必欲其卽率諸侯以攘逐夷狄尊正中夏是其職也至此伐戎而書之曰人得無旨乎三傳及諸儒畧而不解且晉文之伯一年伐楚而爵見于經令齊侯伐戎而反人之者春秋以晉文之人而有救宋伐楚之功蓋攘夷狄之心甚速爲可與也齊桓之人于今十年滅譚滅遂止欲貪廣土也至於伐宋伐鄭伐魯皆率諸侯而伐之若此戎狄之類未嘗率諸侯同力致討故人而稱之使

若微者以見其用心之略而徒欲以尊周爲名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啖子謂夫人薨不地以其無外事也今文姜行惡亦以禮書之者以其爲莊公之母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諸侯之書葬所以謹其禮也此蓋詰其緩爾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曰見前何休注

春秋會義卷三 卒

二十有二年汪克寬纂疏齊桓十四年晉獻五年衛惠三十年陳宣二十一年杞惠公元年鄭文公捷元年曹莊宋桓十年秦宣四年楚堵敖三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大眚公羊作省

集義曰肆大眚者赦罪宥過之謂也十二公之間惟此獨見於經若謂非制之常行之則書且二百四十餘年非止于一也其書之異得無旨乎春秋正尊尊親親之法以文姜之殺夫天子所宜誅者也以莊公之念母文姜不宜絶者也以公之不宜絶而葬之親則至矣然而成禮於天子宜誅之罪人非所以尊

尊也其書肆大眚者得非赦天下之罪而後容其得葬乎穀梁之說可謂至矣

杜譏曰舜興所謂眚災肆赦蓋聖人有以覺於人者也周禮司刺掌三赦三宥之事是爲周公之制也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其法周公之法也且恤民之典無國不有也春秋假魯史以託文於此年特書肆大眚者得無旨哉穀梁求其義而僅明之若如公羊何杜之說則春秋無法矣聖人將何以示後世之教耶蓋聖人以文義寓于前年至此將葬故因其春首宥

恤之常而大其文以示後世之教所以明文義不赦則不足以正禮葬也大舜周公文乎實者也夫子之春秋文乎文者也大舜周公得其時而治之夫子不得其時而治之故載之行事而已然則實與文雖殊而其理一也以此見肆大眚者聖筆所以示議而存治古之法耳左氏公羊穀梁曰并注谷見前啖子曰顏達正義發微曰見前陸淳辨疑指掌釋例曰各見前孔前孫復尊王發微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春秋凡書葬所以謹其禮也夫人之葬以小君稱之者與君一體也文姜行惡而亦從夫人例書之傳記其實而陸子明其義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微旨陸淳集傳微旨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箋義曰太子而稱公子其御寇得罪於國人乎穀梁傳例曰殺世子母弟目君又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今殺御寇不稱陳侯而稱陳人故不可言世子所以著御寇之罪耳

諺曰洪範惟辟作福作威蓋言賞罰之柄臣不得而專之也春秋之時列國不由天子之命而專行殺戮

之事聖人書之皆所以示譏耳然則或稱人以殺討賊殺有罪之稱也或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稱也至於殺世子母弟則目君以示義焉此不目陳侯而云陳人殺其公子者使御寇之罪見於稱人而陳侯之惡著於稱公子也噫御寇失世子之道故稱人以見其罪陳侯不忍其親而肆其殺故因公子以重其貶聖人之旨皆所以撥亂世而反之俾君臣父子尊尊親親之道歸其正矣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注見前何休注穀梁傳注並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折衷曰齊桓當斯時霸業已大諸侯莫不撓指三十七年之間凡帥諸侯未嘗不親會高侯是齊貴介之卿公苟不自行亦使命大夫會之豈宜使微者公必不然齊必不可是公與侯盟史策諱之聖人因而從之中下得其旨

箋義曰文姜既葬使大夫來盟欲與公結婚也公於是如齊納幣則公與齊侯皆失正矣書曰及齊高侯辱聖人重之也故莊閔僖當桓之時其會皆不致以

罪之

集義取陳岳論

謂曰傳例公盟例曰此書日故公穀以爲公及盟也且高侯乃齊國之卿爾苟至魯則公當待之以來聘之禮可也公不循典制而遂與爲盟失其正矣據下公親如齊納幣則是公欲謀結婚故主盟之杜元凱不達其意而謂之微者折衷所以取也今考諸儒之論春秋所以削言公者蓋以一國之君而與大夫仇敵於禮不可因去之以示譏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啖子眨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前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旨曰見前陸淳集傳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公如齊納幣

春秋內適外曰如苟書其事蓋非常也且齊爲讐國而公適之不可也毋喪未終而欲娶女又不可也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甚矣動涉非禮明書之以示貶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經社曰桓之長于諸侯與之盟且會則安以榮否則辱聖人重之也故莊閔僖當桓之時其會皆不致以

桓爲足恃以安也然而公如齊三亦與桓交也而致何也公處毋之喪以非禮出又取仇人之女以共事宗廟其道固不足以桓安之也

箋義曰公如齊納幣理有危也

譏曰先儒論莊公之出十有九其不致之者十有四以齊桓安之也然此與桓交而致之者以惡之甚不可以不危之也莊公往失其正踰年而返臣子之心所以危矣

祭叔來聘

集義曰見隱元年祭伯來論
新義曰祭叔下有所事聘也上不言使關文也
謂曰春秋天子之臣來魯皆稱使以明其奉王命而
至也今祭叔亦天子之臣耳不言使者蓋著其自來
之意啖子所謂私行假聘春秋所不與之故去使以
示貶何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纂例啖子曰見
前陸淳纂例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
前孫復尊
王發微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為天子守土其所以出疆踰竟不過乎朝天子
從王事也末世列國擅相朝會春秋皆詳錄以譏之
然而主魯以託文故自內曰如而自外曰來也其有
不正之甚者則書其事以示義焉今公之觀社亦不
正之一耳是以三傳皆謂之非禮也且公不顧父讐
前年納幣今又再往主為求婚故託觀社之辭非禮
越境明書之以加貶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至自齊
箋義曰書致義同上穀梁曰見前

荊人來聘

書云無忘無荒四夷來王此言夷狄歸義于中國周
禮象胥掌其國使亦謂其入賓於王矣春秋之時戎
狄雜處中夏不聞其來王來貢於周也且荊南夷也
亟病中國而春秋患之今來聘於魯而夫子錄之者
懲其以夷狄而與中國相抗禮亦以見非來王來貢
之實而魯不當待之以聘矣公穀以為累進而諸儒
或皆從之是不明聖人懲之之本意也然而稱人者
辨疑所謂加其字以成文爾聖人賤夷狄孰謂善而
進之哉左氏傳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
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丹桓宮楹

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所以安神也凡寢室之度
楹桷之制皆有等差是以穀梁何休言之自天子而
下蓋有常式今桓公侈爲之制非所以崇廟之飾而
適足以大僭溢之過也何休又以誇大齊女言之則
莊公之失尤甚而聖筆不可不貶故詳錄之左氏注見前杜
預注公羊穀梁
傳注各見前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入春秋或略之故此不日耳杜注見前杜預注
何注見前何休注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公穀之於春秋推之以日月之例也雖然杜元凱云
春秋不以日月爲例而啖趙陸文通從其說且歷考
記事之體凡書時書月書日皆所以別輕重明詳略
則不得不以爲例耳莊公不循其禮崇廟之飾祇成
驕溢之罪前年丹楹失禮尚輕故書時以從略今又
刻桷其僭尤重故月以謹之春秋之例日月亦信於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春秋十二公未有書公逆女者蓋以常事不書耳且
如莊公納幣逆女之事必詳而錄之聖人之志有所
悼之也莊公不顧父讐而求婚于齊雖納幣之事皆
躬親之故春秋以爲譏至于逆女亦書之者不正其
婚于齊也公羊及元凱之說皆以爲禮是又不明春
秋常事則不書也穀梁所謂不正其親迎於齊斯言

近之左氏注見前杜預注
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秋公至自齊

凡出而致者蓋危公也公於夏逆女至秋而還是以
危之然公以夫人皆至而離言之者先至公以危其
返次言姜氏入以明姜氏之不宜入也穀梁曰
見前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祈哀曰凡內迎婦有備禮者斯書姜氏非不備禮何
者初書夏公如齊逆女次書秋公至自齊次書八月
丁丑夫人姜氏入次書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斯備

而書無所闕矣故三家所惑者不曰至而曰入也究其旨爲不與公同至公先至則先告廟矣夫人後至不便告廟故不曰至以丁丑入戊寅告廟春秋書其實也斯左氏得其旨穀謂取仇內不受曰入苟曰惡入則何以備禮而書去微旨遠矣

集義曰內之娶夫人逆則曰某人如某逆女至則曰某與夫人某氏至自某皆史策之常也齊之于魯父讐也已不能報而又娶焉過禮罪惡尤甚經書公納幣公逆女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所以譏公也

且禰廟稱新宮此不言新者以桓見殺于齊而公復飾桓廟以見仇女亦見其嫉公之甚也下書大夫宗婦覿用幣皆其旨耳然則此不言至而言入者亦內惡之辭也穀梁云宗廟弗受於經近之矣

辨要曰公見殺于齊而已取仇之子弟以事宗廟茲逆人倫也故無嫡嗣焉厥後哀姜世濟其惡與弒子般及閔公故於其始至變文書入也志禍之始也

新義曰莊公忘戴天之讐於齊虧禮敗度淫娶仇女經變文書入者言魯之禍亂由此入也

誥曰婚姻之義所以事先祖而禮所以別嫌也且桓公見殺于齊而莊公欲廟見以仇女非所以別嫌也然公既不當齊爲仇國而莊公娶之非所以別嫌也且桓公見殺于齊而莊公欲廟見以仇女非所以事祖也娶于齊則其行甚可危矣故先言公至以危之復云夫人姜氏入者謂義不可以致仇人之女也公羊以爲要公而杜元凱以孟任釋之斯未盡其旨穀梁曰各見僅明之而諸儒本之以爲論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例辨疑啖子曰見前陸淳辨疑指掌曰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纂前穀梁傳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曰見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莊公失子道以娶仇女人情之所不與也況可以同宗大夫之婦見之乎不可也而又用贄不合其禮餘義具發微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大水

冬戎侵曹

戎狄者古之所不臣而王者不治之也使之嚮風于四遠矣春秋之時錯居中夏溢居先王之土聖人於春秋必詳錄其侵擾者將以懲之也懲之所以譏中國諸侯不能攘驅之耳今戎侵曹而書之亦不與戎

之犯中國也

曹羈出奔陳

折衷曰國君出奔或爵或不爵其爵者則無疑矣其不爵者與書大夫出奔無異故公羊以爲大夫也然國君出奔無爵者有矣如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詎可謂大夫歟復有何以明之經先書冬戎侵曹次書赤歸于曹戎既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此書鄭之忽突不爵既有旨有論赤無

爵豈得無其意杜以爲微弱國人以名赴得其旨

集義取陳岳論

索隱曰春秋踰年之君皆書爵以君之其正而未立立而未定者亦書曰子以正之晉卓子齊子糾是也未有踰年不書爵以君之者也羈不書爵又不曰子而預曰世子矣之也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曰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

赤歸于曹

箋義曰詳此蓋曹莊公卒世子羈嗣立既葬爲戎所逐曹無國乃逆公子赤于他國而立之耳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篡之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爲國人所逆耳然不云曹赤者非當立之君故不以國氏

諤曰春秋之文簡正而旨益遠也先儒緣而釋之有未安者則求諸傳記以質之今上書曹羈出奔而下書赤歸于曹學者尋其文與鄭之忽突不殊故以羈爲世子而以赤爲公子元凱又以赤爲僖公而發微以史記辨之左氏注見前杜預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郭公

折衷曰春秋經倒文唯隕石於宋五耳以其初不辨數至地方驗故也斯赤歸于曹下聯文曰郭公苟謂郭公赤歸于曹胡不順文而倒逆如是必不然也設使郭公國滅無所歸而奔于曹則當書郭公赤奔曹如衛侯奔齊亦不曰歸于曹矣稽其旨謂赤歸于曹則歸僖公也如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十七年蔡季歸于蔡突但書郭公而無餘文突則經之闕誤如桓十四年書夏五之類杜得其旨

旨要曰杜氏以赤爲曹僖公爲戎所納也其下郭公

闕文也公穀皆以赤歸于曹郭公爲絕句然郭公亡國蓋有舊說昔齊桓問郭之亡以其好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也今二家之說不同若郭公亡國而歸則其下當有闕文左氏不傳當矣

譏曰郭公之文釋左氏者以爲經闕誤而公穀謂之郭公亦也至于辯疑則破二傳而折衷則從元凱之說學者互求其義皆或以爲傳授脫漏耳旨要引舊說云昔齊桓問郭之亡而謂郭爲亡國然則此郭公之文其爲郭亡歟若以郭亡言之則字體之誤不甚

相遠亦如春秋書梁亡者也是其然乎 左氏公羊穀梁日各前趙子曰見前前陸淳辨疑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纂例曰啖子曰書字善之蓋如祭仲單伯之類

折衷曰凡升絀之體唯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遣使苟循常禮無升絀名氏如衞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可絀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賵名之杜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

譏曰春秋凡書聘譏之也然而大夫或稱名或稱字先儒因而謂之有貶焉殊不知聖人約魯史而立文據其事而加之筆削凡所以傳聞及所聞之世史策有可損者則脩而正之俾歸經之正耳至於大夫之名字或有字存而名不見于史名見而字不書於冊則聖人亦不可得而強刊正之故此女叔之稱字斯聖人因史所錄非其所以嘉之之本意也穀梁以命大夫言之則春秋亦因其事以存之所以託存周之意亦不害爲筆削之義矣 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諸侯日卒正也削言葬者何范繹之 杜注見前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總論曰案周禮夏書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鼓而用牲變常也變常則書是故日食三十六書用牲者三而餘無所書也若如左氏杜預之說則孔子所書日食非正陽之月者皆空言

也夏書亦不當言乃季秋月小雅亦不當言十月之交噫是說也故庸君暗主荒怠不畏天戒之心甚矣謂曰夏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安國釋之云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嗇夫取幣禮天神此救日食之正也是以總論引周禮及此夏書而言之至如左氏之說止以正陽之月則總論攻亦破也然而書及周官伐鼓之事皆天子之禮也又不聞其用牲也春秋書日食用牲者三蓋譏之甚也且伐鼓者志其所以僭而用牲者懲其所以

失耳春秋之世人君不務脩德而務救日食斯僭且失而不得不譏之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纂例見前陸淳辨疑纂例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眚小則水旱之災夫正陽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爲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不繫於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爲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

譏曰春秋所書以其變常也末世皇不極而大水爲咎噫是說也故庸君暗主荒怠不畏天戒之心甚矣異者九其書鼓用牲者一此蓋甚其非禮也歷考禮經之制惟有日食伐鼓之文而不見大水伐鼓之義故辯疑不取公羊惟以左氏爲近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陸淳辯疑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旨要日見前左氏傳及正義

冬公子友如陳

胡氏曰春秋之文以魯爲主故其辭也略外以別內重義而尊王諸侯來魯者謂之朝大夫來魯謂之聘

朝聘者事上之禮尊魯之文尊魯以定王文假魯以行王道王道一正則爲聖人之致理也魯君朝諸侯大夫聘四方書之曰如君臣同不以諸國而受朝四方而受聘彼我之殊禮內外之異辭也

旨要曰朝聘會盟逆女告飢所往皆實書其事實或所往之國所謀未可決故但書如陳若不知所往之何爲也他皆倣此

譏曰孔子悼諸侯不朝于天子而專相朝聘會盟詳而錄之以譏諸侯之不臣也然春秋假魯史以託文

內之以爲辭故自外曰來而自內曰如矣君臣所以
並言如者朝聘皆非禮之正不得不鈞其所譏也其
或失之甚則錄其事以示義所以志其實也 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春秋伐戎狄無譏也然所以致之者聖人以勞民爲
重今公出師于外踰時而返必書至以危之明雖伐
戎狄亦不可久暴露其師矣皆春秋所以詳筆削而
示義

曹殺其大夫

折衷曰凡書殺大夫有罪無罪皆名之書國殺國人
殺則有罪也以一國人所共討之故不書殺者之名
而書死者之名而懲之如晉殺大夫里克鄭人殺良
霄是也苟書君而爵書大夫之名以殺之皆無罪也
書盜殺亦無罪也蓋書盜其罪者之名爵以戒其殺者
也亦書死者之名以無明之也如王子殺召伯毛伯晉
侯殺其世子申生鄭殺公子嘉公子髡公子發也且殺大夫
不名惟僖二十五年宋人殺其大夫七年宋人殺其大
夫與斯曹殺大夫三條而已左於文七年釋曰不名
眾也且言其無罪也於僖及斯釋之其事無聞於例
殺大夫不稱名無罪也斯三者經以一類書之釋則
二三其義稽之三者皆國殺豈得謂之罪所以不名
者是死者眾也而不可名也斯公羊得其旨
楠徵曰稱國以殺又不名其惡可知
集義曰經書殺大夫皆自名有罪而名所以顯死者之
惡無罪而名所以譏殺者之過然則文七年宋人殺
大夫殺有罪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殺無罪也

其眾則不可皆名但曰大夫耳究經升絀之意不在
於名與不名也且經殺大夫無君稱之文然舉國則
君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殺其大夫里克鄭殺其
大夫申侯陳殺其大夫洩冶晉處父薦趙盾里克納
惠公申侯被譖洩冶直諫非惡大夫也鄭人殺良霄
齊人殺無知蓋伯有嗜酒公子殺君稱人以殺示有
罪也公羊僖六年傳曰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於經爲合矣
而以此經書大夫爲曹羈又以不名爲無命大夫者

傳之誤也杜氏之注失莫甚焉

譏曰春秋書殺大夫皆譏諸侯之專殺矣曹人春秋大夫畧而稱人而此云曹殺其大夫者曹無大夫此不可以言殺其人故以大夫目之以著殺不以其罪也然而稱國者公羊所謂君殺其大夫之辭（餘義見僖七年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三　　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會二國伐徐其貶鈞耳然而特出公者蓋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皆詳錄之所以警人君之戒欲其懼天譴而飭己也（何注見前何休注見前）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魯之女也而嫁于杞婦人既嫁不踰竟今出會于洮非禮可知矣公不以禮會之而杞侯不制之陸氏所謂參談之也（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微旨陸淳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咏子曰諸侯同志而盟

譏曰桓公會諸侯春秋書同盟于幽者二蓋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斯可以弭中國之侵暴王室不至於微弱實桓公爲之故也孔子九合之言則此幽之會並在其數然則聖人之心亦所與矣況俠齊桓全方伯之道力尊周室率天下諸侯而朝之諸侯有交橫者正之夷狄有雜擾者攘之俾天下一歸於周者當在此圖也齊桓既主伯不以是爲謀徒假尊周之名而反其實務自廣以夸威聖人雖或與之亦有所深責之孟子因而謂之三王之罪人也（左氏穀梁曰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折衷曰公穀二傳以內外大夫皆不書葬故臆揣曰辟難出奔也若謂然則莊之末昜以能酖牙僖之初昜以能縊慶父當縊酖之時猶不奔避矧莊猶未沒而肯出奔也苟諱出奔第曰如陳何必書葬原仲而彰非禮稽聖人書非謂葬原仲書也蓋譏公子友非禮非君命而行也中下之短杜得其旨

集義曰季子之如陳非君命不可言聘會非惡不可言出奔言葬原仲以通其私行所以善之也二傳之說有詳於經左氏謂之非禮亦其失矣苟以非禮而行則經不應著其氏族且閔元年書季子來歸傳復譏其以為嘉則此非貶可知也

蓋為季子起文耳按左氏之說季子與原仲有舊已為大夫不由君命而以私舊之故特往葬之且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況適他國而葬大夫乎故名以罪之

也公穀曲生避難之文折衷之所不取而啖陸之言詳矣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兒前陸淳辨疑見前陸淳纂例兒前陸淳集傳微旨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杞伯姬來

凡諸侯之女歸寧蓋歸寧父母也今伯姬於魯無父母而來寧斯禮之失者春秋不得不詳錄以正內耳杜氏見前趙子日見前陸淳纂例兒前孫復尊王發微

葛嬴來逆叔姬

折衷曰凡內女適於諸侯諸侯之大夫無嫌第聖人書之有降殺適諸侯則稱女則書歸如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適大夫則稱字則不書歸如齊高固來逆叔姬不書歸于齊斯尊卑之別是聖人之深旨也如葛嬴自為逆故不書歸明矣杜得其旨公謂譏越境逆女諸侯逆女則使大夫大夫逆女則使誰耶穀謂不正其接內不與夫婦之稱是不知聖人降殺之旨俱誤

通例曰諸侯大夫來娶于魯則書以示譏曰某來逆某姬

誥曰啖子曰凡外逆女皆以非禮書且卿自為逆者此葛嬴與宣五年齊高固也左杜之說但明叔姬之稱而未釋所書之旨公羊謂之非禮而范氏引魯子反董生言之然則春秋所書皆譏其不正耳杜氏日見前陸淳纂例兒前孫復尊王發微

杞伯來朝

本旨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樸公始封之時與微子啟無以異得郊祭用天子禮樂然本緣大義錄二王

後示有所尊考其由來元非德舉故才入春秋已失
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伯或稱子都無定限亦足以
知其微弱僻陋周待之禮意素不隆矣赴告玉帛之
使與魯罕接魯視之若無人然曰用夷禮故夫子黜
其爵恐非實論今按鄒莒徐亦中國而夷者也凡會
之際聖人未嘗貶曰男何至杞則屢蒙黜降哉且滕
薛始入春秋皆曰侯後薛稱伯滕稱子豈亦用夷禮
乎

謂曰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
故也此夫子歎杞宋之國不足徵之本意矣故杞公
爵也春秋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謂其迫近東夷
其地削弱禮有不備故因而錄之以見春秋之世五
等不正耳左氏注見前杜預往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箋義曰伐不日此當日也戰不言伐言伐者齊奉王
命伐有罪也齊侯初得諸侯復將王命而伐有罪伯
者之職也而乃敗人之眾以爲求賂之資故敗稱人
衛立子頹其罪大矣復拒王命興師爲戰夫戰者危
事故稱衛人及齊人戰言起此戰者衛也故亦稱人
敗者稱人者不以師敗于人也不地者兵至其國也
公羊穀梁之說不見本事皆以衛爲無罪故妄解之
也

總論曰齊桓圖伯以尊周爲名故宜討逆誅叛以崇
王室何則十九年衛立子頹視之不討二十七年桓
王使召伯廖賜命請伐然後伐之此桓之罪也大矣
雖曰不要天子吾未之信也
集義曰齊稱人戰主於衛貶齊可知 衛稱人齊詐
戰故也衛之所以直者案上二十五年夏五月衛侯
朔卒至二十七年盟于幽父喪未終而不至非懿公
之不尊齊也左氏不原上下之文但以取賂爲貶且
子頹之奔經無其文固不足以取信也
謂曰左氏十九年傳衛侯伐周立子頹二十一年王
使召伯賜齊侯命而請伐衛是以齊侯於此年伐之
敗之取賂以還是則齊以王命伐衛也公穀又以衛

為無罪是不見左氏之記矣然則傳以衛為逆王而
齊必稱人者蓋以衛侯朔王子頹之亂于今十年齊
桓圖方伯之業不即討之待王賜命而後伐之復又
取賂其貶固鈞耳故從侵伐稱人之貶左氏公羊穀
見前趙子曰見前
陸淳辨疑及纂例
梁曰及注各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諸侯正卒無他義杜注見前杜預注
何注見前何休注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桓自北杏之會用兵雖皆稱人而此救鄭有卻夷

狄侵中國之心穀梁所謂善之然猶稱人者蓋聖人
亦有其旨且荆之敗蔡伐鄭迄今僅十餘年齊桓未
嘗攘而正之待其復伐而後救之雖曰善之亦未足
與之也夫以桓公之盛即當驅之伐之而尊正中夏
以全伯德宜矣何乃救之而已故未出其爵以示義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築郿
公羊義見下
通例曰凡土功時與不時皆書忌用民力也用功大
曰城小曰築
箋義曰是歲無麥禾告糴于齊不務恤民而先築邑
故書以示刺
譏曰春秋書城及築自隱七年城中丘有義左氏穀
注各見前辨疑啖子見
陸淳辨疑梁曰及注各
大無麥禾
左氏義見下傳
譏曰禮一穀不登尚謂之歉況麥禾並關乎春秋書
之所以譏在公不自謹脩不勸民業以致年不順成

也餘義見七年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杜氏曰見前杜
預注徵皆見前陸淳集傳徵皆辨疑
見前陸淳辨疑徵
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臧孫辰告糴于齊
折衷曰所謂國無九年之儲非國家無三年之儲非
家蓋前哲戒君勸民之善誘也焉有無九年三年之
儲便非國家耶亦如天子親耕皇后親蠶非耕蠶之
謂蓋勸戒也苟我有九年之儲無災患雖饑無求于
人則春秋曷孜孜以書饑書蝗以憂之書有年大有
年以喜之必有諱告糴明矣所以不書如者抑有由

也究諸書如之例皆行聘之禮非有求也告糴于鄰國與求金意相反文相類也求金則書諸侯宜供不供王室不宜求而求告糴則書我公憂人而救人隣國宜恤其患聖人嫌其非聘故直書曰告糴于齊左得其旨

楠微曰臧孫辰告糴于齊一不登而告糴隣國責魯無儲畜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疲耗又明人君當謹積財用以備凶年也

集義曰二傳以爲一年不熟而告糴足以見國用失由莊公之失使也蓋譏在於莊公爾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繁例見前陸淳纂例辨疑見前陸淳辨疑指掌曰見前孔穎達正義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繁露王道云譏驕溢不恤下也

折衷曰凡關人力苟不失時不害人則書以正之苟失時害人則書以譏之唯新門新廄與諸營構三務畢則得其時未則失時也門者繫其啟閉廄者繫其出入之時也蓋春分出秋分入秋分入新之時也斯春而新之不時明矣杜得其實然傳有作字經無此文杜元凱以爲經之闕予以爲因其傳之誤及取新也下又書新延廄城防之類皆甚公之過也左氏以爲合禮則禮經所謂九年三年之蓄者宜爲非禮乎

謚曰禮三十年通制國用穀梁又以所蓄論之則是儲積之要不可闕也莊公不以德恤民是以國罹其

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說
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鄭人侵許

義見隱二年所引左氏見前左氏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折衷曰春秋記災異書螟螽第曰螽也得非常有之災也蝝曰生蜚曰多蜮蜚曰有得無皆也得非不常生而生不常多而多不常有而有皆不繫于一有一亡也左公得爲災之實孚得徵文之旨

集義曰春秋所記事同而文異者皆有其旨經書蜮之者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郿大飢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廄於是又城諸及防固非美

非時也於春夏書譏可知矣其間啻與土功而啻書

蜚言有麋言多蝝言生鸜鵒言來惟螽螟無文得非螽螟常有之物爲災則書麋魯之常獸以多爲害稼故曰多蝝螽屬也宣十五年冬書蝝生蓋於收成之後不能害物故曰生左氏穀梁皆謂幸之也鸜鵒自彼而來蜚他國所有而此生之非自彼來故曰有穀傳所謂一有一亡者是也

譏曰蜚之所書又加有字亦以志魯之本無也左氏公羊日各見前穀梁注見前范甯注辨疑見前陸淳辨疑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發微曰叔姬十二年歸鄫卒于鄫也今紀叔姬卒而元凱謂以賢錄且叔姬從紀季于鄫不可謂執節守義也餘同伯姬義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城諸及防

集義曰凡書土功非善之也書之於農隙猶言愈於非時也於春夏書譏可知矣其間啻與土功而啻書之者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郿大飢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廄於是又城諸及防固非美

其得時豈不謂亟而譏之乎如啻二十年新作南門不止譏其非時蓋亦貶其加度穀梁曰凡城之志皆譏固其然矣下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此亦數而書之也公羊以郎爲臨民之所撽浣以薛爲譏遠秦爲臨國皆失之

謂曰左氏以爲時而穀梁謂可城蓋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不妨農時故云耳然而末世工役之事不以其制聖人重民力之至是以凡城築皆詳志之不欲其傷民也今此二邑同時而城故書及以譏其甚

宍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次義同八年次于郎義左氏注見前杜預注穀梁曰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

秋七月齊人降鄑

折衷曰凡書滅國之例曰滅曰取曰亡未有書降者斯得非桓上信上德以歸中夏國亡者復之危者存之逼者遷之故著復曹復衞存魯遷邢之功唯匡救是務無滅國焉斯書降鄑非桓取之亦非曰桓諱之

蓋鄑城下於齊若附庸若齊第聲其兵實不用之

集義曰齊稱人其貶明宍三傳之意皆以鄑爲紀地

經始書紀季入齊復書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叔姬歸于鄫卒叔姬葬叔姬是疾齊之貪而憫紀之弱也七年降鄑其無旨乎折衷論謂桓上信上德以歸中夏若鄑自下於齊者不究上下之經而誤爲之說

諤曰鄑者公穀謂紀之遺邑而元凱以爲紀之附庸也降者降附之稱耳且齊襄公不由王命殘紀之國不可道也桓公之立務圖其伯必在乎救危扶弱存正小國以尊王室是爲伯之本職也桓公不修是德專務貪廣振威脅弱而鄑附從之祇以大不德也然不曰取者春秋變文以譏之使若其自附也筆削之法將以公萬世安得爲桓公諱哉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春秋書內女之葬有三莊之三年則曰齊侯葬紀伯姬襄三十年則曰叔弓如宋葬共姬此年則曰葬紀叔姬是皆筆削之微旨而正不正存焉善善惡惡在其中矣且內女卒而魯使人會葬之重親正也如宋伯姬焉葬於他國不正也如紀伯姬焉宋災伯姬以傅母不在宵不避火而卒春秋高其志行而書之則善善在其中矣紀滅伯姬爲齊所葬春秋以其非嫌疑之道而書之則將以恥魯而志其不正也若此紀叔姬者紀侯之媵耳紀既滅則當卽歸於魯而又從紀季于鄰非禮之甚亦不正也卒葬固在於紀季矣詳而錄之春秋豈隱而閔之蓋惡惡在其中矣安可

謂執節守義邪元凱以爲賢非通論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見隱四年遇義左氏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齊人伐山戎

折衷曰上書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下聯書齊人伐山戎是桓公親伐明矣而書齊人何也蓋聖人善桓匡救之業不與敵山戎如諸侯凡執大夫稱人以賤不敵貴故也斯穀得其實杜不釋稱人之義公謂之

貶誤也

摘微曰三十年冬齊伐山戎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禮諸侯有四夷之功獻之天子齊爲伯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末以罪之也又責齊桓無戴天子之意

辨要曰春秋者百王之法也一書于經萬世寶其訓得不慎其筆乎齊桓之功信盛矣召陵之師已褒矣荀若伐山戎亦與之伐淮夷又與之吾見其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四夷捨近政而貴遠畧嬋生民之命

築臺于薛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薛于隱十一年稱侯而此稱伯者蓋亦五等之削弱爾不日不名義見隱六年滕侯卒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折衷曰凡諸侯討有罪伐無道勝則獻捷于王庭以彰恭行天討不尊於諸侯禮也諸侯相遣俘馘則非禮也于時山戎侵燕燕告于齊齊桓初崇伯業故越千里伐山戎通燕貢乃獻于我蓋欲著信於諸侯非咸中夏也亦衛伯詫勤王之業聖人書刺其非禮集義曰左氏以獻捷爲實第書非禮言之且齊桓方此之時伯業雄盛躬以戎捷而獻於魯得非威我而何是必春秋疾齊之迫脅特變文以言其獻捷而抑之如璧假許田河陽之狩非從其實良有旨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夷國也非禮明矣其來非君故實錄之此穀義與公羊達又以戎爲菽說者以菽爲豆遠矣

譏曰前年齊伐山戎而以人稱之者以其務遠畧而勞民非尊周之實也至此獻捷于魯而反爵稱之得無旨乎是譏在于齊侯矣且伐戎而捷儻告之于王使下有歸美之心上得統伐夷狄之功則四夷率服而王室大也今齊桓不獻之于周而來獻于魯蓋欲侈示鄰國非所以尊王之道故斥言之互文以貶之

耳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築臺于秦

折衷曰凡門有啟塞廐有出入城有備禦有利於國聖人書之第亦其得時不得時而已樓觀臺榭皆有舊制制外營之無用於人矧一年三築臺乎雖不臨民不臨國不爲違亦宜戒矣又春與秋非土功之時是刺不時明矣杜得其旨

譏曰春秋凡興作書之所以重民力也況一年而三築臺乎夫以莊公二十八年至此書新延廄城諸及防三築臺是魯莊之好宮室明矣況又饑而告糴則魯空虛不足爾豈役民之煩若是耶詳而錄之以志莊公不重民力之甚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辨疑見前陸淳辨疑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不雨

不雨者旱不至于害物也且人君奉順天時則陰陽不謬風雨應節時和而物登矣豈可使一物失其所耶是以春秋雖不雨亦志之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杜注

見前杜預注公羊曰見前京房見前公
羊傳注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纂例曰在他國例

箋義曰魯使民不以時而爲管仲城其私邑非正也
故不繫于齊若魯自城其邑正以不時書之

集註曰前年齊侯來獻戎捷蓋威魯也今春魯城小
穀畏齊也爲齊城邑魯之恥也穀本齊地而不繫于
齊文如內邑亦抑齊諱魯之旨也

謂曰春秋書城小穀左氏曰爲管仲也杜元凱釋之
及注各見前

謂齊邑而范甯以爲魯邑其孰是乎然則安有齊大
夫之親欲立慶父是不忠於國也季子爲社稷之故
大義滅親不得不誅公子牙誅之而立般則君之義
正也聖人善季子之忠不使有誅昆弟之名而書卒
公羊得其旨

謂曰大夫曰卒正也公子牙見弒而春秋以正卒之
者蓋子牙欲廢魯國傳嗣之法其死宜矣是以曰之
其不言季子之殺者以其忠于國而不以季子爲譏
書之若常例耳左氏公羊穀梁傳法各見前微旨見
前陸淳集傳微旨辨疑見前陸淳辨

而云耳左氏傳注見前范注見前京房見前公羊傳注纂例趙子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旨發微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纂例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箋義曰桓以楚人侵害中國始謀與諸侯伐之宋公
聞桓行義率先請見故爲春秋所褒書在齊侯之上
蓋桓之行義易知也宋公聞義樂從若不進其班則
其善不見耳

謂曰二國君相見齊桓雖伯春秋敘正之以王爵也
書遇義見隱八年左氏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折衷曰莊公薨立子般正也立慶父非也牙以私母
兄之親欲立慶父是不忠於國也季子爲社稷之故
大義滅親不得不誅公子牙誅之而立般則君之義
正也聖人善季子之忠不使有誅昆弟之名而書卒
公羊得其旨

謂曰大夫曰卒正也公子牙見弒而春秋以正卒之
者蓋子牙欲廢魯國傳嗣之法其死宜矣是以曰之
其不言季子之殺者以其忠于國而不以季子爲譏
書之若常例耳左氏公羊穀梁傳法各見前微旨見
前陸淳集傳微旨辨疑見前陸淳辨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薨于路寢正也傳及諸儒詳之書薨義見隱三年聲十一年左氏注見前杜注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趙氏曰見前胡安國傳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纂例啖子曰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則名子趙子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又啖子曰凡未踰年之君不書葬

無子不列序于廟之故也

謂曰子般立未踰年故不曰薨然亦不地者蓋共仲殺之也先君未葬而謂之子矣至若不書葬之義傳以未列於廟而言之是見賊之不討也成季不能以義討之而又奔陳非仁之所可繁露曰見前董仲舒繁露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子慶父如齊

折衷曰春秋爲內諱如慶父弒子般而書般卒是諱而諱奔則弒閔公而書奔莒何也必慶父殺般後國人不與懼而適齊求援假般薨赴告而行明矣杜得其旨

集義曰公羊謂慶父奔齊不言奔者因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欲如上子牙之卒言之也按左傳言叔牙之死謂季子以君命召之則實非君命也又以有後許之此若季子專而殺之然志在奉般所存者大而牙罪未明不爲國獄故得緣其情而諱之此慶父弒君之罪明也使弒而言奔未足以平臣子討賊之

心穀梁謂有所見諱莫如深微旨盡於斯矣杜氏以赴告之禮而行失之甚也

謂曰春秋以仁義爲法也慶父之弒子般此義之所宜討也成季不能以義討之而又奔陳非仁之所可忍也春秋書曰慶父如齊不欲使得如齊而且譏魯討之緩斯仁義之間所宜追正矣且魯不討而齊受之聖人憫其所以起再弒之禍必變文曰如以譏其逸賊矣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微曰見前陸淳辨疑微旨啖氏曰見前陸淳集

狄伐邢

夷狄擾中國春秋所以懲之也懲之者譏諸侯不能攘夷狄而擾中國也是時齊桓圖伯踰二十年不思攘正之而徒以尊周爲名也此書狄伐邢者亦以起桓公援中國之功未著豈所以爲伯之道哉杜注見前杜預注

春秋會義卷三終

春秋會義卷四

宋鄉貢進士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閔公

閔公按史記世家莊公之子般孟女所生也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娶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嬖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嫡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問嗣於叔牙而叔牙曰一繼一及也是以季友以莊公命使酖之及莊公卒季友立子般爲君先慶父與哀姜私而欲立哀姜娣子開之文加筆削者蓋聖人所以起春秋之義而論正變

也夫以人子受其國於先君而彼不以其道終聖人欲追而正之緣人情而爲之裁削使不忍即位也且閔公之立繼弒也先儒以春秋十二公之中繼弒所以不書即位於此起其實故穀梁以文爲正也推此而論之則閔公不忍即位正也桓與閔一皆繼弒而夫子錄之不同者亦以見桓公有實聞之罪而閔公爲無罪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齊人救邢

春秋自莊十三年會北杏之後推齊桓於宋之上是

聖人與其所以爲伯也然用兵亦從稱人之貶者蓋
其尊王室是務不使侵暴於下國矣至若伐戎救鄭
及此救邢之事斯攘夷狄以援中國也亦何以人之
蓋有所譏耳且如狄於前年伐邢桓公將圖伯職不
即救之踰年後往據左氏又因管仲請之畏簡書而
往救是則此救者非用心之實也故未出其爵左氏
傳各見前發微曰見
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纂例義見桓公葬

諡曰禮諸侯薨請諡於天子大夫卒諡於其君大行
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又諸侯五
月而葬此亦禮之正也周衰諸侯不道春秋書之皆
變名易常矣是以外諸侯書葬者九十三內書葬者
九豈非謹其禮之失邪且莊公十有一月而葬志其
緩也舉其諡以從臣子之辭譏其自諡也言我者別
內之稱耳其他可知左氏穀梁
日各見前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本旨曰季友魯之親賢常有酖牙翼般之節今出奔
在外朝無骨鯁國人思之誠當懇切故於反也則皆
喜曰季子來歸是時史美其規而詳書于策夫子筆
安亡以之存此其由矣

新義曰莊三十二年經書慶父如齊閔二年經又書
慶父奔莒此年獨書季子來歸雖然季子言歸不言
出慶父言出不言歸者何曰魯人意也易言乎魯人
之意慶父之惡魯人欲其去而不欲其來也季子之
索隱曰不曰公子友而曰季子者何也曰賢之也賢
之者以其治內難以正也公子牙將亂魯而季子誅
之正也魯人思而歸之賢也春秋不書友殺牙復不
稱國刺而曰公子牙卒又以其歸也書曰季子來歸
也蓋變文以賢之也然而聖人賢之者所以責其僭
而譏之也明年書公薨公子慶父出奔莒者見其不
能討賊息亂之罪也此所謂賢之而責以義者也閔
公復之公室倚之國人從之而不能即誅慶父使復

弒閔公公既弒矣又不能討而平之使賊奔于莒故
閔公二年書公薨公子慶父奔莒而元年書曰季子
來歸見季子已來已歸而閔公復弒慶父復奔也必
曰季子又變文曰來者見國人公室賢之倚之之重
也必曰公薨慶父奔者責其不能討賊弭亂也所謂
春秋責賢者備也
辯要曰季友立子般與僖公忠也慶父弒子般及閔
公義也而季友奔陳慶父亦如齊季友歸于魯季友
適牀慶父亦奔莒斯跡類而情睽者仲尼於季友書

歸而不書去於慶父志奔而不志歸復正公子友之
名而書之曰季子曲直之理不亦自明乎
誥曰盟自內而不曰者以閔公初立多難欲與齊桓
安之故從桓盟之例　又曰三傳不甚相違而陸子
有權義之說者以季子不名故也然聖人所以不言
其出而書曰來歸者蓋有微旨所謂來者自外適我
之辭也據左氏公及齊侯盟而召季子也爲季子莫
若執節秉義求討慶父倘力不勝之則齊桓爲鄰國
可請之以同力矣乃不以此爲心懼而奔陳春秋不

書之不與其出奔也既奔之後安陳不返召而後至
故書曰來以起其不召則不來也君命召而即至又
書曰歸是與其返國之辭耳聖人雖與之若如三傳
之說則亦褒之太過乎且季子所以不名者蓋譏之
之義見于書來而罪不至于名貶也是則謂之來歸
者明季子不可安陳而義當歸魯明矣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
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啖氏曰陸淳曰並見
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旨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齊仲孫來
折衷曰凡懲弒君書名以懲之未有隱其名以外之
也公穀不原其理但以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
父大夫族豈有定耶豈盡著於春秋耶二傳不知齊
仲孫氏族謂之魯慶父穿鑿甚矣巳明通見舊史而
曰仲孫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未除魯難未已又曰
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簡魯難當是時慶父弒
二君國幾亡苟非湫語於齊桓桓取魯如左右手故
曰齊桓存三亡國以爲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

集義取陳岳論

謂曰經明書齊仲孫而二傳以爲魯慶父故啖氏辨之然不言齊侯之使者趙子所謂非有成命也左氏穀梁傳注各見前微旨纂例並見前陸淳集傳微旨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箋義曰桓公初滅譚稱師自滅遂之後訖莊閔二十餘年皆稱齊人焉斯先儒不知春秋之旨也蓋周衰諸侯叛王王道將廢惟桓公用管仲之謀尊事天子故有盟好之事皆稱齊侯云者能合諸侯奉王命交鄰國褒之也然承周之敝不能純以禮義綱紀天下之次使審諦而不亂故名曰諦

謂曰詩周頌序曰雍禘太祖也商頌長發大禘也此恢復文武之業諸侯或叛或從恩信未洽遽恃兵衆侵而伐之復取小國厚自封殖故凡用師稱齊人者譏之也洎乎逐狄救邢存魯封衛得方伯救災患之道乃進之稱師焉言義師也至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則有攘夷狄張中國之功於是書曰齊侯方統以伯者之義許之焉益稱人者微之也豈有用師二十餘年皆使微者誠譏之也譏管仲不能以王道佐其君也致其後宋襄晉文皆襲桓而王道遂廢者管仲之罪也論語曰管仲之器小哉正謂此耳

諦昭穆而次序之故名曰禘且魯之所以有禘行於
周公廟則可行於諸宮則不可今行於莊公之廟也
也然所以不云莊宮者以喪制未闋未可以宮廟弓
也明不於太廟行之耳夫諦者吉祭也今喪未終而
行之故傳釋之云未可以吉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
前孫復尊王發微 見前纂例發微曰是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閔公見弒實慶父之爲耳慶父所以弒二君成季不

能討者夫人之淫啟之故也然則弒逆之惡由夫人
姜氏而起故下言慶父出奔先書夫人之孫以見夫
人與慶父同罪王法所宜誅罪之聖人以孫邾奔莒
志之且以譏魯之臣子緩於討賊亦以恥夫人之孫
逐矣左氏曰見前公羊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
公子慶父出奔莒

集義曰春秋之義弒君之人不復也以其罪惡之大
而絕不錄之也若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之類是也
宣六年趙盾復見于紀首亦起趙穿之新弒耳此慶

父之罪固宜貶絕而不爲之錄矣然此奔莒不書則
無以著其弒君而出奔也雖曰內諱而臣子之心必
當討賊成季之力未能討故使共仲得奔非謂親親
而緩之也穀梁傳以言出而絕之得其旨矣
箋義曰書出奔所以著慶父之罪而不書殺者諱之
以彰季子能平國亂又不失親親之道也
何休曰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月外大夫奔
例皆時也
誥曰慶父之罪王法所以殺之無赦也春秋于子般

卒之下書之曰如齊於閔公薨之下書之曰奔莒蓋
悼之甚而以著魯之臣子逸賊矣季子無忍爲當
斷之義以啟慶父之惡雖慶父之縱而亦不志者痛
其非國討之正縱惡之至於此也左氏曰見前公羊
梁曰見前穀梁曰見前何休注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齊高子來盟

摘微曰慶父殺君齊伯主不能討故侯之來立僖公
若高子自來以存魯不言齊責不討賊深哉聖人之
意斯又明惡不可稔慶父弒君而奔彼又不加討致

閔又弒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一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二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三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四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五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六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七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八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十九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箋義曰高屈之盟皆非君命以其存魯會桓得出竟專之之道故春秋貴之然使賢臣以平隣國之亂伯主之功也故江熙以爲高子不名所以重桓得其旨矣

本旨曰大夫書字雖爲褒嘉本緣善狀隱伏必須旌異而後可見齊高子來盟苟但言高傒則何以知齊桓憂魯季子來歸苟但言公子友則何以見魯人喜之此意所難明故變文以發之也

春秋會義卷四　二十

集義曰春秋於君臣之間別嫌明微爲褒貶大法此年閔弒而僖未立則在魯皆臣也桓君也設稱齊使則是君臣有相敵之義非正也經書高子所以善齊桓之賢而深惡其失也而穀梁謂不以齊侯使高子遠矣

謂曰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之來雖有省難之行實存窺魯之意今僖公將立使高子來盟亦非憂魯之實是以仲孫高子不言齊侯之使以譏在齊侯也何以言之魯國之難慶父也齊乃隣國又爲伯主不即討之使得有再弒之惡豈非幸魯之亂耶且不討慶父而復使人定君於魯始之不慎一至於斯

書棄以婉其書明君臣之間不可苟且耳

新義曰鄭伯惡其臣不能退之以禮使將而逐之竟欲其師之覆亡也且師者衆也棄師則棄民也民爲國本本棄而末存乎語曰不敎民戰是謂棄之鄭伯之謂乎不書高克出奔甚鄭伯也

謂曰鄭風淸人篇刺文公則左氏之說符于詩而公穀不書違之是故諸儒以此爲解多矣且君不制其臣使之帥師而弗召是不止棄其臣師亦棄之也聖人悼末世君臣之失甚於是國風不刪其詩以垂勸

春秋加之筆削以示義褒其重者而譏之則君臣進退之理不正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纂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四終

春秋會義卷五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輯

魯僖公

僖公亦莊公子也諸儒以爲閔公之庶兄母成風莊公之妾矣又按史記卜齮弒閔公季友聞之自陳與潛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欲誅慶父慶父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僖公先儒以僖爲閔公之兄而遷史謂閔公之弟者蓋傳授之不同爾且閔元年書季子來歸而遷史謂之自陳如邾亦誤也文八年經書躋僖公而左傳載夏父弗忌之言則僖公似爲閔公兄明矣

元年春王正月

摘微曰國連弒二君內亂不書卽位禮也

本旨曰按弒閔而欲自立者慶父也僖實無罪何故而出乎若曰避內難則春秋之法許之矣季友不曰奔而書如陳是也有何國惡遽諱之耶皆左氏曲爲之辭都無事實此億度而不知法之弊也

諤曰同閔公不書卽位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折衷曰凡師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蓋兵出未至其所次則書之公自行則曰公次于某如莊三年公次于滑公不行將卑師少第曰次于某如莊三十一年次于成以會諸侯以救國會必待衆則書曰公會諸侯次于某如僖十五年公會諸侯盟于牡丘以救徐遂次于匡是也公苟不會第書曰某師次于某則斯次于聶北是也公不會者初卽位也故次于聶北按兵整其衆觀釁致其用明矣設曰救不言次則救徐曷言次也

籑義曰閔元年救邢稱人今稱師者前救之道未盡耳今率諸侯偕赴其難方得夷吾所謂同惡相恤之義故善其踐言進之也然猶有次焉故不言齊侯穀梁近之矣

集義曰釋例謂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事成者必謂謀議已決而已按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先書救而後書次蓋不會他國之師事成而後次也傳例三宿爲次且他國受敵救之宜速言救而不言次善之也如十八年救齊聶北亦赴伯者之緩于救患分災也十九年左氏傳言次而言救譏之也如十五年救徐然則敵國書次譏可見矣又何必在貶爵而稱師乎此年救邢次于聶北亦赴伯者之緩于救患分災也十九年左氏傳

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杜預釋之謂欲因亂取曾緩救邢衛則于經爲合矣四年伐楚次于陘書次者善其重愛民命不速加兵也伐國以次爲善辭則救之次義自明矣

春秋于此先言次而後言救先言遷而後言城蓋亦譏在齊桓也桓公於閔元年救邢不即率諸侯以驅逐狄人待其潰而後救之僖其遷而後城之此齊桓欲張其爲伯之功故夫于起其文以離其事且以志齊桓自難其功雖曰美之亦所以譏之也左公穀辨疑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者蓋是時桓公雖用心之緩儻若不能救之則夷狄貪橫中國幾擾矣桓公率二國之衆復能存之故謂之師者斯責輕於稱人而功重於前救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纂例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發微曰桓公不急救患故邢遷于夷儀邢人已遷三國之師乃往助城之故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也

諱曰遷者纂例謂自請之辭也以其國遷故以邢遷爲文爾且邢爲狄所伐奔潰無託諸侯救之乃遂遷而書之亦以懲諸侯不即救之辭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春秋于此先言次而後言救先言遷而後言城蓋亦譏在齊桓也桓公於閔元年救邢不即率諸侯以驅逐狄人待其潰而後救之僖其遷而後城之此齊桓欲張其爲伯之功故夫于起其文以離其事且以志齊桓自難其功雖曰美之亦所以譏之也左公穀辨疑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曰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言地者明在外也

諱曰婦人而薨于外不正也且哀姜與弒故齊桓取而殺之是桓公爲子討母也夫以桓公之討儻先誅慶父則魯亂可息矣桓公不即殺慶父俟其堅冰而討及人之母是意將待其敝乎今既殺夫人而以其尸歸故夫子書地以懲夫人書齊人以譏齊桓皆變文以示之義也然曰以歸者使若以其喪歸也公羊穀梁

傳並見前辯疑見前陸淳纂例見前辯疑纂例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人伐鄭

箋義曰楚自莊十年始見春秋書曰荊入蔡荊伐鄭猶狄伐邢狄入衛之比也其來聘稱荊人少進也至此年始稱楚人伐鄭已後凡有軍旅之事君臣同辭皆稱人者惡其以荊蠻之强數侵中國故以微者稱之明未足以王法責之耳二十一年會于盂文九年使椒來聘有慕中國之禮義則書其爵焉又進之也及椒聘之明年次于厥貉之後國衆益强中國諸侯多服從之又能來聘于魯漸有文章法度于是用師之文大夫稱人其君稱子頗同之於中國蓋始以諸夏之道責之明其罪當誅也

諱曰楚入春秋稱荊至此稱楚人者先儒皆以爲進之也且楚自莊二十三年來聘稱荊人而此用兵反曰楚人者豈非聖人之意有所悼而垂勸歟聖人以春秋之世周室微弱夷狄有與中國爭聘而諸侯不待之以夷狄之道而待之以中國之禮也遂使起其爭之心會暴不已是諸侯有以啟之也其後與伯主敵權遂恣强暴僭號稱王其迹由此爾夫子因而以人錄之非實進於夷狄亦所以懲諸侯不能制之也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夫人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魯之恥也今公出往同會雖然有伐鄭之謀是亦不顧其恥非禮尤甚故月以危之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月公敗邾師于偪

僖公與邾人同會是不可會而會之也今又敗其師故明書之以志會伐皆不得其正矣左氏曰見前公羊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通例曰絶子外則去姓絶于內則去氏內外俱絶則姓氏俱去

折衷曰桓公以功服諸侯以爲天下信是以不容哀姜之罪以殺之而歸其喪亦大義滅親爾聖人非欲

備禮而書蓋存內諱也苟不備禮必并氏而去不徒去姜而留氏必不上書夫人姜氏薨于夷下書葬我小君哀姜又文哀罪惡相類春秋第書夫人姜氏如齊如邾微以譏之終不顯然而貶聖人修述以魯爲主故存內諱以通人理杜謂闕文得旨

指掌異同篇賈逵云殺子罪輕但貶去姜也

摘微曰哀姜之惡天地所不容故去氏貶之書至自齊又責齊桓之縱賊也夫人死于夷不言夷而言至自齊夷雖齊地因以譏也賊謂慶父慶父與哀姜志有弒夫之罪而貶之也今哀姜亦與弒二君春秋于

閔二年書孫于邾僖元年書薨于夷尚未出其貶不去姜氏者明義不得以子絕母也及此喪至削姜氏而曰夫人氏者是亦貶于此歟明王法不可不正也然猶不去其氏者殺子之罪差輕爾文姜遂而遂貶之蓋人子天于父不可以隱之也哀姜至此而後加貶者得非盡人子之情乎聖人託言垂教不無淵旨

左公穀辯疑
微旨發微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春秋凡夫人葬皆書義見莊二十二年杜注公羊傳見前

虞師晉師滅下陽

摘微曰晉主兵而書上虞者虞預謀受賂以啓晉師實滅虢而言夏陽若虢存焉且責虞之召寇敗隣之甚矣

譏曰晉君以荀息之謀不愛所寶而貪厲其地計雖獲行而親仁之道蔑云爾虞公說玩好之物而不能以社稷爲慮是受賂而取滅亡也此誠中知以下而春秋以之首罪宜矣且宮之奇之諫也言雖達而其

心懦以不强不能力諍而死節義使荀息所以得矜其貪冒之謀夫晉之君臣暴以詐虞之臣主怯以徼皆不足道也是以聖人志其滅以示譏而傳詳載其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纂例微旨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例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箋義曰此盟諸侯皆至欲美桓之功德故獨書齊宋之大以盟遠國之微者信之至也陽穀之會與此文同者亦善其屈公侯之尊接遠以禮恭之至也

集義曰左氏以貫之盟始服楚之與國則三年陽穀之會亦書齊宋江黃人非始服江黃也二傳以爲大國稱齊宋小遠國稱江黃其餘莫敢不至者得之

譏曰德之可以來遠信矣且齊桓圖伯二十餘年同會之國近則宋鄭魯衛遠不過陳蔡者蓋齊桓止欲夸威貪恃未見其所以救援中國攘卻夷狄之功也至此率諸侯救邢封衛以伸恤患存弱之仁未踰年而江黃遠國之君至豈非伯德之著者乎假使齊桓常以是爲心力尊王室大正中夏以訖于終將見周

家之業復興而方伯之功大顯安得爲三王之罪人乎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纂例精華篇云見前董仲舒繁露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不稱州而稱人非所以伸夷狄懲諸侯之不能制餘義見僖元年左氏曰見前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旨要曰傳稱不曰旱不爲災也今按十月正月四月不雨是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也文二年書曰自十有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雨書異文穀梁曰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公歷時而總書是無志乎民者也然志民之事經無所見穀梁以雨書之異即以爲義當是史之異辭非義例可推也

謂曰春秋書首月以備四時今春夏一時間無異事則離其首月書不雨是各志其一時之事亦不在乎閔之也餘義見文二年左氏曰公羊穀梁傳各見前

徐人取舒

纂例趙子云諸言取者並爲有所繫屬而取之也但

爲得之事異所以異辭耳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傳見前

六月雨

集義曰文二年經書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書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三者皆書不雨而又不書得雨之日其爲災也明矣今此書十月正月四月不雨六月雨若曰爲災不應以喜雨而書六月雨也若曰不爲災則自十月至于五月凡歷八月不雨雖不爲夏之大旱亦有害于播殖矣公羊以二年十一月此年

二月三月五月皆不書不雨故以爲上雨而不甚似得其實杜預范甯謂一時不雨則書首月恐非其旨也

謂曰總論謂聖人在上王事修而彝倫敘則休徵應之故曰肅時雨若之類是也聖王不作王事廢而彝倫斁則咎徵應之故曰狂恒雨若之類是也春秋之世災異必詳而記者蓋將明休咎之應矣是以凡日食水旱雨雪之異悉書之將以志其變雖不爲災而不雨亦志之所以謹其事詳其記而垂勸焉今自

十月不雨至此六月雨亦因而錄之以明旱不終夏此亦出于人君飭過警懼之致也詳而書之以示應德之不私爾公羊穀梁曰見前辨疑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陽穀之會與黃之盟同義也遠國來服傳廣其美而明之雖辨疑所攻而不害服遠之意斯亦見桓公伯德之著爾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陞淪辨疑

公子友如齊涖盟

纂例啖子曰他國來魯盟者曰來盟魯往他國盟者

曰涖盟皆爲盟而行故直以盟爲文也若因朝聘而
盟者則先書聘書如後乃言盟
趙子云涖盟者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簡辭也
公羊云涖盟于彼也此說是穀梁說非也
指掌碎玉云涖盟者何往盟于彼來盟于
我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
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
舉其來也
謂曰涖者臨涖之辭以我往彼臨其盟則專以其盟

而行故直書曰盟所以謹之也左氏公羊穀梁傳見前後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大小相虜并爲寇賊橫恣絕理
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伯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人降服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農也農者民
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箋義曰諸侯侵蔡不正而直書其爵者爲下有遂事
書也莊公末年桓以楚人侵害中國請會於諸侯
自後會于檉會于陽穀謀師期則桓欲討楚也久矣
討楚而貴不貢以尊王室伯者之隆也今率諸侯之
師反先侵蔡蔡潰而後伐楚故書曰遂言因蔡以伐
楚所以累桓也
謂曰春秋書侵伐者皆譏之也伐戎狄無譏也齊桓
以兵侵蔡故趙氏以爲伐楚非其誠也雖春秋皆以
侵伐爲罪然並而論之則侵淺事也楚之創病中國
久矣齊桓患其强暴是以會諸侯欲伐而攘之猶懼
勢之强思欲全必勝之功故權先侵蔡以振其威而
後伐是則齊桓用兵之心淺于蔡而深欲圖楚也今
兵至蔡而潰桓公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
志於伐楚而不在于侵蔡也若曰非其誠則夫子何
以書其爵也耶箋義所謂下有遂事善之明矣論語
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馬融釋爲伐楚責包茅之
貢是也趙子辨春秋之疑而不從馬氏之說是其然
乎且桓公圖伯之初用兵稱人者諸侯雖尊之而夫

子之心未嘗與之也此年伐楚而春秋正其爵以書之是聖筆于此始正其爲伯明矣觀齊桓侵蔡之師止以示威其實不侵之也至伐楚而有次于敵境是不勞民以觀楚待楚人不聽命然後加兵焉是齊桓之心無詭詐可知矣趙氏但見先侵蔡而不指此爲不詭之事是不知侵蔡非齊桓之實將以威震于楚也不然何以次于陘以待楚之聽命乎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日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許男新臣卒

集義曰齊桓當此之際威信著于天下諸侯莫敢不服故經於此年侵蔡書潰使若不加兵革而自潰也不書屈完之使伐楚書次謂其重惜民命而求成也不書屈完之辭也且諸侯外卒或再錄召陵之盟皆所以善桓之辭也且諸侯外卒或書其役或書其地以錄之若晉侯黑臀卒于扈曹伯負芻卒于師之類是也此許男外卒也不紀其地與役者得無旨乎穀梁謂之內桓師得之矣公羊以爲桓師無危亦近之左氏杜預之不言畧之也

諱曰按許男從齊桓伐楚今師不還而許男卒故傳皆以爲卒于師也辨疑以許近楚而春秋正其爵以書之是聖筆于此始正其爲伯明矣觀齊桓侵蔡之師止以示威其實不侵之也至伐楚而有次于敵境是之傳春秋者必謂聖筆有所譏焉是以春秋沒而不言使與在國同以見諸侯安于齊桓之德此聖人之心俾齊桓得盡美于伐楚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繁露觀德云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為主避齊桓也

陸淳纂例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折衷曰齊伯中國唯楚未服故興諸侯之師以觀彊弱知齊貢爲名師進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以觀彊弱知齊既彊受盟而退不稱使再稱盟者以完來盟于師師退于召陵方盟備書其實非有異義公羊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且桓公成伯業爲盟主雖楚自來猶不亢別屈完乎又言再盟喜再服楚斯益疎矣苟曰以義卻桓師無危亦近之左氏杜預之不言畧之也

不亦遠乎公穀之短

摘徵曰先書完盟於師知桓公以正義伐楚楚來乞盟于師也又書盟召陵知桓之見楚服罪退師以盟禮也聖人之意一善則褒纖惡無舍況於是乎

箋義曰齊仲孫高子及宋華孫雖與完不稱使文同然皆貴而不名所以別中國也揚子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觀春秋美召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夫美召陵謂齊侯思師始書爵許男卒不言卒于師再言盟于召陵之類也

本旨曰伐楚之役屈完自來周不能綏齊桓爲主外楚內齊故云然也

新義曰楚君也屈完楚臣也君不稱使獨言臣來爲文君臣之意異也且來者非願來也以兵脅而來盟也曷言盟于師盟于召陵與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譎是以未加兵而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不血刃而彊楚聽命于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陸文通云屈完能從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是也至于所謂宜受天王之寵命亦未爲通論噫孔子言楚屈完來盟于召陵者其有微旨哉且春秋不言楚子之使以明微者謂楚之竇照專在于齊桓而不在乎天子非王道之正也故春秋削言楚子之使以傷王道之不行而齊桓不歸美于周此所以成伯功而不能至于王道孔子傷之以著屈完之專受盟于齊爾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微旨見前陸淳集傳微旨辨疑見前陸淳辨疑指掌異同篇云同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齊人執陳轅濤塗

繁露精華篇云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弗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又仁義法篇云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執轅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不與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

折衷曰凡諸侯執諸侯之大夫未有不稱人而執之有罪則不稱行人執之無罪則稱行人以爲懲勸之別如晉人執季孫行父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是也唯昭八年書師滅陳執公子招不稱人者大夫與公子敵也苟曰稱侯則爲伯討齊桓晉文之伯復討誰而稱侯也苟不正其踰國執人則鄭詹得非踰國而執之斯中下之短上雖不釋考其義例而得其旨也

誖曰按左氏之實齊侯既服楚還師出于陳蔡之間濤塗病以供給之費紿之使觀兵于東夷也既而桓公如齊是也異旨而書者如僖十七年淮之會公爲齊所止猶書至諱辱也宣五年公如齊爲公如齊公至自齊是也異旨而書者如僖十七年淮

公說申侯之言以執之是則濤塗之心不欲齊復過其國由此而見執也春秋所以人齊侯者蓋齊與陳侯同力伐楚又假塗于陳騷擾已甚今遂執其大夫春秋不得不貶之矣且桓公之伯莫盛于服楚又假塗于陳何則矜功自足而志已溢已不正而執人之大夫春秋因而奪其爵者此聖人之心抑矜滿而不與之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傳注啖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箋義曰稱及而不出主名者諱公受制于人伐楚未及而又道用師與江黃遠人伐陳

誖曰桓公執濤塗不以其罪又于道伐人之國此不正之討而公亦與謀矣書曰及者蒙上伐楚錄江黃以罪之左氏穀梁日各見前

八月公至自伐楚

折衷曰凡公出書如入書至苟出有所辱歸以有辭告廟則亦書至以諱之斯聖人異旨也常而書者如僖十七年淮公如齊公至自齊是也異旨而書者如僖十七年淮之會公爲齊所止猶書至諱辱也宣五年公如齊爲先伐蔡後伐楚是以後事致亦後事之大也左知義例而不釋公羊之短穀得其實發微集義見桓三年公至自唐論

誖曰伐楚之致公羊曰楚叛盟而穀梁以爲大伐楚也然未盡之且伐楚之功齊桓之功也僖公止從伯主而勞會之不足爲美出踰二時臣子殆其往故致之也勞民之久書月以危之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葬許穆公

左氏義見上卒何注見前何休注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繁露見上執濤塗

譏曰先儒皆謂桓公德衰于此誠然矣且濤塗欲利陳而將誤軍道雖可爲罪然桓公修其心不以道執之是弗能內自加責也而又使人伐之甚矣今復會諸侯之師侵之殆爲不可故貶而人之左氏曰見前何注范注見

前公羊穀梁傳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新義曰經直稱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者何成晉侯之意也何言乎成晉侯之意奉驪姬而立奚齊也

譏曰左氏于閔二年起此之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衣偏衣而佩金玦是故里克之諫先友之說狐突之歎梁餘子先丹木皆言之而太子固知其不立矣是則獻公不欲申生之繼已以惑在驪姬故也今驪姬之讒而殺其傅太子遂奔縗于外豈非晉侯志在于殺之乎夫子所以直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以見其輕世嗣爲惡之甚也是以三傳詳太子申生以見其輕世嗣爲惡之甚也是以三傳詳而明之噫申生雖無罪且固知已之不立也卒不能自圖而及于讒陸氏所謂小仁大賊不亦然乎

左氏曰見四年傳公羊曰穀梁曰各見前啖氏曰陸氏曰並見前陸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杞伯姬來朝其子

摘微曰朝非婦人之禮況又子乎旨要曰伯姬來寧成風其子隨母而來攝甘冬行諸侯相朝之禮而但幼小卒不成禮故曰朝其子也折

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世子行朝禮之例也若其子能行朝禮則其書當如射姑而其母別書來爾

經社曰春秋于杞伯姬見其所爲貶之也此言來朝其子二十一年來求婦皆非禮也觀數者志而卒不志知其所爲貶之也

譏曰杞伯姬魯女也今朝其子者以其子歸見于魯也朝者凡見於人通稱之辭而穀梁謂以待人父之道待之是穀梁之意以爲行朝之禮也豈有子從母

歸寧而謂之行朝禮乎是不然矣蓋婦人既嫁不可踰境況又以其子見于魯是爲非禮之甚故取參譏之義以明之此變禮違正春秋雖閨門之事亦謹而志之所以垂教也杜預注見前公羊穀梁注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公孫茲如牟

內適外曰如而左氏又謂之娶故辨疑明之左氏曰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春秋會義卷五　壽

首止

此桓公率諸侯爲會欲假尊周之名故致王世子以會之也且桓公伯德既已服遠可以帥諸侯朝天子尊正王室以大中國全方伯之職使文武之業宣王中興之道復見于惠王之時可也桓公不圖于此致王世子而下盟諸侯實以自張其伯功故夫子獨書會王世子以別之示天下諸侯禮有所尊而桓公不當致之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纂例曰時齊桓大會以尊王室鄭伯不與之義以明之此變禮違正春秋雖閨門之事亦謹而志之所以垂教也杜預注見前公羊穀梁注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

不重序其爵者一其罪也書鄭伯逃歸者若曰逃而不與其黨也書不盟者特原之也

譏曰周禮司盟掌盟載之事此天子爲壇以盟諸侯也自古迄今未有諸侯而會世子以爲盟矣齊桓致王世子雖自與諸侯爲盟世子實在其會是假以尊周之名也夫子立春秋之文先序諸侯以尊世子于會然後起其文曰諸侯盟于首止使若諸侯自相爲盟示世子不可與諸侯抗矣此春秋託文以爲尊周之實非齊桓之本意也託文以尊周豈非譏在齊桓謂變之正豈知致世子之不正哉齊桓合諸侯以謀寧周室尊王世子以主會遂盟諸侯以示尊周之名乎譏齊桓而但曰諸侯者辨要所謂一其罪矣穀梁德雖不能全其實亦誠有翼戴之意爾鄭伯者與會而不與盟是亦不正可譏也春秋書曰鄭伯逃歸著其諸侯而爲賢者之行書之曰逃宜矣左氏傳注並見前公羊穀梁見前莊僖文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繁露見執陳轅濤塗

譏曰楚自僖元年始稱楚人然君臣同辭並稱之者惡其荆蠻之强數侵中國故一皆以微者稱之也至僖四年齊桓不加兵而自服春秋正其爵以與之蓋夫子悼其暴盛而不使爲患于諸侯矣何則齊桓執陳大夫之後不終修其伯德以起諸侯之叛心使荆楚乘之復恣貪暴滅弦之國春秋錄弦子之爵以哀之且以見齊桓之德衰矣左氏穀梁曰見前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何休注曰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温晉里克比弑其二君

冬晉人執虞公

繁露王道篇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曰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采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滅國上篇云楚王髡託其國于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

不知也
辨疑趙子曰虞則以君被執遂屬爲附庸
摘微曰虞公啟敵晉又貪稱人以執公交譏之
指掌曰經書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于其民之例虞公未有不道之狀但貪璧馬之寶拒絶忠諫之臣君者所以安存社稷保佑下民志在貪寶無恤民之意則爲不道于民是故稱人以執也實滅其國而言執其君者所以罪虞公且言執之易也
釋例曰虞公昧于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

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罪虞公且言易也
箋義曰二年滅下陽邑不言滅而書滅者言虞滅人乃自滅之道也故今實滅不復稱滅而稱執者言虞當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滅號不書者方罪虞以立世戒若書曰晉侯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實錄耳非裁成理義之文也晉侯稱人者惡其與人滅虢而反襲之不仁之甚也
經社曰虞公以喜賂見滅而以人執何曰滅國人之

大惡也夏陽之師虞以賂首惡罪莫重矣而晉終以險詐傾之執人之君夷人之宗社此其罪莫重矣人之者不可與執也
集義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公論
折衷曰凡伐有其國曰滅襲其地曰取自棄其人曰亡斯聖人筆削之通例也未有滅國而曰執者斯書蓋晉上修虞祀歸職貢于王而護滅同姓之罪示虞公之無備也下謂虞書公非貶是下執之辭稽諸侯執國君例皆爵而不名如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

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與執虞公一類也安可妄生侯爵與宋之大稱公郭州之小亦稱公是爵明矣上中不釋知其旨下之短
諤曰按晉侯稱人諸儒謂之執不以罪也且虞滅而言執者以其未絶其祀矣箋義所謂裁成而明之也然虞所以稱公者三傳唯穀梁言之陳岳又引經而明稱爵之事例不名也然江熙以之爲春秋所賤亦

近義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陸淳纂例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折衷曰春秋書侵伐襲圍雖有義例第無圍邑之別苟曰邑不言圍則隱五年曷以書宋人伐鄭圍長葛僖二十三年曷以書齊侯伐宋圍緡是圍無國邑之別明矣斯圍新城者是齊桓以鄭逃首止之盟又責其城新密之不時而聲其罪曰新城上得其旨

集義曰五年齊桓公宋桓公陳宣公衛文公許僖公

曹昭公會周惠王之世子于首止不復書諸侯盟于首止皆善齊之尊王也鄭伯不盟經書逃歸言逃則貶可知也今此伐而言圍邑者欲見鄭叛王而不盟加伐而不服所以甚其惡也亦猶二十八年會溫諸侯遂圍許亦猶晉文討不赴踐土之會也然則經書伐而言圍者公羊以為伐者之過如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公羊以為重穀梁謂以惡報惡蓋其新敗于泓故也文雖與此同而此經上書鄭逃則見諸侯之無罪也春秋書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者如此之類是也左氏言鄭所以不時城者迂濶可知矣

誤曰齊桓以諸侯討鄭逃盟之罪故春秋存之以爵謂鄭叛王而伐之可也至若圍新城之說三傳釋之不同而穀梁謂著鄭伯之罪是其然乎且鄭伯不從首止之盟諸侯伐之無惡也鄭不卽聽其命而至使兵圍其邑鄭雖可伐之齊亦不可伐而又圍之也且齊桓以鄭叛王而加兵伐之鄭旣不卽聽命當還師以待之今不圖是謀而又圍人之邑春秋伐圍並言亦所以甚齊桓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諸侯之兵伐鄭而又圍其邑至使楚人有圖中國之心而起救鄭之謀故許因而見圍矣齊桓與諸侯遂移兵以救之則亦勞民之甚焉春秋書之所以病齊桓也左氏穀梁日各見前

冬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故不致救許而致伐鄭焉

七年春齊人伐鄭

齊桓伐楚之後於功侈而自足鄭雖逃盟前年以兵伐而圍之以起楚暴今又不務德而區區必以兵加之祇無益于尊周之實也書之曰人不亦宜乎 左氏日見前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折衷曰鄭雖用宣仲之譖而殺申侯然申侯有專利之過故稱名以罪之凡殺外大夫苟無罪或死者衆

則不名如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是也有罪稱國殺而名之如僖二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是也稱國殺言有罪一國共殺之也折衷謂君殺之辭譏上得其旨下誤

箋義曰申侯專利反爲濤塗所譖其死也宜矣然齊之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今聽譖而殺申侯以說于齊鄭伯失刑矣故稱國以殺穀梁以爲累上得其旨

集義見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論

譖曰殺大夫之義公羊曰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則曰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元凱以爲稱名罪之矣其孰是乎且如杜注之言則宣九年陳殺大夫洩冶則洩冶直諫豈有罪哉若謂無罪則文六年晉殺陽處父宣十四年晉殺先穀皆以其罪討之也則無罪之說亦未安焉穀梁文六年傳例又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則此鄭伯殺申侯不以其罪則累上之辭雖似爲得而纂例陸淳從以爲解然而以文六年陽處父言之則又以處父侵官而被殺安可謂累上乎然則稱國以殺之義傳皆解之矛盾矣大概君命所討復以國殺爲文也所以稱名者大夫死不可不名之公羊之言近之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諸侯之心不甚與于齊桓也今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以著齊桓之德漸見衰矣 左氏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曹伯班卒

諸侯日卒正也曹於春秋亦或畧之故不日

公子友如齊
見莊公二十五年內適外曰如杜注見前杜預注謂
冬葬曹昭公
曹小國書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摘微曰王人先諸侯尊王命也九年宰周公同九國
諸侯盟葵邱上會尊王下諸侯以盟與首止之義同
指掌正義曰公羊傳曰王人微者曷爲序諸侯之上

先王命也
穀梁曰王人先諸侯何貴王命也弁冕雖舊必加于
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諸侯相與爲盟所以同獎王
室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也
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是子以盟父故春
召陵是也此年鄭既乞盟而公羊之文序世子華于
會誤也二傳言汐亦所不取
新義曰臣無二心尊無二上古今通義首止之盟尊
在惠也洮之盟尊在襄也在惠則尊惠在襄則尊襄
鄭伯乞盟臣無二心也尊無二上也盟而言乞者何

士稱名下士稱人天子無外諸侯會盟惟遣使臨之
不同歃尊天子也其或王室有難命使臣以結盟諸
侯以謀輯睦經亦許之同盟于雞澤靈王新卽位也
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室無故諸侯和睦而王子虎
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之稱王人
箋義曰主書者善桓不聽子華之言而鄭伯服也
集義曰首止之會書鄭伯逃歸六年書圍新城皆惡
鄭叛王而違衆也七年甯毋之盟世子華在會鄭伯
不親盟是鄭之未服于齊也此年言乞盟至葵丘之

會鄭伯預盟然則此言乞盟者非鄭伯之如會蓋使
人請服而後許言乞不言使猶若鄭伯之親往也設
鄭伯乞盟而預盟必曰諸侯會次言鄭伯乞盟然後
序其所同盟者若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下云盟于
召陵是也此年鄭既乞盟而公羊之文序世子華于
會誤也二傳言汐亦所不取
新義曰臣無二心尊無二上古今通義首止之盟尊
在惠也洮之盟尊在襄也在惠則尊惠在襄則尊襄
鄭伯乞盟臣無二心也尊無二上也盟而言乞者何

乞者逆也言順他人之意而求謂之求逆他人之意而求謂之乞也雖然如鄭伯外逆而內順也外愧而內誠也外曲而內直也

譙曰按周禮邦國有疑諸侯會同則爲壇以盟之是諸侯卽從于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雖譏之而以王爵序之矣至于齊桓爲伯則推齊侯于宋公之上以與其所以爲盟主也今王人會而推之于齊桓之上豈非尊王室哉故公穀皆曰王人微者而先諸侯貴王命也其理僅得然亦託文者諸侯會

同於天子而受盟則諸侯自有盟天子之禮吁王室有難諸侯不卽會于周以謀之乃待告難而後爲之成風夫婚禮嫡夫人至則備告廟見而已苟以妾爲夫人亦不過此禮安在禘而祭之上謂哀姜凡言禘而致之者以新死之主致于太廟斯常禮也凡夫人薨寢殯廟赴同祔姑此四者備則致于廟禮也苟四者不備則不致哀姜不薨于寢不宜致之僖公歷三禘而不致今見致故聖人嫌其非禮而書也上得其旨

箋義曰六年穀梁皆以爲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

者不相信之辭況乞之乎非禮之甚詳錄以示譏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狄伐晉

晉未嘗與諸侯爲會矣狄人間而伐之春秋書之惡以夷狄而伐中國不與之也左氏傳注見前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折衷曰公羊謂公本聘楚女爲夫人齊先爲勝齊先致其女脅使爲嫡楚女未至而與廢之故皆得以夫人致而書苟以是而禘致齊媵爲夫人且齊彊楚大夫人亦不過此禮安在禘而祭之上謂哀姜凡言禘而致之者以新死之主致于太廟斯常禮也凡夫人薨寢殯廟赴同祔姑此四者備則致于廟禮也苟四者不備則不致哀姜不薨于寢不宜致之僖公歷三禘而不致今見致故聖人嫌其非禮而書也上得其旨

箋義曰六年穀梁皆以爲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

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又貶也然
公羊謂之齊媵穀梁謂之成風陳岳曰婚禮嫡夫人
至則備禮以告廟見而已苟以妾爲夫人亦不過此
禮安在禘而致之左氏目曰哀姜得其旨
集義曰凡經書用者皆不宜之辭也左氏以爲哀姜
而曰不薨寢殯廟赴同祔姑而弗致據哀姜經書葬
則殯廟赴同祔姑矣言祔則其後有廟可知也既列
于廟則不原其生之善惡也且禘祫之禮毀廟之主
皆以昭穆序之設謂是爲致主于廟則哀姜之致亦
宜之矣又焉得以不宜用之辭加之矧八年而後致
乎穀梁雖無明文而曰主妾非正是言僖公之母也
大凡國之夫人皆預行宗廟之事成風妾也嫁不廟
見祭不酌尊僖公以子貴母故因禘祭而致之猶見
之于廟也春秋以夫人書之蓋譏其以庶亂嫡也去
其氏族者使若人知其爲夫人而不知其爲成風亦
內諱之旨也公羊見經爲致女之文以是爲僖公所
娶之齊女恐非也
諺曰閔元年諸儒之論禘爲四時廟祭之外大祭之

名魯嘗禘于太廟也何以書之因此用致夫人而繫
之矣且夫人不稱姓氏所以三傳解之不同故辨疑
皆不取焉至于折衷之說則不可八年而後致也尋
繹其義則先儒雖從穀梁者多矣然擬議而詳之則
辨疑僅可明之而此必以用致之辭加之者蓋春秋
以夫人之廟見常事也禘于太廟亦常事也所以書
者不當致於禘祭之時也且禘者僭天子之祭而用
以致夫人非禮也故曰春秋之文譏在用致而畧其
氏姓矣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纂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公之卒不曰不書葬者宋公不盡人子之道何休
釋其所以惡之也左氏公羊日各見前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摘微見上盟洮
諺曰葵丘之會齊侯致天子之三公也桓公未嘗朝
會于天子矣前言因告難而致王人以盟諸侯非禮

也王人微者之稱尙不可也微者不可況三公之宰乎宰周公之會不與齊桓之致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宋公卒陸淳集傳微旨辨疑見前宋公卒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之卒據上解之皆謂許嫁之內女者也若嫁爲夫人則加某國之稱矣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新義曰齊桓不背柯盟諸侯始信貫澤之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所以盟皆不日春秋存而錄之也首止之後伯業漸衰假王人以會諸侯盜宣天子之禁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盟而書日春秋危而奪之也

謂曰桓公自服楚之後德漸衰廢至此益見其伯功之不遠也蒙謂莊十年柯之盟不日傳稱之曰大信之辭也此年葵丘之盟日之傳稱之曰危之也桓公於柯盟之際方將圖伯未見其功夫子以大信之辭加之焉今葵丘之盟當救鄭服楚之後伯功以著而且晉世子申生之殺由奚齊而殺也申生既殺則重耳次當立矣而晉又以嬖寵之故立奚齊斯不正之甚加之焉今葵丘之盟當救鄭服楚之後伯功以著而春秋反日以危之豈無旨哉此夫子進善止不善之本意也論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是則桓公當柯盟之時雖未著其德進而可進之故以大信之辭加之也今葵丘之盟以諸侯而申天子之禁則在所不可故曰以危之疾其不能至於王道所圖者伯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梁曰及注各見前陸淳集傳微旨辨疑微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摘微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不稱世子及君而稱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

新義曰奚齊雖未踰年在位一日卽晉國之君也其書君之子者何非君之適子也非君之適子則病乎獻也曷言其病乎獻病獻聽驪姬之言也

謂曰春秋殺未踰年之君他國有二此年晉里克文十四年晉公子商人也然則齊舍稱君而奚齊稱君之子立皆未踰年而所稱不同者得無其旨哉且晉世子申生之殺由奚齊而殺也申生既殺則重耳次當立矣而晉又以嬖寵之故立奚齊斯不正之甚

今書曰殺其君之子者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爲君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例陸淳曰見前陸淳纂例微旨陸淳辨疑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不成其爲君也楊華爲云見前董仲舒繁露纂傳微旨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秋之際孔子悼諸侯不朝于天子而專相朝聘將以譏諸侯之不臣也故于春秋內適外皆曰如以別之啖子曰凡公行書其事皆非常也自隱公五年至莊二十

四年公行皆書其事至此言如齊不以事載之者起內適外公朝之辭也然亦有致之者危公之行也

朝聘例時此月者爲下狄滅溫起文何注見前何休注纂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狄滅溫溫子奔衛

箋義曰狄滅衛不與夷狄滅中國故言入今狄滅溫而書滅者溫叛王而卽狄故也叛王而卽狄乃是狄滅溫之辭

狄也故不言入

譏曰閔二年狄滅衛之時齊桓本有救邢封衛之心伯功將立夫子與其進有待其攘夷狄之爲也故異其義而言狄入衛焉今自齊桓服楚之後伯德漸衰春秋謂其攘夷狄尊中國之功不可復見是以五年楚人滅弦直書之以示譏至此年狄滅溫復書之者且弦江黃之近國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之以其尙遠也今溫據左氏實周司寇蘇公之後是則天子之近國爾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亦所以病齊桓之不能攘而正之也

則謂無善可奬三大夫聖人以例書之苟有罪則有
罪苟無罪胡可以一有一亡欤岳謂荀息盡忠節恨
力不足以制里克故效死而復其言縱不賢亦可以
無過矣斯上之誤下謂及卑近之中謂賢遠矣折衷
得其旨
集義見桓二年孔父論
新義曰非死之難爲有泰山鴻毛之輕重
也荀息採晉獻之邪心況不能力辨申生之禍執遜
言以累奚齊卓子前日之死泰山之重也今日之死

鴻毛之輕也
謂曰見桓二年孔父論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杜注見
尊王
發微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春秋不與夷狄之侵中國故齊侯與許同伐北戎而
錄其爵者所以起齊侯不已其爲伯之心也書許男
得非譏諸侯邪諸侯不能同力共討戎狄以絶其爲
患如晉宋魯衛之大反許國之不若焉故書許男以

晉殺其大夫里克
集義曰公羊曰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曰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里克之弑二君罪惡當討奚齊
卓子死而夷吾立與夫與聞乎弑幾矣立而既定則
君臣之分著矣若襄二十五年甯喜弑剽而納獻公
二十七年獻公殺喜以稱國以著其無罪則此可知
矣亦猶羽父見貶於隱而書氏於桓使里克可殺則
惠公亦不可君矣元凱謂荀息里克不鄭書名爲以
不討賊猶亦弑君書之貶皆失之

折衷曰夫臣弑君子弑父人倫之大惡春秋之至要
也趙盾不討賊猶以弑君書之許止不嘗藥猶以弑
父罪之烏有弑二君而曰殺之不以罪歟穀梁謂殺
之不可以其罪得非里克爲重耳而殺奚卓之不以
倫乎重耳賢則賢矣且已出奔抑奚齊卓子亦獻公
之子也荀息稟獻公之命而立之里克尚重耳之賢
而弑之非也何者繫其順逆也奚卓立則里克之君
也而弑之斯而不罪孰可罪也公羊謂不以討賊之
辭書之惠公之大夫也吁聖人筆削以正王道垂範

隱紀豈私於惠公歟杜得其旨

木旨曰里克首獻公賊申生不能諫逐二公子不能止而殺其君之子奚齊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可謂義乎設國人起而誅之是討賊也而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其旨安在曰吾由卓弑而立利國之難人據君位又欲自洗非篡歸惡於克聖人推其心以定罪明跡誅其徒本非義舉故以君殺大夫辭言之譏曰凡稱國以殺君殺其大夫之辭也若夫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如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

無知是則稱人爲討賊之辭甚於稱國矣今里克弑二君不稱人而直稱國以殺者不以其罪罪之也惠公既立懼其及已而欲殺之則惠公之命殺之矣然春秋不以討賊之辭加之明惠公不以弑君之罪罪之也左氏公羊各見前辨疑曰見前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坐平鄭謀出惠公以納重耳惠公殺之亦君命可知故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公不當以姜氏出會也姜氏以夫人踰境齊侯會魯公則可會姜氏不可故發微所謂參議之左氏日見前杜預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

冬楚人伐黃

以左氏之言謂黃人之有楚貢則楚之暴盛可知矣

貫澤陽穀之會桓公以德服之江黃雖遠而能從中夏之好亦可與之今齊桓之業漸衰以廢楚人間之而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黃雖遠國數與諸侯會盟尊慕伯者今楚滅之春秋錄之者識在齊桓也齊桓未嘗救之而見滅且以志楚之彊暴復起矣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林臼卒
日卒正也無它義杜注見前杜預注曰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毋及洮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齊桓之末伯德不甚遠著狄遂窺間伐晉滅溫今又侵衛春秋之所不與矣左氏見本傳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內適外曰如卿行聘也義見莊二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折衷曰齊桓自興伯業諸侯之危者存之亡者復之遍者遷之故城楚丘爲衛也城邢爲邢也城緣陵爲杞也公羊謂不與齊桓專杞也不審其人懲器用有闕也討設如是則曰其師諸侯爲城邢備列諸侯矣穀梁或遠於經
新義曰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鴻毛之善不遺齊桓之伯二十餘年率諸侯尊天子聖人實與多變文示義也滅遂之後稱人者言諸侯羣衆之心歸一於

天子也召陵之後一切稱爵稱師謂齊伯漸衰侵伐不請於天子各從諸侯擅相攻戰城楚丘或言諸侯或不言諸侯貶之再者也言齊桓之伯稱人聖人特筆不可以例拘也

譏曰春秋僖元年書城邢以邢國言之者善其救全人之國也二年城楚丘此年城緣陵以一邑言之者謂其專封而不與之也至若城邢則曰齊師宋師曹師者邢未遷而三國之師善救之故以師稱之也城楚丘不言其人者衛見伐而齊桓不即救之僕其滅

而後封之故沒其所以專而直曰城也今城緣陵而又曰諸侯之心同欲城之故諸侯書之者蓋杞以淮夷之病齊桓與諸侯會于鄄以謀之遂城而遷之是則諸侯之心同欲城之故以諸侯書之亦將以示譏矣何則楚丘之城譏在齊桓而此統言諸侯也蓋桓公德衰因以統譏諸侯之專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啖子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集義曰凡魯公之女嫁必書歸于某寧必曰來出必曰來歸蓋錄內親親之義也杜以季姬爲鄫夫人且適鄫不言嫁在魯不言來恐非史策之例也設謂季姬已歸于鄫則以婦使夫亦非正也史將書其不正是必舉始以明終而況聖人筆削之際必不於是畧之且經言及言遇言使皆譏也按傳曰及者我欲之也又曰遇者志相得也使者上命下之辭也豈不謂志于淫而使之請已乎然十五年季姬歸于鄫則始嫁之文明矣范甯言女爲遠會事之不然何休云鄫魯相近信使遙通末世無禮容或有之以姜氏如莒爲得其實也

譏曰以范甯言之則左氏來寧之義爲僅合人情也以諸儒言之則公穀之說似有證焉且如季姬既嫁以婦使夫皆非正也若未嫁而使人請已又不正之甚然則春秋所以志之者蓋聖人詳錄內女俾後世知閨門之內正之必先將以風化之始不可以非禮行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辨疑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五 終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僖文公

按史記僖公卒立子興是爲文公左氏史記無他說者文公之繼僖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纂例啖子曰凡天子諸侯既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卽

位禮注文成襄昭哀五人是例釋例曰凡有國家者必審庶嫡以明正統君薨卽嗣子之位前定矣新義曰據三傳諸家之說皆史冊舊文典禮常事非聖人制作之意春秋主魯王道在仲尼與文公正卽位也文何以正其卽位尊魯也天王何以不書卽位春秋外之也

諤曰說春秋者謂春秋謹五始以立法雖自一家之談亦無害于筆削也自隱公至于僖公五始之具惟桓公而已然桓內有與弒之心故加其意以錄之是則在桓公爲不正之辭矣今文公踰年卽位是由繼正而立故穀梁以文爲正也時諸侯不稟天子禮樂者多矣是以夫子元年春之下必次以王正月者謂以王正諸侯之卽位也言諸侯雖不稟之而王法不得不追正耳杜注見前杜預注穀梁曰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若如杜注以夫子之經反繫之於官掌乎是不然也何休之言皆指事以明其應然則春秋之世王室微弱列國暴橫災異屢見夫子詳錄以示戒矣止于是

杜注見前杜預注何休曰見前何休注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釋例曰會僖公葬記是以爲非也

纂義曰常事書者周衰諸侯喪天子罕使大夫會葬善今復能行之故志之耳

諤曰春秋之法其于君臣也必有以正其尊尊之道而示後世矣蓋由周道微而禮去籍凡所以陵替之事必從而追正之且末世諸侯奉上之節蔑聞焉而天王使大夫會僖公之葬凌弱可知矣公羊杜元凱

皆以爲禮而穀梁又曰重之辨疑之所不取也葬在五月而今預來會此春秋不得不譏之安可謂記其是哉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見閔元年義穀梁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纂例趙子曰無功德苟錫之非禮

通例曰凡天子尊命晉正則書錫不正則書賜

集義見定十四年歸脤論

譏曰十二公之中書錫公命者二賜公命者一春秋皆不正其所以來也今公即位天子使毛伯錫命之元凱雖以命圭合瑞爲解而不明末世諸侯不稟天子之令亦徒錫之矣夫以諸侯即位當朝正于王奉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文公不朝于天子而周王反錫之命微弱可知矣故書天王以正其號錄錫命以志其過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晉侯伐衛

箋義曰衛成公怨晉文公執歸京師故其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文公之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聽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奉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于是畏威復歸于晉昔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伯業遂廢今襄公克繼父功繼爲盟主首能尊天子威服諸侯故春秋善之書曰晉侯伐衛貴之也杜氏以爲從告非也

譏曰晉襄公述父之功欲紹伯業前年敗秦敗狄以其冒喪用兵不可正之以爵也今衛聞晉喪侵人之國伐人之邑襄公爲伯者之後不可不伐而正之據集義見定十四年歸脤論

左氏之說又有告諸侯朝王之實則是亦可與之也故春秋書其爵因以別大夫之專也左氏曰見前

叔孫得臣如京師

春秋內朝聘稱如雖京師亦言如者夷周于列國也且文公卽位不朝于王而王使人錫命之不正也受王之寵命苟躬朝于京師猶曰緩也況不朝而使卿拜命乎殆爲不可故明書之以示譏且以見下凌上

晉人伐晉

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晉伐衞稱爵而衞伐晉稱人者蓋春秋欲與晉襄之
紹伯也若衞昔侵伐于人而晉討之今又不從而報
晉之伐故人以譏之左氏曰見前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胡氏曰春秋主魯而行王道內大夫比之天子之大
夫故可以會公侯
愚曰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繁露云自文公以
來之謂也桓公既沒列國之政或漸衰替大夫得而
專之今公孫敖魯之大夫爾而與晉侯爲會豈禮之

抗哉傳例所謂大夫不可會公侯也然春秋不去之
氏者蓋聖人之志有以示義也春秋藉朝聘會盟以
正禮樂之失今于文之元年而書公孫敖之會以譏
禮樂自大夫出其他可知也左氏曰見前范注見前范箱注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新義曰商臣弑君書世子是有子也有子而不言父
者何明夷狄無父也夷狄君卒不曰此何以曰漸進
吳楚以中國錄之也
愚曰楚夷狄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何則楚自莊

二十三年之後凡聘會侵伐或以人稱之或以爵稱
之至于殺臣弑君之事亦詳錄之與列國不異者豈
無其旨耶蓋聖人以春秋之時諸侯與楚子交比敗
其貪慘使其侵伐聘會與中國諸侯爲抗夫子疾之
不得不詳錄以垂勸也今商臣之弑而以世子爲稱
是則亦同中國爲辭明矣儻曰以夷狄而外之則雖
正不正春秋豈從而錄之所以與中國同辭者蓋譏
在中國之諸侯也左穀微旨發微
公孫敖如齊

內適外曰如無他義左氏曰見前范注見前孔穎達正義何休注見前何休注辨疑
趙子曰見前
陸淳辨疑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按左氏殽之役晉獲秦三帥舍之歸秦秦伯不替孟
明而用之今帥師報復此秦不量力以勞民自取其
敗故春秋正晉侯之爵以敵之且晉侯書爵以及而
乃秦稱師大夫爾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丁丑作僖公主
春秋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

有所譏爾是以傳皆云失虞練之時然僖公薨至此十五月則豈非失禮乎故聖人于此詳而錄之雖以志其失亦以起八月躋僖逆祀之文也聖人以國之所重者祭祀也禮之所先者君也蓋欲重責于彼故起文于此所以志文公奉先追養之事不得禮之正矣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日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折衷曰春秋爲公諱多矣苟非公之罪則曲在彼直書彼以絀之則直在我矣焉用諱耶晉襄公以公不

來朝討公公乃如晉晉侯使處父不氏諱與大夫盟苟諱君臣不敵故也公之不朝信有責既與公盟則不宜以臣敵君我固辱彼豈讎是曲在彼明矣聖人去處父之族以絀之中謂處父不氏諱與大夫盟苟諱之沒其盟而不書矣安止去族而爲諱也下曰不言公是諱與大夫盟噫斯亦非諱也蓋既罪處父而書微者以敵之非如莊二十二年及高傒盟于防防之盟不書及是諱之也斯盟書及非諱也何者防之盟不貶高傒故爲公諱之斯盟以絀處父故不諱之斯

左得其旨

箋義曰諱與大夫盟既沒公則不當去氏若與其君則不當沒公公及邾儀父是也既去氏若與其君則不當沒公公及邾儀父是也然所以沒公而去氏者既刺公不朝致辱又惡晉以非禮盟公故以國氏其大夫使若晉君然亦以惡處父也

新義曰此盟實公盟而沒公者何恥不朝而與大夫盟也大夫盟不日此何以日言處父如晉侯也不地者何不書公如晉也

謂曰此公及晉陽處父也春秋所以不言公者不使大夫仇之若高傒亦其類也且高傒不去氏而處父去氏者蓋聖人原其實以加之筆削謂高傒之盟主在于公而此主在于處父也且處父大夫而輒與魯公盟則盟之意專出于處父故去氏以譏之左氏穀梁又以公如晉言之雖其經外之說然諸儒從之以爲論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曰見前纂例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集傳徵旨發徵曰見前陸淳辨疑陸淳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囉

文公之前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列會于諸侯也而文公之後政出大夫此垂隴之會敘士穀於諸侯之下者譏政在于大夫也且晉襄紹伯爲盟之主使大夫出會諸侯非禮之正故夫子錄之復存諸侯之爵者不無微旨且桓文爲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王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也桓文之沒晉襄紹盟主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于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梁也聖人所譏之意其在茲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啖子日見前辨疑

前陸淹辨疑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春秋之年僖公書不雨者三文公亦書不雨者三而穀梁解之特異且春秋編年必具四時一時無事則書首月以備之是以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春秋所以析而言之者蓋不可闕首月以備四時也今文公此年書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蓋春夏自有異事以備四時也十年十三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其年之夏亦有異事故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也穀梁曲生外意謂僖公爲閔雨有志于民以文公爲不憂雨無志乎民則穀梁之意賢僖公而生此說也然文公爲人之君豈可哉無憂旱之心耶左氏公羊穀梁趙子日見前陸淹辨疑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日各見前辨疑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新義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書則有訓變也隱桓之世人逆于朝時王不誅春秋不作也閔僖之亟鬼逆于廟國史不正春秋不得不書也人逆于朝可治也鬼逆于廟不可言也聖人疾時之心也

諺曰禮七廟五廟無虛主唯祫祭于祖爲無主爾禮又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二傳解大事爲祫祭明矣蓋諸侯祫及其太祖之事聖人因而錄之者謂此躋僖之亂惡其失禮棄尊卑之序故也文公雖欲尊其父而春秋之法不可不譏之所謂躋者不可躋之辭而三傳釋爲逆祀明矣發微新義詳論之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襄紹伯冒喪敗秦以至此年春有彭衙之戰春秋詳錄其跡信納幣之事尙不奪其爵者實以別于大夫也秦既敗而卻之今使大夫報伐不務德而恃以力率四國之兵而用之一歲之中興師勞民之甚故春秋稱人以示譏左氏曰見前

公子遂如齊納幣

膏肓曰文公服喪未畢而圖婚而云禮也左氏爲短

也

經杜曰其不曰納幣于齊而曰如齊納幣則幣固納乎齊君也

通例曰凡公娶于諸侯不書納幣書納幣皆譏也

集義曰遂如齊納幣雖不書月設以爲十二月去僖之喪方二十有五月也喪而圖婚孝子之心固悲所以譏之也然獨出得臣之名者亦以志帥師之專在大夫爾左氏傳注並見前范注見前范

夏五月王子虎卒

拼衷曰春秋凡書非聖人特筆升絀則多存史策

例例內大夫書卒王子虎周之卿也昌以卒之苟以使於我則書則祭伯凡伯南季毛伯子服王季皆使於我胡不書之苟以恩及我而書則凡伯爲我如齊請子叔姬最有恩矣何以不書之苟曰會葬而書則諸侯會葬胡不書之斯書者天王以同盟之例赴之史策例同盟皆書杜得其旨也

胡氏曰來赴乃王叔之家事非有天王之告弔者魯待同盟之舊禮定四年劉卷卒亦是也杜氏以爲不書爵者天王赴之非也

集義曰見隱元年歸仲子之賵論

譏曰春秋書王子虎卒而三傳之說先儒論之皆有所不取以左氏僖二十九年傳翟泉之盟王人是王子虎也故或從以赴告言之然而聖人筆削之事豈本乎赴告哉是必有所譏爾且春秋外大夫不書卒而天子之大夫見于經者三隱三年尹氏卒此年王子虎及定四年劉卷卒是也夫以尹氏之卒公穀以爲譏世卿是猶魯大夫書公子公孫以譏世祿也如是則此言王子虎其若魯之言公子歜然而魯稱公子而此稱王子者蓋聖人別周于魯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趙子日見前陸淳辨疑纂例日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秦人伐晉

胡氏曰春秋用兵諸侯稱爵正也稱師貶也稱人重貶也卿書名正也書師異辭也書人貶也大夫名氏不見無貶也孟明之戰也一敗于殽再敗于彭衙喪軍辱國罪不容誅而穆公用之以終其功功成而晉畏業著而秦伯不亦善乎故二年晉先且居伐秦傳曰卿不書爲穆公尊秦也尊秦者以穆公用人之有

始終也則孟明之名顯矣春秋之例不當書名而稱人矣稱人者爲孟明也非所謂以微者而告也夫傳稱秦伯先君而後臣舉重以畧輕也經書秦人顯穆公之明嘉孟明之忠也

譏曰春秋用兵稱人以譏之左氏因脩載孟明之辱胡氏從而爲之論也杜預注曰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

楚人圍江

楚書人者春秋錄楚從中國之例其實疾之也左氏前及陽處父救江傳

雨螽于宋

折衷曰常災第書曰螽斯不雨曰螽而書雨曰螽于宋得無異旨歟苟第書之螽爲災之常文也尙曰雨螽宋大水亦不離爲災也考其實螽蝗之類稟沴氣而生非天降也斯之螽如雨之多如雨之狀自天而墜到地而死明矣如隕石于宋皆記異而不爲災也杜氏之長公穀之短

集義曰春秋不記外災而書鄰國之災若襄三十年書鄭災莊二十年齊大災昭九年陳大災昭十八年書宋災莊二十年齊大災甚杜預以爲宋人喜

宋衞陳鄭災莊十一年宋大水之類是也公羊以爲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爲志災甚杜預以爲宋人喜獲天佑而來告非義例也左氏言隊而死凡言雨者著于上見于下者也其言雨則衆多可知矣設雨而不死則當爲災苟爲災則必書宋雨螽今言雨螽于宋者若書隕石所以記鄰國之異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箋義曰前此諸侯之大夫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今書處父何也曰所傳聞之世政在諸侯故黜大夫皆曰人唯救徐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故始而罪之也名氏今書處父者所聞世政在大夫故始而罪之也然始于處父者以其盟辱魯侯蒐董而易中軍大夫

宋陳衞鄭者取集義之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纂例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

誥曰且按經以明傳則經二年書及晉處父盟左傳以爲公如晉而處父盟之經無其文矣此年公及晉侯盟經又自有公如晉之文也則是二年公未見如晉之文以謂晉人以公不朝又言其來討而處父輒與公盟故去氏以貶其專也今公如晉朝而至已已之日公及晉侯盟此經文簡直而易曉也左氏又以爲晉懼無禮而請改盟謂公再如晉之意是辭過實斯不害筆削之旨左氏日及注見前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箋義曰前此諸侯之大夫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今書處父何也曰所傳聞之世政在諸侯故黜大夫皆曰人唯救徐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故始而罪之也名氏今書處父者所聞世政在大夫故始而罪之也然始于處父者以其盟辱魯侯蒐董而易中軍大夫

之專甚者也今救江而先伐楚詐諉故始之也

集義曰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穀梁何休皆以爲伐衛救齊故稱人以善狄今此伐楚救江雖文異而事同蓋春秋善而書之三傳之辭無所貶而何休以爲進師失信失之

譏曰此帥師出處失之名而箋義解爲政在大夫也且救江集義以爲善而發微謂之非救患之師以其先伐楚故也取三家之說以釋傳則其理可見故不復云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折衷曰吉凶之禮苟公不自行大夫不涖事則第書其事不書其人則必微者此春秋之規矩也文公使卿納幣而使微者逆又不書至是公以禮聘之不以禮逆之故君子知其不終于魯也苟以禮逆之當如宣五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也斯何休謂逆與至同又得其實也穀梁謂不言公逆之義苟公自逆當如莊二十四年秋夫人姜氏入則不宜辭成禮不成

禮也斯去微旨不亦遠乎

辨要曰不言夫人及氏者何夫人之位不明也夫人位不明則嫡庶亂矣故于其始變文書逆婦姜于齊志禍之始也

旨要曰史例往逆當稱逆女入國告至當稱夫人今卿不行入告至其禮賤畧異于常文徒以有姑稱婦而已傳曰君子知出姜之不允于魯是于時禮既簡賤爲時所逆知也

集義見二年納幣論

經社曰其不曰逆女而曰婦姜以微之逆無可以志之者故以婦至之文成之也然則其不曰夫人何也夫人入國之稱也始逆而稱之不可也其不曰氏以微者逆畧之也公羊曰譏娶乎大夫豈以納幣于其君而反娶于大夫乎是不然也

新義曰曷言婦姜賤之也何以賤之逆不以卿行至不稱夫人若道路之所得也始來不見貴終不爲國人所尊十八年傳曰夫人婦姜歸于齊大歸也通例絶于內則去氏

謂曰春秋諸侯親逆皆常事不書然所以十二公有親逆而著其事者莊與文而已莊公以其娶仇讐而親納幣明書以譏之今文公以喪納幣而又逆之微也曷爲書之耶蓋亦有所譏爾既以譏之曷爲言婦不言女也聖人變文示義將使後世尋而討之以明筆削之旨三傳之說左氏以爲卿不行公羊謂娶大夫而穀梁云成禮于齊于義未安而辨疑皆不從之諸儒之說唯集義明之而未解稱婦之意且文公喪未終而納幣喪娶也故春秋去文以譏之夫人未至而稱婦者不正其爲婦于魯也如莊公姜氏言入以內弗受之辭加之此蓋公不親迎而云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狄侵齊

夷狄犯中國書之以示譏

秋楚人滅江

楚從中國之辭前已屢見今書滅江以志前年處父之師救之無功而楚强暴無厭故詳書之左氏曰見前

晉侯伐秦

秦與晉交伐之事雖肇于秦而晉之報伐未必爲正然春秋復于此出晉侯之爵者非止于懲秦蓋亦有所託文而云爾且文公之後侵伐自大夫而出若處父救江春秋出其名以示貶也今晉侯伐秦雖曰報伐勞民夫子書其爵以正之者且以明諸侯之師諸侯用之可也大夫專之不可也春秋自隱桓之後凡書侵伐會盟不與諸侯之專也文公之後凡書侵伐會盟不與諸侯之專也文公之後凡書侵伐與大夫之專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春秋之旨其在茲乎左氏曰見前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夫人風氏者諸儒解之爲妾母之者豈非書其僭乎故纂例云自此之後二主祔廟也故詳錄其薨葬左氏曰及注見前纂例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趙子曰譏天王厚禮妾母也

晉侯伐秦

譏曰文公之後禮法益壞妾母僭夫人而春秋詳錄之今天王使人禮之而書者其亦閔周之本意歟且隱元年書歸仲子之賵曰天王而此直曰王者蓋筆削之輕重也彼仲子者惠公猶以爲夫人天王賵之尚爲不可而此止謂妾母耳王又使人歸之含賵其失猶甚故去天字以示譏元凱又引公羊子以母貴言之亦妄矣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睿肅曰見前孔類達正義纂例啖子曰見程端學辨疑辨疑發微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春秋以夫人與君一體故葬稱小君也今此成風氏先儒釋之謂妾母矣然卒稱薨而葬稱小君也譏其二主祔廟也且桓公之母亦不正而卒葬不見于經至若歸賵考宮之事皆目以仲子而不加夫人之稱也至此成風亦非正爾然以夫人小君稱之者蓋其僭而言之乎噫文公之後禮樂征伐皆大夫專之春秋著之以國氏若晉陽處父之類也薨葬祔廟皆妾母僭之春秋目之以夫人小君若此成風之類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曰見前纂例啖子曰見前張洽集注纂

王使召伯來會葬

纂例義與歸含賵同

箋義曰先言葬成風後書來會葬是不及事也

集義曰天子之見于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然則三稱並行而傳無異說故知王者之通稱而史辭之異爾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此經王則昭昭也而何休意謂元年叔服來會葬在葬僖公之前故經稱天王此召伯來會葬在葬成風之前故經稱天王此亦以其厚子遣卿以會葬者尠矣此年會葬則禮之大恩之厚可知也豈聖人以一夫人之喪而責緩會于君父哉

葬成風之後故經去天以示不及事噫列國有喪天子遣卿以會葬者尠矣此年會葬則禮之大恩之厚可知也豈聖人以一夫人之喪而責緩會于君父哉不正而卒葬不見于經至若歸賵考宮之事皆目以仲子而不加夫人之稱也至此成風亦非正爾然以夫人小君稱之者蓋其僭而言之乎噫文公之後禮樂征伐皆大夫專之春秋著之以國氏若晉陽處父之類也薨葬祔廟皆妾母僭之春秋目之以夫人小君若此成風之類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曰見前纂例啖子曰見前張洽集注纂

譏曰妾母之薨天王既于春歸其含賵今又使人會葬之左氏以爲禮而元凱謂之不及事穀梁又加以鄙上之辭焉是皆于義爲未安矣然則此亦以其厚禮妾母而爲譏耶且薨而含賵尚曰不可而況以天子之尊使卿會葬乎故復去天字以示義左氏穀梁曰各見前

公羊注見
前何休注
夏公孫敖如晉
內適外言如無它義
秦人入郡
入者以兵入也書人以示譏左氏曰見前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葬從臣子之辭無異義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公驟使卿出聘春秋書之以示譏左傳曰
見前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曰卒正也無他義左氏曰
見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襄公
通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晉文襄
行霸始使大夫弔卿會葬故書某如晉葬晉某公以
譏失禮會天子葬亦書者譏使同等也九年二月叔
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
謂曰公子遂如晉內大夫適外之文也葬晉襄公諸
侯月葬也事在十月春秋書之文相接則往會葬可
知矣故通例因爲之辭左氏曰見前何
注見前何休注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折衷曰春秋書殺多矣類例眾矣苟無罪君殺則稱
君臣殺則稱臣盜殺則稱盜苟有罪稱國殺國人殺
也斯處父雖離局侵官不宜爲國討稱以國討罪之
明矣謂之君漏言稱國誤

謂曰三傳載之事取陸淳之義以明之左氏公羊穀
梁曰各見前
微旨見後
陸淳微旨
晉狐射姑出奔狄
據三傳則射姑之殺陽處父也春秋不書其殺而書其
出奔不與射姑之殺矣射姑即狄明書以示貶左氏曰
見前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折衷曰閏者積餘之日而成其月用以正時也用以
正時與諸月奚異聖人大其居正天子不居正則諸
侯異議諸侯不居正則大夫異望春秋以春夏秋冬

爲時之正也而烝嘗之禮在焉十二月朔爲月之正也而告朔之禮在焉閏既正時禮宜告朔又宛書猶之例如書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謂宜郊而不郊則不宜三望矣斯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謂宜告而不告則不宜朝矣左得其旨要曰左氏稱閏以正時不告朔非禮也穀梁謂閏者附月之餘曰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公羊謂閏天無是月其意皆言告朔可廢今詳經義書曰閏月不告朔是當告不告史直書也猶朝于廟大禮既廢小禮亦可止之辭也此經理甚明何煩三家之爭集義曰先儒言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滅章歲閏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氣天正算外閏所在也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餘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凡爲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

中氣在朔若歷不置閏則弦望朔晦皆非其正故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禮太史頒朔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朔朝廟告而授行之天子閏月聽朔于明堂閏門左扉立于其中故于文王在門爲閏閏既不可廢則禮必備而頒之天子有閏月聽朔之禮諸侯從可知也公羊謂天無是月穀梁謂天子不以告朔皆失之

新義曰堯咨羲和朞三百有六旬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雖然陰陽餘分叢殘棄數其如歲時之歷正于是生民之道盡于斯古之帝王必主其閏也又天子十二月朔正班告諸侯受于禰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咸月所生而朝也此譏公帝王所重之月而不告常月猶朝于廟所謂不郊猶三望廢大而行小也

譙曰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鄭氏釋之謂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若此以魯論之文質之由文公廢告朔之禮而春秋以之爲貶公穀不達於此而謂閏月不告朔集義所以引禮經而論之明矣然

則猶朝廟者斯所謂可以通之辭也可以通者幸之也文公既不告朔而但至廟拜謁春秋詳而書之以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焉以此見聖人愛禮之深意告朔禮之大也不告之則錄之以示貶朝廟禮之細也既行之則復書以爲可通則是聖人不爲不告朔而畧朝廟之文矣左氏公羊梁曰各見前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郜

纂例啖子曰書曰月者明因伐而取須句遂城郜

辨疑啖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杜注

趙子曰本非魯地故中間郜爲邾所取皆不書之不復繫于邾者省文從可知也

折衷曰凡書取皆言易也有不用兵書取固易也用兵而不書取不勞其力亦易也如取鄆取郠取根牟取訾婁皆邑也豈有小大之別內外之異親疎之限賢愚之嫌哉此爲以不正彼爲以正皆不然也蓋聖人不以爲升絀之例者外事多從赴告內事多從簡畧史史曰卽曰不曰卽不曰公羊謂深諱之不足取

上書之者子在喪未卽位政在六卿國人亂故也

集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論

之

謂曰公以兵伐人又取其邑是因伐而取之也伐之不可況取邑乎甚之矣故曰以謹之左氏謂眞文公之子趙氏之所疑也公穀謂之再取是又不明其因伐而取之也　又曰此郜之邑隱公之年取之今因伐邾而以師遂城之書遂者見其繼事也志其勞民不已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纂例陸淳曰稱人者明死者無罪又非君意而殺之不日卒有故也國亂不書葬爾何休注釋之理未可從也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

箋義曰成公初卒昭公未卽位將去羣公子反爲穆襄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斯則禍由嗣子然不以累人不以爲升絀之例者外事多從赴告內事多從簡畧史史曰卽曰不曰卽不曰公羊謂深諱之不足取

上書之者子在喪未卽位政在六卿國人亂故也

集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論

箋義曰僖公反其君故不日文公絕其祀故謹而日

謂曰按諸儒前後之論質而可從者取公羊曰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取穀梁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若此之義用之於前後之經經義相近之若于此施之則是宋國亂而攻殺大夫則大夫不可謂有罪然所以稱人者極盡有文同而旨異矣故箋義以君未即位言之且既稱人以殺之又不明稱之者蓋因以志其無罪也備殺稱人而大夫書名則如討賊之辭不可見其無罪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趙子啖子曰並見前隆淳辨疑發徵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箋義曰傳稱秦送子雅多與徒衛徒衛既多當有將帥故下文云乃背先蔑以禦秦師秦本稱師而經亦貶稱人者良以晉人廢嫡來求子雅秦伯不當從而納之故與晉人同罪其言及者言罪起宣子以累秦也不書敗而書戰者蓋以戰乃國之危事宣子廢嫡求君之所致也自是秦晉交兵大為二國之患既貶宣子又貶秦人不唯罪各當誅復致國之危爾杜氏以為晉以戰告非也

集義曰左氏言令狐之戰先蔑之奔如親覽史策詳其始末春秋畧外尊內他國大夫出奔未來魯經不盡書如宋萬之奔陳蓋以其當國也若先蔑失使秦之意而奔則經不應見錄此戰不言敗而書先蔑之出奔亦猶韓之戰書獲晉侯而不言晉師敗績也二傳以晉人為先蔑以意原經似得其旨先儒雖謂匡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然他國之事魯史不應備書或者以廣記所聞時有差謬六年傳言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下不見先蔑之歸而此戰序為下軍之將杜

雖曲爲之說亦先後之少違也

謂曰此左氏之記甚備而公穀解晉人之意不同謂先喪以師奔秦也故集義以意原經而不取左氏之說且左氏之傳辨疑言其自相背之事則或近誣矣夫以晉襄于前年八月卒晉其可至此尙未立君耶是則靈公已立明矣若此則左氏求君之理斯未爲得此蓋晉及秦戰而先喪遂奔秦春秋置書之爾不言出者發微謂自軍中而去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狄侵我西鄙

書者狄犯中國春秋不與也左氏曰秋不與也見前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折衷曰二傳以文公喪娶不得列于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噫宣公以喪娶且文公卽位二十五月方納幣宣公卽位三月而迎婦則文過淺宣過深凡會俱不可列則新城之會文公復列之黑壤之會宣公皆列之何也斯不序諸侯大夫不名公後至避不敏也左得其旨

箋義曰文公不肖忘於政事二年正以不朝致討下盟大夫今晉侯新立諸侯畢會而又緩而不恪後不及期動致悔尤明年晉侯來討故左氏以爲不敏公羊曰議其失序焉

辨要曰趙盾專晉國不相靈公以會諸侯而已主天下之盟斯無君之至哉故總書諸侯不序其爵而加趙盾無君之辭其義微矣厥後范中行氏智氏韓氏魏氏互專盟主之政而晉國遂分者襲盾之故智也諸儒雖見雜澤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夫而不見其由貶趙盾始也不亦深矣哉

新義曰文公稟受惡弱臨政荒墜三桓自此强祿去公室魯之喪亂兆于此也公會不敘諸侯諸侯不齒公也

謂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先儒謂自文公也是以二年晉士穀出盟而春秋序諸侯以先之三年陽處父帥師而經出其盟以譏之當是之時晉襄紹伯不甚凌替今此趙盾專晉國之政主盟諸侯公與諸侯往受其盟不曰趙盾而曰晉大夫者明晉國之政主盟諸侯專在大夫之侈矣然不序諸侯者不與趙盾主

之也斯辨要得其旨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同僖三年公子友義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胡氏曰襄仲預防國患權與戎盟雖云專命乃與公子結同列公子結盟齊宋二國本自爲魯非有可虞之患不可爲貴故一書公子襄仲見戎東行知必有事專命會盟故別曰而再書公子于義可貴也春秋內大夫嘉之則書字按公子遂無字故名之而再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謝曰且左氏之傳所謂報扈之盟者其義解經之實矣而又曲生來討之文以合二傳後至之解既言報盟而又曰來討是意自相背爾又以會雒戎爲遂事且經詳錄其曰子遂不可謂繼事起文也特起以大夫而專盟之甚安可謂珍之乎左氏相違若是而胡氏又從之不可也然則再書之者謹其屢盟之惡也左氏曰見前盟于衡雍何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摘微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本會專命而行因已事而回輕君命之甚

新義曰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臣子之通義也今公不奔喪而卿行非禮也是諸侯不有天子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如京師不至復奔是大夫不有諸侯也奔者甚公也何以甚公甚公之誠信不及臣下

謝曰先儒所論敖不容誅而文公之惡可見矣且京師諸侯之父母也今文公使人弔周喪而不至君命之不恭臣奉之不信也儻文公能以禮命之公孫敖以忠往之豈有自恣之若是耶蓋由周室微弱諸侯奔奉不修所致也春秋詳錄以示譏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篡例陳侯佗卒外大夫奔卿則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必慎之凡奔皆惡也有非惡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

折衷曰春秋自書名不名未有書官者斯殺者亦官之奔亦官之不容蓋遇亂也而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殺之以國之不容蓋遇亂也而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汝鄧而出聖人貴之各能守其官也故悉其官左得聚尚里之仁使則庶幾安有殺之奔之而曰三代內取恥辱然謂無君之辭亦遠矣稽之二大夫皆無罪宋公羊謂宋無大夫于三世內寇典司五衆鄭氏之注云此商制也宋爲商後官名必應襲商家之號是故有司徒司馬司空之稱司城舉必不參錯其致令萬古惑也

譏曰曲禮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則何不稱字以一其法使後世易曉耶況春秋謹于別嫌明微大抵可以例

小司寇小司空也是則天子諸侯之官各有彝制此宋于經皆書其官得非譏其僭天子之制乎

本旨曰不名者特當時史冊謬誤夫子仍而弗革以示闕疑且懲過慢苟用爲褒則何不稱字以一其法使後世易曉耶況春秋謹于別嫌明微大抵可以例舉必不參錯其致令萬古惑也

譏曰曲禮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氏之注云此商制也宋爲商後官名必應襲商家之號是故有司徒司馬司空之稱司城

宣歲曰逆稱吾而不名者罪宋失御下之道司馬司空之故明其位又以絕宋君臣僭也

集義曰春秋義例外大夫來盟來奔見殺者皆名之而宋大夫見殺來奔來盟以官書之按禮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司徒兼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爲二大夫焉司徒下立小宰小司寇小司空也是則天子諸侯之官各有彝制此宋于經皆書其官得非譏其僭天子之制乎

本旨曰不名者特當時史冊謬誤夫子仍而弗革以示闕疑且懲過慢苟用爲褒則何不稱字以一其法使後世易曉耶況春秋謹于別嫌明微大抵可以例舉必不參錯其致令萬古惑也

譏曰曲禮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氏之注云此商制也宋爲商後官名必應襲商家之號是故有司徒司馬司空之稱司城

即司空之更稱矣然春秋錄之者必有其旨論語孔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此夫子謂夏商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徵之矣春秋所書之事亦有託其不足徵之意故此錄宋之官而三傳及諸儒互尋楯未明是不求之于曲禮論語之說乎且宋之官商之爵名也宋雖襲商之制而其實不備夫子書之以見其商制雖存而不足徵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辨疑啖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辨要曰君父之與臣子其義一也安有父有取於其子而得謂之求乎君有取於其臣而得謂之求乎唐司空圖嘗疑之矣然春秋書求止二焉餘義見桓十五年

五年

譏曰毛伯不稱王使與隱二年武氏子同王者無求有求皆非禮也此春秋所以不言天王之使矣然而求車書天王者義見桓十五年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夫人姜氏如齊

纂例趙子曰無父母而云歸寧故云如議之也何注何休注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總論謂平惠定靈書崩而不書葬者此孔子之所深痛其庸暗也故生則夷之於列國崩則不書葬以貶之復書桓襄匡簡景之葬以著諸侯驕蹇不奔喪會葬之罪也若是之言據經而可從矣此襄王之葬而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則是諸侯不往而大夫往會

春秋會義卷六　三八

明矣因錄之以示貶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殺有罪之辭也據左氏先都作亂而見殺故二傳及諸儒不復解左氏日見前及八年夷之蒐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新義曰夫人例不致此致者何言公病夫人出病夫人出特書致者出非公意而專在夫人也

譏曰簒例啖子謂凡夫人行皆書比於公也然而書曰如者取內朝聘之名而稱之以見其非婦人之事而行也若合禮歸寧則當以歸寧言之今直云如則非禮可知矣出姜無父母而如齊豈可謂歸寧乎春秋以其不正故書至以危之耳月者危之甚也何注何休注見前

春秋會義卷六　三九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箋義曰晉自趙盾代士穀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亂大夫死者五人向若晉從其君之命士穀將中軍箕鄭父之徒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晉亂之本由趙盾之代爲中軍帥也既書殺先

都又書殺士穀箕鄭父蓋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上書之而卒稱人以殺其言及箕鄭父者穀梁所謂累者是也先儒多不解所以稱人書及之旨故原而釋之

諤曰按傳釋春秋之義稱人以殺殺有罪也今士穀箕鄭同先都之亂故殺之箕義又以左氏之說詳明其旨則見稱人書及之義亦所以疾爲亂之由自趙

盾始矣左氏穀梁日各見前

楚人伐鄭

楚聞晉而伐鄭書之以起諸侯之救左氏日見前及後楚公子朱伐陳

鴦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箋義曰七年會諸侯于扈公以會後致討魯誠有過矣今春楚人伐鄭趙盾當國不即救之致失楚敵晉豈得無過哉宋衛許皆近鄭聞楚人伐鄭若率先赴援即晉救及之矣故皆稱人以貶之傳謂之懲不恪是也魯獨免者去鄭楚最遠君子其恕之乎

諤曰外大夫帥師出主盟自陽處父救江始今大夫帥師而書曰人者疾諸侯之不能也楚復爲患伐鄭晉爲盟主不親會諸侯救而討之反使大夫專其救爾故書人以沒其名示春秋不與其專也然出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知稱人皆大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貶之傳謂之懲不恪

以人公子遂也左氏日見前

夏狄侵齊

狄犯中國譏之爾

秋八月曹伯襄卒

不書日曹於春秋畧之杜注日七年同盟於扈

九月癸酉地震

新義曰地者陰也靜也臣道也妻道也今至靜而動者陰反陽也故坤卦上六有龍戰之象春秋之際臣嫌爲臣而不有其君也妻嫌爲妻而不有其夫也王弼曰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書地震者陰與陽戰也臣制其君也婦制其夫也

諤曰春秋書地震五此爲之始且天動地靜自然之

理也聖人修德以感之則天不爲譴地不爲異春秋之世皇不極而彝倫斁是以天地爲之變見夫子於日食地震必日以謹之者所以志災異之大譴人君之戒也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微

冬楚子使椒來聘

折衷曰凡來聘天王之使則爵之諸侯之使則氏之苟可嘉則字之鮮有不氏者聖人得無異旨且莊五年書荊人來聘蓋未知中國之禮也故稱人至是書名及使者漸知禮也然未盡善故不稱氏明矣如吳

初使季札來亦第書札不書氏亦示其漸也杜氏謂省之則諸國來朝不省獨省楚歟公羊得其旨

謂曰楚自莊五年書荊人來聘之後凡侵伐皆書人從中國之例適所以懲之也懲之則譏中國諸侯之不能制也然又君臣同辭稱之至僖二十一年會孟書楚子之爵是宋公會之爲中國之禮夫子從而書之非所以伸之蓋以疾諸侯待之與中國無異也自是之後侵伐會盟一同中國之諸侯爾春秋不得不詳而錄之示有所懲也今又來聘于魯而經復出楚

子之使者先儒皆以爲漸進之此未盡乎聖人託文之意也且夷狄之道來王而來貢也實與貢當歸義于周而楚不循是化反來聘于魯此聖人所以疾之也然亦有抑之者夷狄之大非中國爵命氏族之正聖人畧而賤之故止錄椒之名以示義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微疑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折衷曰成風則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春秋不聘不逆不至非嫡明矣然母以子貴子既嗣位母故爲夫人

是以備禮而書薨必曰夫人風氏薨葬必曰葬我小君成風何也著國之典例也斯歸襚不曰夫人何也苟曰僖公夫人成風則是僖夫人非僖母也成謚也風姓也非夫人而何斯聖人之微旨也穀梁謂不以妾爲夫人則曷以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也斯文又曷以書證三家皆失折衷得之

謂曰四年書夫人風氏薨五年書葬此年書歸僖公成風之襚左氏穀梁皆不解成風是爲何公之夫人公羊釋之曰僖公之母也諸儒以此爲論者多矣至

如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止曰立妾之辭不正而注釋者亦謂之廟見成風蓋緣此而爲說也然考之遷史世家亦不見成風所出之由而後儒但以妾母言之且夫子之筆削固存乎法者也今考其所書則隱元年書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此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文體如一而諸儒于隱元年擬議之論則以仲子爲惠公之妾爾此若謂成風爲僖公之母則與隱元年所書既同而所釋又異然聖人之意豈書子於母之上耶去聖云遠慿秦之後傳譌曰秦自僖三十三年敗殽之後數與晉交兵然自

授記錄之事廢缺而難明學者不得不疑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膏肓日見前孔穎達正義辨疑趙子啖子日並見前陸淹辨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春秋內大夫詳錄其卒左氏之說不足以爲例杜預於隱元年注皆失之總論攻之亦破矣取穀梁云夫卒日之正也杜注見前杜預注

夏秦伐晉

箋義曰秦自殽之役令狐之戰十餘年間前後用兵一彼一此者凡十焉不務以德綏服彊隣而欲爭之以力斯皆亡國之道也今晉師初退秦師又來取北徵以報少梁貪土地而賤人命斯則夷狄之不若故不書秦伯伐晉而直謂之秦焉狄之也不狄晉者晉爲盟主有救中國之善故于茲免焉至昭十二年不能救陳蔡而伐鮮虞則亦狄之矣杜氏以爲不稱將帥告辭非也何休不盡見秦晉事跡謂秦不知止故夷狄之近矣其爲義也不深故爲盡道之

譏曰秦自僖三十三年敗殽之後數與晉交兵然自

令狐之前或稱師或稱人而此直曰秦者取箋義之說左氏日見前何休注箋例日見前陸淹箋例

楚殺其大夫宜申

同僖二十八年得臣義左氏日見前范甯注見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傳例內之卑者言及而箋例以爲公及之然倘公實往則春秋之法又何曲爲魯諱耶故發微謂之微者左氏日見前箋例趙子日見前陸淹箋例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狄侵宋

夷狄犯中國春秋詳書以徵之無他義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子于蔡侯之上得無其義乎且次止也以左氏之事明之則將以伐宋也蔡爲中國之諸侯與楚比周欲同力伐宋甚爲不可故序之于楚子之下以疾其受制于楚所以示譏也既譏之而書其爵斥言蔡侯以別大夫也既言蔡侯則不可以言楚人矣左氏曰及注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箋義曰楚子自將侵伐諸侯至此稱爵蓋成二年會楚子蜀之後雖其大夫帥師亦出主盟一同中國矣譏曰桓文既沒楚復暴橫諸侯莫有制之者至此伐麇而又以爵稱之斯聖人疾諸侯所以不制之故也且明每爵不過乎此矣非所以伸之亦所以懲之也

左氏曰見前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自文公之後大夫擅相爲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

左氏傳注見前

秋曹伯來朝

見隱十一年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旨要曰長狄誠防風之後防風三丈後代亦當有異于人左氏記其國亡因言形質之異但杜氏不當言三丈爾

譏曰春秋自文公之後朝會侵伐大夫專之者衆矣是以所書之文出大夫之名而不言師師所以自內敗之也傳解其事而啖子明不言師獲之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啖子曰見前陸淳辨疑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郚伯來奔

箋義曰公以諸侯迎之卽稱爵者著惡公耳若直書朱儒以地來奔卽不見公以諸侯禮叛人之咎此與晉侯立太子州蒲爲君之義同

總論曰此郚伯來奔亦播越失地而不名之者莊八

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遂滅之也此若直書曰邾伯某來奔則與夫莒子庚輿邾子益自失其國生而名者不異也而魯滅同姓之惡無以見矣左氏公羊皆失之

謂曰春秋諸侯出奔皆名之以其失地故也其所以不名者有二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奔楚及此年邾伯來奔也然則總論詳而明之但曰惡晉而惡魯也惡在晉魯而衛侯邾伯失地之罪又何以沒而不名乎且楚爲荆蠻之國也而衛侯出奔之春秋所以不名

之者不與其即從于楚也魯於莊八年圍邾則爲讐國爾而邾伯來奔春秋所以亦不名之者不正其播越于魯也是則備與邾皆不名之所以甚之矣左氏公羊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楚稱人上屢見左氏日見前

秋滕子來朝

隱十年來朝稱侯而此稱子者國土削弱而禮不足

春秋因而錄之以見五等不正爾左氏日見前

秦伯使術來聘

箋義曰公羊所引乃尚書秦誓之辭也據左氏前此六年秦穆公任好卒今術來聘乃康公所命也術不稱氏者與楚使椒來聘同例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不去氏則與齊侯使國佐胥侯使荀吳來聘無異焉胡氏於吳子使札來聘論之備矣

謂曰春秋書秦伯使術來聘與楚子使椒吳子使札

文一類也以其非中國爵命氏族之正故畧之左氏公羊日各見前辨疑日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二國交戰甚矣發微解不言及之義左氏公羊穀梁纂例辨疑日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春秋書城築二十九而帥師城之者二此年及哀三年城啟陽也然必帥師而城之者懼其不虞之故也鄆者莒魯所爭之邑故必帥師以爲之備也聖人因

而錄之蓋有所譏而且聖人重民之力凡城築之事皆志之況又出師而城者乎勞民甚矣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曰卒無他義杜預注曰再同盟何休注曰不書葬者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也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會令狐以尊

邾子蘧蒢卒

不曰者小國畧之左氏曰見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折衷曰凡旱爲災多弊于夏竟夏不雨則爲災故常文書夏大旱是書爲災也異常文則不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第書六月雨則可知矣斯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之又夏在中矣則爲災可知矣

集義取陳岳論謂僖三年公羊傳以爲亦雨而不甚此論不從其說而亦以書六月雨知其不爲災則義不相遠也

大室屋壞

謂曰見上三年義

旨要曰天子復廟重檐魯周公之廟禮如天子故室者周公廟也若魯公之廟曰世室言世世不毀也

新義曰文公疾病視朔朝廟之禮曠夫人不爲國人所尊躋僖公逆祀於廟厥災宮室自壞天戒之意詳

故聖人謹而錄之

謂曰夫人君之所以奉先祖也嚴其廟貌謹其祭祀以時享之猶懼不恭文公爲人之後奉國之祀而大室之屋壞春秋書之誠有所譏爾是以三傳釋其壞之之理不甚相違至于公羊之文又稱世室而因曰魯公之廟穀梁又謂伯禽曰大室元凱則曰大廟之室蓋魯國有伯禽武公之廟謂之世室則魯公之廟未有以大室稱之者也且聖人所書以其屋壞而志之譏其奉先祖之心簡怠不共爾而諸儒因之有大

室世室所譏之異云左氏公羊穀梁曰谷見前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棐

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蓋諸侯朝天子而與謀閒地也春秋之時朝天子之禮不行擅相朝會不一矣今如晉而又衛侯會之且非相見與謀之正也春秋錄之以譏其朝與會皆不得與禮之實矣左氏曰見鄭伯會公于棐

秋侵衛

春秋會義卷六　三三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文公一出而事有三爲如晉朝也及晉侯盟也自其往及還與二國會也據左氏之實是皆畏晉爲之矣然而朝與盟會並非典禮之正故春秋離其文以譏之安可謂善辭耶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名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公踰年而返故致以危之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箋義曰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桓二年杞侯來朝不敬魯人討之猶書入以示惡今魯使不敬邾人來討魯侯不思召之由已反使大夫勞衆以報之書曰叔彭生帥師伐邾惡之也

諺曰稱人者惡用兵來伐無他義文公之後大夫專伐者亦甚故出其名氏以譏其專帥師也左氏曰見前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日卒無他義而何氏釋其不錄葬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春秋會義卷六　三四

新義曰凡盟先日後盟此盟下日者何從夷狄者服也諸侯久不同此書同者何刺國君微弱一同大夫也何以國君同大夫信在趙盾也

諺曰二年晉士穀會盟諸侯而春秋錄之以見政在大夫矣今同盟于新城而亦紀趙盾于下是又大夫制諸侯與士穀同義也且七年扈之盟不出趙盾之名而此出其名者蓋以晉靈之後趙盾專晉國之政不相其君以出會而已自專之故春秋於扈之盟沒其名以懲之此復出之者聖人之意若曰不出其名

則屢盟專恣之罪無以見其人矣故斥言之然又書日以謹其惡也左氏穀梁日各見前何休注趙子日見前陸淳纂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新義曰北斗天之極也京師君之居也君之居兵戈不可犯天之極彗孛不當入今入北斗斗星數七云云

謂曰天人相交甚於影響之應也蓋事作於下而象動於上是以人君飭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七政上齊而讁異不作矣春秋之世王道不紀政教廢其土矣末世列國以强弱爲判不稟命于周而春秋之中以諸侯而納諸侯者不一聖筆必追而治之況

失災異之出尤甚聖人詳而錄之故書星孛者三皆所以謹人君之戒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及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至自會

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折衷曰文六年襄公卒靈公立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凡諸侯之專盟會戰伐一稟于宣子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去納捷菑二十年矣斯宣子明矣聖人以宣子雖有服義之名然不知先謀至城下方變故稱人以絀之考其事跡納捷菑而後悔迎子雍而中止皆宣子之爲無疑矣杜得其旨

集義曰三傳皆善其弗克納譏其欲專廢置君然則經書晉人貶可知也左氏以爲趙盾公羊以爲卻缺穀梁以爲卻克人雖不同理亦無害也

謂曰諸侯繼世而立正也稟乎禮樂正朔爲天子守其土矣末世列國以强弱爲判不稟命于周而春秋之中以諸侯而納諸侯者不一聖筆必追而治之況以大夫而納諸侯者乎今晉人者傳雖云趙盾卻缺不同而皆晉大夫爾以大夫而納邾國之君專之之甚也且邾貜且爲太子當立而此以不當立之君納之是又不正者乎故書弗克納以貶之左氏公羊穀梁見前陸淳辨疑微旨陸淳辨疑曰並見前孫復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集義曰二傳皆以未踰年則不稱君杜預以爲既葬則爲成君僖六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弒

其君卓公羊以爲卓爲踰年杜以爲既葬然此經下無葬齊侯之文則舍之弒在速葬之後明矣葬雖不及時但奔畢卽成君非計五月而後爲正也若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速葬成君之文也杜注亦先言未踰年者得非排舊說乎然則文十八年書子卒雖先君旣葬益魯存內諱之體也

譚曰傳及諸儒爲解皆以舍未踰年稱君而互生異論故陸淳取穀梁之辭以明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精華篇云

春秋會義卷六　三

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陸淳曰見前陸淳纂例微旨見前陸淳集傳微旨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宋子哀來奔

左氏之事子哀爲卿而來奔是大夫失守也倘宋實爲污君則當死節于其位子哀以不義而來奔安可謂貴之耶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微旨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簒義曰凡執諸侯皆國君伯主之令非國人微者所敢爲者也齊人執單伯乃齊侯也凡卿有罪貶之稱人齊侯而稱人貶之再者也蓋惡其執天子之使云爾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公羊曰此晉侯也貶之稱人也同此叔姬齊之夫人齊侯殺其子而執其母不道之甚故亦稱人惡之

折衷曰凡外女嫁於我苟公薨子殺則必歸其國內女嫁於諸侯苟如是亦歸於我外女則文公夫人也文公薨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故文公夫人歸于齊內女則子叔姬是也齊昭公卒商人殺太子舍而自立故昭夫人歸子我不曰齊夫人而曰子叔姬絶

春秋會義卷六　四

彼而繫我也商人篡之立魯使襄仲于王請以王使求昭姬于齊曰子旣殺母焉用之夫已氏怨我恃王而執單伯又執子叔姬以辱我也公復使季文子如晉因晉强求單伯與叔姬故來年書單伯至自齊齊人來歸子叔姬杜得其旨

譚曰左氏之事辨疑雖欲攻之而公穀之說亦近疎僻未足從也故集義取折衷之論左氏公羊穀梁傳杜預注陸淳曰見前陸淳纂例啖子曰見前啖子人執其君舍陸淳辨疑各見前杜注見前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內適外曰如左氏但見子叔姬之文而生其說
爾左氏曰見前趙子
曰見前陸淳辨疑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折衷曰凡來盟名不名非升絀也不名貴之也有稱
使者不稱使者使正來盟加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
來盟此稱而使不升不絀正來盟也不使則因而名
之如閔二年齊高子來盟此不名以貴之不稱使乎
魯亂而盟也斯不使蓋本奉使鄰國臨事制宜因而
盟也不盟者重事備儀以貴之稱官者以其官皆從

合其典禮也蓋聖人重其事特起其文左得其旨無
君之辭不足取
集義見八年宋司城來奔論
謂曰宋之臣見于經必以官稱之者宋爲商後同八
年司馬司城之義也至若子不言宋公之使蓋盟之意
主於華孫與齊高子同義左氏公羊各見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
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叟曹伯來朝
春秋凡書來朝皆譏譏其不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

也左氏以五年言之而謂之古制是以辨疑攻之左氏
曰見前辨疑趙子
曰見前陸淳辨疑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纂例啖子曰敖魯大夫必知歸魯故不言來
趙子曰公孫敖之喪而使齊人歸之病內也
折衷曰凡書來歸者是彼國之來而歸之也第書歸
者彼國無人來而此自歸之也如齊人歸我濟西田
是也豈公如齊因而受之也斯不書來者齊人爲孟
氏謀寘敖喪于堂阜堂阜者魯境之土地示無所歸

以要魯人取也則齊無人來矣書喪歸善感子以赦
父敦宗族之恩特書以示義也左氏之所得爲孟氏
且國故也失謂齊人送之也公羊之得謂不言來矣
失之謂脇我也各無其得失則旨也
新義曰大夫之喪還例不書此書者惡之也惡之者
何敖出奔之過輕弒君之後重也
謂曰奔大夫之喪而齊人歸之非禮尤甚必明書以
示譏且歸者不可歸而歸之也左氏公羊曰各見前
旨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云非常此稱非旨要曰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傳云非常此稱非禮者前傳既非正陽之月時慝差異則稱非常此年得常鼓之月但用牲非禮故傳變文言非禮也曰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謂於上公不敢責陰但伐鼓於朝自責其政事有闕謫于天爾

譏曰同莊公二十五年義左氏曰見前何氏單伯至自齊

單伯自莊元年見于經而三傳釋之不同者以送王姬與逆王姬之文異故也說左氏者以爲天于之大夫謂魯不見大夫以單爲氏而周之卿士有稱單子也公穀必以爲魯之命大夫者以春秋於莊十四年獨出單伯之會如內大夫之例故因謂之魯命大夫也今單伯於齊見執而經書其至雖據左氏之事則又以爲周之卿士明矣公穀仍爲魯大夫者以單伯書至與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之文相類也然亦可疑非魯大夫者單伯書爵而意如書名爾學者其詳之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纂例趙子曰入而言伐言伐之不服復入也所以兼惡蔡言晉本不欲入故與諸侯之入不同也

箋義曰蔡人不與新城之盟晉師伐之宜矣然不當入其國而盟於城下故書曰入以惡之

譏曰文公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之後凡大夫帥師皆出其名氏所以見大夫專伐之由也今卻缺伐蔡而亦出之者是亦志其所以專也然所以言伐言入者蓋謂卻缺伐人之國而又以兵入之斯亦甚矣故曰

齊侵魯稱人貶之穀梁曰見前

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再如晉謹而日之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纂例趙子曰不敘諸侯諱公之不與也言公怠於國政以致齊侯寇故諱之也

摘微曰十五年冬及十七年夏並書諸侯會盟不書公爲魯諱諱不得盟也

新義曰晉受齊賂經總諸侯不忌分上下也不書公恥而畧之

諺曰春秋詳內畧外所以明內魯而立文也凡公出會盟則必書曰公會某侯以別內外也今盟於扈而特書曰諸侯者畧外之辭也若如左氏之說則聖人豈謂無能爲而不敘正其爵耶若曰公不與而爲之諱則春秋之法無諱也是時大夫專國而諸侯不復敘之矣公不與故不曰之也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范甯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纂例啖子曰不言齊叔姬不獲於齊也

趙子曰書來歸於姬上者非嫁後之出故異其文焉

折衷論曰二傳並見不知子叔姬是齊昭公夫人公卒子殺而歸魯謂之初嫁于齊單伯送之而道淫奔齊侯弒君自立於單伯爲執王剛於叔姬爲執君母又脅魯以歸穆伯之喪一年而再侵魯又以曹朝魯而伐之故經書齊侯又變文書人其邪書齊事在文十四年則女嫁或不書則已既書則曷不書來聘如宋公使華元曷主惡也書入邪甚之也傳皆失之

譏曰春秋凡書專伐譏之也言伐言取甚之辭也
今書侵書伐書入抑又甚矣然而變文稱侯者斥言
其人而見其罪焉左氏公羊曰各見前辨
疑曰見前陸淳辨疑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新義曰凡諸侯有事則會不協而盟今書齊侯弗及
盟譏公盟讐敵大國而使大夫行也及者內爲志弗
及者甚魯之不得志於齊也
譏曰春秋自文公之後大夫而書會盟者多矣故詳
其出會而書之夫會鄰國之君而使大夫往盟之宜

乎齊侯之弗及也且盟者不相信之辭況又誓而弗
及乎末世諸侯及其大夫不以禮相信而務自專恣
聖人因載其事以示貶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
前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春秋會義卷六

行父會之而齊侯弗及盟至此又書公子遂及其盟
者以志其雖欲屢盟祇無益也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纂
例發微日見前陸淳纂例發微王發微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折衷曰聖人不書妖而書毀泉臺苟然也大莫大
於社稷重莫重於宗社莊公丹桓楹刻桓桷春秋譏
之由夫人淫也先君之臺毀之以蛇出當聲姜葬故
也斯大不可也壞先君之屋則責臣子之不恭毀先

君之臺則懲臣子之不敬宜哉公羊得其旨杜不以爲譏誤矣

集義曰左氏以蛇如先君之數出泉臺而毀之蓋不原所書褒貶之意且春秋記異本無今有本有今異即皆備書若魯之鸜鵒宋之六鷁是也至如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斯事雖細經猶錄之此蛇雖本有之物既出而羙氏遂薨不得不謂之異也而經何故而闕之公傳謂譏其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穀傳謂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者皆詳之然

穀曰貳事緩喪亦少失也

新義曰詩所謂女子之祥惟虺惟蛇自桓莊已來夫人淫亂文公暗弱敬羸嬖妾養仲廢適立庶毀敗魯國宗廟者皆婦人女子也

索隱曰古者天子爲靈臺諸侯爲觀臺所以視祲象而察妖祥也過實而疲民興役則爲之非禮非禮者聖人不與也文公毀泉臺左氏以爲聲羙薨而毀之其說妖且妄不待辯而可知也愚謂春秋取舍正與不正耳毀先祖之爲非所以見貶於聖人也使毀而得正又可謂之失道乎大凡君子者不勤民政不務農時版築易常興作無度以肆玩游之好者春秋皆直書以見其惡築郿築鹿囿築蛇淵囿新作南門之類是也又況爲泉臺勞民之大者乎言泉臺則非觀臺可知也非禮失正築臺妨民有能毀之者毀之可也然則書毀泉臺者春秋大復正也非譏也或曰繼先君之體毀先君之爲於春秋合乎曰毀而正者合乎春秋也

謬曰夫宮室臺榭天子諸侯皆有常制故曰天子臺

臺諸侯觀臺今魯之有泉臺非度可知矣公羊以爲莊公築之而先儒謂毀之正不正所解不同且春秋所以書者譏泉臺非制度之正因其毀而錄之也譏之義不在於毀在於書泉臺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復尊王發微曰見前孫發微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於春秋夷狄也而强暴之心擅行伐滅聖人之所不與也今以秦巴之師滅庸甚矣然皆稱曰人者蓋便文不可言楚秦巴也左氏曰及注見前

冬、十有一月楚人弒其君杵臼
辨疑既不取左氏之事而又從其無道稱人之例且
春秋之世諸侯見弒皆不道之致豈獨止此乎然稱
人而不稱其名氏者賤而畧之也 左氏公羊日及注 各見前泰日見前
范甯注辨疑趙子日見前陸淳辨疑徵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鄭人伐宋
且文公之前諸侯用兵稱人而此左傳所釋皆四國
大夫爾其以人稱之亦以耆擅興侵伐之惡也然而
與諸侯同貶者蓋文公之後政出大夫故也 左氏日見前
齊侯伐我西鄙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同莊二十二年義 左氏公羊日各見前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此書齊侯之伐甚之也於此見鄭匡之盟無益爾
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公子遂如齊

內適外曰如此公及齊侯盟而冬又聘之故左氏謂
之拜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公薨于臺下
公薨不地故也以其正終而詳錄其所者啖子所謂
重凶變也此以臺下志之所以見路寢之爲正矣 梁穀
曰見前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經社曰懿公不聞其讐不遠其溲卒見弒逆而隕於

僕乘之手故以人錄之
諱曰同十六年宋人義 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同元年僖公義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纂例趙子曰志非度也
諱曰文公末年魯之臣數如齊國春秋志其削弱而
譏不得禮之正也今二卿並往非禮尤甚故詳錄之
左氏穀梁日各見前辨疑日見前陸淳辨疑

冬十月子卒

繁露第一篇云子赤殺弗忍書曰痛其禍也

胡氏曰古者國君薨嗣子定位於初喪既葬而除哭位逾年而改元始行即位之禮書曰子卒者未逾年已葬未即位之稱也杜氏以爲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是徒知既葬便可爲君不待逾年而行即位也

諺曰周禮諸侯之適子有誓於天子者以繼世而立故也周衰法度陵替魯隱有授桓之心失禮之正以啟篡亂春秋首之以施筆削然則聖人其重於嫡庶之分也今襄仲殺哀姜之子而立宣公聖人悼其專魯國之權而憫其所以見殺失繼立之道特書曰子卒以示義傳及諸儒以不名不日解之而未盡此聖人憫之意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夫人姜氏歸于齊

春秋於子卒之下書夫人姜氏歸則惡在宣公也是以辨疑釋其所以言歸之義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趙子曰見前陸淳纂

季孫行父如齊

內適外曰如無他義

莒弒其君庶其

通例曰稱臣以弒臣之罪也稱人以弒君無道也稱國以弒夷狄之也非弒而書弒懲臣子也

諺曰此稱國者公羊謂之衆辭也若如通例之說則楚於春秋夷狄爾而書其弒之事未嘗以國稱之故此以衆辭言之而范注謂志其甚矣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六終

春秋會義卷七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本旨義見桓元年

諤曰春秋公卽位之文所以筆削不同者蓋聖人起正不正之義也且繼正而不卽正之春秋以之爲失正隱公是也繼弑而卽正之春秋以之爲不正桓公是也今宣公於子赤與閔公之繼子般無以異斯春

秋不書閔公之卽位而於此書者豈無旨哉夫閔公之不書卽位穀梁以文爲正也此宣公之書卽位其亦不正之類者乎公穀釋之於桓公而啖子又疑之拨史記及左傳宣公之私事襄仲長而又屬之雖不與閻亦其意也然而桓公與羣同謀而此未嘗謀之故差輕於桓公而年不去王耳穀梁謂之與閻罪之其太過歟故公羊於桓公釋之曰如其意而於此曰其意也斯亦明聖人輕重之法矣公羊穀梁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

辯疑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辯疑啖子曰公子公命何以加尊乎一人稱公子夫人何以尊乎蓋左氏不知有一事再見卒名之義

集義曰春秋逆女固有義例然桓公卿行而不致莊公親逆而後入閔則幼而不娶僖則娶而卽位文公喪娶而異文故禮典之常未見於經今宣公卽位而逆女喪婚旣明貶當蒙上故於稱族舍族以示所尊之法左氏得之

新義曰遂稱公子與羣弑隱公罪惡同衆人知遂爲

弑君獨宣公以遂爲患臣

諤曰婚禮萬世之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亦重乎而夫子曰君何謂已重也此聖人言諸侯親迎爲正是以春秋娶女不自迎者皆譏之謂不自逆而使大夫以之至也今宣公卽位而娶旣爲喪婚而又使大夫逆而以之至矣春秋志之餘同喪三年公子羣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纂例趙子曰書以言不當以也夫人者將以承宗廟

也可不敬乎

折衷曰斯正月卽位連書使遂逆女三月至自齊不曰議而議明矣曷爲去氏貶夫人也譏公而不貶夫人安肯備禮而書卿逆婦至歟文去夫人謂之貶可也去夫人如去姜去族旣不去夫人并姜則氏字殊爲冗也焉可謂之貶也

指掌異同篇云公穀之意先儒取之爲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旣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貶之也

辯要曰春秋之文雖夫人之善惡各異其文亦示義此書婦姜至者譏其喪娶也

集義曰文公之喪娶經變文而書逆婦姜于齊今連此卽位而言逆女不待貶責而自明也一傳以姜之去氏爲貶略左氏以爲闕文按經稱婦姜者不言氏且婦人言氏以配姓蓋欲稱謂之順也春秋於內女則稱叔姬於出女則不可以叔伯言之故夫人不言氏謚不稱婦則必以氏配之今此婦而言姜加氏則稱謂之繁也亦猶文姜成風以謚稱不以氏稱也經雖

義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通例曰有罪違之曰放

摘微曰晉棄逐其臣不以罪故書曰放責晉甚也

集義曰古者大夫三諫不聽則去國至境待放三月君賜之環則還君賜之玦則去故大夫有待放之文無君放大夫之禮今此稱國以放與稱國殺無罪大夫同書于衛者若曰無去是地之辭也禮刑不上大

夫大夫有罪當以八議正之未聞放之於他國者然則主書者以放爲非也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於吳雖稱人以放爲討有罪之文亦不正其放也左傳不釋於經而言討不用命杜以文十二年河曲之戰有事言之且國之賞罰甯待八年而後行耶旨要曰放其臣非古也自周室東遷諸侯不王會盟戰伐不常其國則臣有放去之禮云

謂曰舜典四罪之黜有稱放者蓋流放之通稱也春秋書放三此年及昭八年哀三年皆放棄之放倆周衰諸侯侵不一春秋凡所以錄其事必不識之且大夫有罪當議明之豈有國君放大夫之典乎且如公羊之說自謂臣諫而去非此之義也是以穀梁及諸儒皆以屏逐言之而集義詳其說左氏公羊穀梁日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會齊侯於平州

宣公之立不朝正於天子求會鄰國以定其位非禮尤甚故詳錄之左氏日會於平州以公定位范甯日離會故不致

公子遂如齊

再起如齊之文以見宣公簒立懼討事齊之不暇也左氏傳見前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摘微曰公以賂齊故以齊自取爲文爲魯諱也齊不當受故正名焉

謂曰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謂其守天子之土故也周衰諸侯侵取不一春秋凡所以錄其事必欲加貶而追正之然又以輕重而爲之辭也宣公之簒納賂於齊以定位不正也而又以封界之田爲賂之使若齊取者惡在乎宣公也安可謂之諱哉齊爲隣國而受簒逆之賂亦不可也故稱人以示貶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春秋之法不可以然而然者則從而懲之可以然而不然者則從而悼之緣此而存其筆削矣且楚以夷狄而犯中國貪侈不已故春秋疾其所以暴盛也稱

之雖不過乎子將以懲之也鄭爲中國諸侯當攘制於荆楚今反從之侵伐此春秋惡其所以受制也序之之於楚子之下將以悼之也至若侵陳侵宋甚其罪矣左氏傳見棐林伐鄭何注見前何林注穀梁曰見前晉趙盾師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

折衷曰宣子自中軍相下少主屬諸侯莫不服從徵會討貳鮮有違者苟君不會大夫其可得乎又君會大夫之例至衆若垂隴之會公孫敖會宋公蔑侯也

苟曰言師以大趙盾之事則春秋書師多矣如齊師宋師曹師豈可謂言師爲大其衆歟苟曰兵會故不言趙盾則戰伐之會皆兵會也亦書曰公會齊侯宋公鮮有斯類者考聖人筆削之例上言國名則下不言國名如上言諸侯言大夫亦然斯上言趙盾帥師下言會晉師事既不異則趙盾之師可知也苟復言趙盾則文之重故曰會晉師三家俱失陳子得之

箋義曰宣子數興師衆會伐諸侯故上書帥師下稱晉師惡之也

此與文公之年陽處父卻缺帥師同義左氏公羊各子曰見前陸淳辯疑

晉人宋人伐鄭

箋義曰晉宋稱人者此救陳伐鄭無功侵衆生事今又伐鄭數興師旅故貶之大抵左氏序宣子爲政之始末率稱其賢然春秋之文多貶稱人或稱師又書趙盾則文之重故曰會晉師三家俱失陳子得之盟於日下卒加以弒君之罪何也蓋責其輔幼主數合諸侯不能以德義恢隆伯業而乃內行詭逐以專政外興兵役而搆禍致鄭伯以爲晉不足與范山亦

曰北方可圖楚子遂爭諸侯伯道幾息者盾之罪也其後荀偃趙武之徒以大夫而專盟主之柄晉室遂卑者實盾之由

謂曰夫以鄭即楚而伐之可也然所以稱人者取箋義說左氏穀梁曰並見前

二年春王正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箋義曰鄭伐宋宋禦之而先書宋者不與鄭從楚而伐中國也

集義曰春秋三十四戰主客將皆書帥師者惟哀二年趙鞅罕達及此年歸生華元也先儒以爲將皆尊師皆衆據其實而書非爲之義例也書獲論備見僖十五年

謂曰春秋書戰伐必別以主客之文也蓋主於伐人則書其帥師爾今宋鄭並言帥師則主與客無異何也據左氏之事則鄭受命於楚而伐宋則主在於鄭焉今序鄭於下者不與其比周於楚也既書宋以先之而鄭又主於伐則不可不並言其帥師也書獲者甚其所以伐人而又獲其帥不可矣左氏傳杜預注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秦師伐晉

秦於此伐晉不稱人而稱師者以秦之師由晉伐崇以起則惡主於晉故以師稱之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春秋諸侯用兵稱人此晉趙盾帥師而亦以人稱之者以志征伐自大夫出故主以譏之左氏曰見前注見前杜預注何休注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新義曰仲尼有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馬遷謂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此春秋制作之本意也趙穿弒君董狐書趙盾正得春秋原情之旨聖人因而不變其文顯戮亂臣賊子未萌未漸之心也

歐陽氏曰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使

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錯亂而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是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之又教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矣

謬曰春秋載行事以加筆削則原其情而輕重之也故曰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如此則懲勸之道見而仁義之法在其中矣今經書趙盾弒其君而三傳皆曰趙穿詳其所載之事不甚相違而左氏之辭近虜雖災烝嘗不廢郊牛縱死宜愛禮乎

誣使後之人可疑也且晉靈不君而宣子驟諫靈公又有鉏麑觸槐之說公穀但曰趙穿弒而趙盾復入在左氏又外飾其辭而曰孔子之言故辯疑謂此言誣何甚且趙穿乃盾之族穿既弒而盾復爲政亦未嘗討穿之罪蓋盾知靈公欲殺之而心欲弒之是不止同謀而實將弒也春秋不可並書穿盾而擇首罪者以書之斯亦義之所宜也此重責之如是則爲臣

疑日見前陸淯辯疑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旨意曰牛卜日曰牲今未卜日尚爲祭牛詩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然則養非一牛卜吉爲牲則特一牛爾今雖傷死尚有他牛更當改卜魯以不祥遂廢郊禮是不可也下書猶三望是史責廢大而用小也御廩雖災烝嘗不廢郊牛縱死宜愛禮乎

新義曰郊者天子祭天之名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曾僭祭天子久矣隱桓閔莊以來不書郊者孔子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因其變異而書顯諸侯僭逼天子之惡也且郊者交也欲天人之意相通也宣公預聞弒君故天人之心不郊反示其變異

謬曰先儒所論春秋書郊謂郊天子之事也曾僭用王禮而聖人譏之其所書者因其失禮不謹而錄之耳餘義見僖三十一年

左氏公羊穀梁日及注各見前趙氏云見前陸淯辯疑

葬匡王

欲釋鄫莒之怨則平人之心猶可與也然莒不從其平書曰不肯者可以肯也公不卒平之而遽以兵伐之取其邑非義之所以爲心也安可謂乘義乎春秋甚其所不仁也詳錄其事以譏在於伐莒取向矣故先書公及齊侯以起其欲平人而以伐終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辯疑趙氏曰陸注曰並見前陸淳辯疑啖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赤狄侵齊

再書者不與其侵齊之甚義同上

秋公如齊齊公至自齊

凡公行致之危之也危其所以踰時而返今未踰時而亦致之者爲明年再如齊起文杜預注曰告於廟例在桓三年

冬楚子伐鄭

楚創病中國久矣侵伐之事始以荊稱之次稱人至此用兵亦曰楚子者其將進之耶蓋有所悼而去云爾且齊桓之沒鄭與楚同盟啟其貪婪至晉文之伯鄭然後同盟於踐土而從中國會伐也及宣元年鄭

楚子伐陸渾之戎

周衰夷狄雜擾中夏諸侯莫有攘制今楚伐陸渾而

諱曰子者志其暴盛也左氏曰見前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夷狄犯中國春秋不與上屢見

宋師圍曹

以兵圍人之國春秋書之譏也無他義左氏曰見前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新義曰齊魯二君皆弒君之人欲侵伐鄭國非義也宜莒向之不肯受也

通例曰可之曰肯甚之曰不

謂曰聖人筆削之義凡所以輕輕而重重則文有詳略以起其義也春秋之世征伐四出而此公及齊侯

伯又受盟於楚而侵陳宋春秋叙於楚子之下以譏之自是之後晉楚交伐於鄭而鄭卽晉卽楚不一是由受盟於楚之致也今卽晉而楚伐之春秋出楚子之文與中國同例蓋有所悼而譏在於鄭也左氏曰見前注見前杜預注

五年春公如齊

公比年如齊故詳錄以譏之

夏公至自齊

踰時而返故致之左杜注見前杜預注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集義曰天子娶女則稱逆王后桓八年書祭公來逆王后桓八年書祭公來逆是也外卿自爲逆則內女稱字以別之

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此經與莒慶同罪固不應謂之逆女明矣穀梁以爲不王其接內而不與夫婦之稱非義例也

新義曰公如齊高固追公求婚無問名納幣之禮直言高固來無魯君臣也不書逆女爲公諱

謂曰見莊二十七年義

叔孫得臣卒

穀梁傳例不日惡也而何氏明之何注見前杜預注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禮爲人臣者無外交此言大夫以君命出竟雖私覿之事猶弗爲也高固於秋越境逆女既爲非禮至冬又與子叔姬來曾此實大夫之私事也左傳以爲反馬而何休作膏肓破之謂禮無反馬之法也此高固之來豈爲禮乎范氏又謂受使來聘若然則經當明書之爾經不書其聘而直曰及子叔姬來者以譏其失禮之甚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人伐鄭

前年稱楚子之伐有所悼而譏於鄭也今書曰人復貶不與其犯中國之甚也左氏曰楚子伐鄭陳及鄭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成之世大夫專伐者多矣春秋皆詳而錄之以志其甚公羊又明趙盾弒君復見不言帥師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下董仲舒繁露查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夏四月
首月
秋八月螽
同桓五年 何注見前何休注曰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年如齊所致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公羊無義傳見僖三年公子友涖盟下
譏曰春秋直書來盟者三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
公上者蓋晉嘗爲盟會之主是以春秋復列之於上
十七

屈完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也書君使來盟者二桓
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及此年衛侯使孫良夫也是
皆出於聖人筆削爾凡直曰來者蓋臣自專欲爲盟
也必言所以使之者其君主使來盟也此春秋錄其
事以示義故託文不同爾所謂來者彼欲之辭也左
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纂例見前陸淳纂例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出師踰時故致之

大旱
同僖二十一年義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
箋義曰黑壤之會公若見止經當書月以示危明年
公至自會亦不月足見左氏諱盟之說誣矣
譏曰晉自靈公之後不復紹伯凡會盟戰伐之事使
大夫主之春秋議其政逮於大夫也今黑壤之會皆
諸侯爲之而無大夫在會矣春秋叙正之而晉在宋
公上者蓋晉嘗爲盟會之主是以春秋復列之於上

以志盟會之事主在於晉爾左氏曰見前注見前杜預注辯疑駁氏曰見前
陸淳辯疑
八年春公至自會
踰年而返故致之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書公子遂如齊而下言至黃乃復者明其未致君命
也亦以起仲卒猶繹之文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
微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折衷曰二傳謂遂不稱公子是貶其殺子惡也噫春秋繩責之旨豈如是歟子惡殺爲內諱而不書則不暴襄仲之罪既不暴則何所貶也苟曰殺子惡而貶則殺之後凡書於經則貶之何以上猶連稱公子上既言公子遂如齊下復稱字以卒春秋惟書字是嘉之大者也何貶之有

又曰王午猶繹者可已之辭是譏其閽仲卒而繹不已斯蓋全大夫卒之禮豈復貶也是上書公子遂下間無異辭省文而曰仲遂明矣所以書字者時君重於王事則葬有加等大夫殺於王事豈經無異文

新義曰公子遂公子彄罪同惡均獨書仲遂卒者何彄遂過惡尊卑分義有輕重矣且彄之於隱君臣義深遂之於赤宗族恩淺聖人於經沒彄而書遂者植宣篡弒之罪深淺自分矣

本旨曰辛巳有事於太廟常祭也由仲遂卒於垂王午猶繹爲無恩故明之也

通例曰常祭曰有事又祭曰繹

謂曰書有事於太廟蓋公子遂同是日而卒也必詳而言之謂其猶繹而起文矣公子遂弒子惡者也不當以正卒之然所以書日者蓋宣公聞大夫之喪而不去樂因以起義爾既卒之不日公子者示有所貶也遂既當貶而必於卒然後去其公子者明其不當從正卒故變文以言之木又曰春秋書猶有二義或曰可以通之辭也是幸其猶如此若文公之六年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或曰可以已之辭也是甚其猶如此則壬午猶繹是也仲遂爲宣公之臣爾今聞其卒而尚爲之繹非君臣之恩也春秋書曰猶繹以志其可以止而不止也書曰萬入去籥以明知去樂而不爲之卒事也與其去籥之有聲則不若廢其繹矣左氏戊子夫人嬴氏薨

同莊二十一年姜氏薨杜注見前

晉師白狄伐秦

箋義曰殺之役書晉人及姜戎今不言及惡晉而夷之也夷乎也

譏曰春秋以師伐人猶曰不可況與狄相比乎明書以示譏左氏曰見前本傳

楚人滅舒蓼

楚之强暴甚矣以兵滅人之國春秋詳而志之以譏諸侯削弱而不能制矣左氏曰見前本傳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旣

與桓三年同義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折衷曰喪禮無斯制度史策第書其實聖人存之且孝子之於父母非欲葬之速又柩不早出而暮宿者亦避其欲速也又庶人葬而不爲雨止則諸侯葬宜爲雨止明矣夫朝之禮雨沾服失容則廢矧葬事乎斯左得其旨公羊以而乃爲深淺之別是以聖人之微文爲兒戲矣穀之臆說無所典據皆非也

指掌碎玉云定十五年葬定姒云乃克葬敬嬴云而言或是史異辭耳

集義曰禮庶人葬不爲雨止則天子諸侯當爲雨止也禮之制其以葬未啟殯日雖吉而遇雨則止之乎設謂尸柩已行因而遇雨卽不可一槩而言也今此經書葬而後書雨是旣行而雨也書不克葬是欲葬而不能也下云日中而克葬是成欲葬之文也喪禮有潦車載簑笠之文則雨而不甚於葬無害也此書之者非善非譏其將以恩而錄內乎或曰喪事旣成尸已出不爲雨止固其宜也設謂喪不可止於道則下云日吳乃克葬公羊以而乃有淺深之異者詳矣

此已丑庚寅之間安所居之曰禮有哀次可也左氏釋經上文而不原下克葬之旨葬定公文與是同而穀梁意謂經主於譏以而爲足乎日之辭旹失之謂曰此集義詳之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城平陽

楚師伐陳

楚人以師稱之者聖人惡其强暴悖中國不能制而譏在於陳也陳不能以晉爲援晉聽强楚之平適以

啟會林也故書楚師以懲於陳左氏曰見前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如齊而月之者范氏明之公有毋之喪而出鄰國不可也故往則月以危之其返也雖未踰時而致之何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

夏仲孫蔑如京師

此同僖三十年及文元年之義又如左氏之言則益見周室之微下求平聘甚矣左氏曰見前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纂例曰諸言取者並為有所繫屬而取之也

謂曰春秋直書取從而之為辭也此根牟者公羊謂邾婁之邑而元凱以為東夷之國矣趙氏又云魯邑者是由經直曰取而諸儒未得其實也蓋此繫屬於他而魯今取之因書以示貶左氏曰公羊曰各見前辨疑曰見前陸淳辨疑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滕子卒

不日不名者同隱七年之義降稱子蓋志其削弱爾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之事雖曰陳侯不會而伐之然經必出荀林父之名者以志大夫專伐也左氏曰見前

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

諸侯曰卒正也今卒於扈而曰之穀梁釋為未踰竟也然必言其地以明卒在外爾書卒義同隱三年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諸侯擅以兵圍人之國春秋譏之況又因其喪故從衛侯既以卒之然有出奔復歸之惡故畧其葬杜注杜預注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晉郤缺帥師救鄭

同年四書楚子義左氏曰見前

陳殺其大夫洩冶

折衷曰靈公昏淫洩冶死諫不爲春秋所重也嗚呼
曷以懲其君而勸其臣也龍逢曷以稱忠比干曷以
稱仁或曰聖人所以仁比干者親則紂之叔官則紂
之師蓋不可以己也故仁之泄冶親非靈公之同姓
官則靈公之下大夫蓋可以己也故罪之斯亦近之
然考聖人之旨罪其臣非欲臣之不諫亦懲其君也
曰三諫不從則去之非欲臣之去亦欲以激其君也
是故春秋書殺大夫多矣惟洩冶不獨罪其臣亦用
激其君上以義例書名罪之得其實

箋義曰穀梁傳例云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若衛之元
咺孔達陳之洩冶二慶晉之二趙三卻楚之王夫屈
申成虎齊之國佐高厚鄭之公孫黑之類咸由君之
昏惑而致臣之罪惡或用刑大酷彰國之醜或誅之
不早養成其姦故稱國者刺其上也書名者罪其下
也穀梁得其旨
旨要曰洩冶正諫靈公殺之以忠獲罪春秋書名蓋
非常例此皆仲尼新義但以其直躬亂朝發人隱慝
無濟君之違策不言遜以自愚君子出處不貴於此

故特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以證之
索隱曰傳引詩而罪之非聖人之言左丘明之瞽旨
也孔子稱三仁則曰比干諫而死答曾參則曰當不
義臣不可不爭於君如洩冶可謂爭而合義蹈忠履
仁得其死者也孔子其罪之耶春秋大夫殺而累上
者皆以國殺爲文冶以國殺爲文是乃春秋書累上
而殺之者常之爾冶誠合忠與義得其死而死嗚呼
忠義於君於國蹈道而死者孔子猶非之烏得爲孔
子哉曰然則陸氏云冶居淫亂之邦不能去而諫是
取死之道何也曰不合春秋者之言也春秋之時亂
臣賊子蹤跡而出有忠君死義者聖人貴之錄之不
暇又書而罪之耶靈無道而冶不去之何也曰士之
未仕如是焉可也已仕而亂去不以義不可也冶位
爲大夫諫未及三雖曰取死義不可得而去也
新義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也春秋之法書極亂
以求治洩冶近乎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雖然無
罪書名者何洩冶有君臣之禮焉曷言乎有君臣之
禮洩冶有君臣之禮知公孫寧儀行父無君臣之禮

也譏曰春秋凡殺大夫皆名之所以別其人也稱國以殺者公羊所謂君殺之辭也今洩冶不稱人以殺無罪可知矣忠諫而死奚罪之有左氏穀梁曰各見前傳微旨指掌義見集前孔穎達正義

十年公如齊公至自齊杜注公比年朝齊

譏曰公比年如齊故危而致之

齊人歸我濟西田

折衷曰宣公慮大國所討迺以濟西田賂齊定君臣之位宣公元年書齊取濟西田逮茲十年齊魯相親

是以却歸之所以不曰來歸者公如齊國受之非齊來歸故經書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聯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公因如齊受之明證杜彷其旨

箋義曰取不言我諱賂也歸言我者明本我之田也

主書者惡公曲以事齊十年中五往朝之齊乃歸我田耳

集義曰濟西魯田元年書齊人取至是言歸之彼書取非所以善齊也此言我猶曰我之田也所以見齊取之不正而歸之正也不在乎絕與不絕也

譏曰天子所封之地而諸侯取之歸之皆謂專恣也且齊人於元年取濟西田蓋由宣公篡立以之賂齊而春秋書之不與其取也今歸之而書曰歸我者非來歸之義故別之也隱七年鄭伯歸祊則曰來歸蓋祊非魯邑而自外歸之故以來歸爲文也此濟西田本繫魯之封界而齊取之今歸之是與其所以歸於魯以歸我爲文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篡例辯疑發微日見前陸淳纂例辯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諸侯曰卒無他義

齊崔氏出奔衛

摘微曰稱氏絕之於齊舉族外奔故曰氏且責崔也是時崔杼未有弒君之罪止有寵於患高國畏逼惠公卒而逐之杼舉族而出齊第告以族不以名時史以其無罪故從告而

書聖人譏之無所筆削左穀得其旨
譏曰春秋內大夫書公子公孫者譏世祿也王朝之
大夫有以尹氏而卒之者譏其世天子之卿也至於
列國大夫未有以氏稱之至此宣公之年崔氏出奔
而以氏稱之者亦以志列國專命大夫之氏而大夫
專政不一也書齊則他國可知矣餘義見隱九年無
駭卒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啖子杜注曰見
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公屢適齊故志之左氏曰及注並見前
何注見前何休注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胡氏曰書夏徵舒弑其君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

臣故書臣罪之也

六月宋師伐滕
譏曰見隱四年義左氏曰及注各見前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杜預曰歸父襄仲之子
譏曰同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義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折衷曰自春秋以來天王使卿大夫來聘多矣或稱
爵或稱字未有使毋弟下聘于諸侯者斯毋弟矣得
不實貴之名之不可也爵之不可也字之不可也苟
名之則王之卿大夫聘尚不名苟爵之字之則王之
卿大夫亦爵之字之也曷以彰別也斯不名不爵不
字者是書貴王毋弟之美稱明矣公羊得其旨
譏曰宣公篡立於今十年矣天王不能誅之而反下
聘之又非天子聘諸侯之正也凡天子聘諸侯之正
適以寵宣之篡也故春秋以是爲譏而言王季子又
詳其使不得其正也左氏曰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
前辯疑啖氏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春秋之文加筆削以示義也今自文公之後外大夫
與內大夫帥師皆以出其氏明征伐自大夫出希有
不失之故也然必有以詳而志之者伐與取並書也
今歸父伐邾取繹亦甚矣故兩書之以謹其惡

大水

同桓元年義何注見前何休注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內朝聘言如故左氏謂聘也魯一年而二卿如齊懼齊甚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胡氏曰雖葬先君尚爲嗣子蓋未踰年未成君也今齊頃公父卒未及踰年子命交乎鄰國結兩國之歡好非禮也故書齊侯不稱子者以示譏杜氏謂既葬

成君蓋失之矣左氏傳並見前杜預曰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春秋愛民之甚也且民天乎食聖人勸民以務農以重其本使不至於凍餒思其所以無一有未足者也是故禮云一穀不登曰歉而春秋雖無麥苗亦書之此聖人重民之命而不欲其嘉穀見害俾民無有不足者況國饑乎聖筆不得不謹而書之所以閔於民也是年大水害及嘉穀民是以飢故春秋錄之以示

楚子伐鄭

同上四年義左氏曰見前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

春秋之世禮樂征伐之事諸侯無大小之國皆擅行之聖筆所以加之筆削必欲存之王道也至若齊桓晉文之霸猶或不與之以其苟一時之權而無尊王之實矣桓文既沒諸侯未有能繼其功也惟晉襄之後襲文之業主中夏之盟然猶或使大夫主之以其

禮樂征伐之事皆大夫自專之而諸侯不能圖矣遂使強楚交橫中夏與晉爭盟陳鄭有從之之心以啟其伐故於四年伐鄭而出其爵八年伐鄭而書曰師此春秋起初之暴以悼諸侯之不能制也今陳鄭又與之盟是二國懷弱畏楚而受其盟矣此人情之所悼而於義可貶故敘之於楚子之下以議之亦以志

楚主爲其盟也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魯於四年平鄆莒而莒不肯公伐之取向而春秋甚

其所以非義也至此又會齊伐之不可矣故人之以示貶稱齊人亦以人於魯也必出公孫歸父者亦以志大夫之專也

秋晉侯會狄於攅函

晉侯欲紹爲盟主不務率諸侯以圖安中夏反與狄爲會非所以紹伯之實不禮之甚也專相爲會且不可況會狄乎故明書以示譏左氏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春秋立法將追明善惡也有大惡者必從而誅治之

今徵舒之罪當討而楚殺之故稱人以殺者元凱所謂討賊之辭也然其實楚子而不言楚子者不與楚得討之也譏諸侯不能誅之而楚所以得殺之也左氏日及注見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折衷曰穀梁謂書入陳者內不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吁戰伐內外書入多矣內書入如入極入杞是也詎可內不受也外書入如莒人入向衛師入郕是也詎可謂不使夷狄入中國也原其旨斯書入是弗有其地是謂非有其嫌有其所異者書納爾春秋書大夫歸之例外如衛元咺復歸子衛內如季子來歸未有如斯二臣罪矣然能外託強楚討賊復國功亦非細以功補過春秋善之也從杜氏

指掌異同篇云賈陸云二子不繫之陳絶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絶之善楚有禮也又依於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也

集義曰春秋書入書納皆弗受之惡辭也此經有楚子入陳之文而不加之於殺徵舒之上者徵舒弑君罪不容赦而上無方伯楚雖外討理亦幾正故上書楚人爲殺有罪之文三家之傳辭雖異而義不相遠左氏以楚子入陳納孔甯行父之經主書其有禮蓋失之矣春秋筆削之正於善善於惡不使相蒙前書殺徵舒善楚之討得其罪也下書楚子入陳惡楚之已治其罪而復入也殺稱楚人猶曰徵舒之罪人入宜討也入書楚子其以貪陳之土而昧之乎故言入者不善明矣況又納靈公宣淫之黨于陳乎然則上

討有罪下爲納有罪矣公羊雖不釋楚子之入陳而下言納公之黨且大夫於君而言黨與非所以爲善也其入陳而下爲譏楚子明矣何休不詳傳文而妄爲之注不足取也

新義曰稱人殺者衆也言徵舒與靈公君臣罪惡均也不言入者易也曷言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曰是非所是書爵也非其所非曰入也爵之者善夷狄救中國也曰入者以亂治亂也

諝曰先書楚人者討賊之辭所以譏中國諸侯不能討而使夷狄有爲於中國耳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皆見前徵旨曰見前陸淳集傳徵旨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陳侯至此書葬者明賊既討而志其所以緩也公羊曰及注並見前餘同前杜預注及范甯注

楚子圍鄭

箋義曰楚子圍鄭三月克而入之止言圍者惡以兵圍人之國也不言入者善莊王禮其君而復之故爲諱其入也夫入者內弗受也前入陳欲利其國故不爲之諱

諝曰楚稱子上屬見左氏傳見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子夷狄而子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之道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

箋義曰陳弒其君晉不能討楚能討而封之楚子圍鄭晉不能救楚能取而赦之斯春秋所以不與晉而與楚也夷狄之主一行義於中國中國多歸之雖欲勿與天下其舍諸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其斯之謂矣然猶以晉主戰焉存中國也

折衷曰春秋書戰伐君臣不敵者多矣城濮之戰邲克敵楚子侯敵楚人泓之戰楚人敵宋公鞌之戰郤克敵楚子皆一類也稽其旨書戰伐與盟會異盟會則諸侯之相好也戰伐則諸侯之相討也相好則可以全其體

相討則安可選其敵故禮經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盟會可以全其體戰伐不可以選其敵明矣考其體例書盟會有升絀如翟泉之盟諱稱公而皆稱人者以王子虎下盟於列國之大夫不宜上敵公侯戰伐遇敵則戰必不曰君臣不敵爲升絀之例也中之短

新義曰凡言及者尊及卑也君及臣也今書荀林父及楚子戰大夫及國君卑及尊臣及君相反之義此聖人憫中國爲夷狄夷狄爲中國也戰稱晉師敗稱晉師惡晉人輕棄民命而自取其喪敗也

客之文所然明書晉師敗績者以志其不盡功於攘正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貪暴之甚故曰以謹其惡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

晉人宋人衛人同盟于清丘

春秋諸侯會盟稱爵者聖人因之以敘正其爵也宣成之世禮樂自大夫出而希不失之者是以四國同盟而左氏所載皆大夫爾且楚之貪暴諸侯不討安得不稱師而書人乎清丘前何休注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箋義曰宋伐陳以討貳故稱師善之也衛背盟以救陳故從晉人之例以示義云左氏曰見前纂例子曰見前纂例陸淳纂例

稱師而衛稱人以示義左氏傳注並見前同盟于清丘

之而使大夫同盟以自擅春秋譏禮法之陵替之甚也衛背盟以救陳故稱人惡之傳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者謂稱師也孔達叛中國而助楚故再稱人矣

人也而又以兵救之則伐者正而救者不正矣故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小國爾齊强而伐且十一年伐之稱齊人而此云齊師者略其以師而伐人也
夏楚子伐宋
楚人春秋始以州稱之次稱人至於爵稱之者雖以卑大夫而亦起其漸譏諸侯不能制之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春秋之殺大夫有稱人以殺者有稱國以殺者蓋輕重其罪而爲之辭爾且稱國以殺罪輕於稱人公羊所謂君殺大夫之辭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鄭卽楚是背華而卽夷狄伐之可矣聖人所以正其爵也或謂春秋於此書晉侯伐鄭而書楚子圍宋是皆與之乎是其不然也聖人施筆削亦有文同而理異也此晉侯之可與者以其伐鄭得其正也而楚子貪暴之夷狄爾春秋屢書以貶之實所以懲之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義見上書圍甚之
葬曹文公
蒙上月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大夫專會諸侯上屢志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大夫之專主盟宣成之世不一矣然是行也會楚子而欲平宋是其有比楚之心可議也春秋書之以起

宋楚之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自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絀也雖楚非中國自人春秋已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稱其例君而稱人貶之也大夫而稱人貶之也矧宋楚之平聖人以其文之繁故簡而書之
箋義曰外平不書此而書者善莊王不窮治宋畢鬥

其告危為之退師以和二國之人故不書大夫而稱人焉人者衆辭也公羊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可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故二國之盟不書信著前爾

集義曰凡書平者總二國同和之意故雖卿行必稱人稱國以成上下欲之之義若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此年宋人及楚人平是也彼據我以及齊鄭故稱國此據二大夫之相及故皆稱人交雖不同皆舉衆之辭也公羊以稱人為貶失經之意矣且平必有盟書平而不書盟蓋舉而言也杜預以盟之不告失之

新義曰及者汲汲也內為志也是宋人汲汲求楚之平也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成春秋意也是宋人汲汲求楚之意著楚人之是宋人之非也

諱曰禦敵之道莫大乎完守備也今楚子自九月圍宋至此歷二時宋固守以待晉之救非不完於備也晉不能援救之宋儻不求平于楚則若社稷何若邦衆何由是不得已及楚平春秋以人稱之者以見其君臣之心實不欲平之也而楚亦人之者不與楚之得平之故也而楚亦人之者不與楚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折衷曰春秋滅國不曰氏此氏何也稱氏者赤狄有二種一曰潞氏二曰甲氏稱潞子非善也非賢之也蓋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滅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斯春秋升絀之通例也第書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

筆義曰東遷之後夷狄寖盛諸侯不能制乃與之會盟乃與之交聘雖云進之以漸蓋亦患之之甚也赤狄潞氏狄之刑種也國近於晉世為晉患比數侵齊奪黎氏地疆土益廣晉侯因鄭舒之罪命桓子伐而滅之斯亦主盟者救中國攘夷狄之績也故春秋不稱荀林父帥師而稱晉師者言晉侯得用師伐罪之道當稱師也

諱曰潞稱氏稱子而晉稱師者取折衷筆義之說

秦人伐晉

秦與晉交伐之甚故人之左氏曰見李廉會通左氏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

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還及雒戎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王札子殺台伯毛伯

折衷曰春秋書王之子弟多矣曷謂天子不言子弟也僖五年書太子會于首止文三年書王子虎卒王季子來聘天王殺其弟佞夫斯何例也聖人懲勸之旨在正王道豈私於王之子弟歟且天王出居鄭書出以刺之曷不言子弟之有斯公羊之短究其兩下相殺之罪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類是也斯左得其實然唯書札子或謂之例或謂之變穀梁謂之年書季子來歸宣十年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是也

此書王札子文與季子同而札應爲名而不得爲字則當言王子札也其所以異之者蓋兩下相殺殺者有罪故札應名以著之苟書札而不言王則嫌於內如書柔溺肇挾也苟言王札而不言子則嫌于王如書王猛直書王子札則無以見其有罪故變文以別之此筆削之深旨也何休杜預雖有上札倒札之說

矯命皆得其旨

集義曰凡書字而言子皆春秋所善之文也如閔元年書季子來歸宣十年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是也

此周禮載師較之是通率什一也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漢書食貨志取此爲解故曰井田一里八家共之家私百畝又爲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其餘二十畝爲廬舍若用此說是什外稅一爾不通於經故通率什一乃徹

而不原於經之旨

諤曰春秋以周室微弱而作蓋聖人之意有以憫其衰也故詳錄其事以示義且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春秋書之以志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臣有相殺者春秋亦錄之以志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徹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蠶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新義曰春秋之世井田尙在至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國民愈困二猶不足暴征急斂曰生殘敝語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傷時極言也或曰此訓學也曷爲傷時曰孔子於宣成親聞在定哀親見於時事親聞親見知井田之必廢矣井田廢學校不可興井田廢肉刑不可復學校廢孝悌人倫之道絶肉刑廢廉恥義讓之風亡彊富兼并暴汚恣縱是以知井田者基本王道也春秋者總主王道也井田廢春秋失其總主集義曰見成元年作丘甲論

譏曰古之於民也無殫財必先薄斂以勸之是以稅矣故書初稅畝凡言初者畢盡事之終始也不過乎什一之取矣末世斂民之法少廢而大東碩鼠之詩作諸侯之國兵出無名而用度不足傷財害民之事日以見聖人於春秋起其文書曰初稅畝以志其實也諸儒論之皆謂履畝也觀哀公問有若之事則知自此皆什二而稅爾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子日見前陸淳辯疑發微

冬蝝生饑

指掌硃玉云蝝螽子也秋生子於地至冬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饑若使蝝復具生更爲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爲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也所以幸之者幸蝝冬生不幸饑也以饑之故乃以爲幸也

折衷曰下謂蝝者緣稅畝而生苟蝝爲緣則螽螟復何道哉斯誤矣公羊謂當言螽而言蝝春秋書螽與蝝各有其文非相類也書螽曰螽生書蝝曰蝝生新爲蝝故曰蝝生其大爲螽故曰螽聖人書蝝生蝝矣可謂螽爲蝝也斯言短矣稽其旨則螽之細其初生苟秋書則害嘉穀斯冬而書過寒而死故書不爲災明矣杜得其旨

譏曰春秋詳記其事雖物非其所生非其所有皆志之今冬書爲生亦以志物之爲災也左氏公羊以爲苟幸則亦幸而穀梁謂之非災是其然乎若於民爲苟幸則亦當事不書當按辯疑論之則此書之甚矣左氏日見梁日見前蝝生傳下趙氏日見前陸淳辯疑蝝生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箋義曰赤狄潞氏酆舒爲政怙其儁才而有五罪荀林父受其君命帥師滅之故春秋書曰晉師言晉得用師之道今赤狄甲氏及留吁之屬其君無不祀之罪其臣無酆舒之惡而士會帥師滅之杜氏所謂旣滅潞氏今又盡其餘黨是也蓋晉侯貪其土田遂命士會帥師滅其種類斯乃不仁之甚故春秋貶之稱人又不書日略之也不書以其君不痛周王之微弱傷禮樂之焚蕩特書之也穀梁得

歸者其君無罪且不若潞子之殭也杜氏以爲不書荀林父士會從告者失之矣

諤曰前年滅潞氏稱晉師而此曰晉人者誠有深旨蓋聖人於詩存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篇美宣王攘夷狄救中國而復興若是也平惠以降不能紹興王道是以春秋出齊桓晉文伐楚之爵然猶微文託義以傷乎攘夷狄救中國之事不在周室而在乎諸侯也今晉荀林父士會滅赤狄潞氏甲氏而春秋於上稱曰師以與之於此復人之者蓋亦傷乎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在乎列國之大夫也

見前范甯注

夏成周宣榭火

折衷曰斯成周之大非隣國也非來告也非使人弔也曷以書之謂來告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周之災唯斯書而已曷常災不告而獨告斯耶謂弔曷嘗災不弔而獨弔斯耶謂新周而書則以平王東遷爲新周已二百七十餘年矣安得尙曰新周耶皆弗然也噫禮樂者國之本本苟先顚則枝葉何附焉聖人得不痛周王之微弱傷禮樂之焚蕩特書之也穀梁得

其旨杜公之短

集義曰春秋書外之災異皆齊陳宋鄭而已蓋鄰國也昭九年書陳火時楚已滅陳而書陳災者蓋聖人隱而錄之亦不與楚之滅也且周之災未嘗見於經此書者得無其說乎二傳求合經意故以宣廟之榭而以黜周以禮樂言之禮典廟不應有榭榭不應藏樂前志有之臺不過望氛祥榭不過講軍實然則榭者講之所也謂之宣者其宣王之所爲乎宣王爲之後王因仍之宜亦謂之宣榭也至是歷十二世而王業

曰壞徒存虛名求其如宣之盛者蓋不得而見之矣此書宣榭之災者其以明王之道既不可得而見明王之迹天又從而熸燼之蓋痛乎王道凌夷之甚也左氏雖不以榭爲宣廟而不釋明宣之義其言天火人火之異者不如言國言邑之正也

新義曰厲王失道宣王能復之幽王失道平王不能復東遷之後祖德宗功宣王爲不毀之廟也雖然東周禮樂之器存宗廟禮樂之文在春秋今書成周宣榭災是禮樂之器俱焚天下生民萬物性命隨器以

亡矣文不得而不主繫也此仲尼極傷周道之不復興乎況春秋之作率天下諸侯之國以尊周孔子之心欲其興乎欲其亡乎公羊穀梁云成周者新周也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是誣罔聖人欲周之亡也

諤曰春秋憫周而作於此益見聖人之本志也且宣榭者公穀謂樂器所藏而元凱以爲講武之屋蓋以榭爲論不同故也然書曰宣則繫之周室明矣蓋聖人之志以其火而志之以見周衰禮樂法度壞廢明王之迹甚天又從而燼之此聖人所以傷道之不復

秋鄫伯姬來歸

文十五年書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而此年及成五年杞叔姬直曰來者彼子叔姬之書議在於齊而此斥伯姬以言之以志其自鄫而來歸于魯不正也左氏日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啖子趙子日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范甯日爲夫家所遣

冬大有年

公羊義見桓三年春秋之事以非常則書此宣公書

曰大有年猶桓公之書有年也是皆以爲非常耶宣公爲天地之所譴異可矣若夫大有年之慶則在宣公爲非常也故詳錄之且桓公止書曰有年而此又曰大者以桓公聽公子翬爲大惡而宣公事襄仲爲差輕故俟其大有然後爲非常也明其與桓小異耳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我卒

諸侯曰卒無他義杜注曰再與文同盟

丁未蔡侯申卒

日卒無他義杜注日未同盟赴以名

夏葬許昭公

許小國略而不月爾何注日不月者滑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侯復同盟故志之同者同志而盟也左氏穀梁曰各見前

秋公至自會

踰時而返故危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折哀曰春秋書公子卒多矣如公子牙公子友叔鞅叔弓皆書卒第不書公弟爾公穀異其弟而曰惡宣公在位不食其祿聖人以賢而錄之故書卒豈有是歟上之意謂公之母弟也書曰叔肸卒則與叔弓之類無別矣所以書公弟明是公母弟也故禮經曰凡公母弟也左氏穀梁曰見前啖氏曰見前陸淳集傳徹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太子之母弟公在則曰公子不在則曰公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噫十一公豈無弟而獨書宣公之母弟也稽其旨十一公雖有母弟然無當公居位而卒故不可以書母弟亦如獨書子同生以適長而書叔肸以居位而獨書上得其旨

辯要曰叔肸不仕於魯經書公弟叔肸卒稱字以取貴也褒其可褒雖匹夫不之隱也

新義曰凡公子稱公子公之孫稱公孫叔肸文公之子此書公弟者何賢之也賢之者何起宣公爲兄也曷言乎起宣爲兄宣爲人兄而不兄也

譚曰十一公之年未有書公弟卒者而此特云弟者得無旨哉發微謂之無祿則非大夫爾然春秋亦錄之者公穀及諸儒皆以貴叔肸而惡宣公也噫聖人所書之意在乎書公弟豈在乎貴之耶有如桓公之年書子同之生矣春秋以桓公繼世不明故書子同生以正其傳嗣之法也以宣公之立亦不正故書公弟叔肸卒以明其長幼之分也左氏穀梁日各見前啖氏日見前陸淳集傳徹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曰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公懼而乞師于楚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

諱曰此伐齊而出晉侯之會者豈聖人之意有所志乎蓋以衛使世子同伐起文也春秋之載行事靡有不詳其人以書之今若言晉人衛人則不見衛有世子之文亦不可不言晉侯以別之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通例曰弒非其君曰戕

諱曰春秋之書戕者一所以見春秋筆削之謹嚴也今鄫子之弒卒暴致之也非有其漸自外而至矣聖人猶異其文曰戕故通例別而明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徵

甲戌楚子旅卒

折衷曰楚自入春秋有年矣苟以僭葬而不書則再服典禮皆僭悉不宜書矣詎可戰伐盟與斯不書葬者不爲葬之僭爲號之僭一國是僭之細也號之僭則僭於天下是僭之大也春秋責大不責細苟書葬則當書爵號如齊侯小白卒必書葬齊桓公苟書楚子旅卒葬必不可曰葬楚莊子必曰葬楚莊王故莊王不可書之苟書之則與葬天王無異也聖人以自僭而諱書其葬則所以責之明矣公羊得其旨

集義取陳岳論

諱曰諸侯曰卒正也楚夷狄也春秋錄楚子卒亦曰之者此聖人有所懲之也蓋由諸侯與楚交接待之盟其僭恣甚矣與列國無異若陳鄭者又從而受之盟而加之筆削如今卒而以正卒者聖人悼傷乎周衰而進之滕杞之屬削弱者又從而削弱之故卒則不名不日矣若楚之暴盛者亦從而暴盛之故從以正卒之文而日之名之矣此聖人託文示義豈可謂進之哉既錄其卒而懲之又沒其葬以示貶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公孫歸父如晉

內適外曰如爲下奔起文左氏曰見前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同莊三十二年義左氏曰見後歸父還自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晉下穀梁曰正寢也

折衷曰杜公謂大夫還不書今書歸父還自晉者是

其能禮退也杜元凱謂不書公子是非常所及故去

之豈其然乎內書公至不書大夫至謂不致于廟故

也今書還是善其哭君成踊反命于斯杜公得其實

穀之短惟不書公子未見其旨岳以爲不書公子非

爲特書而去之也夫特書者善之也去公子者絀之

也安有既善之而又絀之必不然稽其旨上書公孫

歸父如晉下書公薨于路寢次書歸父還自晉是閒

無異事而省文也

箋義曰歸父不書族者以其有寵於公欲去三桓之

權不能佐公制之以義而反謀之於晉向若晉從其

謀興師來討三桓必外與晉爲戰內與公爲讎危國

喪君不可知也逮其還也君薨而謀泄家既被逐孥

及其先斯春秋所以貶之而去族也至若壇帷喪君

因介反命斯得禮之小者故春秋亦善錄之左氏公

羊皆以爲還自晉善之之辭正謂此爾然其去族之

義殊不解焉

誥曰此言歸父者爲上已出公孫之文故不復舉其

族也然所以云還者以起其出奔爾凡出奔者蓋是

大夫失守宗廟之辭也雖曰公薨家遣蓋歸父謀三

桓之不密失身宜矣豈可謂善之耶傳雖釋以墠帷

復命之事然則聖筆非謂此而志之也故書曰至笙

者明其聘還未致君命而繼事有出奔也故詳錄以

示義焉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發徽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七終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成公

史記世家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之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黑肱立是爲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新義曰冬者終也言萬物旣終氣候嚴肅陰積而成冰也天戒若曰人君多喜無憂或時政寬忘緩弱則冬暖無冰也宣公末年三桓强盛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至公薨遂奔齊成公卽位年幼居喪無哀毀心三桓又喜得政故冬暖無冰也昔吳歸晉壽陽以東常雨壽陽以西常暘司馬宣王問擊虞對曰壽陽以東屬吳吳新破人民悲愁故常雨壽陽以西屬晉晉新得吳君臣喜樂故常暘春秋志災異際天人非所謂廣記備言也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注何休注穀梁日見前

三月作丘甲

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丘今丘作中是使四民皆作甲以爲非正矣見之淺歟中爲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丘之地出甲士斯近之矣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則必書丘出甲必不曰作丘甲也究其旨謂之丘甲者丘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斯丘則魯之賦本名也四丘爲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故曰丘甲時杜曰譏重欲得其旨要曰今魯使丘出一甸之丘甲重欲四倍于常故譏之穀梁謂農皆爲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且丘甲雖工民之事亦不可使農民頓能爲之蓋舉甲以稱其實牛馬車乘之賦皆在作甲之說誠非通論傳所以舉齊難者但以經書初作而特言作丘甲明爲齊難暫作非久制也

集義曰宣十五年初稅畝經以重欲書至是幾五年

又作匕甲且甲士非一匕之所出蓋譏賦斂之亟重也稅畝言初匕甲言作皆變古之辭也公羊傳無害於杜義何休據穀梁為說以匕之人人作甲以釋之非也

譏曰三代之所以行仁政也井天下之田而取什一是以民富而國用無有不足矣荒其度乎官用以賦民而民之所以供有其法稅不過籍而調度給此其常制也春秋之世諸侯兵師日起厚斂於民者無國不有聖人詳錄於魯則他國可知矣且宣公履畝而

稅猶詳而譏之今匕賦以甲抑又甚矣書之者因以見魯空虛不足懼齊而作作者造為之稱不宜作而作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及注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大夫會公侯出族氏左氏日及注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折衷曰春秋書戎多如公追戎公伐戎齊侯伐山戎晉侯及姜戎安可謂無戎歟安可謂嫌晉之敗王師為京師敗績曰王師敗績于某攷禮經之文不應有是其亦失于此而誤為之說乎三傳以諸侯之強無

之別種明矣所以書茅戎者別山戎姜戎也如書赤狄潞氏別其甲氏也苟曰諱而改之則茅戎敗王師其辱甚於晉矣原其旨書戎戰與諸戰異者以戎不可當王師不曰王師與戎戰而曰王師敗績於茅戎細夷狄尊王師其在茲乎杜得其旨二傳俱誤

摘微曰王者無敵于天下故以自敗為文又且明四夷交侵王綱不振戎之衆敗天子之師聖人于春秋也不得不罪

集義曰春秋于王書伐書出書敗譏主于王也然而聖人尊王褒貶之意不下同于列國故桓五年王伐鄭但人蔡人衛以厭之僖二十四年王出居鄭則言出以貶之言居以正之至于溫之盟以晉侯召君不可以訓猶以自狩河陽為文所以正天子之尊也且晉侯不可以召王則茅戎不可以敵王必矣以貿戎為地是天子之自敗也以貿戎為國則天子之可敵也春秋天王之敗惟此經爾左氏莊十一年發例以為京師敗績曰王師敗績于某攷禮經之文不應有是其亦失于此而誤為之說乎三傳以諸侯之強無

大于晉故以晉當之此雖未足爲信然以意求經亦近矣

新義曰春秋尊王魯獨有隱諱文書王師敗非赴告也特書也曰茅戎不與諸侯勝天子也無日月者病魯也病成公幼弱政在大夫盟晉侯而敗王師有其臣而不有其君也

諱曰春秋之法必有以輕重詳略而託文也然筆削之義亦尊周而主魯矣尊周者使天下知有天王之尊也王魯者明春秋之文假魯史而作也至于載行事以示義得不正之以春秋之法也且天子無敵于天下而此錄其敗者何也蓋聖人亦託文以自敗爲文也左氏以爲茅戎則春秋豈以戎而敵王乎集解辨之雖以左氏爲誤然未盡貿戎之解何注以貿戎爲地差爲可從蓋紀師敗之地因以自敗爲文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及注並見前纂例辯疑前陸淳辯疑旨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孫良夫以大夫而專伐固爲可譏至其及齊戰而稱師豈望人有以輕重而曲直之乎曰不然也夫良夫主以兵侵齊而專行伐之事不可不斥言其帥師焉若齊則出師以敵之故直曰齊師爾及其敗也衛以戰而敗故亦以師稱之左氏傳見前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春秋詳內略外自隱公以來未有四大夫帥師見於經者也蓋由文公之後政逮大夫宣公之世三桓强而公室弱是以專魯國之政者不一今伐齊而四大夫皆以兵往是各欲專其事而抗爲之也春秋別而書之以志一國而四大夫專伐且以起魯之政將分畀於臣矣晉衛曹三國之臣皆以國氏斯亦大夫之專也而曹云公子首者若魯公子友公子牙之稱爾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露竹林篇見前董仲舒繁露辯疑胡氏曰見前陸淳辯疑

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

袁婁
旨要曰窒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
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致用夫然則出兵謀帥得不
慎擇其人哉
謂曰春秋詳錄之事亦有託文而存乎義也今魯四
卿會晉衛曹之師伐齊深入齊境齊敗而懼然後使
卿如師爲盟而春秋志之必言齊侯之使者所以明
齊之見伐齊侯啟之也齊數侵伐於魯亦搆晉衛之
怨以致交兵勞民之甚敗而後盟祇無益也故曰以

謹之左氏曰并注各見前戰窒下公羊穀梁曰并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日卒無他義左氏曰見前
取汶陽田
纂例曰凡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會爲外
國取將今却取之既是本國邑不可繫之他國爾
謂曰春秋書取之義或以易辭言之或以非義言之
之至於伐而後取之者則甚矣凡邑不繫已之國亦
伐取之者謂之非義若隱十年取防取郜之類是也
事有得之若不難而獲取之者謂之易辭若莊九年
齊人取子糾之類也此言取汶陽田非易辭也亦不
可謂非義也但以爲自內而取爲文爾況汶陽爲魯
之田而齊侵之今魯得之故直曰取焉且宣十年濟
西田言歸而此言取者彼公如齊之後而齊自歸之
故以齊歸起文也今因晉衛之力伐而後取之故以
魯取爲文非齊實欲歸之矣莊注見前杜預注何注
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楚師鄭師侵衛
繁露竹林篇義見下伐許
謂曰鄭之受制於楚久矣且鄭中國諸侯而即從於
楚以啟其貪慊之心若楚者荊蠻之國貪欲無厭鄭
不當與之比周同侵於衛故春秋主楚稱師而列鄭
於下不待貶而惡自見也左氏曰見盟于蜀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集義曰春秋尊內公會大夫必微其文與高傒盟則
沒公與處父盟則去族既之盟書大夫而不書名蓋
齊無君猶舉國而盟公也此書公以敵嬰齊得無貶

乎夫中國之與夷狄固不可一概而論方是之時晉之威力猶足以伯楚僭王號窺伺中國爭爲盟主諸侯不知中國之可尊夷狄之可絶不堅事晉而從盟聖人深責之故不沒魯公不貶嬰齊書嬰齊之族於以彰楚之恃强也露成公之恥所以正內之惡也內惡不容諱則外從楚者不善可知也前此楚與中國盟皆序於宋齊陳蔡之下此盟于蜀則序於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矣君也大夫也皆人之又列齊於鄭下不以尊卑序之蓋不正其主伯者之事也新城

之盟趙盾以伯國之上卿猶在諸侯之下所以正王爵也今嬰齊不然者非爲夷狄而有貪暴之行其始譖曰春秋之於楚悼其爲夷狄而有貪暴之行其始也欲與諸侯抗而中國諸侯不能待之以夷狄之道春秋因而錄之以示懲戒至若縱其恣橫而擅主盟會春秋亦不得已而錄之以爵者其實懲之也及此成公與其臣爲會則楚之强可知矣公與楚子會猶不可況以一國君而出會荆蠻之臣乎然嬰齊以公子稱之者蓋是時楚之僭暴其臣有公子爲氏者春秋亦因而錄之以示楚之君臣與中國之威力猶足以伯楚僭王號窺伺中國爭爲盟主諸侯不知中國之可尊夷狄之可絶不堅事晉而從盟聖人深責之故不沒魯公不貶嬰齊書嬰齊之族於以彰楚之恃强也露成公之恥所以正內之惡也內惡不容諱則外從楚者不善可知也前此楚與中國盟皆序於宋齊陳蔡之下此盟于蜀則序於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矣君也大夫也皆人之又列齊於鄭下不以尊卑序之蓋不正其主伯者之事也新城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趙子云譏公屬夷而與其臣盟故深譏之故特書公也義同齊大夫也大夫不名義同宿

折衷曰凡書會盟君臣不敵其皆稱人得無其意如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子虎卜盟列國之大夫上盟諸侯皆不合典禮故皆稱人文七年扈之盟公後至避不歃故不序諸侯不列大夫文十五年扈之盟將伐齊晉侯受賂不克而還故不序宣十二年清之盟以大夫不實其言故不列斯之盟諸侯國大夫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故不列上中得其旨

新義曰會者外爲志也言公從嬰齊會以請盟也公不盟大夫此與大夫盟何啻多難政在大夫大夫即公也公即大夫也楚會稱公子盟稱人者何大春秋意不與夷狄勝中國也

微旨義見上

箋義曰左氏以爲卿不書畏晉而竊盟者非也何則魯衞陳鄭誠畏於晉矣然楚人秦人孰晉之畏哉況下文云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豈可反謂畏乎晉哉此乃自成矛楯之說矣

本旨曰楚既是畏齊則諸稱人者皆大夫可知或曰非以中國大夫羣從夷狄盟而貶乎曰非得已也爲敵公貶斯其實意

諺曰春秋之義加筆削以成其文也辭之所載固有之者四安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義曰人有七情哀爲一也哭哀聲也哭哀之出有愛焉有惡焉愛焉者其聲悲惡焉者其聲怨今宣公災三日哭知魯人之聲怨宣公也曷言乎魯人之聲怨宣公怨宣公預聞弒君天不容廟祀血食也宣公過惡盈滿故宮不稱謚以新目之

諺曰春秋詳記災異以警戒乎人君者也今書新宮災傳皆以爲宣爾宣公纂立而終今喪畢而新主祔廟將列序於先君也宮成而災其亦天之意歟夫宣公以纂繼先祖之位既沒而欲與昭穆齒先祖乎斯

以略之者有以甚之者也蓋聖人託其所以遏治之意爾今諸國盟於蜀而特出公者其以爲甚之之辭乎公以楚侵鄭懼而受盟春秋詳而志之先言其會

以主謀之復言盟而又出公者斯聖筆不與公之屬夷也諸國稱人以貶之公則甚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見前

陸淳纂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春秋悼鄭卽從於楚諸侯伐之可也聖筆不以稱之蓋與諸侯所以伐之也桓文之後諸侯不能以攘夷狄爲心而若鄭者又與楚爲比今公與四國之君以兵伐之故春秋正其爵以示義則知鄭爲不正也左氏曰見前范注見前范甯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辛亥葬衞穆公

踰時而日義見隱三年

二月公至自伐鄭

經社曰成之出十有八致之者十有四危之也不致之者四安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義曰人有七情哀爲一也哭哀聲也哭哀之出有愛焉有惡焉愛焉者其聲悲惡焉者其聲怨今宣公災三日哭知魯人之聲怨宣公也曷言乎魯人之聲怨宣公怨宣公預聞弒君天不容廟祀血食也宣公過惡盈滿故宮不稱謚以新目之

諺曰春秋詳記災異以警戒乎人君者也今書新宮災傳皆以爲宣爾宣公纂立而終今喪畢而新主祔廟將列序於先君也宮成而災其亦天之意歟夫宣公以纂繼先祖之位既沒而欲與昭穆齒先祖乎斯

天之所不與而譴及之矣然而三日之哭其亦非禮之正歟若以爲禮則常事不書衛雖然宮廟災而臣子哀痛可矣三日之義奚其正乎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大夫帥師上卿見左氏曰見前

公至自晉

春秋會義卷八 十三

春秋書至皆以其踰而返今成公出不以踰時而返必致之者蓋以成公之時政在大夫是以出則謹而志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大夫以國氏專伐也左氏曰見前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春秋會義卷八 十四

春秋之世諸侯聘天子之禮不行而擅相行聘皆以強弱爲判不聞乎禮之正也至此晉衛之卿同時來聘春秋詳錄以甚之據左氏宣叔之意以晉先衛豈非以強者先之乎是以先盟荀庚而次盟於衛故書日以謹之且以志其盟之瀆也夫盟者不相信之辭今以三國而爲盟非禮尤甚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復尊王發微曰見前孫

鄭伐許

繁露云鄭帥侵衛是伐喪也與諸侯盟於蜀而諸侯伐之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惡之

謂曰春秋諸侯用兵貶之義莫甚於稱人也至有稱師稱爵者有以輕重而爲之辭矣若夫夷狄之國皆直稱之不可以人稱之也且鄭中國之諸侯爾而亦直稱之者是豈夷狄之類乎蓋聖人悼鄭之卽楚至此又用兵伐人故直稱之以示義三家無傳而何范所釋爲得矣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內大夫曰卒正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踰時而返謹而志之左氏曰見前
冬城郚

　內城及桀二十九皆譏之見隱七年義杜預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鄭伯伐許
　繁露竹林篇云父卒未逾年即以喪舉師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矜善以覆之今又重之以無狀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也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
　春秋諸侯擅相爲會猶不可況以大夫而會大夫乎
　蓋由宣成之世禮樂征伐之事鮮有不自大夫專之也聖筆詳而錄之以志其甚矣左氏曰見前杜預注見前杜預注
梁山崩
　指掌碎玉曰害物爲災則書此山崩所害故爲異也
　折衷曰春秋書災異如水火書災鵝石書異也斯梁山崩固異也然書水火鵝石皆繫其國此不國何也

災異不國唯沙鹿與梁山爾苟曰繫所災不繫於國則所災何地而不書晉苟曰名山大澤不爲已封故不書晉則釋太山之祀而易許田得不繫已封乎俱未見其得稽其旨如水火之災本無定處苟於其國爲災則名其國鵲石之異亦無常地苟於其國爲異則名其國非如山崩川竭也山崩川竭各有定處第曰沙鹿則諸國無沙鹿矣第曰梁山則諸國無梁山矣是知書沙鹿梁山不曰晉而晉明矣陳子得其旨集義曰春秋外之災異惟書鄰國晉遠於魯其書沙

鹿梁山者得非爲天下記異乎按禮名山大澤不以封然則二山不繫於晉而繫於天子也經不書晉從可知矣

新義曰剝卦大象云山附於地剝言山足糞廡下剝其上也以時言之陰陷於陽也臣逼於君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應也

誥曰天之大日星爲之象也地之厚山川爲之載也天之所以有覺見地之所以有崩震由乎人君不能飭己而脩德矣春秋之世大中之教不脩而天不正是以詳錄災異大者日食地震其次星隕山崩也至於雨雪石鷁之異大水不雨之診亦詳而書之以示後世之戒也至若山之爲異斯地不安其靜含聖筆書以謹衰周之變甚矣

秋大水

義見桓元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

同盟者同欲爲盟也諸侯於此復同好以相恤鄭之國或即楚而不志於盟會故春秋敘而正之欲其同力而無貳故謹而日之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旨要曰禮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已毀今季文子追奪之功欲效楚爲京觀之義故築武軍又立

此宮因以祀武公而從此使爲不毀之廟其意以武公之烈垂後使我有今日之成功故於武軍祀武公也明堂位之說蓋襲此焉然魯因晉而救難勝非已功楚猶不築而魯作之尤非禮也

集義曰禮諸侯五廟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壇墠有禱則祭鬼則但預於禘祫而已武公至於成歷世十二其不在禱祀之例明矣此立武宮由定元年之立煬宮也三傳皆譏之正也范甯以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疑其不毀者非必然也蓋作禮記者

述成王之褒魯遂臧美魯家之事因是經有武宮之文遂從而美之非實辭也若下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鄭爲之注亦謂之誣故不足以取信也

諺曰禮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魯世祀武公爲世室矣又宮者宮廟之通稱也今經直曰立武宮而左氏謂由竄之功而立元凱從而曰築武軍質之辨疑規過是誠不然也魯自文公怠棄國事政在大夫春秋於文十三年書太室屋壞是志其不恭於先祖而怠棄尤甚也今立武宮是必武公之宮毀壞而再立之亦非禮矣故聖人以不宜立之辭加之以志其非法度之正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緯疑見前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取鄆

摘微曰不具師名及日責魯重明鄆無罪魯貪而滅之故不言滅變言取以示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云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箋義曰晉衛鄭及諸戎侵宋經獨書衛孫良夫者晉謀襲衛衛人不思自備而乃帥師與人侵宋向非伯宗之言幾危其國故獨書良夫以罪之

諺曰大夫專伐書帥師上屢見而左氏之言恐未爲實左氏日及注並見前杜預日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

魯自成公二年四大夫同伐齊而此又二大夫侵宋見於經見大夫專伐之甚且以志魯之政分畀於三

族聖筆詳之以志其漸左氏曰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賈樂書帥師救鄭
大夫專伐皆出之書救善辭之善左氏曰見前
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指掌碎玉曰李巡云饑鼠一名饑鼠孫炎云鼠有
螫毒者也改卜牛又重言饑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
可知

者何休云言食其角是牛可知
謂曰禮帝牛必在滌三月蓋慎養之具也魯以周公
之故而行郊禮其僭可知也魯公之後忘棄國政至
於所以奉天祭祖之道非正而鬼神不可得而饗矣
宣公之年大室屋壞見宗廟之禮不恪也至此鼠食
牛角見郊天之義不至也聖人因其瀆慢而書之所
以示譏卿郊義見僖三十一年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
吳伐鄲
吳本太伯之後以其在蠻夷之間故春秋始見於經
而狄之此復盟會爰于中國僭稱將作春秋於此志
其伐鄲實以起其漸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義見僖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
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春秋不私平筆削也杞見於經而或稱侯稱子稱伯

以其國之削弱其禮下迫聖筆不以本爵錄之以志
五等不正爾今救鄭而列之邾莒之下何也聖人之
意有所憫之吳夫黍離之降國風則周道不復興吳
杞國之削公爵則夏道不足徵矣聖人既謂不足徵
之不可不貶而降之故於此序於四國之下亦以志
其削弱而託其憫之之意吳諸侯救鄭稱爵者以其
有攘楚之心故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入者以兵入也夷狄暴盛春秋志而疾之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大雪

衛孫林父出奔晉

大夫失守宗廟凡書譏之也無他義左氏曰及注注並見前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

纂例趙子云非正也

折衷曰汶陽本魯之田齊取之成二年鞌之戰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賂晉紀獻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侯

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於晉晉復使我還齊有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田于齊矣而曰來言者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於齊非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且婉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杜谷得其肯

集義曰汶陽魯田二年書取之非惡魯也春秋書取者多矣非已物而强得之則曰取實已物而復得之亦曰取是齊取濟西爲非魯取汶陽爲正取既正晉

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纂例趙子云婚禮不當使公孫也

集義曰內女既嫁始卒見於經者幾希矣如紀伯姬但書歸紀鄫伯姬但書來歸而已如叔姬適紀而國已從齊又歸奉其祭祀故隱七年書歸莊十三年又書歸于鄫二十九年書其卒三十年書其葬然則經之詳略必有其旨今伯姬書納幣書歸書致女又書晉衛齊之媵襄三十年書卒書葬文之不殺豈無謂而錄之乎穀梁以爲伯姬逮火而死盡婦之道誠然矣左氏雖言其待姆反謂之女而不婦故傳之上下皆失之非經之意

謂曰婚禮納幣使大夫可也宋公使大夫納幣而春秋書之若左氏謂得禮則常事不書爾此錄之之義公羊雖曰起錄伯姬而未盡此公孫壽之事也且納幣見於經者二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及此年公孫壽是也是皆公子公孫同族兄弟而爲君納幣非所以遠嫌也此春秋亦以錄而爲譏宜矣

晉殺大夫趙同趙括

箋義曰晉侯聽莊姬之譖而殺同括是不以罪殺大夫也故以累上書之然同括稱名者蓋罪其不能治家以正率下反爲一婦所譖而覆其族則同括之罪大矣十七年書晉殺其大夫卻犨卻錡卻至皆以非罪見殺而書名者亦以亡其族故也故殺先穀傳曰歸罪於穀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去之

謂曰稱國以殺論見僖六年 左氏曰 見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纂例啖子曰稱天子蓋誤也餘同文九年○趙子曰錫命者功德之由苟而至非禮也穀梁說非也按秦漢以後郡縣天下天子益尊不比三代猶於郡國加守宰秩何得無錫命乎蓋不知其賞無功而遂妄爲義也

辨要曰莊元年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竊弒以遺三綱惡之甚者故去天字以示譏也文元年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新立未有可褒稱然輕於寵篡者故以常書之也今書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天子者君天下之美號也於此稱之大其事也何大

馬大其合古之時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成公即位八年通先君之終年僅九矣雖無顯功彰
德以實其寵然亦繼守宗社而無過惡者故大其合
古之時而稱天子也
通例曰凡稱天王者言能奉天道行王法也不能奉
天道則去天而稱王不能行王法出去王而稱子也
謚曰詰命訖於穆王而春秋之世有書錫命賜命者
蓋命之不正也成公即諸侯之位八年未嘗朝會於
天子而天子反賜之命者不正可知矣然則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此獨言天子者先儒皆謂之通稱也且
春秋書天王者加天字以大之此所謂天子者亦明
王者天之所子也猶曰公未有朝焉不當來錫命之
春秋所書輕重之理有章而正之以尊尊之義也左氏
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
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箋義曰魯請緩師士燮以辭魯魯人懼而從之故
以不與謀書之曰會蓋惡晉以禮來聘而反彊人以
伐鄭也杜氏以爲盟主之命失之矣
謚曰文公之後大夫專伐固可知矣且士燮之來魯
非聘之實其欲興兵以伐人也況鄭無罪而四國大
夫同伐亦且甚矣故春秋人於齊鄭所以人僑如士
燮也僑如出會而士燮主師不可不出其名故因互
文以加貶

衛人來媵
纂例啖子曰左氏之說若然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
國同姓至少假令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禮難行今不

取○趙子曰啖難之誠爲當若實異姓則否不合媵
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暇先書衛乎
所以先書二國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
非謂畿異姓來媵其義亦甚明
折衷曰夫諸侯之女適於諸侯則同姓爲之媵也然
備之者鮮矣如杞伯姬所以書媵者是適小國禮
不備也非有媵而不書也宋伯姬所以書媵者是適
大國之禮稍備矣非謂不得其所而書苟曰宋伯姬
以賢而書則杞伯姬何惡而不書苟曰宋伯姬以不

得其所而書則杞伯姬何得其所而不書皆弗然衛晉同姓也而來媵聖人書之以其得禮齊異姓也聖人書之以其非禮左得其旨

譏曰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今魯將嫁伯姬而晉衛齊三國來媵其僭且失矣不得不詳錄之左氏公羊穀梁日及注各見前春言日見前孔類達正義發微日見孫復尊王發微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集義曰經四年杞伯來朝五年書叔姬來歸八年書卒言來朝是請於魯也言來歸是出於杞也其書卒非例也爲是逆喪而起矣禮婦人未廟見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於其祖者不可以祔其姑也叔姬既絶矣生不能奉其祭祀死豈可成婦於祖宗乎是則魯不應使逆之也杞不應歸葬之也是杞魯之不正均矣經若直云杞伯取叔姬之喪以歸則失在于杞其言來者明杞之畏魯而來逆也是亦見魯之脅杞爾

新義曰舜號泣於旻天或曰怨天乎怨親乎怨身乎曰怨天非賢怨親非孝怨身非智然則如之何曰激何激父子之心復則知父子之心離當可復也夫妻之情離不可復也今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來逆者愧辭也何以言愧辭杞魯二君相愧也以歸者不歸也

譏曰喪紀者禮之所以重也春秋垂萬世之法凡邦國之事皆詳錄之以示訓矣今書杞來逆叔姬喪其以爲非度乎且叔姬既嫁杞矣而歸卒於魯非正也今杞伯來逆其喪皆不得其正矣春秋志之書以歸者甚其不正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啖氏日云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於蒲

且齊桓晉文之後晉齊序於宋之上者志其所以主盟諸侯而亦明春秋以强弱爲大小也宋於齊晉不可爲强矣有如杞之削弱而春秋嘗序於諸侯之下也夫子悼其不以大次國爲序而後强弱爲先後也

公至自會

公會皆致危之也

三月伯姬歸於宋

內女歸隱二年見於經有義杜注見前杜預注范甯注見前范甯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春秋於宋伯姬詳錄納幣致女故公羊以爲錄伯姬也是則納幣不可使公孫亦不當使公族矣今季孫致女亦公族之大夫也詳而錄之非禮可知

晉人來媵

此起文左氏曰晉人來媵禮也何休注曰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日卒正也杜注見前杜預注

晉人執鄭伯晉樂書帥師伐鄭

箋義曰晉人鄭伯稱人者鄭伯受賂會楚悔過而朝於晉是服其罪也晉侯當舍之待之以禮則中國無事矣今反執其君而伐其國鄭使伯蠲行成又殺之致楚侵陳以救鄭自陳而潰莒晉人不顧同盟之急不能救之自是鄭人圍許謀立公子繻衛人侵鄭晉人知其不可卒伐鄭以歸鄭伯何休以爲莒潰日者錄責中國無信是也其禍由執鄭伯故稱人以貶

新義曰凡諸侯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命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諸侯有罪猶不得專執況無罪乎春秋之世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侵伐惟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其無王也甚矣孔子從而錄之以正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也稱人以奪其爵者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盡奪其爵今書晉人執鄭伯樂書帥師伐鄭

是君執人君臣討人國

謂曰且春秋之文詳略輕重之不同而解之者固求其當爾且鄭伯背華即夷此不可與也今以人執之示衆之所可執也斥書其爵者非無貶也斥言之以見其罪矣若以晉稱人爲譏鄭稱爵爲正則不見聖人變文示義之本意

又曰大夫專伐上屢見左氏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公子嬰齊帥師專橫甚矣然書曰以志萬潰者謹其不道伐人而至於民潰也且貪婪若楚昏秋雖或錄其大夫之專至於暴橫之惡不得不謹而日之

又曰楚人侵宋中國甚矣故復以人志之 左氏穀梁日及注各見前 何休注

秦人白狄伐晉

箋義曰宣八年晉與白狄伐晉稱師今秦與白狄伐晉稱人惡其更與夷狄起兵爲黨不言及亦夷之也

謂曰秦與中國交伐久矣雖亦曰其酋以別言之此

又以白狄伐晉甚矣 左氏日見前

鄭人圍許

城中城

折衷曰凡書土功者重人力也故得時書以示之不時書以戒之僭奢則書以懲之蓋筆削之旨也唯城西南卽以城之者禦寇衛人非自衛也春秋書土功與祭祀異祭祀則不書得時土功則不然壞則修之闕則營之得時失時亦書之二傳不通義例凡書土功不繫得時失時必曲立其意故多非微旨斯書正月城城者三務之畢得土功之時上得其旨 左氏穀梁日及注各見前辨疑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末世帥師專伐者多矣此宣成之際未有不由大夫尸之今衛侯使其弟帥之春秋亦詳言其弟者若齊使其弟年來聘之類蓋聖人不沒其親以加筆削而志其專爾 左氏日及注各見前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折衷曰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第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有別也是以兩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傳誤新義曰郊非諸侯事五卜而不從主人之志未破也乃者累辭也不與諸侯僭天子也

謂曰見僖三十一年 杜注見前 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公羊注各見前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辨疑啖氏曰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

謂曰春秋之法仁義之所在也諸侯之事有可以與之者也有可以奪之者也其在乎仁義之間矣鄭伯背中國之好而受制彊楚此仁之可爲罪也晉以諸侯之兵而討於鄭此義之所在也故春秋出之以爵矣且前年稱曰晉人執鄭伯而此書諸侯之爵蓋執之所以重於伐也且鄭既有卽楚之罪當問之以兵而晉遂專責亦不可與故以人稱之今以兵伐之是諸侯共欲討其卽楚亦可與也故別敘而爵稱之則伐輕於執矣左氏曰見前何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注發微曰見前

齊侯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久在晉危故致之左氏曰見前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晉侯使卻犨來聘已丑及卻犨盟

來聘及盟之義同於荀庚也荀庚言晉而此不云晉卻犨者蓋上言來聘省文耳苟庚亦來聘而別加晉字者所以別衛也此日者公盟也左氏曰卻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纂例見襄三十年

折衷曰天子無外故王子大夫不曰出而曰奔如書王子瑕奔晉尹氏以王子朝奔楚今周公書出奔者是聖人特起升絀之文也以周公前年惡惠襄之族逼怒而奔至陽樊王使復之盟於鄄而入聖人非其王已復之而又出奔是絕於周故特書以責之如書天王出居於鄭雖君臣有別其理且同左穀得之新義曰天子三公亡命出奔諸侯當執以歸京師今晉納亡命而卞遵逃無所避畏直書周公而不名者

絕不以爲臣也外大夫言出奔此王人言出奔者何
天子夷諸侯京師同列國也
譏曰春秋其夷周於列國也詩降黍離以起周之衰
而春秋所以作矣若夫春秋之文特加筆削以示義
是以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若諸侯出奔之文
也今書周公出奔若列國大夫失守之義也雖曰夷
周而言之其實有所悼之矣夫祭伯之來以其私事
而闕其義矣河陽之狩以其召君而正其文矣若其
凌弱之甚者不可不因而夷之左氏日見前及十一年周公楚惡惠襄之

偏傳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皆見前陸淳集傳微皆
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
秋晉人敗狄於交剛
晉自晉文之後世爲盟主擅行征伐今以兵敗狄正
也何以人之蓋中國與夷狄不言戰故以敗之而爲
文也然不出帥師者名聖人亦不與夷狄之敵晉因
有文而直曰敗也左氏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杜預注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新義曰晉爲盟主率諸侯之兵以攻戎狄正也其言
乞師者何外辭卑而內不足也何以言其不足恩不
足以及下德不足以來遠財不足以充用兵不足以
勝敵故言乞也
譏曰乞師義見僖二十七年左氏日見前及十一年秦晉爲成傳穀梁日見前陸淳日見前辨疑
三月公如京師
摘微曰十三年公如京師五月公自京師遂會諸侯
伐秦公因會晉而朝周非尊王意故下文言自京師

遂會師云此重序之且明公本意也

新義曰凡諸侯來魯皆言朝今公朝周曰如者何成

春秋意易言成春秋主魯時王不綱天下誅

路如京師也故秋七月經書公至自伐秦

諤曰春秋之法內適外曰如凡公之所以適京師與

列國一皆言如者此聖人悼當時諸侯無尊王之實

視之鄰國之不若爾孔子錄其文於周雖曰夷之在

諸侯亦以悼之也於此見諸侯之於京師無朝之實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春秋會義卷八

折衷曰公為晉乞師伐秦以其路過京師因而朝王

師以見義左氏公羊穀梁及注各見前

因其遂事而往故聖人起文以書之復先言公如京

是公之素志也苟書之則於禮不順所以書公如京

師遂會諸侯伐秦蓋聖人全公尊周公之禮非如僖

二十八年晉公會諸侯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其來可以

全公朝王蓋王在踐土因而朝也公羊謂蠻行言雖

不文理得其實杜元凱注公羊意不釋聖人全公朝

王之旨穀梁之謂殊無所取

箋義曰沒其起初會晉之意使若因朝於王適值王

欲伐秦遂受王命會晉伐秦則征伐自天子出王者

無敵於天下故伐可言而戰不可言也既不可言戰

則秦師敗績亦不可書也劉成二公與諸侯伐秦今

書者蓋經文既使公若受王命與諸侯伐秦今若更

序劉公成公在晉侯上則是實受王命而征伐有功

於公當有褒之之辭則非春秋正不正之旨也故不

非也

諤曰諸侯用兵春秋所書不同此出其爵者聖人亦

有以起其義也當時之時諸侯不奉王命而致伐者

多矣此伐秦之師自京師而往雖諸侯自欲伐之亦

若王命使伐之也春秋倘不正其爵而貶之將何以

勸臣下戴上之心使若征伐自天子出左氏公羊穀

辨疑發微見前

孫復尊王發微

曹伯盧卒於師

同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見前論疑
秋七月公至自伐泰
冬葬曹宣公
此書曹伯葬而左氏載經外之事左氏穀梁曰各見前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於衛
春秋之文固有辭之一而其指有以通也且春秋凡
書歸皆辭也至於桓十一年鄭伯突之於鄭此年林
父之於衛皆可謂善之者乎且聖筆之於人臣意或

顯行於當時則不復加善惡之辭也且鄭突之去公
子則不與其有鄭也孫林父之言自晉則難其所以
復衛也是固當衛之旨既明而言歸者不可歸之辭
也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章王發微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大夫專伐上厥見左氏傳注見前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書曰叔孫僑如以者此蓋公先受之於讙故
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春秋之例事再
見者皆名以省文左氏爲短
指掌釋曰左以豹違命故貶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
亦去族故以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豹也
又何難乎
折衷曰上書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曰僑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如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下書遂以
夫人婦姜至自齊一類中謂去族省文若於公子遂
釋之則庶幾蓋間無異事於斯釋之未見其正蓋問

有異事也文既不顯理俱未達下於遂經釋之曰納
其喪娶於斯曰刺不親迎亦皆未見其旨細之則通
書逆女而譏之非去族而譏之制則內嫁女而
送荀君有故則使卿送女也如紀裂繻來逆女是也
非刺之明矣杜得其旨
集義曰見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論
謂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不書葬以而宣元年書遂
以及此年書僑如以者此蓋譏大夫之逆也然而桓
元年大夫姜氏不言翬以者彼蓋公先受之於讙故

也宣元年以喪娶而大夫逆兩書其罪故書婦而去氏也此年止譏以大夫之逆故不去氏而上書曰婦者亦不正其爲婦於魯也左氏穀梁曰各見前陳渲發例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秦伯卒

同隱七年滕侯卒義杜注見前杜預注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

二月乙巳仲嬰齊卒

折衷曰內大夫苟非異姓則稱公孫孟孫叔孫季孫苟未賜族則以王父字爲族未有第曰仲也嬰齊則宜曰公孫稱之則宜曰公孫若襄仲之子歸父之弟若以公孫稱之則嬰齊之子歸父奔齊經雖書還以善其復命其不書族皆義在以襄仲稱之則嬰齊紹之則魯人以歸父奔齊故特書仲以明繼襄仲之後因其亦止宜曰公孫曷以謂之仲邪下謂父弒君子不得而不見書仲之意

盖王父字也

諤曰指掌碎玉篇論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且魯大夫言公子蓋其君之族也今嬰齊不言公孫而云仲者亦不敢祖諸侯故也稱仲者襄仲之後因其以仲爲氏書之以譏其專命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

前辯疑啖氏曰見前陸淳辯疑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

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

胡氏曰凡伯主執諸侯多稱人則與衆共執之矣既惡及其人則書人以執惡不及之則宥無降殺故經例曰凡君不道於其民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今曹公致執之由是殺太子而自立已則篡矣非惡及其人故不稱人而稱侯矣杜得其旨

諺曰春秋之文凡諸侯稱爵去爵爲與奪也或有因之以示褒者也或有人之以加貶者也今晉侯爲會以執曹伯然不奪其爵者曹伯有篡弒之罪而執又歸之京師雖曰尊之是亦可與也左氏又以晉人解之蓋不明執而稱人繫與所執者不正非取乎人所欲執之義也今稱爵者與其所以歸之京師而且志其以諸侯而執諸侯也 左氏穀梁曰各見前微旨陸淳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辯疑發微

公至自會

公行書至危之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稱子上厲出之 左氏曰見前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葬書日取范氏之說所謂謹之也 穀梁曰及注並見前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

箋義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者也今以自晉歸宋爲文何也蓋以其奔也欲求晉討彊臣

以張公室今爲魯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其志行矣且大抵出奔去君違族以彰國惡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故周公爲王所復既而復奔晉君子以爲自絕於周書出以罪之華元爲魚石所止遂反其位不彰國惡於外以篤君臣之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其華元之謂矣故春秋善之書曰自晉歸於宋且以成其志也

新義曰宋華元出奔晉者何求晉討彊臣也誅叛討逆不求於京師而求諸侯者何征伐不自天子而出

在伯主也華元及河而反何以書自晉歸於宋善華元也何以知其善華元華元不忍宗族自殘假晉爲文也

譏曰大夫失守宗廟而往他國春秋錄以出奔罪之也大夫自外復其位春秋以自某國之文難之也今華元宋之一陪臣爾出奔返國皆不由君命春秋故書出奔以譏其出也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辨疑趙氏曰見前陸淳辨疑

宋殺其大夫山

折衷曰凡殺大夫有罪者稱國國人以殺書名氏也

無罪者君殺則稱君盜殺大夫大夫亦然大夫罪極者無氏族之正也今宋重於弒君稱萬里克既弒君而殺之未有去氏荀謂華元而貶去氏則罪重於弒君乎必不然也斯不書氏者上謂蕩氏公族也而弱公室殺公子肥是皆其族故去氏斯得其旨

譏曰凡春秋稱國以殺公羊所謂君殺大夫之辭也大夫必書其名氏所以斥其人以明有罪矣且大夫不稱名氏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彼以亂而殺之故不可斥其名氏也大夫稱名不稱氏惟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彼夷狄無氏族之正也今宋又殺其大夫而亦稱名不稱氏者其既謂哉孜左氏之傳此年宋之臣亥亂華元奔而復返今山之殺左氏謂之華元有討於蕩氏也其所以不稱氏者同惡者衆而所殺者山一人而已故書殺其大夫山也且志其同族爲罪而山獨見殺也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宋魚石出奔楚

大夫出奔名之而魚石即楚甚矣然僖二十八年衛侯奔楚變文而不名之所以罪其即夷狄衛今魚石亦奔楚而與大夫奔例同者蓋魚石倘不出其名則莫知爲何人爾故不復變文也左氏曰見前宋華元何休注辨疑前陸淳辨疑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盟于扈

孫林父鄭公子鯖邾人會吳於鍾離

折衷曰聖人修述以魯爲內以諸侯國爲外非以夷狄中夏爲內外也以魯爲內非私也爲春秋之主以諸國爲外非有嫌也爲修述之體是以書內事不言

魯外事各言其國荀外夷狄而殊之則曷謂一統正王道哉凡夷狄但不能具禮則降名黜曾以懲之非外之也斯書諸國大夫復書會於鍾離吳始通於中夏請會諸侯也故特書以記其實非外也杜得其旨諤曰周室微弱陪臣執命之後天下諸侯之國無大小凡用兵盟會之事專而出矣然諸侯上不能尊戴周室而交相恣橫或與夷狄交會而楚得恣其暴於中國者由諸侯不能制之與夷之爲會故也自文公之後凡用兵盟會之事自大夫而出矣大夫不由君命而交相專恣今又與吳爲會而吳得暴盛於中國由此鍾離之會起之也春秋詳而錄之以志吳楚之僭暴起於十世五世之間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繁露見前陸淳集例辨疑趙子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許遷於葉

許之所遷自欲遷之文也盡遷之之義有二而纂例於前論之左氏疾見前公羊見前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新義曰易所謂履霜堅冰者言霜積水中陰氣漸積而成冰譬如國家禍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此書雨木冰者雨著木而成冰是陰殺之氣無隱漸象諸侯篡奪一言一事相遵而弒君弒父也

諤曰洪範咎徵雨恒寒若蓋由五事不正而皇不極爾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凡天地之應陰陽寒暑必謹之以存人君之戒春秋無冰者由陽陰不調之致也今書雨亦由陰陽之作沴明矣聖人以天之六氣爲顯應於人君故不常之異皆記之以著其勸戒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

夏四月辛未�somebody子卒

同隱七年不名義杜預注何休注各見前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大夫專伐書帥師上屢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樂糜來乞師

諤曰乞者畏亟之辭無他義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折衷曰凡史册舊文諱君上之惡存臣下之體聖人之述以魯爲主故淮之會公爲伯主所止升陘敗績皆從而諱之斯會晉侯以公不及鄢陵之戰故不見公不見公實恥之大而顯書之何也苟曰公幼而不恥凡諱國之惡非獨爲公雖曰幼可掩國之惡乎如杜之說內見輕於下外爲諸侯所辱是辱國之甚顯而書之其旨安在究其微必公不及鄢陵之戰見誣於宣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譖明我公之無罪穀梁近之

摘微曰公會諸侯於沙隨不見公不得會爲魯諱變言不見譏公失勢於諸侯也晉魯輔車相依不見新義曰不見公者謂惟晉侯不有公晉侯不有公於外者何不見有公也曷言乎不有公晉侯不有公於外宣伯穆姜不有公於內一國之公內外不有甚乎季孫行父之見執也

譙曰春秋之文有以新意而明其義今公會而云不見公者此誠悼於魯爾魯國卑弱奔事大國不暇今

鄢陵之戰雖晉楚交兵而鄭於此爲罪甚矣夫楚實以鄢陵之戰原輕重而定罪則鄭之背華義當誅正也夫子加筆削以示義則戰稱鄭伯而敗稱鄭師者先斥言之而後加貶削也

又曰楚人夫書公子自二年公子嘉帥師出之也春秋志之以悼其僭暴中國而中國無有制之也左氏

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纂例日見前隱辨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

晉伐彊楚諸侯當同力共攘而伐之可也況又晉使欒黶乞師而公不往以致此不見之咎春秋起文書之實以恥魯而悼其卑弱也

又曰公往會而晉侯不見之甚可危也故致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諾曰春秋於此見法度之正矣且鄭卽楚而可討焉今公會尹子及諸侯伐之可也春秋正其文加尹氏於諸國之上所以示王人先諸侯而亦見王臣伐之之宜也故尹氏以子稱之此春秋志其當爲而爲之則可左氏曰及注並見前范注見前杜預注

曹伯歸自京師

折衷曰春秋書伯主之執諸侯皆稱人以執書執之諸侯必名之下自某歸于某如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斯曹伯當執之于京師不稱人而稱侯今復其國不曰曹伯其自京師復歸而曰曹伯歸自京師不得爲無旨也苟曰諸侯歸國復不名究諸執歸之諸侯未有不名者苟曰或言自某歸究諸執歸之諸侯皆曰自某歸之例書之曹伯既免執歸之例則子臧之賢可知矣故書曰曹伯歸自京師爲子臧而變例

新義曰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也此當書曹伯負芻復入于曹今書曹伯歸自京師者何負芻過惡彌天不須貶責而見其罪不名而爵明言歸自京師世道淪亡時王容使諸侯篡立也

索隱曰君人者不能守國家安宗社而出奔能反其國復其位者幸也聖人一切書奔書歸以謹之不可謂之歸者出入無惡也穀梁曰反以好曰歸此於經爲近凡書曰歸者罪輕于復歸也

譙曰春秋正之之法施之于天子諸侯則託文而撥之以正也曹伯執由晉侯而歸自京師今以左氏之傳又曰晉侯赦之而此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春秋之義使若天子歸之也故不以復歸爲文左氏公羊穀梁

日各見前微旨啖氏日見前陸淳集傳微旨趙匡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折衷曰凡伯主之執諸侯之行人苟無罪則稱行人苟非行人第曰某人執某亦曰執之于某亦曰舍之于苕丘者得謂其行人無罪不宜執之有罪則不稱行人苟非行人無罪不宜舍之有罪則不稱行人苟非行人第曰某人執某亦不曰舍之于苕丘者得非文繁而不殺乎非可謂之實錄也公羊之言恰矣近之

集義曰春秋書公之見執則言止大夫見執則備書之以正也曹伯歸自京師春秋之義使若天子諸侯則託文而撥之而公羊曰仁之遠矣穀梁謂不得致近之杜曉其旨公羊曰仁之遠矣穀梁謂不得致近之杜曉其旨齊蓋謂之不入懼國討而出奔斯則僑如之證明矣

既不歸晉則不書至自晉下聯文曰叔孫僑如出奔惡也故大夫之反皆致之蓋善之也如昭之篇婼與意如是也反謂善則執之者不善明矣沙隨之會言不見公至是言執季孫皆惡晉之文也季孫之執猶婼與意如也彼致而此不致蓋從公而歸不可皆告

既不得致無以見善之之旨其曰舍之于苕丘者得非文繁而不殺乎非可謂之實錄也公羊之言恰矣近之

譏曰魯之政出季氏久矣成公不能制之而爲晉之所執夫以左氏之傳則由宣伯卻犨之謀也然聖人筆之之意不爲宣卻之謀爲文爾且夫子悼魯國之政三桓專之而可以與其所以執之也春秋之意雖不知晉以何事執之則季氏專政之罪當執焉晉侯不以此罪之而反舍之故貶之曰人所謂舍者有罪而見赦也公羊以爲仁之不亦可乎穀梁但明不致重在公之義而未盡此之理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犨盟於扈

大夫專相盟會於此可知左氏日見後刺公子偃

公至自會

摘微曰秋公會尹子晉侯伐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十二月行父及卻犨盟于扈公至自會深哉聖人之於魯也其諱避之微盡此矣行父魯卿晉人執之辱甚魯之辱甚會晉之弱可知故不言至自伐鄭而云至自會于以見譏且明公不能事大以禮臣辱國恥者也

譏曰公行踰時又其臣見執于晉不可不危之杜注見前

乙酉刺公子偃

折衷曰春秋書外殺大夫稱國殺國人殺內殺書刺之刺者用周禮三刺之法謂三審其罪以明其當也斯書刺公子偃者以叔孫僑如譖於晉侯欲去季孟偃與謀故也以罪刺之明矣穀謂先刺後名者無罪先名後刺者有罪以儆二十八年書公子買不卒戍刺之是先名後刺也稽其旨書刺公子買不卒戍刺之是先名後刺也稽其旨書刺公子偃者是正其文而書以罪之也書公子買不卒戍衛之際公畏晉而殺買乃誣買以不卒戍罪之顯書之播于遠邇以誣楚是兩殺其患也斯杜得其旨胡氏曰大夫有罪而刺者公子偃是也無罪而刺者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是也

本旨曰偃爲穆姜所指殺之誠濫故特書曰刺明其既非王命所戮又實無辜以重書殆也

譏曰同僖二十八年刺公子買義杜注見前杜預注穀梁傳注並見前
纂例見前陸淳纂例徵旨見前陸淳集傳徵旨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大夫帥師者多矣更不復云左氏曰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人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鄭之卽楚伐之可也天王使其臣伐之伐之正也故
尹單皆以子稱之左氏傳注見前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春秋之所以疾者諸侯及其大夫不由王命而專伐

者也春秋之所悼者强楚之國暴盛而莫之可制也
今尹單天子之卿而下言會人伐鄭是王命伐有罪
也伐鄭所以討其卽楚正也然春秋與其有爲可知
矣返不卽卻于强楚而又同盟于柯陵書之以志其
無益也
秋公至自會
踰時而返故改之不言伐者師無功左氏曰見前及穀梁日見前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指掌碎玉云郊與用却是無用例猶用幣于社冉有用矛于齊因史成文也
折衷曰凡春郊夏雩秋嘗冬蒸四時之祭也皆用啟蟄龍見始殺閉蟄則春分小滿處暑小雪之前皆可也是以桓八年書正月蒸謂當夏之十二月也得蒸之時故四月郊苟猶在夏之春分之前皆非過時所以多書四月郊者爲卜郊爲猶望也五月之後則通謂過時矣斯九月書郊故非禮也穀梁謂用字爲不

宜用其理甚當然定十五年五月辛亥郊亦非時矣
亦不宜用矣曷以無用字杜以其非禮而曰從史亦
不失其旨斯杜穀各有其所得
譏曰春秋之志不常者也今九月之郊亦志之者所
以明其不當用也郊義見僖三十一年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春秋之世諸侯之不道可知矣且前使欒黶來乞師而魯不往今又使再來乞師貪伐之甚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折衷曰春秋不書外大夫卒內大夫卒公與小斂則書日不與則不書日以爲厚薄之降殺也嬰齊之卒于貍脤雖公不與小斂書之蓋卒于外公與之不及禮第在乎史册書之耳公不在史亦不在史不可離公公不可離史設或有是苟故不以公許卒之日而

顛倒如此必不然也矧史策記言記事之書第依日月次而書之烏有以前後爲尊卑乎非可以比聖人書先有無君之心之例春秋闕誤有矣奚獨于茲而生異端杜得其旨

集義曰經下有十一月丁巳朔則知此壬申在十月十六日也二傳見日之誤故穿鑿以成其說公羊以嬰齊當絕嗟君命而後卒之且上無出奔之文也穀梁以致君而後書且史之載筆出必從君卿爲股肱死當恩錄故不待致而後書也杜預以爲日誤得之按經十五年有仲嬰齊卒二傳意以爲公孫嬰齊但謂仲爲變文爾詳其本末自宣八年仲遂卒于垂之下歸父七見于經爲繼父之職明矣自宣十八年歸父奔齊之後成二年而下公孫嬰齊見于經者四觀其將命執事不下于子家之盛其爲東門之後又明矣在仲遂歸父之世及仲嬰齊既卒之後則經無公孫嬰齊之文疑仲孫嬰齊即公孫嬰齊也今考此經于日月則舛誤于地則左氏爲貍脤公羊爲貍軫穀梁爲貍蜃文之差謬無甚于此恐亦當時簡編脫壞之使然也嬰齊二字疑非其實或者見經上有其文故以是而補之乎是亦不可得而詳也

譙曰同仲遂卒義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辨疑日見前陸淳辨疑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稱國以殺公羊曰君殺大夫之辭也今考左氏之傳三大夫將謀而長魚矯殺之而亦以君殺爲辭者君命欲殺之也是以錄之左氏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人滅舒庸、
書滅疾其暴盛也左氏曰見前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此胥童亦以君殺爲文而左氏之傳又以變書中行偃殺之蓋晉君不能制禦其臣以致乎殺亦若君之所殺也左氏曰見前十七年閏十月乙卯晦傳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春秋之法以筆削爲誅正之文也然有以輕輕重重而爲之辭也至若君臣所以見殺之事有稱國稱人

者其輕與重故也殺臣而稱人君弒而稱國是皆不道焉之辭矣今厲公之于晉左氏載其事是亦不道而稱國爾左氏傳注並見前公羊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箋義曰復入例在桓十五年此舉左氏索隱曰石十五年弃楚歸楚之力以伐其國又入于彭城以叛不可謂之出無惡也譏曰春秋之文書歸與入諸儒論之謂善惡之辭至若歸而加曰復者蓋歸而不可歸故以復歸爲文也入而加以復者入而不可入故以復入爲義也如是則復入之於惡甚矣若此宋魚石者播越失地而卽荆楚固不可與也今此楚鄭以兵伐而納之不正又甚矣故以惡甚之辭加之左氏曰并注見前何注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注發微曰見前
公至自晉

秋杞伯來朝
杞之削弱不一其稱爾左氏曰及注見前
公行有危故致之左氏曰見前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折衷曰凡城池不可壞也門廐不可毀也壞必新之亦備患禦人之極務也斯之土功固不時矣築鹿囿亦豈宜哉何者天子苑囿猶必與衆共之

諸侯藪澤焉可獨擅也是知聖人之意非徒爲不時亦不正其築也左公穀各得其旨左氏公羊穀梁日及注各見前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加鄭上以鄭之卽楚也今人稱之志其甚矣無他義左氏日見前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義見上左氏日見前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會義卷八終

春秋會義卷九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襄公

按史記子午三歲而成公卒立之是爲襄公踰年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春秋之王孔子之王也以王道施於魯史而成筆削之大法然而公卽位一國之事而繫之正月之下者春秋以諸侯無王而作必書卽位之文於正月之下俾諸侯奉王之政以卽位禮樂正朔悉稟命行之故

繼正書其卽位與文公同穀梁見前杜氏見前杜預注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折衷曰宋之彭城成十八年爲楚所伐而納魚石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至是宋人請救宋之師以圍彭城又何以書宋華元圍彭城中謂不與諸侯專封遠矣下謂正不與魚石近之稽其旨史策以常文而書第曰圍彭城而無宋字何者十八年已書彭城爲楚所有矣聖人修春秋不與魚石之專邑叛君追書而稱宋彭城蓋聖人懲其叛臣成其宋也斯左得其旨譏曰大夫專伐旣出其名氏而此邾曹之屬又以入稱之者蓋國小略其大夫也然彭城特係之宋者發微論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次于鄫

春秋之文固原其實而爲之辭也且晉韓厥之師有以伐之也仲孫蔑及齊曹邾杞之師有以次之也聖

人必離其文以言之將以志其實矣且晉以鄭卽楚而欲加兵焉故以諸侯伐之今書韓厥之伐而四國言次者其以見諸侯用心之緩也志欲伐鄭者唯晉而已此聖人正其辭而爲之筆削以示義左氏曰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發微曰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

諤曰楚侵害中國春秋之所不與也何則臣之專伐亦稱以公子與中國無異者此皆懲諸侯不能制之

或從之交比或與之抗敵之所致爾同成二年公子嬰
齊義左氏曰見前發微見
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春秋之世小國朝大國凡書皆譏之豈可謂之禮耶
左氏曰見前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諸侯之制以時朝正於天子也春秋之際述職之事
蔑無聞焉列國專相朝聘不以其禮春秋從而追正

之今襄公即位晉衛來聘皆言某侯使之者出其人
而約譏之爾左氏曰見前范注見前范甯
注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鄭以楚令伐宋甚不可與也然聖人不以人稱之而
書曰師者以其與宋交伐有所敵而云耳左氏曰見
前注見前
杜預
注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折衷曰凡戰伐君稱君大夫稱大夫將卑未爲大夫
則不名於春秋或稱人兵多則稱師兵少則稱人
大夫有罪亦貶曰人將卑稱師如僖十五年齊師曹
師伐厲將卑稱人如莊十四年齊人陳人伐宋貶大
夫如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盟于翟泉是也蓋
稱人或爲貶稱師非貶明矣苟曰責其伐人之喪而
絀之則曰晉人宋人庶幾矣安得謂晉師宋師歟是
師不輕於大夫又晉宋之國大於衛故常先於衛也
甯殖將尊也
謂曰晉師宋師之侵鄭也晉爲盟主以鄭國之即楚
是故以師伐之謂其背中國而即夷狄也宋師從之
者蓋以鄭師於春以楚令伐之則宋伐鄭爲正矣是
以夫子書之特曰師焉至於衛甯殖者不顧鄭喪助
二國而伐同姓其惡尤甚故出其名以示貶重於宋
晉也若晉雖與鄭同姓而鄭既即楚主盟者不可不

伐也若如穀梁之說則衛侯入之喪而侵之是亦幸之矣故特起其文以甚之穀梁曰及注見前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大夫專主其會者文公之後無國不有故此大夫會于戚而左氏謂之謀鄭也且大夫而謀諸侯之事專恣可知矣春秋不加貶悯之文而直敘其會以志其甚左氏曰及注並見前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折衷曰內書夫人自桓公之後至斯襄公之前書葬歷歷可數矣何惑之有莊二十二年書葬文姜則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文五年書葬成風則莊公夫人也宣八年書葬敬嬴則宣公之母文公之夫人也至是書葬齊姜則成夫人也襄九年書穆姜則宣公之夫人也齊姜姑也穆姜婦也婦先姑薨穆姜有美櫝頌琴齊姜之薨文子取之以葬故有虧姑成婦非禮之嫌斯成公夫人明矣中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又曰齊姜穆姜皆是

不知齊爲諡矣杜范得其旨左氏公羊及注各見前

叔孫豹如宋

內適外曰如無他義左氏曰及注見前穀梁曰同前張治集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折衷曰蓋鄭介於晉楚之間事晉則楚怒事楚則晉怒鄭之謀以待强者晉乃帥諸侯會于戚以伐鄭遂城虎牢以逼之鄭服而後已春秋書城楚已以封衛

集議曰僖十四年城緣陵書地而不係於國蓋主於天子則中國爲一所以正伯者之事也今此經書十國之會而序晉於上然則虎牢之不係鄭者猶緣陵也或謂之大都以名通者皆失之十年之戍虎牢而係之於鄭者中國之交係鄭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稱國以殺聖人以諸侯之例加於楚以示義也然而僖二十八年得臣不氏而此稱公子者蓋桓文之際

楚之暴盛者猶鄙春秋錄楚之事皆以抑彊扶弱爲
義以示尊乎中國也至此列國之政替而楚之恣橫
益甚聖筆不得已而書之從諸國之例非所以伸之
實有以懲之也左氏曰見前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之臣稱公子者上屢見矣此伐吳書者吳自鍾離
之後漸亦暴盛與楚交敵不可不詳錄之左氏曰見前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天子會同以盟諸侯爲壇於國外古之制也春秋之
際諸侯不朝於天子彊凌弱小事大是以魯在春秋
弱於齊晉也而嘗事之且公如晉往朝之者也又就
而與之盟受制於晉矣春秋先書曰公如晉以起文
次言盟于長樗是錄其所以受盟也然書地者志公
受盟於國外則晉之僭暴而魯之削弱可知也左氏曰見
前范注何注見
前范甯何休注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折衷曰凡書公會公不與盟也諸侯不繫謀不謀策
盟主所徵而至者則必以次第序之或不徵而自至
者聖人皆異其文如鄭伯乞盟袁僑如會是也鄭竹
爲逃首止力窮而來也斯謂陳屬楚至此病楚愛晉
乃使袁僑來與盟故特書如會以彰陳侯之非徵而
來杜得其旨下近之凡盟會必君當臣當臣苟不
敵非典禮也斯之盟連雞澤之盟上書公會諸國君
唯單子天子之卿益靈王新卽休使王官與諸侯盟

以安王室故無嫌苟不安王室亦不序矣劣袁僑歟
斯下國之大夫詎可亢七國之君乎是以盟主使諸
侯之與大夫與盟前不失典禮左氏得其旨
新義曰此諸侯大夫盟而曰叔孫豹者何志叔孫豹
也叔孫豹再及諸侯之大夫盟正乎不正也信在諸
侯猶可言也信在大夫不可訓也大夫盟不日此日
者何信在大夫也
謂曰諸大夫爲盟固專之者也古之制有會同而受
盟于天子也未有王之卿士而不盟諸侯者是以春

秋于首止葵丘之會先言會而後言諸侯盟蓋尊王世子宰周公而使若諸侯自爲盟不與諸侯得致之也今盟于雞澤踰致單子於上而下曰同盟不殊於列國者以志周室微弱下夷列國諸侯稟其命而尊之者鮮矣故曰以危之陳卽楚久矣今欲從諸侯于會而天子之卿士在焉是亦可與也春秋因而錄之實以起下大夫之復盟也大夫而專禮樂之柄自文公已來也以大夫而會盟列國者多矣至此諸侯旣盟而大夫復盟是大夫與諸侯相抗也是以夫子特

起文而書之以志君自爲盟而臣亦自爲盟專恣之甚矣

秋公至自會

公踰時而返故致之在外爲會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日及辨疑曰並見前陸淳辨疑注各見前纂疏啖子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辨疑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日卒正也無他義

夏叔孫豹如晉

內適外曰如無他義左氏曰見前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夫人薨不地無他義左氏曰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辯疑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祈哀曰定謚也姒杞姓也夫人則成公之妾襄公之母以子貴故以正夫人禮葬之斯典禮也公羊謂定弋氏者莒國之姓也噫莒已姓安得謂之弋姓哉有聲已焉載已焉皆莒女也足以明矣斯中之短杜

穀得其旨

旨要曰妾子爲君其母不得成夫人若正夫人薨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得以加尊故定姒赴同稱薨祔姑稱小君及哭成喪書葬也故哀姜旣薨成風乃正出姜旣出敬嬴乃正齊姜旣薨定姒乃正是其義也

謚曰義同莊二十七年杜注見前公羊曰見前指掌曰同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公如晉

公比年如晉不可不詳錄之以示譏左氏傳註見前

陳人圍頓

圍者以兵圍之書人以示貶左氏曰見前

五年春公至自晉

經社曰襄之出二十有四致之者二十危之也不致之者四安之也

謂曰公踰年而返危之甚也故致致之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折衷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如異未有貶序如某而不日貶之得無其旨若爲帥師而與之俱則春秋凡帥師未有不言師者未有書如者不言師必曰入曰取曰伐曰滅不言師則恥可知矣凡書如者皆聘好而行未有帥師書如者斯非明矣文公十三年公如晉及鄫世子也是以傳及諸儒皆以外相如爲論左氏穀梁傳注各見前何休注見前

秋大雩

見桓五年義左氏曰及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賦于司馬又以是爲屬鄫加晉故比世子于內大夫似得其實是年秋戚之會鄫人見于經左氏謂魯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又以見其始末之說何休著也二傳見下有滅鄫之文故穿鑿而爲之說何休之失尤甚于傳

新義曰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何鄫太子由叔孫豹而屬晉也經何以不書遂及事不相及于魯也時魯君幼稚政在大夫穆叔將鄫太子巫如晉成之爲鄫太子非魯事也

謂曰春秋詳內而略外是以內適外恐皆書之今叔孫豹以世子如晉固可譏也既錄叔孫豹不可不詳及鄫世子也是以傳及諸儒皆以外相如爲論左氏穀梁傳注各見前陸淳曰見前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集傳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同成十五年會鍾離義左氏穀梁傳注各見前何注見前何休

集議曰上之盟會交聘鄫不盡見于經文內傳鄫無之

見二年公子申義左氏曰及
注並見前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胡氏曰吳以九年之內爲會者三一歲之中來會者
再故進之也則比小國而稱人
譏曰吳入春秋以其在蠻夷而狄之也今以人稱之
者此聖人譏之之本意欵觀春秋之于楚始稱荆次
稱師至其盛也稱之不過子則見聖人悼其暴橫而
志諸侯之不能攘正之也今於吳則其始也亦稱吳

此稱人及其盛也亦稱不過子豈非亦有以悼之
者哉噫春秋之書天王先儒論之以爲別吳楚之僭
也然則聖人尊周雖不止在別吳楚之僭其於吳楚
則必傷其暴橫而懲其僭恣無厭也故以漸而錄之
非所以善之將以因其事而託文爾鄫序吳下蓋創
弱耳左氏公羊日及注各見前范甯注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至自會
冬戊辰
折衷曰凡伐叛討貳城城圍邑皆序諸侯斯上書諸
侯會子戚蓋令戊陳也下書戊陳是諸侯之事非內
事明矣
譏曰春秋託文以見義且戚者戊守之稱耳且陳爲
諸侯之國而使人戊之危弱可知矣今諸侯戊之而
春秋不書所戊之名者示不與之也猶若城楚丘焉
彼則救其滅而諸侯爲之戊也故皆不直書之不與
諸侯所以專制其事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
春秋之法將追治而貶正于人也然而事在可以然
之域者不得不從而與之爾今楚伐陳不正也而諸
侯救之得其正矣春秋裁之以爲輕重之文則別序
之也聖人由是正其罪而書之與其所以救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春秋與其救陳也而子此書其至又書所至者豈以
其危哉然救陳之意主于晉而非主于公也公勞師
以出不可不致之左氏穀梁曰各見前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內大夫書卒日卒正也左氏曰見前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春秋之於杞也所書之事靡不略也自僖二十三年錄其卒而不名不日稱之曰子者蓋其國削弱禮不足成是以據其事而志之今於此復錄其卒而錄名與日稱之曰伯者實非所以進退之也聖人以杞不足成之而倘一其文則後世其以杞降爲子爵耳是故因而錄之或稱侯或稱伯稱子所以明其國削而所以爭之之道也是故聖人立制天子一后三夫人

禮不備闕畧不同正不正從而志之以示義爾左氏曰及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夏宋華弱來奔

大夫奔義見桓公十五年左氏曰及注俱見前

秋葬杞桓公

春秋於此詳錄杞卒而書曰正卒也故不略其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折衷曰二傳以爲異姓爲後則聖人安肯前顯書鄫

太子巫欺必鄫本逼莒如晉以定職貢莒怨鄫以爲附庸掩其不備而滅之吁萊恃賂而亡鄫恃謀而滅賂不可恃謀亦宜審上得其旨

箋義曰鄫子既以外孫爲後國人不服故恃鄫而慢莒莒人伐之因遷併其國以爲邑耳故鄫子自茲不復見矣後魯人與莒人爭鄫西界之田故莒人數來伐魯東鄙若從此言則左氏與二家之說俱暢

新義曰太子者前定天下人心天下人心前定絕其所以爭之之道也是故聖人立制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三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晨昏旦暮相次進御于君大要廣儲嗣而重冢適正是宗廟社稷長遠之計也今鄫無嗣取莒子之子爲鄫之嗣經書莒人滅鄫者喪本枝革易姓氏鬼神食他人之食與滅亡同也此後鄫雖有國但春秋絕而不爲後也

譏曰諸侯相滅春秋凡書皆譏之而此莒稱人者志其專乎譏之之文在於書滅而又以人稱之者莒無大夫爾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辯疑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闕

王發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譏曰春秋詳録乎内今二卿同時一如邾一如晉因而録之以志其非禮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春秋滅國譏之也今齊稱爵者言以志之舉其重而貶蓍爾左氏公羊各見前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春秋會義卷九 七
見僖三十一年論左氏穀梁曰各見前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春秋之文詳畧輕重皆起其事以示義也今書曰衛侯使孫林父來聘而下書曰壬戌及晉處父盟而不言處父之來者按左氏文雖曰來討而以爲公如晉及盟且處父去氏而此云孫林父者彼乃伉公爲盟而此欲尋盟也是以先言衛侯之使以起文不復去其氏也左氏曰及洼並見前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
繁露王道篇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譏卒也痛强臣專
君君不得爲善也
春秋會義卷九 八
集議曰春秋經有異文皆繫褒貶之意也此書未見諸侯而后言卒得無旨乎二傳謂鄭伯將會中國而不勝其從楚之臣不書弒而書卒譏中國之弱不使夷狄加之也言如會致其意也其言未見諸侯憫之之辭也下著陳侯之逃歸足以見筆削之意然則八年邢丘之會鄭伯預焉者大夫不得已也九年公會諸侯而伐鄭見其從楚之實也
新義曰公會諸侯于鄬謀救陳義也鄭伯如會從義也未見諸侯而爲賊所弒實弒何以書卒貶諸侯也

貶諸侯者何諸侯以義相會鄭伯宛于不義書曰孛貶諸侯之不討賊也八年夏經書葬鄭僖公重貶也譏曰楚之專伐屢出其名矣且伐之侵之尙不可容況以兵圍之乎故明書以示貶按左氏傳會以救陳也救陳爲正而此書月者又何以危之乎蓋諸侯爲此之會卒不能圖成其謀以致陳侯有逃歸之事亦可危也故書月以謹之禮諸侯未有生而名之者也今鄭伯於如會之上出其名者爲下文卒于鄛起文也春秋之辭謹嚴而簡直也錄鄭伯之卒而以如會之

起者聖人有以與之也何以言之鄭常卽於荆楚惇之久矣今聞諸侯之會而往會之正也而又曰未見諸侯而卒其心實欲如會而不逮之也且以三傳言之者聖人旣與其如會之皆謂弒矣而此以正卒加之例錄之乎然亦地之以爲正矣豈可不以日卒之例錄之乎然亦地之公羊所謂隱之皆其義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及注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淹辯疑

陳侯逃歸

諸侯謀救陳以爲會陳侯在會而有懼楚之心因遂逃歸春秋錄之以志晉侯緩於救患扶弱不用心乎卻強楚也然逃者賤之之辭而陳侯以逃稱之者蓋其卽從諸侯正也懼楚而逃不正也故賤而甚之左穀何注發微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歸如晉故月以危之何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箋義曰鄭人弒其君本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故子國聞子產之言而怒之懼其謀泄耳不然無故而侵蔡何也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國稱人以示貶

譏曰春秋前後之經傳不見蔡與鄭交兵今使大夫侵之曲在鄭矣故貶而人之又曰獲公子變者甚之矣不正其侵人之國而獲其公子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邲臣折衷曰晉悼初修文襄之業徵中國以命朝聘之數不欲親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以成其美也大夫稱

人者大夫不足以當晉侯稱人以尊霸主也非微非貶之例也書鄭伯時獻捷于晉乃親聽命不書公而書季孫宿者公知晉悼不煩聽命乃先歸留季孫宿在會故也杜得其旨公羊無傳穀梁之短謂曰上云公如晉而下文公至自會則公在晉可知然公不會而季孫會之者以魯之政出季氏故也且齊宋衛邾大夫會晉侯鄭伯則不可與抗矣故人以別之然獨出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爲文出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至自晉

公出踰年故危以致之

莒人伐我東鄙

我自內之辭莒稱人貶之左氏曰見前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公子之專伐書之從中國之例上屢見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晉侯使士匄來聘

來聘義見隱七年左氏曰見前

九年春宋災

春秋之文外災或有從而錄之者公穀之解折衷於莊十一年攻之此亦同莊十一年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春秋託文未嘗與乎楚也或加之以筆削之義則必有所懲惩而抑正之矣原聖人之本意思諸侯所以攘之制之也今鄭背華即夷諸侯以兵伐之其所以出諸侯之爵者示聖人之心不與鄭之即楚也故別其伐以書之

又曰春秋之末鄭介於晉楚之間晉於中夏爲盟主楚之國亦且彊暴是以奔事二國不暇即楚則晉與諸侯伐之即晉則楚以兵臨之其所以見伐不一也爲鄭者能盡心於中夏與晉同好完守備以禦楚則

楚之貪暴不作也鄭不以是爲謀懷狐疑之心持不斷之意楚伐則卽楚晉伐則從晉是以聖人之於春秋貶之懲之往往狄之皆鄭不以專一心之致也今雖與諸侯同盟而不足以信故書日以謹其惡也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子伐鄭

七年鄀之會鄭伯之如會也公羊稱大夫諫之不若與楚鄭伯不從而殺之春秋正其文書之曰卒于鄀矣今晉以其卽楚以諸侯之兵伐之然後恐而行成

遂同盟于戲今楚又伐之而書之曰楚子者亦從中國之例別言以斥之也吁鄭嘗有卽楚之心以啟其貪伐因出楚子所以甚之矣左氏曰見前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子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折衷曰凡盟會皆次弟而序之與其會未有外之者

苟曰以夷狄而外之則楚亦夷吳秦亦夷吳奚不外而獨外吳歟研其實吳自成十五年與中國會曰叔孫復尊王發微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上言諸侯會吳而此言遂者蓋會吳之諸侯書遂以

起文也但諸侯爲會以會夷狄而卒又滅人之國甚矣故書日以謹其惡左氏曰及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及注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至自會

新義曰滅國取邑會夷狄不致此何以致危公也曷言乎危公年方成童不切承師訓習修仁德以全社稷生民遠會夷狄滅人之國此致者僖公之至也

譏曰踰時而返故致以危之何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及注並見前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春秋會義卷九　三十

春秋其惡於鄭也凡所以卽從於楚子則加楚子之文以懲之六年晉伐而從之七年楚伐而又從楚蓋鄭於晉楚立乎二者之間惟其強者而從之耳今此比於楚以兵伐宋則伐宋主在於楚也是以春秋因緣楚公子貞於公孫輒之上亦所以懲晉也左氏曰見前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簽義曰晉侯以齊世子在諸侯之上非禮也孔子仍舊文書之者譏之也

譏曰周禮諸侯之適子有以皮帛繼子男者彼雖朝天子之文然亦可推而求之於春秋之法也齊世子光自列會於諸侯而春秋序之於邾滕杞薛之下蓋聖人正之以禮經也今伐鄭而返列於四國之上者蓋由春秋之世諸侯以强弱爲判齊於諸國猶强而嘗與晉宋魯屬使世子光抗禮於諸侯而春秋復於此因而序之以先四國者亦疾其所以與諸侯抗也

春秋會義卷九　三十一

左氏曰及注並見前范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陸淳曰稱盜以殺非君之惡也

新義曰文宣之後列國之政盡在大夫晉魯鄭三國之君不知爲君也今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兩下相殺當書鄭人殺其大夫而言盜殺三公子公孫者何春秋意也曷言乎春秋意權臣執國命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制故書曰盜殺也

繁露順命篇云尊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

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絶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闇昧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

誥曰春秋之文出於聖人之筆凡所以輕重詳略其辭者君臣上下之義尊卑長幼之分貴賤大小之理從而見矣今鄭國之亂而三卿見殺春秋書之曰盜者賤之稱也若賊盜之稱耳然聖人不詳正其人而書之直稱曰盜者譏任於鄭也鄭伯庸暗其政不修是以亂從而作以致三卿之死故書盜而斥三卿之名以志之左氏襄梁曰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戍鄭虎牢

古者天子裂土以封諸侯諸侯守之以爲國也末世諸侯不稟王命侵軼交作擅相伐取春秋所以錄而議之今以諸侯而戍諸侯甚矣聖人書之褻虎牢於鄭者明虎牢在鄭爲天子所守之地然二年城之不言鄭者以鄭即楚絶之也今又不與其戍也故直言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戍鄭虎牢焉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而戍虎牢聖人於伐也出其爵而於其戍也今出楚公子之也没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戍也今出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諸侯之伐鄭當問其即楚而與之完守備則楚不能爲爭也諸侯不以是爲心戍人之邑而求其從以致楚有帥師之救將起鄭之即楚不已也是以詳而錄之致以危之無他義左氏曰見前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旨要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徙三萬鄭箋謂舉三軍之成數則魯周公僖公時本有三軍後以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自減爲上下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耳而書作三軍者以見二軍盡廢而全改之也所以改者二軍舊屬公有事則三卿各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室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故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此三軍即周禮三軍異周禮起徒役家一人故鄉爲一軍萬二千五百人矣天子六軍出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名不在三軍之數今魯國屬公之民

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則人數有過矣蓋諸侯四郊多壘之時爲此法耳

謂曰周禮大國三軍而魯伯禽之後侯爵亦當有三軍也然而春秋於此書其作者蓋有所譏耳且作者不宜作之稱耳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所以起其漸矣且魯國之政削而三桓彊自襄公卽位幼弱魯國之政專於公族今三軍之作左氏之傳季武子所作也作之不以制而又分公室以征之魯之公室微於此益見其甚矣春秋不得不錄以示譏

春秋會義卷九　二十五

左氏公羊曰各見前查齊曰見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甚矣鄭之不道也畏於晉楚而不能以尊中國爲一心以致二國交伐不已今復侵宋以啟諸侯之伐是亦權之不足也若如左傳之說鄭與宋爲惡而侯諸侯至則不若以禮求好同力堅拒楚則難可以紓也今鄭伯以侵宋而啟諸侯之救是亦勞師之甚矣左氏曰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及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於此猶卽從於楚以兵從其伐宋春秋疾之序之楚子之下以示譏也然亦目曰鄭伯者惡其爲諸侯而從夷狄之伐故斥言以示譏左氏曰見前辯疑啖子曰見前陸淳辯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薛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春秋會義卷九　二十六

箋義曰晉與楚爭伯久矣文公之後悼公最賢納魏絳之言和戎而息民輸積以弛禁行之數年遂服鄭而却楚故稱公會伐鄭再言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集議曰諸侯三年之間而四伐鄭書公至者有三焉若此年夏伐鄭又同盟于亳城北經不致會而致伐蓋鄭雖同盟而終貳于楚今此伐鄭之下書會於蕭角文與上同而不致伐蓋自爾之後鄭不與楚中國得志故致會以善之然則穀梁謂九年伐鄭盟戲爲

內恥而不致者不其然乎

誥曰晉紹盟主與諸侯起兵不已者實欲得鄭也且其所以伐鄭者以鄭即從于楚故也是以春秋凡錄伐鄭之事詳其人以起伐所以志末世勞民不止而務將攘正之也今書會伐鄭書會于蕭魚者郤楚服鄭而得有之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發微杜注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杜注見前

預注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既與晉行成是以會于蕭魚今楚執其行人良霄

者以其從晉故也然行以人稱之者穀梁謂之挈國而陸子謂之使者此蓋尤其君而執其使也是則楚人暴甚矣故稱人而目行人亦以懲之也左氏曰及注並見前會于蕭魚下穀梁曰及注並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之伐魯圍邑不正也季孫以師救之正也既以兵救之又有遂事以入鄆春秋從而錄之亦不正其入

鄆也魯之政出於大夫久矣春秋直託文以譏之安在受命與不受命乎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春秋於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蓋有所悼而云耳至此書吳子乘者亦以疾其暴盛而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然而不日之亦略文於楚也左氏曰及注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何注見前張洽集注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箋義曰晉宋久平楚猶孳秦伐之故不書秦猶書楚公子罪之也凡諸侯非盟主輒用兵伐而書者皆坐叛正之罪耳左氏曰見前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且公行必致者危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左氏於桓二年及此年再出書勞之文而趙子攻之亦

夏取邾
同宣九年取根牟義左氏公羊曰及注各見前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同宣十八年義左氏曰見前
冬城防
見隱七年義左氏曰見前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魯使二卿會諸侯之大夫以會吳也春秋出晉魯而入於諸國也以春秋主魯而晉於是時爲盟主故出二國之卿吳至於人諸國者蓋有所互文而見義也且吳者蠻夷之國諸侯屢將會之間又使大夫會之皆非禮之正也故因其大夫往而譏之其實譏在諸侯也左氏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箋義曰左氏穀梁衛侯出奔皆不書名獨公羊書名公羊得之矣左氏曰見前何休范甯注各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於此見吳楚之交相攻矣楚之恣橫諸侯患之今又帥師伐吳實以致吳之交伐春秋詳志以起之左氏曰見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大夫專相爲會春秋詳錄以示貶左氏曰見前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春秋之文正筆削以示義也是以辭有詳略而理有去取爾既上言宋公之使而此直曰向戌者從省文也公盟例日則今書日知是公及盟也然則向戌敵

公非禮也且文元年晉處父去氏而此不去者蓋處父非晉使之尋盟而處父輒盟故去氏姓以見其專今止有宋公使之之文則以君命尋盟可知矣故不

復去氏左氏曰見前注見前杜預注

劉夏逆王后于齊

新義曰外女不書此何以書魯卞婚也天子嫁女同姓諸侯主之天子逆后亦當諸侯主之然則桓八年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來此不書劉夏來者何禮天

子不親迎卽使三公逆之不言來貶劉夏非三公故

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者二而所譏不同也若夫祭公之逆雖可以逆而祭公有謀魯不復命之失故聖筆譏之之義在於來與遂之文也至此劉夏之逆非三公之正而志之者其以爲不當逆乎夫以天子之匹而使卿逆以卑之非所以配尊尊之道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傳注趙氏日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春秋別其人以示譏也是以書齊侯之伐志其以兵來伐也書公之救而曰至遇者明其不能卽救之也

月齊伐之不正而公救之無益故詳而紀之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曰見前范注見前范甯注穀梁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集議曰僖三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鄑弗及大魯之文也此救成而書至遇是不能救而起魯之弱也經書城書築者衆矣皆地而不言郛且郛郛也邑之處於內者也其言城郛者得非刺魯不能救之而又不能大爲之備乎

詩曰春秋凡帥師而城者甚之也況此懼齊之伐使

二卿以師城之其譏可知矣左氏曰見前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日卒正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繁露竹林篇云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

指掌異同曰二傳皆以此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在於大夫不臣也買逵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刺大夫不臣也買逵服虔取以爲說買惡大夫專而失權也釋曰按傳荀偃恐餘國有貳故大夫遂自共盟使同會之國皆一其志也今此間無異事故不稱諸侯直言大夫也非是君弱臣彊恣意共盟杜與先儒異也

摘微曰諸侯之大夫自盟君各在會臣盟則者侯之

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

箋義曰晉侯會諸侯而荀偃怒高厚使大夫盟且其盟曰同討不庭夫如是則歃血之令出自荀偃同討之文不由晉侯理頗類於無君事實由於專政故諸侯皆在而云大夫盟蓋夫子貶大夫之明文也當是時高氏崔氏專齊孫氏甯氏專衛三桓專魯六卿專晉諸侯失權祿去公室故孔子因溴梁之盟今由荀偃於是一槩而貶之所以遏篡亂之本也穀梁所謂

政在大夫公羊亦曰徧刺天下斯得之矣杜氏以爲

雞澤之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非也

新義曰天子失道諸侯私盟十世希不失矣諸侯失道大夫私盟五世希不失矣今會諸侯而使大夫盟信臣而不信君也大夫盟不日此日者無諸侯大夫也無諸侯大夫起陪臣執國命也微言深旨聖人傷時之心切耶

集義曰左氏但言高厚逃歸而大夫自盟殊不釋褒貶之旨按三年有大夫之盟上序諸侯盟于雞澤次及陳袁僑盟彼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既盟矣後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言大夫繫於諸侯尊君也言及陳袁僑盟蓋僑不可以當君而以大夫盟之矣非大夫之專盟也今此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既不謂之信在大夫諸侯失政而何耶杜預謂閒無異事而闕諸侯失之矣

誥曰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然自宣成之後大夫專帥師專出會者多矣未有諸侯會而大夫盟也今此公與諸侯會而戊寅大夫盟蓋列國之政大夫尸之且久由諸侯怠棄國政是以大夫得而專之今會而大夫爲盟其怠棄可知矣二傳及諸儒以爲政在大夫而未知此由諸侯怠棄而失政也故新義詳之左氏曰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辯疑曰見前陸淳辯疑微旨曰見王發微微旨曰見前孫復尊前陸淳集傳微旨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春秋之世諸侯固不由天子之命而專乎執也是則聖筆之志雖有以譏之亦有以甚之者也且以諸侯而執之而執諸侯甚惡可知矣今晉執邾莒二君而曰莒子邾子者豈非甚之之辭歟然有貶之從輕者以其執之而歸京師可也今又不歸之京師而以歸其國故曰以歸者以重錄之也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春秋會義卷九終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昭公

左傳及史記襄公三十一年薨立胡女之子子野其年九月毀瘠以致卒乃立公子稠是爲昭公于是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之季武子不聽卒立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同文公義穀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成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折衷曰春秋凡紲殺大夫皆從有罪之時紲未有一罪而終身紲者也稱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必言弟庶弟必言公子苟朝聘嘉好之事乃兄弟之間史之策或稱公子如莊篤睦非義例之所嘉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公子如莊二十五年書公子友之類是也斯書陳公子招者盟會嘉好之事無所升黜史策得以通稱招弒世子在八年公羊以爲于是貶之者其不可與罼一概而言之也八年穀梁傳曰盡其親所以惡招者信矣

諤曰春秋之法追治之以筆削也雖曰追治而正之然亦有所懲勸而云耳諸侯擅相爲會強大者主之而不由乎天子之命是以春秋之文晉嘗主夏盟以先諸侯也齊疆於宋則齊或先之此聖筆亦有因其事以志之矣且楚荊蠻國爾自宋之盟列晉之下而居諸侯之先者春秋以其與晉爭盟而託文亦以志諸侯不能制之也此雖曰追而治之亦有原其實而會嘉好之事也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者是升紲勸懲之事也吁苟曰爲殺太子貶稱公子則當殺世子之年猶不曰公子矧殺世子之前又嘉

三月取鄆

左氏公羊曰及注各見前

見宣九年取根牟義左氏公羊日及注並見前范注並見前孔穎達正義纂例見前陸淳纂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折衷曰凡公子出奔常文則曰某國公子某出奔某如衞侯之弟鱄出奔晉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是也斯非奔者之罪或責其無罪不能容其母弟或責其失教致母弟不可容也鱄黃之奔是責陳衞之侯不能容其弟鍼之奔是責秦伯不能以節教其弟使權寵如二君也杜得其旨

譏曰同陳侯之弟招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之入展輿之出春秋皆揆之以莒者明其志乎當國也且去疾者君弒而奔齊至是反國此所以書入而惡之展輿者篡立不正國人不與以致播越此所以書出而惡之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之入展輿之出春秋皆揆之以莒者明其志乎當國也且去疾者君弒而奔齊至是反國此所以書入而惡之展輿者篡立不正國人不與以致播越此

所以書出奔以罪之也是則皆譏之爾左氏見前左氏傳何注見前何休注纂例見前注克覓纂疏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秋之際諸侯擅相侵取不一而莒與魯所爭者鄆之邑也是以叔弓帥師而疆其田其亦甚矣故詳而志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箋義曰歸生憚老陳乞流涕而加弒君之罪今圍弒麇而不稱弒何也良以圍弒麇之後數行無道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蓋賊臣弒君一國之惡也夷狄滅中國天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夷之也公羊傳曰弒君賊不復見又曰譏於讎者一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若先書圍弒其後滅陳蔡誘蔡侯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者而誅絕之杜氏以爲從赴非也左氏見前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箋義曰宣子以易象不修春秋謂之周禮者按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故謂之爻蓋爻有陰陽內外君臣之位典章禮法由是而行又春秋所書郊祀朝聘會盟之類皆當時所行周制故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其事正之與失史官咸備錄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文王之所作故言周之所以王不修春秋乃魯之史記非周公所作以其所載行事合於周禮故言知周公之德左氏曰及注見前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論見僖七年左氏曰及注見前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摘微曰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君返臣往惡莫大矣且責季孫又明照之不君卒見逐又見季孫之惡始大故直書以表罪

新義曰如晉者何尊魯也至河者何不及事也乃者卑辭也復者返也言公為人君昏昧暗弱自不能親事鄰國受制彊臣故出不君尊反以卑者錄

集義見十三年公至自會論

謂曰內適外曰如固春秋之常也今書至河乃復左氏以為晉使辭之公羊穀梁則曰著有疾何休謂晉欲執之公不敢往此皆不志之事以明其實然而所釋固已矛楯也至若乃之稱者難辭也魯公之如晉不一矣今昭公既往及河在進退之間而返國聖筆以為難辭而書曰乃復爾左氏穀梁及注各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季孫宿如晉

公既復而又季孫如晉見受故發微明之穀梁曰及注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凡諸侯失地稱爵而復名者皆著其爲諸侯而失守社稷也此書伯燕伯爵也而出奔故書曰北燕伯而名之亦以志其失地也左氏穀梁曰並見前公羊性見前何休注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箋義曰夏之十一月雨雹當以異書耳

新義曰凡陽侵陰不入爲雹今周之正月卽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三家爭權脅公專制之象也

旨要曰申豐對季武子禦雹之道在於藏氷使陰陽啟閉有時則無愆伏之疹而不爲雹災考之於理殊爲不然雨雹未必皆因藏氷之過爲災亦不獨雨雹爲甚其雪霜風雨一不得時民受其害自古然矣申豐因雨雹之變而述藏氷之禮蓋聊有助於國典未必盡四時之理云

譏曰春秋以皇不極而詳錄於災異也今雨雹之作陰陽不調之致爲災可知矣且前年書時而此月者志其甚矣左氏日見前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先儒以春秋爲進夷狄者蓋由楚入春秋始稱荆次曰荆人楚人又曰楚子漸進之義緣此而爲說蓋不達夫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聖人於魯論之說賤之豈於春秋進之也哉且聖人以周衰而諸侯不道傷而憫之遂載行事以加筆削然楚自敗蔡稱荆而終於楚子云者楚雖强暴而春秋稱之不過其舊爵也今會于申而序楚子于諸侯之上者此諸侯同受制于荆楚也春秋因錄之以譏在諸侯豈聖人之心實欲進之邪君子之意不使無禮爲不然雨雹未必皆因藏氷之過爲災亦不獨雨雹爲甚其雪霜風雨一不得時民受其害自古然矣申豐因雨雹之變而述藏氷之禮蓋聊有助於國典未必盡四時之理云左氏日見前何休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人執徐子

箋義曰楚子以疑罪執徐子則徐子無罪者也安得以不道於其民告之哉設若楚人以爲告是誣諸侯也公羊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蓋楚子求諸侯諸侯

會之者十有二國斯桓文之事也然其會禮方罪且以疑罪執徐子於是君子惡夷狄之强暴故不以伯討稱之也

譏曰楚於春秋與中國同辭者將以懲諸侯之不制也非所以伸之也今爲會而執徐子亦爲不道故從書人貶之左氏曰見前注見前杜預注范注見前范甯注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諸侯受制於强楚春秋疾之而序于楚子之下也今又從之伐吳甚矣故范氏謂謹而月之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繁露第一篇云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也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弒其罪皆宜死比乎此其法也云爾

箋義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黨也嗜酒而謀作亂遂奔魯而適吳人與之朱方楚子因伐吳而討慶

春秋序諸侯之伐吳而直曰執之不言楚子之執者傳及諸儒皆以其不與楚得討也然則慶封久已在吳必曰齊慶封者聖人志慶封乃齊國之臣而楚得執之亦已甚矣是以不言楚子使若諸侯自執之必繫之齊者所以甚其爲齊之臣而見執於楚也　又曰楚之强暴春秋所以甚之也今楚率諸侯伐吳不可矣又從而執齊之奔大夫暴虐可知矣今遂滅賴斯亦不道之甚春秋以遂起文不與楚得滅人之國不待貶而貶者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及注各見前范注見前范甯注微旨趙氏曰見前

九月取鄫

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曰

繁露隨本篇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國强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强吳爲齊誅討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鄫

新義曰前言莒滅之今復言取之者何鄫無嗣以女之子爲嗣故云滅也言鄫之宗祀已滅矣今書取之者易也若使取無主之物也不曰滅而曰取以志其所以非義也內取邑直書曰取見宣九年左氏公羊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新義曰同前汪克寬纂疏

舍善其復正之辭也然則經之筆削當從禮典而言之左氏但紀其實耳

謂曰軍旅之法天子諸侯之制周禮大司馬掌之固不可以易也春秋於襄十一年書作三軍是改作之名聖筆其以爲譏也今舍中軍則魯爲二軍矣據左氏又有四分公室之說則魯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三家而交亂舊制安可謂復正復古乎作與舍其實皆譏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新義曰同前汪克寬纂疏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同襄二十一年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辨疑見王發微

秋七月公至自晉

箋義曰月者危公得脫歸公如晉踰時而返據左氏晉侯欲止公則公有危矣故月以危之左氏曰見前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內大夫帥師逆書曰敗者自內敗之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秦伯卒

不名不日義同隱九年公羊曰見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子序諸侯之上前屢見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此又不日者從何氏畧之之義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大夫出奔義見桓十五年左氏曰見前

秋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何休注曰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預賦之煩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春秋於五世之間諸侯用兵或出其爵者非所以與之蓋將別大夫之專也凡書皆譏之左氏曰梁曰各見前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新義曰與齊平者誰齊及魯也暨者何上下相等之辭也易不言來爲公諱也爲公諱者何與大夫平也

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結此平也

經社曰其不以及會言之而暨齊云者何也曰茲又有以異之者也夫以齊之強而魯能平而受其伐是棄魯也其必與之平可也

譏曰春秋書會及書暨皆與也據傳所解及者我欲

之豐者不得已也是皆隨意原其實而爲之辭爾今書豐齊平左氏則曰齊求之而穀梁曰自外及內也如此則非我欲之故不言及矣然則及與豐者深淺輕重在其間亦所以別內外之意也左氏公羊傳注及穀梁傳各見前纂例見前陸淹纂例徵旨見前陸淹集傳徵旨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三月公如楚

春秋書內適外曰如皆譏之以其不朝於王而自相如也況如荆楚乎譏之甚矣左氏曰見前

叔孫婼如齊涖盟

見僖三年穀梁曰見前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曰此推日食之占修變復之要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无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孱之所擇明小人棄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左氏曰見前何休注見前陸淹徵曰見前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且公至三月適楚至此而返致之者以其出踰二時也久於荆楚之國故月以危之左氏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箋義曰變其文言陳侯之弟者惡招不仁視其兄之子君之貳若他國世子而輒殺之故重舉陳

謂曰聖人以尊尊親親爲重也尊不尊親不親則春志陳侯欲敗其弟而使偃師之被殺也亦以罪招爲人之弟而殺及乎世子其惡可知矣然再出陳於世子偃師之上者明偃師當立故繫之以國以重招之貶也左氏穀梁傳各見前何注見前陸淹曰見後楚人執陳行人下陸淹徵肯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事見子留奔鄭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繁露仁義法篇見僖四年袁濤塗下

謂曰陳以骨肉相殘今楚執之而曰陳行人殺梁所

謂怨接於上也然曰楚人者不與楚之執也殺之甚

矣陳公子留書出奔者罪其失地矣左氏載梁曰各

前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下陸淳

纂例殺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蒐于紅

箋義曰前此四年魯舍中軍四分公室國之人民土

地盡屬三家故大蒐于紅以數軍實蓋三家擅公命

以興是役夫子惡其強盛公室遂卑故不言大以黜

三子耳

集義見桓六年大閱論

謂曰春秋詳錄蒐狩所以志其不時無禮者也餘義

見十一年左氏公羊殺梁曰各見前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人重於稱國亦所以惡之也左氏曰見前徵旨陸淳

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集傳徵旨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奐

春秋凡書滅議之也今楚滅陳而亦同中國之辭者

蓋志陳所以起楚之滅也陳以骨肉相殘以致執

其行人而滅其國陳雖不道春秋不與楚之強暴故

日以警其惡春秋之法有兩書其惡者也蓋聖人筆

削輕重之法矣且楚以強暴滅人之國今執其公子

而又放之是兩書其惡也既執公子招而放之又殺

孔奐斯強脅之甚矣然公子招孔奐皆繫之陳者繫

之國以甚楚之惡也左氏穀梁曰各見前杜注見前陸淳集傳徵

旨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葬陳哀公

胡氏曰孔子閔哀公之易嗣致爲楚師所滅素不養

賢而有興廢不能興國尚能葬君所以書葬者明哀

克之忠盡也

箋義曰九年夏四月陳火公羊亦曰存陳也以是而

言哀公得書葬穀梁之義爲正

謂曰會葬之義於此見不足據以爲例故趙氏辯而

疑之左氏及注並見前殺陳孔奐下傳何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及注並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箋義曰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火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之義同時楚子圍宋而未克今會亦若陳之不滅云爾叔弓之往蓋朝楚也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爲文變之正也宋鄭衛之大夫亦朝楚也不書者外相如聘非安危存陳也

所繫例不書

新義曰春秋尊魯凡外大夫來言朝內適外言如今叔弓不言如陳直書會楚子于陳者貶同外大夫也

楚夷狄也陳中國也夷狄滅中國猶可言也夷狄滅中國不可言也叔弓會楚子春秋外之也

譏曰春秋之法內適外曰如今叔弓不言如而言會者蓋楚子在陳若言如陳則是與楚子之有陳也故變文言會而地陳突然存陳之禍不使楚得有之也

左氏公羊穀梁辯疑見前陸淳辯疑

秋仲孫玃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大夫奔義見桓十五年左氏曰見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箋義曰三子伐莒而三卿並行是魯之政專出於三家而公室弱矣然春秋詳而錄之以譏昭公不能制命耳而且魯之出師一卿出伐則二卿當守可矣今三卿並行春秋甚其伐人也故譏之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譏曰此謹其過下之義餘見隱三年左氏傳注並見前范注見前范甯注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內適外曰如無異義左氏傳注見前范甯注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殺蔡侯般于申

帥師圍蔡

繁露仁義法篇見僖四年袁濤塗下

摘微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已滅陳又殺蔡侯書誘罪之若盜賊焉故名酌兩備以正名也冬又滅之用其世子虔之暴可知

本旨曰春秋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按楚子嘗弒其君郟敖行義與般正似聖人原虔本情非惡不義非為天下除逆實協姦凶肆貪而後動遂正書曰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有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言誘殺明非以正討罪且滅人國虐及其嗣無道甚矣綱前託討招而滅陳今復懷詐以兼國雖古羿浞暴橫將不過是春秋提其名以示後明鴆貪蝮梟啄母乃天性鷙毒非為除惡舉也

集義曰三傳皆非楚子生名之義昭矣范注尤詳杜預以蔡大夫深恕而以名告者不亦遠乎

謝曰春秋以不正之辭加於人所以明誅罪之典也且楚夷狄也凡暴盛貪惏固嘗譏之今誘蔡侯而殺之夫以夷狄而殺諸侯其罪甚大也聖人斥楚子而明之以起誅治之法矣然必曰誘者以詐名人之稱

是以不正之辭加之也蔡侯爲守土之君而爲楚所誘故亦名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纂例僖見前陸淳纂例微旨見前陸淳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箋義曰蒐于紅夫子紬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叔向以爲國不忌君君不顧親故書曰大蒐既惡三家復刺公也所謂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

經社曰春秋于魯五書其蒐三書其狩皆以譏不時不禮也若紅之蒐不時也若比蒲昌間之蒐既不時又不禮故加大以見夫越常禮也

諤曰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是則四時之田春謂之蒐也春秋書者五而大蒐者四蓋以末世田獵之禮廢列國僭恣春秋録其不時無禮者因有所譏云爾所謂大者懲其僭恣也而此比蒲之蒐國有大喪無禮明矣因書以示貶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箋義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言其無道以夷狄之衆强滅之也雖滅之不與之滅也故有存之之辭

集義曰蔡殺般弒君父在官在宮者皆得而殺之春秋不正楚之殺般者以其專利於已以常文書之當曰

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

誘故亦名也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纂例僖見前陸淳纂例微旨見前陸淳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浸祠

大夫出盟專之之義前屢見矣此書會而又曰盟者所以志盟會皆專在大夫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同前杜預注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春秋之作仲尼傷王道之不振而中國無紀夷狄雜擾而諸侯無法矣是以聖筆所錄之事楚夷狄而錄於諸侯之上以志諸侯不攘正而反爲之受制也降杞國於微國之列以志夏后之後不足徵之而反至於凌弱也聖人之意非實欲伸楚而抑杞也蓋傷王道不興而託文爾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

執蔡友而已今言世子猶經書鄭世子忽歸于鄭所以正其宜爲君也正其宜爲君者非所以善殷而錄其惡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日及注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友也蓋疾楚貪利而殺其二君也虔書名友書用可以見經之意也

譏曰楚之暴橫固不可道也春秋嘗疾而責之且以志諸侯不能驅正而反爲楚所脅伐也凡楚所以滅人之國以彊暴逼之者多矣今以師滅蔡既可以罪之而又執世子以用之其惡尤甚故春秋書滅書執以懲其惡也然蔡友必曰世子者亦以志其爲世子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集義曰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此言齊納北燕伯即款可知也出奔書名史策之常也入而不名者亦

衞侯入于夷儀之比也公羊意雖以信史尊經然於是發傳理亦迂濶何休徒見晉趙盾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故以款非犯父命釋之是亦方柄而不通經之義例也

譏曰末世以諸侯而納者弗一春秋不與而譏之況以大夫而納諸侯乎不正之甚也而又帥師以納之其惡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日及注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難辭也公之削弱事晉不暇今往至河晉辭之公屢自返公之心實以爲難也故以乃稱之左氏日各見前穀梁日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箋義曰入春秋秦楚吳戎夷也晉鄭滕杞中國也秦楚吳來聘有慕中國禮義之心則進稱爵有大夫滕杞本侯爵用夷禮則貶之稱子鄭從楚伐中國十年

不從晉至成三年則書曰鄭伐許狄之也晉爲盟主自昭四年楚靈王會申之後伐吳徐滅陳蔡不能救之今反假道於鮮虞因其不備還而伐之亦狄之也

集義曰春秋褒貶褻於一字其征伐之例稱將稱師稱人稱國皆有旨雖舊史之文詳略不類其有害於升黜者夫子必從而正之杜氏謂之闕文恐非其實

穀梁何注皆謂晉不終諸侯而伐同姓故以狄稱之於經爲近文七年徐伐莒十年秦伐晉與是同文而傳不發例者蓋畏晉之大則其他可知矣

春秋會義卷十

箋義曰春秋所以書晉伐鮮虞者狄之也噫周衰道喪吳楚夷狄之君反爭盟于中國晉鄭中國之侯伯反從夷狄之亂則中國之人幾何不胥而爲夷也春秋安得不爲之作而救之哉故孔子進吳楚黜滕杞狄晉鄭者疾亂之甚也

諤曰春秋之法滅同姓則名之衛侯燬是也其侵伐之不得不一詳其事而加之筆削爾今晉爲盟主不能救援中國鮮虞無罪而伐之又於晉爲同姓爾穀梁謂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況同姓乎故狄之

左氏傳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穀梁傳注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深消日見前集傳微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新義曰義同集議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於乾谿

繁露五行順逆篇云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疲而叛及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太奢侈過禮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也

春秋會義卷十

通例曰非弒而書弒懲臣子也

諤曰春秋不私乎善惡之文也雖然楚夷狄矣公子比之事亦從而詳正之蓋楚嘗與中國交會交伐弊春秋貶正之國也今公子比自晉言歸者但從棄疾之名而弒逆之心未見故以其可歸之文書之及其入楚楚靈殺而子比立是其有與弒君之罪故春秋加弒以貶之

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繁露王道篇傳微旨發微日見前董仲舒繁露微旨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從兩下相殺之辭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繁露王
前繁例略氏趙氏見前董仲舒繁露陸淳曰見
傳微肯發微曰見前並見前陸淳集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繁露隨本篇云昭公事楚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
昭公不與盟大夫見執亦存亡榮辱之要也
箋義曰自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之後諸侯倦怠不
復為會而使大夫主盟致楚子蠻夷之衆侵陵中國

暴滅陳蔡晉人不能救之逮此二十五年方聽叔向
之計大合諸侯于平丘書曰同盟善晉侯之復張中
國也故公雖不與盟猶曰以警之也范甯以為反陳
蔡之君非也 又曰反陳蔡者楚子新即位欲矯靈
王之失以安衆也非晉會諸侯所能致也公不見與
盟而不恥者本以虎祁之成諸侯皆貳自知德薄欲
以威服之故大會十二國之君加之以劉子甲車四
千乘以示衆也聽鄫莒之讒不見魯侯而執其大夫
于會以示威也夫恃衆與威非霸者之事又叔向欲
以無道行之助南蒯子仲之叛以脅魯魯安得不聽
其命哉故夫子惡晉而與魯書曰公不與盟若公鄙
晉不與之盟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稱人以執非
反陳蔡非也
新義曰此同盟不言諸侯者何同其不同也曷言乎
同其不同言諸侯則同其同不言諸侯則同其不同
也會盟信約中國同夷狄也擅權專制大夫同諸侯
也公何以不與盟政在三家朝廷之事社稷之計安

危成敗公不得而與聞也
集義曰上書盟下書陳侯蔡侯歸是楚懼諸侯復陳
蔡之子孫則平丘之會有力于二國也公羊以不討
棄疾責諸侯穀梁以歸陳蔡善諸侯春秋尊中國賤
夷狄二傳是非皆可知矣然則此盟為善則公不與
盟非得意也其以會致亦內惡之諱者也經書如晉
至河乃復者有五惟二十三年著有疾以明之餘皆
譏內也此書公不與盟不可謂之無貶公羊以為不
恥杜預以為非惡皆失之

譏曰平丘之盟公不與盟而季孫見執此春秋所譏之大旨也先儒皆以惡晉爲說而未明譏魯之義且魯公室弱而三桓強亦且久矣魯公怠棄國政專恣之事出于三桓之家今于此會雖聽邾莒之譖而公不與盟是由公怠棄之致也然書季孫之執者所以見魯之政在季氏而宜乎見執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范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摘微曰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爲楚所滅今得復國故稱以喜中國之舊且不言自楚歸楚不得預中國夷狄之也

譏曰蔡與陳二國之君不能守社稷其失地可貶矣今歸國而春秋以歸稱之且歸者善辭也夫失國以善稱之者不與楚得暴滅之此聖人託其文以見正中國之義明其當爲諸侯楚不可以暴殘之也故不言自楚歸之若二國之君自歸爲文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范氏曰見前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葬蔡靈公

箋義曰書葬蔡靈公者善楚子復陳蔡有興滅繼絕之美也穀梁以爲成諸侯之事非也

譏曰當從穀說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范氏曰見前辯疑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再如晉乃復詳而志之者以見晉強魯弱昭公失政之甚畏晉而不知恥此聖人所以疾之也左氏曰見前

吳滅州來

吳入春秋嘗狄之者以其專務侵滅其惡固可疾之也自此之稱之若楚人楚子者亦以譏諸侯不能制而敵之以貪暴非所以進之實所以懲之也左氏曰休曰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之致危之也危之而去族者聖筆之志有所悼而誅罪之耳季氏不能輔佐其君嘗務僭盛勢凌于上春秋惡其執政久矣今晉人既執之當誅之殺之可也雖不以道執之亦可爲魯討暴逆專政之臣矣

今不討而反使歸魯故致以危之去族以明誅罪之
法焉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發微
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同文十八年左氏曰見前公羊注並見前
何休注穀梁傳注並見前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同宣十八年楚子旅義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本旨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非所當志也由籥入
叔弓卒去樂卒事爲有禮故志之
謂曰春秋書有事蓋以起文而略之若僖八年有事
於太廟爲用致夫人起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爲仲
遂起也今有事武宮亦以叔弓卒而書之明矣書之
必有所譏焉何則此書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而三
傳皆以爲禮是其然乎若謂之合禮則春秋常事不
書也故發微明之爲羽籥既陳雖有卿佐之喪不可
廢也又按春秋之文籥入在叔弓卒之上則羽籥既
陳而不可以不卒事矣左氏穀梁曰各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之暴伐同姓前既貶而狄之今不復貶者會平丘
之後陳蔡之君已歸國今荀吳之伐則以專伐之罪
而可貶之故不復以伐同姓爲譏也左氏曰見前

冬公如晉
春秋之文雖內適外曰如然於此益見魯之削弱不
足道也且公常事晉不暇平丘之盟公不與而大夫
見執則晉之於魯辱之甚矣公不以是爲恥而今往
如之故詳錄以示義左氏曰見前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隱桓之際諸侯之國無大小皆專侵伐之事春秋錄
之皆稱人以譏之也宜成之世列國之事無強弱征

伐皆大夫自擅春秋從而錄之亦有以稱人貶之者也且當此之時大夫專伐甚矣然或有諸侯親其事儻皆以人稱之則與大夫無別故必斥其君以示譏焉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春秋之賤夷狄信矣且十一年楚子誘蔡侯稱名而此誘蠻子直曰楚子者蓋蔡侯中國之侯不使得誘之也而蠻子亦夷狄之類但志其自相誘殺不復名之此春秋尊中夏之大旨也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穀梁注見前范甯注

夏公至自晉

公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以危之杜注見前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杜頂注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氏曰季平子如晉葬晉昭公謂曰以魯之懼晉甚矣且公如晉踰年而返今又卿往會葬亦以志魯奉晉而不奉於周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夷狄錯居中夏諸侯未有攘而驅之今晉師之滅陸渾氏左氏之說雖以其貳楚然亦可知其志在滅之也且陸渾遷于伊雒之州久矣晉不即除之至此與楚爭強然後滅之春秋亦志其自相誘殺不復名之以見其實也左氏曰注見前范甯注

冬有星孛于大辰

新義曰春秋記災異非廣記備言而已實時事必然之應也大辰大火周木德火將王木將焚歸薔布新之象天人之際此其見乎

謂曰末世皇不極而天譴見此星孛之義蓋孛彗濫大辰則爲變異可知矣餘同文十四年入北斗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穀梁於此以進楚子言之然春秋豈有進夷狄之本

意邪楚於春秋稱人以甚其會暴久矣今吳戰于長岸春秋錄之公羊以爲敵也且吳楚爭彊交亂者是諸侯無能制之可乎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春秋之於災異內則詳而錄之外則或舉其一或書其二或以隣國或赴告所及擇其甚者而志之偶入宋衛陳鄭四國並災則爲災甚矣是以春秋不得不詳書之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六月邾人入鄫

入者以兵入也惡之矣左氏日見前發微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葬曹平公

不月者曹於春秋略之

冬許遷于白羽

許不安守其土屢遷其邑見上解之左氏見前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繁露玉杯篇見宣二年趙盾下

折衷曰春秋不親弒君以弒君之罪書者多矣盾以不討賊而書比以發兵而書子家以不武而書陳乞是諸侯無能制之可乎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

以逆陽生而書止以不嘗藥而書皆聖人以大義責之也止則子也買則父也藥之有毒而子進之飲而致死非弒而何左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不然臣於君有親疎焉國士待之者有衆人待之者不一其寵也斯止與買父也亦君也不可以親疎言之也不可以國士衆人言之也苟舍藥物則孰嘗不舍周文王爲太子侍疾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供必親嘗之禮曰親有疾飲藥子必先嘗之公穀得其旨杜之短

旨要曰趙盾諫而不入許止醫而致心考獲罪乃陷大戮此夫子所以振起名教大爲之防此皆發潛德於幽昧戮僭賊於未萌常史之所不能故曰仲尼之志也

集義曰三傳之意皆以止不嘗藥而獲弒父名左傳事君舍藥者義不在於止蓋通乎爲臣之法也且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此禮典

之文也然而君之於臣任有輕重恩有淺深此言舍藥物者得不謂止以父子之親猶獲罪於筆削則爲臣不親於子者當遠嫌而自懼也文王世子曰膳宰之饌必恭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杜預不達傳義反謂止當矣之遠矣

譏曰穀梁以春秋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且忠與孝國家之大節也春秋不得不謹之褒傳及諸儒皆以趙盾不討賊而許止不嘗藥然則趙盾許止非親弒且晉君非特趙穿之欲弒許買非特不嘗藥也原趙盾爲志則二人與于弒逆名不待貶而著也此春秋從而錄之以示懲爾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微旨見前陸淳集傳微旨指掌釋例曰見前孔穎達正義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繁露玉杯篇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而言葬也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辯當故殺亦非不當罪也貫比而論不當誅之

譏曰先儒皆以許悼公書葬趙盾復見以爲弒君非傳例然考之前後之經亦不一類矣然則復見書葬之義頗亦可據若趙盾復見者本以志大夫之專伐也許買書葬者以明諸侯之正卒也傳因以明趙盾許止之實故聖人書之以其志隣乎弒而變趙穿及不嘗藥之說耳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春秋詳錄於人以示不私於萬世今曹公孫在鄭之邑出奔於宋夫公孫會爲曹之公族而擅自其邑播越出奔其罪有甚矣春秋志其所自以譏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纂例陸淳曰稱盜者曰罪人之賤者也

譏曰所謂盜者賤之稱也如盜殺之耳然稱盜以殺者譏在衛侯也衛侯不能別處貴賤而使得以殺

其母兄亦不可也蔡不能自愛以卑近其下而見殺故名以斥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宋[redacted]向宰華定出奔陳

十有[redacted]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宰華定自宋南里以叛

春秋之法書出奔所以罪其失地也書入以惡入也叛者叛逆之通稱耳此三人者宋雖不能誅之聖人所以追治之亦嚴矣且夫爲人之臣而不能竭力事國反播越失地固可罪也今若見納而返國春秋尚曰不可況據邑以爲叛乎是以先書入以惡之又斥言其叛以見其罪且以志宋不以禮制其臣使至乎

叛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箋義曰時者惡朱之奔讐國也穀梁謂朱爲東國非

左氏穀梁曰各見前

公如晉至河乃復

箋義曰晉爲盟主魯侯以時朝之而晉以兵事輒拒退魯侯非禮也故詳録以惡之

譏曰同襄九年義左傳曰公如晉及河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宰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此三臣者入南里以叛宋固爲罪矣當時不能討之使得出奔以自恣此王法之所不容也今又即從於

春秋會義卷十　五

楚其惡甚矣故春秋書自宋南里以志宋不能討也

書出奔以甚其罪焉左氏曰見前公羊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趙氏曰見前陸淳疑

大蒐于昌間

見十一年義穀梁曰見前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總論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此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孔子書之者譏魯不會葬而使大夫

以往也杜預稱卿共葬事爲禮何其妄哉

謚曰未世諸侯驕蹇不奉王室是以桓文之年天王求車求金於魯者春秋皆詳而志之以譏諸侯不供職貢又不會葬故平惠之葬所以畧而不書也至叔孫得臣叔鞅如京師葬而反見其經者聖人特有其旨且諸侯不奉王室久矣而魯大夫之往獨以爲譏者因以明諸侯既驕蹇不恭可謂甚矣若魯者不能躬往而使大夫會葬非禮明矣聖筆所以惡之以明周之衰弱也范注見前范甯注

王室亂

摘微曰書王室亂大矣夫子之旨罪藩維之深時吳楚夷狄交亂中國周之列國滅亡不暇景王崩朝廷立君不以正公卿交惡文武之緒幾絕齊晉魯衛但外事夷狄王室顛危無憂恤勤王之舉周天弊而內外若是故書王室亂以罪諸侯又且明時無伯主無八平定王室致使僥然也

胡氏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十五年太子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者有母弟故也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子景王長庶子也有二弟當立而已不當立故劉玄惡其欲立之言以爲亂也夫嫡庶既明曲直自曉王崩則猛立既葬而朝亂書曰王室亂實譏之也又憫之也譏之者周室東遷諸侯僭暴自平至景二百年矣天下優優周不能定春秋實譏之也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禮樂征伐不能有德禮刑政不能修蒼生嗷嗷若墜于淵孔子長於靈景目覩其事力不能救心徒自傷非傷也實憫之也故春秋之文爲斯而作矣杜預以爲承叔鞅之言而書之豈不誣哉

索隱曰魯莊公二十年京師有子頹之亂而惠王處于櫟僖公二十四年有子帶之亂而襄王居于鄭春秋皆不書亂昭二十二年有子朝之亂王猛居于皇經書曰王室亂敢問彼不書亂而此書何其不同也曰惠王襄王承周室之衰弱不幸而亂且出若子朝之亂則景王爲之所以自亂也宜乎春秋之書異焉昭公十五年太子壽卒景王立王子猛既而又欲立子朝是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立子而不

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不危不亂者無有也賂社稷之本啟禍亂之源莫此為大故身死而嗣子未定子朝與百工之喪職者及靈景之族以作亂而王猛出居于皇逮恭王卽位忿爭戰鬬五年而始定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亂之景王自亂也書曰王室亂言其自亂也梁亡自亡也新義羊梁曰各見前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通例曰二子奉王正也以王非正也奉王為正者何不名二子則為正矣以王非正者何劉單欲奉猛而

諸世卿不肯也居于皇明失國也

箋義曰王猛嗣位劉子單子為之卿佐不能致君以道親睦九族反賓孟以起子朝之亂復遷天子居千外邑故書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子皇蓋言劉單首惡罪當誅也王猛方居諒闇事由二子故不全責之與襄王出居于鄭之文異也然云以居于皇亦譏

之矣

新義曰天子之居曰京師衆大之稱也此言王室亂者何室者家之內也東周將亡諸侯叛去恩德無所

及威信無所施變京師稱王室加之以喪亂憫傷天子卑弱孤危所居同匹夫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此聖人制作之意也

集義曰先儒言景王太子壽卒命猛代之杜預亦以猛為次正然則猛之不稱天王而名者喪未踰年亂中卽位矣禮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亦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此據王與諸侯之所自稱也其在史册之文但一年不可以二君曠年不可以無君故未踰年則謂之子若書晉殺其君卓是也諸侯在喪可以繫國以言子若經書齊子宋子之類者多矣王不可下同于諸侯設繫周而言則與夫列國也無異存子而言則與夫非君者同號然則王猛者喪未踰年之稱也於其卒曰王子猛所以正之也春秋王子無書卒之例謂之王子猛不嫌其為非君也二傳見猛王而名之因以篡以嫌而為

說恐非其義

譙曰東周微弱黍離所以降矣黍離既降而春秋筆

削之法亦有以夷之列國也子猛之於平王數世矣政益衰替是以卿士執政亂而出居春秋言劉子單子以之者進退由二子也所謂以者不宜以也必曰居者以志非其所居也必加王者明其爲周王之嗣而不能紹正其位矣左氏曰見前王室亂下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尊王發微辯要曰見前王室亂下程瑞學辯疑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箋義曰晉師納王而書劉單以王入者以者不以者也入者自皇而入之辭明非國逆蓋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然居于皇非其所也故入于王城反諸正也劉單以王而出復以王而入權在劉單也且見王室之亂不書晉師納王者晉雖盟主諸侯失國納之可也天子之尊義不可由盟主納之所以不書納也故晉文公逆襄王于王城晉荀躒納敬王于成周皆不書義與此同

索隱曰王猛曰入者罪景王立子不能立使子朝爭立而猛不得立以亂王室也

謂曰春秋之於子猛必曰以王猛者是時子朝之亂

子猛當嗣也子朝子猛之出入由乎劉單二臣此春秋書以而譏之何則子猛當嗣而出居春秋言劉子單其不能嗣守其正且以至自皇而返也左氏曰見前王室亂下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尊王發微

冬十月王子猛卒

胡氏曰周王庶子卒皆不書今書其文頗似庶子文同義異亦深旨焉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遂比諸侯之書卒明年經書尹氏立王子朝者直書尹氏立王子無異義也聖人之筆豈不詳哉杜預謂未即位而書名又不言崩不詳仲尼之旨也

索隱曰王子猛卒與王子虎不當卒者之卒均稱之何也曰於居于皇於入于王城見猛之正而當立也復書曰王子猛者罪景王亂典禮而危宗社也繼先王之統不能慎徵正本以防後世爭之之亂既立已猛又弗能定其位大亂王室幾於滅亡使子猛避亂奔走而不遑即位故以未即位之王子書之也

謂曰猛得入爲王立未踰年卒而書子書卒不崩不

葬皆發微論之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纂例啖氏云見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內大夫若仲孫遂叔弓之稱曰卒之正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纂例曰責伐邾也伐邾非叔孫之罪且是使人故稱行人也

春秋會義卷十 四

謂曰按傳例稱行人以事執也叔孫婼以邾慤之而見執晉人執之不以其罪故稱人以貶之也必言我所以別魯而斥譏之

晉人圍郟

子朝之亂晉助周討之可也然以人稱之者京師爲衆大之居天子之所都諸侯朝覲職貢之至則是其常禮也豈可以下國之兵而至王郊乎原其理而推之道則爲惡也是以人晉而言圍郊者不使晉得伐於周也故從郊以言之示聖人之意亦所不與也書

圍甚之矣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纂例啖氏辯疑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內大夫若仲孫遂叔弓之稱曰卒之正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纂例曰責伐邾也伐邾非叔孫之罪且是使人故稱行人也

春秋會義卷十 四

謂曰按傳例稱行人以事執也叔孫婼以邾慤之而見執晉人執之不以其罪故稱人以貶之也必言我所以別魯而斥譏之

晉人圍郟

子朝之亂晉助周討之可也然以人稱之者京師爲衆大之居天子之所都諸侯朝覲職貢之至則是其常禮也豈可以下國之兵而至王郊乎原其理而推之道則爲惡也是以人晉而言圍郊者不使晉得伐於周也故從郊以言之示聖人之意亦所不與也書

圍甚之矣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纂例啖氏辯疑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集義曰二十一年書蔡侯出奔楚此年書蔡侯東國卒于楚書奔而名左氏公羊皆作朱惟穀梁謂之東國爾是則穀梁謂奔楚卒楚爲一人而二傳以爲二也按經二十年書蔡侯廬卒次年書朱出奔其下朱無歸入卒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實此卒楚之東國似爲奔楚之朱也左氏言東國之篡朱始末詳備然義與經違恐非其實

春秋會義卷十 五

謂曰諸侯曰卒正也蔡侯不曰惡之也惡之者東國爲一國之君而身卒于外又以諸侯而終於荊楚之國不待貶而惡自見也聖筆所以不從正卒之例而書之何休謂惡其與楚詳其義矣何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同桓十五年義左氏曰見前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楠微曰吳以夷狄敗中國之師又殺其君故書滅以

存中國若自滅非關終於吳也
規過曰不書楚諱敗不告非不戰也
箋義曰上六國皆楚之與國然陳蔡許中國也今
序頓胡沈之下者不使中國先夷狄而敗若云夷敗
於夷然後中國之師從之而敗耳楚師大奔不書楚
者不與六國之師爲楚而敗若六國相率自救其患
然大抵譏王室亂莫肯救六國反爲楚而致力殞身
故書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疾亂也
集義曰凡列國之敗稱其師若泓之戰書宋師敗績
殺之役書敗秦師是也在夷狄則不然若晉人敗狄
于箕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則不可以師言也此蔡陳
許中國也而與夷狄同文公羊之義其近經乎

謂曰春秋於韓之戰言秦伯獲晉侯而於此書胡子
髡沈子逞滅作傳者因而爲例謂國君生曰獲死其
位曰滅也且聖人筆削之旨必有以示義豈拘以生
死爲說哉且晉侯以背賂而秦伐之二國交戰而晉
侯獲故直書獲以譏之今胡沈二君與頓蔡陳許之
師以楚之故而及吳戰甚不可與也然胡沈之君以
自滅爲文者不使夷狄得勝之也而陳夏齧言侵者
以別君臣之辭亦不使吳得獲之也左氏公羊穀梁
啖子曰見前汪克寬纂疏指掌繹曰見前各見前纂疏
孔穎達正義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天王居于狄泉

箋義曰單子劉子以王如劉遂居狄泉不如王猛言
單子劉子以王者敬王即位已踰年矣不能修德政
以和其上下復失位徙居非復二子之罪也書天王
居于狄泉過在王也亦義不可使二子以天子以末
成君可也

謂曰同上居于皇義

尹氏立王子朝

通例曰世卿專恣爲亂逐敬王而立子朝立者不宜
立者也

集義見隱元年歸賵論

新義曰春秋不書天子即位天子即位當改元年繼
體此言立者傷東周將亡天下大亂天子廢立由權
臣也

謂曰春秋詳錄其始所以起其終也且隱四年書尹

氏卒以志其爲世卿於國也至此立王子朝以專權
怙政春秋不得不詳而貶之所謂立者不宜立也隱
四年書衛人立晉諸儒論之以立爲不正之辭也凡
君之立春秋以其常事不書其有反國則曰歸曰入
曰復歸復入以善惡之辭而輕重之此聖人筆削之
大旨今王子朝不當立而妄務篡奪由尹氏啟之故
也是以斥言尹氏之立以罪之 杜注見前杜預注何
休注穀梁 日見前發微 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同文九年義左氏日及注見前何注見前休注見前

繁露第一篇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
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春秋恥之者昭公有
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公受亂陵夷
而無懼惕之心闇闇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娶同姓
接不義而重自輕也卒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
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 又隨本篇
云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亦存亡榮

辱之要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諸至自晉

致者尼之也復去族以貶之惡其奉命如晉而見執
矣 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發微 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諸侯日卒也杞稱伯削弱耳

冬吳滅巢

吳巢滅之事亦詳錄之者所以志諸侯之削弱也 左氏日及注見前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有鸜鵒來巢

新義曰鸜鵒不能自營巢穴故所居無常遇他禽之

巢則巢遇他禽之穴則穴象昭公出奔魯國爲季氏所有在外七年齊不容晉不受孤鬻危急無依倚棲集之地卒死乾侯

譏曰國有不常之物不召而至者非爲祥卽爲異也鸜鵒之鳥非魯界所有則在魯爲非常也故書曰有者未嘗有也來者自外至魯之文矣所謂巢者鳥所居之稱穀梁及杜注劉向之言但見經言巢而云此鳥去穴而巢也蓋春秋之文在人曰居而於鳥曰巢故以來巢爲文亦不可曲求其義然則此鸜鵒之異

實以警昭公之失政也先儒多以季氏明

傳各見前指掌異同篇見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折衷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書以譏之蓋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烝正也五月復烝不正也五月烝不正書正以譏不正斯上辛大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穀梁謂有繼之辭近之

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杜得其旨

集義取陳岳論見上

譏曰公羊以春秋定哀多微辭緣此而起也經書又雩而傳以爲聚衆逐季氏蓋其見下有公孫如齊之文而先以此說附會之也且儻實逐之則經當明書之以示義此但書上辛季辛則志其失禮且郊有上辛之卜不聞乎雩有上辛下辛之祭故左氏釋曰旱甚也諸儒解之皆不取公羊逐季氏之說穀梁曰及注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指掌異同篇見前孔穎達正義辯疑見前陸淳辯疑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陪臣執國命三世矣噫

魯自文公之後宣公篡立而政在大夫公室弱而三桓彊至宣公之末公孫歸父欲去之請于齊未復命而宣公薨家父見逐然則魯之患三桓旣已久矣是以魯政常出於季氏而公室日削昭公之立抑又庸暗而季氏寖盛不已今諸大夫欲去之伐之而公自孫則是公室之弱致然也且遜遁也公爲一國之君不能守社稷而自遁於外留外言次則其失國爲甚矣齊侯唁之亦可譏夫魯公失政固當罪也齊爲鄰國不能援魯使之歸國雖曰唁之祇無益矣故離其

事以明譏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趙氏曰見前
復尊王　陸淳纂例并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
發微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不與小歛之說於此不攻而自破左氏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見前
外諸侯曰卒正也今宋公卒于外何以曰之乎據左
氏宋公爲公如晉則宋公無惡也是以卒于封內而
以日卒之錄之從乎正也然亦地之以志其不在國
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內取邑直曰取也斥言齊侯以志其專取鄰阿之邑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規過指掌釋曰並見孔穎達正義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春秋凡公行致之危也致之又月之甚矣昭公不道
不能守國而見逐故可危之也是以月而致之既錄
其致而又言居于鄆明其未返國也左氏之傳於前
釋書至之義謂告于廟則書今昭公書至而居于鄆

斯未入國曷爲告廟乎由此言之春秋凡書致危之
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公圍成
折衷曰春秋惟興師動衆悉書之敗亦書勝亦書內
外無遺侵伐則言侵伐戰圍則言戰圍皆記其實譏
刺不在侵伐戰圍在序其爵位細其名氏而已何休
謂書以惡公嫌公不以文德來之吁苟如是竟十二
公宜悉責以文德曷有於戰伐哉下謂邑不言圍苟
如是則隱五年曷以書宋人伐鄭圍長葛僖二十一

年曷以書齊伐宋圍緡斯杜以類例而得旨
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
伐成善伐叛也反感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
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
書公圍成者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且惡季孫以臣距君若公自得師衆克圍成也穀梁
所云大公者謂崇大其事蓋此意也戰于炊鼻不書
者諱國惡
謂曰春秋之世諸侯伐人之國圍人之邑專用兵之

事皆詳錄以譏之也未見以兵自圍其國之邑者也昭公不道陪臣執政而昭公見逐出次于外齊侯納之不克返國齊師從公圍成春秋直云公圍之者且明成爲魯邑而公自圍之失政可知也左氏梁曰及注各見前公羊佳見前何休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盟于鄆陵

新義曰此公會何以不言及曰及者上及下也尊及卑也今公失國在外自下自卑示不爲諸侯所尊上也公盟曰此不曰何時諸侯相與約納公不曰者言之中以謂王猛自號

必不遂其所納也

譏曰昭公庸弱政由季氏不克有國以見逐齊師納之又不見反今又會四國之君以謀納已是亦不自恥也是以春秋詳而書之且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王子猛居于皇且以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今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會于鄆陵亦以志國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左氏曰見前何休注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日卒同楚子旅義左氏日見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折衷曰西周者昔鎬京也故曰武王居鎬東周者洛陽也故曰成王營洛邑其實未居之第有東西二都若今東西二京也至幽王爲犬戎所侵改平王東遷矣斯則正東周西周矣予朝之亂非謂東周西周謂東王西王矣何者敬王辟子朝之亂居于狄泉狄泉在東故周人謂之西王非易其地名非顯乎史策也蓋周人以一時之所居而呼之中以謂王猛自號

西周故天下因以爲成周誤矣所謂周者即洛邑也成者大也若曰成陽之頌斯上得其旨

通例曰王城者天子之宮也前言入于王城明未得國此言入于成周明復國也復國何以不稱歸示非逆也因狄泉故稱入

集義曰二十二年經書王猛入于王城王城即成周也成周即東周也春秋別君臣之嫌必謹其稱謂王猛立而未即成故繫王而言王城若猛之未得專而有之也此天王既正位於外則成周之主也故其入

則不復繫于王而但曰成周爾亦猶諸侯之入與復歸必書其國也公羊誤以王猛爲篡而謂上之王城爲西周失之

新義曰王者適諸侯無出入之文此書入者夷諸侯而等列國也書天王入于成周春秋外之也外之者何係乎天而絶于人也

宋隱曰晉人納王之善則無一言以及之何也曰罪晉不臣而哀周之微也晉爲同姓之大國王爵之侯伯嗣文之職主盟於時不能卽逐子朝之黨弭朝廷之亂而安定之以盡臣節二十三年一圍郟而亟還坐視成敗凡踰五年然后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見其納王之功以善之則藏奸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故聖人晦而不書經書天王則正可知矣曰入者以其自狄泉而入歟曰非也哀東周之日哀志敬王之失正故以入爲文言天王微弱如諸侯不正者入其國云耳左氏曰見前及後王子朝奔楚下公羊穀梁曰

空

各見前發微曰見
前孫復尊王發微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纂例陸淳曰王子朝書尹氏以者能制之也餘義見襄二十年

通例曰世卿爲亂臣而相以故復書尹氏而不名毛召以者不宜以也雖臣子可以相以而不宜以予朝者爲亂故也亂者當誅不宜以奔

箋義曰予朝天子之子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教導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予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予朝奔楚者大

空

天子之能反正然後人咸服也若依舊史先書予朝奔楚後書王入成周則春秋豈得謂之撥亂之書

諾曰聖人以周衰春秋詳錄其事至此益見傷悼之甚入者惡入也以者不宜以也今上書天王之入而此言以者志王之在外而疾臣之專矣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自二十五年五月失政在外春秋年首必出公以志其所在而謹歲之始也今春公如齊反止居鄆

猶不反國故詳而志之左氏穀梁傳並見前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穀梁傳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諱曰吳夷狄直稱吳爾春秋錄其弒君之事同楚世子商臣義左氏傳見前何注見前

楚殺其大夫郤宛

同得臣義左氏傳見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大夫專主盟會雖自文公以來久矣然此據左氏之事乃是命戍周納魯而爲會其事甚大豈可使大夫會之乎故斥言其人以示譏左氏日見前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折衷曰邾大夫來奔多矣皆以無命卿其所書者各有其旨書庶其牟夷者亦以徵之俱非以命卿而書稽之經例大國皆書大夫小國不書大國所以書有命卿也小國不書者無命卿也其或賤伐盟會小國

見前杜預注公羊曰見前徐邈注見前范甯注

公如齊

自郠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郠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在外春秋必致其所在者以千乘之君失國于外必詳志之左氏穀梁曰及注各見前公羊注見前何休注辯疑趙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滕不月畧之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預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何休曰不致以晉
者見不容于晉未重晉
索隱見三十年乾侯下

譏曰昭公不道不能克有魯國以致臣逐在外加齊
而齊不克納之如晉而晉不容受之以齊納之至于
圍成而止往晉許之至于乾侯而不克受也由此見
公之暗懦雖求二大國以爲援而二國輕之適益見
恥也杜注見前杜預注
何注見前何休注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折衷曰公於二十五年以季氏之難出遜于齊齊侯
以于社待之公不受二十六年公自齊居于鄆二十
七年公兩如齊皆自復居于鄆二十八年以齊不足
倚乃如晉次于乾侯晉侯不禮使公復于境而後逆
因其徑造于乾侯也至是自乾侯居于鄆故齊侯使
高張來唁苟曰唁公不得入于魯公是行自乾侯居
于鄆非謀入于魯也苟曰以善而書齊無德于公亦
何善之有是唁其晉不見受辱于乾侯也杜得其旨
索隱見苟躒下
譏曰齊侯親唁公春秋猶不與之況使臣唁之乎且
齊爲魯隣國雖昭公不道而失政齊侯當爲魯討正
之而使公得反國是隣國之好也既不能如是反屢

欲唁之非禮之實也斥書以示譏左氏曰見前何注
曰見前纂例見
前陸淳纂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內大夫卒若仲遂之云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折衷曰春秋有非義例所拘者則特異其文如齊人
殲于遂鄭棄其師梁亡鄆潰是也斯鄆潰者非公既

不能有其國又不能保其邑而致邑人離叛故以人
逃其上之文書之斯懲勸之大者杜得其旨
諱曰昭公失政固可罪之且失國居鄆不能苟居其
邑以致衆潰豈可處有一國爲民之主乎斯庸暗之
甚矣且夫在國而國逐之居邑而邑潰之不待貶而
惡自見也公羊穀梁曰谷見前發微
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纂例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
得不書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折衷曰公以逐季氏反爲季氏所逐自二十五年不
朝正于廟至二十七年居鄆故每歲首不
自乾侯居鄆復居乾侯二十七年居鄆故每歲首不
釋不朝正于廟者蓋掩公之行止常若在國然也至
是鄆既潰齊不受晉不助子家之謀不聽內外棄之
以是公之行止非可掩塞乃每歲首書公所在以彰
其不朝于廟以非之也故是年正月書公在乾侯三
書公薨在乾侯矣杜得其旨
十一年三十二年正月皆書公在乾侯斯年十二月
索隱曰季氏專魯也久矣逆意如逐君專國汨三綱
賊五常人臣惡逆之甚也而春秋不明書其所逐君
而戒萬世何謂也曰內諱也隱也桓也閔也弒且不
書其弒者皆以[redacted]乎故昭公之出也
書曰公孫于齊又[redacted]于陽州又曰居于鄆則其諱
可見也春秋者所以明微而撥亂也爲臣之主爲民
之君臣民之所恃而安者也不能正權綱修禮義永
宗社承基緒以自光大而反爲臣民惡而逐之不誅
之獨深錄之獨詳則何以戒萬世爲人君者乎錄之
詳誅之深則後之君人者警且懼安

在也且明一國之政所係而公不可不志其所
指掌異同見前
孔頴達正義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于春秋與楚交敵今以兵伐徐其暴惡可知矣徐
曰子而名之者著其不能守國而出奔左氏曰見前
范注見前范

寧注纂例啖子曰
見前陸淳纂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索隱曰魯昭公出奔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又使高張來唁于鄆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春秋一皆書之豈爲區區弔唁之禮及諸侯不得入而書焉曰然則聖人三書之者何也曰罪齊晉而哀天下微弱之甚者也季孫意如逐君專國惡逆之大者也齊晉大國也晉同姓也齊鄰國也世爲牧伯主諸侯之盟討而平之反掌矣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禮問之唁之又齊會公于鄆陵而受賕晉使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皆從逆濟亂罪之甚者也故聖人因其唁公而書之者三所以誅其從亂臣而不能平魯之亂也

諤曰季氏專政逐君于外其惡不容誅也晉爲伯者之後既不能討之又不當使卿會之此春秋所以甚而譏之也左氏日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徵旨見前胡安國傳微旨日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日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索隱見上

諤曰晉雖伯者之後其權固不足與也何則魯之政專於季氏久矣公出居于鄆五載矣晉不能納之又使荀躒會季氏于適歷雖曰責之是晉之權不足道也既不能制季氏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唁之亦何益乎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指掌異同篇云公穀亦以濫爲邾邑而傳解其無邾字之意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非天子所封杜曰不書邾史闕文也二傳之言不可通

折衷曰春秋凡書外大夫來奔未有不言國者外大夫以地來奔亦未有不繫於國者大夫來奔如齊慶封來奔衛北宮純來奔大夫以地來奔如邾庶其以

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斯黑肱以濫來奔亦邾庶其莒牟夷一類也以其國小本非命卿爲以地叛而名之懲其不義也不曰邾史闕文明矣二傳不原其闕互相穿鑿中曰黑肱謂賢者子孫宜有地之辭狂瞽之言也又曰通濫爲國苟通爲國則當書濫子黑肱以濫來奔安可謂黑肱以濫來奔歟下謂不言邾以明乎邾皆不足取杜得其旨

諡曰同襄二十一年

十有二月辛亥日有食之

春秋會義卷十 主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此古之制也且諸侯年首必有以奉天子之正朔或告朔班政以令一國之民俾知教命之出也今昭公見逐在外七載魯之事春秋從而志之而聖人之筆削有以不與也桓文之際有以諸侯而城諸侯者若城邢城衛城杞春秋之政令何所稟乎蓋由季氏專政而逐君故也春秋皆託文而不與示天子之事諸侯不可得而專也不與之故每歲志公之所在以謹其一歲之始必繫公于正月明政當出于公不可出于季氏因以示義

矣左氏曰見前杜預注

取闕

昭公之危弱甚矣爲一國之君凡封內之地皆君所有也不道而見逐出居于外國爲季氏所據今公在乾侯而取闕之邑春秋書曰取如自內取外之辭者志公在外得邑於季氏猶取而然後得也杜注見前羊曰見前指掌異同篇云見前孔穎達正義

夏吳伐越

春秋之於吳楚凡所以暴滅之事皆志之今吳伐越

故詳書之左氏曰見前

秋七月

春秋會義卷十 主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春秋之世上陵下替固已甚矣諸侯及其大夫專之之事春秋從而志之而聖人之筆削有以不與也桓文之際有以諸侯而城諸侯者若城邢城衛城杞春秋皆託文而不與示天子之事諸侯不可得而專也桓文既沒政出大夫凡所以交隣國之事有以大夫而專諸侯之職甚矣今書仲孫何忌會諸國大夫城成周亦託文而斥言之示天子之事大夫不得而專

之也春秋之義其在茲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薨不地故也薨于路寢正也公在外七年矣及其薨也亦在乎乾侯之地春秋志之亦以謹其終矣左氏曰見前

春秋會義卷十終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定公

史記及左傳不言母之姓氏昭公自二十五年在外至三十二年薨於乾侯及此年夏喪至魯人共立公子宋爲君是爲定公

元年春王

折衷曰春秋諸公卽位之歲有書卽位者有不書卽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惟定公卽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互有異同荀曰昭無正終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易以書正始桓莊閔僖亦然窃皆書之稽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於乾侯定公正月不卽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卽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卽位六月也斯杜得其旨

旨要曰杜公謂公卽位在六月故不虛書正月也按前經義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備一時今下文稱三月晉人執宋仲幾若以未卽位前非公所行之事而不出正首則何以紀三月事乎又云卽位在六月當書元年以備歲既備此歲何爲不書首月乎春秋諸公他無此例今據經上有春王中有三月下有戊辰公卽位則正月二字當明是闕文而後人穿鑿之耳

本旨曰嗣主定位於初喪聖人緣孝子不忍有變於中年遂制踰年卽位之禮但適值正月故因爲節焉亦不云他時不可以卽位也昭公薨於乾侯逆喪未至定繼其後勢宜侯之元年無正實由於此

謂曰自隱至昭凡元年春之下必書曰王正月明政必由王出也王正月之下必書公卽位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也其有非繼正之例者則削其卽位以示義焉然未有不書正月者也定之元年直叙王三月之事而不錄正月者得無旨乎雖然卽位在六月而此元年五始不具者定公之正月政無所繫也時昭公已薨而定公未立耳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焉正者所以繫一國今國之政無所稟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

折衷曰凡書諸侯執諸侯之大夫唯齊晉楚耳謂用霸道非爲已也謂勤王也故皆稱人以執蓋大夫賤不可以當公侯也斯魏舒執之也苟曰累舒則非是矣蓋魏舒以晉侯之命合諸侯於狄泉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郯三國皆吾役也三國有辭故仲幾之執斯與諸侯異何者執諸侯非罪也斯執爲城成周而不受功可謂有罪矣中謂仲幾之罪爲不衰城也奚其鄙歟下謂殊不知義例上得旨

經社曰諸侯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其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而歸於王可也諸侯遠於尊所執而自治之猶以爲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猶不歸于王而自治之其爲無王甚矣

譏曰古者命令由天子而出也春秋之世本先顛而尾不掉綱紀壞廢益見於倒持矣且成周之地而使諸侯之國城之削弱可知也諸侯又不躬親而使大夫斯不正之甚亦以志政出大夫耳今書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

仲幾是以大夫而執大夫也且春秋之時以諸侯而執諸侯不以其罪者則人之今大夫亦人之者沒其人以不與大夫之專也其言於京師者明其爲城成周而執之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新義曰季氏逐昭公臣簒君無王也此書者仲尼以文王之法治季氏之罪何以不言正月正月政教之始也言侯當奉天子正朔以正國內之不正也所以昭公在正朔與昭公昭公薨正朔與定公今昭喪在外定公未立不書正月不與季氏正朔也昭無正終定無正始此何以言即位即位者改元繼體之事有天下國家之所重今元雖已改體不得不相繼變於中年急於得主此乃絕季氏簒奪之心起春秋褒正之文也

譏曰昭公內不能制其臣以見逐在外七載不能返國而薨春秋危之甚矣是以於喪至特志之明其不道而終於乾侯實所以惡之也公即位爲一國之始而定不得於正月即之者以季氏專政故也是則魯

之一國政無所繫而至此始出卽位之文以明一國
政之所繫也公子宋至此而後位定以權出於季氏
故春秋詳錄喪至而書卽位之日者以謹其非正月
之正也左氏公羊穀梁皆見前發 徵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禮諸侯五廟魯以周公之故得立大廟與世室此乃
漢儒之說今立煬宮而春秋書之曰立立者不宜立

也左氏之傳又自季平子立之則其失尤甚聖筆其
以爲非常制而譏之乎左氏公羊皆見前
冬十月隕霜殺菽
折衷曰春秋書災異有繫時者有不繫時者如大水
大火之類是也繫其時如雨雹無冰之類是也隱九
年春大雨震電周春正月夏之十一月微陽始著未可
有而有謂之失時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卽夏之十一月
冰可有而無信莊二十三年十一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卽
夏之八月也而隕霜殺菽故謂之非常之災亦不可

以殺而殺也斯杜穀得其實中曰記異春秋書災與
異書災者顯書害於物也故謂之災水潦旱歉之類
是也書異不常有而有故謂之異則鵲退隕石之類
是也斯隕霜殺菽與水旱何殊爲災明矣中之短
集義曰春秋筆削之法皆有微旨穀梁傳三十三年
隕霜不殺草傳以爲舉輕蓋可殺而不殺也菽之於
物易長而難殺此傳以殺菽爲舉重得非經意乎公
羊見經止言殺菽故曰記異又曰災菽也何休因以
不殺他物釋之誤矣
春秋會義卷十一 六
新義曰春主生秋主殺天地常分陰陽常理今八月
陰氣尙微隕霜殺彊稼軍國之權出於卑者也乃季
氏專魯昭公定公不能制反爲陽虎所囚之象也
諱曰夫陰陽之氣不差謬於四時者繫乎人君之政
修而陰陽不診之致也今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不
時可知矣是時季氏專政昭公以出外而終定公初
立譴異所告實以警其爲君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
二年春王正月 羊穀梁曰各見前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旨要曰禮天子五門皐庫雉應畢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大約魯禮朝廷郊廟率與諸侯異諸侯臺門而魯有兩觀是魯以周公之後皆爲不臣之禮也故三門兩觀擬於天子雉庫之名正月之吉縣象其上謂之象闕其實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

新義曰門闕者號令政教所出之地也今定公因季氏得立政在家臣天戒若曰號令不行權出臣下厥災火燒門

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其實僭於天子也其後僭禮尤甚聖人譏之必有因其事而託義焉若此雉門兩觀其僭已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春秋明書之實以譏其僭而錄其災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指掌異同篇見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繁露王道篇云譏驕溢不恤下也

本旨曰御廩桓宮僖宮新宮亳社災大室屋壞

皆不言別蓋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經明云新作以見非正也譏曰春秋譏魯僭天子也夫雉門兩觀天子之制也魯國作之爲非度矣夫子因災及而書之若曰不譏其僭則新作之文不應書矣且作者不宜作也必言新者謂魯舊有其制而今新之者也新而作之是不改僭溢之度也不然何以桓宮之屬皆不言其別葺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孫復尊王發微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傳不明拒公之由而指掌諸儒亦又疑之然春秋所書亦以志公不自重以禮祇以取恥故錄其復加難之辭而曰乃也何氏注見前何休註指掌碎玉見前孔穎達正義

一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於召陵侵楚
桓文之沒春秋患楚之爲暴久矣然諸侯及其大夫
雖或伐之猶未嘗率諸侯以討正之至此會於召陵
列國並至而劉子在會是以春秋叙正其爵以與之
所以曰侵者亦有以譏之也夫侵淺事也諸侯既欲
伐楚當襲桓文之功而盡心於討正其義固可也諸
侯不以是爲心雖謀救蔡侵之而已故聖人筆削之
而曰侵者以淺辭爲言也左氏傳見前箋義曰見前汪克寬纂疏發微曰見前

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春秋筆削之法固有不待貶而罪自見者也蔡公孫
姓以大夫帥師滅人之國可罪也既滅而以沈子嘉
歸又不可也以歸而殺之其惡甚矣據左氏之傳由
聽晉人之使則蔡不足道也故書曰以謹之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纂例啖子曰見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皋鼬
箋義曰一事而再會又劉子諸侯總言之者惡晉及
諸侯爲義之不終也晉爲蔡會諸侯而侵楚義也反
以求賂不得而辭蔡侯致蔡侯去中國而求援於吳
吳人爲之伐楚有功以夷狄而憂中國故進吳子而
畧中國諸侯焉不爲公諱者罪不在魯也
新義曰及者汲汲也內爲志也公新卽位汲汲求諸
侯盟魯人無公再言公者尊魯有公也不日者諸侯
未相信也
諤曰盟者禮之制爲壇以盟諸侯也且此年召陵之
會劉子在會而此直曰公及諸侯盟者蒙上諸侯以
統言之不與諸侯得盟天子之大夫也故削言劉子
之盟而直曰諸侯盟左氏穀梁日各見前

杞伯成卒於會
六月葬陳惠公
書葬以謹臣子之禮
許遷於容城
自遷爲文無他義
秋七月公至自會
月者危甚也

劉卷卒

折衷曰外大夫不卒不葬天子之大夫亦不卒不葬其或書卒則各有其旨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所以書卒者同盟也非同盟則不書矣文三年王子虎卒所以書者蓋與僖公同盟於狄泉也斯劉卷卒則所謂劉子也是年同盟於召陵天王以同盟之禮來赴故書之斯杜得其旨中近之

箋義曰不日者外大夫略

集義曰見隱元年歸賵論

譚曰劉子於此年與諸侯爲會赴告遂有交往今錄其卒者爲葬劉文公起文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趙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筮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大夫專伐上屢見

葬劉文公

左氏存史册之例凡同盟皆有赴告之事是以外諸侯之卒葬皆錄於魯史聖筆得而詳定之以謹其禮也按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也前年會於召陵今卒葬書於魯史是必交往之禮私赴也且天子寰內諸侯雖爵祿所視過於列國其職蓋天子之卿大夫耳固不正其外交也今劉子爲王卿士而於魯有交往相及之事春秋因而錄之以明非禮之正其貶在於書卒葬也公羊曰見前趙子曰見前汪克寬纂疏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折衷曰春秋盟會其有君不書君臣不書臣者或從赴告蓋升絀之文也然不獨在乎書楚人亦不在乎書吳子也書楚人者絀囊瓦也書吳子者正闔閭也何者楚囊瓦不能用沈尹戌之善謀而貪以致敗絀之也吳闔閭能爲蔡用力於中國故正之斯絀楚則上得其實正吳則中近其旨

譚曰春秋書吳子楚子先儒以爲復舊爵也蓋吳楚之國雖强暴僭恣而春秋書之不過子焉明爵之不

可踰矣今蔡侯以吳伐楚亦可譏也楚與吳夷狄之國耳楚貪暴於中國蔡侯力不能勝之以吳子戰而敗之故内之而書及者蓋以吳之伐楚援中國也故爵稱之則貶楚可知矣然必曰以者著蔡侯之力不足也筆削之法亦詳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杜注見前杜預注

庚辰吳入郢

折衷曰吳楚相持久矣楚强吳弱故累爲楚所敗因使伍員爲吳行人伯嚭爲吳太宰共以謀楚楚自是

無歲不有吳師以致罷於奔命故有入郢之辱春秋書入多矣有入大國有入小國入小國故弗有其地矣有入大國苟乘勝弗墟亦謂之弗有地也上書棺槨之戰楚師敗績是以乘勝入郢得不謂之弗有地歟蓋上有吳子及楚人戰下省其文不復曰吳子亦如徐伐莒鄭伐許狄入衛狄侵鄭吳伐越於越入吳皆不繫其升絀也

謂曰入者以兵入也吳乘楚敗而入其國復以吳稱之者公穀以反狄道言之蓋聖人之意亦有以示戒

春秋會義卷十一 十四

也復狄之者以其入郢以救援中國爲名乘勝而爲夷狄之道春秋所以不沒其實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前孫復尊王發微曰見各見前發微

五年春王三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三傳無義按春秋日食皆書以示戒何注見前何休注

夏歸粟於蔡

左氏之傳雖以分災救患爲禮然非禮經之正也末世諸侯不歸職貢於上而天子有求於下春秋以之爲譏也今蔡爲楚圍伐不已而諸侯歸之粟是諸侯辭也且諸侯未嘗歸職貢於上而以歸蔡粟爲惠不足爲道也此專之之甚矣故不復列諸侯而内魯以歸爲文則諸侯可知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

於越入吳

折衷曰列國唯越最後入春秋春秋書諸國唯楚初書荆後書楚昭五年先書越入伐吳三十二年書吳伐越至此方書於越矣凡諸國伐越第曰越書入吳則必曰於越入吳稱其旨於越者本俗之名越者中

國之稱也諸伐之第書越者從其國之赴也入吳而稱於越者從吳之告也吳與越其俗同故告於越中國與越其俗異故曰越又唯越不一其名有東越西越南越北越故有於越之稱焉中下近之陳得其旨

譏曰春秋書吳入郢於越入吳蓋外夷狄於中國然志之者譏諸侯不務德而啓夷狄之貪暴也春秋之際諸侯之國無大小皆擅相侵伐以强弱爲判故楚人乘之以擾中夏晉又使巫臣通吳以啓其憎暴遂使吳楚相伐而越亦乘之以交侵伐不以義而務以暴人爲勝由諸侯不務德之致也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穀梁注見前范甯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春秋之法仁義之法也夫子所悼者自所傳聞及所聞所見之世則仁義之道蔑云耳是以於桓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宣公之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桓宣之於翬遂猶定公之於意如不以先君之罪罪之非仁之所爲仁義之所爲義也春秋錄其事而懲之

將以仁義之法正之也何注見前范注見前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大夫帥師春秋亦出其名以示義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此聖人之所深疾也然自陽處父帥師救江之後外大夫帥師皆見於經以志其專者不一也凡大夫行侵伐必詳錄之以示專之不可也專伐猶不可況專滅乎今鄭游速故曰之以謹其惡左氏日見前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經社曰定之出十有一致之者十危之也不致之者以大夫而滅人之國又以許男歸其憎暴不可道也

一內之也

譏曰春秋之例侵伐例時公以兵侵人而何以月哉

何氏明之

又曰未踰時而致之者其往可危也左氏日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春秋凡魯卿出聘曰如皆詳錄之以志其不朝聘於天子也且卿之出不如齊卽如晉是魯以有畏而爲之不以其禮之正也且一卿數往猶曰非禮況二卿並往乎故並錄之以示義同文十八年左氏曰及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注見前

春秋稱行人以執以事執也樂祁犁如晉見執據左氏因范獻子言而執之是以元凱釋爲非罪左氏曰注見前

冬城中城

春秋書城譏其勞民也穀梁因而言三家張以見魯之陪臣執政而公室卑矣杜注見前杜預注穀梁曰見前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折衷曰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皆聖人之教也春秋書二名多矣聖人何譏焉矧書仲孫何忌非一苟譏之則悉宜譏之矣矣稱於是歟考聖人之教稽春秋之例亦矣所譏矣春秋闕文眾矣聖人所以不補者亦吾及史之闕文也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戒後儒之穿鑿耳斯上之長中下之短也

諸曰大夫帥師專伐春秋以爲譏也況二卿並往則專之甚也蓋魯政出於三家而季氏仲氏各帥其師以往故並言以譏之杜氏曰見前

發微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於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於沙

折衷曰春秋書行人以明其非已之過不當執而執也不書行人以彰其已之有過當執而執也書以者

春秋深有義類荀曰某人以某師伐某國則是能左右之曰以也如桓十四年宋人以齊蔡伐鄭定四年蔡人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是也斯書以則異於是何者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私謂齊侯曰執結以侵衛上得其旨

箋義曰齊侯稱人者惡其爲執結侵衛也結稱行人明其不以罪執之也自昭十三年諸侯盟於平丘之後晉不能以德義結諸侯多叛之伯業漸廢中國無盟主故雖有盟歃之事皆不書日而若大信辭

者其盟不足謹也

謂曰春秋書專伐貶之也書專執亦貶之也今齊人以不道執人又以伐人之國不待貶著而惡自見又稱行人以甚齊人而志結之無罪左氏曰見前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公以兵侵隣國適足以起怨末踰年而致之爲下復侵齊起也左氏見前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一時而再侵齊書月以危之致蒙上書月亦以危公也左氏曰及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於瓦

規過曰按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可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之故稱師乎

指掌釋曰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故以爲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以此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而規杜過非也

謂曰齊伐我而晉來救是以公會之於瓦然不言晉

士燮而云師者蓋言士燮則無以見其師也師也若謂大夫不敵公則高傒處父尚皆出其名也此豈獨嫌於敵公耶是則省文從可知矣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公羊傳何休注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燮帥師侵鄭遂侵衛

大夫專伐其惡可知再言侵者甚之矣左氏傳見前注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二卿專伐書以譏之左氏傳見前注
見前杜預注

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

從祀先公

索隱論曰春秋書從祀先公者何也以爲大復正可也於魯則正其所以自爲則姦且亂故聖人辯而書之正魯國以誅叛臣也按定公八年冬書曰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此二事也間無他文同辭而書之

者何也以爲陽虎假順祀之名而終爲盜以亂魯國也順祀不可以不善故疾邪不與而歸之於君懷詐不可以不戮故嗣書爲盜而誅之以見叛惡之臣假善以成詐紿衆以取權國人不能知其心定公不能辯於早而危宗社幾於滅亡而戮之所以窒萬世亂臣竊議之源也嗚呼陽虎有祈而順祀之以挾詐求名謀亂於魯者也

箋義曰從祀先公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不於太廟而於僖宮非正也故不書諦又不書日畧之也然善其復正雖非公命亦書之焉蓋譏宗廟之事公不能行而因陽虎行之

謂曰祭祀邦國之大典也春秋所書皆變常失禮矣此書從祀先公而傳皆以爲順祀復正豈其然乎且如三家之說則常事亦不當書今既詳而錄之必應有譏耳據左氏之事陽虎欲去三桓而從祀以祈之然序昭穆追遠之事則必當以禘祫之時行禘祫之禮則可也今陽虎止以去三桓爲之則是聖筆志之雖曰從祀而不時不禮之失不可逃其貶也又非定

公爲之豈可謂之復正乎左氏曰見前注公羊曰見前注見前杜預休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盜竊寶玉大弓

折衷曰春秋書盜官非大夫而書盜則史策之常文也官至大夫而書盜則筆削之微旨也如盜殺公子騅公子發則非大夫也如盜殺衛侯之兄縶則大夫也齊豹則衛之大夫作不義故特書爲盜以深罪之也斯竊寶玉大弓不得例於春秋故曰盜也斯竊寶玉大弓非以彫琢也非重其純繡也蓋諸侯始封皆有

周之物以爲傳世之寶上得其旨
新義曰寶玉文之器大弓武之器也文武之器周魯
世世相傳之寶也國邑可盜也受祿可竊也文武之
器非他姓所有之物也不求而自得故下書曰得寶
玉大弓也
謂曰春秋所書曰戕曰盜其義蓋一而人與物別而
稱之也在人曰戕謂自外而暴殺之之謂也在物曰
盜謂非所取而竊得之之謂也然則賊盜通稱耳此
所以書盜竊者其譏在魯耶國有重器而爲人所竊

之其惡可知也況是天子所賜乎此錄之以志不能
寶藏其器以致爲一陪臣所竊實所以甚其惡左氏
穀梁曰及注各見前陸淳曰見前公羊
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折衷曰春秋書麟則曰獲書得鼎則曰納
書寶玉大弓則曰得聖人得無其旨上曰凡獲器用
曰得得用曰獲豈有是歟稽其旨麟則西狩而獲也

孚則齊人歸之也鼎則譏納於太廟也斯寶玉大弓
則前年失斯年得也非可以凡獲論則麟有何用而
曰獲器用之例也上之誤中得其旨下謂書得爲得
之隱殊無取焉
謂曰寶玉大弓周王之所以賜魯而魯藏之以示後
世子孫不忘乎周德也何則定公失政陪臣專恣至
於竊國之寶器爲春秋所譏而賤之曰竊也既書盜
而賤之譏在魯國之慢藏也魯不保守國器幾致乎
失今得而復書之而正其得之於盜也故直書曰得
寶玉大弓以明其失而復得也左氏公羊穀梁傳注
孫復尊王發微各見前發微曰見前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規過曰齊不告伐而以次告不書伐非諱伐而不告
也
指掌釋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
次既告魯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爲諱伐盟主直以次
告也知非不告伐者明以衛新叛晉又魯與晉親故恥

以伐告唯告次耳劉妄爲規過非也

謂曰齊衛一國之次兵于外而左氏以爲伐晉何休謂之伐魯然五氏是爲晉地明矣纂例云無罪而次是欲自爲寇可知也故書次以譏之左氏曰見前何注范氏曰見前范甯注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考傳所論及猶汲汲也直云及者自內之辭平者和

平也既平而春秋書之者以謹其所不平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春秋公會隣國多矣然此左氏備載其事以見孔子相之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上得其旨

公至自夾谷

桉三家之說夾谷之會定公微孔子則幾爲齊所劫

矣賴夫子相之得安以返故春秋致以危之地以實之左氏曰及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休注穀梁曰來歸以從自外之例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傳注並見前纂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晉趙鞅帥師圍衛

大夫專伐以國氏希不失之世故也左氏曰及注並見前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或侵或伐或平和靡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下會齊侯於夾谷繼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不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遂避之及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返汶陽之田吾亦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强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以勢競之不可也唯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上得其旨

譏曰楊子云用于魯而齊人彰彰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之則無敵于天下吁觀孔子相夾谷之會以辭加于齊而齊歸所侵之田效已見矣然書之以來歸爲文者蓋齊人特來歸之非自魯取之也故書曰來歸以從自外之例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傳注並見前纂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春秋大夫帥師圍讒之也此又以大夫而專圍其叛邑亦且甚矣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于文公之年書大夫出奔以官稱之者彼以商之制而言之也今于此錄之從諸國之例者蓋但志其出奔故直以公子稱之杜注見前杜預注見前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以大夫而敵公侯非禮也然春秋不復去氏以示義者是時政自大夫出希有不失之故也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傳所論及猶汲汲也暨不得已也會及暨皆與也今宋公之弟辰以其大夫出奔春秋以不得已之辭加之者甚之也必曰宋公之弟者宋公不能制其弟實恣故此以自內爲文其實皆譏之也左氏傳注見前杜預注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樂大心自曹入蕭與上四臣之罪均也故亦以入稱之然不言叛者大心之入黨叛可知矣杜注見前杜預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及者自內欲之也諸侯之制當在冀戴天子而無相侵軼可矣吁春秋之時諸侯之求平交忿皆出于自恣故此以自內爲文其實皆譏之也左氏傳注見前發微曰見前杜預注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論語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入春秋而諸侯專天子之柄聖人疾貶正之宣成之世大夫專列國之政聖筆亦從而追治之及此政專於家臣而宰吏爲國之患是以叔孫帥師墮之且墮者毀耳然則帥師而往不曰取亦不曰克者蓋春秋變文以示義且伐與滅克與取諸侯不可得而專之大夫亦不可擅而行之春秋所以譏之也況又宰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大夫專伐無他義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摘微曰郈費二邑也久已屬魯今帥師伐而取之則郈費其畔也諱魯之內叛失民故言墮以曲其辭書帥師以明其實微哉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折衷曰凡盟會戰伐其出境則書出入必告廟也故悉書之苟非出境則不告廟不告則不書成者魯國之邑則非出境曷以書之天子不親征叛國諸侯不親伐邑公以成疆與兵而自圍之是以出入皆告

于廟故書之苟曰若他國然則已書成矣安得爲他國歟苟曰危之則國之邑奚危之有斯杜得其旨
新義曰天子不能有天下諸侯不能有一國國異政

家殊俗雅變風變此春秋所以因變行權也仲孫者
魯大夫也成者采地也采採也禮大夫不當有其邑
田採其賦入而已矣此書公至自圍成言家臣據有
田邑同夫列國諸侯也公不克而恥以危錄也
譏曰周禮九伐之法皆天子命諸侯侵伐之制是以
先儒緣而爲論云天子不親征下國諸侯不侵伐叛
邑也今成家臣之叛者而公不當親圍之也公不能
撫有一國之眾而至于用兵親圍其邑不待貶而貶
自著也且費郈言墮而此言圍成者重公之圍而難
之也三家取之若墮而公必至于圍其難可知矣且
公之圍成在其國爾然致以危之者蓋公不當自以
兵圍其國之邑其行可危也往既可殆而不可不致
也左氏曰見上墮費下左氏傳穀梁傳注並見前杜
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發微曰見孫復
尊王
發微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謂伐晉而經書次者亦以志其無寇而次之也
左氏曰
見前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繁露執贄篇曰臣不奉君之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是也
譏曰春秋之法託文以追罪于人也必有善惡輕重
之辭焉春秋所書入者惡入也而又叛逆辭也且聖
人既以惡入之文罪于趙鞅又斥其叛以言之者蓋
以人臣之道共貴于尊上也有一不忠則罪莫大焉
況據邑以叛乎不可不直書以示貶左氏穀梁曰各
見前辯疑曰見
後趙鞅歸晉
陸淹辯疑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折衷曰春秋之義惡入曰復入爲諸侯所納曰歸書
晉欒盈復入于晉宋魚石復入于宋皆以不臣而奔
又以不臣而入故以惡入之罪罪之斯上書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出書以叛則不臣可知矣入不曰復入
而曰歸何也噫鞅出信有罪矣鞅入豈有過歟何者

欒盈魚石出既不臣入又不臣故書爲惡入趙鞅出則以叛而書入則韓魏請于晉侯而入既入而復臣于晉韓魏雖曰晉之卿有地而廣有兵而强其勢類列國故書曰歸若諸侯之所納也杜得其旨苟以鞅逐君側之惡人而不罪之以是歸則出何以書入于晉陽以叛春秋責奔臣以地叛中下俱不足取焉

集義曰公羊傳例出入無惡曰歸穀梁曰反以好曰歸此趙鞅出書叛入書歸豈可以入無惡反以好而言之乎按左傳以韓魏請而歸之且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然則鞅之言歸者其以韓魏之彊而同之諸侯乎韓魏之强則譏晉之弱可知也二傳以逐惡悔過而言之誤也

索隱曰鞅入晉陽叛本非專土叛君反側之惡臣也聖人原其情以宥之故變而書歸也

謂曰春秋之法歸善辭也且趙鞅據邑以叛而以善辭稱之者聖人之志不與其入晉陽而與其歸國也

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
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薛弒其君比

薛小國同文十八年莒弒義杜氏注見前經文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春秋內魯爲文自外適我故曰來也以他國爲文故言出奔也皆大夫失守書以譏之左氏曰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懲而勸之者春秋之法也疾而甚之者春秋之義也凡所以叙陳于楚之下實所以懲之也書滅而加以歸亦所以甚之也懲而譏之甚而疾之此聖人所以

追治而云耳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于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折衷曰春秋書天王之事簡矣何者如求金求賵則非所當求而求固不常行矣如來聘亦非常行之事

如來賜我公命則宜俱錫之而生錫唯文成二公而已死錫之唯桓公而已文成生豈有異耶而獨錫之蓋周之衰弱諸侯之强盛第有天下之名而無天下之實故于其禮偶得行則行之不得則廢矣歸賵亦如是也三家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惟一歸賵而已故不原其旨而俱惑焉苟曰以譏不助祭而書吁史策諱魯之惡切矣詎可以是譏歟必不然也是偶得行則書明矣中之短凡諸侯之使則稱名天子之使則稱爵或有書名者則春秋紬之斯石尚者石氏尚

名也謂之紬則無罪矣謂之大夫則無爵矣何者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賤而不名天子之士則敵諸侯之大夫故書斯上下得其旨然下曰石尚欲書於春秋者失之

譏曰周禮賑賻親兄弟之國此天子典禮之正也末世法度廢缺諸侯所以奉上之道無聞而天子政教號令之事亦蔑云爾是以春秋錄相朝則見述職之本廢矣書交聘則見問時聘之禮闕矣詳盟會則見會同之制壞矣書來賜命則告成命之道絕矣載

易田則巡狩之法替矣書求賻則會葬之典缺矣至於祭祀喪紀之類皆從而錄之所以明典禮之不修而春秋不得不譏也今此石尚歸賵而春秋書之因以明法度之壞非周之正也亦以見衰世諸侯不助祭于上而天子徒歸之也豈可謂石尚求爲而書之乎杜氏曰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各見前何休注范氏曰見前范甯注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同昭公二十年公孫會義杜注見前杜預注范注見前范甯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公在比蒲而邾子來會非禮可知矣杜注見前杜預注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折衷曰夫郊祀者國之大禮也養郊牛者國之大敬也苟禮無失敬不虧郊得時則不書苟書之各有其旨或以遇時而書或以非禮而書或以改牛而書或

以不郊而書或以免牛而書唯畿鼠食郊牛不死則
書所食之處如成七年畿鼠食郊牛角改卜牛畿鼠
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苟牛死則不書所食之處何
者舉死爲重也設以爲慢爲不敬甚矣聖人所以不
以所食必爲不敬者畿鼠所食非人力及也斯杜得
其旨公穀之短

譏曰魯以周公故行郊僭也夫子因其災變而託文
以書之今畿鼠之食是由不恭而獲譴也雖改卜亦
幾乎慢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二年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且春秋以楚稱子志其盛而稱之自薄之盟始及其
伐鄭圍宋則亦出之以譏其僭橫益起也春秋患其
厲肆貪惏凡用兵詳而書之然其滅國多矣未嘗以爵
書之亦不與其暴橫之甚也今滅胡而稱爵者以見
楚益寖盛無已而諸侯無復攘正之也左氏曰見前

夏五月辛亥郊

折衷曰凡郊先時非禮也所以不卜者不可改也苟
卜必書之謂刺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遇吉所以五月
郊設三卜故不書之如成十五年書五卜郊襄七年
書三卜郊襄十四年書卜郊而第書辛亥郊與斯誤
矣稽其旨上書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次書五月
辛亥郊書改卜正也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譏
非禮明矣杜穀得其旨

譏曰上書饑鼠食郊牛而有改卜之事則郊違其正
故此復書辛亥郊而先儒皆釋爲不時其譏可知矣
亦因以志其僭也公羊曰見前何休注曰見前何休注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邾子來奔喪

折衷曰凡諸侯之喪雖會葬爲重故有同軌同盟同
位外姻之別焉會葬猶宜有別奔喪豈無其限故諸
侯有服則奔喪無服則會葬邾國雖小盟會戰伐嘗
列于諸侯矣于義爲異姓于禮爲同盟不宜奔喪明
矣書之者譏其非禮也左公得其旨下第書其奔不
釋禮短矣

謂曰邾小國耳事魯不暇今定公薨而來奔喪非禮可知也夫子志之亦以見諸侯不奉正而以强弱交事不已也公羊穀梁各見前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折衷曰左氏本意以爲定公正室哀公嫡母安得以喪禮相併而不備其禮歟實未然也稽其旨姒氏非聘非幣非逆非正春秋皆不書安得謂之正夫人也是定公之妾明矣雖定公之妾苟定公已葬哀公成君而後卒則書薨矣書小君矣亦有謚矣所以不薨不葬哀公未成君也斯中得其旨下近之杜誤矣

謂曰春秋之法正名以定分也且魯夫人薨葬見於經者多矣必曰夫人某氏薨而不曰卒今姒氏不書薨亦不稱夫人者公穀傳以爲定公之妾而哀公之母哀公未君故變文以書之若如左氏之說則聖筆豈拘赴訃之末乎益聖筆正名以起文直曰姒氏卒

啖子曰見前張洽集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邾子之奔喪固以譏之也況會葬乎滕非禮之甚矣

發微曰見前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薨稱夫人則葬稱小君謂其與君同體故也今定姒爲妾母而哀公未君既書卒以別其文故葬不可稱小君耳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纂例

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冬城漆

春秋會義卷十一終

春秋會義卷十二

宋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魯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春秋立一王之法將撥亂而返之正也楚之暴盛癒病中國聖人固不與之然有以起其文而見義加楚于諸侯之上者蓋微旨所在矣楚人春秋當齊桓之初齊桓不卽除其牙孽使之暴焰至于此桓文之後

諸侯又從而與之盟以啓其貪慘而楚橫肆無厭聖人若不序於諸侯之上則無以見其恣暴也雖出于諸侯之上然稱之亦不過于此聖人疾之之本意不使得有僭橫之稱也若陳與隨雖當時之微國爾必以侯稱之者謂其本爵受之于周而不可奪也此其筆削之理歟左氏曰見前范注見前范甯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郊孔子謂之非禮而春秋所書因其變瀆而錄之實以譏其僭也餘義見僖三十一年杜氏注見前杜預注何氏注見前何休注穀梁曰見前

秋齊侯衛侯伐晉

諸侯用兵稱爵所以別大夫也宣成之後禮樂征伐皆大夫專之至若諸侯尸其事則出其爵以別之爾左氏曰見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文公之後內大夫帥師出其姓外大夫帥師以國氏皆所以疾其專也何注見前何休注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通例曰非義曰取

箋義曰邾近魯魯先伐之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比來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爲憾季孫叔孫仲孫帥師伐之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稱重者政不自公出罪三子也季孫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攻之陽虎欲殺桓子孟孫氏救之今得邾田故季

孫以讓二子不與盟焉

新義曰三家伐邾而獨叔孫仲孫盟者何志渝盟也渝盟不日大夫盟不日此何以日定哀多微辭文法從而更變也

謂曰古者諸侯分土之國凡五等然大小之田封域有量土疆有限不可得而軼之者也末世列國不紀務自貪廣伐取不一春秋所以詳而錄之亦以見疆域之不正諸侯不能爲天子守之也今魯之三卿專于帥師固可譏之也況伐人而取其邑乎是以斥言之則專伐專取之罪兩見矣魯政逮于大夫久矣是以三卿伐邾而二卿與盟斯政不由公出也且叔仲二子以大夫而盟邾子則是諸侯受盟于大夫也專恣可知矣故書曰以謹其惡左氏曰見前注見前范甯注穀梁曰見前注見前杜預注公羊注見前何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折衷曰蒯聵以不道而出奔則父子絕矣父子已絕于安得尚曰世子與斯聖人筆削之文也稽其旨蒯聵于靈公信有罪矣靈公既卒輒之于蒯聵宜何如哉輒蒯聵之子以子拒父則絕天理之大經失人倫之彝序其何以訓故書世于蓋以靈公之卒蒯聵宜有其國故左氏言從諸侯之例是

箋義曰前年齊侯衛侯伐晉以救范氏冬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及聞衛侯卒而輒立則欲立蒯聵而廢輒以爲已援故逆而納諸戚焉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蓋春秋惡鞅生事納之以致衛亂故不從衛侯

入于夷儀之例而書納焉明非蒯聵之罪趙鞅納之耳亦猶楚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不宜納也餘義同折衷

新義曰春秋所謂大過之文者主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蒯聵弒母是子之不子由靈公父之不父也此書納衛世于蒯聵者何納者惡人也實有罪于父也言衛世子者不絕于其國也世子不絕于國而輒拒之是與蒯聵爲父而甚輒之不子矣三年經書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大春秋意也昌言乎大

春秋意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以其兄弟讓位今父子爭國子貢之問深得情理也

譏曰陪臣專制固已甚矣晉趙鞅以大夫而納衛國之世子其惡尤甚不待貶而貶自見也況又帥師以納之乎至若蒯聵必曰世子者發微新義詳而論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鄭師敗績

春秋所書必別以主客之文以叙其所以伐而戰也

然此並言帥師者蓋以二卿皆專命而戰故疾之而以趙鞅爲甚左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

蔡國微弱不能安守天子之土遷其國邑故春秋以自遷爲文左氏曰見前何休注見前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折衷曰蒯聵父也輒子也聵在戚方謀入衛輒在衛以兵圍戚父子之性易以自處微勸之道未見其旨聖人爲內諱不爲外諱非爲輒諱之也非以蒯聵宜圍之也何以無異文稽其實上書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於戚是聖人念蒯聵之正當有國責輒之不迓其父也斯書圍戚以常文而書則先曼姑後國夏何者曼姑兵首也此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爲兵首皆筆削之異文以罪輒之拒父明矣杜得其旨下近之

譏曰大夫專伐此亦其人也然諸儒皆以衛石曼姑爲論夫以蒯聵在戚而二卿並圍之則是曼姑爲子圍父也聖人書之必推而求之道於是主齊國夏以志之則曼姑之嫌可見也若如公羊則先儒不從者多矣且輒既爲君而蒯聵在戚欲以當國故直曰圍戚以甚其不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指掌異同篇疏曰見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折衷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桓僖非始封之公不毀

之廟桓至哀隔十廟僖至哀隔七廟矣苟曰皆已毀之廟而復立之故災內毀廟不書無以知其實然立廟必書之書之者譏其親已毀之而復立之如立武宮煬宮是也謂桓僖之廟立胡不書之既不書之則非復立明矣故聖人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是親盡宜毀不毀也杜得其旨

譏曰魯之怠棄國政慢于鬼神久矣是以文公之年大室屋壞春秋從而錄之以志其奉先祖之道不恪也此年桓宮僖宮之災春秋亦因而書之其以災而錄之乎桓僖至此五世已踰矣廟猶存者發徵所以詳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三傳無義

譏曰魯國之政衰弱甚矣凡所會盟侵伐皆大夫專之至若城築之事亦志大夫之名者謂其帥師以往故主而譏之杜注見前杜預注范注發徵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徵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曰康子即位

公穀無義

日卒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集義曰見宣元年放胥甲父論杜注見前杜預注何休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三傳無義不名畧之杜注見前杜預注何注見前何休注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摘微曰盜殺蔡侯申稱盜非君罪不言其以盜言之其惡可知

折衷曰凡諸列國未有不曰弒其君者斯不書殺者之名不稱國人亦不稱其君第書盜殺蔡侯申得無義歟稽其實春秋書殺多矣有官不爲義亦謂之列於春秋謂之盜有官至大夫而身不至大夫則名不盜斯書盜則官非大夫明矣至微者矣然不書弒其君而第曰殺蔡侯則微中之微杜得其旨

集義曰左傳以盜爲公孫翩杜釋之爲大夫按經大夫弒君皆書名以著之此誠大夫而不名得無旨乎穀梁有三盜之說可謂近矣公羊論閻弒吳子之經而謂之罪人失之矣杜預於傳言大夫於經言賤者始末違戾固無足取

譏曰春秋以王道治人正之以仁義之法也末世諸侯不紀而王綱不振仁義之道蔑闇是以春秋所書皆託文以見義也且所謂盜者盜竊至賤之稱耳今加之於蔡侯者謂蔡侯爲一國之君不能自正以及

殺其貶可知也春秋於昭二十年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志國君之親爲賤者所殺其顛倒已甚矣及此盜殺蔡侯申者亦以見列國之君而爲賤者所殺危弱尤甚是爲不紀之事故明書之以示貶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發微日見前發微

蔡公孫辰出奔吳

春秋之際大夫出奔多矣無侘義左氏傳見前盜殺蔡侯申下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諸侯不由王命而專執者多矣然貶之有以輕重而爲之辭也是以稱人稱爵以見其義今宋執小邾子而目曰人者貶固甚矣杜注見前杜預注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折衷曰霸主執列國之君歸於京師正也不歸於京師非也聖人書赤歸于楚得無其旨噫晉自文公之後霸業未絕蠻子避楚而歸晉晉以霸道則不宜執之與楚矣苟以蠻子本屬楚而與楚子亦宜書如曹

伯畀宋人不宜與歸於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於京師明矣中得之

經社曰夫蠻夷中國之偏域無道先叛有道後至故君子爲之馭也有漸不與遽進亦不與亟絕誠有道也適是時主政者不能申中國之道以綏服之以撫求之而反以執無罪而申已之強此中國之暴也雖然以夷狄執夷狄必明有罪無罪以中國執夷狄不論有罪無罪皆名之此夷狄之幾也是故中國內之貴也夷狄外之賤也春秋不以賤方貴此其所以人

晉而名蠻子也

譏曰春秋之世諸侯暴橫不正衰亂益至而不可制此春秋錄其實加筆削以見貶正也入春秋之經凡書執者譏專執也且諸侯有專執乎大夫者有以諸侯而執諸侯者或執以其罪或不以其罪聖筆皆輕重其貶以志之且晉人執戎蠻子非諸侯大夫之例且以中國而執戎狄可也然不歸天子而歸于楚不正之甚也如此則是晉爲楚執之矣此趙鞅翳晉之私謀故以人稱之左氏公羊曰各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折衷曰凡春秋記災異外災難記隣國而已何者或使人弔或來告也遠國不弔不告則不書內災苟繫宗廟社稷及可名而名者則書不然則已如雉門兩觀桓宮僖宮之類是也曷以書亳社蓋先代亡國在魯境者歟稽中之旨不曰亳社而曰蒲社故失其實斯亳社者商殷社也武王克商而班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明矣杜穀得其長公羊之短

新義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周室志異也曷言乎爲周室志異亡國之社災有國家者所當念也安者念危也存者念亡也況周室危亡之秋乎

譏曰先王之所以有亳社者以爲人君之戒也亳社之設雖曰警戒之具末世諸侯之國或僭有之而專恣之心尤甚矣暇以爲已之戒哉今天災之及聖筆因而錄之以志當時列國之僭度而又不知自戒也此災之致可知矣左氏注見前杜預注公羊穀梁曰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杜預曰備晉也

春秋凡城之志重民力義見隱七年杜注見前杜預注

夏齊侯伐宋

齊侯伐宋而稱爵斥言之者同元年伐晉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曰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趙鞅又圍之荀寅奔鮮虞齊人伐晉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助范氏之故也

大夫專伐無他義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折衷曰春秋書閏者閏不告朔猶朝于廟而已亦止爲猶朝于廟而書非以日月次序而書之閏月異矣

聖人得無其旨公羊謂喪以閏數按喪事先遠日避不懷也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二年之內已有二十五月矣安得謂之三年歟又苟以閏朔而書則諸書崩書薨書卒書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是則不以閏數明矣喪既不以閏數葬亦不宜閏月聖人書以譏之殼梁得其旨

集義曰期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日不數閏明矣然葬雖先卜遠日且過時而葬經或以緩而譏之國君必五月而葬須其禮備而然耳故傳曰諸侯五月同盟至是則五月者不以時言之而以日月計之也齊君之喪至是五月矣過之則緩也其遇閏而葬之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助范氏之故也斯可矣況閏不告朔經猶譏之其可以閏爲月之餘而不用乎故不可以居喪之制而論也公羊不釋於葬而言喪以閏數似失之何休以大功以下言之正矣

譏曰閏月者附月之餘以正時也是以斗指甲辰之間而王聽朔則居門者以其非四時之常月但歸餘而已是月節中氣分繫于其時定之以成歲也夫葬者臣子奉先之事豈可以月之餘而葬先君乎必不宜也喪而不數爲正也苟數而繫之則無恩矣況用而葬乎非禮可知明書以示貶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

王發微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大夫專伐之事皆譏之左氏曰見前

吳伐陳

吳之暴盛雖諸侯不能制之春秋豈不追治之邪凡

所侵害中國之事皆詳正其文故狄之以示貶左氏曰見前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叔還者內大夫若叔倪之稱耳會吳者譏之也且春秋以諸侯而會吳書之者譏諸侯所以擅與夷狄交會也此大夫會之者亦以志大夫專其事以交夷狄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子以日卒懲之自楚子旅始左氏曰見前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折衷曰陳乞弒其君書之者罪其召陽生而不能矜其孺子也齊景公卒其子荼尚幼陳僖子欲立長君使于魯召公子陽生陽生既立而使朱毛殺荼及其黨聖人正荼爲君不正陽生爲君故書陳乞弒其君以禍由乞始斯杜得其旨穀梁謂陽生正荼不正苟如是則乞立陽生當矣曷以書陳乞弒其君耶公羊所謂當國之謂陳乞迎陽生而後弒荼是不知其實臆揣言之俱不足取

本旨曰安孺子之事聖人本其逆亂詳矣書齊陽生入于齊不稱公子不言歸明篡也若乞爲執政大臣召陽生立之使荼見殺非弒而何乞爲首惡故書弒其君陽生實篡故曰入於齊兩舉其情而罪人斯得明若覩火而庸夫不諭誠可怪也

索隱曰陽生之出景公廢正而立不正非其惡也不可謂入者出皆有惡也

集義曰鄭子家晉趙盾無弒君之實而經書之以臣

子之道責之也按左氏公羊言陳乞之事實罪惡之重故非子家趙盾之爲比也主書其弒不亦宜乎穀梁見經文之變而曰不以陽生君荼釋之非義例也

謂曰春秋追治之意出于筆削之義輕重不一辭而詳責其人也齊陽生者公子陽生也按左氏之傳齊國夏高張受景公命而立荼陳乞戕而敗之國夏高張奔魯而陽生入且陽生自外而入齊有立君焉故春秋不曰公子而以國稱之公羊所謂當國之辭也然陽生既長而以惡入稱之者先君之命立荼

而陽生自欲有其國此穀梁之說近之也且朱毛弒
荼而書陳乞者陳乞召陽生而立之則弒荼之意主
在于陳乞也故春秋書之而折衷所以取元凱之釋
吳左氏公羊穀梁日各見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杜預曰五年晉伐衛至
今未復以上皆志大夫侵伐之事詳之以示義左氏日傳
注並見前

夏公會吳於鄫
吳夷狄之國耳前年使大夫會而春秋以爲譏今公
自往會之書之者以見魯之君臣出會彊吳非禮之正
適以取弱也左氏日及注見前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折衷曰凡書伐與書入異用鍾鼓曰伐邾有其地曰
入斯上書公伐邾下書己酉入邾昜謂內書入不言
伐歟凡書獲與書以異苟交陣而獲其國之君則曰
獲苟弗地及滅國而以其國之君歸則曰以斯則通
內外之辭也交陣而獲如韓之戰獲晉侯也弗地如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之類是也滅國如晉滅赤狄
以潞子嬰兒歸是也昜爲不言獲內諱歟昜謂以者
不以歟斯上書伐下書入皆與常文無異旨所異者
唯不曰以邾子益歸而曰來而已稽其旨書于諸侯
則曰歸于魯則曰來益如奔于諸侯曰出奔於魯曰
來奔杜得其實公穀皆短

集義曰經言伐言入者多矣如文十五年晉郤克伐
蔡戊申入于蔡與是同文不必謂之內辭也公羊謂
使若他人者失之邾子不言歸者春秋魯書故有外
內之異如外奔則曰某人奔于某及我則曰來奔外
盟則曰如某莅盟及我則曰來盟此言來者亦猶是
也故不可與荊以蔡侯獻舞皆以潞子嬰兒之例一
概而言歸也穀梁謂之外魯亦過也
謂曰春秋之文謹嚴而詳錄其實莫逃乎聖筆之貶
也且公之伐邾專伐既可知矣今以兵入人之國其

惡又甚焉且邾子至而曰來者自外適魯之文從重之辭也吁以兵伐人無已而以人之君至此春秋書日以謹其惡焉邾子名者蓋失國耳左氏公羊穀梁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言圍者甚其以兵圍人也鄭駟弘言帥師者志其大夫之專也別其事以譏之左氏曰見前

八年春王三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折衷曰春秋之例凡滅國各有其文或曰殲曰潰曰

襲曰入斯宋滅曹矣不書滅而書入何也荀曰諱同姓之惡皆不宜諱之焉有升絀懲勸也又昭十二年書楚滅蔡以蔡世子友歸蔡得非同姓何以不諱稽其旨春秋滅同姓唯狄滅衛宋滅曹皆不書滅而書入狄滅衛而不書滅則衛之君臣俱盡無復告赴齊桓公第以入告尋而復矣斯宋滅曹而不書滅則宋非滅曹以其不忍諸師聲子之訃乃反兵滅之故宋公第以入告斯杜得其旨

諸曰宋公以兵入曹左氏公羊之傳但見經書以曹伯陽歸而以滅言之且若實爲滅則經當明書其事日以謹其惡焉邾子名者蓋失國耳左氏公羊穀梁辨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辨疑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言圍者甚其以兵圍人也鄭駟弘言帥師者志其大夫之專也別其事以譏之左氏曰見前

八年春王三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折衷曰春秋之例凡滅國各有其文或曰殲曰潰曰

之君臣會疆吳而無益也左氏曰見前何休注見前何休辨疑見前陸淳辨疑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吳伐我

春秋直書吳伐我不與夷狄得加于魯也且以志魯

吳伐我

春秋直書吳伐我不與夷狄得加于魯也且以志魯人以譏之而此斥言宋公別大夫也左氏公羊穀梁皆曰諱同姓之惡皆不宜諱之焉有升絀懲勸也又昭十二年書楚滅蔡以蔡世子友歸蔡得非同姓何以不諱稽其旨春秋滅同姓唯狄滅衛宋滅曹皆不書滅而書入狄滅衛而不書滅則衛之君臣俱盡無復告赴齊桓公第以入告尋而復矣斯宋滅曹而不書滅則宋非滅曹以其不忍諸師聲子之訃乃反兵滅之故宋公第以入告斯杜得其旨

夏齊人取讙及闡

折衷曰凡書取有用兵而取先言伐次言取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不用兵而取第言取如取汶陽田是也斯書取與諸侯異者何諸書取皆取外斯書取則取于內取外多取內少何者或存內諱也斯所以書者非用兵也與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一類皆賂齊也取濟西田則以宣公繼子惡之後賂之以定位也取

讙及闞則以公伐邾以邾子益來齊加兵於我故賂之以弭怒也公羊得其旨杜泥於近之

譏曰天子封諸侯土疆有限而封域有制也末世諸侯侵伐不一春秋皆詳而志之此齊人取魯二邑而直云取者蓋魯以賂齊而齊取不以義也是以折衷之此齊取不以義也是以折衷

取公羊爲得左氏公羊穀梁曰谷皃前纂例俱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皃前孫復尊王發微

歸邾子益於邾

邾子益失地者也故來與歸皆名之所謂歸者自魯歸之春秋主魯故不言自魯爾蓋以畏齊而歸之詳錄以示貶左氏穀梁曰谷皃前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書卒上屢見杜注曰見前杜預注

齊人歸讙及闞

上不言取我而此不言來歸者蓋有微旨且魯於春秋以此賂齊蓋由公伐邾而邾爲齊之與國懼齊以賂免故書之使若自取也賂齊之後復歸邾子益則齊怨釋而讙及闞得歸故錄之不曰來也是則主魯而

示貶爾左氏以季姬讒言之則經無其事奚足據哉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纂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

箋義曰許瑕求邑挈達許其外取勞師遠伐爲宋所敗斯用師爲利而不以義者也故因其喪律書取以惡之

譏曰春秋之文有書敗某師者有書取某邑者未有以取某師言之然則聖人因文示義以詳筆削之訓作傳者以經文不同遂以例明之而謂此曰覆而敗之也且取者得之稱而此得其兵眾故以取某師言之穀梁以意原經而云鄭病矣夫以師眾之重而宋獲取之病之理不亦然乎左氏公羊穀梁曰並前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楚人伐陳

楚暴盛侵伐無異義左氏曰見前

秋宋公伐鄭

春秋當大夫專伐之世諸侯有專之者出其爵以別

之無他義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失守社稷書以譏之者譏前獲于魯而今卽奔之是亦危恥之也豈可謂加禮厚遇之耶左氏曰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公會吳伐齊

魯與齊隣國而吳爲夷狄也公會强吳而伐隣國故主以譏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宋再伐鄭故稱人貶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大夫專用兵無他義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公於此書至范氏之注明之月者危之甚也范注見范甯注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孟彊自齊納之故云自齊無他義杜注見前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春秋嘗以楚交病中國是以君書楚子臣書公子疾其暴肆與中國抗而諸侯不能救之也若吳者亦夷狄之而交暴是以春秋諱諸侯與之交會使之與楚交暴也若吳者亦夷狄之而交暴是以春秋譏諸侯有以啓之也何則于此楚伐陳犯中國爲不正而吳救之正矣然聖筆出楚公子結而狄吳者其何謂乎蓋聖人之意以陳之見伐由吳與楚爭之故也則皆可譏矣於是出公子結以志楚之暴盛狄吳以徵其交爭之甚焉左氏曰及注並見前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魯與齊苟爲鄰國凡侵伐之事皆書之然必言北鄙東鄙而此直書曰伐我者舉我則見其以國言之也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箋義曰將戰吳子賜叔孫甲是魯與戰也不書公又不書州仇者春秋託魯以行王道諱公與夷狄敗中國也上言伐者所以見魯與戰也不諱伐者齊伐魯魯報之聲其罪可也引夷狄之眾敗其師殺其大夫不可也顧之役宋主戰今以齊主戰者不與吳主中國也不與吳是不與魯也故諱之諱之者惡之耳

諸曰魯以春見伐今此會吳以報前役也公與隣國交怨以夷狄之兵伐之不足道也然上言公會而下直曰及吳戰不繫于公者此乃原實而加之筆削謂伐齊主于公而勝齊之力在於吳吳是以主公於伐而主吳於戰也然復書齊師敗績與言獲者亦以甚之矣不正其會夷狄而勝隣國故日以謹之 左氏日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發微見孫復尊王發微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滕於此書卒者示正卒也稱子以見其削弱耳 杜注見前

杜預注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既日卒之故書葬以示義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也謂作者不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丘甲之後已破什一之稅矣軍賦田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爲田明矣杜穀得其旨指掌異同篇覽遠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釋曰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于常一十六倍也杜以爲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牧及家中資財井供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其田之所牧及家資更出一馬三牛是所出倍於常也舊田於家同賦今欲別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旨要曰丘賦之法丘十六井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今計丘田而倍之則通其民每丘別出一馬三牛故曰各爲一賦

譏曰田賦者先儒以古制論之蓋重歛也春秋自宣公之年書初稅畝明井田之法由之而壞故言初以別之至成公之年書作丘甲則丘甸之賦益作改而疲民矣至是書用田賦者抑改法以重賦甚於稅畝也丘甲之爲也聖人以不宜用之辭加之則聖人之意固深疾之周禮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推而用之則什一之稅三代所同也末世國用無常諸侯之政交務掊取是以魯國空虛井稅壞而稅畝起以至哀公之世十又取二故曰二吾猶不足也聖人錄之曰

用田賦者傷周公之法于此壞廢而不復明矣左氏穀梁傳注各見前發微公羊孫復尊王發微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三傳於此論之以爲昭公之夫人然不曰薨不書葬者公穀及范甯詳之左氏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纂例見前陸淳纂例發微孫復尊王發微

公會吳於橐皐

會夷狄譏公也左氏曰見前本傳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郎

未世列國之政諸侯專之大夫擅之不可勝數春秋因而錄之所以示訓也今公會衛侯是諸侯專相會也此兩見會也宋使其臣皇瑗會之是大夫專相會也此再見其義故詳而譏之左氏曰見前辯疑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

宋向巢帥師伐鄭

大夫專伐無他義左氏曰見前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折衷曰楚初入春秋使越椒來聘聖人去氏第曰椒吳初入春秋使季子札來聘聖人去公子第曰札其義以始通中夏去氏公子以示其漸也楚吳初入春秋便去其僭號而稱子是聖人筆削而去之以絀其夷狄之稱故襄二十五年定四年書吳子自後鍾離之會善道之會柤之會向之會鄫之會橐皐之會皆書會於某不曰吳子者諸侯往彼會之其他稱吳子蓋聖人自襄二十五年已絀之後常變文

而書矣荀曰以夫差欲霸中國而曰去僭號以告諸侯則先稱吳子又何欲霸中國之有何自去僭號之有荀曰以主會進稱子則五等之爵公上侯次子男末矣何進之有又襄定之間凡三書吳子復主何會而進歟三家皆誤折衷得其旨

胡氏曰吳自會於鍾離皆殊會者不與蠻夷與中國同也至其來聘稱子者慕其慕王化而向中國也及乎黃池之會也與晉爭伯尊周主盟有歸禮教之風漸敦華夏之義故書曰子尚爵也杜氏以史承而書不原經文上下之旨但以史承吳子之告言之固不足取

新義曰禮樂征伐朝聘會盟治中國之法制也今周室將亡禮樂征伐朝聘會盟反爲夷狄所主此書公會晉及吳子於黃池見中國諸侯不朝周而會吳楚是尊事吳楚如天子也王道之亡極矣天人之理乖矣春秋其將絕筆乎

謝曰黃池之會左氏載其事而杜元凱與公穀皆以稱子釋之然吳之稱子春秋錄其爵不過子與楚同也是以折衷攻之而皆不取矣何則春秋不曰會晉侯吳子而言及者聖人所示義不無微旨且夫春秋

原情實筆削詳定凡諸侯及公會吳必曰公會某侯某侯會吳子某地以譏之至此之會公往會晉侯吳子耳必先以公會晉侯言之復言及吳子以正其義者殊吳于晉也殊吳于晉者言公可以會晉侯而不可會吳子也左氏日見前及於越入吳傳公羊穀梁日各見前趙氏日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之臣專伐書之與中國同上屢見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何休曰有恥至者順諱文也范甯曰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

公會晉侯而吳在會故危其出會夷狄也何注見前何休注范注見前范甯注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此亦大夫專侵之耳

葬許元公

九月癸亥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新義曰天不生孔子不足爲天也地不生孔子不足爲地也孔子生三才始備矣孟子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今孛于房心房心大火宋分孔子宋人明年獲麟又明年孔子卒典法絕滅文章委地天象爲之大變宜乎

穀梁曰有星孛於東方不詳其所西狩獲麟不附其地斯仲尼申天道以戒周也夫孛彗所以除舊布新之也麟鳳四靈王者之嘉瑞也天戒若曰除舊布新之

妖其兆于東乎王者之嘉瑞其獲於西乎於是絕筆譏曰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詳而錄之固以傷乎周道也且星之爲異必告象于下示警戒于人君也今見子旦是亦陰侵陽下侵上之已甚矣孔子既感孛之見變復傷麟之見獲因以絕筆亦將明王道之所訖而春秋所以作之本意也杜注見前杜預注公羊及注並見前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盜殺陳夏區夫

杜預曰明盜非大夫范甯曰傳例曰微者殺大夫謂

之盜
盜者微賤之稱同衛侯之兄弟杜注見前杜預注范注見前范甯注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折衷曰麟鳳王者之祥既出無其應聖人乃感麟而起以脩春秋麟固既非爲已脩春秋亦非爲已蓋懲惡勸善爲百王之法如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皆爲周德已衰無明王之應非爲已也
自要曰春秋之例得用曰獲今麟出非用而書獲者

蓋仲尼感書舊書得之於道故特書之若獲用也
發義曰麟鳳四靈王者之嘉瑞今魯郊獲麟麟爲仲尼而出也明矣然道不行于時麟被獲而死故聖人感之而著王道焉詩稱麟趾騶虞爲關雎鵲巢之應故夫子作春秋遂以獲麟終篇者明王道之成乃致天瑞之應
索隱曰孔子嘆鳳鳥不至河圖不出知道之已矣復哀麟出非其時見傷而獲因麟以閔己之不用哀道不行而卒無以爲故絕筆以終之茲聖人作春秋之始終也王通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近之
新義曰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妖怪無日無之獨麟爲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爲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獲麟而絕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
謂曰春秋之文始隱終麟三傳及諸儒解之互相不同說左氏者以爲所感而作絕之於所感之一句也駁之者必曰麟不出春秋其不作乎說公羊者必以

聖人受成而致麟是則以麟爲春秋之瑞應耶孔子所傷之意何所見也說穀梁者以爲道終于獲麟則但明二百四十二年王者權衡之道終畢于獲麟亦未盡其紹筆之本意矣何休又以六國秦項赤帝代周言之是又涉讖緯而夸誕也噫夫子生于晚周其道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也其法聖人之法也然不爲時所主而託載於春秋也麟出於魯野其質含仁藝義之質也王應聖人之應也然不爲時所瑞而見傷於西狩也公羊子直倒思治之意因訖文以傷之而絕

筆焉是猶聖人撥亂世反之正矣左氏公羊穀梁曰
前陸淳辯疑發微曰
卜前孫復尊王發微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269
作者=
页数=762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